征服中亚史

第三卷

[俄]M.A.捷连季耶夫著



商务印书馆

征服中亚史

第三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 译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M. A. ТЕРЕНТЬЕВ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о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 В. Комаров 1906

根据彼得堡 В. В. 科马罗夫印刷所 1906 年版译出

本卷译校者

翻译：王安泰

校订：孙静轩　唐重光　冯艳

征服中亚史

第 三 卷

〔俄〕M.A. 捷连季耶夫 著

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99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05 千

印数 2,200 册　　印张 21 1/2

3.4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对帖克人的角逐。土库曼人诸部族。1877年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和退却。1878年占领恰特。开始建立老式的阿特腊克防线。从宾杰先退却。帖克人转入进攻。洛马金的令人不满的告示。1879年从恰特出发远征格奥克-捷佩。我驻波斯大使齐诺维耶夫的作用。拉扎列夫和他的告示。新纪元。帖克人在坚基利-捷佩构筑防御工事。蒂克马·萨尔达尔。拉扎列夫之死。三位将军大人。8月28日对坚基利-捷佩发动的一次不得手的袭击。伤亡。被缴获去的别旦式步枪。退却。

第　二　章……33

新任军事长官捷尔古卡索夫中将。蒂克马·萨尔达尔受辱和他的逃走。外里海省的悲惨景象。捷尔古卡索夫的措施。整顿工作。按照高加索的体制拟定的新远征计划。捷尔古卡索夫之死。其他计划。穆拉维约夫和斯科别列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关于猛攻格奥克—捷佩失利和即将进行的新远征的谈话。参谋总部的会议。铁路的几种设计：杰科维利的设计、贝里的设计、奥库涅夫的设计。高加索的计划。交通工程师们的几种预算：炉塞机车、铁轨马车路、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路、奥库涅夫的窄轨铁路、马利采夫的窄轨铁路、诺夫哥罗德型和利文型的窄轨铁路、国外型的窄轨铁路以及俄罗斯的宽轨铁路。应使亚洲人的想象力受到打击。装备的独出心裁。炮兵的废物。斯科别列夫的计划。1880年3月1日的敕令。3月15日和4月19日给斯科别列夫的

特别训令。广泛的权限。遴选参谋长遇到的困难。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教授。斯科别列夫的司令部。

第 三 章……57

陆军部的训令。斯科别列夫启程。关于运输工具的初步决定。米亚金科夫，格罗莫夫。工程师丘伊、炮兵专家齐诺维耶夫的建议。炉塞机车。回光通信机。什帕科夫斯基的提灯。格卢霍夫斯基将军关于阿特腊克河可以行船的不确切情报。沿阿特腊克河航行的汽艇。侍从武官马卡罗夫。快艇遇险。海水淡化器。缺水。派哨兵守卫。海水淡化器坏了。铁路工人的苦难。红十字会的制冰机。亚勃洛奇科夫的电灯。全部定货都耽误了。彼得鲁谢维奇将军在骆驼鞍事件上失策。合用的只有两千副，而不是五千副。大批骆驼倒毙，物资损耗。臼炮连。霰弹炮。普通火箭和海军用硝化棉火箭。海军用的水雷。士兵的服装。迁就。不适合小皮帐篷用的火炉。帐篷。军人的仪容。红十字会的慷慨。罐头食品。排遣寂寞和防止坏血病。洗衣女工……检查兵站仓库，查出官员们舞弊。管理主任出卖官家的储备物资。检查官切列凡斯基。谢尔宾纳买骆驼。接收委员会。要塞司令官阿尔齐舍夫斯基。

第 四 章……84

驼夫盗窃弹药。损耗。亏短。管理主任们舞弊。实际检查。五人被送交法庭审判。干草难办。供应干草的土库曼人。士兵刈割干草。士兵为领取报酬而砍树架电线杆并供应木柴。医疗队。红十字会。遴选格伊费利杰尔当随军医生令人不满。军医监督员列伊麦尔特造成的混乱。萨拉杰夫、巴拉绍夫和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为米柳京娜伯爵小姐鸣放礼炮。后送病员。派遣格罗杰科夫上校去波斯采办粮秣。我大使齐诺维耶夫的协助。辉煌的成就。来自奥伦堡的骆驼。伊凡诺夫上校。商人米亚金科夫。阿兹别尔根。泅渡

卡拉布加兹。格罗莫夫。基地准备好了。

第 五 章…… 113

开始出征。先头部队，机动后备队。租骆驼有困难。强制雇用。使骆驼残废。5月27日从杜兹-奥卢姆出发。占领和卓卡拉、科吉和巴米。参谋长古季马-列夫科维奇上校离队。接替他的是格罗杰科夫。斯科别列夫的助手彼得鲁谢维奇将军。蒂克马·萨尔达尔的流寇。斯科别列夫6月10日的命令。医生斯图季茨基之死。7月6日侦察坚基利-捷佩。斯科别列夫的遗嘱。跨在火箭上面。叙事者说法不一。维列夏金。谁是第一个白勇士。皮斯托利科尔斯。可以效法拿破仑。拿哥萨克和步兵战士作比较。扬基卡拉。克拉斯诺伏斯克连胆怯。在枪炮声中的持枪动作。人生的光荣宛若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

第 六 章…… 143

斯拉沃钦斯基和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小分队。骑手的装备。土库曼人袭击哨兵。凭首级或耳朵计算杀敌数目……斯科别列夫启程去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7月31日帖克人袭击和卓卡拉。我志愿兵的几次小战斗。8月14日举行宴会时有人企图杀害斯科别列夫。在曼格什拉克招募骑兵。8月21日斯科别列夫再次出发。把连队调到新地方去牵制敌人。骆驼密集有危险。今后的行动计划。巴米的仓库。用奥伦堡和格罗莫夫的骆驼加紧运输。9月11日和12日斯拉沃钦斯基上尉的游击队的活动。袭击卡赞治克工事。小规模袭击，盗窃哨兵的步枪。申斥克拉斯诺伏斯克连。袭击我们的后方。11月24日的格罗莫夫驮运队和半连阿普歇伦人。同路人哈里托诺夫少校。哥萨克中尉阿列伊尼科夫的功勋。雨。11月13日关于精神软弱者的命令。斯科别列夫的母亲在保加利亚逝世。11月16日关于琐事和靴鞋的命令，命令里有一句没有翻译的法语。红墨水。野鸡。库罗巴特金上校的土耳其斯

坦部队从 11 月 12 日起行军经过希瓦。格卢霍夫斯科伊将军的科学考察团。哥萨克军少尉斯捷增科离基孜尔-阿尔瓦特去侦察。经过奥尔塔库尤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马尔科佐夫的部队在伊格迪井场上的遗迹。土耳其斯坦人于12 月 8 日抵巴米，并于 12 月 15 日到达萨穆尔斯克工事。

第 七 章…… 173

为侧翼纵队测绘道路。侧翼纵队的编制。进军。斯科别列夫下落不明。纳夫罗茨基上校的先锋部队。截获一大批绵羊。占领克列捷。进攻部队。三支梯队。计划没有完成。 11 月 30 日前夜开赴离坚基利十二俄里的埃格扬-巴蒂尔卡拉。六千只绵羊。萨穆尔斯克工事。禁止通讯报导。带军用水壶的奥多诺凡。英国间谍和奸细。巴特勒。唯恐帖克人溜走。有关他们的要塞的情报。佩京和他的模型。12 月 4 日的侦察。月食。告帖克人书。斯科别列夫对自己的炮兵实力感到失望。火箭——描画得可怕的魔鬼。子弹或刺刀？ 12 月 12 日的侦察。彼得鲁谢维奇在后方的活动。臼炮运到了。12月20日以前的兵力。炮兵的储备。铁路和电报设施。12 月 18 日将军的侦察和 12 月 20 日猛攻扬基卡拉。给军官们的训令。要塞附近的兵营。22 日库罗巴特金的侦察。

第 八 章…… 202

12月 23 日彼得鲁谢维奇将军猛攻朱雷卡拉失利。他的死。将军的粗心大意。撒上麦秆的小路（用铡碎的麦秆铺的）。给“没有经验的麻雀”准备的诱饵。一场营救负伤长官的格斗。鲍加耶夫斯基带领一个半步兵连去救援。埃里斯托夫公爵、戈利增公爵的哥萨克和布雷金的龙骑兵投入白刃厮杀。资格最老的阿尔齐舍夫斯基上校从后备队发出的退却信号。找到了昨天被惨杀的两名哥萨克的尸体。迟到的援军。将军、哥萨克和龙骑兵三位阵亡将士的公墓。为了排遣忧郁，——未标定平行壕的中线就开始挖第一平行壕。鲁

特科夫斯基工程师拟定的五夜完成围城作业的计划。实际上用了二十夜。第五夜(即12月28日的前夜)，帖克人的一次偷袭。往回跑的工兵大喊："别开枪，自己人！"被击溃的阿普歇伦人大喊："开枪吧，我们人少，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帖克人"。我们遭受的重大伤亡。第六夜加紧进行作业。军营往前转移二百五十俄丈。文职人员的怨言。12月29日库罗巴特金猛攻三个卡拉。12月30日的前夜第二次偷袭。在三号多面堡附近的外里海步兵连。帖克人攻克多面堡。莫里茨陆军准尉被捕。炮兵下士阿加方·尼基京的功勋。帖克人的战利品。12月31日，我们的军营迁到第一平行壕。文官们挖壕隐蔽。随军酒食商漫天要价。斯科别列夫要求给他委派一位副手，以防他伤亡离队。1881年1月1日以前的工作总结。反偷袭的四轮驿车、"废物"和什帕科夫斯基的信号灯。

第　九　章…… 227

除夕的齐射。斯科别列夫暗中听到的士兵的对话。布雷作业从1月3日开始。4日夜间第三次偷袭。用上了士兵的机敏。齐普林斯基-采卡沃中校。克里沃鲍罗德科军士。帖克人的巨大伤亡。麦尔夫人离去。库纳科夫斯基哥萨克中尉两次测量护城壕。第十五夜(1月6日夜间)。开始布雷。斯科别列夫开始催促工程师们。按照誓言所述的义务。关于委派军区参谋长巴甫洛夫将军给斯科别列夫当助手的消息。应当在他到达以前攻克坚基利-捷佩。收走阵亡的帖克人。1月10日发动猛攻的计划。8日弄坏了坑道鼓风机。答应发给工兵们的奖金。12号是塔季娅娜节，是保罗一世关于顿河流域的哥萨克进军印度的命令颁布周年纪念日，可是，这是星期一。毕竟比13号好些。带着焦棉炸药地雷和甘油炸药地雷的水兵和工兵志愿兵。在第二十个夜里装填药室。祖鲍夫的建议。扎别尔金军士。麦耶尔带着信号火。关于猛攻的作战命令书。猛攻。战利品。被遗弃的孩子。伤亡。

第 十 章…… 257

整顿坚基利。掳获物。库罗巴特金到沙地去搜索。皇帝的电报。阿什哈巴德。告示。首领们表示归顺。终止阿拉曼活动和废除奴隶制度。交出兵器。军刀被改锻成镰刀。禁止向麦尔夫推进。巴甫洛夫改变了到部队去的主意。遣送军队到高加索去。2月14日土耳其斯坦部队出发回家。整整一月的行军。疾病。柳特法巴德。古昌埃米尔的造访。斯科别列夫对卡赫克的代表们的谈话，作为对麦尔夫来函的答复。从柳特法巴德撤退。麦尔夫的欢乐。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封竟尚词藻的信。3月27日蒂克马·萨尔达尔投降。斯科别列夫的接替人。伤寒。医疗报告。我们的损失总结。远征的价值。子弹和炮弹的消耗量。回顾。艰难。金桥。土耳其斯坦人的纪念碑。齐诺维耶夫的论据。同波斯订立的公约。

第十一章…… 295

1886年铁路延伸到阿姆河。1888年延伸到撒马尔罕。1898年延伸到塔什干和安集延。切尔尼亚耶夫预言铁路将遭到毁坏。建设奥伦堡铁路的必要性。别兹诺西科夫将军。假装逃兵以测量地形和水平。列谢普斯通过卡塔尔同别兹诺西科夫联系，他拒绝了。考夫曼把别兹诺西科夫的计划和设计转交给卡塔尔。将军向交通大臣鲍勃林斯基伯爵提出申诉，把文件转送到部里去。列谢普斯的设计被否定了。从希瓦到采萨列维奇湾(苗尔特维-库尔图克)的中间线路。商人瓦纽申。亚历山德罗夫中校的勘查。直属参谋总部的科皮约夫将军的委员会。1883年，切尔尼亚耶夫总督的旅行。借新兵和预备役兵进行试验。阿姆河改道流入里海。工程师列萨尔。关于库马诺-曼纳奇运河。里海水位提高四十二英尺会造成三千平方英里的泛滥区。贝格施特列塞尔医生、科斯坚科夫、巴尔博特·德马尔尼、克雷任、贝尔院士和格利麦尔先院士以及达尼列夫斯基的考察。霍

腊散的波多尔地区和麦尔夫自愿臣服我国。来自希瓦的伯克。为封诰而折腰。袭击地形测绘员小组。波斯沙赫巡行霍腊散。最后一次阿拉曼活动。西亚赫·普什。控诉麦尔夫出现的动乱。科马罗夫将军往捷詹河进军。麦尔夫归并于俄国。同英国接洽。边界委员会。英国的兵器。在库什卡河畔的战斗。关于铁路通到赫拉特的议论。阿利汉诺夫。

第十二章…… 325

关于将伊犁归还中国的谈判。关于军事费用的补偿问题。战备。从费尔干纳、七河地区和西伯利亚方面入侵的计划。1881 年 2 月 12 日条约。考夫曼病死。斯科别列夫之死。考夫曼在经营边区方面的活动。扩展领土。建立民政公署。俄国农民垦殖边区。西伯利亚的哥萨克。欺压吉尔吉斯人。驱逐法定的毛拉。土地占有。养马场。购买土地的俄国人：萨文科夫、古尤斯及其一伙。用卡夫兰伯克、乌加姆、卡兹-库尔干、奇库利以及米赫切加尔的土地搞交易。棉业公司。三千俄亩的希望难以实现。考夫曼不同意把科尔扎科夫上校牵扯进诉讼案件里去。替戈洛瓦乔夫将军讲情成功。参政院的判决。

第十三章…… 370

反对投机买卖土地的措施。扬切夫斯基的水道。某些部对 1873 年方案的反对意见。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的彼得堡委员会力图摧毁村社占有制。边区的收支。用转归土耳其斯坦保卫的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的储金来抵补亏空。整顿驿路交通。奎柳克桥、霍占桥和奇姆肯特桥。电报设施。集市。灌溉工程。乌里扬诺夫。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扎赫灌溉渠。国民教育。天文台。造林。水果和浆果。荷兰牛。旱稻。马齿玉米。阿兰达连科先生的处事态度。化学实验室。养蚕业。养蜂业。高利贷者。犹太人云集。吉尔吉斯人的信贷银行不是为吉尔吉斯人开设的。禁

止布渣饮料，禁止鸦片，禁止印度大麻酚和库克纳尔。修建大教堂。孤儿院。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裁减军队和缩减开支。1882年纳曼干和奥希的暴动。“撒马尔罕”号轮船的沉没。多年的方案。从1882年5月25日起，设置草原总督辖区。切尔尼亚耶夫莅任。维列坚尼科夫和基尔斯的检查。行政机关和法院的错误。御用参政院。基尔斯的草原委员会也有过错。宽容德莫霍夫斯基、别克丘林、孔、法维茨基，不公正地迫害格罗莫夫和萨文科夫。官家为驿路多付约十万七千卢布。新税。据基尔斯说，吉尔吉斯人态度友善。北美大使馆秘书斯凯勒向他的政府作的正式报告。考夫曼宽容潘克拉季耶夫、埃曼、格列维尼茨男爵。

第十四章…… 420

1882年5月25日委派切尔尼亚耶夫担任总督。划出七河地区。撤销咸海区舰队、公共图书馆、化学实验室、养蚕场、棉花种植场、新马尔格兰苗圃。取消灌溉技术监督机构和库拉玛县的组织委员会。尼古拉新村。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伊斯坎杰尔灌溉渠。切尔尼亚耶夫突然出行：沿通往苗尔特维-库尔图克的新路前往阿斯特拉罕。皇上电谕。1884年2月21日撤换切尔尼亚耶夫。四十五名囚犯脱逃。侍从将军罗津巴赫重建被切尔尼亚耶夫所破坏的一切。1886年的新条例。造林的措施。政务活动概述。灌溉饥饿草原。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工程。阿姆河区舰队。恢复咸海区舰队。同阿富汗的麻烦。布哈拉埃米尔之死。占领恰尔朱伊和克尔基。阿富汗的风潮。1889年10月28日撤换罗津巴赫。弗列夫斯基男爵。区舰队的活动。铁路。基干部队。农业。手工业。第一次统计调查。

第十五章…… 469

三等文官科别克和科罗利科夫中将的委员会。弗列夫斯基的工作报告。由于司法制度的缘故，政权的威望下降。在

吉尔吉斯人中伊斯兰教的宣传加强了。因防治霍乱病引起的骚动。令人不满的防疫措施。市长普京采夫上校。他的帮办伊诺加姆。新帮办马·亚库勃。伊尚阿齐兹利亚尔带领一群人；带领另一群人的也是伊尚，名叫阿卜杜勒·卡瑟姆。武官省长格罗杰科夫。两次齐射。军事法庭。伊尚们顺利地摆脱了处分：一个拘禁一周，另一个则被宣布无罪。法院的决议是针对普京采夫和格罗杰科夫的。在费尔干纳的措施。俄罗斯闹饥荒。移民。靠长把大镰刀发财。盗马。连环保。吉尔吉斯人渴望当农夫，即渴望在七河省定居。旧的和新的草原条例。3月20日的圣旨。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函询草原总督陶别。发送给县长们的副本。陶别将军赐予的唯一优惠。吉尔吉斯人拒绝定居。皮什彼克县县长的申诉。普舍瓦尔县县长萨托夫上尉对待事情的态度。布尔马托夫和索宗托夫的查问。维尔纳县、皮什彼克县、科帕尔县、列普辛斯克县、普舍瓦尔县和贾尔肯特县县长们的答复。游牧民族的对抗。边区增加了俄国居民。亏空。安佐勃的鼠疫。亚历山大·奥利坚布尔格斯基亲王奉命出差。

第十六章…… 501

帕米尔问题。欧洲旅行家。角逐。帕米尔是什么：是世界屋脊还是天国？军事侦察。邻国的权利。自然界的贫乏。俄国抗议侵占罗善和什克南。英国的威望。以眼还眼。坎巨提。1891年弗列夫斯基的阿赖之行。暗探埃利奥特，扬哈斯本和杰维森。约诺夫翻越兴都库什山。驱逐扬哈斯本去中国。杰维森被俘。他在西姆拉的乖戾行为。哥萨克少尉卡尔金的侦察班。费尔干纳的风潮。坎巨提的使节。中国人的要求。1884年马尔格兰议定书第三条。罗津巴赫有关修改的请求。弗列夫斯基和参谋总部的观点。划界草案。彼得堡的几次特别会议。志愿兵小分队在帕米尔。中国人在郎库里湖。1892年的帕米尔部队。7月12日在阿尔楚尔河上同阿富汗人的武装冲突。帕米尔哨所。英

国人又在眼前闪现。基尔斯的短简。奥勃鲁乔夫的复信。斯塔阿利同罗斯伯里和金伯利勋爵的谈判。关于为达尔瓦兹补偿布哈拉的问题。1893年侦察罗善。同中国的协定。1894年的帕米尔部队。侦察什克南。爱好和平的齐射。占领阿富汗的工事。阿富汗人撤过喷赤河。1895年的混合勘界委员会。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将军和热拉尔将军。秘密指令。殷勤招待英国人。阿富汗人只是到场默默地在议定书上签字。边界争执。荒漠里有音乐伴奏的筵席。勘界结果。维纽科夫谈我们的外交官。中国对边界的理解。

第十七章…… 541

弗列夫斯基将军启程。科罗利科夫将军的席间致词。新总督杜霍夫斯科伊。费尔干纳的暴动。军事委员会。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省长的令人奇怪的冷漠态度并怀疑揭发阴谋的告密者。县里的主管人员：科雷托夫中校、扎伊采夫、叶尼克耶夫大尉、勃里亚诺夫上校。排演"灰姑娘"。不能叫醒将军。什维科夫斯基迫害俘虏。早在1895年就预示安集延要发生暴动。阿乌尔首领克里姆·阿里。拉热奇尼科夫中校的初步调查和卡劳尔上校的重审。安集延伊尚伊兹拉伊利鼓吹圣战。把告密者交由法院定罪。民政检查机关的活动。给无辜者定罪。安集延暴动以后再次提出调查。顾问伊利英斯基。拘留译员别克丘罗夫及其神秘之死。调卡劳尔到别的县去。发给克里姆·阿里一笔偿金。捷连季耶夫将军为复审和恢复被无辜判罪者的名誉而奔走。明提尤别伊尚马达利的计划。振奋人心的传说。寄希望于土耳其苏丹。苏丹的敕令。5月17日至18日凌晨。头一名俄国人的鲜血。当间谍的小铺老板。袭击在军营里熟睡的士兵。惊惶失措。警卫队长米哈伊洛夫中校。志愿者菲利皮申中尉。他修复了电报通讯。捕捉反抗分子。俄国"聪明人"销毁被捕的暴乱分子的罪证。

第十八章…… 580

当地骑手捕获伊尚马达利。苏丹勒令的两种译文。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意见。加扎瓦特盟约。袭击护林员。夺取哥萨克的粮秣。寻找预定拥立的汗王阿卜杜勒·阿齐斯。侦讯和审判。6月12日处决六名元凶。检察官的过分颂扬。有关伊尚马达利的资料。苏菲教派。麦加城显圣。法术。奇迹。苦修教徒的五个老婆。文盲的图书室。在暴动前三个月，马达利在马尔格兰市的得意和受辱。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关于补加惩罚的特别会议。暴动的原因。谋杀警察署长鲁金中尉。七河地区和外里海省并入土耳其斯坦边区。新任总督伊凡诺夫中将。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中亚铁路的库什卡支线。铁路物资仓库。用高加索步兵旅进行的试验。1902年12月3日安集延地震。印度作为市场的重要性。商业利益对英国人性格的影响。他们的情绪随着我们朝他们逼近的程度而变化。陆路更可靠些。奥伦堡铁路和巴格达铁路都通往印度，且均用法国资金修筑。奥莉加·诺维科娃在伦敦的政治沙龙的作用。

附录…… 626

I. 切尔尼亚耶夫和克雷扎诺夫斯基在1865年对穿长袍的人的鄙视态度。不准切尔尼亚耶夫在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到来以前攻取塔什干。奇姆肯特会议。应当赶快行动。秋天克雷扎诺夫斯基莅临。一切都很平静，可是一切都很糟。拘留我们在撒马尔罕的代表团。远征治扎克。撤退。撤换切尔尼亚耶夫。米柳京函询我们的钞票在中亚贬值的原因。克雷扎诺夫斯基的答复。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明。我们关于俄国人诈骗行为的评论，他们撕下叶利谢耶夫牌葡萄酒瓶上的商标纸，冒充一卢布的纸币使用，而拿有颜色的一卢布纸币顶三卢布的纸币使用。从奥伦堡送来了二十万卢布的铜币。纸币通用了。占领区的价格。

II. 1857年8月29日，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侍从将军下达给奥伦堡独立军军长的命令。
III. 1857年8月28日陆军大臣致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军团长的公函。
IV. 1852年1月20日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致加斯福尔德的函件。
V. 1865年切尔尼亚耶夫少将致希瓦汗王的函件。
VI. 保罗一世皇帝同拿破仑一世关于进军印度的谈判。
VII. 捐赠给希瓦远征的物资和储备品。

附图…… 657

（因原有藏书残缺不全，现按原图译制以下十六幅。——译者）
1853年7月28日包围和猛攻阿克-麦切季要塞
1860年10月19日至21日在乌宗-阿加奇附近的行动计划(平面图)
1864年9月12日至25日包围和猛攻奇姆肯特要塞
封锁塔什干市地图
1866年5月17日至24日包围和猛攻设防城市霍占
1866年10月2日猛攻乌腊-提尤别要塞
1866年10月18日猛攻治扎克要塞
1871年6月18日猛攻钦察果子要塞
1873年5月18日至19日在谢赫-灌溉渠附近渡河
1873年7月15日在伊利亚雷附近的夜战
1875年8月22日马赫拉姆之战
1875年10月1日和1876年1月8日两次猛攻安集延市
1879年8月28日猛攻坚基利-捷佩
1880年侦察和包围坚基利-捷佩要塞地图
1881年1月12日猛攻坚基利-捷佩要塞
两次猛攻安集延市

第 一 章 1

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对帖克人的角逐。土库曼人诸部族。1877年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和退却。1878年占领恰特。开始建立老式的阿特腊克防线。从宾杰先退却。帖克人转入进攻。洛马金的令人不满的告示。1879年从恰特出发远征格奥克-捷佩。我驻波斯大使齐诺维耶夫的作用。拉扎列夫和他的告示。新纪元。帖克人在坚基利-捷佩构筑防御工事。蒂克马·萨尔达尔。拉扎列夫之死。三位将军大人。8月28日对坚基利-捷佩发动的一次不得手的袭击。伤亡。被缴获去的别旦式步枪。退却。

我们已经在有关的章节里谈过，土耳其斯坦的活动家们，死死地守卫着希瓦，防范高加索的长官企图插足汗国西部边境，正如高加索的活动家们也护卫着土库曼帖克人，防止土耳其斯坦长官运用心机一样。这里我们将详细论述后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各种不同部族的土库曼人在希瓦以南的地方游牧，其中离希瓦最近的是约穆德人，他们占据的游牧地带直到里海岸边，有人口十五万；在他们南边游牧的是帖克人，总数有三十万人，占据着两个绿洲，即阿哈尔-帖克绿洲和麦尔夫绿洲；在他们的南边接连不断地分布着一些小部族：戈克兰人，有三万一千人，在戈尔甘河一带；萨利克人，有六万五千人，在麦尔夫以南；艾尔萨利人，有十五万人，在麦尔夫以东沿阿姆河一带；乔多尔人，有八万六千人，在恰尔朱伊以南沿阿姆河一带和希瓦汗国的本土上；最后，在所有部族的最东边，有二十五万阿利利人，闯进了阿富汗。库尔德人分布在戈克兰

人和萨利克人之间的一个狭窄地带上，把土库曼人跟波斯分隔开来。阿利利人、萨利克人、艾尔萨利人和戈克兰人，距离希瓦很远，因此对希瓦的命运漠不关心。关于土库曼人的其它部族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在各个时期里，他们甚至承认自己是受希瓦汗王们统治的，而在我们同希瓦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竭力扰乱我们的高加索部队。帖克人就人口数量来说，是一个最强大的部族，又是一个最好战的部族，他们分为两支，即托赫塔梅什和乌捷梅什；其中每一支又各分成两个支系，因而，土库曼-帖克人分为四个支系：别克、维基利、瑟奇马尔和巴赫沙达沙亚克。

2 所有的土库曼人，在俄国人征服他们之前，多半以掠夺和抢劫为生。他们把拦路抢劫叫做阿拉曼，并且丝毫不以为耻。半定居半游牧的人，即乔穆尔人，以及游牧的恰尔瓦人都同样经常进行“阿拉曼”活动。当他们一旦倒霉被俄国人抓住时，审问俘虏就能听到一种直率的回答：“我种田，也干阿拉曼”……“我是一个军械匠，空暇时就干阿拉曼”等等。干这种事在他们看来是大胆、勇敢的行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靠抢劫活动积攒了一大笔财产，并且成了头面人物，蒂克马·萨尔达尔就是如此。开头他跟着别人干，后来就自己拉起了一小股匪帮。对边境上一些波斯村庄搞过几次得手的袭击后，匪帮就逐渐扩充了，有可能进犯大村落和城镇了，头领发了财，也出了名。如果波斯人在边境上派驻了军队，帖克人就去抢劫约穆德人、萨利克人，即抢劫自家土库曼人。如果波斯人胆敢侵入帖克人的疆界，那末全体土库曼人就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击溃波斯人，夺取大炮，并把步兵赶到希瓦和布哈拉的集市上去卖。例如 1861 年，当波斯人带领一万三千步兵、一万骑兵和三十三门大炮逼近麦尔夫时，就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每个波斯人售价七卢布五十戈比。只有一部分骑兵逃跑了。

每个部族通常都拥有自己的汗王；每一个帖克人支系也推选

一位单独的汗王。可是，一旦发生不幸事件，所有四个支系就推举一个汗王，在他手下成立一个氏族代表议会，叫做朱姆古里耶。1868年，酋长努尔·维尔迪因在卡雷-卡拉村附近战胜博季努德的波斯统治者而声名大震；而且帖克人缴获了一门炮，这门炮后来在坚基利-捷佩同我们的七十门炮较量过。努尔·维尔迪因为这次胜利被推举为阿哈尔汗王。

当希瓦陷入俄国人之手时，当高加索方面有所策划的消息传到草原时，土库曼人决定结成总同盟，当选的代表们在一起召开了马斯拉哈特(会议、会商)。在几个觊觎王位的人选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为了终止争论，决定推选希瓦汗王。1875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希瓦。汗王向阿姆河军分区长官伊凡诺夫上校征询意见，伊凡诺夫建议派个可靠的人到土库曼人那里去，此人就以汗王的名义去管理帖克人。

就在这个时候，外里海军分区长官洛马金将军从高加索方面干预其事，他此时正在侦察乌兹鲍伊。由帖克人的四个支系派出 3
的代表，到乌兹鲍伊来找洛马金，声称愿意服从白沙皇，因为他们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臣服过希瓦，所以他们现在也打算再次臣服希瓦汗王，以便和他一起当白沙皇的忠实奴仆。

很有可能，我们借重希瓦汗王同帖克人建立起最和睦的关系；很有可能，象后来占领麦尔夫那样，我们无须战斗就可用军队占领他们的各游牧中心。这样一来，无须耗费千百万卢布，也无须糟蹋几千人的生命，就可达到目的了。

洛马金获悉希瓦汗王听从了伊凡诺夫的建议，并已把一个名叫穆萨·穆塔瓦利的虔诚信徒派往帖克人那里去，便提出了抗议。他论证说，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是支持俄国派的首领——阿哈尔的努尔·维尔迪汗；因为他跟麦尔夫的考舒特汗是仇敌，同希瓦汗王保持着友好关系。

由于洛马金的报告符合上司的心意，1876 年 1 月，发出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陆军大臣给考夫曼的那道书面命令。命令说，在邻近的游牧民族中扮演警察局长的角色会导致冲突，我们现在应该避免这种冲突。问题在于，我们正准备同土耳其打仗。

我们也在有关章节里谈过，1876 年洛马金曾奉命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去考察阿姆河的旧河床，即乌兹鲍伊，在各个缺水的路站打井，并在希瓦汗国靠近库尼亚乌尔根奇的地方构筑工事。洛马金带着一支由六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配四门大炮，于 9 月 7 日前开到了该城附近。可是在 10 月 14 日就回来了，对希瓦同克拉斯诺伏斯克的商队交通毫无裨益。1877 年他奉派去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4 月 25 日他从毛拉卡里出发，在这里集结了一支部队，有九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配八门大炮，总共有一千八百人，带了一千九百头骆驼。5 月 7 日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基孜尔-阿尔瓦特。

但是，5 月 12 日拂晓，当纳夫罗茨基上校的纵队从兵营开出前往山地进行侦察时，他对面聚集了很大一群帖克人的步兵和骑兵，负责指挥的正是那个努尔·维尔迪汗。洛马金却袒护他，竟对高加索总督断言，这位汗王是支持俄国人的。洛马金的目的达到了：枪声响了。战斗持续了四小时。帖克人逃跑了，在现场留下了六十具尸体。我方有一名士兵阵亡，十一名负伤。

4 象平素一样，各色各样的族长开始到战胜者跟前来表示归顺；同时却又在开始集结徒众。在我们的部队里，粮食勉强够用，病号很多，再也经不起袭击了。5 月末，部队开始退却……帖克人获得了胜利：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是因为缺粮才后撤的……不大了解政府意图的洛马金将军，由于不善于思考，为取得胜利需要做些什么，把委托他办的各种事情全都搞坏了。他奉命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也就是要在那里牢牢站稳脚跟并设防固守，可是搞了个军

事游逛，带的储备物资刚够往返一趟使用。但是，上司很赏识他，还留下他继续把事情搞坏。

我们已在有关的章节里谈过，1878 年初，由于英国人在柏林会议上举止傲慢，我们便打算朝阿富汗的方向，即在通往印度的路上，搞一次佯攻。外里海军分区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并奉令经过阿哈尔绿洲往麦尔夫推进；土耳其斯坦部队也应从希瓦开往麦尔夫。但是，在外里海军队准备进军以前，英国降低了调门，柏林会议就在没有争吵的气氛中结束了。洛马金奉命只牢固地占领住苏姆巴尔河与阿特腊克河汇合处附近的恰特城，并用一系列工事把恰特同切基什利亚尔联结起来。

于是，这里也开始建立了一种用构筑防线的办法征服草原地区的体制，这种体制古老，为我们所常用而又有历史意义和经过考验。至今高加索人还在尝试着搞袭击，似乎不相信奥伦堡和西伯利亚历来的经验。

为了占领恰特，调动了那些曾被派定用于麦尔夫的军队，即十八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配八门大炮。8 月 3 日未发一枪就占领了恰特。洛马金不喜欢这样的战果，为了达到打响几枪的目的，他毫无任何必要地往前推进。看来，他当时还不知道，在任何不必要的冒进之后，是要后退的；而这样的后退在亚洲经常意味着失败。于是部队沿苏姆巴尔河溯流而上，并于 8 月 21 日占领了和卓卡拉；从这里派出了两个步兵连到米哈伊洛夫湾去运粮，其余的部队则向宾杰先推进。9 月 5 日，为了从田地里收割向居民定购的埃及种高粱，一支由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的纵队，搞了一次采办粮秣的活动。就在割高粱的时候，从前哨炮楼里传来了枪声，打伤了一名士兵。炮楼里有十一个帖克人，其中八人被我们抓获了。我们的部队撤退到和卓卡拉；9 月 7 日夜间，部队又在这里遭到了土库曼骑兵的三面进攻，但我们打退了进攻，无一伤亡。 5

部队在兵营里守候了几个小时，一直等到天明；随后在土库曼人的跟踪追击下，继续往恰特退却。土库曼人一直追击到傍晚。9月14日，部队回到恰特；16日开始构筑工事。留下作驻防军的有十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配四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这里还留下了一支有一千二百头骆驼的官家运输队。洛马金带着其余的八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返回切基什利亚尔，在此地也构筑了一个工事；随后他带着一个连经海路前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坚固的石头要塞。给恰特和切基什利亚尔驻防军的粮食，一直供应到1879年1月1日。

帖克人又大吹大擂起来了，说他们赶跑了俄国人，再一次获得了胜利。象平素在中亚一样，稍许对射一阵后就退却，立刻激起了敌人的进取心。加之，土库曼人是一些了不得的撒谎者和吹牛大王。有消息称他们赶走了俄国人、击溃了俄国人，并且正在跟踪追击，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帖克人的阿乌尔。

就在9月7日那天，在恰特附近出现了一伙土库曼匪帮，在离工事不远的地方袭击了六名赤手空拳的炮手，其中一名被打死，五名被俘。

虽然洛马金也为此扣留了一个有23人的帖克商队，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我们被俘的人交回来，就把这些帖克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然而，这丝毫也吓唬不了帖克人。19日，他们再次在恰特附近袭击了一个外出采办粮秣的连队，袭击了在采石场干活的一个小分队和在草地上放牧的骆驼。我们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受伤，并且损失了三十二头骆驼。

最后，12月24日，帖克人甚至进犯了切基什利亚尔，但战斗仅仅局限于对射。不久他们又出现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附近。我们的两个沿海工事处于封锁之中……帖克人胆大妄为，对波斯也开始进行阿拉曼活动了。我们的感化力扫地以尽。这一切全都是由

于我们军队的领导者无能造成的。

实际上，洛马金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物，毫无素养，不配在外里海军分区担当那样的政治角色。我们已经看到，他曾经怎样不妥当地干预帖克人的内部事务，向帖克人宣称，他只尊重努尔·维尔迪汗一个人，将只同此人打交道；我们看到努尔·维尔迪是怎样对此进行报答的。现在，我们谈一谈关于洛马金在新的活动场所里一开头就给我国外交部造成的那些困难。 6

我们已经在有关的章节里说过，同波斯就有关我们在 1869 年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一事进行的谈判，是以俄国政府断然声明我们承认阿特腊克河是波斯的国界而结束的。我们还说过，波斯对马尔科佐夫占领切基什利亚尔和他在 1873 年为了获得骆驼几次向阿特腊克河彼岸进军，怀有不满情绪。所有这些事情好歹全都顺利解决了。可是，这时洛马金上任了，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了一份名为“告土库曼各民族书”的告示。告示中还宣布：“俄国沙皇的御弟、达格斯坦和高加索军队总指挥官米哈伊尔亲王奉皇帝敕谕，命令我为管理阿特腊克河、戈尔甘河以及这些河流附近的土库曼人的有充分权力的长官”。

告示还发送给外阿特腊克的土库曼人，即波斯的臣民，自然也就落入波斯官吏们的手中去了。于是开始了频繁的外交公文往来。我们的公使别格尔把全部卷宗呈报给总理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裁夺。戈尔恰科夫也认为，洛马金无权自称为管理游牧于阿特腊克河彼岸，尤其是戈尔甘河彼岸的诸部族的长官，因为这正好与我们政府的声明相抵触。别格尔只得为洛马金去向沙赫道歉，说明他的告示是一个误会，并再次肯定我们的权力不扩大到阿特腊克河彼岸。

我新任公使齐诺维耶夫报告说，洛马金 1877 年对基孜尔-阿尔瓦特和 1878 年对宾杰先的远征，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即未能使

帖克居民臣服于我们。而且，当我们的部队往恰特退却时，帖克人的勇猛追击和随后的几次小规模武装冲突，在波斯人看来是我们的失败。英国人在阿富汗的成就，更加不利地给这一切涂上了阴暗的色彩，使我们在波斯的威信大受影响。因此齐诺维耶夫认为，与其用小部队逐步占领土库曼的领土，不如用大部队快速攻打绿洲的中心地区。

1879 年 1 月 21 日，彼得堡特别会议审议了齐诺维耶夫在彼得堡提出的这项提案，会议由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担任主席，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外交副大臣。特别会议作出决
7 定：本年春天从恰特调出一支强大的部队，在阿哈尔-帖克人的绿洲上占领一个战略据点。然后，在伊格迪或者在阿姆河旧河床上的某个地方构筑一个工事，以保障克拉斯诺伏斯克-希瓦商路的畅通。1 月 23 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批准了这个规划。

陆军大臣解释说，除格奥克-捷佩地区被认定是行动目标外，严禁往前向麦尔夫推进；也禁止军队在波斯领土上推进，即便波斯方面同意，也应禁止。甚至只能在我驻德黑兰公使同意下，才可以通过沿阿特腊克河到库尔德人居住区和随后越过科佩特达格山的道路。只有在公使的协助下，才允许在波斯境内购买粮食和骆驼。

可见，在远征准备时期，齐诺维耶夫公使就俨然享有远征领导者的地位。

除外里海军分区的五个营和一个步兵连外，又从高加索调来了十个营和三个步兵连。除两个哥萨克连外，又补充了十六个哥萨克连和两个骑兵连。除二十二门大炮外，另加了十二门大炮和十二门火箭炮。因此，参加远征的计有：阿普歇伦团、达格斯坦团、萨穆尔团和希尔万团各两个营；埃里温团、格鲁吉亚团、纳瓦金团、库林斯克团、卡巴尔达团、亚历山德罗波尔团和阿哈尔齐赫团各一个营；高加索步兵旅的一个混成营和一连工兵，总共十六又四分之

一个营。后来参加的有：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团的一个营，由六个哥萨克连组成的达格斯坦非正规骑兵第一团，波尔塔瓦骑兵团和塔曼骑兵团各四个哥萨克连，以及拉宾团和伏尔加团各两个哥萨克连，总共二十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炮兵的组成是：第二十炮兵旅的第四炮连（八门大炮），捷尔斯克部队第一骑炮连的一个骑炮分队（四门大炮），一个发射四磅重炮弹的速射钢炮营（四门大炮），一个用骆驼驮载的速射山炮营（四门大炮和十二门火箭炮），总共二十门大炮和十二门火箭炮。此外，在各工事里有一些不用套车的炮：六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速射野战钢炮、四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旧式野战钢炮和四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旧山炮。总共有三十四门大炮。

各营的平时编制是450人，因此，总共有步兵7，310人，骑兵2，900人，炮兵400人。其中被派参加进攻部队的有四千步兵、两千骑兵和十六门大炮，其余的部队占领联络作战部队和基地的交通线。军官们可不带制服，不戴军便帽而戴白色制帽，佩带切尔克斯军刀。给士兵们发了衬衫，肥大的灯笼裤，用帆布做的平底软皮鞋，有毡衬里、硬帽沿和毡后遮的白色制帽，被服袋（代替背包），以及用灰呢绒包裹起来的瓶子。还发了能装两瓶[1]水的木水壶。骑兵中发了皮酒囊，但有窟窿，因而被弃置不用。军大衣用骆驼驮运。全套装备中还有tente abri[2]式帐篷和毡垫子。 8

供六个月远征用的经费共为1，872，540卢布。卡尔斯英雄、高加索第一军团军团长、侍从将军伊凡·达维多维奇·拉扎列夫，被任命为远征军长官，兼外里海军分区部队临时指挥官。

为了迷惑麦尔夫的土库曼人，拟从土耳其斯坦方面搞一次佯攻；考夫曼也答应派出十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带四门山炮开

---

① бутылка，液量单位，一瓶等于0.6公升。——译者

② 法语，意为荫蔽帐篷。见第一卷第十五章译者注。——译者

赴恰尔朱伊。为此，需要一笔为数六十万卢布的超预算款子。这样大的数额迫使我们放弃了佯攻。

为了同高加索建立电报联系，从切基什利亚尔到阿斯特拉巴德架起了一条线路；并且同波斯缔结了一项公约，从阿斯特拉巴德到朱利法之间，波斯准许俄国工作人员进入自己的各个通信站。为了协助我们的代表采购物资，波斯政府派遣了一名官员前往毗邻草原的边境省份。

拉扎列夫在三月份到达外里海边区，他的活动从巡视工事开始。他在自己的报告中盛赞洛马金，而且以给洛马金规定的一套行动办法不适用为理由，为洛马金的失利辩护……下面我们将看到，洛马金在采用新办法的情况下干得还要糟一些……

拉扎列夫办的头一件事，就是任命在切基什利亚尔和恰特管理土库曼人的警察署长。被委派到恰特去的是亚古鲍夫上尉，此人粗鲁而又浅薄，不久就为民众所憎恶，给我们的事业贻害极大。我们早就发现，亚洲人比较情愿服从真正俄国人出身的长官，不大愿意听命于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诸如此类的人。这一点在卡尔斯就深有体验。他们象顺从战胜者一样服从俄国人管理，并不感到委屈。

蒂克马·萨尔达尔的儿子到切基什利亚尔来参见拉扎列夫，送来了去年在恰特附近俘虏去的两名炮兵，并请求换取释放和商队一起被扣留的十四个帖克人。拉扎列夫表示同意，甚至决定发给蒂克马·萨尔达尔本人每月一百金卢布的养老金，给他的儿子阿克·维尔迪发五十卢布。在送走阿克·维尔迪时，拉扎列夫让
9 阿克·维尔迪给其父亲捎去一封信，申述自己的使命是："制服你属下匪徒，在你处奠定升平"。信中接着说，他行事坦率，"如果你要打仗，那末我很高兴"，并援引了可兰经上关于不论信仰，服从更强的人的话。随后，拉扎列夫肯定说，阿克·维尔迪的到来，使他

深为高兴，对那些不来表示归顺的人，定将严惩示众；还说："我们全都是先知亚当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恪遵和维护自己的信仰。我们不干涉你们的信仰，相反，我们喜爱那些虔诚奉行其信仰的人"，等等。

俄国将军的这一番说教，自然不能吓唬野蛮人；援引可兰经和亚当先知的教导，只能提示他们注意到：谁个更强——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迄今为止，帖克人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因而，应该俯首听命的不是他们，而是拉扎列夫，如果他信奉可兰经的话……

拉扎列夫的告示还更荒谬。他在进攻绿洲以前，把这篇告示也发送给蒂克马·萨尔达尔，以便在帖克人中间传播。看来，拉扎列夫真的以为这个萨尔达尔在给俄国人干事。格罗杰科夫在其著作的第2卷第198页上写道："拉扎列夫每份写了六张纸的告示全都用去装枪弹了"。

告示中写道："我的目的不是掠夺，不是破坏，不是屠杀，而是在整个原草上奠定升平"，使商队能平安地到奥伦堡去、到希瓦去、到布哈拉去，让牧人放牧畜群。为此，我们要往你们那里派一些长官，将给你们的哈孜和优秀人物支付薪俸……在我们的希瓦、布哈拉、浩罕、撒马尔罕、切禅、克里木、喀山、高加索和曼格什拉克，有很多穆斯林保存着自己的宗教、家庭关系和财产未受侵犯。你们成为俄国臣民之日，就是掠夺活动终结之时。出售毯子、无绒头地毯、褡连、绒毛、谷物和马匹吧！把所有这些东西送往克拉斯诺伏斯克、阿斯特拉罕、巴库、奥伦堡和马卡里耶夫的集市上去吧！……我们将给你们运来各种货物，比你们在波斯买的更便宜……谁要是愿意，都可以到我们的哥萨克连里来服役，你们将可领到薪饷。

接着列举了帖克人的罪过，即对我们的部队、对和平的土库曼人发动的各种袭击，并建议不要躲避我们的军队，而要留在原地。

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涂了六张纸！这是实力的语言吗？

10 答应给有马的人和想领钱的人全都发薪金，这纯粹是亚美尼亚人息事宁人，讨好敌人，从敌人手里赎身的办法……

帖克人作出拚死作战和加强格奥克-捷佩的防御的决定，就是这些空洞无聊的夸夸其谈所取得的结果。

拉扎列夫打算在5月下半月开始行动，可是自己却返回高加索去了。行前，他委托洛马金：(1) 把约穆德人、帖克人和希瓦人组成民团，编好五个骑兵连；(2) 购买四百匹马，补充骑兵部队、炮队和辎重车队里的亏短数；(3) 在通往恰特的道路沿线打一些水井；(4) 修建切基什利亚尔的码头，纵深四英尺。他委托承包人卡尔加诺夫购买一千五百辆诺盖式牛车，配备挽具、马匹和车夫，运送到彼得罗夫斯克去。

拉扎列夫洋洋得意地向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介绍自己的这次公务旅行，使得公爵于4月7日就报告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说是“这次公务旅行在外里海边区造成了十分出色的印象，仿佛在那里给军民开创了新纪元”。正好4月7日那天，在拉扎列夫动身去高加索以后，新纪元表现出来了：帖克人就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附近袭击了和平的土库曼人，赶走了几大群绵羊，同时还抓走了一些土库曼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抢走官家两百头骆驼。两连步兵奉调去拦截他们，但只夺回了几千只绵羊，骆驼却未能夺回来。我们仅四名士兵阵亡、十二名士兵受伤。

关于切基什利亚尔港口水浅的事，我们已经谈过了，在这个港口，帆船得停泊在离岸很远只能勉强看得见它们的地方；烧无烟煤的汽船，得停泊在五俄里远的地方；烧原油的汽船，得停泊在三俄里远的地方。伸展出去达四英尺纵深的堤坝和码头，被7月6日和7日的暴风毁掉了。唯一的一艘汽艇拖着土库曼小船从轮船上卸重载，这汽艇一次只能拖四只小船。5月末才派来了吃水浅、能

拖 25 只小船的«阿拉克斯»号轮船。因此，耽误了卸货的工作。而且小船也不能靠岸，货物得用手搬运，人和马都得直接下到水里去。

运行在切基什利亚尔和恰特之间的卡尔加诺夫的大车，必须给自己的马匹运饲料。因此，大车的负荷能力要减少相应的普特数。捆驮包用的绳子不够，但部队出纳处没有钱。

征集到的骆驼也少于需要的数量。约穆德人想尽办法逃避雇 11
用，因为承包人克扣他们的工钱，不给驼夫吃饱肚子，一遇适当的机会就哄骗他们。为了强制雇用，6 月 5 日往阿特腊克派出六个哥萨克连，以便阻止倒霉的约穆德人带着他们的畜群和骆驼跑到波斯那边去……

拉扎列夫毕竟犯了个大错误：他从高加索运来了军队，可是没有给他们准备好粮食。官家和“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的运输工具都少得可怜，以至连供应军队日常的给养粮都运送不及。因此，根本无法考虑给这次远征搞储备粮……军队驻在原地无所事事，一天天地吃光储备。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不给他们吃饱肚子，以便把节余储存起来供远征使用。发给的面包干减少了分量……因为没有劈柴，在切基什利亚尔有几天（将近 10 天）完全没有做热食。靠这种办法对付着拼凑了一个月的储备，即使如此，也只够军队的半数人用……

凡此种种，大大地拖延了队伍的出发时间；6 月 6 日，先锋部队才从切基什利亚尔推进到恰特，再越过恰特五十俄里，到达杜兹-奥卢姆，即苏姆尔河和昌迪尔河的汇合处。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前沿仓库点。卡巴尔达团上校团长、御前侍从武官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被任命为先锋部队长官。除他之外，在开始行动以前，上校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和少将鲍尔赫伯爵即已到达。就是这三位大人，同洛马金一起葬送了这次远征……

6月2日，拉扎列夫再次从高加索来。随后来到的是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萨拉杰夫，他带来了两位医生和九位护士。6月17日以前，在切基什利亚尔已开设了一所有两百个床位的分院，给每支部队提供了十二个床位的全部必需品，给设在恰特的分院提供了两百个床位的设备。

先锋部队于6月17日到达杜兹-奥卢姆，共计三个营、半连工兵、四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在苏姆巴尔河上游，越过捷尔萨坎，在波斯的领土上，有个戈克兰人的村镇卡雷卡拉。部队司令部曾收到一条伪造的消息，说是帖克人占领了卡雷卡拉，并想改变苏姆巴尔河的河道。因此，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先锋部队加强了一个营，公爵奉命把帖克人赶出卡雷卡拉，占领捷尔萨坎，修好从该点到杜兹-奥卢姆的道路。

6月20日，探子通知说，帖克人袭击了阿塔巴伊人，赶走了九
12 千只绵羊。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收到消息以后，就溯昌迪尔河往上游行动，也就是说，在波斯的领土上行进，但是他没有追上帖克人。不过，一路跟随纵队的阿塔巴伊人得以把匪徒们丢弃的一半牲口聚集到一起。在卡雷卡拉没有任何帖克人，戈克兰人亲热地迎接了我们的军队，并且送来了粮秣。6月底，先锋部队转移到了捷尔萨坎。

整个7月份都用征收办法筹集骆驼。要征收六千七百头。这次征税在约穆德人和阿塔巴伊人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他们就转场迁往基孜尔-阿尔瓦特附近的丘连达格山。阿塔巴伊族出身的驼夫，立刻带上骆驼跟随自己人逃走。有的驼夫则跑来报告，说有头骆驼倒毙了；按照契约，死一头骆驼应领取一百卢布。为了证实骆驼已死去，便要求他们交一条尾巴。他们就到加桑库利村去买无病骆驼的尾巴。居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买卖行业。7月27日以前，只剩下六千七百头能用的骆驼、一百五十六头病弱

的骆驼、三百三十七头骡子和一千五百辆单套大车。骡子和大车都被用来从切基什利亚尔往恰特和杜兹-奥卢姆运输储备物资。

因此，作战部队的人数应以合格骆驼的数目为转移。不得不把人数仅仅限定为八又四分之一个步兵营，十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带十六门大炮，还有一个炮兵辎重库，它给每支步枪运了八十发子弹，给每门炮运了半套基数的炮弹。一支兵力很强的军队，在无所事事地闲呆了四个月之后，只能有一半的人员往前进发。

7月30日凌晨一点钟，由步兵长官少将鲍尔赫伯爵指挥的第一纵队从切基什利亚尔开拔。这个纵队是由埃里温禁卫团的一个营、格鲁吉亚团的一个营、希尔万团的一个营、混成步兵团的一个营组成的，配备了第二炮兵旅的四门大炮，另加四门山炮。31日清晨六点钟，御前侍从武官、特级公爵、赛因·维特根施泰因·贝列布尔格少将指挥的骑兵部队出发。这支骑兵部队是由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团的两个骑兵连、波尔塔瓦哥萨克团的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配备了一个火箭连和捷尔斯克哥萨克骑炮旅的半个炮连。

给士兵们一天发一俄磅半面包干，一俄磅半羊肉，一份海上食品。给每匹马发两加尔涅茨燕麦和五俄磅干草。

被派到先锋部队里来的，几乎是进攻部队的一半(四个半步兵营、四个哥萨克连，带六门大炮)。8月5日以前，先锋部队在捷尔萨坎集中；它应该从那里出发前往和卓卡拉，修好一条路通往该地，并在半路上打几口井。主力必须在8月10日以前在杜兹-奥卢姆集中，等候拉扎列夫。拉扎列夫早在7月中旬就害病了，背上长了痈，他决定现在动手术。但是，他没有等到开刀，就从切基什利亚尔起程到部队来了。

13

他的下一步打算是，占领和卓卡拉之后，再占领宾杰先；在这些点上修建一些够七个星期用的粮食仓库；把帖克人的首领们召集到宾杰先来，予以扣留，并作为人质送往高加索。然后带上二十

天食粮向绿洲推进。不知何故拉扎列夫坚信他一枪不放就能占领整个地区。大概是靠他的告示的辞藻吧!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获悉主力已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马上带领自己的先锋部队往前推进。

8月5日，他从捷尔萨坎往和卓卡拉派去了三连哥萨克，他们在那里截获了四千只羊，并同帖克人对射。8日，从捷尔萨坎往这里调来了两个步兵营，一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就在当天，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带着一个哥萨克连，配备两门大炮，向宾杰先推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这个村镇。自然，"凡是结束得好的事情，全都是好的"。不过，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行动，暂时仍然表明他对敌人是十分鄙视的，表明他对敌人的行动方式完全不熟悉。帖克人暂时退却了，把我们的先锋部队引进沙漠，离他们的要塞更近，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则带着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炮跟着他们去了……谁都不会怀疑他有勇气。然而，在这样的场合还需要有别的东西。

帖克人翻过科佩特达格山以后，就在别乌尔马、在毗连巴米的山麓旁停了下来。他们在此商定：阿哈尔的居民全都往格奥克-捷佩集中，派人去麦尔夫通知努尔·维尔迪汗；为了推迟俄国人的进攻，在民众要搬家的时候，派蒂克马·萨尔达尔和萨菲汗到俄国人那里去谈判。在格奥克-捷佩的会议上，决定在坚基利-捷佩的丘陵附近构筑工事，那里有很多小河流，但要放弃格奥克-捷佩，因为很容易从它跟前把水引走。规定每十家筑一段墙，连妇女也参加修筑。8月28日以前，就把城墙筑了一半高。但是，南边的部分完全没有设防，在正北面留下了一些很宽的通道，朝北通向距离八俄里的格奥克-捷佩方面。从各个方面都能看见围墙里摆得密密麻麻的帐幕顶。

8月10日晚上，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决心对绿洲进行一次袭击。为此，从和卓卡拉和宾杰先派出了四个哥萨克连，往科吉镇和

巴米镇派去了三连步兵和一门山炮，作为那四个哥萨克连的后备队。袭击完全成功了，哥萨克们洗劫了巴米，在此夺取了蒂克马·萨尔达尔的财产和他的乘马。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从巴米往沙地派 14
出了两个快速纵队，即由瓦西里奇科夫公爵指挥的两个达格斯坦哥萨克连和由斯拉瓦钦斯基中尉指挥的一个塔曼哥萨克连。第一个快速纵队夺得了四千只绵羊和三百头骆驼，第二个快速纵队则从晚走的移民手中夺得了两千只绵羊和九百头骆驼；他们还救出了我们的一名被俘虏去的士兵。13 日，参加袭击的军队，带着掳获物返回宾杰先。就在当天，蒂克马·萨尔达尔和萨菲汗带着随员到这里谈判来了。

毫无疑问，这是敌人的间谍。但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头一位人物是领取我们的养老金的，所以受到了十分亲热的接待。这个老阿拉曼分子① 怎么也未料到会受到这样的接待，他更没有预料到会向他征求意见。在这位帖克首领的心里发生了某种很不寻常的变化，尽管没有把夺过来的财产退还给他，连他儿子头上的皮帽子也被扒掉了，但他仍然向我们投诚了。蒂克马·萨尔达尔就留在我们的兵营里，把自己的命运跟我们的部队联结在一起。他提出的建议很中肯，与事实相符，有价值。他发现我们的军队不多，就建议首先攻打在南面毗邻坚基利-捷佩要塞的扬基卡拉镇，从没有城墙的南面猛攻要塞。格罗杰科夫证实，他亲自听到了这些建议②。在欧洲人看来，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

拉扎列夫于 8 月 10 日到达恰特。当时，他脖子上也长了痈。8 月 14 日前夜死于恰特。他的职位由资格最老的将军洛马金接替。这是很大的不幸。拉扎列夫是位久经征战的宿将，他当然不会

---

① 即打家劫舍的惯匪。——译者

② （见格罗杰科夫，第 2 卷，第 199 页注）将军大人们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他们被打退了。可是，斯科别列夫是按照这项建议行事的，他获得了胜利。

容忍犯公认的幼稚错误，也不会准许那些麇集在他司令部里的挂着步兵长官、骑兵长官等等响亮招牌的一大批过早担任统帅的人为所欲为。他们和洛马金一起，对拉扎列夫之死好象全都感到高兴似的，就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起来了！洛马金赶忙利用暂时尚未任命新的部队指挥官的情势，竟于8月17日命令主力从杜兹-奥卢姆出发。下午一点钟，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带领两个达格斯坦哥萨克连出动；两点的时候，配备有两个拉宾哥萨克连的辎重队出动；四点半的时候，龙骑兵和炮兵出动。19日在和卓卡拉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维特根施泰因公爵没有出席），决定继续前进。

8月20日以前，拉扎列夫指派的进攻部队已在和卓卡拉和宾
15 杰先集中了；可是，因为没有骆驼，这次也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军队。因为阿塔巴伊人在征集骆驼时迁移走了，为了惩罚他们，并为了能从他们手里弄到这些牲畜，洛马金派拉宾哥萨克团的两连哥萨克带一个火箭排到阿塔巴伊人的游牧地去。之后，他带着六又四分之一个步兵营、八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十二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于8月22日从宾杰先出发前往格奥克-捷佩。其余配备了四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的十个步兵连，因为骆驼不够，留在最后几个宿营地里为他们搬运粮食和重载。

对阿塔巴伊人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哥萨克们从他们手里夺得了一千二百五十头骆驼；并于8月29日赶着这些骆驼经过基孜尔-阿尔瓦特送到了和卓卡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不应醉心于夺得的骆驼的数量。既然这些骆驼是从牧场上赶来的，那就意味着没有配鞍子，没有鞍子就不能给骆驼装驮子；其次，为避免追踪起见，哥萨克们赶着骆驼疾走，没有放牧，没有给饮水。这样一来，掳获来的骆驼都疲弱不堪，背不起驮包，因而几乎未给部队带来任何好处；这些骆驼仅仅成为经济上遭到破产的游牧人怀恨的导火线而已。往后，我们定将看到，在新的远征中，这次袭击将对我们产

生什么影响。

总之，我们的部队一步一步逼近目的地，人员也一天一天减少。这一次，部队只有二千三百五十头骆驼，因此，它只能随身运走够用十五天的粮食和十二万发子弹。每支步枪带一百二十发子弹，每门大炮带一套基数的炮弹。一支由二十辆单轴双轮马车组成的红十字会的流动队，在辎重车队里行进。

8月22日，由三个步兵营、半连工兵、两连龙骑兵和四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配备了四门山炮和六门火箭炮的先锋部队，在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指挥下出发了。23日，有三个步兵营和两个哥萨克连，配备了四门步炮和四门山炮、带有炮兵弹药储备和红十字会的单轴双轮马车的主力部队，在鲍尔赫伯爵的率领下也出动了。军队行经巴米、别乌尔马、阿尔奇曼和松恰，开往杜伦，途中没有休息。除阿尔奇曼以外，所有这些村镇都空无一人。先锋部队在杜伦等待主力到达。在此停下休息一天，庆祝加冕节。未见到帖克人，可是晚上在饮牲口的地方，一名龙骑兵被伏兵打死。27日，整个部队转往亚拉吉。离帖克要塞只有一昼夜的行程了，总共二十五俄里，但没有进行侦察……

28日，部队分三路纵队出动。第一纵队，即由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率领的，有三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连、两个骑兵连和三个哥萨克连，带六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的先锋部队，于早晨两点半出 16
发①。过一小时后出发的是第二纵队，即鲍尔赫伯爵的主力；它是由埃里温禁卫团、格鲁吉亚团和希尔万团的三个营、伏尔加团的一个哥萨克连带四门大炮和第二十炮兵旅组成的。再过一小时之后出发的是第三纵队，由克加莫夫大尉率领，包括六个混合步兵连

① 卡巴尔达团、库林斯克团和步兵混成旅的每个营，各配备了发射四磅重炮弹的捷尔斯克哥萨克部队的半个炮连和两门山炮；骑兵晚半个小时随同洛马金和维特根施泰因出发；骑兵部队是由两个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连、两个达格斯坦哥萨克连和一个哥萨克火箭连组成的。

(来自每个营)、一个塔曼哥萨克连和掩护骆驼运输队的两门山炮。前两个纵队所带的骆驼只驮运水和弹药。给士兵们每人发了两天的面包干和一块熟羊肉;给每匹马带了三加尔涅茨燕麦。

为什么要分散军队，而不是以一路纵队行进呢？为什么先锋部队的兵力配备得比主力强呢？还有，为什么不把骆驼运输队留在宿营地里，既然要调去，那末干吗要同先头纵队间隔两个小时呢？——这都是洛马金的秘密。看一看这样做的结果吧：在离坚基利-捷佩① 八俄里的地方，一群足有两千骑兵的帖克人，迎着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纵队猛扑过来。他们的队伍遭到炮火迎击后，便拉开阵线从两侧包抄，对后方造成威胁。洛马金以为帖克人想要袭击第三纵队的辎重，就立即派人到第二纵队去命令鲍尔赫伯爵停下来等候辎重。辎重队刚走到第二纵队跟前时，突然从埃格扬-巴蒂尔卡拉阿乌尔的后边跃出一支有七百名骑手的伏兵，不过他们被枪炮火力打退了。我们在此地有四名哥萨克阵亡。之后，鲍尔赫伯爵就和辎重队一起继续前进。他在下午三点半以前，即在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到达四小时以后，才走到要塞跟前。然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没有等到第二纵队到达，在上午九点就投入战斗，为的是独占胜利的荣誉。

如上所述，先锋部队是凌晨两点半出发的。在发布给部队的命令中，先锋部队应该在开出宿营地仅四俄里的地方就停下来等候主力，也就是说应当停候两小时。多尔戈鲁科夫不仅没有执行此项命令，而且甚至未在途中作短暂休息；大家知道，为了不让马匹过度疲乏，必需在途中安排休息。他不停地前进，九点以前就已
17 经到达距离坚基利-捷佩七百俄丈的地方了。洛马金领着骑兵队很快赶上了先锋部队，但他并未坚持切实执行他的命令，他没有让

① 应当指出，整个绿洲的名字叫做格奥克-捷佩，而坚基利-捷佩，即会议山，指的只是这个丘陵上的要塞而已。

纵队停下来等候主力，而是和先锋部队一起悠然自得地继续往前走去。

要塞在望，我们的人布成了散兵线。散兵线偶然碰上了帖克人派到这里来的一个瞎眼老太婆。帖克人讲迷信，谁遇到瞎眼老太婆，谁就不会取胜①。不过，这个征兆头一次没有应验，我们的人几乎无一伤亡就占领了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磨坊。这次胜利使指挥官们大为振奋，以致连最后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不过，猛攻磨坊事先已由哥萨克大尉马库霍的捷尔斯克哥萨克第一炮兵连的炮兵分队作好了炮轰准备。

我们的军队是从西边打过去的，停在要塞的西墙前面，毫不犹豫地准备立刻发动猛攻。当马库霍的炮兵分队转移阵地，突然碰上一条溪流时，帖克人搞了一次出击。马库霍在仓猝地发射了那些已装进大炮的榴弹之后，接着命令道："使用不定向的榴霰弹！"掩护部队也打了三排齐射。看来，这就足够了：帖克人急忙后退，开始用麻袋堵塞要塞角上的宽大通道。

对那种不知深浅贸然涉水的作法，人们已经严厉批评过多次了。战争中有一条起码的基本规律：在进攻设防阵地或要塞之前，应当从各方面进行观察，并应选定最薄弱的点。战争史上有许多因为不遵守这条规则而遭到失败的例子。

蒂克马·萨尔达尔建议最先攻打扬基卡拉村，毗连这个村的正是尚未用围墙圈起来的要塞的南面。他的话没人相信。既然不信，那末部队里要民团干什么？应该派一些暗探去嘛。而且，先锋部队里就有骑兵，可以组织一次轻装侦察，不需要很多时间和特殊本领，就能证实南边有无围墙或护城沟。嗣后，他们得知蒂克马·萨尔达尔说的是真话，南边确实没有围墙……但是，搞突击的人有

① 杰穆罗夫：《1879年8月28日在坚基利-捷佩附近的战斗》，载《历史通报》1881年3月号。

责任在猛攻之前而不是在猛攻以后了解这种情况。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猛攻前把全部骑兵都分散在要塞的那几道未遭猛攻的战线上，难道还不是一样？骑兵也没有遭受任何伤亡。

正是这支骑兵后来报告说，它看见了有关要塞围墙的情况。为什么不再察看一下北面呢？那里围墙尚未修完，因此有很宽的
18 通道，而且前面也没有粘土围墙和经营家庭生计的侧屋。要塞尚未全部竣工。

如果身在第一纵队的洛马金，以及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维特根施泰因公爵，都没有听说过猛攻前应该进行侦察的规则，那末他们身边总该有一位参谋总部的军官吧？有的，而且还不只一人：参谋长马拉马上校和克列奇科夫斯基大尉就在他们跟前。

有一种解释是：他们全都鄙视穿长袍的人①，把要塞根本不当一回事，并且急于要在鲍尔赫伯爵到达以前就干掉帖克人。在他们看来，攻取坚基利以南有许多栅栏和牲畜圈的扬基卡拉村，然后再猛攻要塞，是一个时间很长的过程；直接攻城就完全不同了。凑巧，鲍尔赫奉命停止前进，等候辎重……有可能达到目的了。

我们的将领们听说过一条规则："分散行军，一起作战"。可是，他们把这条规则的意思理解反了。应该是在不同的路上分散行进，以便互不搅扰、互不碍事，而且大家都应在同一个时候一起到攻击点前会师，那就能在一起作战了。他们是分散走的，只不过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们也是分散到达的，而且是分散作战的……

于是，开火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说，在大约上午十点或十一点的时候，先锋部队的步兵就被推上去了。一条相当大的河流，顺着要塞的西面流过；河上修建有一个磨坊，磨坊正好面对着我们的右翼。河的下游，也就是在我左翼的对面，有一个不大的、围在高

① 泛指中亚居民，这里指帖克人。——译者

墙里面的正方形庭院(这里把它叫做卡拉,炮楼),高墙周围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河流网和粘土围墙网。在磨坊和卡拉之间有一道拦河坝(或称防水堤),河的主流的一半就沿着它流过去。这道拦河坝象一条与要塞墙平行的土堤,因而能挡住一些从要塞墙上射出来的火力。

我方步兵朝盘踞在这里的几个帖克人射击了一阵以后,就发起了冲锋,轻而易举地就把敌人从前沿掩体里打出来了。正如上面叙述过的那样,磨坊和卡拉都攻克了,我方几乎没有伤亡。我们的人跳过拦河坝,未带梯子就去猛攻城墙;原来前面还有一道护城沟……这时候,一排齐射从城墙上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我们的人往回跑开,在粘土围墙和拦河坝后面卧倒,不停地同帖克人对射。炮兵无用武之地,因为前面有自己人,因此马库霍的炮兵分队奉命迂回到要塞的拐角后面去,停在要塞北面的前方。在这里炮兵不时地朝丘陵开炮。

这时,部队的骑兵也朝要塞北面推进了,那里出现了敌人的骑兵群,他们经过几个回合的小规模交锋之后,退缩到围墙后面去了。战事就到这里中止,等待鲍尔赫伯爵到来。 19

午后两点钟,戈利增公爵奉派带领一个达格斯坦哥萨克连迂回到要塞以东的阿什哈巴德路上去。半个佩列亚斯拉夫骑兵连随同侍从武官比比科夫也奉派开往该地。

奉派往南进驻坚基利和扬基卡拉之间的是,一个佩列亚斯拉夫骑兵连和一个达格斯坦哥萨克连。

奉派开往北面去的是,半个佩列亚斯拉夫骑兵连,伏尔加团的一个哥萨克连,塔曼团的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哥萨克火箭连,配备了捷尔斯克哥萨克半个炮连的两门大炮。当鲍尔赫伯爵的整个纵队(即:格鲁吉亚团的一个营,埃里温禁卫团的一个营和利波瓦茨的一个黑山志愿兵小分队)最终到达时,也被派往北部战线。在埃

里温人中有第二十炮兵旅的两门大炮，在格鲁吉亚人中也有捷尔斯克哥萨克炮兵旅的两门大炮。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纵队，就象早晨来的时候那样，依然留在西线的对面。这样一来，我们的骑兵从四面八方监视着要塞：生怕帖克人溜掉！

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在下午三点半钟赶到。他们已在沙地里走得人困马乏，被四十度的酷暑和干渴弄得疲惫不堪。可是连半个钟头也没有让他们休息，就直接把他们领到要塞北面前方阵地上去了。

指挥人员商定，下午五点再发动一次猛攻，用四门大炮齐轰为号。

鲍尔赫伯爵请求让他的纵队休整一下，那怕休息两个小时也好。但是，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担心帖克人会在夜里溜掉，而且我们的粮食总共只够吃两天。骑兵被调到东面对垒，还从马库霍那里调去两门大炮。因此，在它旁边就架上了从鲍尔赫纵队调去的波尔科夫尼科夫大尉的第二十炮兵旅的四门大炮。要调动骑兵的原因是，听到传闻说帖克人准备逃往阿什哈巴德。维特根施泰因也带着两个哥萨克连，配两门大炮，守在阿什哈巴德路上。

我们的炮兵就这样一个排一个排地分散在整条战线上，因此打起炮来也是七零八落的。

指挥官们对胜利过于自信，以致未采取任何防备失败的措施。为了切断帖克人的退路，全部骑兵都摆到要塞对面去了。但正是这种作法使骑兵不可能掩护我们的步兵退却。诚然，马匹都饿得
20 差点儿不能动弹了，它们彼此啃光了鬃毛和尾巴①。然而，这就更有理由应把骑兵摆在离自己步兵稍许近一些的地方。

决定从两面发起进攻：由鲍尔赫伯爵的纵队抽出两个营，配六

① 科金查：《一次不得手的远征》，载《历史通报》，1900年4月号，第238页。

门大炮，攻打北面；由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纵队调出三又四分之一个营，配两门大炮，攻打西面。辎重车垒驻扎在要塞后面半俄里的地方，由六个混成连、一个营和两门大炮掩护。到这时还没有进行侦察；没有云梯登城，究竟能上到城墙的哪一级，仍然不得而知。

我方用榴弹轰击了要塞内部，就有几个帖克人借口谈判，单个地从要塞里跑了出来。洛马金获悉此事以后，便派遣译员亚古鲍夫上尉去对他们说，来谈判的不应是一伙随便凑数的坏家伙，必须是伊尚、汗王、族长。这时候，蒂克马·萨尔达尔自告奋勇地骑马来到我们的散兵线上，自愿去劝说要塞的守卫队投降。我们的将领们对取得猛攻的胜利是那样深信不疑，居然不愿意接受自愿归降了。他们不仅没有采纳蒂克马·萨尔达尔的建议，而且洛马金甚至命令把蒂克马·萨尔达尔也抓起来，并收缴他的武器！……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竟认为帖克人在使狡计，想利用谈判勉强拖延到夜里，好全部逃走。荣誉就捞不到手了！

下午五点左右，洛马金的副官来到波尔科夫尼科夫和马库霍的大炮跟前，他带来了五点整发出齐射的命令，这将是猛攻的信号。大家对好了表……用榴弹炮齐轰……

五点开始猛攻。从远处看，城墙好象不高，可是跑到它们跟前时，发现没有崖径。因此，城墙仿佛是从沟底修起来的，没有云梯不可能爬上去。部队拉得很长，没有用步枪火力作任何准备，没有后备队，纵队之间没有联系……

我们的炮兵驻扎在离北面围墙三百二十俄丈的地方。当步兵发动强攻时，大炮就开始加速发射榴霰弹。克列奇科夫斯基大尉跃马急驰而来，随后炮兵司令官普罗佐尔克维奇上校也赶来了，他们老远就喊，叫炮兵们少打些炮，否则炮弹就打光了……

他们后来受到指责，说在步兵中散布了惊慌情绪，因为步兵听见了他们的喊声，知道炮弹不够了……当然，这样的命令本来就不

应该从远处下达给马库霍和波尔科夫尼科夫，也不应那么大声喊叫。尽管没有云梯，可是几分钟内墙头上就闪现出步兵的白色衬衣。炮兵中止了射击。很有可能，冲锋者的脑海里涌现过一种念头："炮不响了，这就是说，炮弹打光了。"或许，敌方人多势众的场
21 面也产生了影响，帖克人数量上占优势，比我们那很少几个人多十倍……在白刃肉搏时，这一点当然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的整个战线，长达八俄里，而猛攻却是在两俄里长的一段战线上进行的。格鲁吉亚人冲上去了，但是遭到了很大的伤亡。最先跳上垒墙的是埃里温禁卫军的格里戈里耶夫准尉和三名士兵，可是马上就被砍了二十七军刀，阵亡了；跟着他跳上去的是准尉埃里斯托夫公爵，也牺牲了。波波维奇-利波瓦茨少尉的五十名志愿兵从城墙上生还的只十三人。步兵营里的施密特准尉由士兵们扶着登上了墙，但是还没来得及打一枪就牺牲了。营长萨福诺夫少校阵亡……

帖克人在城墙上迎击了我们的好汉们，但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们还从许多出口里跳出来，从侧面和后面袭击……

突然，传来了一声喊叫：后退！是谁喊叫的，——不知道。可是，这喊声引起了一片惊慌……

不管情况怎样，可是要塞墙上出现白色衬衣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士兵们朝大炮跑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从围墙上跳下来追赶他们的帖克人。有个帖克坏蛋，纠缠着麦斯希耶夫中尉（格鲁吉亚掷弹兵团的一位连长）不放，不断用棍子猛击这位魁梧的格鲁吉亚人的背脊！甚至有人肯定地说，是一个拿着铲子的村妇在追赶……

目击者杰穆罗夫证实说："说句实话，我们的人只顾着逃跑，由于惊惶失措，就径直向自己的大炮上扑去……

"令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我们在工事附近留下了将近一百七

十五具阵亡官兵的尸体（或许，有一部分是负伤的），没有抬回来”……

马库霍派出一名炮兵下士到前面去赶走逃跑的人，把他们引到炮垒之间，宽五十俄丈的间距里去。大炮装上了霰弹。克列奇科夫斯基策马驰来，喊叫炮兵撤离，否则帖克人就要夺炮了……普罗佐尔克维奇骑马跑来了，他叫喊着发射榴弹炮，从那些跑到大炮跟前来的士兵的头上打过去。炮兵开始把刚装好的霰弹拉出来。在马库霍的一门大炮里，火药包被弄破了，火药散落在闭锁装置里。在发射榴弹时，洒落的火药烧光了，卡住了闭锁装置……这时，大部分步兵已跑到炮垒后面去了，前面还有大约十五个穿白衬衣的人在闪动……炮兵瞄准手（一位被降职的哥萨克中尉）巴比奇、出色的大力士，终于把弄脏了的闭锁装置拖了出来。霰弹轰隆一声爆炸了，首先倒下的是穿白衬衣的人……晚了：帖克人跑到马库霍 22
的大炮跟前来了，他们抓住了炮轮……炮手们随手抓到什么就用什么去抵挡。一炮手拿霰弹当短锤使用，而且干得很有成效。帖克人没穿衬衣，只穿一条裤子。他们在马肚子下面钻来钻去，躲避打击。他们好不容易才到了炮弹车跟前……驭手们用左轮手枪朝他们射击……但是帖克人把两匹马的肚子刺破了。远远跑到大炮后面去的步兵们逐渐返回；接着帖克人就往后猛退……

仅有的一支后备队——希尔万人的一个营，朝着这混乱局面前进，但是未能扭转大局。绍富斯少校甚至亲自扛着旗帜，但身负重伤后，很快把旗帜交给了别人。

在要塞西面作战的库林人和工兵们，向右往南面推进，想夺取前沿工事；但是，通向工事的路被我方在该工事前面爆炸的榴弹完全阻断了。这些榴弹本来是准备用来攻打工事的①。

很有可能，分散在小要塞周围的我方炮兵，不仅在这里打的是

① 同本书24页注。

自己人，而且在其他纵队里也打的是自己人。

猛攻就这样被击退了……著名的高加索各团的代表们，丢下自己的阵亡者逃跑了……帖克人跳下城墙，从许多墙孔里跳出来，乘胜追击……只是由于炮兵的出色行动，在辎重车垒一个营的生力军开到以前，敌人就被阻住了。帖克人在夜里庆祝胜利时，把我们被俘的人全部砍死，而且从我们士兵的尸体上剥下脂油，认为脂油医治伤口非常见效……

我方参加战斗的有三千零二十四人，他们是从准备远征的一万二千人的军队中抽调来的。可是，有四分之三的人分散在后方。七个骑兵连和哥萨克连以及十二门大炮，正好是七个营。不过，各营的人数都没有达到战时的定额，由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组成。三千人中我们伤亡了四百六十四人，也就是说七分之一多一些。阵亡的有：七名校、尉级军官和一百八十一名士兵；负伤的有：二十名校、尉级军官和二百四十八名士兵；失踪，即被俘的：八名士兵，他们应列为阵亡者。这些人是从通道跳进要塞里去的猛士。直到现在还很难把减员数字在彼此之间统一起来。那些讲得多一些的数字，可以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早就发现有压缩自己伤亡人数的倾向。我们从勒热武斯基的文章（《从梯弗里斯到坚基利-捷佩》，载《军事文集汇编》，一八八五年第三期）里，引用了阵亡者的
23 数字；负伤者和失踪者的数字，则是从格罗杰科夫的著作中引来的。前者整理出来的减员数，是分别按各部队的情况单独列出来的。可是，总的说来伤员的人数比格罗杰科夫的统计数字少二十二人，阵亡者的数字则比格罗杰科夫的多十一人。伤亡人数最多的是卡巴尔达人：阵亡三十人，负伤五十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阵亡三十二人，负伤三十七人；再就是步兵混成营：阵亡三十九人，负伤二十七人；再就是希尔万人：阵亡十七人，负伤三十七人；再就是埃里温人：阵亡三十七人，负伤二十四人；库林人总共只有四人

阵亡。我们认为，这里遗漏了伤员的数字。如果把工兵连、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营、达格斯坦非正规骑兵营、伏尔加哥萨克营、波尔塔瓦哥萨克火箭连、以及土库曼民团的减员数合并在一起，我们查出他们有二十二名士兵阵亡，三十六名士兵负伤。总共阵亡一百八十一人，负伤者则是二百十一人，也就是说，甚至比作者本人得出的数字还相差十五人。可以推测，遗漏了我们土库曼人的伤员数字：阵亡五人，但是未提供伤员的人数，这是不大可能的。

其次，负伤后的结果也影响数字的波动：今天说是伤员，可是明天又说是阵亡了，因为他死在救护站里了。此外，受震伤的人未列入统计表里去，而这样的人却是很多的。

军官中阵亡的有：萨福诺夫少校，格里戈里耶夫准尉，佩什克维奇准尉，别洛鲍罗多夫准尉，斯米尔诺夫准尉和杰维利准尉；负伤的有：绍富斯少校，波波夫大尉和苏辛斯基大尉，奇坎泽上尉和亚科夫列夫上尉，布格中尉，利平斯基中尉和戈洛瓦乔夫中尉，涅夫托诺夫少尉，阿尔季-什维利少尉，基克纳泽少尉，施密特准尉，谢苗诺夫准尉(步兵)，谢苗诺夫准尉(希尔万人)，别克-马尔达诺夫准尉，古萨科夫准尉和叶尔莫拉耶夫准尉，哥萨克中尉加斯托夫和哥萨克少尉达季安尼公爵。受伤的军官差一人就到二十人。这是因为杰维利原是列在伤员名单中的，可是他死在救护站里，于是就转载入阵亡一栏里去了。

减员数毕竟并不很大，用不着感到绝望。至于说总共只有两天的面包干，那倒是一派胡说，攻下了要塞，您就会有够吃一个月的粮食。本来就应该牢牢控制住某个最近的地物，例如磨坊卡拉和防水堤，灌溉渠是顺着防水堤修的，这个防水堤就是一道现成的胸墙，而且还有水。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再发动一次猛攻。夜里冲锋也是错误，因为不可能进一步扩大胜利。而且，如果帖克人猜到夜里要袭击的话，我们就要遭到挫折，一遇挫折，就有可能全军

覆没。

我们就直言不讳地说吧，如果我们的将领们不重复那次猛攻，
24 那倒是一件真正值得庆幸的事。毫无疑问，他们最好是不要出什么点子，不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的士兵作战勇猛、顽强。可是，他们在酷热的天气里，在无水的路上走了一天一夜，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了。从早晨起，只发了一块肉，这能有多大的帮助呢！可以说，骑在马上的英勇的将军们把士兵们"赶得筋疲力尽了"，就象赶驿车的驽马一样。在仓皇退却时，许多人跌倒在地，呼喊着他们"没有力气了……没有弹药了……能喝点水就好了！"……等等。

说实在的，部队之所以意志沮丧，是因为将军们曾经明白地对他们讲过，帖克人跟塔什干的穿长袍的人是一样的人。在那里，二十万人都抵挡不住一千五百个俄国人。可是要知道，那一千五百个俄国人是切尔尼亚耶夫指挥的啊！

士兵们遇到意外的抵抗之后，看来吓呆了，而且他们的将领们也都吓呆了。

洛马金只带了原定用于远征的部队的四分之一，因为其余的部队还不得不等候，不得不错过值得珍惜的期限。显然，他急于把他想象中的那个毫无疑义的胜利安排在 8 月 30 日那天，即敬爱的皇帝陛下的命名日……普列夫纳的教训，虽然当时还记忆犹新，但已是过眼云烟。也不能同意把部队编成为一个大杂烩：由六个团各抽一个营，而步兵部队则是由四个步兵营各抽一个连组成的。这种热衷于"公平合理"的癖好，竟发展到极端，比如说辎重队吧，也得在现有的六个营中从每个营轮流派一个连去才行！谁也不妒忌，谁也不抱屈……

德拉戈米罗夫的军事道德准则被忘记了。精神的一致性或者说精神上的团结没有了，每个营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洛马金在自己的报告里，把他这次不得手的猛攻叫做侦察。

的确，他们十分详细地察看了要塞，既探明了护城沟的深度，也弄清了城墙的高度，还了解到了敌人的数量及其英勇精神……不过，要办到这一点是可以少花一些代价的，而且也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

高加索人把1878年的整个这次远征戏称为"三位天才的、尊贵的将军大人"的远征①。但是，格罗杰科夫关于维特根施泰因却只字未提，仿佛他不在那儿。

落入帖克人手中的别旦式步枪约六百支，即比伤亡人数多二百。这就是说，我们的未受伤的士兵也扔掉了武器……

法国旅行家梅香男爵，1883年同马利伊-沙隆伯爵一道，从北京出发，经满洲、符拉迪沃斯托克、西伯利亚、伊犁、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希瓦、麦尔夫、麦舍德②、德黑兰、高加索和阿斯特拉罕，前往彼得堡；他在自己的旅行记（载《亚洲资料汇编》，第6卷，第129页）里写有下面的话："据说，麦尔夫的土库曼人拥有大约两千支别旦式步枪。这些枪是从洛马金将军那里夺得的，一部分是在不同时期里从商队（应该理解为：在斯科别列夫远征时期从我们的运输队）那里偷去或抢去的；几乎没有其它武器。他们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得到弹药不无困难，但能根据他们的需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弹药"。洛马金的部队究竟总共丢弃了多少支别旦式步枪呢？

接着，梅香男爵报导了一位麦尔夫商人口述的一段话，除了那些分散在草原上人们手中的别旦式步枪以外，该商人曾亲自在麦尔夫要塞里看见过一千二百支别旦式步枪……

我们不能用缄默来回避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士兵常把官家的弹药偷出去卖给土著人……在一些边区里，即在高加索、土耳其

① 《麦耶尔》，第24页。

② 今名马什哈德。——译者

斯坦和东西伯利亚，我们对盗窃弹药和武器的行为加重了惩治，但惩治的次数不多。这样做也无济于事。梅香援引的关于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获得弹药的事实，也由此得到了说明……

因此，洛马金及其英勇的同僚放弃了进一步征讨帖克人的尝试了。

夜里，军队准备好到磨坊附近的辎重车垒去。混乱到了极点，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位长官。要是有人找到了谁，他就让人们去找别的长官。大多数士兵整天没吃没喝，骆驼也痛苦地吼叫着，引起愁闷的气氛。

寒夜降临了，可是不准点篝火，为的是不要招惹敌人开枪。谁也没有睡觉，8月29日的大清早就开始撤退了。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而且几乎连弹药都没有了，可以说真是"轻装"了。

士兵们在十五俄里处，才在空无一人的阿乌尔卡雷克亚里兹喝够了水，吃了些东西，恢复了元气……这一次，军队在一起走，摆成一个大方阵，炮兵击退了整天进逼的敌人。在开赴前方的路上，早该这样一起行进……然而，往前方走时是没有领教的人，后退时则是已经领受过教益的人了。

9月3日，部队开到了别乌尔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粮食快吃完了。骆驼倒毙了。不过，9月4日那天，洛马金根据马拉马上校的建议，打发一名帖克俘虏到坚基利去敦促归顺……这里面大概隐藏着某种微妙的意思吧。吃了败仗、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一百俄里以后，看到敌方的追击停下来时，也许想恢复原来的尝试了吧。

26 得到的口头回答是："帖克人只屈服于武力。"9月6日，洛马金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暂撤往捷尔萨坎，骑兵则派往杜兹-奥卢姆。9月16日，部队抵达捷尔萨坎，在此收到了新长官捷尔古卡索夫中将的一道命令：等他到任。

第 二 章

27

新任军事长官捷尔古卡索夫中将。蒂克马·萨尔达尔受辱和他的逃走。外里海省的悲惨景象。捷尔古卡索夫的措施。整顿工作。按照高加索的体制拟定的新远征计划。捷尔古卡索夫之死。其他计划。穆拉维约夫和斯科别列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关于猛攻格奥克—捷佩失利和即将进行的新远征的谈话。参谋总部的会议。铁路的几种设计：杰科维利的设计、贝里的设计、奥库涅夫的设计。高加索的计划。交通工程师们的几种预算：炉塞机车、铁轨马车路、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路、奥库涅夫的窄轨铁路、马利采夫的窄轨铁路、诺夫哥罗德型和利文型的窄轨铁路、国外型的窄轨铁路以及俄罗斯的宽轨铁路。应使亚洲人的想象力受到打击。装备的独出心裁。炮兵的废物。斯科别列夫的计划。1880 年 3 月 1 日的敕令。3 月 15 日和 4 月 19 日给斯科别列夫的特别训令。广泛的权限。遴选参谋长遇到的困难。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教授。斯科别列夫的司令部。

捷尔古卡索夫将军开始供职时是当交通工程师，然而，他感到那些有约束力的合同是个累赘，就改行从戎。在最末一次土耳其战争时期，他同入侵埃里温省的伊兹梅尔帕沙①战斗过；1877 年 10 月 2 日在洛里斯-麦利科夫获胜之后，就把伊兹梅尔赶跑了。

撤退的时候，蒂克马·萨尔达尔伤心地发了一通牢骚，抱怨未听从他的建议，没有让他效劳，现在他由于愿为俄国人效力而失去

① 或译“巴夏”，旧土耳其高级军政长官的称号。——译者

了一切，而且，他外出时不带军刀，象个在押的犯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跟译员亚古鲍夫发生了争执，译员一把抓住这个著名的阿拉曼分子的胡子，把他使劲揪了一顿……这实在是叫人够受的啦！

蒂克马·萨尔达尔对此忍无可忍。9月8日晚上，当我们的部队开到宾杰先时，他就带着儿子萨菲汗和其余的帖克人逃跑了。

后来，在帖克人被斯科别列夫制服以后，蒂克马·萨尔达尔长期不想来负荆请罪，担心会再次碰上亚古鲍夫这个顶头上司！

不过，帖克人把他和萨菲汗看作叛徒，他们亲属的阿乌尔都遭到洗劫。但是，蒂克马·萨尔达尔找到努尔·维尔迪汗的门上去了，解释他为什么走进俄国兵营，使人确信他研究了俄国军队的弱点，并自愿效劳去不断袭击运输队和小部队，——一句话，就是去进行游击战。

28 努尔·维尔迪召开了会议。会上，他请求大家不再嫌弃蒂克马·萨尔达尔和萨菲汗，不要把他们当作叛徒。从那时起，草原上谈论的尽是关于蒂克马·萨尔达尔的事：他不让我们安静。

捷尔古卡索夫将军来到外里海边区以后，首先着手检查前任给他留下的摊子。他在切基什利亚尔、恰特、杜兹-奥卢姆和捷尔萨坎等地视察了部队、粮仓、炮兵弹药库和医院。他在1879年10月18日呈交给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的第3681号报告中，陈述了自己视察的结果。在器材的鉴定上，拉扎列夫十分宽容，捷尔古卡索夫则十分严格。的确，情况正好相反：一个是准备远征，有什么就拿什么，碰上什么就带走什么；另一个则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来的，而且还是在经过一场残杀之后来的，对一切事物都抱批判态度。

捷尔古卡索夫以其无可非议的正直闻名于高加索，他是可以信赖的。他开始担任交通工程师的职务，发现干这一行很容易成

为骗子手，于是就转到作战部队。飞黄腾达以后，他从来不插手经济方面的工作，不干别的指挥官们在高加索常干的那一类事情，如用别人的名义承包供应自己所属部队的粮秣……在被委派来外里海边区以前，他是高加索第二军团的军团长。下面就是他在各个据点里看到的情况：

在切基什利亚尔：武器有两门不用套车的发射四磅重炮弹的大炮。两门炮都不能用，炮闩被弄坏了，而且，不仅不能用于战斗射击，就是当礼炮用也非常困难。在为侍从将军拉扎列夫的遗体举行的追悼仪式上鸣放礼炮时，就表明了这种情况。存放在仓库里的弹药有：步兵用的别旦式步枪子弹七十五万发，骑兵用的子弹四十五万发，泥壶式子弹十四万发；除了每门大炮的前车和弹药车里有一套基数的炮弹外，仓库里完全没有炮弹。

粮仓里存放的给养只能供一万人用一个半月。

医院设在一些满是窟窿的破烂帐幕里，所以，一遇下雨，病人和医务人员就得在水里蹚来蹚去。没有备用的物品。没有承包人。没有院委会，因为主任医师、主任和委员都在恰特，和医院的其余两个分部在一起，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得去找他们。

地方金库里只有九千二百二十八卢布的纸币和四万二千一百四十卢布的银币。然而，早在七月份就向贾法尔巴伊人购买了一批骆驼，光给他们这些人就应偿付八万二千二百八十卢布。没有钱支付雇用骆驼的租金，往恰特和杜兹-奥卢姆运送储备粮的工作也停止了……

通往阿斯特拉巴德的电报设施尚未准备就绪。

在恰特：武器有四门大炮，其中有两门炮的炮闩是坏的，不能用于射击。辎重库里，有六十七万八千六百发步兵用的别旦式步枪子弹和十四万五千二百发骑兵用的别旦式步枪子弹，二千零八十发炮弹和三百四十枚火箭。

给养：面包干、糁米和面粉够一万人吃十四天；燕麦和干饼够五千匹马吃一个月左右。干草饲料一点儿也没有。医院设在一些破烂不堪的帐幕和大帐棚里。

三分之一的病人患坏血病。病人调养得还不错。

在杜兹-奥卢姆：没有医院。粮仓里只有七千八百普特面包干，一百四十普特糁米和少量的海上食品储备；大约有一千五百普特喂马的干饼。没有干草饲料。

在捷尔萨坎（捷尔古卡索夫是在9月21日到达那里的），完全没有仓库。军队里的给养可以维持到25日，在某些部队里则能维持到9月27日，也就是说，可以维持五天或七天。

没有医院。病员就在自己的部队里调养，只有重病号才在红十字会疗养。

捷尔古卡索夫在这里发现，军队在遭到挫败后垂头丧气……听不到歌声。捷尔古卡索夫走访了兵营，并以高加索总督的名义对服役者致谢。然后，他给每个步兵连、每个哥萨克连和每半个炮连各颁发了两枚十字勋章……这使士兵们精神振奋了一些。他们开始向勋章获得者表示祝贺。可以听到歌声了。

在所有上述据点里，士兵们住在完全不能避暑、不能挡风的轻便帐篷里。这种帐篷只能起传播疾病的作用。没有御寒的衣服，但这时夜里已很冷了。

作成罐头的干菜不能代替白菜①。

在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三头雇来的、买来的以及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骆驼中，现在只剩三千八百九十六头，其中包括雇用的一千七百六十一头和官家的二千一百三十五头。现有骆驼的一半在杜兹-奥卢姆养病，另一半在捷尔萨坎部队里。驮鞍只有骆驼数目的一半。骆驼的状况大多数都很糟糕，每天都要倒毙几十头。在杜

① 士兵们把这种菜叫做“罐装缺德菜”。

兹-奥卢姆和捷尔萨坎附近倒下的、数以千计的骆驼尸体，散发着 30
污染空气的臭味。

单轴双轮马车运输队，即卡尔加诺夫的运输车队，有一半已被遣散。他的马，力气小，干不了什么正经活儿。

民团算起来是六个连，可是实际上大概不超过三个连。

部队司令部有六十人。他们每月花费近四万卢布，而且从辎重队拉走了三百四十头骆驼，还把整个一连哥萨克调去给他们当传令兵。司令部人员中有半数根本不干什么事情，虽说也被列为有特别任务的人，可是并未接受过任何任务。

由于部队金库里完全没有钱，好几个月都没有给往前开拔的部队发放薪饷。除了在司令部里供职的人员外，任何人没有领到过硬币。

由于没有钱，从开始雇用骆驼的时候起，就没有给驼夫支付薪饷，也没有支付雇用骆驼的租金；只给吉尔吉斯驼夫发过一次薪饷，发到7月26日为止。8月1日在切基什利亚尔收到的邮件，直到9月17日还堆放着没有发送出去。神父很少。切基什利亚尔有位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神父，他既无法衣，也无教堂用的什物，没有备用的圣餐，也没有祈祷书；因此，不能举行最普通的祈祷仪式。

没有粮食，周围是腐烂的尸体，要在捷尔萨坎长期待下去是不行的。因此，从9月23日开始到9月27日止，所有部队都调往后方的一些工事里，一部分则被派到高加索去保护已运到外里海边区供未来远征用的储备物资。在10月12日和12月10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往高加索派去了八个步兵营、一个龙骑兵营、十个哥萨克连和半个哥萨克炮连。要不然，从高加索和伏尔加费尽心血运来的粮食，这些军队就会全部吃光；因而就没有可能给未来的远征预先积存半年的储备。加之，全部储备物资消耗殆尽，各运

输车队里一片混乱，骆驼大量倒毙，这就使捷尔古卡索夫产生了一种想法：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重新开始军事行动。只得承认彻底垮了，只得进行整顿工作了。

他从司令部开始进行整顿，把所有“在属下”（即在他属下和在司令部属下）供职的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全部调离。同时，他撤销了一些无用的长官：步兵的、骑兵的、炮兵的和军事联络的长官。这些完全不必要的职务，是徇私、包庇、因人而设的；这些职务是有
31 弊无利的，因为它们在司令部和部队之间成了多余的一级，而且妨碍工作。所以，杰穆罗夫毫不留情地说：“捷尔古卡索夫将军一来，人数众多的司令部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这是部队的一个大包袱”。

随后被遣散的是民团，只保留了两个哥萨克连。这两个连被分别安插在从杜兹-奥卢姆到切基什利亚尔的各个哨所里，专管递送邮件的工作。骆驼运输队也被遣散，还从官家的骆驼中拨出七百二十头交还给土库曼人，用以抵偿倒毙的骆驼，这样做就不用按每头五十卢布的价钱付款了；还把二百八十三头骆驼赠送给驼夫们，以奖励其服役。捷尔古卡索夫给每个步兵连和哥萨克连分发了三头骆驼，而且把剩余的骆驼分送给了土库曼人的一些阿乌尔。最后，他撤销了切基什利亚尔和恰特的警察署长，因为他们完全于事无补。整顿工作结束时，结算了雇用和购买骆驼的账目：为雇用的和死掉的骆驼给吉尔吉斯人偿付了二十五万二千卢布；为向贾法尔巴伊人购买骆驼偿付了八万卢布。

捷尔古卡索夫把这些破烂摊子整顿完毕，就开始进行创造性劳动了。头一件事，就是把恰特和切基什利亚尔的那些不能用的大炮换成顶用的；为部队请领了一些普通的帐篷，买了四百顶帐幕；使切基什利亚尔的医院成为一所有二百个床位的独立医院，还给这所医院储备了可供二百个病员用的什物；为医院修造了一些

木棚；而且为有同样多病床的恰特医院请领了一些大帐棚。为部队订购了两万普特酸白菜，命令每人每天发一俄磅，一直发到1880年4月1日为止，而且要发一半生的。他把冬令季节供应的每份酒精增加到每月两杯。在杜兹-奥卢姆和恰特，建立了一些设有三十六个床位的小医院。为切基什利亚尔医院请来了一批医生和两位神父。在恰特开办了一个邮政分局。为了同在工事附近流窜的几小股帖克人匪帮进行斗争，在杜兹-奥卢姆编组了一个志愿兵小分队。同"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缔结了契约，要求往巴库送病员时，各餐厅要给他们供应茶饭。在巴库，他把地方营附设的小医院的床位增加到七十个，供那些指定要继续送往彼得罗夫斯克的病员使用。为了在切基什利亚尔卸重载，他在巴库雇用了一些装卸工人，并把此事委托给一位海军军官去办理。他给部队供应了短皮大衣。把电报线路一直架设到恰特，长一百三十五俄里。由于"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每月只开两班邮航船，他规定军舰每月航行两次，以使邮件每星期都能送到切基什利亚尔。

捷尔古卡索夫打定主意要保障杜兹-奥卢姆的驻防部队(三个 32
步兵营、两个哥萨克连和半个炮连)储备半年给养，这就需要每月能运送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六普特。他命令用部队的带篷大车从恰特往那里运送储备物资，并用三百头顶用的骆驼编成一支运输队。结果这项措施未能成功，因为土库曼人拒绝受雇当驼夫。于是，只得指派一些士兵去干，他们很快就把骆驼折腾得死去活来。绝妙的是，骆驼在牧放时，都从我们的士兵身边跑掉，以致没有办法把它们聚拢在一起，可是它们总是乖乖地走到自己的穿长袍的人跟前去。在头三个星期里，倒毙了九十六头，因此就把活下来的全部拍卖了。带篷大车在车轮损坏以后也不能使用。因此，就把运送给养的事交给军需中校谢尔宾纳，一普特给一卢布二十四戈比的运费。他已承包每月从切基什利亚尔往恰特运送六万四千普特，

运费为每普特一卢布。这时候，土库曼人已转到阿特腊克河的我方岸边游牧，自愿带着骆驼来受雇用的人很多，他们只要求别给他们派我们的护卫队。否则，护卫队会在行路期间，在选择休息地和宿营地时限制他们的自由。捷尔古卡索夫对此表示同意。可是，驼夫们利用无人监督的机会大肆盗窃他们认为适用的一切东西。用自己的旧帐幕偷换新的，从新帐幕上拆下双料毡子，等等。

应该承认，捷尔古卡索夫从 1879 年 9 月中旬起到 12 月止，在他负责指挥的这一短暂期间内做了很多事情。

他在 11 月份，在彼得鲁谢维奇将军的协作下，拟定了一个远征阿哈尔-帖克地区的新方案。他的计划如下：

（1）用电报设施把切基什利亚尔、恰特和杜兹-奥卢姆联接起来；开办邮政和修造仓库。仓库储存的比例是：供驻防部队用一年，供进攻部队用半年。

（2）在前方每占领一个新点，马上就用电报和邮政同杜兹-奥卢姆取得联系，并把仓库搬往该点。在各据点中间修建一些小型工事，以保障交通安全和保卫电报设施。

（3）为了占领工事防线，并把它延伸到哈吉卡拉① 和别乌尔马，需要有五个战时编制的营；给进攻部队应配备两个各有六个营的步兵团（即十二个步兵营），十二个哥萨克连，一个发射四磅重炮弹的野战炮和山炮连，以及半个流动炮辎重库；其次，需要两所各有四百个床位的临时医院和两所各有一百五十个床位的流动医院；最后，应有一连工兵和一连要塞炮兵。

33 （4）用带篷大车组成一支随军辎重队。用莫罗勘教徒的带篷大车组成第一种军需运输队，带两个月的给养，跟着野战部队行进，与之相隔二、三站路。第二种运输队从海上往工事运送储备物

① 与后面的哈贾卡拉及第三章中的霍吉卡拉，和卓卡拉疑为同一地方，可能原文有误，待查。——译者

资，以包工方式承揽。

（5）头一年需要的经费是五百万。军队越往前推进，运费就越高。因此，至少要持续四年的整个战役，将花费大约四千万卢布。

（6）其次，需要在各工事附近建立俄罗斯人居住区，并需要成立一些边防营。

（7）增加里海的军舰数目，放弃水浅的切基什利亚尔港口，使用克拉斯诺伏斯克港口。用一条铁路，哪怕是一条窄轨铁路也好，把克拉斯诺伏斯克同基孜尔-阿尔瓦特联接起来。

这是令人敬重的将军的最后一篇杰作。他也象拉扎列夫一样长了痈；12月，他向自己的军团递交了退职报告，在返回高加索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除他的方案外，还有人提出了一些方案：有的方案主张让土耳其斯坦军队从希瓦和布哈拉方面主攻麦尔夫；另一些方案主张把主要任务交给高加索。然而，事情是明摆着的，正是高加索应该完成因失败而中途停顿了的事业，哪怕是为了恢复以往各兵团的败坏了的声誉也好。高加索已经蒙受了不少的牺牲，花费了不少的力气，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如果说攻打麦尔夫不象攻打格奥克-捷佩那样复杂，那末，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土耳其斯坦人将不得不进军阿哈尔-帖克，因为帖克人是不会冷眼旁观麦尔夫受到惩罚的。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复杂局面，即要同高加索人的进攻比一比高低。至于经费，那末回忆一下考夫曼仅仅为了在阿姆河上搞一次佯攻，就要过六十万卢布，便可想而知。

捷尔古卡索夫的计划，是以工事防线和高加索大本营的体制为基础的；它的缺点仅仅在于：实现这个计划所需的时间过长，因此，花费的价值很大。显然，那些过早担任指挥官的人最近吃的败

仗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捷尔古卡索夫离任以后，第二十一步兵师的一位旅长穆拉维约夫少将曾受托临时指挥外里海军分区的部队。高加索军事当局推荐它的一位在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军来填补这
34 个空缺。但是，皇上宁愿任命自己的教子。此人在中亚任过军职，熟悉那里的历次征战情况，有实际经验，也在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卓著功勋。此人就是斯科别列夫。1880 年 1 月 10 日，他收到了有关这一遴选的通知。

不过，总督大公请求，在审核和批准未来的远征计划之前，暂缓任命。高加索司令部考虑时间、经费和政治局势等方面的不同条件，拟定了几种计划。初步设想是，如果选定速战速决的计划，斯科别列夫是适宜的；如果选定在数年内逐步推进的征服计划，那末，就应当把任务交给别的人去完成。各种计划都呈送到彼得堡，连同参谋总部拟定的各种初步设想，彼得堡一一进行了详细研究。斯科别列夫也参加了各次会议。

斯科别列夫收到参谋总长发出的钦定委任书后，立即于 1 月 12 日急趋觐见皇上。陛下在长时间的谈话中，顺便提及 1879 年猛攻格奥克-捷佩失利的事，并对此事阐述了如下的旨意："真不明白，怎么能象那样溃不成军，怎么能那样要求军队干他们想干的事。高加索军队是挺不错的，如果没有多派一些人，那就是说，不能多派。不应该小看任何敌人。我一向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中亚的敌人绝不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微不足道。根据呈报上来的有关帖克人的材料判断，我以为，这必定是一个特别好战的民族"。

皇上希望对即将进行的远征的规模加以最大的限制。他谈到了军队的人数和经费开支的问题。"应该记住，目前俄国不能无止境地滥用经费。但是，必须充分保证大量供应军队所必需的一切东西"。

皇上在结束谈话时明确指出，1879 年部队里有不少多余的人。俄军最高领袖的这些英明的训谕，是根据斯科别列夫的口述，由格罗杰科夫记入他的 1880—1881 年远征史册（第 1 卷，第 180 页）中去的。

参谋总部的会议从 1 月 15 日开始。首先讨论了修铁路的事，大多数人主张修。计划是这样的：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开始动工修路，等待事态的发展。当然，对斯科别列夫来说，这样做时间太长了，他坚持用骆驼运输，把铁路列为次要的工具。可是应该马上征集骆驼，否则就不可能在秋季以前打击帖克人，因为曼格什拉克的游牧民从二月末就要转场游牧了。

与此有关的是帐幕和铺垫毡的问题。这些东西也只能从他们手里才能弄到。如果以米哈伊洛夫湾为起点，那末，就需要有海水淡化器和电报设施。

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听说打算修铁路，就带着设计方案找上门来了。杰科维利公司表示愿意承建一条不用枕木的轻便铁路。美国人贝里承担在 1880 年 9 月 1 日以前，自费修筑一条从米哈伊洛夫湾到基孜尔-阿尔瓦特，全长二百二十俄里的铁路；并保证一年能运载六十万普特，即一百三十二万卢布的货物。他同意把铁路再往前修，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接通英属铁路线；但要求不派俄国工程师到他那里去……他想把北美西部各州的几条亏本铁路上的钢轨和机车车辆拆运过来。为了运输这批重四百万普特的货物，他打算把十四艘轮船开进里海。

我们的工程师奥库涅夫建议花七百万卢布把那条长三百四十俄里的铁路修成利文型的窄轨路（三英尺六英寸）。每天开一趟列车，载运八千普特货物。

他还建议，先修一条窄的铁轨马车路，以后可以把它改为蒸汽机车路。钢轨向普季洛夫定购，机车车辆则在国外定购。这条路

可能要花三百六十一万二千卢布。运载能力是一天八千普特。

也有人建议，拿马利采夫工厂的三英尺宽的轻便窄轨路作样板。在俄国工厂里定货。一天开两趟军用列车和一趟公务列车。运载能力是一天四千普特。价值是三百八十九万卢布。

还有这样的方案：把利文和诺夫哥罗德的窄轨路移过来。这两条路合起来有二百五十俄里长，在这两条路的原地敷设宽轨铁路。一天开四趟列车，运载能力是七千普特。价值是七百八十万卢布。

接着详细研究了修筑四英尺八英寸的全欧型宽轨路问题。官家储存的钢轨和机车车辆多于基孜尔-阿尔瓦特路的需要量。一天开两趟军用列车和两趟公务列车。运载能力是九千普特。即便使用五英尺宽的俄国轨道，造价也只有四百六十万卢布。最后，有人提出采用炉塞机车，即英国改良型的无轨蒸汽机车。七十四台炉塞机车一天可运载两千普特。它们的价钱是五十万卢布（每台值六、七千卢布）。

36 由于修路的时间短促，在国外定货价钱昂贵，我们的工厂靠不住，肯定不会按期完成定货等等，看来所有方案都不妥当。美国人贝里原来是个没有物质保障的幻想家。决定采纳杰科维利的建议。

彼得堡在1月28日才收到高加索的远征计划。第一个计划定为两年：行动目标是格奥克-捷佩，基地是切基什利亚尔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作战路线是：(1)切基什利亚尔，杜兹-奥卢姆，巴米；(2)克拉斯诺伏斯克，基孜尔-阿尔瓦特。给养仓库：在杜兹-奥卢姆为进攻部队建造一个储半年粮的仓库，在交通线的各个点上都建造一个这样的仓库。此外，要装备一个带有八天储备的骆驼运输队跟随进攻部队。从杜兹-奥卢姆出动，占领哈贾卡拉，接着把全部给养转运过去；然后占领别乌尔马和巴米，并在1881年6月

1 日以前把半年的储备全部运往该地。进攻部队要在 1881 年 9 月带一个有四千头骆驼的运输队，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转移到别乌尔马。到这个时候，除了克拉斯诺伏斯克和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的驻防军队，军队总共将有：十四个半步兵营、十四个哥萨克连、三个民团连和两个炮连。士兵一万二千七百人，马四千七百匹。最后决战将在十月里从别乌尔马开始；到 1882 年年初将完成征服帖克人的工作。

供部队用到 1882 年 7 月 1 日为止的给养，约需八十万普特粮秣，应由海上运输，然后用骆驼转运。为了运送其余的重载，应配备一个拥有二百至二百五十辆带篷大车或八百至一千辆牛车的辎重车队。

1882 年年初以前的开支共计一千二百八十万卢布；其中光是从切基什利亚尔转运的费用就达五百六十万卢布。

第二个计划定为一年：在 1881 年 3 月 1 日以前，从克拉斯诺伏斯克湾到基孜尔-阿尔瓦特修筑一条三百四十俄里长的铁路，把供给进攻部队用的储备也运到那里去。提供一千五百辆带篷大车或六千辆牛车。进攻部队于 1880 年 11 月 1 日开始军事行动，1881 年春天结束作战。

开支：修路将花费七百三十万卢布，经营这条路将花费一百二十万卢布（这就是奥库涅夫那个先敷设一条铁轨马车路的方案）。

斯科别列夫认为，为了加快出兵进度，应该使用一切运输工具，即骆驼、炉塞机车、轻便铁路和蒸汽机车铁路。

交通工程师们作出的详细计算和预算提供了如下的概数：

（1）在里加的八十台炉塞机车及和它挂套的一百六十节车厢需四十八万八千卢布；土方工程五万九千卢布，电报设施十三万七千卢布，十三个站的供水费用十五万卢布，从里加起运的运费八万 37
八千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七卢布。

一天两趟列车，载运一千八百普特。一年的经营费将近十万卢布。蒸汽机车以后在俄国还能用。

（2）铁轨马车路：五百二十节车厢需四十六万八千卢布，土方工程和挖掉树根的费用三十六万七千卢布，枕木五十四万卢布，钢轨一百零三万五千卢布；从里加起运的费用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卢布；枕木和钢轨的运费和敷设费五十八万五千卢布；电报设施五万卢布，五十个站的供水费十万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五百一十万零六千三百卢布（但是，奥库涅夫按三百六十五万的造价承包）。

一天开两趟列车，运载四千普特货物和五百个人。按奥库涅夫的看法，经营费七十八万卢布。铁路废弃后，材料失去价值。

（3）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路：七十五台蒸汽机车加运费共需二十八万一千七百卢布；九百二十八节车厢九万二千八百卢布；从里加起运的费用三十七万七千卢布；土方工程和挖掉树根的费用三十一万一千卢布；枕木十万一千卢布，钢轨和缔结配件六十七万五千卢布，分运和敷设费用十八万五千卢布；电报设施一万五千卢布，十二个站的供水费用十八万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二百七十二万五千五百二十三卢布。

一天开四趟列车，运载两千普特货物。经营费四十一万卢布。材料不适用于俄国的铁路网，也就是说，铁路废弃后，材料失去价值。

（4）奥库涅夫的窄轨路（三英尺半宽）：二十五台蒸汽机车需四十五万卢布，六百节车厢五十四万卢布，土方工程加上挖掉树根的费用四十六万九千卢布，枕木五十五万一千卢布，钢轨和连结配件一百二十万零四千卢布，从里加起运的费用一百五十四万四千卢布，分运和敷设费用五十三万一千卢布，电报设施五万一千卢布，十二个站的供水费用二十四万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六百四十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二卢布。

一天开四趟列车，运载四千普特货物、五百七十六个人和一百四十四匹马。经营费五十一万二千五百卢布。材料对俄国的铁路不适用，因而失去价值。

（5）马利采夫的窄轨路（三英尺宽）：二十五台蒸汽机车需二十一万卢布，三百五十节车厢十二万二千卢布，土方工程五十二万一千卢布，枕木六十三万卢布，钢轨和连结配件八十一万七千卢布，分运和敷设费用五十一万三千卢布，电报设施五万一千卢布，十二个站的供水费用二十四万卢布，从布良斯克运出的费用六十三万四千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二十卢布。一天开两趟列车，运载四千普特货物和三百三十六个人。经营费四十一万卢布。材料失去价值。

（6）诺夫哥罗德型和利文型的窄轨路（三英尺半宽）：成本与第四项所列的相同，但是从诺夫哥罗德运出的费用要便宜一些，即一百二十九万七千卢布运费。然而，分运和敷设钢轨与枕木的费用是七十九万二千卢布，共六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五卢布。

一天开两趟列车，运载六千普特货物、五百七十六个人和一百四十四匹马。经营费五十一万二千卢布。钢轨在俄国还有用处，但机车车辆失去价值。

（7）翁根车场的国外型铁路（四英尺八英寸半宽）：二十五台 38
蒸汽机车需五十万卢布，六百节车厢六十万卢布，土方工程八十三万二千卢布；枕木六十三万卢布，钢轨和连结配件一百八十八万三千卢布，从翁根运出的费用一百八十三万八千卢布，分运和敷设的费用一百零六万三千卢布，加上其余的开支，共八百八十八万七千三百四十七卢布。但是，因为机车车辆和钢轨是官家的，所以在计算时就把它们的价值减掉了，得出的结果是五百九十万四千零九十七卢布。

一天开两趟列车，运载一万八千普特货物，七百八十四个人和

一百六十八匹马。经营费六十一万五千卢布。钢轨有用，其它东西失去价值。

（8）俄国宽轨（五英尺宽）：二十五台蒸汽机车需五十七万五千卢布，六百节车厢七十二万卢布，土方工程八十三万二千卢布；枕木六十三万卢布，钢轨和连结配件一百八十八万三千卢布，从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运出的费用一百四十六万七千卢布，分运和敷设的费用一百零六万二千七百卢布。加上其余开支，共八百七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卢布。减去官家的钢轨和机车车辆后，仍需五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卢布。一天开两趟列车，运载一万八千普特货物，九百六十个人和二百五十六匹马。经营费是六十一万五千卢布。全部材料对俄国铁路网有用。

上列各项，全都是按二百零五俄里较直的路进行核算的。

看来，没有比炉塞机车更合算的了：不用钢轨和枕木就可以行驶，价钱最便宜，能最快地开辟交通线并开始营运，而且，战争结束后废弃这条路时，也不会失去价值。它唯一令人感到不方便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炉塞机车只能在锅炉里装七十五维德罗水，在煤水车里只能装一百二十五维德罗水，仅够运转两个半小时，即只够行驶十二俄里。也就是说，在四十俄里的旱路上行驶，必须在车厢里另外带四百六十六维德罗、即三百四十普特水；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干耗量，或者说九十三维德罗，即七十普特左右的干耗量，总共得另外带四百一十普特水。那末，供有效载重的车容量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应当在途中打好水井，距离要近，每过十俄里就得有一口；还应该有劈柴站或原油站，因为每跑一俄里行程就需要耗费八俄磅原油。人们关于炉塞机车在沙漠里的适用性能是一无所知的。

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在他发表的一篇演说里谈到同阿富汗人作战的事时，曾经说过："不仅应该打击亚洲人的脖颈，而且应该打击

他们的想象力”。这句话太合乎斯科别列夫的心意了，以致在各种场合他都要引用这句话，就象他经常引用梯也尔的话一样：“*administrer c'est prévoir*”（指挥就是要有远见）。他甚至用俄语和法语把这些句子写在命令和训令里。

斯科别列夫为了要影响帖克人的想象力，坚持配备了大量大炮，因为亚洲人只问：“有多少炮？”帖克人只有一门炮。

他不顾炮兵部提出的异议，坚持要送一些早已报废了的小型 39
克戈尔臼炮到部队去。这在夜里是很壮观的。

他要了一些煤油榴弹和手榴弹。有一批老式的、不能用的火箭，他本人也把这种东西称为“废物”，但是，由于它们有“玄妙的效用”，他也要去了，因为“克敌制胜，就是使之惊服”。堆放在仓库里久已废弃不用的砂弹，也动用了。

为了在米哈伊洛夫湾搞夜间卸货工作，在彼得堡买了八盏亚勃洛奇科夫电灯、一个西缅斯调整器和两部直流发电机。他没有忘记霰弹炮、硝化甘油迫击炮弹和硝化棉迫击炮弹。在帖克草原深处尚未见过电报设施和回光通信机，预料它们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汽艇也在阿特腊克河上开动起来了。这条河是不能通航的，因为它许多地方只有一张写字桌那么宽，只有母鸡的膝盖那么深。造冰的蒸汽机也没忘带。最后，为了制造各种不同的效果，还带去了几个乐队。

很明显，象炉塞机车这样的喷火车，在玄妙的布景中，必定会起到自己的作用。斯科别列夫只是忘掉了带夜里用来照亮敌人要塞和发现偷袭的莹光圆形弹和带降落伞的照明弹。他还忘掉了带可以用来发现敌人暗中走近我方堑壕的各种装置。这在后来引起了很多烦恼，并招致了很大伤亡。战争中没有细枝末节的小事。

除炉塞机车（人们对它毕竟还是持怀疑态度）外，决定修筑一条俄国铁路和一条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轨马车路。自 1880 年 9 月

1 日起，轻便铁路开始通车，从米哈伊洛夫湾通到艾金水井(八十八俄里)。12 月 1 日前，这段路改用蒸汽机车，轻便路的行车则往前转移，从艾金通到乌沙克(一百零四俄里)。

参谋总部为了减轻远征任务，征询考夫曼的意见，能否从土耳其斯坦方面在阿姆河上对麦尔夫搞一次佯攻，或者调一个纵队经过希瓦开往伊格迪水井？考夫曼回答说，可以在恰尔朱伊附近部署十八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和十四门大炮，可是不能派兵到伊格迪去，因为路上无水。但是，这样做将需要七十五万卢布的开支。后来，由于伊犁的缘故，预料将同中国决裂，考夫曼连佯攻也谢绝了。因此，在有斯科别列夫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制定了如下的计划：

进攻部队：六个动员营(一连八十四人)和一连工兵；四个龙骑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土库曼骑兵连；四十八门大炮(四个野战炮连，一个山炮连和八门臼炮)；三个辎重库——炮兵辎重库、工兵辎重库和电讯器材库；一所有五百个床位的医院。

后方部队：三个非动员营，两个半动员营，十六门大炮，四个哥萨克连；设在切基什利亚尔和塔什-阿尔瓦特的医院。工事有：切基什利亚尔、恰特、杜兹-奥卢姆、米哈伊洛夫斯克、艾金、乌沙克、基孜尔-阿尔瓦特和塔什-阿尔瓦特。

总共有十一又四分之三个步兵营，六十四门大炮，十一个哥萨克连和龙骑兵连。

运输工具：三千头阿特腊克骆驼，从 1880 年 4 月 1 日起到 1881年 4 月 1 日止，为进攻部队运送四个月的给养储备到杜兹-奥卢姆去，并为阿特腊克防线的驻防部队运送 1881 年全年的给养储备；两千头曼格什拉克骆驼和五百头巴库骆驼，到 1880 年 9 月 1 日止，为从米哈伊洛夫湾到艾金水井的轻便铁路运送货物。以后，随着轻便铁路列车的转移，骆驼转到艾金-乌沙克路段。然后，再转到乌沙克-基孜尔-阿尔瓦特路段。从 1881 年 3 月起到 8 月止，

两条线路上的骆驼都往别乌尔马运送给养(应补充说明,如果骆驼还活着的话)。

文件上有这样不值一提的打算,例如,从杜兹-奥卢姆往前方运完库存之后,在这五千六百头骆驼中,将有一千五百头跟随进攻部队前进,剩余的四千头则留在乌沙克和别乌尔马之间搞运输。大概可以预言,一年以后将没有一头骆驼能活着留在世上了。

关于铁路的预算,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部队的调动:在1880年4月里:(1)把阿特腊克防线的部队派往高加索守护工事里的粮秣;(2)占领米哈伊洛夫湾,保护海水淡化器的安装和修建码头。

6月占领艾金,保护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和仓库。

9月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和乌沙克水井,目的同上。

1881年3月,进攻部队会师基孜尔-阿尔瓦特。

4月,部队开往别乌尔马。

9月,占领杜伦,并对格奥克-捷佩和阿什哈巴德采取行动。

经费:供整个远征用的经费,最初计算将近一千万卢布;可是,在1880年3月1日皇上批准计划并颁布了任命斯科别列夫为远征军长官的命令之后,他于3月6日向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呈交了一份附有详细预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请求在3月10日以前,拨款一百一十六万卢布,其中包括:他用于代表机关至1881年41
1月1日为止的经费以及他和军官们的旅费十万卢布;购买五千头骆驼的五十万卢布;购买一千匹吉尔吉斯马的十万卢布;购买三千根电线杆的一万五千卢布;购买五千副骆驼鞍的二万五千卢布;购买同样数目的驮鞍小阶毯的二万卢布;一百名骑手的薪俸一万五千卢布;购买铺垫毡的三万卢布;劈柴津贴费四万卢布;沿阿特腊克防线运送给养的费用三十万卢布;以及用于同阿姆河军分区保持联络的驿路交通费一万五千卢布。然后,在3月15日以前,

需要十八万五千卢布；在3月20日以前，需要六十五万卢布，等等；至10月15日，共需七百二十万七千卢布。

在此数额中，最大的几笔开支是：修筑轻便铁路的五十万卢布，购置海水淡化器的三十一万五千卢布，支付一千名装卸工的五个月工资十五万卢布，支付雇用到1881年1月1日为止的驼夫们的薪饷二十二万四千卢布，装卸工和七百名驼夫一年的粮钱二十万一千卢布。几所医院的维持费十三万卢布，用于肉类供应的钱五十万卢布，修造医院专用病室的建筑费三十万卢布，自6月1日起沿阿特腊克防线运送给养的费用三十万卢布，购买八百顶帐幕二十四万卢布，给进攻部队供应海上食品的费用三十四万卢布，为进攻部队购买燕麦的款项三十五万五千卢布，购买干草饲料的款项十万五千卢布，往克拉斯诺伏斯克运送上述物品以及面粉、面包干和糁米的运费二十五万八千卢布，在切基什利亚尔采办海上食品、粮食和干草及运费四十万三千卢布，还需要发给军官们的津贴费十三万卢布（以前发给他们的除外），用于发给军官们的马秣费十五万卢布、菜金十八万卢布，斯科别列夫的临时开支和意外开支五十万卢布。

从这份清单里可以看出，整个工作筹办得何等阔绰。我们在中亚的任何一次远征，都从未得到过这么多的经费。用海上食品的名义发给军队每人一份最好的给养，内有下列各种食品：肉一俄磅，罐头蔬菜八左洛特尼克，作拌汤用的小麦面粉四左洛特尼克，黄油五左洛特尼克，盐十左洛特尼克，胡椒粉零点一六左洛特尼克，月桂叶零点一六左洛特尼克，蒜一左洛特尼克，果酸五左洛特尼克，夏天每一百人发一俄磅茶叶、三俄磅糖，冬天则发一俄磅和十又三分之二左洛特尼克茶叶和三又三分之一俄磅糖；还有，冬天每月应分发酒精两大杯，夏天（从6月1日起到10月1日止）则发给一大杯。

4月20日以前，只有二百九十九万一千卢布尚未从总金库里拨出；以前的几次远征，还剩下一百四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卢布。供1880年远征用的钱共有八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卢布。其中调拨到参谋总部购买海水淡化器用的钱为二十六万六千卢布，修筑轻便铁路用的钱是五十万卢布；而且还调拨到军需总部四十万卢布，用以偿付"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的运输费。预支：给彼得鲁谢维奇将军五十二万卢布，给奥伦堡的伊凡诺夫上校 42
四十一万卢布，给曼格什拉克警察署长二十万卢布，给斯科别列夫六万卢布。

斯科别列夫对经过共同努力制定的计划表示的唯一异议是，从1880年9月起到1881年4月止，"处于奋发激昂的停滞状态"，在基孜尔-阿尔瓦特闲着没事做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在我们的后方引起游击战争，在亚洲，这样的事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应该从敌人手中把主动权夺过来，使敌人听从我们的召唤。

前进比停止不前更容易掩护修建中的铁路。因此，不应该使远征军长官受到拘束；他由于情势所迫，大概将不得不按另一种方式行动。

2月16日，斯科别列夫曾致函侍从将军奥勃鲁乔夫谈过此事，函中也并未忘记提及脖颈和想象力的事。

3月1日，向皇上禀报了远征计划。陛下敕令：

（1）计划既已通过，就应照办；不得后退一步，退步是极其危险的。在欧洲和亚洲人心目中，退步就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就会使我们的敌人胆量更大，而且有可能使俄国付出比计划中的远征还要昂贵得多的代价。

（2）限制自己的行动（别凭一时的热情冲动向前冒进），只能做坚守自己的疆界所必需的事情……

（3）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前进，不得冒任何风险……

（4）应刻不容缓地着手建立基地，并用骆驼、马匹和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路把必需的储备物资火速运往基地……同时，应开始为修建永久性的铁路进行详细勘查……

（5）任命第四军团军团长、侍从将军斯科别列夫为远征军长官……

（6）责成高加索的长官照战时编制补充远征部队的定额。

（7）确定远征的费用，包括建立基地和在1881年给予决定性打击等方面的费用；如属必要，也可列入维持部队到1882年1月1日为止的经费，但不修建永久性铁路。总额估计为一千万卢布，其中二十分之一是硬币（主要是临时开支）。

（8）如确有必要和可能，可把杰科维利铁路延长一百俄里以
43 上，或者在绿洲上修建一条永久性铁路，——应呈递一份附有精确支出预算的补充报告。

（9）通知考夫曼将军，1880年不拟对帖克绿洲采取断然行动。往麦尔夫方面搞佯攻的事，让考夫曼自己斟酌办理。但是，为了掩护运输队调用可从希瓦绿洲得到的物资供应帖克部队，以及为了保障原定的科学考察，为了考察阿姆河的旧河床，认为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往萨雷卡梅什方面进行一次小规模侦察是有益的。

于是，远征拖了两年。

但是，斯科别列夫请求给他发出一道特别训令，训令中最好指示他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完成远征。他要求有权通过书信同陆军大臣联系，要求授予他直接同边境上的波斯、希瓦和布哈拉当局打交道的全权。

训令拟好后于3月15日和4月19日经皇上批准。根据训令的精神，外里海边区的所有军队、指挥机关和官员都归斯科别列夫统辖。他听命于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后者在战时对远征军拥

有总指挥的权力。斯科别列夫有时应同考夫曼联系。在紧急情况下，他有全权自行酌定，无须取得任何人的许可。他可以同波斯的边境当局和希瓦汗王接洽。他可以撤消归他统辖的一切人的职务，可以把他们逐出边区，不管其职衔如何。

在经济方面，他有军区委员会的权力，可以按和平时期的办法行事；他又有独立军团军团长的权力，可以按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使用的办法行事。

在占领区，他有建立临时指挥部、课税和索取赔款的全权。

在军事审判案件上，除呈报皇上裁夺的军官的案件外，他有权批准战地法庭的判决书，包括那些因在特别重要的场合公然违反纪律或犯下重罪而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判决书。

在遴选助手时，斯科别列夫首先请求把监察院院长、四等文官切列凡斯基从塔什干调来给他当战地总检查官，并且请求把库罗巴特金上校也从那里调来当参谋长。然而，由于中国的事情，考夫曼不肯放走库罗巴特金。据说，似乎库罗巴特金本人也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因为在斯科别列夫手下当参谋长的滋味，他已经有过一次体验了①。 44

当有人推荐古尔钦将军时，斯科别列夫则发表意见说："他年岁比我大，我怎么好严厉责备一位头发斑白的将军呢？"他不反对任用格罗杰科夫，可是，总督对此人没有好感。最后，斯科别列夫建议把这个职务交给索鲍列夫上校，然而，他谢绝了这份荣誉。

于是，斯科别列夫就请米柳京给他指定一位适于担任此职的人。陆军大臣提名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教授。然后任命了一批随员：参谋总部的格罗杰科夫上校和麦利尼茨基大尉，巴拉诺克大尉被委派为高级副官，传令官是乌沙科夫和考夫曼，专办委托事务的

① 他的确没有去当参谋长，可是他当时却以土耳其斯坦一支小部队的指挥官的身份去了。

是别尔哥罗德枪骑兵团的尤穆茨基中校(出身约穆德族)和哥萨克军中校维列夏金(著名写生画家的弟弟)。古季马-列夫科维奇苦于长年伏案闷坐的病态生活，希望在草原征战的经常性活动中摆脱这种病态。斯科别列夫带着司令部从彼得堡启程时，建议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暂且留在这里，以后再去赶上他。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长的不祥之兆：显然，他未能使自己的指挥官产生良好印象。

古季马没有赶上，斯科别列夫抵外里海省时就没有他在场。

斯科别列夫把自己军团长职衔的那份薪俸交给了设在明斯克的军团司令部；把部队临时指挥官职衔的那份薪俸，交给了部队司令部，目的是使每个刚从外地来的军官都能在司令部里吃上饭。

第 三 章

45

陆军部的训令。斯科别列夫启程。关于运输工具的初步决定。米亚金科夫，格罗莫夫。工程师丘伊、炮兵专家齐诺维耶夫的建议。炉塞机车。回光通信机。什帕科夫斯基的提灯。格卢霍夫斯基将军关于阿特腊克河可以行船的不确切情报。沿阿特腊克河航行的汽艇。侍从武官马卡罗夫。快艇遇险。海水淡化器。缺水。派哨兵守卫。海水淡化器坏了。铁路工人的苦难。红十字会的制冰机。亚勃洛奇科夫的电灯。全部定货都耽误了。彼得鲁谢维奇将军在骆驼鞍事件上失策。合用的只有两千副，而不是五千副。大批骆驼倒毙，物资损耗。臼炮连。霰弹炮。普通火箭和海军用硝化棉火箭。海军用的水雷。士兵的服装。迁就。不适合小皮帐篷用的火炉。帐篷。军人的仪容。红十字会的慷慨。罐头食品。排遣寂寞和防止坏血病。洗衣女工……检查兵站仓库，查出官员们舞弊。管理主任出卖官家的储备物资。检查官切列凡斯基。谢尔宾纳买骆驼。接收委员会。要塞司令官阿尔齐舍夫斯基。

斯科别列夫离开彼得堡之前，于3月27日拜谒了陆军大臣，并且领受了作为临别赠言的如下指示："军事行动不是目的，它仅仅是用来安抚土库曼人的一种手段，因此，不应寻求战斗。要象在撒马尔罕那样建立一个指挥部。一俟军事情况许可，立即着手在阿特腊克河、苏姆巴尔河、昌迪尔河沿岸进行测量，以便同波斯解决划界问题。不要刺激波斯，也不要同波斯发生争吵。要同我们驻德黑兰的公使保持最良好的关系。"

最后，米柳京准许直接向他详细报告一切事情。我们有一点不能理解：干吗派出一位征战的将军而又劝告他不要寻求战斗呢？

显然，他将把这样的劝告当作耳边风……果然不错：斯科别列夫干的，就是寻求战斗。

3月31日，斯科别列夫在喀山大教堂做了简短的告别祈祷仪式以后，就动身去明斯克；4月14日，他已经到达梯弗里斯；25日，他动身沿格鲁吉亚的军用路前往彼得罗夫斯克，在这里会见了军队的运输主任安年科夫将军。30日，他动身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5月4日，抵达克拉斯诺伏斯克；5月7日，到达切基什利亚尔港口，由于卸马有困难，在离岸四俄里的地方，他命令放他的战马游过河去，他自己则乘坐汽艇跟在马匹的后面。

46 当他还在彼得堡时，就把转运官家货物的著名承包人米亚金科夫从奥伦堡找来了；米亚金科夫同意了购买六千头骆驼，并同意把骆驼包送到下恩巴工事。在奥伦堡司令部供职的参谋总部上校伊凡诺夫受托去监办此事，并同承包人结算账目。随后，他写信给同样精明能干远近闻名的塔什干承包人格罗莫夫，请求在希瓦和布哈拉雇用五千头骆驼。曼格什拉克警察署长纳夫罗茨基上校受托在5月15日以前搞到尽可能多的骆驼；而彼得鲁谢维奇将军则受托在阿特腊克河彼岸购买两千头骆驼。

同时，他向筑城学教授丘伊上校请教有关草原战争中最合用的工事和堑壕作业的类型问题；他还请华沙炮兵打靶场场长齐诺维耶夫少将根据自己在治扎克城下的亲身经验，谈一谈在粘土围墙上打开缺口的较好方法。他要求托特列宾确定工兵材料库的全部资材。一句话，他使大家都有事干。

诚然，斯科别列夫要求这些人提供的资料完全是每个工兵军官和炮兵军官都知道的起码知识，但是，斯科别列夫并没有因为承

认自己不懂这些专业技术而感到害臊。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品行。这两个人，即齐诺维耶夫和丘伊，都给他送来了附有图样的详尽报告。

多亏侍从武官马卡洛夫海军中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多亏领航员军事学校的杜尔佩夫中校效劳，他们对高加索当局废弃了的米哈伊洛夫湾进行了探查，证明它宜于航行。

勘测铁路线路的任务，交给了工程师列萨尔、尤戈维奇和波戈列尔科，由安年科夫将军负责总领导。尤戈维奇工程师在勘测完通到毛拉卡里水井的杰科维利铁路线后认定，开头的二十五俄里的确没有可能修筑铁轨马车路：用沙土筑的路基会被马蹄踏烂，一有暴风就会把全部路基吹散，铁轨就会悬空挂将起来。因此，比较合算的是，干脆修一条蒸汽机车路，修这种路要花费三十六万二千三百六十四卢布。斯科别列夫把此事报告了陆军大臣，6 月 14 日下达了皇上同意的批复。此项工程交给了那位尤戈维奇。

有两台炉塞机车送到高加索来供 1879 年远征使用，还把这两台机车改用石油加热装置。可是，不能把它们运行到巴库以远的地方去，因为试车时陷进沙土里粘住了，但仍可在工场或海水淡化器附设的抽水泵房里当活动锅驼机使用。因此，就把它们送到克 47
拉斯诺伏斯克，还加了从彼得堡运去的一台。这三台炉塞机车于 6 月 7 日运到。为了对它们进行试验，首先把克拉斯诺伏斯克的本来就够坚硬的石质底土夯实。炉塞机车的全部功率是以其重力为基础的，重力增大轮子和土地的摩擦，也就是说，使它们有可能狠劲儿地抓住土地和拖拉车厢。炉塞机车把整个地面挖得满是坑洼，把它们行驶过的路面全都压坏了，车轮击碎石头，把石灰石碎成了粉末。

彼得鲁谢维奇来电告知说，炉塞机车有好几次陷入了绝境，而且无法计算它们究竟把多少木板和劈柴压成了碎片。因此，除从

井里泵水外，再不能给它们安排别的用场了……

在1878年英国-阿富汗战争时期，试用回光通信机成功。此种通信机构造简单，便于搬运和使用。能排除敌人的强烈干扰，因为反射镜反射出来的太阳和月亮的光线象电报线一样，是遮挡不住的。因此，我们非常想得到足够数量的这种装置。从彼得堡的第一工兵旅那里取来了四部回光通信机；而且通过戈尔洛夫将军的军事代表在伦敦向它的发明家曼斯定做了四十五部。根据反射镜的三种规格(三英寸、五英寸半和十英寸)，每种定做了十五部，价钱分别为：一百二十卢布、一百五十卢布和二百卢布。小队是由几个军事电讯器材库派来的，有三名懂莫尔斯电码的军官，每套仪器配备两名报务员。8月22日，一部份仪器送到了巴米；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先遣材料库，有九套骑兵用的仪器、五套野外用的新仪器、三套野外用的旧仪器(第四套弄坏了)和两套要塞用的仪器。一周以后，他们转到基孜尔-阿尔瓦特，还加派了驿车，以便在巴米、霍吉卡拉和基孜尔-阿尔瓦特之间建立通讯联系。给他们供应了十二鲍钦卡①水，八天给养(用二十四头骆驼驮载)，还供给了在通讯站周围敷设地雷用的火药储备。

为了在黑夜里发信号，买了十盏经过塔布列维奇改良的什帕科夫斯基提灯，附有能发出强烈火焰的松节油喷雾器；一套与莫尔斯电码的点线相符长短闪光组成的体系。但是，提灯是在围攻坚基利-捷佩以前才赶送到的。

在2月和3月参谋总部举行的会议上，以中亚通的身份应邀而来的格卢霍夫斯基少将肯定地说，阿特腊克河可以航行载货小船和木排。人们相信了他的话。侍从武官马卡罗夫海军中校受托，用从喀琅施塔得派到里海区舰队来的四艘五匹马力的汽艇试
48 航，以便它们能带上拖船和足够的装备在阿特腊克河上航行。汽艇

① 旧俄液量单位，等于四十维德罗，约四百八十公升。——译者

上架设了六门法林登霰弹炮和两门恩格斯特列姆大炮；汽艇外部的周边加复了板条，以便适应必须在陆地上拖拉汽艇的情况；设置了一些装石油用的大蓄油罐；锅炉改用石油加热；还装有海水淡化器。

4月13日，二十八名水兵和两名军官（舍曼中尉和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带着汽艇从奥拉尼延鲍姆乘火车前往察里津，再从察里津乘船前往阿舒尔阿杰岛。5月9日，两艘汽艇在这里装备就绪，接着用拖船拉到切基什利亚尔。

5月11日，马卡罗夫带上一艘汽艇，后面拖带着两只轻便平底小船（土库曼人的平底舢舨）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汽艇有二十八英尺长、八英尺宽，即便不装载，船尾吃水也有三英尺六英寸。汽艇刚驶进加桑库利湾就马上搁浅了。傍晚，土库曼人才好不容易把它拖到了加桑库利阿乌尔。第二天，发现河口只有六英寸深，尚差三英尺……

5月13日，已不可能在河里拖曳，河里没有水，只有一摊子稀泥。只好利用那条不到一俄丈宽的渠道了。可是，因为一俄丈只有七英尺，所以这艘八英尺宽的汽艇马上就卡住了，只好用人拉了七俄里。

这里渠道为沼泽所淹没，土库曼人拒绝在沼泽里拉汽艇，因为芦苇划破了他们的脚。只好把汽艇从水里拖上岸来，拉着它在旱路上走两俄里，以便过了沼泽后再放回渠道里继续拉。但是，土库曼人拒绝干活了。三天之后，马卡罗夫才雇到八十名徒步的和一些骑马的土库曼人。为了把汽艇和两只小船拉过这一段两俄里长的连水陆路，他们干了一整天。再放到渠里去，又硬拉了七俄里之后，汽艇再次来到一个两英尺深的沼泽跟前，土库曼人又因为有芦苇而拒绝继续拉下去。因此，马卡罗夫把汽艇拖上岸来，放走了土库曼人，接着就去切基什利亚尔求援。

斯科别列夫拨给他两连步兵和两辆带篷大车。为了把机器和锅炉从汽艇里取出来，马卡罗夫收集了一些木滚子和吊杆(小塔形架)。准备就绪以后，于5月25日来到这艘倒霉的汽艇跟前，把锅炉、机器和海水淡化器卸到带篷大车上，用两块木板做成滑道，接着铺上滚木，用整个一连人拖着汽艇和平底舢舨走旱路。他们拉
49 着所有这些东西，在三十五俄里长的一段路上走了四天，直到古德拉村。在这里把汽艇重新装配好，再次放进河里，连队则遣走了。继续前进有困难，因为碰到了许多拦河坝，这些坝是为人工灌溉田地需要提高水位而修筑的。其次是河床里长满了灌木丛。

勉强拖到亚格雷奥卢姆以后，马卡洛夫电告，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于是，汽艇就留在此地给工事的驻防部队当海水淡化器使用，直到1881年6月为止。

如果说这是勘察河流，那确实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勘察活动。遇到头一个浅滩就应放弃这种活动。骑马勘察，可能就比较轻便、便宜和迅速了。为什么在整个远征时期停止使用切基什利亚尔那艘卸货需要的贵重汽艇呢？说句公道话，应该把这看作是一块被扔进水里的石头，多亏格卢霍夫斯基……一个人往里扔，十个人也打捞不出来。

给米哈伊洛夫斯克哨所定购了一些海水淡化器。一台是在伦敦定做的、一昼夜能淡化海水一千七百四十六维德罗的诺曼第型淡化器，以便仿效它的式样在自己这里建造一些大型的淡化器。在它上面安装有一个用石油渣加热的连茨装置；另一台是在彼得堡向诺贝尔工厂定做的，能淡化海水一万五千维德罗，带有两个大铁槽，可分别贮水十万维德罗和两万五千维德罗。第三台是在巴库向"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定做的，能淡化海水四千维德罗。前两台海水淡化器是岸边用的，要安装在坚硬的底基上，后一台是安装在船上的浮式海水淡化器。伦敦造的海水淡化器的价格是一维德

罗收十八卢布；彼得堡造的一维德罗收十三卢布七十五戈比；巴库造的那一台则是由两个旧的和一个新的轮船锅炉制造的，一维德罗收八卢布七十五戈比。这后一台于7月5日送到米哈伊洛夫湾并投入生产。它能生产出大约八千维德罗。但用水的，除驻防部队外，还有装卸工人、哨所和铁路工人，而且还有牲畜，所以彼德鲁谢维奇规定：夏天，在10月1日以前，每人发一维德罗水，以后则每人发三分之二维德罗水（文武官员加倍），马和牛全年每头发四维德罗水。

水仍然不够，只好把所有未担任公职的人员打发到克拉斯诺伏斯克去，工人除外。

海水淡化器安装在一条双桅木船上，船体内装有三个木槽：一个能贮三千普特石油渣（一昼夜的消耗量是七百五十普特，也就是说，储备够用四昼夜），两个用来装淡化了的海水，能装九千维德罗。此外，甲板上放有两个装水的大桶，能盛三千维德罗。总共是一万二千维德罗。从7月中旬起，由于暑热，水的需要量增加了。于是，彼得鲁谢维奇给克拉斯诺伏斯克规定了如下的供水量：士兵 50
每人一维德罗；有家眷的人则另外再给每个家庭成员供应一维德罗。文武官员和单身神父每人三维德罗，带家眷的则供应十二维德罗。给各个连和各个劳动组合的工人设立专用水池，给每人储备一维德罗。每天早晨十点以前供水一次，凭系有线绳并盖有印章的册子供应。十点以后水池都加锁关闭。

8月的头几天，旧锅炉都漏水，锅炉内的小烟管烧坏了。因此，定购了两个新锅炉，可是，暂时只有一个可生产两千维德罗的锅炉能用。开始修补锅炉，给很多烟管填了塞头，总算勉强达到了两千维德罗。铁路工人调到有水井的毛拉卡里去了，因此，留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哨所的有：一个连队、装卸工、守卫仓库的兵站小分队，以及安装刚运到的诺贝尔海水淡化器的工人，总共三百人。其余的

工人和牲畜，都送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吉尔吉斯人的马放到马群里去了；在海水淡化器跟前设置了军官哨；发放的水减少了三分之二；水井跟前也派了哨兵。

从1871年起，克拉斯诺伏斯克早就有一台一昼夜能产一千七百维德罗的海水淡化器。可是，它通常一连运转三天就要接着清扫三天，因此，应该算它一昼夜平均生产八百五十维德罗。它也需要大修，时刻都有可能出现险情。因此，就把伦敦造的海水淡化器运往克拉斯诺伏斯克。9月5日以前安装就绪，9月21日投产。两台机器共生产出二千维德罗，可是需要三千维德罗。因此，又给伦敦造的机器定购了两个冷却装置。9月21日，那台旧海水淡化器的锅炉炸裂。因此，从米哈伊洛夫斯克哨所运来一台浮式海水淡化器。当时，那里已经用上了诺贝尔海水淡化器，不过它只能生产四千维德罗。彼得鲁谢维奇预料，当增援部队开始从高加索开来时，将有大量军队集结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因此，他定购了一台每天能抽水一千维德罗的新水泵。

海水淡化器损坏，严重耽误了铁路的土方工程。工人往毛拉卡里转移，工程就推迟了十二天。工人中出现一片严重惊惶失措的气氛。

情况的确是可怕的……在不能保证给那么多人供应饮水的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动工。总之，由于没有水，工程停下来了，人们则完全是平白无故地遭受了一场可怕的苦难。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51 人造淡水，第一，是温的，第二，既有机器味又有贮箱的气味。经过冷却后，水的味道颇有改善。因此，还得为病人操心冷却人造淡水的事，此事由红十字管理局承担了。切基什利亚尔和克拉斯诺伏斯克得到了三台人工造冰蒸汽机。这三台机器正好在夏天开始运转。此外，在整个线路上配置了三十台手摇制冰机，二千零五

个小过滤器和一百三十个大过滤器。

直流发电机、亚勃洛奇科夫电灯和西缅斯调节器都是在10月26日才送到米哈伊洛夫湾。可是，从阿斯特拉罕和高加索经海路运来的最后一批货物在10月1日以前才运送完毕。因此，电气照明设备到得太晚了。

整个说来，所有的定货都误了期限。从克拉斯诺伏斯克通到米哈伊洛夫斯克哨所的电报，9月28日才开始办理，因为供电报局用的器材，7月中旬才运到阿斯特拉罕。铁路不仅未在9月1日以前通车，而且杰科维利没有在6月30日以前，而是在8月18日以前，才完成他承包的二十五俄里路段；马利采夫工厂不是在7月30日以前，而是在9月12日以前，才修通了自己承包的七十五俄里路段。骆驼也到迟了，不过这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惯常现象。储备物资自然也跟着它们来晚了。

在此，不能用缄默来回避事实，一般说来，彼得鲁谢维奇将军是一位热心工作、领导有方的人，可是在巴库和连科兰定做骆驼鞍时，他就大有失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提到的那样，斯科别列夫命令他定做五千副骆驼鞍，为此拨了两万五千卢布。可是，彼得鲁谢维奇考虑有两千副鞍子就够了，也就是说，每十头骆驼有一副备用鞍就够了，因为有一些骆驼将会倒毙，它们的鞍子可以利用。因此，他只定做了两千副鞍子，这就使运输队的处境极为糟糕：只好在没有鞍子的情况下装驮包。骆驼在头一俄里路上就磨破了背脊，因此很快就有大批骆驼倒毙。

彼得鲁谢维奇的一半定货，即一千副鞍子，于7月10日送到克拉斯诺伏斯克，但全都不合规格，因为木质很坏，而且松脆，作垫衬的毡子很薄，等等。只收了三百三十六副，而且还得改做才能用。斯科别列夫吩咐把去年留存在仓库里的六百副鞍子也改做一下。结果发现，甚至连最大的鞍子也嫌小，不仅中等个儿的骆驼不

能用，而且小骆驼也不能用！这些鞍子，就交出去当作修补旧鞍子的材料。

在连科兰定做的另外那一千副鞍子中，能用的只有四百八十
52 七副。所以，彼得鲁谢维奇提供的鞍子并不是五千副，而只有八百二十三副。

重新定货已经迟了，也就是说，事情无法挽回了。

在整个中亚，用托架作鞍子的搭板、摆在驮包底下，能防止驮包滚落到地上。彼得鲁谢维奇没有定做一万五千副托架，却定做了用整条弯木料制的高加索"克杰维"。承包人用的是葡萄藤。彼得鲁谢维奇考虑，用弯曲的长条木料做鞍架总共只需要两条木料，而不是象托架的结构那样要用四条，横梁木也只要一根，而不是四根。但当时拨给他购买托架的钱是两万卢布。连科兰接收委员会认为，承包人交来的全部克杰维几乎连修整都不可能，只能当劈柴用。葡萄藤棍子一受雨淋就向四面八方翘曲起来。有许多树节子和弯拐子，这些东西肯定会打穿骆驼的胁部。只好硬着头皮收下了一千七百零六副，其余的也就真的当劈柴卖了！

这样一来，由于彼得鲁谢维奇擅自作主，不按规章办事，只好在没有托架的条件下设法对付了。这就引起了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耗。草包、麻袋和席包滚落到地上，马上就破裂，散成乱绺，搞得稀巴烂。在最好的情况下，白面、面包干和胡椒各丢失百分之十五，荞麦米丢失百分之十，盐丢失百分之三十，等等。

彼得鲁谢维奇在上述两件事上都自以为是，没有执行斯科别列夫的命令（当然，斯科别列夫比他了解情况，并且知道自己所下的命令）。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更主要的，是一种无法补救的错误。

格罗杰科夫在列举骆驼大量倒毙的原因时，在第2卷第334页上，提到了六点错误：(1) 运输队过于庞大；(2) 不让内行的土

著人有发言权;而运输队的长官们,由于无知,把骆驼赶出去吃了对它们有致命危险的杂草;(3) 鞍子不够,"在这方面,彼得鲁谢维奇没有定做五千副鞍子,只定做了两千副。这就使远征队陷于异常窘迫的境地";(4) 缺少克杰维,"主要是由于克杰维的结构不对造成的"。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这也是彼得鲁谢维奇的过错;(5) "骆驼没有过冬的垫子,此事确实没有任何人在远征期间想到过";(6) 兽医未受过良好的培训,例如,他们当中有个叫科茹霍夫的人,建议绝对不要把有病的骆驼赶出去放牧。不管怎么样,远征快结束时,几乎所有买来的骆驼都死光了。

1881 年 4 月 20 日,斯科别列夫发布了第 174 号命令:"在备战时期和军事行动时期,在一万二千五百九十六头官家的骆驼中,53
因劳动强度太大死亡和失踪的有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六头。对后来剩下的三百五十头骆驼,作如下处理:把二百十四头移交给库罗巴特金上校的土耳其斯坦部队,把一百三十六头交给兵站部管理。在宣布此事时,我命令:在报表方面,倒毙的骆驼,凡是该删去的,一律删除掉"。

看来,彼得鲁谢维奇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心里很苦恼;于是,他尽力设法用战功来弥补过失。也许,他在找死……他终于在格奥克-捷佩附近找到了死神。

发射半普特重炮弹的小臼炮,虽说效果不高,但斯科别列夫仍坚持使用,结果获得了成功。在梯弗里斯,从臼炮的炮架上取下三个弹药车,在它们的轮辐上各固定两门臼炮,这就为他装备了有六门臼炮的半个炮连。打算用骆驼运送这些臼炮,因此它们都没有装套车就送走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给他提供了八门霰弹炮。斯科别列夫指望每一千人能有十至十二门炮,以便进攻部队每八十人到一百人能有一门大炮。这一点他也办到了。

此外,他想让部队的所有骑兵连和哥萨克连都得到一些火箭

炮，每支部队四门，也就是说，八支部队需要三十二门，而且决定每一名骑手带一枚火箭。通常，一门火箭炮应有十六枚火箭，也就是说，总共只应带五百十二枚火箭，可是斯科别列夫要了一千枚。因此，在巴库弹药库里，为三磅重的火箭准备了一千零十副吊带和携弹袋，不过，这样的东西在外里海边区本来就已经有二千九百三十副了。为四磅重的火箭准备了一千七百四十个携弹袋，可是边区已经有五千一百二十个。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不存在困难。二英寸的实战火箭只有七百八十枚，信号弹六十七枚。

为了焚烧格奥克-捷佩的抗榴弹炮火的毡呢帐幕，斯科别列夫要了一些海军用的硝化棉火箭。这种东西爆破时发出的声响，能使帖克人惊惶失措，而烈性炸药将炸毁帐幕。他还要了一些装有煤油的烧夷弹。1880 年冬天，在斯维亚堡用这种炮弹做过试验。建议试用这种炮弹的，是福尔谢列斯将军。引燃药里含有煤油和汽油的混合剂。试验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用不着在格奥克-捷佩重做试验。

斯科别列夫从军火库里把各种各样的破烂货都拉出来了："对付野蛮人，一切东西都有用；克敌制胜就是要使之惊服；应该打击他们的想象力"……比如，手提式小臼炮和手榴弹，都是陈旧不堪的玩艺儿，现代人只有在庆祝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才有机会见到这种东西。早在彼得大帝时，曾用它们武装过掷弹兵。他们的手
54 提式"格列纳达"使掷弹兵自己许多人都成了残废，可是给敌人造成的伤害却很少。因此，这些东西早就全部摆到历史兵器陈列馆的架子上被人们忘掉了！……

炮兵部这次在实行斯科别列夫的其它各种计谋时，一个劲儿地不肯让步，使他失去叫天下人惊服的可能性，也使他不可能拿一些儿童玩具去丢脸。

在把装备了法林登霰弹炮的汽艇放到阿特腊克河里去试航失

败以后，各门炮都从汽艇上卸了下来，跟部队一起经陆路运走。汽艇则留在切基什利亚尔港口在卸载时拖拉小船。海军炮连有四门霰弹炮和两门恩格斯特列姆加农炮，由舍曼中尉指挥，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为助手。运载霰弹炮的是双套马车，运加农炮的是四套马车。

海军部给斯科别列夫提供了两个实战水雷和四十八个硝化棉教练水雷。后一种水雷可以作为最好的应用地雷，放在黑夜里可能不声不响、偷偷走近的敌人的脚下。在前面、在堑壕的侧翼应用它们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当时却好象把它们忘记了似的：在记述帖克远征的作者中，根本就没有人对使用这种地雷的事提过一笔。这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显然，斯科别列夫在从四面八方收罗了大量需要的和不需要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东西以后，干脆就把教练水雷可以有效使用的事忘掉了。敌人常在暗哨还未能向堑壕哨兵发出危险警告的尖叫声之前，就把他们砍杀了。如果不设暗哨，而是埋一些地雷盖上土：敌人踩着一根不易觉察的小木棍，无意中绊住一小束高棵的杂草，立刻就飞升上天，那才会使野蛮人惊佩得五体投地呢！就是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也好嘛，下次他就再不敢那么大着胆子偷偷走近了。如果不是地雷，那末交错的尖头木桩、齿耙、铁丝网也行，——有这些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我们这里过去向来如此，现在也一样，一到战争时期，关于服装的式样马上就开始迁就。这种迁就，有时不仅是准许的，而且是直接发布命令规定的。这一次士兵奉令穿夏装：戴的是有帽遮、白色帽罩和后披的制帽；穿的是中国蓝土布裤子，衬衣；不穿靴子，而穿碎皮编的鞋；背的不是背包，而是粗麻布做的被服袋及用灰色士兵呢绒裹着的扁平水壶和玻璃瓶。兵站部拨出物资和经费来筹办所有这些东西。

此外，起初给第十九步兵师的六个营，然后又给所有别的部队

添置了用帆布做的薄底、无后跟的水手式半高腰男靴，因为用鞣皮的碎皮编成的鞋，一干就翘曲不平，士兵们抱怨腿脚疲乏。还给大家发了用海军帆布做的衬衣。

为了过冬，给军队储备了二万五千件短皮大衣，一万件毛线编结的绒衣，一千六百双防寒长筒靴子和一万双骆驼绒手套。除二百顶帐幕外，又在奥伦堡购买了一千二百顶小皮帐篷；安年科夫给这些小皮帐篷运来了六百个铁炉子，这些炉子是在土耳其战争期间采办来供车辆取暖用的。可是，这些火炉在供暖的同时，还传播感冒和引起煤气中毒。因此，炉子不久就被弃置不用了……军官们宁愿守着茶炊饮茶和饮白兰地酒取暖……前一次远征还剩余四百顶用过的旧帐幕，为了修补这些旧帐幕，买了两千块毡子。已经送来的帐篷有二万六千五百顶行军帐篷、六百二十一顶军官用的野营帐篷和一千九百二十四顶士兵用的野营帐篷。而且存有八十顶军官用的帐篷和三百八十顶士兵用的帐篷。

军队每人有两双长筒靴子，三双粗麻布包脚布和一双呢绒包脚布，而且为了过冬还储备有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双长筒靴。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和切基什利亚尔储备了百分之十的制服、鞋和作内衣用的平纹亚麻布，而且存有三千件衬衣和三千个被服袋。

看来，已经尽善尽美了。真够得上关怀备至，连细微末节的事都注意到了。

斯科别列夫到达边区以后，当然要去各处视察部队，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一开头他就发现，士兵们没有军人的仪容，而且有个地方连队在紧急集合排队时，正面朝向大海，背部对着敌人。

5月8日，斯科别列夫向克拉斯诺伏斯克的驻防部队发布了如下的命令："你们驻扎在敌人的附近，需要进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需要有更为象样的军人仪容"……

关怀备至不能排除严格要求。

如果在内衣、服装和鞋的全部储存中，再加上红十字会慷慨捐赠的东西，那末，装备就十分丰富了。

管理总局送来了衬衣九千五百三十件，衬裤七千九百二十条，绒衣五千一百九十件，短袜四千三百六十双，包脚布一万零七百一十九条，长绒皮统子一千件，毛毯二千五百零七条，便鞋五百双，保暖兜肚五千个。送来的食品有：罐头七万五千个，柠檬四千瓶，酸果蔓露一千二百三十二瓶，波尔图浓葡萄酒二千九百瓶，白兰地酒二千四百瓶，每罐一磅重的炼乳一千五百个，九十六度的酒精五十维德罗，糖四百二十四普特，茶叶一百零四普特，咖啡十九普特，肥皂一千零十五普特，烟叶一千普特，烟袋一千五百个也没有忘记送来，等等。

这些东西，不只是给病人用的，也给健康人用，正如在关于红 56
十字会参加阿哈尔-帖克远征的章程中所说的那样，“为预防军队里有人发病，为改善健康人日常生活的卫生条件，特予协助。”这个深得人心的机关的代表们十分慷慨，我们的人也感到喜悦。看来，甚至有某些人想方设法搞损人利己的活动，力图取得够几年用的各类物品。有些部队的指挥官干脆就派人到红十字会的库房去要东西，好象这是兵站仓库一样！到头来，斯科别列夫甚至不得不发布命令（1880 年 11 月 14 日，第 459 号），要求未经司令部、联络主任和独立部队司令官的准许，不得向红十字会要东西，因为领取东西有官家的仓库，可以保证充分供应各种必需品。命令中说：“俄国军队在严冬里作战不只一次了，从来未用过绒衣和毛毯之类的东西……部队的需要，已得到政府的充分供应，甚至是绰有余裕的”。……因为运输方便，斯科别列夫请求在 6 月 1 日以前，从高加索送出二十万份做菜汤稀粥和豌豆羹用的罐头食品。莫斯科兵站部送来了一批达尼列夫斯基式罐头食品：二万五千份菜汤稀粥，七万五千份麦皮粥，十万份豌豆汤和四千普特干菜。罐头食品是装

在铁罐里送出的，可是，在总检查官进行检验时，仍然发现生蛆了……

奉派到阿特腊克防线各工事搞卫生检查的茹拉夫廖夫医生，于6月13日报告说，流行的疾病是坏血病和腹泻；驻扎在亚格雷奥卢姆的萨穆尔团的第十一和十二连，害病的人特别多。在这两个连里有五分之一的人患坏血病。护送运输队走了四十俄里长的几大站路(十天中就走了六天)，孤寂和长期待在一个地方而产生的苦闷心情致使一切医疗措施都不起作用。

斯科别列夫想出了一种办法来排愁解闷：他吩咐从阿斯特拉罕和巴库招雇一些妓女，把她们调上前线，但不要到和卓卡拉以远的地方去……

在8月3日给阿特腊克防线长官阿尔齐舍夫斯基上校下达的关于使用特别款项招雇无牵无挂的妇女的第4343号命令中说，坏血病在蔓延，除别的原因外，还因为缺少妇女。这个特殊发明，看来是属于部队司令部的，因为斯科别列夫本人是把女流当作消遣品看待，而不是把她们视为治疗坏血病的一种药品。

57 他在茹拉夫廖夫医生的工作报告的页边所加的批语中，有如下的一段话："根据过去战争的经验，我知道长时间蹲在一个地方给军队带来的全部破坏作用。战不战，和不和。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强调一点：最直接的长官应不断给予亲切关怀。需要振奋士兵的精神，使他们快活，不要同他们一起闷闷不乐。我请求现在就下命令，使用特别款项，按两条补给线和绿洲上的工事数目，尽快给士兵们订购一些玩耍器材。我认为打球是最有益的玩乐，而且要有大小不同的球，要耐用，还要美观。几乎各处都可以就地安排九柱戏的木柱．需要订购的只是一些木球或者骨球……我们的士兵都年轻；比士兵群众年龄几乎大一倍的各部队长官们不应忽略这一点……根据驻防部队的人数，只要有可能，就命令在那里成立

士兵演剧队，可以从民间演艺场的剧目中摘抄一些歌词脚本。”

这是批语第七点的话，接着是第八点：“关于妓女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有洗衣女工，而且一般地说，必须在后方工事里给士兵们准备一些实习女工。为此，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女工。我等待着参谋长的报告”。

打球和打地球（指九柱戏。——译者）要玩到何种程度，而且，既然有一种普通而又便宜的、运动量很大的打棒游戏，何必还要订购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什么骨球呢？这些问题暂且就搁下不提，我们把注意力仅仅转到下述的事情上去，那就是斯科别列夫给士兵提出的娱乐是以递进方式这样安排的：球类，九柱戏，演剧队，而且还有洗衣女工……

显然，司令部的见不得人的报告把实习女工列入抗坏血病药剂的特别项目里，和辣根、白菜并排……

斯科别列夫命令把病情最严重的萨穆尔第十一和十二连从亚格雷奥卢姆调到切基什利亚尔去，“免除劳务，让其摆脱疾病，排除愁闷。阿尔齐舍夫斯基上校可使用特别款项大摆酒宴迎接他们，而且一周以内不要约束他们的行为。不用说，这指的是允许在酒肆里纵酒狂饮和调戏妇女”。“当他们恢复了元气时，就叫他们随运输队走上一趟，并叫他们占领一个离敌人最近的前沿据点”（格罗杰科夫，第2卷，第120页）。

应该为斯科别列夫的热忱及其对此事的正确见解说句公道话。在他写下关于“洗衣女工”的批语后不久，部队兵站部就约定贸易企业供应各种产品，并给设在巴米的医院分部提供服务人员。58有位商人，按每名女工一年四千三百八十卢布的价钱承揽洗衣女工！诚然，劈柴和肥皂费都包括在这个数字里。另一位商人，要求每个洗衣女工一天收病人一个卢布，也就是说，一年要收一个病人三百六十五卢布，而且因为一名洗衣女工应照顾三十个病人，所以

就等于承包人要求给每名洗衣女工付一万零九百五十卢布！

我们不清楚，阿尔齐舍夫斯基招雇来的不洗衣服的洗衣女工领的是多少薪金，可是，在斯科别列夫的特别款项的支出报告中，表明阿特腊克军用公路建造部主任花费的是三千卢布。

这种抗坏血病的药剂看来越来越不可缺少了，因为夏天不能存放酸白菜，而且官员麦利科夫送来的一百五十八普特辣根是烂的，没有接受；红十字会从波斯送到恰特来的一万个柠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全部柠檬都是坏的，只好全部埋进地里去；从高加索运来的大蒜、洋葱和萝卜，也都不能用，几乎未送到部队去，在从仓库里把它们发出去以前就腐烂了！（格罗杰科夫，第3卷，第276页）

在患坏血病的人中，有校、尉级军官，甚至有医生。不过，在整个远征期内只有三十八人死于坏血病。死亡率不太高，但是这种病在病愈后的人身上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

在1879年的那次远征时，患坏血病的有一千零四十二人，死八人。两年半内，总共有三千六百四十八人得过坏血病，只有一千零四十七人恢复了健康，死四十六人。患其它病痊愈了的人的百分比要大得多。

为此，应该使疲惫的士兵振奋精神，使他们快乐。可是，有些军官就很不理解这一点。有个小工事的司令官、倒霉的某某中尉，就是个例子，他以禁止唱歌作为纪律处分的方式！谢尔巴克医生谈到此事时，没有点出司令官的姓，不过他认为此人是个半疯癫的狂人。

正当斯科别列夫在沿岸工事里视察军队时，他派遣自己的副官、骑兵上尉埃尔杰利带两位助手去视察杜兹-奥卢姆的仓库。结果发现，在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六普特黑麦面粉中，半数以上浸了水，有霉味，发苦，结成了块子；掰开块子看时，发现有蛆……在三

千零三十七普特半的白面粉中，能食用的只有一半，另一半被水浸坏了，发苦，结了块子．杂有大量麸皮。大米发霉了。在三千零九十八普特马料干饼中，只有少量穿在铁丝上的还能用，其余的都变 59
成腐烂的干草屑。大部分葱已发霉腐烂，不宜于食用。干草有一半是腐烂的。大麦面粉落满了尘土。其余的食品尚好。

其余的仓库交给战地检查处进行实际检查，于是，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就水落石出了……比如在恰特，发现管理主任，七等文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出售各种物品，就好象这些物品是他的私有财产似的；有个好心肠的人，由自己承担损失买下来，用官家的骆驼运送。审讯……结果发现，有位兵站部的官员在倒卖官家的储备物资……官员被送交法院定罪。

在亚格雷奥卢姆，发现有十五桶醋不是醋，而是十五桶没有任何醋味的、变酸了的红葡萄酒。从切基什利亚尔到巴米的所有其余仓库里也发现有这样的醋。侦讯查明，部队的军需官同承包人缔结了一份这样的合同：可以供应不酽的醋，也就是说，合同正好把有别于酸葡萄酒的醋的特质勾销了……

在克拉斯诺伏斯克的仓库里，发现以前采购的白面粉发霉了，结了块子，长了面虫和蛆，此外，搀和的麸皮也不是小麦麸皮。黑麦面粉里也有蛆。

该处还发现很多装有燕麦的大袋子的包皮在卸货时被吊钩扯破了。还是在那个地方，发现从阿斯特拉罕运来的、上面用接收委员会主席的印章加封的一百一十五个酒精桶里，有装得不满的现象，也就是说，短少了九十五维德罗；而且还发现酒精的浓度比标定规格淡三又十分之三度。显然，是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在这件事上有偏心，接收了低于合同规定浓度的酒精。

在整个调查的末尾，发现仓库里一贯给军队少称分量。两台十进天平，在称净重为一普特的东西时，标示的衡度却是一普特四

俄磅！具领人每十普特就少领整整一普特！在发放官家按每普特四十八卢布买来的茶叶时，管理主任每十普特就赚得四十八卢布……真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啊！管理主任们的私有储备物资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在切基什利亚尔，查出库房里有盗用公物的现象：作衬衣用的平纹亚麻布被盗用了一千八百四十二俄尺，佛兰芒帆布一百六十五俄尺，制服四十二件，灯笼裤二十六条，长耳风帽十八顶，皮靴筒十九双，靴面二百二十五双，鞋掌二百六十八双，鞋底二百一十六双。怀疑这里也在盗卖物品。

该地的粮食仓库里，发现由管理主任本人根据商业法供应的
60 二千零二十普特萨罗钦斯克出产的糁米完全不能食用，颜色发绿，而且是腐烂的。命令立刻把它从仓库里运出去，以免影响别的食品。发现有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二普特干草没有送齐。可是，管理主任谢尔宾纳中校给承包人开了一张收据，说是悉数照收了优质干草。在现存的干草中只有三千普特能用，不能用的有九千六百五十一普特。官家计亏损了一万二千九百零一卢布，于是，扣押了承包人的保证金。此外，后来查出，在仓库的帐上有这样的记载：1881 年 1 月 12 日拨付过一千五百三十普特干草。可是，好象故意为难似的，检查员那一整天都待在仓库里，他就没有见到拨付过这么多的干草。经过多次查询，证实管理主任的确给仓库守卫长交过一张支付一千五百三十普特的拨单，但是只拨付了五十普特半，就没有再发了。根据检查人员的要求，干草又登记到收入项内去了。

斯科别列夫命令搜查仓库守卫长的家，在他的院子里就发现了六百八十五普特萨罗钦斯克出产的糁米。决定进行侦讯，于是仓库管理主任特里罗戈夫中尉和谢尔宾纳中校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谢尔巴克医生在他那本著作的第81页上写道，斯科别列夫在得知切基什利亚尔的仓库里正在出卖公物的消息之后，就特意到此地来了，并且命令在各家店铺里搞一次出其不意的搜查，果然发现了许多官家的呢绒、糖、酒精和其它物品。

他又在第14页上叙述道，彼得鲁谢维奇将军看出雇用骆驼不得手，就把此事交给通晓土库曼语的谢尔宾纳去办。斯科别列夫也委托谢尔宾纳雇用或者购买六千头骆驼，但是“不久发现，谢尔宾纳所说的购买骆驼的价格与实际价格不符。比如，他说骆驼是用一百二十或一百二十五卢布买来的，而实际上买骆驼只付了九十卢布、八十五卢布或者甚至是八十卢布”。斯科别列夫下令侦查。

谢尔巴克医生继续说：“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使案情更加复杂的事故。在阿特腊克大路的一个军事哨所附近，发现谢尔宾纳的一个供应者被人杀死。此人身上带的一本备忘手册不见了，据说，手册里记载着雇用或购买骆驼的实际价格”。切列凡斯基在第2册第29页上写道：“采购骆驼的经纪人谢尔宾纳的野心达到贪得无厌的地步，只好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了。不知是谁朝这位狡诈者的主要见证人的背上开了一枪，这颗子弹也不能使他不受法庭的审判”。对于这一点我们要补充说，谢尔宾纳供应的骆驼都是不顶用的。最后，谢尔宾纳于10月6日被放逐到西岸去了。

61

在阿斯特拉罕、彼得罗夫斯克、巴库和连科兰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承包人当然都要来试探一下底细，他们想方设法蒙售腐烂货物和不能用的东西。我们已经说过，连科兰委员会是怎样把承包人提交的一万零七百七十八副克杰维当劈柴卖掉的。巴库委员会也把另一个承包人好好教训了一顿，拒绝接收有虫子、麦蛾和蛆的八千六百六十普特萨罗钦斯克糁米。

由杜曼斯基少将担任主席的阿斯特拉罕委员会完全是另一种作风。这里，我们从格罗杰科夫第4卷第270—275页上摘引几

个说明该委员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的事例。

给骆驼装驮子，原定不得超过八到十普特，因此，在跟承包人订的合同里，规定装食品的口袋最重为四普特。送干饼到阿斯特拉罕来的承包人，应当把交验的干饼装在用蒲席包好的麻袋里，毛重不超过四普特，可是他交验的干饼装在箱子里，毛重六普特半。委员会收下了，而且把它们送到克拉斯诺伏斯克来了；委员会受到申斥。第二次，委员会照样那么干。于是，斯科别列夫就致函高加索军区参谋长："我不喜欢用抱怨来麻烦人，可是兵站部又给人找麻烦了。昨天收到杜曼斯基将军（委员会主席、军区副军需官）拍来的电报，说的是从阿斯特拉罕运出了八百箱毛重六普特半的干饼。这样的重载，我们不能运输。这里既无器材，又无时间，无法改做箱子"。给杜曼斯基发了电报，告诉他不要接收箱子，而且要把箱子退回去，由犯错误者自己负担费用，"因为从此次重复同类事故的情况来看，是完全不想保证远征事业得到充分供应"。

高加索军需官断定此事仅仅是一种误会。承包人到克拉斯诺伏斯克来了，他重新把干饼包装成所需重量的袋子。

该委员会的一位兵站部委员杰辛斯基中校监督烤制面包干，但检查处派来的成员马柳京申述道，按照合同，本来应该用头等面粉烤制面包干，可是用了下等面粉。然而，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只好收下面包干。

除检查员外，委员会里还有一位热心工作的、不姑息承包人的
62 委员，这就是雷姆沙医生。多亏了他们，来自军队的成员也常能相当严格地检验物品。除杜曼斯基外，委员会里还有两位来自兵站部的成员，他们这两个人也认为一切都好……

比如说，发生过一次与酸白菜有关的事件，承包人的代理人往酸白菜里添加的不是醃菜的卤子，而是水。委员会发觉了此事，尝了尝白菜的味道，认为往桶里增添约五俄磅水不会弄坏白菜，因此

接收了三百桶加过水的白菜，水多味淡的一百六十桶则拒绝接收。然而，检查员、医生和来自部队的成员（他们有两人）认为，收下的三百桶也有问题，对官方不利，因为白菜是按重量接收的，每普特付一卢布五十九戈比，可是，给倒进里面的水付这样的价钱就吃亏了。即便倒进每桶的水是五俄磅，三百桶里就有将近四十普特水。在海运费用极贵的情况下，继续运送也要使官方受到损失。总检查官切列凡斯基就此事向斯科别列夫作了报告，指出仓促接收并不能替姑息承包人的行为进行辩解，因为承包人一次就送到了二千七百九十九桶，也就是说，不能说这三百桶是紧迫需要的。究竟是谁收下它们的呢？是主席和兵站部的成员，即三位兵站部官员……

同一位代理人强求对不同时间里被剔除的面粉重新检验。主席不顾几位成员的抗议，决定重新检验。委员会几乎再次剔除了全部面粉，但是仍然收下了一百二十一普特。另一名承包人供应的是杂有大量麦郎的燕麦。委员会碍难接收。于是，杜曼斯基主席就下令把一批共计有一千五百俄石的燕麦除净，并把此事交给委员会的成员卡尔波维奇上尉去办理。对承包人的利益所表示的这种关切和殷勤是令人惊异的，甚至是值得怀疑的。随后，委员会按一俄石（五普特半）减少一俄磅到三俄磅的折扣，接收了燕麦，而且让部队自己去除净……斯科别列夫把此事报告了参谋长。

11月，一个承包人呈请检验二千一百五十二俄石面粉。检查员和医生表示，面粉需要仔细检查。一位兵站部成员，没等进行任何检查，就命令把面粉装上驳船。有一条驳船甚至赶紧开出海去了，但委员会及时阻止住了其余的驳船。化验表明，某些麻袋里装的不是黑麦面粉，而是豌豆面粉和大麦面粉。全部面粉被剔除。检查人员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把开出海去的那条驳船看守起来了，并剔除了搀有杂物的二百八十三麻袋。如果认为可以把剔除的面粉

63 用作部队的食品，那就一定得向承包人的阿斯特拉罕的朋友和靠山追偿这种面粉和纯净面粉之间的差价。

斯科别列夫来到以后的初期，人们谈论的尽是兵站部官员们的各种勾当，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些议论的影响下，再加上侦讯时发现有人在不断出售官家的财产，于是，几个犯罪的人就被送交法庭审判了。随同红十字医院一起来的谢尔巴克医生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为了建立远征的后勤机关，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啊！没有后勤机关，就不可能进攻。同时，这种组织工作还不得不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因为有兵站部这个内部敌人，——它是一切战争和军事远征的一个不断化脓的溃疡……在阿斯特拉罕西海岸上的接收委员会，除了要修补兵站部在远征部队的驻地上制造的漏洞和破绽以外，还必须经受不少的周折和备尝各种艰辛。同吸血鬼集团的斗争，在那里差点儿没有闹出严重丢脸的事来(第 89 页)。"

在拉扎列夫时期，部队军需官是杰伊纳金中校，后来则是叶皮法诺夫少校。斯科别列夫在西岸上遇见了正要出发去休假的叶皮法诺夫，就把他叫回来了。但是，因为他推说有病，所以，斯科别列夫就委派从前线来的哥萨克中校卡里茨基暂时顶替他的职位。在新任军需官卡利尼茨基到任以前，卡里茨基只任职了一个半月。新任军需官卡利尼茨基郑重宣布，他将为荣誉而工作，定要洗刷掉他的前任们加在兵站部名声上的污点。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承包人捷尔-奥加诺夫缔结一项向各据点运送十万零五千普特货物的契约，因为供应骆驼的事进展很不顺利。然而，捷尔-奥加诺夫也误了事，不仅十五天后尚未开始运送，而且一个月后才仅仅用一千六百四十头骆驼单程送来一万六千普特货物。产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土库曼人不相信能诚实地清帐……甚至还从代理人那里带走了人质！去年平白无故遭受过洗劫的阿塔巴伊人断然拒绝帮助我们……这时候，格罗莫夫就果断地采取行动，表示信任土库

曼人，不要他们的收据，给他们分发了五万六千卢布。格罗莫夫得到了五千头骆驼，并成功地把两千头骆驼调到前方去了。

卡利尼茨基也同受侦讯的特里罗戈夫中尉签订了运输契约，但付款不是按普特数，而是按骆驼的头数。因此，特里罗戈夫即便让每头骆驼驮运三普特，也能拿到十普特一样的运费。需要从切基什利亚尔往杜兹-奥卢姆转运炮兵储备物资，给每一头骆驼付 64
十卢布七十戈比的运费。检查机关在这件事上抓住卡利尼茨基的把柄了，只承认付给七百五十一卢布是正当的，没有按他要的二千七百八十四卢布付款。

鉴于上述的全部情况和对捷尔-奥加诺夫的奇特的姑息态度，斯科别列夫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拖延雇用骆驼这件事本身，是军需官蓄意造成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种紧张局面，当上级感到时间紧迫时，将被迫同意大幅度地提高价格，这就会使军需官能捞到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利润。他当面向卡利尼茨基讲出了自己的怀疑，并命令他提出辞呈。这位荣誉的公仆，徒劳无益地干了两个月洗刷兵站部污点的工作后，就这样离开了！后来得知，谢尔宾纳为了抬高价格，劝土库曼人到阿特腊克河对岸去，暂时不要提供骆驼（切列凡斯基，第1册第159页）。

现在捷尔-奥加诺夫意识到，随着卡利尼茨基的解职，对他就不会轻易放过了，因此，就把他通过订立合同雇用来的三千二百一十四头骆驼的清册交给了他的走运的对手格罗莫夫，他本人则放弃了承包的事情。全部买卖都转到格罗莫夫的手里了，在我们驻阿斯特拉巴德领事谢劳科夫和俄国电报线监工瓦奇纳泽公爵的协助下，他很快就顺利地干起来了。

在卡利尼茨基之后，派来了八等文官霍贾耶夫，可是此人也只供职了三个月。此后，高加索兵站部真不知道派谁到斯科别列夫那里去：大家都怕他。请他亲自在军官中挑选任何人都行。他挑

选了斯塔夫罗波尔团团长科泽尔科夫上校，此人是在猛攻坚基利-捷佩后，于1881年1月14日就职的；可是不久他就休假去了。他走之后，任命了克里木团的一位营长帕夫连诺夫少校。就这样，一年里调换了六位军需官。

不过，从前线军官中来的军需官们是不应受任何责难的。

什么地方有盗窃官家财产的事，那里当然就有买主准备进行大量采购。在切基什利亚尔就麇集了许多亚美尼亚人，有小铺老板和小饭馆主人，他们顺利地干着各种黑市买卖。可是，他们心目中也有个可怕的人物，此人就是切基什利亚尔的要塞司令官和阿特腊克防线长官、塔曼哥萨克骑兵团团长阿尔齐舍夫斯基上校。任何不规矩的现象都必定会招致惩罚。“用右手砸他的左眼！”——这喊声在各处此起彼伏地震响着。

谢尔巴克医生在他写的那本著作的第9和第10两页上谈到
65 阿尔齐舍夫斯基时，讲了以下几则大笑话：“切基什利亚尔的商人和赶车人特别害怕他，只要要塞司令官一露面，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上校用来揭露和消灭各种卑鄙诈骗勾当和狡诈行为的手段使那些从已故的拉扎列夫将军时期起就习惯于放肆恣睢的东方人胆战心惊……比如，有个商人制造了一种有臭味的碳酸矿水，凡是喝了这种矿水的人，肚子就闹病。上校迫令这个商人把几乎全部剩下的、由他炮制的矿水精都喝了。有人说，这个倒霉的制造商，在大量喝了自己制作的东西以后，好不容易才止住了长时间的呕吐和肚子里的剧痛。复元以后，还长期念念不忘他恨之入骨的碳酸矿水；为了能彻底恢复健康，他就返回老家去了。另一个干了某种诈骗勾当的东方人，被抓住后，坚持不承认干了这种坏事。人们曾使用奎宁粉作为拷问手段。罪犯必须把奎宁粉干吞下去，他的两侧各有一名哥萨克监视。

在酷热和用盐水助服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很能治本的，因为

在吞食第二剂奎宁粉时，犯了过错的人就悔罪了。有那么一个亚美尼亚人，好象是在偷窃军需仓库里的面粉或别的什么东西时被抓住的，他顽固抵赖，不供出同谋人来。在兵营外面新挖了一个墓穴，墓穴旁边赫然排列着几个手执马鞭的哥萨克兵，当人们把他押到那里去时，他马上就招认了”。

我们摘引这几段文字，是因为有一条定则：“歌儿里的词是删不掉的。”但是，我们并非建议人们在进行审问时仿效这种办法。恫吓和刑讯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也是人类情感所深恶痛绝的。

切列凡斯基把阿尔齐舍夫斯基描绘成一个不大讨人喜欢的好骂人的督军。他成天骂人，却姑息承包人。在攻克格奥克-捷佩之后，他收购了士兵们抢劫的大量地毯，让官家的运输队载运这些东西。切列凡斯基通知防线上的检查员，把这些地毯扔到大路上去。

在卡尔斯附近，他当过洛里斯-麦利科夫军团司令部的司令官。“为了给熟人送礼”，他收集了将近三百支连发枪。另一位波兰人出身的活动家、后勤机关主任库齐明斯基少将也收集了那么多连发枪。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多连发枪呢？

66

第 四 章

驼夫盗窃弹药。损耗。亏短。管理主任们舞弊。实际检查。五人被送交法庭审判。干草难办。供应干草的土库曼人。士兵刈割干草。士兵为领取报酬而砍树架电线杆并供应木柴。医疗队。红十字会。遴选格伊费利杰尔当随军医生令人不满。军医监督员列伊麦尔特造成的混乱。萨拉杰夫、巴拉绍夫和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为米柳京娜伯爵小姐鸣放礼炮。后送病员。派遣格罗杰科夫上校去波斯采办粮秣。我大使齐诺维耶夫的协助。辉煌的成就。来自奥伦堡的骆驼。伊凡诺夫上校。商人米亚金科夫。阿兹别尔根。泅渡卡拉布加兹。格罗莫夫。基地准备好了。

除了兵站部的小官吏和小饭馆主人之外，偷盗官家财产干得最起劲而且比较有成效的，就是驼夫了。

格罗杰科夫在第 3 卷第 32 页和第 4 卷第 247 页上谈到了这件事。10 月初，承包人捷尔-奥加诺夫把骆驼分成小群，一批一批地送往切基什利亚尔。可是，因为部队少，不可能给小驮运队派出护送队，而且没有把喂骆驼的饲料准备好，所以，给骆驼装上驮子后，就牵到离兵营六俄里的沙地外面去了，在这里卸下驮包，放牧骆驼，直到聚集起足够数量的骆驼为止。

看守驮包的是一些小分队，看来，守卫时警惕性不太高。拉骆驼的土库曼人利用监督不严的空子，盗窃箱子里的弹药和弹药筒。他们把偷到手的东西埋进沙堆里，以便以后把它们找出来，拿到阿特腊克河对岸去出售。他们把腾空了的箱子装满沙土。当驮运队

组成和上路时，他们在宿营的地方也这么干。在某一个途中宿营地里，奉派前来迎接的一个萨穆尔连的连长巴雷切夫中尉，夜间查哨时，偶然碰上了一小撮盗窃弹药的土库曼人。共有十一人。他们本来是要动武的，但是被抓住了。在检查弹药箱和弹药车时，发现少了一万八千发子弹和二百个弹药筒。

这一意外事件使斯科别列夫向约穆德人的首领和宗教法官们发出了晓谕民众的告示，凡破坏电报线和盗窃弹药者“定将处以死刑”。

我们已经谈过，因为打包用的护套不好和装卸工人用他们的 67
吊钩狠扯猛撕包装用的蒲席和粗麻布口袋，结果造成了损耗。这里我们要谈一谈的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收发货物方面出现的情况是：发出的货物是一万普特，收到的却只有八千普特。但是，当整桶整袋的货物不知下落时，那就不能把它说成是什么损耗了。6月25日和7月9日，从杜兹-奥卢姆往巴米发送了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七普特货物，可是运到收货地点时，只有二万六千八百六十普特了。也就是说，少了八千七百六十七普特货物！

简单列举一下驮运队6月25日丢失的食品，就表明有犯罪的人。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唯独柠檬酸一左洛特尼克都没有丢失，丢掉了几俄磅月桂叶和胡椒，大米丢失了一半（一千二百五十三普特），燕麦丢失了一半（二千二百三十六普特），黄油丢了将近三分之一（一百六十三普特），糖丢失了四分之一（四十四普特），茶叶丢失了七分之一（一普特半），果酸丢失了将近三分之一（八十四普特）；还丢失了四百九十二普特面包干，八百四十九普特面粉和六百七十六普特荞麦米。总之，丢失的那些东西，都是驼夫和他们的骆驼所需要的。

不过，被派到杜兹-奥卢姆去的检查官发现，除驼夫外，在发货单上多填数字的仓库主任也有罪过。由于他善于随机应变，见机

行事，他积攒了一笔“问心无愧的节余”，在官家的仓库里出现了他的私有食品；他可以出售这些食品，而且经常可以把驮运队里的亏短推到驼夫身上去。

检查官的实际检查表明，杜兹-奥卢姆的仓库主任所收到的从恰特运来的麻袋，在被发送到远方去时，标的重量比麻袋里的实际重量大。检查官在主任的“节余里”，几乎找到了面粉和果酸的全部“损耗”，可是萨罗钦斯克糁米，即大米，只有一百五十三普特。因此，发货单上的差额都算在他的帐上。

大块糖和装在茶叶专用皮箱里的茶叶是不会有任何损耗的。结果发现，大糖块的尖头儿被人掐掉了，茶叶箱的角儿被弄破了。然而，为了把罪责推到驼夫身上，仓库主任本来是可以在运输队出发以前，就干出这种事来的。

切列凡斯基对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看的。为了使兵站部的官吏们无法运用心机，他指示检查机关的官员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和切基什利亚尔的运输队装货和上路时要到场，在巴米接收运输队时，也要到场。随后，斯科别列夫命令各军人委员会，要测定装在席包和麻袋里的食品重量。茶叶和糖要单独交货，点数过秤，应事先告
68 诉驼队头目要承担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损耗；在巴米，应由军人委员会再查对一次重量。

这样一来，斯科别列夫用一条由军官和检查员组成的散兵线把令人垂涎的席包和麻袋围起来，挡住了贪馋的小官吏们。他终于使小偷们稍许有所收敛，而偷得不那么凶了，比如，从 10 月 30 日起，到 12 月 5 日为止，在九个到达巴米的运输队里，亏短的东西只有：一千二百八十六普特面包干，一千一百六十一普特燕麦，八百十六普特黑麦面粉，七百十二普特白面粉，五百八十八普特酸白菜，二百十八普特大米，一百三十二普特荞麦米，二百四十二普特人吃的干饼，一百九十一普特马料干饼，二十七普特半果酸，一百

五十三普特糖，十二普特茶叶，九十六普特油，三普特半洋葱，一百八十九维德罗酒精，三维德罗葡萄酒和八百一十五张蒲席。不算海运和用骆驼运送的费用，官家买这些东西花了将近一万七千卢布，而且全部运费大约是一万二千卢布。

格罗莫夫承担运送货物的责任，对过多的损耗和遗失要负责赔偿。他也差了九千五百六十九普特。为此，他付出了三万一千八百六十四卢布。

不过，善于“千方百计搞节余”的管理主任们，不总是能享用自己亲手积攒的东西：1881 年 2 月，战地检查人员突然来到切基什利亚尔仓库，在那里发现了“多余的”四百零二俄石燕麦，一百一十三俄石面粉，一百一十八普特大米，七十四普特果酸和一百一十五普特食盐。当即在帐簿上把所有这些东西登在收入项内；仓库主任要从头开始干已经迟了，因为远征结束了。我们要指出的是，谢尔宾纳和特里罗戈夫被送交法庭审判。前者被流放，后者在审判前死去。被判罪的还有十等文官格拉西莫夫和十二等文官库扎诺夫；恰特仓库主任科瓦列夫斯基则在受审判时死去。

斯科别列夫经常在运输线上巡行，每昼夜行一百俄里，该催促的地方催促一下，需要督促改进的地方就督促改进；时而要从安年科夫手里剥夺他为铁路侵占去的骆驼，时而要捣毁兵站部的老窝，时而视察……当后勤机关未安排就绪以前，当给养未按规定数额运往前沿各据点以前，是不可能开始进军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流言传来了，说是格奥克-捷佩被放弃了……斯科别列夫最怕的莫过于这件事。

在输送军粮工作最后就绪时，发现土库曼人承包供应的干草是湿的，还违约掺杂有数量过多的芦苇，——不能用。晚刈的干草，在太阳底下晒过火了，稍一磨擦，就变成干草屑。价钱达到一普特一卢布八十戈比。运送时，骆驼贪婪地吞食干草，因而损耗很

大。没有压紧的干草，由于堆头很大，在每头骆驼身上至多只能装
69 驮五普特。因此，运送干草所花的代价比运其它食品贵一倍。此事使人产生了免运干草和就地采办干草的念头。因为阿特腊克沿线有许多干草刈割场，所以就让部队动手刈割干草。

有个从连科兰按一普特一个多卢布的价格供应干草的承包人，发现在海岸边捞海藻对自己更为有利……这种草晒干以后，掺杂到干草里面。当检查人员探听到此事以后突然来到这个独出心裁的干草刈割场时，承包人却拒绝签署违约记录，硬说这种草不是用来喂马的，而是用来供"小姐们"(关于这些小姐们，我们已在前面说过)装床垫子的。

帖克人一再用小股部队袭击为我们仓库割草的戈克兰人。斯科别列夫给阵亡者的家庭各偿付一百卢布，给负伤者各偿付五十卢布，给他们颁发了勇敢奖章。可是，搞承包的土库曼人努尔·格利迪仍然拒绝刈割干草，甚至有我们的护卫队掩护也不干。斯科别列夫给他颁赐了一枚四级军人圣乔治十字勋章和一件一等荣誉公民袍服；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在宾杰先和巴米，在敌人的眼前，仍然找不到愿意送交干草的人。

没有办法，只好叫军队割草。加强了在宾杰先的驻防部队。向士兵们宣布说，他们可以无定额地干活，满一普特就领取报酬。于是，工作开展起来了。起初，在离宾杰先十五俄里远的地方割草，后来就在二十五俄里远的地方。因此，往那里调去了两个半步兵连。可是，草在十月初已经干枯了，芦苇长老了。巴米和宾杰先的驻防部队很快就割好了储备草，足够应付当前的需要，但不能应付将来的需要。因此，几乎全部骑兵都从那里后撤下来了。在巴米只留下六十名配备了良马的哥萨克。

在几个志愿兵小分队的掩护下，努尔·格利迪在十月底以前完成了给和卓卡拉和捷尔萨坎的几个中型工事的干草供应任务，

但他供应的不是七分之一的芦苇，而是十分之九的芦苇，并且还是潮湿的。但只好把它接收下来。还是那个努尔·格利迪，在杜兹-奥卢姆供应的光是芦苇，而且是老芦苇。这里就命令部队自己挑选合格的，并且只给合格的打收条。

在切基什利亚尔，发现仓库主任给承包人古卡索夫开了一张收到合格干草三万二千普特的收据，其实承包人只送交了一万三千五百普特，其中有九千六百普特是不合格的。在管理主任的这笔交易中，官家损失了将近一万三千普特。自然，管理主任受到了侦讯。

然而，储备的干草相当多，远征结束前还剩有大约六万普特干 70
草，只不过是存放在后勤机关里。可是，在坚基利-捷佩附近，根据库罗巴特金在第 675 页上的记述，马匹都饿得无法忍受了，“它们啃嚼拴马桩，咬掉了彼此的尾巴”……

为了在杜兹-奥卢姆以远的地方架电线杆，军队还被调去砍树，否则承包人光是从切基什利亚尔把电线杆运到巴米每根就要给十四卢布运费。在杜兹-奥卢姆和巴米之间的一百二十三俄里半的路上，需要一千九百七十六根电线杆，这些电线杆是用军队的带篷大车运输的。士兵们为此也领取了报酬。

当巴米已被我占领时，医院的第二分部就从杜兹-奥卢姆迁到那里去了……这时候，斯科别列夫正走到格奥克-捷佩附近，当他归来时，就按时价把供应木柴的事交给了驻防部队的各个连去干。这件能捞到好处的差事，由要塞司令官在各个部队之间进行分配。

这三次为官家干活付给报酬的事，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当下令把遍布在工事四周的、污染着空气和水的动物尸体掩埋起来时，士兵们也要求给报酬……只好雇用土著人来干了。不过，士兵们在格奥克-捷佩附近挖堑壕时，是无代价干活的，有时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组织远征医疗队问题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按照编制，在军队本部里应该有四名主治医生和十八名医生；六所临时军医院和两所师部附设的小医院应配备三十二名医生；指挥部应配备三名随军医生；总共五十八名医生。此外，上述各医疗机关需要十六名药剂师、两名兽医和五十七名医士。高加索只提供了有经验的人员，因为人们的要求是这些人员必须熟悉当地的条件，而且要有管理才能。1880 年 7 月 22 日，皇上批准从俄罗斯派出三十七名初级医生、五名药剂师和五十名医士。高加索军区提供了六名主治医生、六名药剂师和二十九名医士。土耳其斯坦军区派来了两名医生和四名医士，随同库罗巴特金纵队一起到达。共计集中了四十四名医生、十六名药剂师和八十四名医士。

斯科别列夫认为，要象过去在阿比西尼亚远征时期那样，争取达到平均二百七十六人有一名医生，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他规定最低限度每一千人要有一名医生。可是，结果超过了他的预想。在 1880 年年底以前，部队里每三百五十六人就有一名医生，每一千三百二十五人就有一名药剂师，每一百八十人就有一名医士。如果把红十字会的医疗人员（他们当中有两位医生）也计算进去，那末，数目字就会更加可观了。

71 医疗人员的人数多，不用说，对伤病员就护理得更加细心。罕见的是，在远征时期里，虽说条件不好，最重的伤也愈合得很顺利。别看许多人受了危险的损伤，但因伤致死的死亡率最低。身负二十二处刀伤（主要伤在头上）的士兵，恢复健康的情况真是再好没有了（格罗杰科夫，第 4 卷，第 312 页）。

在 1880 年年底以前，作战部队各医疗机关的总布局是这样的：有两条线路，一条是阿特腊克线，指定作后送病员用，另一条是米哈伊洛夫斯克线，指定作部队进军和输送补给品用。

沿阿特腊克线，从海边开始到地区的边远之处，设置有如下一

些医疗机关：

（1）在切基什利亚尔有一所拥有三百个床位的专用军医院，储备了供二百个病床用的床上用品和病人服。

（2）在卡拉贾-巴蒂尔水井附近有一个部队医疗站和一个食宿供应点。

（3）在亚格雷奥卢姆有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

（4）在恰特有一个部队医疗站和一个寄宿收容所。

（5）在杜兹-奥卢姆有一所设有一百个床位并储备了五十个床上用品的简易军医院。

（6）在捷尔萨坎有一个部队医疗站。

（7）在哈吉卡拉有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

（8）在巴米设立了军医院第二分部，它设置在帐幕和帐篷里，拥有二百个床位。

我们从这里转往米哈伊洛夫斯克传教士团的住地，再返回海边时，能见到：

（9）在基孜尔-阿尔瓦特有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

（10）在卡赞治克有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

（11）在巴拉伊舍姆有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

（12）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工事里设立了军医院第五分部，它设在营棚里，有一百个床位。

（13）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有一所拥有三百个床位的专用医院。

再则，在里海西岸设有一些指定用来接待转送病人的中转医院：

（14）在彼得罗夫斯克设有一所军医院和军医院第五分部，拥有一百个床位。

（15）在巴库有一所经过充实了的小医院，拥有一百三十个床位。

除部队医疗站和流动小医院以外，在外里海边区有一千三百张病床，也就是说，作战队伍中每八个人可摊到一张床位。

第二十一师的流动小医院，因为急于在军队出动以前赶到巴米，一路上把帐篷和木器都扔掉了。第十九师的小医院完全没有
72 到达格奥克-捷佩。第四军医院也在途中把自己的笨重物品胡乱扔给了各个小医院。

医务部门的领导借口缺乏交通工具，把全部过失都转嫁出去，还说调度主任们似乎优先照顾了红十字会的货物，不肯照顾官家军医院的货物。诚然，从此时起，自己有带篷大车和单轴双轮马车的红十字会的活动，压倒了官方医疗机关的活动。但是，全部过错都应落在军医主管人员的身上，他们的调度能力不强，是相当令人惊异的。对高加索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才能寄予的希望落空了。

了解此事底细的谢尔巴克医生在谈起主要的一些主持人时，就不大赞赏。他把从皮亚季戈尔斯克派来的随军医生格伊费利杰尔博士形容为毫无行政管理才能的吹牛大王和胆小鬼。此人在格奥克-捷佩附近用围巾把自己的腮帮子兜上，并且借口牙龈脓肿，躲进他帐幕里挖好的坑里；在猛攻拿下要塞之后，他才从坑里爬到地面上来了。他只是因为写过两份报告而闻名。在一份报告里，他请求斯科别列夫，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晋升他为四等文官，使他能压倒属下的医生，因为某些属下医生的官阶比他高；在另一份报告里，他请求斯科别列夫，为了让军队得到休息，要恪守礼拜日。他还写道，如果不可能增加军队人数，“那末，最低限度也应让驻扎在吃紧阵地上的部队调动得尽可能频繁一些”。后两件足以使人笑掉牙的事情，记载在格罗杰科夫的第 4 卷第 354 页上。

切列凡斯基对格伊费利杰尔也不赞赏。他忆及声调悦耳的德国人的牙龈脓肿，这种牙龈脓肿总是正好在对射紧张进行的时候发病……医生们拿他的战地外科学开玩笑，说他的战地外科学是

这样开头的:“如果你走过一个人的身旁,看见他的头浸在水里,而且你想要帮助他,你就首先把头从水里取出来,接着把它放在干燥的地方”(第1册,第115页)。

高加索军区的军医监督员、三等文官列姆麦尔特也只会给属下的人缮发文件,而不会有条理地调度。他来到外里海边区后,就造成了混乱。他从自己沿线巡视的途中,给红十字会的切基什利亚尔支队拍发了一份电报:“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线上,设立两所各有五十个床位的小医院。”特派员马上吩咐包装东西,并且命令把包装好的东西运往码头,以便由海路运到米哈伊洛夫湾去。突然,又 73
来了第二份电报:“别管米哈伊洛夫斯克线,在阿特腊克设立两个各有二十五个床位的小医院”。不久,又收到了第三份电报:“沿阿特腊克线设立的小医院,不是各备二十五个床位,而是五十个”。

谢尔巴克先生在第87页上写道:“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指示令人遗憾地表明:处事很不老练,而且未受过严格训练。不过,幸而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持续的时间不长:军医监督员很快就被召回高加索去了,组织医疗救护的工作则交给了红十字会的总特派员”(沙霍夫斯科伊公爵)。

但是,列姆麦尔特不顾红十字会的自愿襄助之举,仍然把该会置于随军医生的管辖之下。他还能向彼得鲁谢维奇许下诺言:要从高加索调拨大批好东西。但是,当这些诺言未及时得到履行时,“彼得鲁谢维奇将军不认为高加索医务监督员原本是空头支票的花言巧语的承诺有任何实际价值,就去找红十字会提出请求”(第105页)。

这样一来,由于列姆麦尔特没有处事经验,发生了如下一些事件:(1)在围攻敌人要塞期间,应该充当前方医院的第十九步兵师的附属小医院的人员,在战争结束后才赶到。这所小医院带的供运送伤员用的单轴双轮马车,无马匹套车,就没有开到格奥克-捷

佩来;(2)第二十一步兵师的附属小医院,硬软什物用具一无所有。需用的全部东西都是红十字会提供给它的。红十字会的小医院,代替这两所小医院,提供了二百个床位;(3)没有供后送病员用的车队。此事也落在红十字会的身上了;(4)裹伤用的敷料,数量微乎其微。一切东西都是从红十字会取来的(第 85—87 页)。

跟随洛马金参加 1879 年远征的,只有红十字会高加索分会的一个卫生队,由特派员萨拉杰夫领导,有两名医生和九名卫生员。卫生队有四辆大型带篷大车,十二辆单轴双轮马车和一个供一百五十人用的器材库,其中有三顶大帐棚、四顶帐篷、一千双粗麻布鞋、五百套换洗内衣、护目镜、过滤器、七百普特土豆、两万根黄瓜,等等。在遣散恰特医院的病员时,萨拉杰夫提供了两辆带篷大车,要不然病员就得用放空返回切基什利亚尔去的折磨人的牛车运送了。

红十字会管理总局也曾派出过一个卫生队参加 1880 年—1881 年的远征,由总特派员、宫中高级侍从巴拉绍夫领导,带有两
74 名医生:谢尔巴克和马利诺夫斯基,四名工作人员,十六名护士,一名卫生员,一名修士司祭和五十一名勤杂人员。

卫生队有十二辆带篷大车,三十九辆单轴双轮马车,十七辆牛车,一辆长途四轮马车,九十三匹拉车的马,八匹骑的马,一头骡子,二十五头骆驼。储备物资是逐渐运到边区来的。第一运输队是随同斯图季茨基医生来的,他英勇牺牲后,运输队就开到萨拉杰夫那里去了。7 月 8 日以前,由于巴拉绍夫已到,这位可敬的人的正式活动就停止了。可是,直到 11 月为止,他仍然留在卫生队里。随后,在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到来时,他又用后送伤病员主任的身分从杜兹-奥卢姆转到切基什利亚尔和高加索去了。随同谢尔巴克医生一起来的运输队是第二运输队。

巴拉绍夫是 9 月里来的,他担任总特派员的职务直到 11 月

14 日，即任职到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到任以前为止。随后，他仍旧是一名普通的派驻人员。沙霍夫斯科伊带的卫生队由一百二十五人组成，其中有妇女三十三人（二十八名护士和库房管理员），特派员四人，医生二人，卫生员三人，医士二人，职员四人，其余的人是仆役。来的护士中有陆军大臣的女儿、米柳京娜伯爵小姐。巴拉绍夫是位很有钱的人，他曾应红十字会的急需捐款一万卢布。可是他由于往彼得堡写信时，写了付钱给志愿兵收购帖克人耳朵，烧毁未成熟的庄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得罪了斯科别列夫。

和卓卡拉的要塞司令官，迎接米柳京娜伯爵小姐时鸣放了礼炮……在这件事上，是否表现出对有无限权威的大臣的女儿低首下心，或者是表现出对妇女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殷勤呢？不过，斯科别列夫曾指派彼得鲁谢维奇对“如此重大的违犯警备勤务条令”的事件进行调查。为这样重大的事件，理应把犯罪者送交法庭审判，可是，他建议“从官家遭受损失的角度”把案件审理清楚就行了。

要塞司令官替自己辩护说，驻防军在两年内忘记了妇女的模样，就像在梯弗里斯的戈洛文大马路上遇见女骑士一样感到震惊！……而且，火药是节余下来的，节余的火药又能用到哪里去呢？（切列凡斯基第 64 页） 总之，他们没有学习射击，而是千方百计地连火药也节省下来了！

在1853—1855 年的克里木战争时期，也发现所有团队在和平时期里通过这种途径尽力设法节省了几百普特，可是当需要出动远征时，由于害怕申报非法节省教练物资，他们就把火药沉到河里去了！

军队不会射击。火药不够。有时还会碰到杂有沙子的弹药，可是团队却在没有战斗的驻地水中沉没官家的火药！

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显示出了干练的行政人员的才能。他把整个战场分成三个大区：米哈伊洛夫斯克区，仓库设在克拉斯诺伏斯

克，分部设在卡赞治克；切基什利亚尔区，仓库设在切基什利亚尔；巴米区，中心仓库设在巴米，分部设在杜兹-奥卢姆。第一区托付给特派员弗列蒙，第二区交给了萨拉杰夫，第三区委托给巴拉绍夫。所有官家的小医院和寄宿收容点由红十字会供给器材和全部必需品。

战斗阵地是从萨穆尔斯科克工事开始的。在卫生勤务方面委托给了代行特派员职务的骑兵大尉马克西莫夫。战斗阵地有一所设有一百五十个病床的小医院和一些救护站，交给了医生谢尔巴克和马利诺夫斯基。

后送病员的工作，在谢尔巴克医生来了以后才开始有所好转。因为他的带篷大车在巴米卸空货载后马上就把要转运到切基什利亚尔去的病员带走了。这是在 11 月 4 日才到达切基什利亚尔的第一个运输队。谢尔巴克还视察了米哈伊洛夫斯克线，他认为这条线作后送病员的路线是不妥当的，因为缺水，没有走车的路（只有一条走骆驼的小道），而且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兵站，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在露天底下停宿。他在 10 月 18 日写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于是只有阿特腊克线被选定作后送病员用的路线。

官家后送病员的工具有三十六辆单轴双轮马车，车上有能支起的车篷，每辆车能载运两个病员。不过，这些车辆没有到边区来，而是长期闲放在彼得罗夫斯克，“因为轮船忙于紧急运送粮食和部队，没有仓位运载这些马车”（格罗杰科夫，第 4 卷，第 360 页）。格罗杰科夫（在同一本书的第 382 页上）谈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抱怨对他们的货物不够关照时，补充写道：“但是，当官家的货物继续无用地闲放在里海西岸时，他们的货物却在战斗前赶运到了。这表明，红十字会的货物是亲自张罗运送的，对官家的货物，则缮写了公文，主要目的是开脱官员的罪责”。

我们要补充说的是，红十字会的货物有自己的车队运送，不管怎样，它们还是运走了。然而，官家的货物却连拉车的马匹都没有。

斯科别列夫本人却坚持不让从高加索遣送任何一匹多余的马到他那里去，他甚至想命令炮队中的炮兵军士们下马步行。他打算等车辆从海上运来后，在克拉斯诺伏斯克给各种车辆和单轴双 76
轮马车都套上吉尔吉斯马。

彼得鲁谢维奇接受了购买一千匹吉尔吉斯马的任务。他把此事转交给科洛杰耶夫上校。科洛杰耶夫从 5 月初开始购买，7 月 27 日以前，就分成几批送出了一百八十七匹马和四十名牧马人。在卡拉布加兹海峡渡河时淹死了十四匹马。付出的全部费用是五万四千七百零八卢布，加上供三位军官、译员和牧马人用的大约九千卢布旅差费，共计是六万三千六百六十八卢布。马匹不肯让人钉掌，只好把它们推翻在地上，这就大大延缓了办事的进度。

人们担心雇不到足够数量的骆驼，因而担心不能保证前方仓库备足整个远征时期所需的粮食，便试图沿阿特腊克线，在波斯的边界地区建立平行的侧翼基地。斯科别列夫抵切基什利亚尔后，最先办的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的公使齐诺维耶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在我们需要着手购买霍腊散、博季努德、古昌和杰列格兹的粮食和运载工具时，给予协助。齐诺维耶夫向沙赫的首席部长提出了请求，该部长就给博季努德和古昌的伊利汗们发出了相应的关于协助俄国代办们的书面命令。齐诺维耶夫暂时没有提杰列格兹，因为我们的战场离该省还很远。

1879 年，在拉扎列夫时期，我们的代办就已经在上述几个省里采购过粮食，可是由于没有麻袋，购粮的事中止了。延期远征后，捷尔古卡索夫就下令把买到的储备物资卖掉。1880 年 7 月底以前，已经查明，除了在曼格什拉克买到的骆驼外，我们的部队可

以指望有一万头骆驼(从奥伦堡送来六千六百头，由格罗莫夫提供三千多头)。因此，有可能在年底以前把基地迁到巴米去。但是，骆驼留用的时间将不得超过四至五个月，所以，必须设法在围攻格奥克-捷佩要塞以前，把给养从波斯直接运送到格奥克-捷佩附近。

斯科别列夫认为，与其把此事委托给某个承包人，不如把它交给他可以信任的正直、细心和有策略的军官们去办。他把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格罗杰科夫上校派去主持事务。此外，格罗杰科夫对边区已经熟悉了，因为他曾经在远征前不久作过一次经过阿富汗和波斯的旅行。斯科别列夫为了使波斯政府对自己产生好感，同意把从前曾在拉扎列夫手下供职的波斯军事代表祖利法加尔汗
77 上校暂时调到自己的司令部来工作。

但是，齐诺维耶夫比较喜欢商务代办，而不喜欢军官，因为来一些军官会在英国使团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猜疑。关于这一点，他在电报中说过，格罗杰科夫上校和其他人到波斯来，不会有什么障碍，“但我认为，他们以商务代办的资格前来是有益的”。报务员把“但”字错发成了“不”字。斯科别列夫也就这样理解了，就是说，公使不认为把军官改扮成商人是有益的。这样做也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我们的军官们就穿着军人的制服去了。

奉派给格罗杰科夫作助手的有：哥萨克军中校季亚科夫、骑兵上尉埃尔杰利、阿普歇伦团的中尉克里什托片科和司令部的文牍员叶海亚·泰罗夫。随员有：三名译员、十二名哥萨克、两名宪兵和四名骑手。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全都带有哥萨克别旦式步枪。拨出了十六万二千七百五十卢布经费，其中有十万金卢布。随身带有价值五千七百九十四卢布的礼物。

代表团于8月29日搭轮船起程，在海外商站佩列瓦尔下船，于9月1日抵阿斯特拉巴德。格罗杰科夫在这里得知，人们绝未料到他是一位军官，他于是马上给齐诺维耶夫拍发了电报。沙赫

对违反定例的事感到极为震惊，并要求公使说明原由。齐诺维耶夫阐释了电报中的错误是怎样发生的，沙赫对此感到满意，但是他希望我们的军官们再往前行时要换上便服。

斯科别列夫致函齐诺维耶夫，说他因为这一误会“感到震惊，甚至不知所措”，这种误会可能使公使陷于难堪和微妙的境地。

英国公使汤姆森立刻到齐诺维耶夫那里去详细打听并且声称，鉴于俄国人来到霍腊散，英国政府也要派内皮尔大尉到麦舍德去，内皮尔已在1878年到过该地。

由于上述种种闲话，齐诺维耶夫在9月6日才把沙赫发给博季努德、古昌和杰列格兹的行政长官的三道亲笔敕令和一份指示交给了格罗杰科夫，准许他动身到沙赫鲁德去。齐诺维耶夫在指示中建议在同伊利汗们，即行政长官们接洽时持谨慎态度，避免详细打听与购买储备物资无关的事情，建议不要吝惜馈赠。为了不至于一下子抬高价格，开始时要少量地购买，等等。

他坚决主张把宪兵和哥萨克小队遣回；他命令我驻麦舍德的 78
商务代办、六等文官纳西尔别科夫隐瞒格罗杰科夫的官衔，不搞迎送活动，也不要正式拜访。还委托他在麦舍德收购约一万五千普特面粉。

格罗杰科夫从沙赫鲁德把商务代办分别派往尼沙普尔、萨布泽瓦尔和朱威恩，把宪兵和哥萨克小队遣回切基什利亚尔去后，就和余下的人一起，改扮成商人，并于9月16日动身去博季努德。22日到达该地，而且在当天就受到库尔德人的行政长官亚尔·穆罕默德汗的接见。他同行政长官及其亲信们缔结了一项关于在一个月的期限内采购四万五千四百五十普特大麦的契约。有一些商务代办奉派从这里到埃斯费腊因和米安巴德去了。泰罗夫留在博季努德接收运到此地来的给养，其余的代表团人员动身前往席尔万，27日到达。埃米尔侯赛因汗最先去拜会格罗杰科夫，格罗杰

科夫已经知道他有酒瘾，就摆出了葡萄酒、烈性甜酒和俄国烧酒，酒瓶林立。

埃米尔和他的侍从们醉得不省人事，请来了歌手和乐师，接着又纵酒狂饮。第二天，格罗杰科夫回拜了埃米尔，正好碰上他又摆出了一大堆酒。埃米尔解释说，喝点酒以解宿醉；他喝过白兰地后，就吞鸦片、服印度大麻酚和饮葡萄酒，然后又喝白兰地。快到晌午时，他已酩酊大醉了。晚上，他邀请俄国人吃西餐，再次喝得烂醉如泥。9月29日，他举办了一次鹰猎，又设宴狂饮不止。午饭后，这位十足的醉汉才宣布他准备出售、甚至愿意赠送给俄国人三千哈尔瓦尔大麦和面粉(约七万普特)。晚上，他再次光临格罗杰科夫处，又摆了一次酒宴。

30日才缔结了一项供应三万五千普特面粉和一万九千普特大麦的书面契约。格罗杰科夫同意全部条款，但愿能尽快摆脱这伙酒鬼，赶紧走掉。他把季亚科夫留在席尔万以后就动身前往麦舍德。途中，他在古昌遇见了一个机灵的年青人，自称卡尔·杰富尔，是一个在俄国出生的荷兰籍人。他在两年前离开祖国后加入了伊斯兰教，起名阿里·伊斯拉姆。现在，他自己请求为格罗杰科夫效劳。格罗杰科夫让他在杰列格兹当一名探子，月薪五十土曼(约合一百五十卢布)，他应收集麦尔夫的情报，从杰列格兹发送到席尔万去。杰富尔表示同意，而且在11月里给麦尔夫的某些头领
79 送了礼，同他们拉上了关系，并劝他们别干预我们同阿哈尔-帖克人的纠纷，以免使自己遭殃，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夹在锤砧之间。

10月4日，格罗杰科夫到达麦舍德。第二天，他谒见了整个霍腊散的行政长官鲁克恩·伍德·多乌列亲王，给亲王奉献了贵重礼品。尽管受到了十分殷勤的接待，可是获悉，亲王禁止把纳西尔别科夫买到的小麦磨成面粉，而且限制大量采购储备物资。问题在于齐诺维耶夫尚未请求沙赫给麦舍德颁发敕令。由于英国外

交官阿巴斯汗寻找麻烦，毛拉和索弗特人在城里闹起风潮来了，决定采用强制手段禁止从城里运出俄国人的面粉。10月5日晚上，我们的驮载着面粉的骆驼果然在城门边被扣留了。

亲王没有回复纳西尔别科夫写去的两封信。于是格罗杰科夫决定大大慷慨一番：答应给亲王赠送一辆他希望得到的兰朵马车①，并且给伊玛目-里扎清真寺捐赠了二百帝俄金币，该清真寺同意从它的仓库里卖出一万五千普特小麦。毛拉们作出决定：拿出一百帝俄金币在彼此间进行分配，“作为施舍给贫苦祈祷者”的经费；用剩余的一百帝俄金币购买五十普特硬脂蜡烛，供清真寺照明用。但我们对毛拉们是这样宣布的：只有在我们的整个交易结束以后，当最后一普特小麦运走时，才能把金币付给他们。

第二天早晨，情况就完全变了：粮食准许出售，各个磨坊里还禁止穆斯林们磨面粉，以让俄国小麦先磨。虽然民众中还在继续闹事，但是纳西尔别科夫带着训令来了，他提醒平民们说，是俄国人把那么多在布哈拉和希瓦受折磨的波斯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他肯定地说，现在俄国人仅仅是力求在霍腊散的边界上建立起安定的秩序，制止土库曼人袭击波斯人，等等。总之，他把人们奚落了一番。穆什泰德们（神学家们、精通可兰经的人们）也把民众斥责了一顿，责成所有的毛拉和索弗特人具结，保证不再谈论俄国面粉的事。

亲王请求不要给他兰朵车，要求付给他钱；于是就给了他二千二百卢布纸币。不过，从麦舍德总共只运出了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普特面粉。

在萨布泽瓦尔也发生了风潮，是由我们的亚美尼亚商务代办们惹起来的。他们为了吹牛，散播了一种流言，说他们承办为俄国人购买五万哈尔瓦尔面粉，即大约一百万普特面粉。一天之内，粮

① 一种车篷可向前后开阖，可由轿式变成敞篷的四座四轮马车。——译者

价就从一哈尔瓦尔二十二克兰银币涨到五十克兰银币（一克兰等于三十戈比，一哈尔瓦尔等于二十二普特二十九俄磅），也就是说，一普特的价钱从三十戈比涨到六十八戈比。民众想起了1871年的饥荒，在宗教界人士的教唆下，急急奔向商队旅舍，俄国驮运队在旅舍里正整装待发。民众把驼队头目打了个半死，把一部分面粉撒到地上，并且扣留了骆驼。第二天，我们的商务代办贾法尔-蒙希耶夫先生来到这里，他揭穿了亚美尼亚人的吹牛，让当地宗教界的首领看了格罗杰科夫发给他的证书，给首领送交了礼物。总之，他把事情办得那么巧妙，以致向这位首领本人购买了一部分打算在此地采购的面粉和大米。粮食价格马上跌到原先的行情。从这里运出了三千九百六十普特面粉、二千七百零五普特大麦和一千零七十八普特大米。

当局拒绝给亚美尼亚人供售粮食。于是，他们就着手在霍腊散收购全部能自由买到的粮食，并且打算把粮食高价出售给我们。他们把自己的人分派到格罗杰科夫的商务代办业已开展活动的那些地方，但是格罗杰科夫并未丧失警惕。由于给各地的行政长官送过礼，他坚持主张把亚美尼亚收购商排挤走，而且达到了目的。

从开始交易算起，两个月后，即在11月27日以前，格罗杰科夫已把够吃两个半月的面粉和三个半月的大麦搞到手了。他决定把这批储备物资调运到离格奥克-捷佩六、七十俄里远的扬基卡拉镇去。埃米尔侯赛因汗答应在边境上加强哨卡，并保证设在该镇的仓库平安无事。格罗杰科夫派克里什托片科中尉到那里去当警卫队长，命令他加高城寨的围墙，在城寨里打井，并把从博季努德和席尔万运来的储备粮存放在那里。埃米尔的堂弟、当地的副长官穆斯塔法·库里·阿加，应格罗杰科夫之请，往城寨里迁驻了三十名带家眷的库尔德步枪射手，使他们感到，保卫城寨不光是一天可以拿三十戈比雇佣工资，而且与自己休戚相关。第五天，有将近

四千普特粮食运来此地。帖克人很快就探听到了有关此事的情况，暗探开始云集。有消息说，当更多的储备物资运到这里来时，帖克人打算袭击仓库。然而，正当他们等待机会时，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了，帖克人已经顾不上搞袭击了。不过，格罗杰科夫还是调回了克里什托片科，把仓库委托给穆斯塔法·库里·阿加的警备队。穆斯塔法·库里·阿加让他召募来防守十天的民军留守了整整一个月，直到帖克人要搞袭击的传说完全无声无息为止。

斯科别列夫在派格罗杰科夫去波斯的同时，曾委托我们的商务代办在阿斯特拉罕和巴库收购十万俄尺做口袋用的粗麻布，并把这批麻布送到博季努德和席尔万去。格罗杰科夫认为，需要双层麻袋和丘瓦尔大口袋(粗毛口袋)。在麦舍德收购了全部厚棉布，甚至还收购了印第安人的平纹棉布。这样就得到了五万俄尺。在霍腊散的其它城市里，还买到了八万五千俄尺厚棉布。接着还必须派信差到巴库去，在那里再买十六万俄尺粗麻布。雇佣来的 81
工人用这全部材料缝制了七万零七百八十条口袋，而且当地居民还缝制了七千二百二十五条卖给我们。买到了二千四百二十条粗毛口袋，这是最需要的东西。用细竹布和平纹棉布缝制的新口袋，以后用来给士兵们做了衬衫。缝口袋剩下的二万二千俄尺粗麻布也派了同样的用场。可是，有一部分大约五千七百七十俄尺粗麻布长期闲放在席尔万和格亚齐斯克岸上的海关里。

格罗杰科夫在 11 月 27 日以前办妥了所需数量的储备物资后，把全部事务移交给被派来接班的参谋总部上校沃尔科夫，接着就动身回部队去了。在五个仓库里存放着：六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普特大麦，三万八千零七十三普特面粉，二百八十八普特食盐，四百七十五普特食油，八百三十八普特大米和六百五十四普特豌豆。留待验收的，还有大约七万普特大麦。给沃尔科夫拨付了六万七千卢布（其中有五千金卢布和二千银卢布），作为了结手续和往扬

基卡拉运送储备物资的费用。花掉的包装费相当于物品价值的五分之一。然而，连一左洛特尼克的损耗都没有。为了以后别再回过头来叙述在波斯采购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补充说的是，第一个大麦运输队，于 1881 年 1 月 16 日开往格奥克-捷佩附近，最后一个运输队，则是在 1881 年 5 月 14 日出发的，能充分供应部队需要到 1881 年 10 月为止。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已经几乎没有骆驼了，而且铁路只通到离海边六十四俄里的地方。整个交易活动花了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八十一卢布二十一戈比。

我们拿波斯采购来的面粉、大麦和食盐的价格同兵站部的价格比较一下：

一普特	波斯面粉	1 卢布 82 戈比	兵站部的面粉	6 卢布 70 戈比
一普特	波斯大麦	1 卢布 53 戈比	兵站部的燕麦	6 卢布 65 戈比
一普特	波斯食盐	1 卢布 44 戈比	兵站部的食盐	6 卢布 12 戈比

光是大麦一项，官家就得益五十一万二千卢布；整个计算下来，则获益五十六万零九百六十五卢布。

斯科别列夫认为，格罗杰科夫两个月的劳动成果是“非凡的”，他在 1881 年 8 月 4 日写给参谋总长、侍从将军奥勃鲁乔夫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评论：“说句公道话，波斯交易活动，虽然从事交易活动的人从未搞过商业，但这是整个阿哈尔-帖克远征中最出色的一次交易活动。我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

另一位也为远征出了大力而且有卓越成就的参谋总部的军官，是装备奥伦堡边区的骆驼运输队的伊凡诺夫上校。

承包人米亚金科夫从四月的头几天起开始购买骆驼。迟到的
82 1879—1880 年隆冬把乌拉尔和奥伦堡部队哥萨克的大量马匹和牲畜都冻得半死不活，购买骆驼也有困难，骆驼中当即能用的很

少。因此，供应日期推迟了十一天。然而，雇佣驼夫所碰到的困难还更多。吉尔吉斯人记得 1873 年的希瓦远征，那时候不给他们吃饱肚子，动不动就把他们狠揍一顿；那时候在水量不足的水井跟前派有哨兵，哨兵们撵走驼夫，让他们跟骆驼一起排队等水，可是未轮到他们就没有水了……当一场混乱结束时，就发现几个倒霉的驼夫死在水井旁边。

这样的情景是难忘的。找不到情愿给俄国人效劳的人。米亚金科夫承包的六千头骆驼应雇一千名驼夫，万不得已时，也要雇八百五十七人，即一人看七头骆驼。米亚金科夫拒绝用违约金保证这个数字，他只承担雇一百五十名驼夫。斯科别列夫表示愿意每月给每人二十五卢布，供给和士兵一样的全部给养、茶叶、糖、大米、小皮帐篷、劈柴，禁止法庭规定以外的体罚，供给锅、开水壶、器皿、皮酒囊。最后，斯科别列夫为了用草原上受尊敬的人物的实例影响人们的思想，任用了两个对我们犯有重罪的人：退职的哥萨克军大尉汗·加利·阿拉斯兰诺夫和土匪阿兹别尔根·穆奈特帕索夫。此二人在 1869 年策动过草原叛乱，后来逃往希瓦，1873 年大赦后受到宽恕。加利·阿拉斯兰诺夫是被伊谢特·库捷巴罗夫打死的阿拉斯兰·江丘林将军的儿子，他智勇双全，在草原上有很高的声望，对祖先的习俗、生活方式和装束信守不渝。阿兹别尔根投身社会时，是一个普通的驼夫，可是后来成了掠夺牲畜犯和土匪，是伊谢特的同伙，他在"黑骨派"中以勇敢、多次负伤而闻名；他因为曾在前浩罕汗王胡多亚尔逃出奥伦堡时给汗王当过向导，被监禁在奥伦堡监狱里度其余生。当然，这老头儿是很高兴能获释出狱的，哪怕是当一名驼夫也行。就这样，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涯。米亚金科夫为他作保。

斯科别列夫的希望实现了，雇佣驼夫的事进展比较顺利。他们同意领取十八卢布的薪金；在受雇用时——在到下恩巴工事的

路上，津贴九卢布，往前行领两个月的薪金。每天配给的定量是：一俄磅肉，两俄磅白面粉，四分之三俄磅大米，十左洛特尼克食盐；每月三分之一俄磅茶叶，两俄磅糖；器皿全部是官家发的；铺垫毡是自己的。冬天由官家发给小皮帐篷和劈柴。受雇时间为半年；
83 返回时，坐海船到阿斯特拉罕或古里耶夫，船费由官家负担，外加每昼夜每人二十戈比的出差费。然后，每人发给十二卢布，就听天由命了。

伊凡诺夫还给每二百头骆驼雇用了一名优秀的吉尔吉斯人当驼队头目，每月领四十卢布。也就是说，总共雇用了三十名驼队头目。他们管理驼夫，同驼夫清算账目，并且审理提出的要求。为驼夫购买了药品和裹伤敷料。看来，这是按战时方式正确组织驼夫并充分保证他们的供应的初次尝试。

骆驼的主人不愿出租骆驼，因为他们凭经验知道，部队里的骆驼是不能生还的，而且很难得到赔偿骆驼的钱。所以，他们比较乐于同意干脆把骆驼卖掉，并且巧妙地把老弱的骆驼蒙售给没有经验的验收人员。驼夫们之所以不干，还因为帖克人肯定要把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统统杀掉。

为了饮骆驼，伊凡诺夫给每一千头骆驼预备了十二只科普卡，即容量为三至七维德罗的大皮桶。在每只大皮桶上，拴有一条长五十俄丈、浸过焦油的绳子和一个适宜于驮载的、用木板牢牢钉成的木槽；还备办了一些装有滑轮的方木。当需要用大皮桶从井里汲水时，就把装有滑轮的方木架在井上。为了仿照皮草鞋的样式给骆驼钉掌，采购了足够数量的作鞋底用的油性革。这种钉鞋掌的手术是十分痛苦的，可是，骆驼在石头地上行走时，没有鞋就会磨破自己的蹄掌，伤及肌肉，至此它们就完蛋了。

第一梯队有一千三百八十六头骆驼，配有二百三十三名驼夫和七名驼队头目，在两个乌拉尔哥萨克连的掩护下，于6月4日出

发。每个哥萨克连配备了一名单独的向导，他领取四十卢布薪金和一匹马的饲料；还配备了一名双马驭手，领取五十卢布和两匹马的饲料。

梯队应当沿里海岸行进，顺水井走直路，穿过曼格什拉克，向金杰尔利（波尔苏布伦）前进。往下，应该沿着隔开卡拉布加兹湾和大海的沙嘴行进，蹚水经过浅滩，接着泅渡卡拉布加兹海峡，然后到克拉斯诺伏斯克。

沿海岸一路上水井里的水，味道不好。因此，除官家规定的茶叶外，伊凡诺夫给每个哥萨克连发了一普特茶叶和三普特糖，还各发了五十个皮囊，两只大皮桶和两只小皮桶，都带有绳子和滑轮。

因为驼鞍里面衬的毡子钉得不好，所以，伊凡诺夫派出信差，在乌斯季-乌尔特向吉尔吉斯阿达耶夫族人购买七百俄尺毡子，费 84
用由承包人负担。毡子放在朱雷巴扬井前，决定在那里休息一天，驼夫在这里把有毛病的鞍子钉好。

哥萨克连把骆驼护送到了金杰尔利湾，他们在这里把骆驼交给了外里海边区的部队，自己则返回去迎接后续的骆驼梯队。

骆驼从金杰尔利到克拉斯诺伏斯克，没有护卫队护送。人们牵着骆驼，涉水经过卡拉布加兹海峡，因为据马卡罗夫测量，这里的深度是三英尺和二英尺。在这里向海滨地区的土库曼人租用了十二条小船，每条船的两侧各拴一头骆驼，牵着骆驼的鼻子，有的地方涉水，有的地方浮游。用这种办法，一天渡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头骆驼。梯队于 8 月 14 日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

第二梯队经过严格检验后，总共只有三百八十头骆驼。这个梯队于 7 月 23 日出发，配备了六十四名驼夫，两名驼队头目，两名向导和两名驭手。不能耽搁了：应当把供给乌拉尔哥萨克连的粮食运送到乌斯季-乌尔特去。护送梯队的是奥伦堡哥萨克连，梯队于 8 月 30 日到达预定地点。

第三梯队有一千三百八十六头骆驼，二百三十三名驼夫，配备了七名驼队头目。这个梯队在另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的掩护下，于8月5日启程，28日抵金杰尔利。有一百八十四头卸下乌拉尔哥萨克连的重载的骆驼在这里并入这个梯队。梯队于9月14日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

米亚金科夫亲自在布克伊汗国为第四梯队买骆驼，因此，这一批骆驼比以前的要好得多。从一千九百头中接收了一千五百头，而且在早先被淘汰的骆驼中，有二百八十二头养好了。8月22日总共出动了一千七百八十二头骆驼，配备了三百名驼夫、九名驼队头目、一名向导和一名驭手，由奥伦堡的一个哥萨克连掩护。由于面包干出问题，耽误了行程，因为在一百九十三个大袋子中，发现七十八袋浸了水，面包干变成了浆糊。九十普特完全不能用，而且在干袋子里也发现四十二普特杂有火炉粘土、木炭和完全烤焦了的面包干。所有的面包干都是苦的，而且有的烤得过干，有的没有完全烤干。面包干泡在水里了。

伊凡诺夫吩咐，用存放在下恩巴工事仓库里的面粉重新烤制面包干。

第四梯队于10月1日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第五梯队于9月5日出发，其中有一千六百六十六头骆驼，配备了二百七十八名驼夫和八名驼队头目，由乌拉尔的半个哥萨克连掩护，因为面包干不够供应人数更多的护卫队。在金杰尔利并入了二百五十二头骆驼，它们是前几个梯队的哥萨克护送连留下来的。

85 第五梯队于10月14日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这是最后一个梯队。

仿佛要为骆驼的事奖赏奥伦堡似的，经斯科别列夫申请，护送最后几个梯队的第五团的三个奥伦堡哥萨克连被吸收参加军事行动，因此就开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去了。

伊凡诺夫上校返回奥伦堡去同米亚金科夫最后清账；不久他也应召来到远征队。在古季马-列夫科维奇动身去彼得堡和格罗杰科夫出差到波斯去后，他在远征队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部队参谋长；格罗杰科夫回来以后，他被委派为军事联络副主任。

格罗莫夫答应在6月23日以前，一定把自己的骆驼送到。没有要他交保证金，因此，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追偿罚款或违约金。他没有践约，而且只是在8月15日前才送来头一批七百六十一头骆驼，19日又送来了五百八十八头，总共是一千三百四十九头。他在孔格勒向希瓦人租到了一千六百头骆驼，后来又在咸海和里海之间各一半距离处的萨马湖上，在吉尔吉斯人中租到了二千头。头一批里只有八十八名驼夫，可是根据合同应该是一百五十名。沉痛的经验表明，没有穿长袍的驼夫是绝对不行的。并不是因为士兵不会看管骆驼，——这一点并不困难，——而是因为骆驼一见士兵就跑，却服服贴贴地走到自己的穿长袍的驼夫跟前。当驼夫们在5月21日拒绝到杜兹-奥卢姆以远的地方去时，格罗杰科夫就逮捕了他们当中的一百三十人，骆驼于是通宵吼叫，几连士兵奋斗了三小时，才赶上捉住了一千头中的两百头，只好不再捕捉了。可是，第二天，当达成协议，驼夫们被释放出来时，他们在半小时内就把骆驼全部捉到了，因为那些畜生自个儿朝它们的乡亲跟前走去了。格罗莫夫雇佣驼夫时，只说到金杰尔利为止，似乎要从那里把堆放在岸上的商品运送到希瓦去。可是，当那些人连一个货包也未见到时，他就向他们宣布说，由于出了差错，轮船在米哈伊洛夫湾把货物卸掉了。约穆德族驼夫们拒绝再往前走，拒绝为俄国人反对自己的土库曼帖克教友效力。可是，弱不敌强，格罗莫夫逼他们蹚水渡过卡拉布加兹海峡，把他们赶到米哈伊洛夫斯克，在这里就用不着同他们讲客气了。

斯科别列夫认为，格罗莫夫背地里私自采取这种不合时宜的

办法，仅仅是因为他不了解当地情况，因为他有事业心，因此情有可原。应当立即使当驼夫的希瓦人充分得到补偿，否则在中亚人
86 的心目中，我们的名誉将扫地以尽。中亚人清楚地记得，考夫曼未给希瓦远征所租用的骆驼支付租金……

“在熟悉我们中亚事业底细的人中，谁不知道在土耳其斯坦没有十分认真地结算付给希瓦远征的骆驼租金所产生的影响呢？”（格罗杰科夫，第3卷，第12页）

为了处理格罗莫夫的合同问题，成立了一个有总检查官切列凡斯基参加的委员会。委员会作出决定：骆驼收交官家喂养，合同是被破坏了，不追偿罚款，而且也不按每头十卢布的价钱付给拉骆驼的工钱，同格罗莫夫订立一项新合同。

这件事在10月17日办妥。格罗莫夫答应每月从毛拉卡里往巴米转运至少三万普特，每普特运费为二卢布三十戈比，转运八个月，因此至少可运送二十四万普特。收归官家喂养的骆驼有一千三百四十九头，每月给每头骆驼付二十五卢布，一直付到把骆驼交回给承包人的那天为止；剩下多少，承包人就接收多少；死掉的和掉队的，都不给他补付偿金。除合乎规定的损耗以外，物品如有亏损，格罗莫夫要给官家照价偿付。

格罗莫夫无可非议地履行了这项合同：多亏他具有不寻常的毅力，货物迅速地在沿线开始转运了，接着在巴米堆集起来，使部队在向前推进的整个时期里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格罗莫夫认为，落到官家运输队里的骆驼是注定要死掉的，因此比较有利的做法是，当骆驼还能拖拉着腿走动时，就要使用它的全部力量。所以，他给自己的骆驼驮载了十二和十五普特，而别的骆驼只驮载八、九普特，反正是要倒毙的。格罗莫夫这样做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斯科别列夫记得，1879年拉扎列夫和洛马金的司令部是怎样

用骆驼大搞排场的。因此他发布了一道命令，把军官、官员和士兵的行李重量限制为如下的普特数：将军的行李二十普特，独立部队指挥官——十五普特，校官、主治医生和神父——十普特，尉官和官员——五普特，士兵——一普特。

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取得减轻辎重的结果，“为的是军队在行军时，不要象阿兰尼人① 或西哥特人② 迁徙的样子”。他用威胁的口吻告诉人们，在军队出发时，要亲自检查所有的部队，要毁掉多余的重载，而且要把在这方面犯有罪过的军官遣送到后方去。由于对执行命令的小人物监视不力，或者甚至是那些并非小人物的执行者脑筋迟钝，在有用的货物里边，总是碰到一些无用的东西。格 87
罗杰科夫在第 2 卷第 327 页上说道，作为后卫长官，在 1879 年 9 月往宾杰先后撤时，他曾亲自下令烧掉十个装着空弹筒的弹药箱，这些弹药箱是某个聪明人从切基什利亚尔运到格奥克-捷佩附近的，又要运回去……但是，搅乱事情的人，除了有不大聪明的人以外，也有聪明人；比如，安年科夫就曾抓住最先到达的一批骆驼，把钢轨放到驼背上，拉到铁路上去了……

从 10 月 12 日起到 24 日止，格罗莫夫提供了四千一百八十九头骆驼，六辆带篷大车和六十一辆牛车。用这些骆驼和车辆往杜兹-奥卢姆运去了四万七千五百普特。因为骆驼只雇用到这个点，驼夫不愿再往前走，于是，就吩咐阿尔齐舍夫斯基强迫他们往前走。有一些人丢下自己的骆驼逃走了，另一些人故意把自己的骆

① 粟特-萨尔马达族，纪元前二至一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和北高加索。在二世纪时，阿兰尼人建立了一个大国。在四世纪时，被匈奴征服。他们参加过欧洲三至七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一部分在五世纪和哥特人一起迁移到现代匈牙利境内，一部分在四〇九年同汪达尔人一起迁到西班牙。——译者

② 日耳曼哥特族的西支。五世纪初叶，西哥特人在国王亚拉里克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四一〇年占领和掠夺罗马。四一九年在高卢南部建立王国，不久又占领了西班牙的一部分土地。六世纪初叶，被法兰克人逐出高卢。七一一年，西哥特人在西班牙所建立的国家，由于阿拉伯人侵入而灭亡。——译者

驼弄成残废，他们刺破驼峰上的皮，抹得满背是血，很象是鞍子磨破和弄伤了驼背，要不然，他们就往驼掌上钉进去一些木钉子，或者用细绳把骆驼膝盖上面的腿子捆住，于是骆驼的腿就瘸了。

不过，毕竟有一千八百头骆驼往前走了。强制扣留的消息迅速在沿线传开。第三运输队里的驼夫们，在亚格马-奥卢姆附近宿营时，就把二百零六头骆驼赶到阿特腊克对岸。为此，他们曾请求运输队长官准许他们到几俄里以内的好牧场去放牧，硬说他们不需要护卫队，因为他们自己武装得很不错。那位长官也就同意了。

11 月初以前，在巴米就已集中了大约十万零六千普特粮食，二万普特燕麦，两百万发子弹，三套基数的弹药筒和炮弹。格罗莫夫的四千头骆驼在杜兹-奥卢姆和巴米之间干活。这些骆驼应在 12 月 1 日以前，往巴米再运送将近四万普特燕麦。11 月 17 日以前，小皮帐篷、五千双靴子、防水布、蒲席、酒精已运到了该地。

基地准备好了。剩下要做的事，就是从高加索调动暂时派往那里去的军队。在谈罢远征的非战斗部队之后，我们现在要把话题转到战斗部队上来。为此，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 5 月份的情况。

第 五 章

88

开始出征。先头部队，机动后备队。租骆驼有困难。强制雇用。使骆驼残废。5月27日从杜兹-奥卢姆出发。占领和卓卡拉、科吉和巴米。参谋长古季马-列夫科维奇上校离队。接替他的是格罗杰科夫。斯科别列夫的助手彼得鲁谢维奇将军。蒂克马·萨尔达尔的流寇。斯科别列夫6月10日的命令。医生斯图季茨基之死。7月6日侦察坚基利-捷佩。斯科别列夫的遗嘱。跨在火箭上面。叙事者说法不一。维列夏金。谁是第一个白勇士。皮斯托利科尔斯。可以效法拿破仑。拿哥萨克和步兵战士作比较。扬基卡拉。克拉斯诺伏斯克连胆怯。在枪炮声中的持枪动作。人生的光荣宛若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

我们知道，1879年失利之后，我们的军队放弃了自己的前沿工事，撤退了。杜兹-奥卢姆成了阿特腊克防线的边缘点。当时，为了给帖克绿洲的中心以决定性的打击，应该把全部储备物资挪到紧靠绿洲的边境上去，尽可能离行动目标，即格奥克-捷佩近一些。巴米镇就是一个这样的点，和卓卡拉则是用来联系防线的中间点；从基孜尔-阿尔瓦特和阿什哈巴德伸延过来的路，在这里会合。可见，首先需要牢固地占领住和卓卡拉。

斯科别列夫来到以前，我们只有七百五十四头官家的骆驼，三十头租用的骆驼，以及在切基什利亚尔购买的九辆牛车。根据这种情况，只能出动一支小部队。

斯科别列夫从高加索要来了达格斯坦团的一个营和一个乐

队；为了补充第二十旅的第四炮兵连，他要来了第二十一旅的第六炮兵连；为了补充各据点里的炮手，他要来了古尼勃斯克要塞炮队的三名军官和一百五十八名士兵。

随后，他在取消了由高加索的长官制定的以营为计算单位的办法后，命令以连队为计算单位，“因为在中亚，连队在开阔地带是一个机动灵活的斯特拉斯堡①”。被指派参加先头部队的有：萨穆尔的六个连，一个配备了回光通信机小队的工兵连，波尔塔瓦哥萨克团的一个连和塔曼哥萨克团的两个连，第二十旅的第四炮兵连，第二十一旅的第六炮兵连的半个连，波尔塔瓦哥萨克团的火箭连和一个海军炮兵连。

步兵奉令每人带六十发子弹，带一天的面包干和盐，七天的茶叶和糖，一些行军帐篷。哥萨克奉令带三天的面包干和盐，一昼夜
89 的饲料，一些帐篷和够士兵半数人使用的筑城器材。共计七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十八门大炮。

被指派为机动后备队的有：克拉斯诺伏斯克地方营的一个连，希尔万的两个连，波尔塔瓦团的一个哥萨克连，以及第六炮兵连的半个连。总共三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

由五百四十头骆驼驮运的辎重有：一套基数的弹药，十天的粮食、每人各半维德罗的水、筑城器材和堑壕用具、炊具、备用鞋、铺垫毡、火箭、炮弹、供炮队用七天和骑兵用三天的燕麦储备。为病员和伤员带了两辆驷马带篷大车。

在5月20日的命令中指示，对驼夫和骆驼要持关切和温和的态度；禁止驮载超过八普特；要求把规定付给驼夫的全部工资悉数发到他们手里。如有骆驼倒毙，不要扔掉它们身上的鞍子，应把驼鞍放在未驮载的骆驼身上。

① 法国东部边境上的一座城市，与德国接壤。斯特拉斯堡以有一座坚固的要塞闻名。——译者

自 5 月 20 日起，停止拨发酒精。

只准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克拉斯诺伏斯克和切基什利亚尔零售俄国烧酒。把每月拨发的糖增加到三俄磅。

在往杜兹-奥卢姆加紧运送先头部队的重载期间，组成了两支快速部队：亚格雷奥卢姆快速部队和达什维尔金快速部队，用来保护辎重不受戈克兰人小股匪帮的侵犯。辎重通过以后，这两支部队就自行解散。

兵站部官员谢尔宾纳中校，在未受审判前，经管向杜兹-奥卢姆供应各种物品和运送货物的事务。斯科别列夫也曾委托他租用八千头骆驼。谢尔宾纳应承了，但只搞到三千头，而且还只是租用到杜兹-奥卢姆，因为土库曼人没有忘记去年的大屠杀，当时帖克人把大部分驼夫砍杀了，为的是教训土库曼人下次再别给俄国人效力。

只好施展军事计谋了：先租用到杜兹-奥卢姆，到那里后，就用武力强迫他们继续往前走，而且把土库曼人的头领们抓起来作为人质。这件令人伤脑筋的事，交给了格罗杰科夫上校。斯科别列夫决定也到前边去，把谢尔宾纳也作为人质带在身边。从他信中的下述语句里，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我要把谢尔宾纳随身带走，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别人，——他想把货物打发走后，就啥事不管了。"（格罗杰科夫，第 2 卷，第 57 页）

格罗杰科夫指挥三个运输队出发以后，又赶到它们的前头，并在杜兹-奥卢姆等候。第一个运输队于 5 月 21 日到达。在这里发生了强制租用的事件。关于此事的情况，我们已在上一章里叙述过。土库曼人再三考虑了一夜，但是要价高得出奇：一头骆驼一昼夜要两卢布，驼夫也要两卢布和全份月薪；死掉或被敌人夺走一头骆驼要六十卢布。情况紧迫，格罗杰科夫同意了。后续运输队的驼夫们都同意那些条件。人为地使骆驼变成残废的把戏被揭露了

出来，只淘汰了一百五十七头。不过，当杜兹-奥卢姆事件的消息传到后方的驼夫那里时，就有几个驼夫从恰特附近的宿营地拉着五十八头骆驼逃跑了。

十一名头领被拘留，他们被带到“海豹”号炮艇上，开往阿舒尔阿杰岛。此事引起公使同出面祖护自己臣民的波斯政府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解释性谈话。可是，因为我们需要沙赫作出保证同意我们的代办去波斯采办粮食，所以就在 8 月里把首领们释放了。

5 月 20 日，达格斯坦的一个营在克拉斯诺伏斯克登陆；22 日，第六炮兵连登陆。23 日，斯科别列夫带着司令部和一支由沃舍梯人组成的小卫队，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并派出了一名探子，带着简短的告示到帖克人那里去。他宣称，他是来肃清匪徒和严惩违抗君命的人的。但是，及时归降者将受到优待和宽恕。

5 月 26 日，斯科别列夫抵达杜兹-奥卢姆。虽然被指派参加先头部队的队伍尚未全部开到这里，可是，由于维持辎重的费用高昂和饲料不足，决定用现有的力量在明天发动攻势。

5 月 27 日上午十点左右，作过祈祷以后，一支由六个萨穆尔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配备了第四炮兵连和哥萨克火箭连的四门大炮，在格罗杰科夫上校率领下踏上了征途。为了增加运载工具，带走了部队里的全部车辆，还占用了私人的带篷大车和牛车。

为这支由一千零八十四人（带六百七十五匹马）组成的部队，起运了以下数量的储备物资：六十八天的面包干，五十八天的糁米，一百五十六天的盐，一百一十二天的茶叶和糖，七十六天的海上食品，七十九天的燕麦。此外，还运去了三百枚火箭，一百把长柄大镰刀，八十五把镰刀和一个工程材料库。

5 月 30 日，部队占领了和卓卡拉。同一天，有两个纵队出动侦察：一个是由格罗杰科夫率领的骑兵纵队，由四个哥萨克连里遴

选出来的二百九十五名配有良马的哥萨克组成；另一个是由马拉马上校率领的步兵纵队，由两个步兵连，十名哥萨克，二十名骑手组成，配备了一台回光通信机。

骑兵必须在31日早晨五点以前占领巴米，步兵纵队则应在早 91
晨四点以前占领科吉。军队每人各带六十发子弹，并带上三天的面包干、茶叶和糖。

为了把全部给养搬运到和卓卡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劣马的哥萨克连带着无驮载的骆驼奉派返回杜兹-奥卢姆；一个配备了四门大炮的步兵连，留在和卓卡拉驻守在用粮袋堆成的工事里。

骑兵于下午四点出发，步兵则在八点出发。5月31日，每个纵队都占领了它奉令占领的地方。巴米和科吉原来都是空城。骑兵开进别乌尔马后，斯科别列夫下令把别乌尔马连同帖克人收集的粮食一起烧掉；然后，骑兵返回了巴米的宿营地。可是，第二天，即6月1日，两个纵队都回到了和卓卡拉。

6月2日，参谋长古季马-列夫科维奇上校因病去彼得堡，被任命接替他的是格罗杰科夫；马拉马顶替格罗杰科夫当先头部队长官。彼得鲁谢维奇将军被委任为斯科别列夫的助手，总管文武各部门。

一些了解原委的可靠的目击者肯定地说，更换参谋长的事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前一次侦察时，古季马-列夫科维奇骑马小跑了十俄里后，不能再骑马前进了，就躺到红十字会的带篷大车里。不知疲倦、也不了解骑马的痛苦的斯科别列夫，对此极为不满。他对周围的人们说："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参谋长啊，正当可能用得着他的时候，却不在我的身边！"

不久，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前面尘土飞扬，格罗杰科夫奉派带领埃里斯托夫公爵的骑兵迎上去。结果发现是一群绵羊。牧人都四散逃跑了，可是抓住了一个没有骑马的牧人。这时候，接到了

迅速返回的命令，可是不可能快马加鞭，因为步行的俘虏碍事；格罗杰科夫主张砍掉他的脑袋。埃里斯托夫问道："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俘虏呢？""这又怎么的！"——格罗杰科夫应声说道，就吩咐自己的哥萨克砍死俘虏……哥萨克执行了命令。格罗杰科夫回到斯科别列夫跟前时，讲述了这件事。这种不必要的残暴行为，使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感到极端愤懑，他对格罗杰科夫说："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我今后不跟您握手了！"但是，斯科别列夫这时却出面袒护格罗杰科夫，他对古季马-列夫科维奇说："这就是说，您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摆出来，要让我在您和格罗杰科夫之间作出抉择吗？——好吧，我就宁愿选择格罗杰科夫了！"随后他问道："我们有多少俘虏？"有六名。"带到这里来。"——带来了。"用刺刀把他们挑起来"。——挑起来了……

这使古季马-列夫科维奇感到无路可走，他除了称病离开部队外，再无别的办法了……

但斯科别列夫在事过以后，还是对格罗杰科夫说了一番不赞
92 许的话：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大气地报告这种事情……这时，他想起了他在洛夫恰附近的战役之后所遇到的一件与此类似的事：他的护送骑炮连的龙骑兵卫队抓到大约十五名俘虏，俘虏们妨碍快速行军……斯科别列夫下令把他们全部砍死……但是，连长站出来说话了，他提议把俘虏拴在炮架上，因为部队反正得开去找主力，到那里就把俘虏交出去；斯科别列夫让步了。突然，土耳其的骑兵来了，接着炮兵也来了……斯科别列夫领着龙骑兵冲上去，可是炮兵连拉下了……需要炮连，可是没有来。纵马回去一看，他们在解俘虏，仓猝中老解不开。"你们在磨蹭什么！"斯科别列夫喊道。他转身对龙骑兵补充说："弟兄们，砍掉他们"。龙骑兵几下子就把那些可怜的人全部砍杀了……"就要这么解才对！"斯科别列夫补充了一句。

早在5月29日向和卓卡拉推进的时候，就收到了我们的骑手送来的情报，说蒂克马·萨尔达尔匪帮流窜到我们后方去了。因此，给沿线都发了电报。阿尔齐舍夫斯基立刻派塔曼第四哥萨克连从切基什利亚尔开往亚格雷奥卢姆。

6月2日，在恰特和亚格雷奥卢姆之间，蒂克马·萨尔达尔匪帮袭击了一个在十九名哥萨克掩护下行进的小型运输队。这个运输队有六十六头驮载着绳索的骆驼和十辆私人牛车。匪帮夺走了其中的三十五头骆驼，还砍断了电报线。当匪徒们瓜分掳获物时，哥萨克给亚格雷奥卢姆送去了消息，塔曼第四哥萨克连从那里快速赶来，追击强盗，一直追到天黑为止。可是，哥萨克连只夺回两辆丢弃的牛车和两头骆驼。

6月5日，一支运输队在阿普歇伦人的一个连和塔曼人的一个排的掩护下，从恰特前往杜兹-奥卢姆。在哈尔-奥卢姆附近大约有两百个土库曼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运输队长官把骆驼聚成方阵以后，通知了恰特，该处派来了由两个连和两排哥萨克组成的援军。敌人退却了。

因为这后一次事件显然有波斯臣民参加，所以就致函我们的公使，转请波斯政府准许在阿特腊克对岸追击匪帮。这项请求没有获得批准，但许可在必要时占领波斯的卡雷卡拉镇和努胡尔镇。

6月7日，一支载运着二万二千普特粮食的运输队到达和卓卡拉，护送运输队的三连萨穆尔人也回来了。此外，到达的有：希尔万的两个连，克拉斯诺伏斯克地方营的一个连，一个工兵排，第四炮兵连的四门大炮，海军炮兵连，兵站部和野战金库的分部以及93战地邮局。

9日和10日，决定带着在巴米建立仓库用的储备物资转移到巴米去。10日，斯科别列夫发布了如下命令：

“在九个月的停顿之后，钦命总指挥官乐意命令再次开进阿哈

尔-帖克的疆界。

“当前大家将经受许多艰难，要同勇猛的、十倍于你们的、十分强大的敌人对阵。

“你们高加索人的心，始终是以战事为重的。

“为了维护乔治勋章的尊严，我感激你们，我了解你们，我把敌人视如敝屣。

“我请求部队的全体将士不要忘记，俄罗斯的荣誉要求为我们阵亡的战友们复仇”。

9日，彼得鲁谢维奇的勘察队带着工程师列萨尔和波戈列尔科，从和卓卡拉出发，去基孜尔-阿尔瓦特勘查通往米哈伊洛夫湾的道路。希尔万的一个连和十五名骑手担任掩护。一个月的给养，装有二百五十维德罗水的五十只大桶，两套基数的弹药，全部驮载在一百二十五头骆驼上。勘察队于7月1日抵达克拉斯诺伏斯克，没有发生意外情况。

再次未发一枪就占领了巴米，这一次是牢牢占领了。离格奥克-捷佩尚有一百十二俄里。

斯科别列夫为了增强和卓卡拉和巴米两个前沿据点的防御，命令把后方各工事里的大炮转运到这两个点来，原地各留一门炮。

6月11日，开始收割巴米和别乌尔马附近长熟了的庄稼，往那里调去了一支先锋部队，由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配备了回光通信机的哥萨克连组成。军队既打谷，又在被丢弃的水力磨坊里磨粮食。从博季努德订购了菜种，并在巴米开辟了菜园子。挖了两个游泳池，修了一个澡堂，命令在所有工事里开始烤制面包。

由于原先部队里四台官家的回光通信机摔坏了一台，没有给和卓卡拉弄到机器，在那里就设立了一个接收紧急情报的旗语站，由骑手把紧急情报送到科吉山口，交给那里的回光通信机。因此，

斯科别列夫打电报给彼得堡，请求赶快把在伦敦定做的机器送来，它们“在这里会带来明显的好处，甚至就影响亚洲人的想象力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然而，6月8日，一帮约穆德人潜入杜兹-奥卢姆附近，赶走了 94
我们的牲畜。不过，牲畜被波尔塔瓦的一个哥萨克连夺回来了。6月12日，就在紧靠切基什利亚尔的近郊，一帮科朱赫人企图抢走我们的骆驼。

作为对此事的回报，6月15日在巴米枪决了两名奸细；20日又在恰特捉住了四个形迹可疑的土库曼人，并交由野战军事法庭审讯。斯科别列夫宣告，每有一个俄国人被杀死，就将把被拘押在“海豹”号轮船上的被俘头领处死一名，即处死一名派遣匪帮的那个氏族的代表。

17日，一个哥萨克连及一个火箭连和一个骑山炮排被派往阿尔奇曼去阻止帖克人收割庄稼，并烧掉打下的粮食。任务都完成了。

按契约的规定，被扣留的骆驼必须走完四次行程。应该把它们放回去了，可是阿尔齐舍夫斯基只掌握六百二十五头骆驼以及几十辆牛车和带篷大车；关于格罗莫夫的骆驼，一点消息也没有。奥伦堡骆驼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可是不知道何时能到。因此，阿尔齐舍夫斯基奉令购买五百头，哪怕是花一百二十卢布买一头骆驼也行；他还奉令，即使土库曼人的骆驼走完了第四次行程，也得把它们扣留下来……

最后提到的这件事是非常棘手的，因为格罗杰科夫不仅亲口说过，而且还立过书面契约，使土库曼人确信有希望很快结束他们所处的俘虏状态。因此，决定把两名有威望的头领释放出去，以便让他们说服驼夫们再留下来效力，并从阿特腊克对岸送一些强壮的骆驼来补足亏短数。给那些大体上干得不错的驼夫各发了一个

银卢布，而且还给一些人颁发了“勤奋工作”奖章，以资奖励。6月14日，给他们支付了从扣留之日算起的工钱十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七卢布。

最后，6月25日，斯科别列夫命令把所有被拘留的头领都释放上岸，因为他们彼此已彻底闹翻了脸。看来，为了讨好土库曼人，样样事情都办到了。不过，在第四次行程以前，他们的三千头骆驼只剩下一千八百六十八头，其余的因为不能用，已被剔除。在第四次行程以后，只剩下一千三百头，就是在少给整整一半报酬的情况下，它们也俯首贴耳地干活儿。捷尔-奥加诺夫刚订了新契约，马上又谢绝了。谢尔宾纳的诺言仍然是一纸空文。纳夫罗茨基在曼格什拉克买了三千六百三十八头骆驼，雇用了四百七十六名驼夫和驼队头目，他在8月15日以前才办完所有手续。这笔交易连同送到克拉斯诺伏斯克的运费在内，共花费了二十八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卢布。头两个有六百头骆驼的梯队，于7月1日到达。

6月19日晚上，往和卓卡拉送邮件的两名骑手向宾杰先疾驰而来，他们告诉从巴米来迎接运输队的塔曼第六哥萨克连连长说，
95 有人在宾杰先山口朝他们打了一排齐射，而且打死了同他们一道来的哥萨克科洛米采夫。哥萨克连立即开往山口，的确发现了一帮宿营者的痕迹。哥萨克的尸体被搬运到宾杰先，安葬在那里的山上。委托科洛米采夫递送的公文不见了。

斯科别列夫怀疑骑手们有叛变行为，命令逮捕他们，并委托红十字会的医生斯图季茨基检验死者的尸体，确定哥萨克是被什么子弹打死的，子弹是从什么方向、从多远的距离打来的，等等。斯图季茨基带着塔曼第六哥萨克连的十二名哥萨克于6月21日早晨五点半钟从巴米出发。指挥护卫队的是军士列文施泰恩男爵，他是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地主，是志愿服役的。两小时以后，萨穆尔第十连从巴米出发，走的同一条路，这个连是护送运输

队到巴米来的，现在领着无驮载的骆驼返回和卓卡拉。

斯图季茨基于上午八点一刻抵宾杰先，接着就带领两名哥萨克上山去挖掘阵亡者科洛米采夫的尸体。留在山下的人，发现了三个帖克人，就向斯图季茨基大声呼喊，说有帖克人。斯图季茨基跑下山来，骑上马，同全体哥萨克一起，驰去寻找那跑掉的三个帖克密探。当然，派他到这里来不是干这件事的，可是谁会责备勇敢的年青人的剩勇呢？哥萨克们登上山后，突然看到了一大群帖克人，大约有三百人左右，装备的是别旦式步枪，正如麦耶尔（第24页）断言的那样，这些枪"是在倒霉的1879年远征中，即所谓的三位有天才的将军大人鲍尔赫伯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维特根施泰因公爵领导的那次远征中，在对坚基利-捷佩发动猛攻时，从我们的手中夺去的"。

现在，我们的人只好逃跑了……起初，他们想尽力跑回离他们一俄里的炮楼，可是，看到帖克人会追上他们，斯图季茨基就让大伙儿在离科洛米采夫的坟墓不远的山上停下来，并命令他们下马。这座小山三面都为较高的山峰所环绕。不久，帖克人出现在山谷里，哥萨克朝他们打了两排齐射，打伤他们当中一人和三匹马。帖克人躲到山后，下了马，登上处于控制地位的三个山峰，最近的一个山峰距离我们那很少的几个勇士只有二百步。一场大厮杀开始了。不久，哥萨克的三匹马被打死，余下的马脱缰而奔，落入帖克人的手中。

哥萨克们分为两组，据守在不能很好掩护自己的岩石后面：七个人和斯图季茨基一起据守在最近的山峰对面，山峰同他们的阵地之间有一条易于通行的鞍状山脊；五人据守在其余两个山峰对面，一条陡峭的雏谷把他们同这两个山峰分隔开来。不久，一名哥萨克阵亡，另一名受了伤。帖克人看到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就顺着 96
鞍状山脊发起猛攻。等帖克人靠近时，哥萨克迎面打了一排齐射，

把三个帖克人撂倒在哥萨克们据以掩护的岩石前面三步远的地方。有个勇敢的家伙冲到了哥萨克跟前，但被军刀砍死。帖克人跑到三十步以外，也躲到了岩石的后面。

哥萨克们表现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伊凡·库奇尔颚上中了一颗子弹，可是，他继续不停地射击，大腿上中了另一颗子弹，他仍然不停地射击；最后，第三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这时，他翻身仰卧在地，画了十字，好好地合拢双手，然后死去。手上挂了彩的哥萨克别尔迪什和列标德卡继续进行回射。哥萨克杜勃卡腹股沟受了重伤，本来已经滑到下面了，但是他仍坚持又爬回到自己人身边，继续射击。勇敢精神不次于哥萨克的斯图季茨基（自然，哥萨克们一点也不需要别人褒扬和示范），一边朝帖克人开枪，一边大声诅咒和詈骂帖克人。哥萨克们认为这样很危险，曾不只一次地劝他不要这样干，否则会给自己惹祸。可是，大夫总安静不下来。不知何故，他想跑到另一块岩石那里去，跑着越过时，被致命的一枪打死了，只来得及请哥萨克们代为问候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念头……

列文施泰恩于是代理小队长。后来流行过一种传说，似乎他曾劝告哥萨克们投降；连麦耶尔也在自己的书里写道，男爵“就其性格来说，不能充任这几位勇士的长官”。可是，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在对射中看到过男爵，而且他到处都表现出沉着和坚定。麦耶尔本人在第 84 页上谈到他时，就跟从前说的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在部队里，关于男爵在这次战事中的品行，流行着前后矛盾的传说，我可以证明的只是，我看见他在炮火中和在规模很大的搏斗中，十分沉着，因此，作为一位勇士，他的声誉是无可争辩的。”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从上午九点起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又有一名哥萨克阵亡，两人负伤。其余五名哥萨克被石头打成重伤。情况好象是绝望了。突然，帖克人开始退走。不久，巴米方面听到

了枪声，原来是萨穆尔连打了过来，该连因为在路上劈木柴，所以来晚了。帖克人本来要猛扑这个连，可是遭到了齐射，就往波斯边境上的努胡尔撤退。我方两名哥萨克和斯图季茨基阵亡，五名哥萨克受伤，其中有一人在第二天死去；其余五名哥萨克受震伤。帖克人被打死十四人，四具尸体落在哥萨克手里，可是他们得以运走十具尸体，并埋葬在阿尔奇曼。哥萨克获得的战利品有：两支步 97
枪，两把军刀和两支手枪。

无可争辩，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哥萨克全都是青年人，服役只有一年，在没有水、没有指望任何地方会派来援兵（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连队的行动）的情况下……搏斗了七个小时，而且厮杀时一个人对付二十个人！

斯科别列夫给所有活着的人各颁发了一枚四级十字勋章；大公则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每人还送了一枚一级金质十字勋章，并决定给阵亡者和因伤致死者的每个家庭各发一百卢布。

晚上，和卓卡拉工事的司令官派出了接运伤员的马车，并派遣一名骑手带着给斯科别列夫的报告到科吉回光通信机站去。22日早晨，斯科别列夫收到了报告，他马上往出事地点派去了塔曼哥萨克连的三个排，配备了两门火箭炮；紧接着他自己也带领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山地骑山炮排前往该地。可是，帖克人自然已踪影全无了。

这次战斗给部队造成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它以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和一大群敌人相比，很少几个俄国人能顶住多少敌人，而且颁发的十字勋章也是此次远征中的第一批。不过，很多人责怪斯图季茨基，说他没有等候连队。可是，他本来就不知道连队的任何情况：连队是独自行动的。应该责备的是那些派他带一支小小的护卫队去危险地区的人。这不是去坦波夫省。

6月底，收到机警的努胡尔探子从格奥克-捷佩送来的情报

说，帖克人准备在割完庄稼后在阿尔奇曼集中，蒂克马-萨尔达尔的先头部队已经驻扎在那里了；还说由于四个主要部族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要求到沙地去，另一部分坚决主张打仗，四个部族决定推选四位汗王代替一位汗王。这则关于发生争执的消息对斯科别列夫震动得特别厉害：他最怕帖克人到沙地去；到那时候，他的全部努力、全部筹划、全部希望，都将徒劳无功了……

斯科别列夫由于害怕迟误，并认为"处于劣势，但及时动手，总比处于优势、但迟迟动手为好"，还认为在战场上作指挥官总是有利的。因此，他决心抢在阿尔奇曼的帖克人的前头，保护被有关他们意图的传闻搅得严重不安的努胡尔，使之不受他们的侵犯，然后对格奥克-捷佩进行一次侦察。况且，齐诺维耶夫也好，考夫曼也好，都认为必需快一些结束战役：一个考虑的是政治利益，另一个考虑的是土耳其斯坦的利益。虽然考夫曼散布了自己要向麦尔夫进军的流言，在土耳其斯坦仍然出现了令人惊慌不安的征兆。

98 给予决定性打击的时刻尚未到来，因为从奥伦堡来的骆驼至少还需要等两个月，而且格罗莫夫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报告说，他不敢把在布哈拉租到的骆驼送出来，因为帖克人为了抢夺骆驼，派出了二千名骑手。

斯科别列夫不顾米柳京的"不要寻求战斗"的指示，认为初步的战斗交锋对自己和军队来说都是必要的，为的是要熟悉一下他本人还不了解的敌人。决定7月1日从巴米发动一次攻击。恰好马拉马上校在行动前夕获准去俄罗斯休假；波尔塔瓦哥萨克团长、公爵埃里斯托夫上校被指派来接替他担任驻扎在巴米的先头部队的长官。这已经是参谋总部的第二位军官被迫离开部队了，虽然在战时不应该有休假……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或许是因为从连队医士开始升迁的巴拉诺克大尉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之故……巴拉诺克感到伤心的是，参谋总部的伊凡诺夫上校刚刚来到，就被任命

为参谋长……

早在6月的头几天，为了采取措施对付意料中的蒂克马·萨尔达尔的进犯，格罗杰科夫就被派到后方去了。可是，8月29日，他动身去波斯采购粮食。

7月1日以前，在巴米只有五又四分之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乐队，四个哥萨克连，二十五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总共五百六十名步兵和三百九十名骑兵。在和卓卡拉有：三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不算后方驻防部队的人员，我们只能说在整个边区有：三十一个步兵连，一个地方小队，十二个哥萨克连和四十八门大炮，即三千六百八十名步兵和一千二百名骑兵。

电报设施只架设到杜兹-奥卢姆。

7月1日晚上九点钟，做过祈祷之后，斯科别列夫带领一支小部队从巴米出发，小部队的组成是：一个工兵排，萨穆尔人两个连和一个乐队，克拉斯诺伏斯克地方营的一个混成连，四门大炮，四门海军霰弹炮，一个骑山炮排，三个哥萨克连（两个波尔塔瓦连，一个塔曼连），以及一个火箭连。总共三百四十四名步兵，三百一十一名骑兵，一百二十八名炮兵，十门大炮，八门火箭炮和四百九十四匹马。辎重队由红十字会的十三辆带篷大车和两辆单轴双轮马车组成。六天的粮食，十二天的茶叶、糖和定量食用的牲畜。步兵各带一百二十发子弹，骑兵各带八十发子弹。供远射炮用的炮弹各三百发，山炮用的炮弹各一百零八发，给每门霰弹炮各准备了三千发炮弹，以及八十枚火箭。没有带帐篷和饲料。准许给校官驮运一个驮包，给尉官驮运半个驮包。

完全可能，斯科别列夫带着这样一支数量不超过多尔戈鲁科夫公爵1879年所带的一半军队的微小兵力往格奥克-捷佩进军，目的是要鼓励帖克人，使他们相信，他们的要塞是攻不下来的，从而给那些想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要塞的人以精神上的强大力量。[99]

在巴米，只留下萨穆尔人两个连，十五门大炮和十名哥萨克。

这使各种各样的民政官、邮政官、地方金库官、检查官，都感到非常惊恐不安。虽然又从和卓卡拉调了萨穆尔人一个连到巴米去，但是闲话平息不下来。斯科别列夫向他们宣布说，盖达罗夫中校留在巴米代理军政长官，“此人是不会容忍任何议会习气的”（格罗杰科夫，第 2 卷，第 131 页）。

决定傍晚出发。这是为了能比较容易地通过一昼夜缺水的行程前往阿尔奇曼，并使骑兵有可能出其不意地袭击那里的帖克人。

出发的次序是这样的：前面是两个半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随后是工兵、炮兵队、萨穆尔人两个连、辎重、克拉斯诺伏斯克连和半个哥萨克连。

7 月 2 日拂晓，斯科别列夫带着哥萨克抵达阿尔奇曼。在这里碰到一队帖克骑兵，共计四十人；这队骑兵丢下四具尸体后跑掉了。步兵在上午九点半钟以前才到。斯科别列夫让疲乏的部队休息了一天，并从努胡尔要来了一些向导。然后，于 7 月 3 日开赴杜伦，4 日从杜伦前往阿克卡拉。部队在两个村镇里都碰到小股帖克人，他们在对射一会儿后就逃跑了。7 月 5 日，部队在拂晓三点出发，上午九点半以前就开到离格奥克-捷佩十二俄里的叶格扬-巴蒂尔卡拉。只剩三天的给养了，只能吃到 7 日。斯科别列夫命令把给养的供应时间拉长为八天，即吃到 12 日，但是把发给每人的肉食增加到两俄磅。

在未发一枪占领叶格扬-巴蒂尔卡拉之后，在三俄里左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约有一百帖克人的小队，但被炮兵赶跑。探子报告说，帖克人要搞夜袭。因此，这个已被占领的卡拉就进入防御状态：砍倒了树木，准备了夜间照明用的篝火，沿射手墙建造了浮架；在拐角处架了一门霰弹炮，由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指挥；堵塞了城门；连队的大锅盛满了水；清理了广场；拆毁了四周的围墙。在

等候夜袭时，斯科别列夫给军官们发布了一道指令。他在指令中提示说，他决定侦察格奥克-捷佩，只是为了“亲自证实他们富于战斗激情的心”；他劝告说，“在战斗打响之前，部队的长官就要把自 100
己的心同部队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他要求夜间射击时，只能齐射；并通知说，射程将用篝火表示。

应该指出，斯科别列夫在书信中，在命令中，以及谈话里，经常使用“心”这个字。这个字含有勇敢、一致、同情等等意思。比如，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电报，他给齐诺维耶夫写信说，他尤其感到惶恐不安的是，因为“有可能评价和实际体验到……您期待着信托给我的艰巨事业获得成功的那颗心”。在 11 月 29 日致高加索参谋长的电报中，也有同样的话。“把心放在事业上”——这不完全是俄国话；“亲自证实富于战斗激情的心”，——俄国味就更少了。可是要知道，斯科别列夫是在巴黎受教育的，而且是在塔什干才同家庭教师、法国人吉拉尔德分别的，当时他已经是格罗德诺骠骑兵团的骑兵上尉了。

格罗杰科夫肯定地说（第 3 卷，第 207 页），斯科别列夫手不释卷地读皮埃龙的书《当代至十九世纪末的战术》（“Les methodes de guerres actuelles et vers la fin du XIX siecle”）。他把这部书称为“可兰经”，而且从中找答案；夹杂在他的训导中的军事史例、格言和法国名言，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可兰经”气味。毕竟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人，因此他的“心”是士兵们能够理解的。

于是，采取了反夜袭的措施。斯科别列夫从晚上起，就写好了军人遗嘱，他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夜。但是，帖克人没有来袭击……

7 月 6 日清晨三点半钟，在已设防的卡拉里，留下了由维列夏金指挥的半连克拉斯诺伏斯克人和一门霰弹炮、辎重、勤务兵、病员、以及定量食用的牲畜。然后，其余的部队就向格奥克-捷佩推

进。出发前，斯科别列夫把一封短简交给自己的副官埃尔杰利，以便在他一旦阵亡时向军官们宣读。在短简中，他任命格罗杰科夫为自己的继任人，说格罗杰科夫有能力安全地把部队带领出去；说他确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说他故意把部队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是他说，预料在整个亚洲产生的影响能证明冒险行为是正确的，应该打击亚洲的想象力。

这里有一点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自 7 月 1 日从巴米出发的整个时期里，格罗杰科夫没有谈到自己。在第 2 卷第 113 页的脚注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6 月 28 日，斯科别列夫从巴米写给他第三封信。这就是说，他仍然在后方。虽说他有能力，他究竟能用什么样的办法安全地把部队从格奥克-捷佩带领出去呢？

101 此外，他说，仿佛"斯科别列夫将军从巴米出发时，连自己也未料到会走得那么远"（第 132 页）；斯科别列夫的声明则是，他故意把部队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说法统一起来呢？

斯科别列夫属下职位较高的是部队的炮兵长官维尔日比茨基上校。一旦斯科别列夫阵亡，如果他原先信不过先头部队的新任长官埃里斯托夫公爵，那就应该是维尔日比茨基把部队安全地带出去。出发半小时以后，出现了成群的帖克骑兵，他们开始对射。行进四俄里以后，部队碰上蒂克马·萨尔达尔带着四百名骑手在丘陵后面设下的埋伏，但是我们的骑手们及时发现了这支伏兵。立即把哥萨克火箭连派到前面去了。这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它使斯科别列夫有可能向部队适当显示一下自己：第一枚火箭未发射出去，落在炮架跟前，等待爆炸的炮手们犹豫起来了，这时斯科别列夫跃马向火箭连跑来，停在第二台轮班的炮架跟前……第二枚火箭也落在炮架跟前……火箭连连长命令炮手们跑开，但斯科别列夫发出了"站住"的命令，接着用马刺刺马，纵马来到火箭跟前……紧接着响起了一阵爆炸声，把将军的坐骑炸伤了好几

处。第三枚火箭发射得好。斯科别列夫整理好队形后，就纵马离开了火箭连。格罗杰科夫是这么叙述的，显然，根据的是作战报告，因为他本人并不是此事的目击者。

这时，麦耶尔带着自己的霰弹炮正驻扎在叶格扬-巴蒂尔卡拉，可见，他也是转述别人的话。在我们看来，麦耶尔有他的优越条件，因为他是在当天从一些直接的目击者那里听到这一事件的，所以他讲的详尽一些。据他说(第 177—178 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第一枚火箭完全没有发射出去，卡在炮架里吱吱地响……炮架倒了……周围的人都俯下身子……斯科别列夫正好就在这儿，他用马刺刺了一下害怕得打响鼻和发抖的坐骑，使得它纵跳起来，横跨在炮架上面……轰隆一声爆炸了，烟雾罩住了斯科别列夫……当烟雾消散时，他安然无恙地呈现在惊呆了的目击者眼前，面部的神色十分镇静……鲜血从他的白马身上三、四处伤口里冒出来，在马背的两肋和肚子上流淌……在相去几步远的地上，一个炸穿了胸部和腹部的哥萨克在临终痉挛中挣扎着……响起了震耳的乌拉声；制帽在头顶上飞舞……第二炮架的一炮手毫不迟疑地用左手接近导火索，用右手划了个十字记号……火箭发出吱吱的响声飞射出去，正好打中了一群帖克人……哥萨克当场就获得了一 102
枚乔治十字勋章。

这里没有那残酷无情的“站住”的口令，斯科别列夫仅仅是自己在冒险，并未强迫自己的部下毫无必要地冒险。这里，他被描绘得更讨人喜欢一些；为了他的声誉，我们比较喜欢麦耶尔的叙述，虽然它与前面的叙述大相逕庭。

况且，这段叙述还提供了解释斯科别列夫的举止的材料。这里可以看出深刻敏捷的思量，然后是迅速的决断。斯科别列夫不是一个热情迸发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要进行权衡，进行周密思考。他站在火箭炮架后面……火箭和炮架一起坠倒在地，可能给

周围所有的人造成死亡……按理应该跑开……他自己躲避即将发生的危险是否合适呢？……他本来应该在那些尚未在战斗中见过他的士兵面前表现自己嘛……不过原地不动是危险的，没有迫切需要时，长官不应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但是，可以牺牲坐骑，用马去抵挡。于是，斯科别列夫就迫使可怜的坐骑跨在火箭上面……弹片是不会打穿它的……果然，马负了伤，斯科别列夫却安然无恙！

在相去几步远的地方，被弹片打伤的哥萨克在痉挛着。很清楚，对人来说，骑马跨在火箭上面，比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要安全一些。而且，马也只有几处擦伤。敢于作这种决断的人，毕竟不是很多的。要是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人，就连斯科别列夫也不会下决心那样干。

维列夏金在他写的《家居与征战》一书的第 329 页上叙述了如下一件事，此事是在伊麦列京斯基公爵带着主力到达后，在对洛夫洽进行强力侦察的那天发生的：

“记得，那天午饭后，我骑马跟随将军在葡萄园里走着，只有我们两个人，卫队不知散到那里去了，正值酷暑。将军请求我：‘维列夏金，亲爱的，您给我把那边的一嘟噜葡萄摘下来吧！’”

维列夏金跳下马来，刚要俯身去摘一串葡萄时，“突然，几颗子弹噼噼啪啪地打到我们脚跟前的地上，甚至打得飞起了沙土。将军陡然勒住坐骑，回马急驰而去。自然，我还是摘下了葡萄，然后尽快跟上他……在我跟随斯科别列夫的整个期间，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将军是这样猛然转身避开子弹的”。

这样的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于事业毫无补益地死掉实在太愚蠢了。可是，当需要以身作则时，需要振奋那些因伤亡而沮丧的
103 士兵的精神时，需要向记者们表现自己时（土耳其战争中的荣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记者们哄抬起来的），那末，斯科别列夫是不会

吝惜自己的。普通记者一听见子弹的啸声，就吓得魂不附体；同他们安详地开着玩笑的斯科别列夫，也就博得了他们的敬重，更何况他身穿白色直领制服，头戴白色制帽，而且还跨着一匹白马，土耳其射手们主要瞄准的就是他这个明显的目标……借助电报设施和印刷机的宣扬，声望就哄传开了！

人世间再没有更神奇的事了。这里，我们要对敌人的子弹不能伤害斯科别列夫的原因作一番极其普通的说明。这件事很多人觉得神秘莫测，老百姓则认为是有一种什么符咒。

经常跨着白马、穿一身白色衣服投入战斗的第一个人物，是在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都很出名的库班哥萨克军上校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皮斯托利科尔斯，他曾在土耳其斯坦军队里当过几年骑兵长官。身高将近一俄丈，头戴一顶白色羊皮高帽（这帽子加高了他的身材），穿一件白色束腰无领长袍，跨一匹白马，他只有一个黑色的标志：一绺染黑的长须。这位非常沉着、勇敢超群的人物，在同契尔克斯人的多次白刃搏斗中，被短剑刺了许多伤口（他身上的弹痕和刀伤总共有十一处"特殊标记"）；不过，他不愿早死。考虑到靶心经常是靶子上最难打中的地方，他决心把自己当作靶子；凭着他那魁梧奇伟的身材，再加上那顶使他身材更高的半俄尺长的羊皮高帽，他十分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步枪的准星瞄在白色的目标上是看得很清楚的……白勇士带领着一支卫队，卫队中间展现出他的彩色小旗子——自负不凡的诱惑物。敌人的射手们费尽了心机，可是他们的子弹从旁边飞过去了。不过，皮斯托利科尔斯自己觉察到，他的"不幸落在副官和传令官们的身上"，——这些人是以他为靶心的靶子的旁侧面……因此，他劝告他们在对射时，或则跟在他后面，或则离开他稍远一些。

这个令人莫解的"不幸落在传令官们身上"的秘密，很长时期

都未被人猜透。最后，在1868年6月2日的泽拉布拉克附近的战役之后，在皮斯托利科尔斯为他指挥下的先锋部队官员们举行的酒宴上，话题转到了这上面来，他的参谋长说出了我们在上面讲过的猜测。皮斯托利科尔斯有些困窘起来了，但接着他开诚布公地承认了自己的“军事计谋”。谁都没有责备他的这种做法，传令官
104 和副官们照旧跟随在他的身边。

斯科别列夫到塔什干来的时候，可以说，正是皮斯托利科尔斯退出舞台的时候，正是他因为骑兵中的总务处闹出乱子而受到侦讯的时候。骑兵长官已经是冯·施特兰德曼了……可是，有关皮斯托利科尔斯的故事，还在传述着①。

斯科别列夫学习着，把实例铭记在心。当时就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功名心很重的人物。皮斯托利科尔斯可作为每个骑兵的榜样，斯科别列夫便仔细地打听他的事迹，还让人把某些事情重述两遍。

可见，“白将军”是“阿克-巴图鲁”，即白勇士的缩影。白马是个审美问题，法规并未责成将军们选择某种毛色。夏天穿白色直领制服，戴白色制帽，——这是制服的一种规格。也就是说，对一切都可以作出很简单的解释。可是，如果是在冬天，有人穿违反规定的制服，在只许穿黑色大礼服皮袄时，穿的是白色短皮大衣，那末，解释起来就不应那么简单了。缪拉② 和米洛拉多维奇③ 经常

---

① 他的一项娱乐活动是相当危险的：他坐到一棵树下，在他头顶的树枝上钉一块手帕，作为他的卫队的一个哥萨克值班连，下马站在一百步远的地方，射击这块手帕。真是个饶有风趣的人物啊！

② 1767—1815年。1804年拿破仑的元帅，1805—15年那不勒斯国王，1812年曾率领骑兵随拿破仑一世进攻俄国。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奥地利人俘获，被枪决。——译者

③ 1771—1825年。俄国步兵上将。1806—12年战土战争时期指挥军团。1818年被任命为彼得堡总督。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时，被十二月党人卡霍夫斯基重创而死。——译者

穿着礼服投入战斗，他们也没有负过一次伤。

如果皮斯托利科尔斯不在土耳其战争前夕死去，俄国就又可以听到他的事迹了。真是一个勇猛的哥萨克啊！

斯科别列夫的个性毕竟太有风趣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讲述6月6日侦察活动的当中，加进这一段说明这位名人的某些特点的插话，并不是多余的。当掷弹兵退走时，拿破仑一世也迫使自己的白马站在吱吱作响的榴弹旁边……斯科别列夫也仿效了他的做法……象拿破伦一样，他也揪部下的耳朵……

在发射了几枚火箭以后，遭受挫折的伏兵急急离开了。我们这支没有先锋和后卫的部队，是按这样的序列行进的：在靠近山头的右半面，半连工兵走在前面，它后面是两个萨穆尔连，然后是半个远射炮连和霰弹炮，后面则是半个克拉斯诺伏斯克步兵连和波尔塔瓦人半个哥萨克连；其余的骑兵在左半面，成梯队向后行进，有哥萨克火箭连在第一线，骑山炮排则走在哥萨克连中间。右半面由步兵散兵线掩护；左面、正面和后方，则由哥萨克散兵线掩护。仿佛是一个圆圈在移动，密集的部队在圆圈里面行进，它们准备着在任何一个点需要给予反击时，就奔往那里去。敌人坚守在相当 105
远的距离之外。

上午十一点半，部队开到谢基兹-亚勃河（八河）跟前，河水从山上奔流下来，灌溉着所有的村落和独立庄园。这些村落和庄园通称为格奥克-捷佩，包括以下几个地方：库尼亚-格奥克-捷佩，即老格奥克-捷佩；其次是坚基利-捷佩，它在前一地区以南八俄里处；最后是扬基卡拉（新要塞），它在第二个地区以南两俄里处。部队停驻在扬基卡拉以南，离它的果园大约半俄里的地方。

休息约半小时后，军队往前推进了五百步，接着在河的左方改组成战斗队形，让右翼紧靠河流。在第一线的中央，在丘陵上部署了四门远射炮；在丘陵左边驻扎的是萨穆尔人步兵连，右边是克拉

斯诺伏斯克人的半个步兵连和一个工兵排。部署在第二线上的是哥萨克；在暴露的左侧翼上，有他们的一个骑山炮排和一个哥萨克火箭连。在第三线上是萨穆尔人的另一个步兵连，配备了霰弹炮。这样一来，骑兵就好象是藏在由步兵组成的第一线和第三线之间的箱子里了。这是因为，帖克人通常以最猛烈的方式拚命进攻哥萨克，对我们的步兵则特别敬畏。斯科别列夫是这样来解释此种现象的："每个中亚人都认为自己是哥萨克，或者再高一点，是骑手；在中亚人看来，步兵是难以接近的怪人：他们喷火。总之，步兵连能打击中亚人的想象力，哥萨克连则办不到"。

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中亚人自己在他们对待哥萨克和步兵所持的这种不同态度上，却是这样解释的：哥萨克是有钱的人，既有自己的马，又有自己的武器，而且在马鞍后还往往系有值得注意的什物；步兵则是乞丐，穷光蛋，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杆枪，而且枪也是官家的。所以步兵不珍惜生命，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而哥萨克则舍不得抛弃自己的财物。步兵撞上强大的埋伏，绝不会试图逃命；哥萨克则首先是想法溜之大吉。攻打步兵，冒险性大，好处却很少；攻打哥萨克，冒险性小，好处却很多。高加索的哥萨克，带有贵重的短剑、军刀和步枪，作为战利品，就显得更有诱惑力。在哥萨克散兵线面前，可以骑着马耀武扬威，十分安全，因为哥萨克不善于在马背上打枪；在步兵散兵线面前，就不能长久地卖弄骑姿。

亚洲人是从百年来的实践中作出此种论断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最终结论完全正确。可见，这不是什么"想象力"的问题。

106 开进阵地后，远射炮就对准扬基卡拉开火；在扬基卡拉的菜园和果园的粘土围墙后面，隐藏着大批帖克人，等待着我们重演去年的猛攻。不久发现一小帮帖克人潜入小河右边，钻进了离我第一

线总共四百步远的一个孤立的果园，接着就从那里用步枪射击，骚扰我们的军队。我军用霰弹扫射了果园，随后把克拉斯诺伏斯克人的一个排调往那里。不过，帖克人并没等着挨打，而逃往扬基卡拉。这个排就驻守在小果园里。

斯科别列夫用望远镜仔细察看了扬基卡拉的南郊之后，认为该是后撤的时候了。到午后一点钟，已发射了一百二十发炮弹；炮弹射程之远，帖克人看在眼里，给他们的"想象力"出了一道题。克拉斯诺伏斯克人奉令退出小果园，撤回到炮连原来的位置。这里说法又有出入，格罗杰科夫和麦耶尔关于此事的记述完全不一致。格罗杰科夫在第 2 卷第 141 页上讲得很简略："从果园出来集合时，斯科别列夫将军发现排里秩序紊乱。他骑马走近该排以后，在猛烈的炮火下，命令它操练几种持枪动作。接着，他站到排头，唱着歌，合着脚步，领着朝阵地走去"。

麦耶尔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次战斗中，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发现，装备着卡尔列式步枪（这种枪的特点是射击性能差，而且射击距离总共只有六百步远）的克拉斯诺伏斯克地方连，必须埋伏下来，对付数量上占优势、并且是用 1879 年 8 月 28 日从我们手中夺去的别旦式步枪武装起来的敌人。可怜的克拉斯诺伏斯克人，由于看到自己打出去的枪弹落在半路上，打不到那里，而无数的别旦式枪弹和小口径炮的弹头，却在耳边噼啪不停地尖叫，士气非常低落。结果是军心涣散，当连长弗拉季米罗夫中尉为了转移到离敌人近一些的地方去，并埋伏在较为合适的处所而下令起立时，连队没有动弹。命令和说服都不起作用……任何事情都逃不过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敏锐如鹰的眼光，他看出了这种混乱状态；于是连一个传令官都未带，就跃马驰过正被炮火猛烈扫射的地区，朝连队奔去。他一发出'起立'的口令，连队就站起来了。帖克人方面的射击更加密集了……将军作完了几种持枪动

作，然后把几位歌手叫到右翼，在热情奔放的士兵之歌的乐曲声中，亲自带领士兵朝前方走了几百步……事情也真有点怪：从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来到的那一刻起，就再没有人伤亡了。帖克人目睹这样英勇的气概，支持不住，就撤退了"。

107

从这段叙述得出的结论是，发生在克拉斯诺伏斯克人队伍中的混乱，不是出现在他们应该从果园往炮连后撤的时候，而是在他们应该借炮连的掩护再往果园前进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比较容易发现这种混乱状态，因为所有长官都站在这里的丘陵上，但在前面四百步远的果园的粘土围墙后面，虽然有敏锐如鹰的眼光，也不易发现这一点。

另一方面，麦耶尔的说法也有某些不确切之处：他把排说成连，说有伤亡。其实，在整个侦察期间，连同在敌人的猛烈火力和夹击下的撤退在内，整个部队的损失，只不过三人阵亡、八人负伤、八人震伤而已。从 1879 年 5 月 1 日起到 1881 年 7 月 1 日止，即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整个克拉斯诺伏斯克连的损失，只有十二名伤员，其中有两人死亡。这个连的一个排能遭受什么特别的损失呢？在整个远征期间，克拉斯诺伏斯克人没有阵亡者。

如果说，在 7 月的暑热天里，待在果园的围墙后边，比走到开阔地带的双重火力（阳光曝晒和敌人射击）下面愉快得多，那末，在发出"撤退"号令后，当部队要往回走时，克拉斯诺伏斯克人未必会同意留在那里吧！所以，应该认为麦耶尔的叙述比较可靠。

斯科别列夫最初打算从东边绕过扬基卡拉，以便从这边进行观察，但因右边没有适合的阵地，而且有大批敌人，就放弃了这个打算。部队按下列队形返回宿营地：前面是排成两列、带着山炮的哥萨克；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带着乐队的半连克拉斯诺伏斯克人；然后是远射炮；走在大家后面的，则是两个萨穆尔步兵连和一个带着三门霰弹炮的工兵排。在整个部队的周围，是步兵散兵线；在它

前面约两百步的距离，是由哥萨克散兵线组成的一个外圈。

帖克人立刻跑出果园，绕过部队，占领了我军退路沿线的山头，接着就开始进逼。部队在乐曲声中整齐地排成检阅分列式行进，偶尔停下来给予反击。必须向各方面进行掩护射击：山炮朝前回射，远射炮往左右两边回击，霰弹炮往后打。步兵只用齐射抵御。

帖克人在一次冲锋中，好容易才冲到了哥萨克散兵线，他们挥起马刀冲杀。一名哥萨克军士当即被他们砍死，尸体也落在他们手里……由此可以想见，敌人冲杀得很猛，因为只有在非常困难的 103
场合，高加索人才会丢下自己的阵亡者。当然，步兵散兵线部署在他们后面，就为的是一旦遭到失败时，哥萨克能急驰到步兵散兵线后面去。

敌人只追击了五俄里。当时，炮兵每门炮只发射了三发炮弹，每门霰弹炮发射了一百九十发炮弹。

晚上六点钟，部队返抵叶格扬-巴蒂尔卡拉，驻扎在宿营地里。预料会有袭击，睡前加强了散兵战，各门炮的炮手奉令不脱衣服。果然，7日清晨两点时，从毗邻我们驻地的果园里，传来了枪声。部队作好了战斗准备，但没有还击。这是用冷静沉着的办法来消磨敌人的士气；天一亮，敌人就撤退了。后来，蒂克马·萨尔达尔自己叙述道，他带着九百名骑兵潜入果园，等候在清晨两点前赶来的步兵群，可是步兵群碰上了我们的散兵线。听见俄国兵营里的警报后，他们推测突然袭击没有成功，俄国人在等候他们，也就是说，不能杀光睡梦中的俄国人了……因此，帖克步兵不顾待在果园里的萨尔达尔的同伙们发出的呼吁和鼓动，转身往回走去。骑兵也跟着他们慢慢走开了。

天亮的时候，我们的炮兵朝着走远了的帖克人群发射了几发炮弹，没有多大杀伤力。应当指出，尽管离坚基利-捷佩有十二俄

里，早晚都一定要用榴弹朝坚基利-捷佩的方向进行例行射击。为了使值班炮具有尽量大的仰角，甚至在炮尾架下面挖了一个小坑。我们的“礼炮”，究竟是否打到了要塞，是不清楚的。

这一次早点名在清晨四点，还举行了仪式，奏了乐。盘踞各山头的帖克人，此时停止了自己的射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不花钱的娱乐。

五点的时候，部队起程返回卡雷-卡雷扎，加快速度往右走，靠沙地近些，离敌人占据的山头远些。帖克人看到俄国人退出叶格扬-巴蒂尔卡拉之后，就下山了，他们占住果园林边，朝我们开火。远射炮朝他们开了几炮。随后，部队在未受敌人更多干扰的情况下，走了二十俄里，顺利到达卡拉甘河边的宿营地。夜里，在此安葬了两名在侦察中阵亡的士兵，用草和树枝裹起他们的遗体。而
109 且填平了坟地，为的是不让帖克人找到，不致把头割了去。斯科别列夫和军官们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关于这件事，维列夏金说道（第 493 页和 494 页）：“侦察时处于严重不安状态中的神父，在侦察顺利结束后，心情愉快起来了；葬仪结束时，突然想起要念送葬悼词。在悼词的末尾，他伸手指着用沙土填平了的墓穴，大声地、如泣如诉地高喊道：

“人生的光荣啊，宛如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

这情景深深印入了斯科别列夫的心里，后来他经常回想起这句话。

斯科别列夫的副官巴拉诺克曾告诉维列夏金说，斯科别列夫送殡回来时对他讲过：

“可不是吗，阿列克谢·尼基季奇！神父不怎么行了，可是话说得有道理：‘人生的光荣宛如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

两年以后，将军在莫斯科的迪索饭店进午餐时对巴拉诺克说道：

“还记得吧，阿列克谢·尼基季奇，‘人生的光荣宛如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

此后过了四个小时，斯科别列夫就不在人世了。

然而，他的光荣并未象轻烟那样消散，还活在俄国军队的行伍里许多个世纪。所以，我们宁可说：“人的生命宛如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而不是光荣。

军队在由原路继续撤退时，毁掉了沿途所有村镇里的粮堆；在粮食尚未收割的地方，就把未收割的庄稼毁掉。还烧光了三个村庄。不过，在没有收割的庄稼地里只剩了麦秆，因为帖克人为了抢收，把麦穗剪掉了。在通过无水的路程之前，在阿尔奇曼休息了一天，等候从巴米来的大篷车，车上载了四天的储备粮和一只装一百五十维德罗水的大桶。出发时，从山坡民房里取出了巴米的建筑物需用的全部木材。部队于7月10日返回该点。

斯科别列夫从这次侦察中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格奥克-捷佩是一个不可能封锁的完整地区；(2)采用公开猛袭的办法也不行，应该进行合乎实际要求的围攻；(3)为此，需要加强炮兵，主要是增加曲射炮，即增加发射九磅重炮弹的铜炮或发射半普特重炮弹的臼炮，这两种炮各需十门；(4)从扬基卡拉方面发动进攻，同时，我们要控制流往敌人方面去的水源，保持同波斯村庄格亚尔马勃（温水）的交通联系，并且要扼守敌人往阿什哈巴德的退路[1]；(5)需要搞布雷作业，亚洲人害怕这种作业；(6)应当用别旦式步枪换掉克拉斯诺伏斯克人的针发步枪。

斯科别列夫提出的全部设想都受到重视：从亚历山德罗波尔往巴库调了十门臼炮，针发枪被送进了仓库，布雷用品拨发下来了，以及其它等等。

① 既然四周都是平坦坦的草原，还有什么专供土库曼人走的路呢？不从四面八方进行包围，就无法截断他们的退路。

对格奥克-捷佩进行的这次侦察，引起了一些过于夸大的关于我们取得胜利的传说。连波斯人的胆量也大起来了。他们不仅决定象斯科别列夫通过公使所请求的那样，禁止从霍腊散往帖克人那里输出粮食，而且决定让库尔德人搞几次袭击，为的是跟帖克人最后算清旧账。斯科别列夫赞成这种做法，答应在需要时援助火药和铅弹。

他仍然认为，最早也要到1881年春天才能给予最后打击；在那以前，需要在绿洲上搞几次骑兵袭击。因此，他请求在三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完成护送骆驼的任务后，把这三个连补充给他。这项要求也获准了。

第 六 章

111

斯拉沃钦斯基和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小分队。骑手的装备。土库曼人袭击哨兵。凭首级或耳朵计算杀敌数目……斯科别列夫启程去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7月31日帖克人袭击和卓卡拉。我志愿兵的几次小战斗。8月14日举行宴会时有人企图杀害斯科别列夫。在曼格什拉克招募骑手。8月21日斯科别列夫再次出发。把连队调到新地方去牵制敌人。骆驼密集有危险。今后的行动计划。巴米的仓库。用奥伦堡和格罗莫夫的骆驼加紧运输。9月11日和12日斯拉沃钦斯基上尉的游击队的活动。袭击卡赞治克工事。小规模袭击，盗窃哨兵的步枪。申斥克拉斯诺伏斯克连。袭击我们的后方。11月24日的格罗莫夫驮运队和半连阿普歇伦人。同路人哈里托诺夫少校。哥萨克中尉阿列伊尼科夫的功勋。雨。11月13日关于精神软弱者的命令。斯科别列夫的母亲在保加利亚逝世。11月16日关于琐事和靴鞋的命令，命令里有一句没有翻译的法语。红墨水。野鸡。库罗巴特金上校的土耳其斯坦部队从11月12日起行军经过希瓦。格卢霍夫斯科伊将军的科学考察团。哥萨克军少尉斯捷增科离基孜尔-阿尔瓦特去侦察。经过奥尔塔库尤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马尔科佐夫的部队在伊格迪井场上的遗迹。土耳其斯坦人于12月8日抵巴米，并于12月15日到达萨穆尔斯克工事。

由于宾杰先山口常有埋伏，那里不仅有小股伏兵，甚至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公开伏击我们的骑手，斯科别列夫命令用巴米和捷尔

萨坎两个配备了两门大炮的步兵连占领宾杰先镇，然后，按照曾经在高加索驰名一时的志愿兵小分队的榜样，成立了两支小型游击队。

斯拉沃钦斯基上尉指挥的一支小分队由巴米驻防军的三十六人组成，任务是歼灭巴米和宾杰先四郊的匪徒。它的据点是：和卓卡拉，巴米和努胡尔。不久，来自整个阿特腊克防线的志愿兵使小分队的人数扩充到一百人。

另一支小分队由沃罗帕诺夫少尉率领，有四十名步兵、十名哥萨克和三名骑手；它是在7月21日我们的一名送信的骑手在前往和卓卡拉的途中被杀以后，才在捷尔萨坎编成的。

第三支志愿兵小分队有一百人，它是在大小巴尔汉山脉里编成的，任务是守卫米哈伊洛夫斯克工事和塔什-阿尔瓦特泉水。

112 看来，对格奥克-捷佩进行的侦察，并未收到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随后，部队撤往巴米，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反而大大地鼓舞了帖克人。接连不断的袭击开始了，时而袭击为我们刈割干草的努尔·格利迪汗的劳工，时而袭击我们的骑手，而且还时而袭击守卫兵营的哨兵。

只配备了军刀的骑手们拒绝效力。巴米和和卓卡拉两地完全没有骑手了，发送轻便邮车也需要派出强有力的哥萨克小队，甚至要派步兵小队。不得已，只好把官家的枪发给骑手们。发的诚然是过时的、从枪口上装子弹的枪支，但即使是这种枪也是迫不得已发给的。因为斯科别列夫确信，枪支将从骑手们手里转到敌人手里去，在费尔干纳远征时期就有过这种事例。

从切基什利亚尔招募了一批新骑手，订购了一百二十支枪，每支枪带六十发子弹。给全体非战斗人员、甚至医院的勤杂人员都发了克雷诺克式枪，并且下令把勤杂人员带出去进行单人教练（即使每月教练一次也行），要他们学会使用武器。

因为有消息说，有六百头骆驼的曼格什拉克第一运输队从克拉斯诺伏斯克沿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开往巴米来了；还说，在这条防线上出现了帖克匪帮。斯科别列夫便于7月14日从和卓卡拉派出一连希尔万人，带一门山炮，去占领基孜尔-阿尔瓦特，在那里修筑工事，收割小麦，挖贮水池，等等。他任命海军大尉祖鲍夫当要塞司令官。他还派出一支快速纵队去接应运输队，该纵队是配备了六门火箭炮的一个哥萨克连。

运输队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地方营第二连一个排的掩护下，于7月21日到达巴米。它运来了供二千二百人用一个月的粮食和海上食品。斯科别列夫对此感到格外高兴，他给送来消息，报告运输队第二天到达的骑手奖赏了一件贵重的长袍；给驼队头目和一名驼夫颁发了银质奖章；为全体驼夫备办了酒食，并且发了奖金。他呈请把运输队队长赛费尔特上尉的军衔提升一级。

23日，该运输队奉派在骑骆驼的那半个连和波尔塔瓦人一个连掩护下，无载兼程返回。三十头受伤的骆驼被送往宾杰先兽医站。从担任护送队的半个连里抽调出三名军士和三十一名士兵，替换克拉斯诺伏斯克混合连里的同等数目的同级军士和士兵，因为他们身体虚弱。

7月24日晚十点，两个帖克人偷偷走到一个由四名萨穆尔人 113
组成的夜哨跟前，用军刀砍伤其中一人。勇敢的哨所没有进行自卫，而是号叫“救命”！最后，当帖克人走掉时，才醒悟过来，开了两枪。斯科别列夫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中叙述了这一“极其可悲的事件”，并且撤了连长尤尼茨基大尉的职。

从巴米把一连萨穆尔人调到和卓卡拉以填补开往基孜尔-阿尔瓦特去的那个连的空缺。因此，留在巴米的只有两连萨穆尔人，三排工兵和半个克拉斯诺伏斯克混合连。有警报时，非战斗人员和勤务兵就组成一个特别小分队。在各工事前面，埋下了一些掷

石地雷。

为了节约运到巴米来的储备物资，斯科别列夫有意缩减了该地驻防部队的人员。为此，他把两个哥萨克连也派往后方，指派这两个连押送再次扣留下来的土库曼人的运输队。

为了鼓励志愿兵，决定按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每件武器的价值发给酬金。维列夏金甚至肯定地说(第 506 页)，凡是杀死一个帖克人，司令部就发给三卢布……只需要交验一颗首级……后来，为着轻便起见，允许只交验一对耳朵。

为了使志愿兵不太显眼，命令他们从帽子上取下白色布罩，并用军大衣替换白色衬衫，——在酷暑之下，穿军大衣是十分难受的。

看来，帖克人的首级和耳朵，在部队里引起了"多余的议论"。至少，格罗杰科夫(第 4 卷，第 4 页)曾就英国人马尔温极力称赞骑兵队的某些军官用自己的行动抗议洛马金在 1879 年 8 月 28 日猛攻时所采取的残忍措施之事，援引了斯科别列夫 7 月 19 日致参谋长巴甫洛夫的一封信："1870—71 年，在巴黎附近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普列夫纳附近我们也干过同样的事。往后还要作战……对一个军人来说，服役时除了执行命令以外，没有而且也不能允许有另外的意见……为了有利于工作，我要请求您……只能把那些在睡梦中也不想对服役持另一种见解的军官，派到我这里来"……他对自己的文官们说，如果命令他，那末，他会象现在枪杀帖克人一样，以同样镇静的态度枪毙梁赞的农夫……

7 月 27 日，斯科别列夫从巴米启程去基孜尔-阿尔瓦特，随后，就沿着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往前走，对全线进行视察。他把从巴米到恰特的整段防线，划归维尔日比茨基上校直接管辖。他托付上校办理的事情有：在巴米修建一个能容纳六千人的设防兵营，
114 兵营的内堡要能容纳五百人；打井，可雇用波斯人干；在巴米坚守

到最后一个人；搞侦察，只能到阿尔奇曼为止，离开巴米不得超过八天；建成火药库；给曾用作医务所的军官俱乐部供应家具、报纸和杂志。

斯科别列夫视察沿途的工事后，发现许多工事里恶臭难闻，就命令消毒。他把一个由萨曼连组成的配有一门远射炮的卫队只带到毛拉卡里，而继续前行时，仅带了十名哥萨克；他于8月1日抵米哈伊洛夫斯克工事。带炮是为了做试验，结果发现它的三个轮子完全不能用了，而第四个轮子需要全盘修理。原因是材料潮湿，而且部分材料朽坏了。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工事里，侍从武官马卡罗夫报告斯科别列夫说，在通航的六个月内，“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出租三只驳船和一艘轮船要收七万二千卢布租金；可是，只装上一半货物，驳船就要下沉四英尺半，而且还不均匀：有的地方是四英尺，有的地方是四英尺半。这表明驳船造得不太结实；一装上货，船底就成了起伏不平的波状面。如果要租用第二艘轮船和第四只驳船，那末，公司就要共收十二万卢布租金。马卡罗夫愿意承担用这笔钱的一半，在伏尔加河上买一艘轮船和几只浅水驳船。装卸货物时，浅水驳船比从公司租来的深水驳船更为方便。那末，明年就用不着花钱支付运输费了。

斯科别列夫对此表示同意，并派遣马卡罗夫到阿斯特拉罕去。马卡罗夫在那里购买了两只平底小木船，还借了两艘官家的运输船和两只停靠了几年没有使用、需要进行大修的小驳船。购买和装备两只私人驳船，以及修理四只官家的船，花费了二万三千卢布。“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怕有损坏，拒绝交出自己的轮船供拖拉驳船用。海军当局认为，把官家的轮船从巴库港派到阿斯特拉罕去是件危险的事情。最后，马卡罗夫租用了小轮船“克拉斯诺伏斯克”号，它在航行的第四天经受了一次真正的九级风暴，并且运

来了第一批货物——电线杆和铁路站台材料。

斯科别列夫想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搞后方设施，但在8月6日他收到索鲍列夫上校从彼得堡的来电说，伦敦各报上出现了一则新历8月8日发自古昌的消息，据称有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增援部队已从麦尔夫开到帖克人那里，说目前即将有一场会战。斯科别列夫本人也在等候进攻，因此，他立即乘轮船前往切基什利亚尔。

115 8日，他在这里收到维尔日比茨基关于帖克人在7月30日夜间攻打和卓卡拉的情报。因此，8月9日夜间，他和几位军官乘一辆团里的带篷大车，带一支骑兵卫队，到达杜兹-奥卢姆；再往前行时，则带五个步兵作为卫队，他们乘一辆带篷大车。他是在12日夜间抵达和卓卡拉的，在这里问明了有关进攻的详细情节。

帖克人想出了一个好计划：两千步兵攻取宾杰先，另外两千步兵切断宾杰先同巴米的交通；当宾杰先的战事结束时，两支步兵队伍都开往巴米，攻而克之。与此同时，由蒂克马·萨尔达尔率领的六百名麦尔夫和萨利克骑兵攻取和卓卡拉。可是，这个计划被打乱了，因为俄国人突然出现在阿尔奇曼，这一行动被看作是要再次进军格奥克-捷佩。当帖克步兵获悉此事时，已经走到杜伦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马上转身往回走。

其实，这是在斯科别列夫出发后的第三天，维尔日比茨基搞的一次普通侦察。象往常一样，一切都本原于他那"片刻为王"的论点，维尔日比茨基赶紧利用行动的自由，于7月30日晚上，带着配备了四门远射炮和两门火箭炮的两个步兵连从巴米出动，留下一连工兵和一连克拉斯诺伏斯克人作驻防部队。斯拉沃钦斯基的志愿兵奉令开往努胡尔，31日晚上在阿尔奇曼跟部队会合。

维尔日比茨基于31日早晨八点钟到达阿尔奇曼，可是傍晚五点收到骑手们送来的有关击退了一次夜袭的情报，这份情报是回光通信机从和卓卡拉拍发到巴米的。由于没有可能带着火箭连的

五十名哥萨克去截断和卓卡拉驻防军追击的那帮人的去路，维尔日比茨基就留在阿尔奇曼宿营。第二天午后三点钟，他动身返回巴米。

对和卓卡拉的袭击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但只限于对射；在对射时，工事外面的希瓦承包人的一群定量食用的牲畜（七百二十只羊和十二头公牛）被抢走了。在小树林边过夜的两个商人（一个亚美尼亚人和一个希腊人）被打死，另外两人受伤。帖克人满足于到手的牛羊，停止了对射，拂晓时开始向基孜尔-阿尔瓦特方面撤退。和卓卡拉部队的长官帕基列夫少校带着五十二名步兵和三十名骑劣马的哥萨克去追赶帖克人。看到敌人分为两大群撤退，其中骑马的一群人赶着绵羊，步兵群掩护骑兵群，帕基列夫就派人再调来一排萨穆尔人和一门山炮。援军到达后，部队在离和卓卡拉十二俄里的地方追上了步兵群，将其驱散。帖克人当场丢下十八具尸体，二十八支枪、十四把军刀和三支手枪。未能夺回畜群，但是，沿 116
路发现了许多被砍杀的绵羊，帖克人的目的是让谁也得不着活羊……由于人困马乏，停止了追击，部队随即返回。

看来，并不是所有帖克步兵都窜回去了，因为从此时起，开始跟志愿兵们发生了一连串的小战斗。2日，沃罗帕诺夫碰上一小股匪帮。这股匪帮丢下一小群牲畜，就跑掉了。4日，大约一百名帖克人，悄悄走到设在科吉山口的回光通信机站，可是，那里换防的人已到达，掩护部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帖克人就退走了。

8月12日，沃罗帕诺夫在离捷尔萨坎六俄里的地方碰上一支二百人的队伍，这队人在对射后就撤退了，当场丢下一具尸体。也是在那个时候，十六名约穆德人在苏姆巴尔河对岸袭击了运送各种食品到杜兹-奥卢姆去出售的一个博季努德人的驮运队。从他们手中夺走了一些骆驼、骡子和马匹。从杜兹-奥卢姆曾派出半个塔曼哥萨克连前往波斯境内，这半个连就把驮运队残存的人和牲

畜带到了杜兹-奥卢姆。同驮运队一起来的，还有两名从格奥克-捷佩逃出来的我方被俘人员：亚美尼亚人叶海亚和炮手佩京。佩京是在1878年采办粮秣时，和另外四名炮兵一起在恰特附近被抓走的。

8月14日，为了在竣工的眼镜堡上升起要塞旗，斯科别列夫在巴米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给那些在最近各次战斗中立了功的士兵颁发十字勋章。因为天气炎热，整个仪式是在晚上举行的。随后，士兵和军官们在露天里入席进餐。不久，点上了蜡烛。斯科别列夫刚从坐位上站起来为新获得乔治勋章的人举杯祝酒时，从努胡尔人（他们是应斯科别列夫的邀请在前一天到达的）的营盘方面，突然传来了枪声，子弹在斯科别列夫的头顶上呼啸而过。他问道："不就是13号吗？"然后，结束了祝酒词。随后就吩咐寻找罪犯，可是罪犯撂下步枪后溜掉了。第二天，斯科别列夫给作客的努胡尔人分赠了长袍和一些块糖。对他们说，他的死丝毫也阻止不了远征的进程，接着就和和气气地送走了客人。不过，自此以后，努胡尔人很长时间都不好意思到兵营里来……

8月18日，在紧靠杜兹-奥卢姆的地方，土库曼人运输队里被偷走了几头骆驼。但是，掩护部队的哥萨克奉派去追赶，夺回了骆驼。

19日前夜，在别乌尔马附近的峡谷里，七名志愿兵碰见了一大批帖克人，志愿兵投入了战斗。帖克人丢下三具尸体后，撤走了。两名志愿兵负伤。早晨，从巴米给他们派去了一个哥萨克连，
117 抬回了两名伤员。大约是晌午的时候，将近五千人的一大批帖克人，从同一个峡谷里出来朝宾杰先山口走去，接着向巴米进发。这批人在离巴米八俄里的地方，追上了一个由一名哥萨克、四名志愿兵和两名辎重兵组成的小队。小队护送着萨穆尔团第一营的驮马和斯科别列夫的白马。三名士兵阵亡，马匹全被夺走。然而，蒂

克马·萨尔达尔本人被刺刀刺伤了脖子。另一批人向宾杰先山口迤逦而去，在泉水旁碰上了十名志愿兵，他们在此地休息时未采取任何通常应有的警戒措施。五人阵亡，其余的人给敌人丢下了阵亡者的尸体和两支步枪，跑往宾杰先逃命。

因为有这些消息，斯科别列夫命令从和卓卡拉调出一支强有力的护卫队，去接应土库曼人的运输队，而把半连克拉斯诺伏斯克人和配备了一门山炮的四十名哥萨克，从巴米派往和卓卡拉，由哥萨克军中校季亚科夫指挥。还从宾杰先往那里派去了一连步兵，五十名哥萨克和一个工兵小队。指派季亚科夫指挥集结在和卓卡拉附近的所有部队，并且嘱托他记住：我们强在火力猛，在山里不应从正面攻，而应从侧翼打；不要带俘虏，只留一名供审问用的"舌头"；不要丢掉自己的伤员和阵亡者等等。塔曼团的一个哥萨克连奉调加强斯拉沃钦斯基的游击队，扩大了他的地区；但他同时奉命，要爱惜士兵，不要醉心于功勋。由于不谨慎或者不适当的胆大妄为而遭受失败时，他要承担责任。他的主要目的是，不让敌人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的前沿据点。他还奉令填平绍尔卡拉、叶格扬-卡扎克、尼亚兹等地的水井，帖克人通常就是经过这些水井去袭击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的。

我们在这条防线上，暂时只占领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毛拉卡里和基孜尔-阿尔瓦特三个点。留待占领的，有卡赞治克井和巴拉伊舍姆井。彼得鲁谢维奇往这两地各派去了一个希尔万团的步兵连。这两个连分别于8月12日和13日占领了两个井。军队不足，无法占领中间的一些井。因此，在被占领的这两地之间，甚至有九十四俄里的间隔。

据马斯洛夫说(第4页)，虽然斯科别列夫最初也说过："我不赞成在被征服的地方建立地方民团的俄国式作法，我把他们遣散，把他们改编成骑手。按照我的信念，不应在他们那里发扬军人的

友谊”。——但是，由于不可能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沿线的各占领点之间用正规军保持联络，现在他自己也搞起“俄国式作法”来了，他
118 委托彼得鲁谢维奇在曼格什拉克的吉尔吉斯人中招募民丁。这不是雇用志愿兵，这是徭役、是征兵。

居民要花二万零七百九十卢布来支付这种徭役，因为每个骑手要从村社领取一匹马和四十卢布。问题不在名称上，——骑手或者民丁，对吉尔吉斯人来说，后一种名称甚至发音都很困难①，——问题在于补充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上。

只招募到二百三十一名骑手。斯科别列夫吩咐给他们配发克雷诺克式步枪和每人一百发子弹。此事又一次违反了他的一条定则，即：不给骑手发好枪。为了保卫防线和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们全被派到巴拉伊舍姆，归纳夫罗茨基上校指挥。

8月22日，期待已久的回光通信机装置终于运到，有可能同基孜尔-阿尔瓦特进行联系了，撤消了科吉的报警站。军用轻便电报设施从米哈伊洛夫湾延伸到卡赞治克；永久性电报设施，则在8月26日以前，沿阿特腊克防线敷设到捷尔萨坎。

被强制扣留下来的土库曼人的运输队，又走了两个行程：从切基什利亚尔到杜兹-奥卢姆，然后从切基什利亚尔② 到巴米。该运输队至此只有五百四十六头能用的骆驼了。运输队于8月27日到达巴米，在这里被彻底遣散。

应该关心的是，尽最大努力把给养和弹药完全运到前沿仓库，以使库存能保障进攻部队用几个月的时间。斯科别列夫决定亲自到后方去。8月21日，他动身去切基什利亚尔，再次让维尔日比茨基代替自己。他嘱托维尔日比茨基要特别爱惜骆驼，甚至可派出炮兵去保卫牧场；要给守卫在卡赞治克和巴拉伊舍姆井场上的

① 俄语“骑手”叫 джигит；“民丁”叫 милиционер。——译者

② 从文意看，应为“从杜兹-奥卢姆……”。——译者

步兵连各增加一门山炮；要用围墙把巴米的粮食仓库围起来，不许任何人到那里去；要把萨穆尔人的两个步兵连和波尔塔瓦人的三个哥萨克连调到切基什利亚尔去休息。一般地说，为了使军队具有多样化的体验，要把一部分军队调往另一部分军队的驻地；应使同一营的被分散开的各连关系密切起来。解散火箭连，把大炮附件送往巴米弹药库。

8月29日，斯科别列夫把格罗杰科夫派往波斯去后，就搭船前往克拉斯诺伏斯克。格罗莫夫的骆驼已开始在此干活了；8月24日，有五百六十九头骆驼的第一运输队启程去巴米。9月初以前，在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上干活的骆驼有五千五百三十一头：曼 119
格什拉克的骆驼三千头，格罗莫夫的骆驼一千三百四十九头，以及奥伦堡的骆驼一千一百八十二头。

有希望在本年内或许就能剿灭帖克人，而不用等到明春……但为此首先就应当爱惜最后这批骆驼，因为已经再没有地方可以弄到骆驼了。奥伦堡骆驼中最好的骆驼都在第三、第四和第五运输队里，它们是指定派往格奥克-捷佩去的。所以，为了积蓄力量，它们只走了一个行程来到巴米后，就被送到基孜尔-阿尔瓦特的峡谷里放牧去了。看来，这比什么都好吧？可是，结果却不然：11月11日以前，四千零十八头骆驼放牧了一个月，什么活都没有干，其中的二百二十八头却成了废物！这是因为那些需要待在广阔地方的牲畜，太过于密集了。

10月20日以前，留在后方的一千九百二十五头奥伦堡骆驼和曼格什拉克骆驼中，只剩下三百六十五头健壮的了。其次，有四百六十五头需要长期治病，三百二十六头应当拍卖，其余的骆驼都有轻伤。在宾杰先、毛拉卡里和切基什利亚尔，给伤残病弱的骆驼建立了兽医站，然而，在这里也有同样的灾难：密集。

麦耶尔说，宾杰先水草丰茂，但没有任何药物。主要的病症是

背脊上的伤，伤口里蛆虫蠕动……只用松节油冲洗伤口，如此而已！可怜的骆驼疼得直是呻吟和吼叫，可是伤口不见愈合。关于这件事，麦耶尔甚至讲了以下一大段忿激的话："在公正地谈论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天赋的军事才能的同时，我必须说，他在准备开始军事行动的时期，听信了跟他亲近的、但不完全有本事的人提出的建议"。既然听信了人家的话，也发现"理论不符合实际，但他是不会撤消已发出的指示的，因为他奉行这样一条定则，即：命令既然由军事长官发布出去了，就应该严格地付诸实施"。

为了管理骆驼运输队，斯科别列夫要求遴选一批正直可靠的军官。他想把他知道的这方面的一些人，从土耳其斯坦或者从自己的第四军团里调来。可是，此事未得到批准。

格罗杰科夫在第 2 卷第 311 页上写道："只好委派身边的那些军官了。拨给骆驼食用的饲料，不一定能用到骆驼身上去"。

斯科别列夫威吓说，他将把犯罪的人驱逐到后方去，剥夺其同敌人作战的荣誉，还要把犯有不细心保护官家财产罪的罪犯送交
120 法院审判。但是，恫吓未起作用。他声明说，饲养骆驼的功绩将和战功同等对待。这样的声明也未发生效用。两个月内，骆驼的亏短数达到了百分之四十。

9 月 1 日，不可能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斯科别列夫估计，现在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下去。9 月中旬，在巴米，人用的给养将达到四万普特。可以派一支有五百名步兵，二百名骑兵的部队，带十五门大炮，向前推进到卡拉甘河；可以修建"支撑"工事；可以把供应进攻部队八千人和四千匹马的两个月的给养，从巴米运到这里来。然后，把派往高加索去的部队调回来，并在 11 月 21 日以前，占领离坚基利-捷佩要塞两俄里的扬基卡拉，接着就开始部署对坚基利-捷佩要塞的围城作业。

11 月初以前，骆驼将再往巴米运送八万普特人用的给养和四万五千普特燕麦。这样一来，在支撑工事和巴米两处，将有供八千人用的五个月的给养和供四千匹马用的两个月的饲料。

为了把储备物资从巴米运到支撑工事，除当时实有的七十辆带篷大车外，还订购了一百辆带篷大车。因此，必须在 9 月初就开始从高加索转运军队，以便在最后一普特给养运到支撑工事后马上开始行动，否则驻防部队就会把费这么大力气和花这么多经费才聚集起来的储备物资白白地吃掉。

在边区的骑兵有：塔曼团的六个哥萨克连，波尔塔瓦团的四个哥萨克连和拉宾团的两个哥萨克连。应该从高加索开来两个龙骑兵连，还有护送骆驼的三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共计十七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其中七个连将留在交通线上，十个连将参加进攻部队。

斯科别列夫希望拨下的大炮是：二十门臼炮，十二门山炮和八十门野战炮，总共一百一十二门大炮。因此，部队的人员编制是这样计划的：

步兵……	4,150 人和 600 匹马
骑兵……	1,000 人和 1,200 匹马
炮兵……	1,200 人和 1,200 匹马
非战斗员……	200 人
骑手……	200 人和 500 匹马
驼夫……	800 人
总共	7,550 人和3,500 匹马

打算分两路纵队行进：主力纵队从巴米开往杜伦和叶格扬-巴蒂尔卡拉，带四千头骆驼。迂回纵队从杜兹-奥卢姆往右行，溯昌

迪尔河而上，经山地向帖克人的巴勃-阿拉勃村挺进，以便从侧翼
121 掩护主力纵队，切断格奥克-捷佩与阿什哈巴德的联系。为了同波斯划定边界，要把走过的地区测绘出来，要保证把粮食从波斯运来。迂回纵队最好是轻装前进，只带十天储备物资，重物装载在驮马上。迂回纵队的编制：六个平时编制的步兵连、半连工兵、两个哥萨克连，八门山炮。总共一千一百人和四百匹马。此外，还有三百匹马载运驮包。

斯科别列夫一想到在高级军官阶层里有人认为他只适宜于搞正面攻击，而且没有战略思考的能力时，就感到很苦恼。他想出来的长期迂回战略计划，一定要向“心怀嫉妒的人们”表明：他们错了……

这个计划受到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的赞许。

斯科别列夫为了尽快把马秣储备照所需定额四万普特全部运往巴米，并命令把巴米所有马匹、甚至军官们的坐骑，都拉到杜兹-奥卢姆去，只给维尔日比茨基和其他四位军官各留了一匹马。两个塔曼哥萨克连只留下七十名骑良马的士兵，其余的都调往杜兹-奥卢姆。还把和卓卡拉、宾杰先和捷尔萨坎的哥萨克连撤出来，派到杜兹-奥卢姆去。

储存在巴米的弹药很多：有供五千步兵用的五套弹药基数，即每支步枪有三百发子弹，而且军队手里各有两、三套基数；供一千二百名骑手用的六套半弹药基数。

仍然有许多重物堆放在切基什利亚尔，等待起运。我们已经谈过格罗莫夫租骆驼的活动，也谈过租用到杜兹-奥卢姆的骆驼怎样在那里被强制扣留下来，并被阿尔齐舍夫斯基赶到巴米，以及驼夫们怎样把骆驼弄残的情形。

10 月 27 日，斯科别列夫勉强把运输工作整顿好以后，就从切基什利亚尔前往杜兹-奥卢姆。不过，11 月初以前，运到巴米的储

备物资只有将近十万六千普特人用的给养和大约两万普特燕麦，就是说，希望落空了。军队的运送计划，也破坏了：猛烈的风暴和铁路器材上的问题，使得从高加索运送军队的工作延误了两个星期。

正当斯科别列夫在后方奔忙的时候，前沿部队同出没在他们交通线上的帖克流寇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战斗。8月24日，志愿兵在别乌尔马的峡谷里碰上了十五名正在睡觉的帖克人，杀死四人，并且缴获六支枪和十四把军刀。

9月11日拂晓前，奉派去填井的斯拉沃钦斯基走到卡拉先基尔附近时，他部队的马嘶叫了，这时从井边传来了应答的马嘶声，122
斯拉沃钦斯基命令哥萨克连下马，悄悄走近睡着的帖克人跟前，打了一排齐射。帖克人四散逃窜，丢下了十二具尸体、二十支枪、二十五把军刀、许多鞍子和给养。天亮时，帖克人发觉我部队人数不多，就把看马的士兵包围起来了。原来这帮人约有八百名。不过，斯拉沃钦斯基终于烧掉了鞍子和给养，折断了枪支，然后徒步撤退，但水井没有填平。早晨八点以前，他带着两名受伤的哥萨克回到巴米。12日拂晓前，他再次带领一个哥萨克连向这口水井进发，并把徒步的志愿兵派到山里去。在井场附近，斯拉沃钦斯基又碰上了那一帮人，他通知了巴米。当援兵到达时，帖克人觉得走为上计。斯拉沃钦斯基填了水井，接着前往基孜尔-阿尔瓦特接应前来的运输队。

增援部队在几个水井附近未碰上志愿兵，他们就掘开了水井。

探子通知说，两大批匪帮已从格奥克-捷佩向我们的两条防线进发。果然，有一批匪帮每逢夜里就扑过来：9月13日到宾杰先；14日到和卓卡拉，在那里打伤了一名士兵；15日到马尔格斯；17日，在和卓卡拉和宾杰先之间，袭击了运输队；10月2日，在恰特附近赶走了绵羊，不过绵羊被塔曼第五哥萨克连夺了回来；20日，

这批匪徒甚至到了亚格雷奥卢姆。但是，他们在阿特腊克沿线的任何地方，都毫无所获。

9月14日，在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上，另一批匪徒在大白天袭击了卡赞治克工事。希尔万连的陆军中尉凯鲍夫的快速部队和十五名哥萨克于当天到达这里。所以，此地共计有一个半步兵连，配备了两门大炮和十五名哥萨克。凯鲍夫占领了能控制井场的一些高地，经过两小时对射后，帖克人在傍晚五点时撤退。他们在黄昏之前穿过了洼地，并且占领了另一个能控制工事的高地。要塞司令官坎达拉克大尉派出两个排占领第三个、能控制帖克人阵地的高地。附近再没有比这更高的点，帖克人毫无所获地撤走了。我们在整整一天里，只有两名士兵受伤。

我们发现帖克人一到新月出现就发动袭击，前后相隔的时间是三个星期。这是迷信呢，是希望黄道吉日呢，抑或是他们要回家去补充粮食储备呢？快到9月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等待新的袭击，并且采取了自己的措施。例如，一支新编的有六十人的志愿兵小分队被派往卡赞治克；在巴米、宾杰先和和卓卡拉设置了掷石地雷；在和卓卡拉四周，为便于发挥火力，砍伐了森林；禁止派军官和
123 官吏到阿特腊克沿线去，除非同驿车一道前往；准许纳夫罗茨基在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上拆阅致斯科别列夫的所有报告，以便了解当前即将发生的一切事情；命令阿尔齐舍夫斯基不得让约穆德人从阿特腊克河对岸进入我方领土。

9月19日，一百五十名帖克人在别乌尔马袭击了一个满载着储备物资到我们巴米来的努胡尔人的驮运队。

努胡尔人的伤亡是：七人被打死，三人受伤和一人被俘。我们派出了半个哥萨克连带一门大炮去援救他们。帖克人丢下两具尸体后退却了。驮运队卖完物品后，随同我们的护卫队一起返回努胡尔。同一天，一百名帖克人袭击了努胡尔本地，但被击退，两人

受伤，一人被俘。

几乎每夜都有一些零星小股、甚至还有些单独活动的人，爬到前哨散兵线来，甚至爬到帐幕跟前来盗窃步枪。他们往往当场被击毙，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有经验的偷儿们，为了在发生不幸时易于脱身跑掉，几乎脱光了身上的衣服，抹上一身脂油，嘴里紧咬着出鞘的军刀，象蛇一样无声无息地爬行。他们偷偷走近岗哨或者等巡逻队走近后，就持刀向他们大胆地扑上去。在这种很难应付的夜袭活动中，巴米驻防军在9月份内有三人受伤。9月30日凌晨两点，由两名克拉斯诺伏斯克人组成的巡逻队，碰上三个赤身裸体躺在土坑里的帖克人。野蛮人跳出土坑，刺伤了两名巡逻兵，夺走了他们的枪；随后，在邻近的岗哨赶来援助之前，他们就在黑暗中消失不见了。斯科别列夫命令严厉申斥克拉斯诺伏斯克全连，“因为这已是该连的第三次战斗失误了”，并宣布将把该连遣回后方。

从10月1日起到6日止，斯拉沃钦斯基和肖金中尉的两个小纵队，终于填平了六口水井（关于水井的事前面已经谈过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一百俄里的无水地区。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掘开水井在时间上会有所耽搁，但并不是什么特别费力的事。

斯拉沃钦斯基的小队干完此事回来后即被遣散：哥萨克连参加了宾杰先驻防军，志愿兵步兵则移交给了沃罗帕诺夫。

帖克人在防线上遭到挫败后，就开始在努胡尔人身上寻找战利品。他们接连不断地赶走倒霉的波斯村庄的牲畜，拿走窖里的小麦。10月7日，蒂克马·萨尔达尔搞了一次特别成功的阿拉曼活动，抢走二百只绵羊，劫掠了一个从博季努德到我们这里来的、有一百个驮包的驮运队。同时，打死十人，并俘去四十名库尔德人和努胡尔人。然后，帖克人占领了努胡尔的峡谷出口。蒂克 124

马·萨尔达尔还发誓要荡平努胡尔，而且要把居民迁往格奥克-捷佩。

10月9日，维尔日比茨基获悉有关此事的消息后，立即从宾杰先调出了一连萨穆尔人和一个带有若干名哥萨克的志愿兵小分队，去援救努胡尔。这支纵队于10日开到该地，帖克人马上就撤退了。居民们象接待救星一样接待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哭着，吻士兵的手，并请求在他们那里留驻一个连，答应自己出钱供养这个连。部队在此地住了一夜之后，于12日返回巴米。同时，10月10日，一批帖克人在科吉附近袭击了塔曼第三哥萨克连的五十名马秣采购员。帖克人被击退，丢下了七具尸体。17日，在同一个地方，十名志愿兵投入对射，夺回十二头身上烙有我们的标记的骆驼。他们推测，帖克人把那些因为不能用而被丢弃在宿营地里的骆驼都聚集在这里，为的是以后把它们赶到沙地去调养。

10月21日，一连阿普歇伦人在离巴米七俄里的地方架电线杆，发现山岩上有几个帖克人。我们的人去追击他们时，打死了两人。第二天，在一个很难走到的偏远峡谷里，找到了这帮人的巢穴，那里有几顶帐幕，存放着给养储备。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付之一炬。

22日，十七个萨穆尔人在宾杰先附近伐木砍柴。午后两点，有相当大的一批帖克人，乘大雾弥漫之际，偷偷摸到哨兵跟前。哨兵打了三枪，可自己却被砍成了碎块。砍柴的人们先往宾杰先派去了一个骑马的人，然后集合在马车附近，开始进行掩护射击。当救援部队赶来时，帖克人就撤走了。除被杀死的哨兵外，没有别的伤亡。

22日夜，在巴米附近，一大群匪骑兵偷偷走到紧靠兵营的地方，在离兵营一俄里处过夜。帖克人从三个方面彻夜攻打前哨散兵线，我们有一人受伤。

10 月 27 日，一队志愿兵在宾杰先附近进行了一次小战斗，帖克人丢下了一具尸体。另一个队发现了一个正在偷偷开往波斯边界的强大匪帮。因为预料有一支大型驮运队从那边开来，所以我方往努胡尔派去了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从和卓卡拉派出了一些骑手，并且把捷尔萨坎的志愿兵派到苏姆巴尔河上游。但是，在任何一处都未找到帖克人。

并未发生猜测的对防线的大规模袭击。对他们说来，整个十月份过得很平静。10 月 9 日，斯科别列夫委派安年科夫任军事联络主任，并把整个后勤部队都拨归他指挥。之后，又委托他于 10 月 21 日开始从高加索运送军队。在这个时期以前，应当在彼得罗夫斯克整装待发的有：第十九师的六个营，三个炮兵连，一个流动辎重库，两个龙骑兵连，二百辆单轴双轮马车，以及第十九师和第二十一师的师医院。在 11 月 25 日以前，这些军队和医院一定要到达巴米，并且是按照冬季条件装备的。不过，在 11 月 26 日以前，只需把这些军队赶送到切基什利亚尔和米哈伊洛夫湾。 125

当时，斯科别列夫改变了在卡拉甘河边修建“支撑工事”的主意，他宁愿带着六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山炮，从杜兹-奥卢姆开往昌迪尔河上游，接着下行到离格奥克-捷佩较近的克列捷。格罗杰科夫也认为，把在波斯采购的储备物资运到这里最为方便。

高加索的军队一到，就被调往巴米。第一梯队于 11 月 14 日到达那里，最后一个梯队于 12 月 10 日到达。

11 月，从波斯潜入的约穆德人和戈克兰人开始袭击我们的后方。他们夺走骆驼、牲畜，砍断电报线，推倒电线杆。在为此事发出的外交公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却认为波斯土库曼人的此类活动是英国奸细教唆的。波斯政府把罪过推在帖克人身上，断言约穆德人未参与此事。我们注意到波斯给我们提供的援助，事情就不了了之。

11 月中旬，一大批帖克骑兵窜扰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23 日，三十至五十的几小股人，出现在基孜尔-阿尔瓦特附近。派去了几个哥萨克侦察班。小股帖克人溜走了，留下了两名徒步的、赤手空拳的土库曼人。此二人硬说，他们是从阿特腊克被俘虏来的，还说什么帖克人从阿特腊克赶走了几大群牲畜。不过，哥萨克们没有上当：因为只有马蹄的迹印，而且帖克人逃走的速度，也有点儿值得怀疑。

24 日，再次出现了一些人数更多的匪徒，他们朝乌沙克的方向迤逦而行，尾随着格罗莫夫的一个从巴米放空往回走的、有二千头骆驼的驮运队。22 日夜晚，该驮运队在基孜尔-阿尔瓦特过夜，23 日夜晚在乌沙克住宿。驮运队的护卫队，是瓦西里耶夫少尉指挥的阿普歇伦第十一连的半个连。驼夫一半是吉尔吉斯人，一半是希瓦的约穆德人，他们正是那些到达卡拉布加兹以后拒绝再往前走，并拒绝为反对自己的同教人效劳的驼夫。趁便坐驿车同驮运队一起走的，还有哈里托诺夫少校。

126 11 月 24 日，驮运队从乌沙克前往乌宗苏。从卡赞治克出发的外里海营的一个连和由阿普歇伦第十连的半个连护送的电讯器材库，也从相反的方向朝乌宗苏开去。停在卡赞治克休息一天的部队，除了由阿普歇伦人的一个半连组成的驻防部队外，还有斯塔夫罗波尔人的三个连，第十九旅的第四炮兵连和拉宾第五哥萨克连的半个连。

跟电讯器材库一起走的，有大尉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哥萨克军少尉拉耶夫斯基和陆军中尉巴拉诺夫斯基。他们已远远赶过架设行军电报线的材料库队伍。可是，幸亏他们坐下来吃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一名骑手朝他们飞快驰来报告说，帖克人击溃了运输队。

驮运队的队伍在乌宗苏拉长到一俄里以上。瓦西里耶夫少尉在通往乌宗苏的中途，走进一些长谷深沟之后，于上午十点左右发

觉，从埋伏地点跳出来的帖克人正在包围驮运队。他命令停止前进，并命令让骆驼卧倒。可是，哈里托诺夫在此时出面干预……他滥用其较高的职权，擅自发号施令，并命令继续前进。约穆德驼夫放开骆驼，骆驼四散跑开，于是驮运队的队形完全溃乱。瓦西里耶夫把掩护部队从侧翼集结到后卫，但是，他已经不可能重整队形了，何况一部分驼夫骑上骆驼跑往山里去了。帖克人利用混乱局面，抡起军刀冲向后卫。吉尔吉斯人同我们并肩战斗，约穆德人则帮助帖克人把骆驼往沙地、朝季纳尔水井方面赶去。骆驼驮着我们的伤员，就这样落入敌人手中，并且被砍杀了……由八十人组成的半连护卫队的伤亡是：二十六名士兵、两名骑手和五名吉尔吉斯驼夫阵亡；八名士兵、两名吉尔吉斯驼夫和格罗莫夫的一位掌柜负伤。在猛攻格奥克-捷佩时，我们的四十五个步兵连和四个哥萨克连，不算炮兵和小分队，总共只阵亡五十五名士兵，即不到百分之一。因此，对这半个连来说，足足伤亡三分之一的士兵，应该被认为是很不寻常的损失了……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位哈里托诺夫的头脑简单所造成的！

好在这位糊涂人没来得及撤消瓦西里耶夫关于把消息报告给卡赞治克的命令。两名吉尔吉斯骑手疾驰而去，一名被打死，可是，另一名叫乌季让·贾诺夫的骑手平安突围，并且在午后一点半钟把有关袭击的消息送到了。

指挥斯塔夫罗波尔梯队的科泽尔科夫上校，马上派出由阿列伊尼科夫哥萨克中尉率领的半个哥萨克连（六十人），随后又亲自带着三个步兵连赶去。阿列伊尼科夫疾驰到激战现场后，看到阿普歇伦人正在为他们的战死者挖掘墓穴，并远远地看到黑压压的 127
一片骆驼和帖克人。哥萨克立刻疾驰去追赶他们，在二十俄里处就追上了。赶到战斗地点来的外里海步兵连和半连护卫队的幸存者一起，跟随在他们后面。

帖克人等追赶他们的哥萨克骑兵来到以后，就向他们发动了猛攻。阿列伊尼科夫命令半连哥萨克下马，用齐射迎击帖克人。帖克人向后猛退，躲到骆驼的后面。哥萨克又翻身上马，向驮运队飞驰而去。吓惊了的骆驼往四下里猛扑，使帖克人失去了遮拦。阿列伊尼科夫再次命令哥萨克下马，打了几排齐射。手中已经没有弹药的帖克人开始逃跑。阿列伊尼科夫追杀了四俄里，直到暮色降临为止。随后，把骆驼聚集起来，把它们赶到乌宗苏河边。驮运队损失了将近二百头骆驼，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伤，有的因为虚弱而被丢弃。哥萨克无一伤亡，但有九匹马因疲累过度倒毙了。帖克人大约一百名被打死。

阿列伊尼科夫因骁勇善战获得一枚四级圣乔治勋章。

哈里托诺夫和约穆德驼夫是否受到了惩处，——没有报导。

11月，天气开始冷了，山里积雪几天不化，虽说阿特腊克河下游，由于靠海近比较暖和，然而经常下雨，骆驼行走非常困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运输队从切基什利亚尔到第一站卡拉贾-巴蒂尔，这站路总共只有四十七俄里，却走了五天！不过，斯科别列夫是不知道什么叫障碍的。捷尔萨坎的兵站司令官因为雨水冲坏了路，把一个运输队留下待了一昼夜，就遭到逮捕，并被撤职。

在11月13日为此事发布的命令中曾经指出："我向各部队宣布，纵使下起了罕见的大雨，也不能阻留运输队，它们还得往前走；无论冬季出征有多少苦楚，无论有多么严重的疾病，无论怎样同敌人浴血战斗，都不能阻止执行皇帝陛下的最高旨意……还有时间；遵循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让所有身心不够健全的人，全都离开我们英勇的队伍吧！……没有他们，没有这些精力衰退的人，我们会更加齐心协力，更加坚强，并将重新为皇帝陛下授予的、标志着我们钢铁般的刻苦耐劳精神、标志我们俄罗斯人的大无畏精神的祖国的军旗，增添光彩"。

就在这个时候，斯科别列夫的老母亲，在离开保加利亚到马其顿去后，被一名青年军官、斯科别列夫的宠儿，一个靠斯科别列夫 128
提拔获得社会地位的人卑鄙地杀害了。

不清楚斯科别列娃由于什么原因要去漫游巴尔干半岛：要在俄国人的墓前立碑吗？要给小朋友们办学校吗？或者象外国报刊所断言的那样，是去为推选儿子当保加利亚公爵作准备吗？乌扎季斯为什么要杀死她？是为了攫取她的钱财？为了破坏她的事业？他是一名受雇用的刺客？或者，这里边有某种私人关系的秘密？——所有这些，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10月29日，斯科别列夫抵达杜兹-奥卢姆。他在这里收到母亲逝世的电报，就动身返回切基什利亚尔。流传着召他回去的传说……可是，他却在11月10日回来了。

11月13日，由塔曼哥萨克团（该团没有委托给阿尔齐舍夫斯基，而委托给侍从武官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和由莫连希利德中校指挥的混成团（有三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和两个拉宾哥萨克连）编成一个作战旅，交给了阿尔齐舍夫斯基。委派第十九师第一旅旅长勃罗涅夫斯基少将接替阿尔齐舍夫斯基任阿特腊克防线长官。另一个旅是后备旅，由埃里斯托夫公爵指挥；这个旅是由他的团的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龙骑兵营组成的，配备了一个骑山炮兵排。

在11月16日的第479号命令中发布的训示，述及的尽是些极其琐碎的事情。这里谈到的有：行军之前要检查靴子、衣服、武器、堑壕用具；大锅和开水壶要包锡；还有要储备橄榄油的指示；要用脂油润滑包脚布和长袜子；在休息日里，要检查靴子并立即修补。为此，士兵们应该有锥子、麻线、棉线、针和其它东西。

甚至援引了梯也尔的一句惯用语，而且未译成俄语："administer——c'est prévoir"（指挥就是要有远见）。

命令规定，在综合报告和情报中，用黑墨水书写的，只能是司

令部可以保证执行的那些事情；所有其它的东西，都用红墨水书写，因为“在战场上下达的命令，没有任何价值；有价值的只是确已付诸执行的事”。

在命令的末尾，又讲到麻线、针和棉线，责成各部队长官关心这些事，而且在最后收尾时，还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有兜肚。

命令中说：“在战场上没有琐碎事情”。特别是由于知道俄国人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因而这样关怀入微，提醒一下这些琐事，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

斯科别列夫在准备进攻的时候，生怕许许多多的所谓“野鸡”
129 会按照以往各次征战的成例，从各处朝他飞来。他们不担负准备时期的任何辛劳，跑来捞上两三件奖品，马上就溜之大吉。

因此，他致电高加索军区参谋长：“在决定性冲突到来之前，通常会有一些作为‘待命的’和‘有特殊任务’的人物来到部队，破坏战斗前军队方针和信念的统一。我恳请大人阁下，为不使这类人物驾临托付给我的军队而提出请求”。

他那里毕竟还有三位侍从武官……他迫令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和戈利增公爵随骆驼运输队走一趟，然后就派到队列里去了，为的是不要把他们当作野鸡。唯独考夫曼没干什么事，但他是土耳其斯坦总督关怀远征成功的保证……

现在，我们来谈谈从土耳其斯坦军区方面调来的几支部队的动态。其中的一支部队，是指定去掩护那个一名学者也没有的所谓科学考察团的。这支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未起过任何作用，但是，它出了部分力量（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为另一支部队准备了一条路，在无水的几站路上打了几口井。

第二支部队，由于它的长官库罗巴特金上校很有军事才干，出色地参加了对坚基利-捷佩，即那个被统称为“格奥克-捷佩”链条的中间环节的围攻。

1879 年远征的失利，妨碍了格卢霍夫斯科伊科学考察团所担负的考察阿姆河旧河床的工作。因此，交通大臣波西耶特海军上将呈请让该考察团在 1880 年再进行一次考察，要求勘查工作从两头往中间会合：即从希瓦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两方面同时进行。斯科别列夫认为，可以从自己的远征款项里拨出四万八千六百四十卢布，作为超预算开支，但要求乌兹鲍伊的勘查工作同军事行动的进程一致，并从属于他的方案。换言之，他想利用科学考察团的护卫队在帖克人的后方搞佯攻。

为了掩护科学考察团，从土耳其斯坦军队里派出了一支有相当独立作战能力的部队驻在萨雷卡梅什，有四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四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由克拉别中校指挥。但是，米柳京 130
不认为可以让这支部队归斯科别列夫统辖，并且命令只从希瓦方面开始进行勘察。

9 月初，格卢霍夫斯科伊到达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以后，通知斯科别列夫说，他打算到伊兹穆克希尔和奥尔塔库尤去，将在这个无水地区打井，打井用的经费就是早先向他请领的四万八千六百四十卢布；萨雷卡梅什的部队则沿着通往基孜尔-阿尔瓦特的路转移到伊兹穆克希尔附近的恰格尔井场去。

这正好是斯科别列夫需要的东西。其实，他自己就告诫过不要醉心于他 1873 年对奥尔塔库尤进行的侦察，因为自那时起七年过去了，在开往道迪尔井场时，他自己就险些送了命。根据高加索参谋部的情报，道迪尔井场被认为是水多的井场，可是实际上，却发现是一些填高了的大砂丘。

从 10 月初起，格卢霍夫斯科伊开始在通往奥尔塔库尤的路上打井，而且到了离这个点大约六十俄里的地方。这就是他的科学考察团仅有的一点成果。他用一些工事掩护新打的井，不过，一个月以后，由于冬令季节已到，他就放弃了工事。11 月 9 日，他把一

个步兵连派往奥尔塔库尤以后，就开始遣散部队。

12月3日，考夫曼在呈送给米柳京的第9107号报告中说："追求军事目的，妨碍了格卢霍夫斯科伊少将顺利地完成他的纯科学任务"。这当然要两头落空。可笑的是，进行千里迢迢的严肃的科学勘察，总共只用两个月的时间。萨雷卡梅什的部队从6月10日起就徒劳无益地等待格卢霍夫斯科伊，也就是说，白等了四个月！

斯科别列夫由于在有关土耳其斯坦军队协助他的事情上未得到米柳京的支持，他就在9月16日和18日致电考夫曼，请求他命令萨雷卡梅什的一部分军队向巴米推进，"希望以此保持部队的兄弟情谊，而且土耳其斯坦人能有机会象在多瑙河上一样，再次大显身手"。他请求让库罗巴特金上校担任指挥，当时库罗巴特金是步兵旅旅长，驻在伊犁。

考夫曼感到受宠若惊。加之，对土耳其斯坦军队来说，从前的战斗实践已不可再得，因为邻国都相安无事。因此，他提请批准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调出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还把萨雷卡梅什部队的一个步兵连也合并过去。未等批准，他就命令阿姆河军分区司令长官格罗坚格利姆上校开始装备部队，并拨出五万卢布作装备部队的费用。接着，批准书下达了。

131 斯科别列夫派塔曼团的哥萨克少尉斯捷增科去查看考夫曼提出的经萨雷卡梅什到伊格迪去的道路。斯捷增科应该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去，应当向库罗巴特金报告此路通行的情况。库罗巴特金于11月10日到达该地，并就任整装待发的部队的指挥官。部队计有步兵四百七十二名，骑兵三百一十八名，炮兵三十六人，配备了两门山炮和两门火箭炮；有六套基数的子弹，两套基数的炮弹，一百五十枚火箭。冬季补给品有：小皮帐篷、帐幕、长皮袄、棉长袍、铺垫毡、毛料包脚布、长筒大皮靴、薄毡靴和毡手套。盛

水容器有：二百三十一只大桶，四百八十四个皮囊，容量总共是三千三百维德罗。

在恰格尔领取了一个月的粮食、四个月的茶叶和糖、三个星期的大麦、定量食用的牲畜。储备了醋精和脱水白菜。辎重队有九百头骆驼，配备了一百五十三名驼夫。步兵应骑骆驼走。骆驼是征用的，每月付给二十五卢布；每月给驼夫发四卢布五十戈比和全部生活费用。为了给骆驼加喂饲料，载运了芝麻油饼。库罗巴特金选择的是通往奥尔塔库尤的路，因为格卢霍夫斯科伊刚刚在那里挖好了水井。

斯捷增科带着四名向导和八匹运载给养储备和水的驮马，于11月4日离开基孜尔-阿尔瓦特。起初，他快马加鞭地赶路，但到6日，他就丢下大麦和肉，牵着疲惫不堪的马匹，徒步来到乌兹鲍伊。7日，他忍受着干渴，朝伊格迪井场的方向走去，也是步行。马匹没有饮水，也没有喂料，勉强拖曳着腿挣扎前行。向导迷失了方向，不识路，拒绝往前带路。斯捷增科于是自己选定往东北方向走，并且在8日早晨八点以前，碰到了一口水井。斯捷增科休息到午后两点，然后转身向北走去。11月9日早晨五点，他意外地遇见了朝奥尔塔库尤行进的萨雷卡梅什部队的第三连。这时他得知，他不是在往萨雷卡梅什走，而是在往伊兹穆克希尔走；他还得知，他停下来休息的那个井场，正好就叫奥尔塔库尤。连长给斯捷增科供应了一些必需的储备物资，并且给他指明了去恰雷什雷的路。抱着希望到此地来打帖克人和夺取他们的牲畜的格卢霍夫斯科伊，前一天就住扎在恰雷什雷。

斯捷增科来到恰雷什雷以后，得知库罗巴特金尚未到达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但是日内即到。因此，斯捷增科在领到几匹健马后，于11月10日急忙赶往那里去。但没有碰上库罗巴特金，他已带着部队于11月12日开走了。斯捷增科立刻动身去追 132

赶，18 日在恰格尔井场赶上了他。

斯捷增科因为这次勇敢的、虽说是不必要的公务旅行，获得一枚四级圣乔治勋章。骑手们获得了四级军人十字勋章和一大笔奖金。

因为不相信格卢霍夫斯科伊在打井方面的“科学”功勋，库罗巴特金从基孜尔-恰格尔迪淡水湖（在离恰格尔七俄里的地方）里带了足够用到奥尔塔库尤为止的整个路程上的饮水储备。在冬令时期需要用六千六百维德罗水，可是容器正好只能装这个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用水必需节省，不煮熟食，每匹马每昼夜不是发两维德罗，而发一维德罗。这样水就够用。怀疑毕竟是正确的：因为水井的出水量小，有几口井水是咸的，井里没有支架，井在崩塌。三个月以后，在归途中，除了格亚乌尔卡拉的那一口深水井外，格卢霍夫斯科伊的全部水井，都被填塞了。那口深水井，每昼夜总共只能打一百五十维德罗水。

为了补充骆驼，部队在湖畔驻扎了几天，因为正当部队行经希瓦汗国时，一些驼夫带着一百一十八头骆驼从运输队里逃跑了。

11 月 21 日和 22 日，土耳其斯坦人分成两支小梯队先后出动，为的是能多少利用一点新井里的水。由于下雨和有水洼子，部队并不特别需要水井。在格亚乌尔卡拉特意挖了一个大坑，坑里流满了大量雨水。在这里又装了一些水，供抵达奥尔塔库尤之前缺水的一站路上使用。发现有半数皮囊和四分之一的大桶不能用，因而，总共只搬运了二千三百四十八维德罗。部队顺利到达奥尔塔库尤后，找到两口水井，而且还挖开或者说淘净了八口老井。四天没有饮水的骆驼，平均每头饮了大约六维德罗水。

11 月 30 日，部队全部出动。在到伊格迪井场以前，需要走一百零二俄里缺水的路。又储备了一次水，这次储备的水绰绰有余，

够用三站路。在伊格迪淘净了七口水井，加上有两口水井未被填塞，总共是九口井。为了赶速度，在往伊格迪去的两俄里以内的地方，仍然把近三百头骆驼打发走了。在这里发现有马尔科佐夫的部队的遗迹：钮扣、子弹、车轮辐条的断片、大桶上掉下来的木块、破靴子以及墓穴……七年之内，这些东西全都完整无缺地摆在原处，走这条路的人真少啊！

为了能少走几十俄里路，库罗巴特金没有从这里向基孜尔-阿尔瓦特进发，而是直接前往巴米。他朝着早在9月里就被我们填平了的尼亚兹井场走去。库罗巴特金知道那里的井场已被填平，就预先往巴米派去了一些骑手，请求在12月7日那天往这个井场 153
送水。送出了三百维德罗，可是运输队来晚了一些，当土耳其斯坦人已走过四俄里时，运输队才碰到他们。因此，把水运回到指定宿营的地点。其实，步兵离开伊格迪，在无水的路上走了二百五十俄里后，还把三百八十维德罗水随身运到最后一个宿营地来了。诚然，在离伊格迪六十五俄里的地方，步兵在桑瑟兹（意即：无数的）井场的二十口井旁宿过营，其中十四口井是枯井，而且其余的水井中，只在一口井里有可以将就用的、略带咸味的水。但是，在迫切需要时，这水还是很有用的。12月8日，部队到达巴米，从恰格尔起，在沙漠上走了十八天，行程五百零八俄里。从格亚乌尔卡拉到巴米，十五天里只给骆驼饮过两次水。

全部多余的重载，甚至连军官和士兵的行李，都留在巴米。往前，步兵就应该步行了，要带三个星期的粮食，还要带一个月的饲料。二百零六头骆驼和四十九名驼夫被遣散回家，给驼夫们供应了十天的给养。

他们当中，只有二十七人和十二头骆驼走到了希瓦。这二十七个人全都成了乞丐；其余的人在帖克人对他们发动的两次袭击中，被杀死或者当了俘虏。他们所讲有关给俄国人服役过程中遭

受种种灾难的故事，使考夫曼深感不安。

土耳其斯坦人于12月15日到达萨穆尔斯克工事，同主力会合了，他们带了六百十二头骆驼。

第 七 章

134

为侧翼纵队测绘道路。侧翼纵队的编制。进军。斯科别列夫下落不明。纳夫罗茨基上校的先锋部队。截获一大批绵羊。占领克列捷。进攻部队。三支梯队。计划没有完成。11 月 30 日前夜开赴离坚基利十二俄里的埃格扬-巴蒂尔卡拉。六千只绵羊。萨穆尔斯克工事。禁止通讯报导。带军用水壶的奥多诺凡。英国间谍和奸细。巴特勒。唯恐帖克人溜走。有关他们的要塞的情报。佩京和他的模型。12 月 4 日的侦察。月食。告帖克人书。斯科别列夫对自己的炮兵实力感到失望。火箭——描画得可怕的魔鬼。子弹或刺刀？12 月 12 日的侦察。彼得鲁谢维奇在后方的活动。臼炮运到了。12 月 20 日以前的兵力。炮兵的储备。铁路和电报设施。12 月 18 日将军的侦察和 12 月 20 日猛攻扬基卡拉。给军官们的训令。要塞附近的兵营。22 日库罗巴特金的侦察。

斯科别列夫原拟出动一支配备了骑兵和炮兵的庞大步兵纵队，计一千一百人，经侧翼沿山地推进。由于雨季来临，这个计划作了很大修改：决定一名步兵也不派给这支部队，炮兵以两门山炮为限。全部任务都给骑兵。主要任务不是从侧翼掩护主力纵队。因为就是在前些时候，也不会遭到友好的波斯方面任何人的袭击，无须掩护主力纵队。为将来着想，现在当务之急是测绘边界沿线的地带。

11 月初，三名地形测绘军官对离杜兹-奥卢姆最近的昌迪尔河上游地区进行了测绘。工作在 16 日以前结束，接着测绘员们又

被派到前面离杜兹-奥卢姆五十六俄里的亚尔蒂卡拉遗址，由两个塔曼哥萨克连掩护。带有够用七天的给养，一百二十发子弹①，一半由士兵带，另一半放在一百四十匹驮马上。带有修整驮载小路的堑壕工具。阿尔齐舍夫斯基奉命同这支部队一起去，然后把部队留在亚尔蒂卡拉，再察看牧场和有干草储备的地区，然后同驮载一起返回杜兹-奥卢姆。18日，阿尔齐舍夫斯基带着驮载回来了。

21日，特维尔龙骑兵营带着一个骑山炮排和一台回光通信机，在埃里斯托夫公爵指挥下沿着已经熟悉的道路向亚尔蒂卡拉推进。带有够用十天的给养。斯科别列夫也随同这支部队一起
135 去。驮马带了六天的储备，其余的由士兵带。还牵去了五十头骆驼。

此外，波尔塔瓦人的两个哥萨克连，在中校戈利增公爵指挥下，带着两台回光通信机，沿着去捷尔萨坎的路行进，他们应该从捷尔萨坎转往亚尔蒂卡拉。每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都发了十颗信号弹、短镰刀和长柄大镰刀。

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小分队奉令于11月24日轻装向努胡尔进发，等候骑兵。带五天的给养，几颗信号弹，以便向骑兵指明自己所在的位置。

除了留下来保卫防线的几个哥萨克连外，其余骑兵应在阿尔齐舍夫斯基指挥下开往巴米。所有野战指挥部都要转移到那里去。

所有在巴米的军队，全部交给彼得鲁谢维奇将军指挥。

这样一来，侧翼迂回纵队的编制是：两个塔曼哥萨克连，两个波尔塔瓦哥萨克连和两个特维尔龙骑兵连，配备了两门山炮。

11月23日，整个部队在亚尔蒂卡拉集中；接着，斯科别列夫发布命令说，他亲自指挥这支部队。

斯科别列夫作出在克列捷附近下山的决定后，派人给彼得鲁

① 原文如此，可能数字有误。——译者

谢维奇送去了一道命令，要他在 11 月 26 日，就是乔治节那天，从巴米往这个点派出由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志愿兵组成的先锋部队，要给先锋部队和骑兵带十二到十五天的给养；给养要用带篷大车运送。要在 28 日到达指定地点。如果骑兵在 28 日以前尚未赶到，那末，先锋部队就修筑工事。

“支撑”工事再次换了地方：现在，斯科别列夫不想把它修在卡拉甘河边上，也不愿把它修在克列捷，而要把它修在叶格扬-巴蒂尔卡拉。因而命令彼得鲁谢维奇直接到那里去设防和等候运去的、供七千人用两个月的给养、饲料和弹药。顺路在阿尔奇曼和卡拉甘各留驻一个连，配两门大炮，在克列捷则留驻三个连，配两门大炮，并给他们供应两个月的给养。

斯科别列夫本人认为，自己的行动在战略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指定两支被群山分隔开的队伍在敌人的眼前会合，敌人随时可能在这个点上先发制人地赶在两支队伍的前头，并把它们各个击破。

驮马运输队下到盆地，并被遣回巴米，因为士兵们几乎都累病了；骆驼也不能走山路，于是就被送回杜兹-奥卢姆。骑兵从这两个运输队里取去了四天的给养，奉命用四天的给养维持七天。 136

路难走，由于山炮排的缘故常有耽搁，而且为了减轻马匹的负担，往往不得不把炮弹从弹药箱里全部取出来，——这使斯科别列夫想起，只得经过波斯的村庄前往克列捷……为了以后不致产生外交上的麻烦，最好是提前下科佩特达格山，经过阿尔瓦兹通道。

探子断定，帖克人在阿尔瓦兹等候。科斯别列夫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但是预料的情况并未发生。由两个波尔塔瓦哥萨克连组成的、由骑手作先导的先锋部队，在纳夫罗茨基指挥下，在山口上甩下了山炮（他们在那里拆卸了山炮，然后装成驮子运送）以后，于 11 月 27 日中午，顺利地到达了绿洲。

这次没有目的的"战略迂回"，徒劳无益地拖疲累瘦了部队的马匹，可是仍然没有结果。这最好不过地证明，战略迂回的时机是不够成熟的，是没有必要的。

斯科别列夫命令纳夫罗茨基，在未到达克列捷以前，即使是在夜里也要前进。然后，他带着私人卫队的几名军官和四名沃舍梯人，留在宿营地。他在这里收到骑手们从努胡尔送来的沃罗帕诺夫的报告。报告说，沃罗帕诺夫从努胡尔人那里获悉迂回纵队向阿尔瓦兹方面开去后，他也开进了绿洲待命。同骑手们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努胡尔人。斯科别列夫同他们攀谈到黄昏时分。不久，漫山遍野升起了大雾。

斯科别列夫随着先锋部队和自己纵队的主力进入绿洲以后，天已完全黑下来了，他再找不到山炮排的车辙了。向导们不久就在小路上迷失了方向，接着他们走到一个小卡拉跟前。斯科别列夫占领了卡拉，吩咐号兵发出信号，可是没有任何人回应……在整个随员中只有七杆步枪……部队失去了自己的长官……

斯科别列夫意识到，后卫并没有受阻而置司令于听其自然的状态中。他明白发信号毫无用处，就命令号兵停止无益的工作，并亲自去寻找道路……大家长时间在迷途中左寻右找，直到再次找到车辙为止……斯科别列夫走到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决定等待天亮。同时，他派一个努胡尔人去寻找和引领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许以重赏。沃罗帕诺夫走了一个通宵，到达时天已大亮了。

志愿兵都走得精疲力尽，有些人不能继续走下去。斯科别列
137 夫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一名士兵，所有其余的人也都让出了坐骑。志愿兵们本来要谢绝，可是斯科别列夫呵斥了一声……他们就上马前进了。但是，在到达克列捷之后，让他们休息了一整天（谢尔巴克，第 100 页）。

然而，纳夫罗茨基在午后三点左右开进绿洲后，碰上了浓雾

……一名向导把他领到某个小要塞跟前说道，这就是克列捷。根据地图，纳夫罗茨基知道，克列捷的位置应当离峡谷出口远得多；他把全体向导召集拢来，向他们详细地打听了一番；最后，遴选了一名认识径直穿过田野的道路的努胡尔人。在四点半钟出发之前，纳夫罗茨基派人给斯科别列夫送去一份简要报告，说离克列捷还有四十俄里。纳夫罗茨基在晚上七点逼近卡拉甘后，从努胡尔人的口中获悉，前面能看见的火光，是帖克牧人点的。当即派出半个塔曼哥萨克连去夺取牲畜，并且给斯科别列夫送去了第二份报告，谈遇到的这一障碍。但是，一小时以后，骑手回来了，说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斯科别列夫。

整个先锋部队跟随在半个哥萨克连后面行进，有几大群武装的努胡尔人开始加入先锋部队。他们在晚上十点以前，逼近卡雷兹镇。在这里，土著探子通知说，中心卡拉里有一个畜群和看守人住宿。畜群都在圈里，很容易就被半个哥萨克连夺到了手。几个帖克人带着六名妇女在卡拉里关起了双层大门，想在里面避难。骑兵砸开大门，把男人全部杀死，妇女都成了俘虏。

快到午夜时，先锋部队就占领了克列捷；在这里也截获了牲畜，杀光了看守人，只饶恕了他们的妇女。在这两个村镇里，共夺得六千只绵羊、一百八十头牛、六匹马和十头骆驼。打死了十四名帖克人，俘虏妇女十六人。我方有一人负伤，一人震伤。

纳夫罗茨基认为，斯科别列夫已同主力纵队的第一梯队会合，该梯队就是在乔治节那天，即 11 月 26 日，从巴米开往杜伦的；因此，纳夫罗茨基在 28 日早晨七点钟，派人往那里送去了第三份有关占领克列捷和夺得牲畜的简短报告。同时，他分两路各派半个哥萨克连带着骑手去附近地方搜索。搜索结束时，又夺得了五千只绵羊。

只有第三份报告终于在 11 月 28 日早晨九点钟送到了斯科别

列夫手里。他立刻派骑手带着给第一梯队的命令到巴米去，命令该梯队别在杜伦停留，直接开往克列捷；为了支援骑兵，赶紧往克列捷调去一支人数不多的步兵先锋部队。两点的时候，他本人也带着志愿兵到了那里。克列捷进入了防御状态：推倒了多余的城
138 墙，砍光了灌木林，下达了防备夜袭的命令。

第一梯队的先锋部队于 29 日早晨八点半钟开到，整个梯队在傍晚时到达。

进攻部队分成三个梯队，分别于 11 月 26 日、27 日和 28 日从巴米开出。盖达罗夫中校的第一梯队有九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十九门大炮，带有两台回光通信机和红十字会的一个救护站，运载了供八千人用十天的储备，十万零二千发步兵子弹和三万五千发骑兵子弹，而且军队自身每支枪带有二百四十发子弹，有一千零四十二头骆驼。

戈戈别里泽中校的第二梯队有四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有一千三百五十头骆驼。

斯洛维茨基少校的第三梯队有四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六门大炮，有一千三百一十头骆驼。

随后，应该在 12 月 1 日出发的是最后四个步兵连，带有红十字会的一所小医院和辎重车队的一个小队。

装备梯队的彼得鲁谢维奇于 28 日带着一连哥萨克启程，他在预定修建工事的卡拉甘附近赶上了第一梯队。然而，这里不仅见不到卡拉甘河，而且没有任何能用的水；一些积聚着死水的河槽毫无用处。因此，彼得鲁谢维奇命令在杜伦上游的一条小河上修建工事。恰好这里有一个石头造的基孜尔-伊玛目清真寺，这清真寺就是现成的炮台。阿尔奇曼和克列捷其余的工事，是按照原来的打算修建的。

斯科别列夫没等其他梯队到达，就在 11 月 30 日前夜，带着十

个步兵连、七个哥萨克连和二十一门大炮，向叶格扬-巴蒂尔卡拉挺进。行前，他派一连哥萨克把夺来的一部分绵羊护送到巴米去。拂晓，军队一枪未发就占领了一个空村庄，而且马上捕获了在村庄和坚基利-捷佩之间的田野里过夜的六千多只绵羊。帖克人发出了警报，他们从要塞里蜂拥而出。他们的骑兵群用密集的散兵线包围叶格扬-巴蒂尔卡拉，进行了一整天的对射，可是傍晚，他们退回去了。

12 月 2 日，第二梯队开到了这里，第三梯队则到了克列捷。叶格扬-巴蒂尔卡拉被改名为“萨穆尔斯克”，巴米改称“塔曼斯克”，阿尔奇曼改称“波尔塔夫斯克”，等等，但是，后面的这些名称没有习用下来。萨穆尔斯克就成了前进支撑点。

为了不致“白白地”吃光储备物资，斯科别列夫决定，一俟他在这里集中四千步兵、九个哥萨克连、四十七门大炮和两个龙骑兵连，备足两个月粮食，就开始决定性行动。可是，在 12 月 1 日以前，仅仅运来了能用到 16 日为止的给养。因此，为防万一，就下令 139
把给养使用的时间拉长到 12 月 20 日，增加肉食供应量，并且规定每周发给三俄合酒精。此外，斯科别列夫在萨穆尔斯克留下了十个步兵连，把其余的步兵连和几乎全体骑兵都派到后方去。只要能保住萨穆尔斯克，他允许吃马肉。

为了筹措从巴米大量输送储备物资的事宜，彼得鲁谢维奇奉派前往该地。

按照历次远征的惯例，当局禁止我们的报纸报导有关我们的计划和军队调动情况。这样做，当然并非因为害怕帖克人阅读我们的报纸，而是为了使“知识渊博的航海家们”尽可能迟一些获悉有关的一切事情。禁止了通讯报导。据说，排斥新闻记者似乎顺便也是为了使斯科别列夫能更平心静气地处理问题，不追求他曾经爱好过的那种空洞的、言过其实的效果……有人断言，似乎在高

级军官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说“新闻记者们虚构了一个斯科别列夫”，如果不完全是他们虚构的，那末，无论如何也是他们过分夸张了的……

尽管采取过措施，远征初期，在切基什利亚尔还是出现了一个叫奥多诺凡的英国记者，他在土耳其战争时期就曾以其对俄国军队的造谣中伤而出名。此人并不愚蠢，是个很善于描绘的专家；不过，他经常酗酒，头脑清醒的时候不多。也许是受了“嗜酒贪杯病”的影响，或者是因为“Daily News”① 的编辑们为了迎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需要的正好就是这种有关俄国士兵的最荒诞不经的丑闻，不要奥多诺凡讲俄国人一句好话，尽说些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的东西……

英国人读着下述内容的电讯时，感到不可言状的高兴：什么帖克人袭击了切基什利亚尔，俄国驻防部队放弃工事之后，不得不乘船驶往高加索；或者是波斯的承包人受英国驻阿斯特拉巴德领事的教唆，给我们供应了一群患瘟疫的公牛，因此瘟疫就在我们的畜群中蔓延起来了……间谍们过甚其词地夸大自己中伤俄国人的“功绩”，把游击战和修建要塞的事都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

很清楚，部队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从形影不离的装着白兰地酒的军用水壶里吸取灵感的新闻记者。可是，在拉扎列夫时期，他却得以在 1878 年同军队一起走到了恰特。阿尔齐舍夫斯基曾受托监视他，一遇合适的机会，就把他遣送到高加索去。
140 机会不久就有了：这个爱尔兰人在一个亚美尼亚人酒店老板的小皮帐篷里偷了白兰地酒和布渣②，醉得不省人事了，突然跑到广场上的一群劳工当中，随着巴拉来喀③ 的乐声，用舞蹈来迷惑人……

① 英国《每日新闻》报。——译者

② буза，高加索、克里木等地以粟、荞麦等酿制的一种味酸而略含酒性的清凉饮料。——译者

③ балалайка，一种三角形的俄国三弦琴。——译者

衣服妨碍了他，他就一件一件地把全身衣服脱光……当他终于疲惫无力，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时，就这样赤条条地被巡逻队收拾起来了，接着被用毡子裹着抬进了营房……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时，已在开往高加索去的轮船上了……(切列凡斯基，第1册，第184页)。

不过，他又钻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来了，而且在波斯境内、离戈尔甘河口不远的格缪什-捷佩(银岗)的约穆德人中间住了下来。他从这里发出电报质问斯科别列夫：是否将准许他重返切基什利亚尔并随部队一起行进？奥多诺凡收到客气的、然而是否定的复电之后，向斯科别列夫挑战："au revoir à Merv"①，接着就动身前往杰列格兹，以便从该地溜到帖克人那里去，或者潜入麦尔夫。虽说赶走的是个不太好的人，但毕竟是英国出版界的一位代表。毫无疑问，这一驱逐事件，必定使这位有夸大狂的爱尔兰人感到非常难过；加之，波斯政府也给杰列格兹的行政长官发了密令，无论如何不能放英国人到阿哈尔去。虽然奥多诺凡持有大使汤姆森的介绍信，虽然他穿上了土库曼人的服装，但就在国境线上他被捕了，并被押回穆罕默德-阿巴德。此后，他被迫同意，只能在得到地方当局的允准后，即在警察监视下旅行，并不准越过霍腊散边界。他在边界的一座山上，用望远镜观赏了对坚基利-捷佩发动的猛攻。

毫无疑问，说什么俄国人给帖克人安排的命运就是"男人送到西伯利亚，妇女交给士兵"的谣传，一定是英国间谍们制造出来的。还流传过这样的谣言："男人都斩尽杀绝，妇女交给士兵，土地归公"。各处都流传着一句主要的最易引起人们反感的话："妇女交给士兵！"

英国人改换了装束，加入了伊斯兰教，而且在霍腊散比比皆是。11月12日，有个叫易卜拉欣·萨布的亚美尼亚商人，从印度来到杰列格兹的首府穆罕默德-阿巴德。起初他买了马到处蹓跶，

① 法文，意为"在麦尔夫再见"。——译者

后来买鸦片、地毯，而且碰上什么都买。只是他的名字叫得不太好，最好是叫卡拉佩特·捷尔·奥瓦涅斯。加之，淡黄的头发和蔚蓝色的眼睛，使人立即产生了怀疑……

这是得到准许到欧洲来休假的斯图尔特上校。他也是在前往麦尔夫的途中被扣留，并被安置在穆罕默德-阿巴德居住。

141 为了以后不再回叙这个令人厌恶的主题，即不再谈论英国的志愿间谍，我们根据列萨尔的文章①，在这里简略地报导一下奥多诺凡后来的经历。在猛攻坚基利-捷佩之后，他到麦尔夫去了，被一种幻象弄得神魂不安：他老是觉得，仿佛所有哥萨克都在追逐他。可是，因为他是从麦尔夫人防守俄国人的那个方面来的，不是从英国人光临时所必经的阿富汗那一边来的，所以他们把他看作是一名俄国间谍，并且派卫兵把他看管了起来。

他只好撒谎了，这不仅因为他有一种坏习惯，而且还因为有必要。他冒充英国的政治代表，可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明文件，金子又很少，所以人们不相信他。麦尔夫的土库曼人，只知道英国佬是"俄国人的仇敌"，并且很有钱；他们就向冒名代表要钱，可是他没有钱。在编辑部通过麦舍德给他寄出生活费以前，他的情况是悲惨的。

他预言：当他在麦尔夫时，俄国人不会到这里来。他把这一预言作为证明他并非俄国间谍，而是俄国的劲敌的唯一论据。俄国人不打算到麦尔夫来这件事，他是从报纸上知道的。可是，土库曼人感到惊讶了，因为俄国人果真没有来。人们于是开始信任奥多诺凡，而且这时候钱也来了，爱尔兰人不再拘束了。因为他喝醉了酒就大开玩笑，所以居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托马沙·亚当"，即滑稽大王、快活人。他的土库曼话确实讲得不好，可是没有译员，因此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滑稽可笑的误解。比如，他在自己

① 《麦尔夫汗奥多诺凡》，载《新时代》，1883年第2765期。

的麦尔夫回忆录里，硬说那里曾推他为汗王。禁酒而且饮食有度的穆斯林们，当然永远不会推选一位酒鬼来当自己的长官，但是有可能拿他作为供众人开心的罗马教皇的圣使一类的人物……

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鲍加迪尔汗，随后就宣布，汗王应该大摆筵席请大家吃饭。爱尔兰人顺从了，每天都请客，直到付出最后一个便士为止。更有甚者，有个帖克人探知每天早晨爱尔兰人的帐幕里都有大量的苏亚斯(烤包子)做早餐，他就准时到这里来，取走了所有的苏亚斯，使麦尔夫君主没有早餐可吃！这位君主则默默无声地容忍着……人们邀请他亲自去赴宴，给他准备的仅仅是一勺子清水……这能说不是个汗王吗？他只是在 1882 年 7 月才收到阿巴斯汗送来的钱，偿清了欠债，接着就离开了他那个赔本的王国。

汤姆森对格罗杰科夫的旅行提出了抗议，所根据的论点是：如果准许俄国军官在霍腊散自由旅行，而且准许他们为与波斯的利益毫无共同之点的事业采办给养，那末，就不能禁止英国人在波斯国内旅游。然而，波斯对自己的利益比英国人了解得更清楚，而且 142
断定，一劳永逸地制服草原的匪徒，就能使其边境上的不幸臣民自由地休养生息。因此，波斯认为，俄国部队的利益跟自己极为密切，甚至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库尔德人在格奥克-捷佩的后方进行阿拉曼活动。但是草原居民的后方在哪里呢？最后，波斯同意我们在战争期间占领边境上的卡雷卡拉工事。在这种情况下，汤姆森以占领波斯湾的一个岛屿相威胁……

不过，汤姆森在霍腊散布满了许许多多的间谍，其中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希尔和巴特勒两位大尉。竭力同帖克进行勾结的穆斯林阿巴斯汗在麦舍德代行领事职务。他在 10 月份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答应由英国给予援助，建议在格奥克-捷佩坚守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要退到沙地里去。自此之后，帖克人振奋了精神，田

地里都种上了庄稼。

巴特勒潜入格奥克-捷佩，并指导了筑城作业。结果，修成的要塞果然不大象中亚的工事：用粘土被覆过的宽阔土堤；上面有两道墙，墙之间沿土堤构成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的一些地方用横墙隔开；走廊的内墙有一些通道，经过通道可以走下土堤，沿着土堤粘土层上打出的阶梯进到要塞里面去；在要塞的围墙上开了许多出口，出口朝田野的一边有横墙掩护；在南面的前方，挖了一条通向钝角堡的堑壕，钝角堡起三角堡的作用，用来对要冲作侧翼射击。这样一来，甚至在俄国人冲进要塞里面时，走廊的横墙和内墙也能防御；无数的出口，则显然是为了便于出击而修的。我们攻克格奥克-捷佩以后，巴特勒本人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自己参加修筑要塞的情形。但是，这时候我们搜集整理了关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军官们破坏国际法常规的官方材料。为摆脱外交上的困境，巴特勒的报导被宣布为纯属伪造，于是英勇的大尉被开除了军籍。我们不认为他是撒谎，如果说他吃了苦头，那多半是因为多余的饶舌所致；而且吃苦头的时间，大概是在后续的一道军内命令之前……

不管怎么样，英国间谍们散布的流言，他们答应援助武器和金钱的诺言，以及不要逃避俄国人、而要搏斗到底的善意劝告，对我们倒是帮了大忙。没有他们帮忙，帖克人大概是会不战而降的；在
143 那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恐怕就不会那么快和那么不可逆转地得到解决。斯科别列夫明白这一点，不仅就自己的个人利益（即在走向获得元帅杖的道路上多添一个节子）来说，而且就国家意义来说，都是如此。因此，他使用一切办法拒绝远征的和局。

早在 9 月 24 日，他就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写信给米柳京："对我们来说，最不利的莫过于敌人不战而放弃格奥克-捷佩。幸好，就我目前知道的有关帖克人的意向的全部材料来看，可以断定，他们

毅然决定固守格奥克-捷佩。”

帖克人派出使者到麦尔夫去，到希瓦去，还到博季努德去找库尔德人。只有麦尔夫一处答应出兵援助，其余两处都劝告投降……一支有两千人的麦尔夫部队，于 12 月 11 日前夜开到格奥克-捷佩，当时我们的兵营已经驻扎在萨穆尔斯克了。

库尔德人的伊利汗们，为了最后一次在帖克人身上发一笔财，为了用残暴的阿拉曼活动向帖克人报宿仇、雪旧恨，甚至把民军也召集起来了。但是，斯科别列夫电告齐诺维耶夫说，现在搞阿拉曼活动已经迟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向前推进了，所以请制止不适时宜的事。波斯政府方面，极其关切地履行了这件事。本来已灰心丧气的帖克人，重新振作了精神，于是主战派占了上风。

关于敌人的情报是这样的：在格奥克-捷佩有大约三万守敌，其中有一万骑兵驻守在格奥克本部，其余的敌军在坚基利；居民全部在后一处，约三万五千人；有一门发射六磅重炮弹的铜炮，五千支步枪，其中有六百支是我们的别旦式步枪，有两门生铁制的泽姆布列克炮（类似小口径炮）；全部守敌都有军刀和长矛。

被俘后逃出的佩京，用粘土塑造了一个酷似坚基利-捷佩的模型。要塞是一个朝南收缩的长方四边形，北面长三百六十六俄丈，南面长二百九十四俄丈，两个侧面则长六百俄丈。外壕的深度有一到二俄丈，外壕上边的宽度为二俄丈到二俄丈半。没有崖径。内壕深一到二俄尺，宽约七俄丈。对着城墙的各个出口，在壕里筑有能过一个人的狭窄横堤，横堤是用一俄丈高和一俄尺厚的墙掩蔽起来的，挡住了田野。佩京数过，出口是九个，可是实际上有二十一个。炮摆在要塞西北角上一个有十俄丈高的丘陵上。东北角上挖了一口水井。丘陵以南耸立着一个用堑壕围起来的粘土卡拉。

攻克要塞后，测绘了它的平面图。结果发现，有三个出口的北

144 面，长四百五十俄丈；有一个出口的南面，长二百四十俄丈；有九个出口的西面，长六百俄丈；有八个出口的东面，长七百二十俄丈。围墙厚约五俄丈；围墙上面、射击墙之间的走廊宽三俄丈。为了防御纵射火力，有许多横墙横贯走廊。在堑壕的外崖里，凿成了一些崖孔和阶梯，以便易于走出堑壕到野外出击。大体上可以看出，指挥作业的，是个有经验的人物，大概不是个野蛮人……看来，巴特勒说的是实话。

为了核实收集到的情报，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下新来的、尚未同敌人进行过对射的部队的情况，斯科别列夫决定在 12 月 4 日搞一次侦察。在 3 日分发下去的作战命令书里确定了部队的编制：阿普歇伦团的第四营（由三个步兵连组成），希尔万团的第一营，两连工兵，志愿兵小分队，第二十炮兵旅第四炮兵连的四门远射炮，以饲马员代替驭手、用连队的马匹驮载的机动炮连的八门大炮，配备了四门大炮的海军炮连，奥伦堡第五团的一个半哥萨克连，塔曼团的一个半哥萨克连。“万一我因伤亡离队，部队就托付给代理参谋长伊凡诺夫上校负责；凡部队的其他长官离队时，就依次由职位较高的军官暂行代理”。

部队于 12 月 4 日早晨五点半出发，在八俄里处休息了一次，随后就占领了曾经在 7 月 6 日占领过的谢基兹-亚勃的同一阵地。帖克人照旧拥进扬基卡拉的果园。为了察看要塞的西线，部队于午后一点左右向左边推进，在离扬基卡拉围墙的步枪射程之外行动。敌人立刻拥向后方，可是被榴霰弹遏制住了。

斯科别列夫在要塞正面停下来以后，叫来了希尔万营，并命令从三千步远的距离齐发两排曲射作为试验。密集在围墙上的帖克人马上躲了起来。这时候，半个远射炮连出动了，它猛轰要塞到三点四十分止。此后，部队朝萨穆尔斯克迤逦而去。帖克人马上跑出来追击，我方又向他们发射了二十六发榴霰弹。被这些炮弹的

成功爆炸弄得不知所措的帖克人，让部队走了三俄里半路，然后，再次紧追上来。我方再次使用了榴霰弹，走在后卫里的工兵也发出了齐射。帖克人就这样陪送我们的部队，不过只送了五俄里。突然，月食开始了，英国人忘记把月食的事预先告知自己的朋友。看来，帖克人认为这是俄国将军的魔法，就朝坚基利-捷佩疾驰而去。毛拉们已经在那里给可怜的月亮念镇魔除邪经了；而且，老百姓为了把妖魔吓倒，也在使劲地敲锅并朝天开炮。 145

我们的伤亡是：四名士兵阵亡，两位军官[1]和十九名士兵受伤，两位军官和八名士兵震伤。

第二天，派往要塞方面去侦察的我方骑手发现了几个拣空弹壳的帖克人。骑手们悄悄走近他们，发出了齐射，打伤一人，打死一人。把打伤的人运到了萨穆尔斯克，但当发现他已救不活时，斯科别列夫便命令把他抬到离我们的工事三俄里远的丘陵上去；还派了两个波斯人带着告民众书前往格奥克-捷佩。他在告民众书中最后一次提醒说，抵抗不久以前控制着埃尔祖鲁姆、卡尔斯，并且在伊斯坦布尔城下驻扎过的军队，是徒劳无益的。

写这样的话是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为了以后不致有人说他没有诉诸敌人的理智，没有敦促敌人求和。“不久以前控制着卡尔斯”的话，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着它，而且直到现在还控制着它。大概，就连这种不确切的话，也是故意写上去的。格奥克-捷佩的读书人会怎样理解上面引的这句话呢？

——你们不久以前控制着埃尔祖鲁姆和卡尔斯，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控制了，英国人命令交还了……你们在伊斯坦布尔城下驻扎过，可是没有能攻下来，接着就空着两手离开了……眼下你们也要驻扎在坚基利-捷佩城下，吃足了苦头，就会离开的！

其实，斯科别列夫就希望这样的推论，而整个部队也和他是一

① 指沃罗帕诺夫中尉和波波夫准尉。波波夫不久因伤重死在巴米。

致的。

送告示去的波斯人全被杀死了。

当时，萨穆尔部队每天都在攀梯子、爬缺口，练习攻城。

侦察表明，帖克人也学会了某些东西，比如，他们已经不轻率地猛扑了。为了不致遭受不必要的伤亡，他们就利用各种地形遮蔽物，想方设法偷偷走近。因此，斯科别列夫一反原先的设想，认为需要增加进攻部队的人数，而且把刚从波斯归来的格罗杰科夫派到后方去，委托他从后方的各个工事里，把任何一名能腾出来的士兵都派来，连巴米的医疗小队也不嫌弃……

他在 12 月 11 日写给格罗杰科夫的一封信里，曾几次重复地说："这里，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

146 斯科别列夫正确地估计到，帖克人现在已经顾不得袭击我们的后方了，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家嘴脸"的时候了；因此，他决定大量缩减后方的驻防军，除极少数必需的人员外，所有腾出来的部队都调往萨穆尔斯克。

现在，他对数量多得不相称的大炮，已经感到失望了。帖克人再不问"有多少炮"了。按他们的理解，俄国炮打得太远，所以命中率很低……而且炮也并不是那么多，只不过装炮弹的速度快，这就显得一门炮能顶四门炮用。火箭打的是自己人，却不乐意落到穆斯林那里去，因而不会造成多大的伤亡，只能吓唬马匹。唯独蒂尔-蒂尔，即速射榴弹炮，还使人感到新奇，因为这种炮是不久前才到的。

现在，斯科别列夫再不重复比康斯菲尔德的打击想象力的那句话了。第二天，他给那位格罗杰科夫又写了一封信，顺便倾吐了下述比较合乎理性的想法："无论我们怎样寄希望于炮兵，我们不付出重大损失是不行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是非常靠不住的，把自己的房屋建造在这种力量上，就意味着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

……不考虑最终需要用刺刀来替换炮弹和子弹，那种战事是准备得不好的”(格罗杰科夫，第3卷，第161页)。

“如果我们一定需要用强大的炮兵行动来确保自己的话，那末，相信炮兵的神奇作用，并用这种想法来培育军心，对自己和军队来说，都可能是危险的”(第200页)。

斯科别列夫要求把腾出来的每个步兵都调到自己那里去，就是间接地承认他的战事准备得不好……

他已经认为，火箭对战斗没有多大好处。一个带八门火箭炮的哥萨克火箭连，对敌人来说，比那个带有自己的别旦式步枪的哥萨克连，危险性要小些。所以不必让整个哥萨克连废弃确实有用的武器。火箭装有一受热就爆裂的火药，缺点是因为在运送时受了震动，经常在炮架上爆炸，给炮手们造成危险。只有在胸墙那边就把它们放下来，让它们在前边爆炸，对自己就安全了，因为炮手们被遮挡住了。

他在12月14日写道：“我打算郑重地修建一个火箭炮垒，并让我们安全地销毁掉整个这一堆烂污货，尽管这堆劣货有一部分可以打到格奥克-捷佩去，在要塞里还是能制造不少麻烦的。谢天谢地，但愿目前在中亚还能投掷大卫的投石器，只要能投掷，我也就不反对这被人描画得可怕的魔鬼（火箭），因为12月4日的月食，在格奥克-捷佩附近已搅得他们惶惶不安”(同上书，第164页)。 147

当然，火箭绝不象它们的发明人康格列夫所描绘的那样可怕。但是，关于它们的缺点，本来是可以在任何一本炮兵学教科书里读到的，不必亲身去体验。于是，这个硬压在全体哥萨克身上的笨重玩艺儿，现在遭到嫌弃了！

虽然斯科别列夫从提升为军官的时候起，就没有放过我们的任何一次战争的机会，他甚至还在小人物的行伍中待过；但是，在

他的心目中，甚至对战斗中的行动方法都没有形成彻底明确的观点。我们刚才引述过他关于归根到底应该用刺刀来替换子弹的那句话，可是，12 月 19 日，即整整过了一星期之后，在猛攻扬基卡拉村的前一天，在发给部队军官们的补充训令中，他又是这样训导的："我建议你们不要在村里向四处扩散兵力，而要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地去逐步占领；巩固占领的地段，整顿好部队，然后准备以加强的集中火力，从容不迫地继续进攻负隅顽抗的敌人。就作战原则来说，对待这种近距离的火力，就象对待刺刀一样，应该完全用这种火力替换刺刀，因为我命令要极力回避刺刀厮杀。不应该做敌人乐意做的事情，敌人愿意白刃格斗，我们就不按他的办"。

于是，不是刺刀结束战斗，不是刺刀在战斗结尾时取代子弹，相反，是子弹"完全"替换刺刀！可以说，子弹就是刺刀，不过是一种比较长的刺刀……

很明显，斯科别列夫不知所云了：刺刀是好样的，子弹也不再是傻瓜！

12 月 11 日，骑手们通知说，听见坚基利-捷佩有喧哗声，并看见有大队人马从要塞到沙地来回走动。可以设想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帖克人打算退走，或者是麦尔夫的增援部队开到他们那里去了。

斯科别列夫赶忙调集了一支由新兵组成的小部队，共九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带六门大炮，命令他们驻守在坚基利的一个山陵上，不要投入战斗。当部队在离要塞四俄里的地方驻扎下来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

半个远射炮连发射了两批榴弹，随后，部队于下午五点半转身后撤。在对射时，帖克勇士们驰马来到我们的骑手跟前，大喊哈巴尔（即新闻）："麦尔夫的援兵到了，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来吧"。

148

部队在八点半返回，没有伤亡。

12 日，斯科别列夫带领另一队新兵出动巡察。这个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三门远射炮和两门海军霰弹炮，配备了两台回光通信机。

首先派出了带有一门大炮的一个混合哥萨克连。午后两点半钟，该连在离要塞西北角两俄里的地方扎营。大炮开始了轰击。三点的时候，步兵也开到了。两门大炮立即架到已在轰击的那门炮旁边，也开了火。

敌人看到我们兵力微薄，就越来越多地从要塞里蜂拥而出。虽然帖克人晚上不愿意追击，但兵力的对比毕竟相差悬殊。于是，斯科别列夫用回光通信机通知萨穆尔斯克调出一支由三个步兵连、带两门霰弹炮和若干哥萨克组成的增援部队。四点的时候，我们的巡察者开始撤离，半路上碰到了增援部队，增援部队就作为他们的后卫。他们在五点半返归营房，受到的损失是：一人阵亡，四人受伤。不能用响亮的字眼把这几次军事漫游称为侦察，因为没有什么可察看的。出动这些力量单薄的、只带有少量大炮的部队，主要的用意似乎是要鼓励一下帖克人，不让他们脑子里产生退到沙地去的想法。

帖克骑手们这次也驰马来到散兵线跟前，大叫大喊，邀请我们马上就去攻打，既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折磨他们。斯科别列夫甚至没有下令朝他们开枪。

彼得鲁谢维奇的出差，真是非常及时：12 月 3 日，他到达基孜尔-阿尔瓦特后，在那里连一块面包干也找不到。剩下的糁米已经不多了。他命令给每人发两俄磅肉，和糁米一起煮，并派人往和卓卡拉送去一道命令：在载有一个月储备的运输队（该运输队刚刚抵达卡赞治克）来到以前，送少量储备到这里来。

彼得鲁谢维奇从 12 月 8 日起到 16 日止，将三十二个步兵连（其中有土耳其斯坦的步兵连）、五十五门大炮和四个哥萨克连分

编为九个梯队，从巴米调往萨穆尔斯克。去了七千八百九十头骆驼，其中有：奥伦堡骆驼三千二百零五头，格罗莫夫的骆驼三千四百五十五头，土耳其斯坦骆驼六百二十九头，还有从巴米兽医站来的骆驼五百九十一头。调出带篷大车一百四十一辆，驮马七十六匹。

运去的东西有：给萨穆尔斯克运去供八千人用两个月的给养，供梯队用十四天的给养；够用十天的饲料；带有二百八十枚火箭的九门火箭炮；一百五十普特火药；八十万发步兵子弹和三十四万发骑兵子弹；未带木床和手术台的第四医院（木床和手术台都弃置在
149 克拉斯诺伏斯克）；第二十一师的师医院；红十字会将近一千普特货物和其它东西。这样一来，到1881年3月1日为止，进攻部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就有保障了；用不着把面包干的食用时间拉长了，也不需勒紧腰带了。

荣誉和光荣属于全体俄罗斯劳工大众：摆脱灾难了，达到目的了！

第四十五流动炮兵辎重库，只是在11月30日和12月12日的两次航程里，才经由海路从彼得罗夫斯克送出来。不知为什么把七十个空弹药箱中的五十四个搬运来了。人们奉令把空弹药箱顺路留在巴拉伊舍姆；配备了弗罗洛夫将军的远距离射击瞄准器的克里木团第四连，奉令火速调往巴米。为了做得公平合理，从米哈伊洛夫斯克调来了第一铁道后备营的一个有三名军官和一百二十名士兵的小分队。

命令把在11月30日刚到切基什利亚尔的十门臼炮火速送到部队去，而且因为那里除了私人的运输工具外，已经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了，所以就指示勃罗涅夫斯基，“无论如何要挪用、购买或租用骆驼或马匹，要征用切基什利亚尔现有的一切运输工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用人力把臼炮和炮弹搬到他们那里去”（格罗杰科

夫，第3卷，第171页)。命令送三千发榴弹到他们那里去。

但是切基什利亚尔的要塞司令官多伊耶中校，动脑筋想办法弄到了运输工具。因此，12月11日和12日，就把臼炮和全部弹药加速运出来了。这件事花费了六千卢布。

12月20日以前，在萨穆尔斯克集中了三十八个步兵连，十一个哥萨克连和骑兵连，七十二门大炮，十一门火箭炮，四千八百八十名步兵，一千一百七十五名骑兵，九百六十五名炮兵。总共七千一百一十人。

从巴米来的七个步兵连带四门大炮，尚在行军途中。留驻在防线上各工事里的兵力是：在切基什利亚尔有三个半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在到和卓卡拉为止的其它工事里，各有一个步兵连；在宾杰先有半个步兵连；各留有一门大炮，但并不是所有工事里都留了大炮，仅仅在和卓卡拉留了三门大炮。留下的哥萨克不超过半个连，也不是每处都有。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沿线，只在基孜尔-阿尔瓦特和卡赞治克各留了两个步兵连，其它地方各留了一个步兵连。巴米防线的驻兵，仍照原先计划的那样，在每个工事里留驻了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仅在巴米有三个半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五门大炮，但在克列捷增加了两门大炮。

运到萨穆尔斯克的炮弹有：轻型远射程炮弹五千三百二十发，九磅重的一千二百十六发，四磅重的六千五百发，三磅重的三千八百二十六发，以及供臼炮用的半普特重的炮弹一千发，共计一万七 150
千八百六十二发。在后方留有五千九百四十二发。送到格奥克-捷佩的有：同臼炮一起运到的三千发榴弹，九磅重的五百七十发，远射程炮弹九百八十发，以及四磅重的一千三百六十发。也就是说，总共有二万九千七百一十四发炮弹。

铁路修到了巴拉伊舍姆，由于没有枕木，工程就在这里停下来

了。杰科维利的轻便铁路修到了艾金，由于这种路的机车贮箱小，只能带够用五俄里的水，就把机车搁在井场里供淡化海水使用……

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的军用轻便电报设施，架设到了基孜尔-阿尔瓦特，而切基什利亚尔防线的常备电报设施架设到了巴米。

决定12月20日占领扬基卡拉，因为土耳其斯坦人已经到了。可是，库罗巴特金不在的时候，斯科别列夫不愿意开始重大行动。18日以前，印发了格奥克-捷佩的平面图和猛攻扬基卡拉的作战命令。斯科别列夫把各部队的长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地形特征、当前这次猛攻的作战部署；然后，邀请他们同他一起去进行最后一次侦察，以便就地给他们指明，谁必须在何处行动，谁需要做些什么。

开始进行“指挥官”侦察。参加侦察的有四位将军：斯科别列夫、安年科夫、彼得鲁谢维奇和格罗杰科夫。这一次，不打算“寻求战斗”，所以没有动用炮兵。奉派作护卫队的只是哥萨克：一个萨曼连，两个波尔塔瓦连，一个拉宾排，一个奥伦堡连，一个乌拉尔连，两门火箭炮，两台回光通信机，以及红十字会的两辆单轴双轮马车。总共五又四分之一个哥萨克连，配备了两门火箭炮。

部队于午后一点一刻驰马出动，半路上才被帖克人发觉。响起了信号炮声，人群一听到炮响就蜂拥而出，占据了平常空无一人的扬基卡拉。但是，未走完四俄里，部队就在一道长土墙后面停了下来。各部队的指挥官下马登上土墙。参谋长在这里给他们宣读了12月20日的作战部署；斯科别列夫指明了地形方面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对提出的疑难作了清楚的解释。然后，都骑上马再往前走了将近半俄里。在这里再次下马，斯科别列夫再次作了解释；当全体听众清楚理解了自己的任务时，他就下令退回萨穆尔斯克。撤退在三点一刻开始。敌人的骑兵群马上跑出掩体，开始向散兵

线进逼。我部队缓缓地撤走，半小时后，离萨穆尔斯克只有一半路了。此时，土耳其斯坦的步兵连正在操练。土耳其斯坦人迎着枪声赶来了，他们让过我们的骑兵，主动承担了掩护任务，往一千二百步远的距离上打了几排齐射，掩护骑兵继续撤退。安年科夫将 151
军和四名哥萨克手上受了轻伤。

派了两个纵队去猛攻扬基卡拉：库罗巴特金的右路纵队，有八又四分之一个步兵连、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两个哥萨克连，带有十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科泽尔科夫的左路纵队，有八又四分之一个步兵连、沃舍梯人的一个小分队、水兵和哥萨克军大尉采连贾洛夫的志愿兵带有十门大炮。库罗巴特金应从南面发动进攻，科泽尔科夫则应从北面开展攻势。

主力由斯科别列夫亲自指挥，有十八个半步兵连，七个骑兵连和哥萨克连，以及三十二门大炮；主力要作科泽尔科夫的侧翼后备队，为的是要在左边保证他不受要塞方面的侵袭。因此，主力必须驻扎在科泽尔科夫纵队的后面偏左的位置上。

库罗巴特金的出发时间定于早晨七点半钟，其余的人则在八点出发。

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十九门大炮留在萨穆尔斯克作驻防军，由维列夏金指挥。走在军队后面的是：整个工兵辎重库、三个救护站、萨穆尔步兵团和特维尔龙骑兵团的附属医院、红十字会拥有一百个床位的流动医院、红十字会单轴双轮马车和医院的带篷大车。

这样一来，参加进攻的有：三十六个步兵连（共计四千四百七十名步兵），九个骑兵连和哥萨克连（共计九百七十五名骑兵），五十二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连炮兵和非战斗人员一起，总共有六千三百人。

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训令中，顺便讲了以下的事情："当前要

进行的这场夺取地物的战斗，是一场激战。敌人骁勇，精于单独作战，枪打得准，装备了锐利的冷兵器；但是，敌人行动分散，各自为政，或则分立山头，不大听从首领的号令。因此，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却是一些不能统一行动、不能随机应变的乌合之众……

“密集队形，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中亚是有无限威力的……我们要用敌人没有的东西来打击敌人。我们将运用纪律和我们的速射武器。我们将以密集的、得心应手的、灵活的战斗队形，以协同一致的准确齐射和刺刀来打击敌人。用纪律、义务感和连环保结成一个强大整体——纵队——的士兵手中的刺刀，永远是令人生畏的。

“如果需要的话，就相应地改变队形并使用近距离齐射迎击敌
152 人骑兵队的冲锋。我还建议排成方阵，如若情况允许的话，甚至排成营方阵。

“使用齐射迎击六百步远的进攻者……但是……朝密集的人群……可以在相隔大约三千步的距离上就开枪齐射。

“从后备队里出动炮兵，要以我的命令为准；随后，炮兵部署在阵地上的位置和选定行动目标，则由它的长官作主。无论是炮兵，或是炮兵所属的那些部队的长官，都应经常记住苏沃罗夫的著名格言：‘炮兵打炮，看它自己的需要’。但是，这一切只能是在发起冲锋的神圣战斗尚未打响以前。在此伟大圣洁的时刻，炮兵应当忘我地完全服从支援战友的事业。它应当不顾一切地赶在进攻部队的先头，并使用它那永远令人生畏的近距离炮火，动摇敌人的军心……在这具有决定意义的瞬间，炮兵应该有灵魂，因为炮手不是司机。如果为了进攻的胜利，需要炮队全体捐躯，炮队就应该舍生取义，就象步兵进攻敌人时奋不顾身地献出自己的头颅一样……丢失大炮的耻辱，不在炮兵身上，而是落在它的掩护部队的身上……

“我们的骑兵不应耽溺于同人数众多的敌人骑兵单独作战，敌人的骑兵都有良马，而且从小就惯于（原文如此①）使用冷兵器……骑兵在进攻时，应保持难于突破的密集队形，甚至是团纵队、骑兵连纵队和哥萨克连纵队的密集队形……总之，极端谨慎和小心，应是我方骑兵对付敌人骑兵的行动战术的基础。与上述情况相反，在采取行动对付无纪律步兵的乌合之众（亚洲的徒步民团就是这样的步兵）时，我们骑兵的进攻应是奋不顾身的果敢行动，虽说在这种情况下，骑兵的有理智的骁勇，也仍然应该凭借梯次战斗队形和相应集中后备队的战法，最后还得凭借矛和军刀开展近距离的夹击……

“部队的每位长官，应研究位于他的地段前面的地形区……应该了解前面是一种什么地形，要测定距离……夜战的经验表明，在夜间指挥战斗困难到何种程度。任何偏离直接方向的差错，可能导致打到自己人身上并引起混乱……的危险。岗哨和潜伏哨相应地布置在大堆篝火的后面，大堆篝火可能大有用处。 153

“我命令，未经野营警卫队长许可，不得在军营里点燃大堆篝火，发生战斗时要立刻扑灭篝火……夜战中，始终不要放弃齐射……瞄准低一些”。

除这份训令外，还给科泽尔科夫的左路纵队补充发布了一些书面条令；前面，我们已经引述过条令的开头部分，谈的是关于禁止使用刺刀的事。此外，还劝告科泽尔科夫不要以整个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只能推进他的一部分部队；占领某个地段后，立即修筑内堡，卡拉可以用作内堡。如果敌人要迫使我们的人后退，那末，凭借内堡，我们仍然能保住各个占领点。

在这些条令中，凝聚了斯科别列夫从他在中亚的亲身经验中得到的全部作战才略。

① 这里引用的俄文在语法上有错误，作者因此加了这个说明。——译者

部队得到通知，交战时只准发两种信号：进攻和集合。只有奉斯科别列夫本人的命令，才可以发第三种信号——总退却。

也就是说，不会退却了。

命令给士兵们发四天的面包干、茶叶、糖和盐，给每人发二俄磅熟肉和一百二十发子弹。吩咐给马匹带两天饲料。命令先头部队的军需官在21日送来供七千人用十五天的给养。

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带火柴和几捆干草，以便把我们将要占领的地方的一切东西都烧掉。

重物用运输队的车辆和部队的带篷大车运送。

20日早晨，部队按时整好了队伍。可是，由于斯科别列夫巡视部队和举行祈祷仪式，使库罗巴特金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一小时。他于早晨八点半出发，其余部队是九点半出发的。

帖克人从要塞的瞭望土台上，看见部队集合后，就发出了信号弹。库罗巴特金走近村子南端，并用炮轰击了村子后，于午后两点带着自己的部队在音乐声中前进。两个希尔万连被派往左边去占领村子的西南部分；两个半步兵连带两门山炮奉派往右，绕过村子去占领圆炮楼。敌人没有阻挡我们的进攻，于是整个村庄就在三点以前被占领了。库罗巴特金的纵队驻扎在村子和要塞之间。三点时，科泽尔科夫的纵队派出了突击队，该纵队未遇到抵抗，因为
154 敌人已在缓缓地往坚基利-捷佩转移。塔曼骑兵营，在阿尔齐舍夫斯基指挥下，本来要去攻打撤退的步兵群，但是，该营违反昨天的训令，下马开了火。这就立刻招来了坚基利-捷佩的出击。骑兵营被调回，两个炮兵连被派去抵御出击，炮兵连迫使敌人躲到围墙后面。两个纵队自己掩护村庄，防备要塞之敌。主力和辎重车队、医院以及炮队驻扎在两个纵队的中间；骑兵单独在右翼宿营。

我方阵亡士兵一人，伤十人，震伤五人。

21日，为了搬运部队的其它重物，所有的带篷大车都从这里

派往萨穆尔斯克，由四个希尔万步兵连，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带两门山炮掩护。稍后，又往那里派去了一支骑兵部队，由一个龙骑兵营、两个塔曼哥萨克连、一个波尔塔瓦哥萨克连和一个拉宾哥萨克连组成，带一个骑山炮排，由彼得鲁谢维奇指挥。这支部队应当沿着尚未侦察过的要塞东面，从右边绕过去，然后从北面绕过要塞，察看它的北面，进行地形测量。为此，派去了两名搞地形测绘的军官和主任工程师鲁特科夫斯基中校。

彼得鲁谢维奇于早晨七点半钟出发，接着顺利到达了要塞的北面。在这里，他把塔曼骑兵营分派到北面去探明通往库尼亚-格奥克-捷佩的道路。帖克人看见部队的人数减少了，就从要塞里蜂拥而出。彼得鲁谢维奇命令自己的骑兵下马，并开始用齐射进行抵御。斯科别列夫猜到彼得鲁谢维奇已下马，正在抵挡优势兵力，因此，他就亲自出动，带着四个萨穆尔步兵连和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配备了八门大炮，沿要塞西面向它的左侧挺进。他停在要塞丘陵的高地上，为了引诱进攻的敌群离开彼得鲁谢维奇，他派出一个炮兵连开始猛轰要塞。目的达到了。斯科别列夫再往前走了两俄里，同彼得鲁谢维奇会合在一起。随后，彼得鲁谢维奇平安到达了萨穆尔斯克，斯科别列夫则返回军营。我方一名士兵阵亡，五名负伤。

22日，所有在前一天被派出去的部队，都从萨穆尔斯克返回，还领来了一个运输队，运来了半个月的储备粮、帐幕、小皮帐篷、甘油炸药、焦棉地雷和其它东西。同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两个阿普歇伦步兵连、半个臼炮连、第二十一炮兵旅第一炮连的一个排、一个有九门大炮的机动炮连、一门恩格斯特列姆炮、以及第二十一师的师医院。骑兵在萨穆尔斯克给每匹马领了两加尔涅茨燕麦。随后，到元月19日止，给骑兵供应的就是采办的粮秣了。 155

所有分布在要塞周围的卡拉，都有了俄国名称：在军营左翼的

卡拉叫奥波拉①，右翼的叫卡瓦列里亚②。这两个卡拉所在地的小河，被称为奥波拉河和卡瓦列里亚河。中间的两条小河，也取了名：左边一条称为维利科克尼亚兹③河，右边一条称为土耳其斯坦河。位于卡瓦列里亚卡拉前面的那条河上的卡拉，叫做奥利金；最远的那个正对着要塞东面中部的卡拉，叫做普拉沃弗兰格④卡拉。位于维利科克尼亚兹河边紧靠要塞角的卡拉，是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正对着南面另一角的卡拉，叫麦利尼查⑤卡拉 。

21日占领了奥利金卡拉，原来它是空的。决定22日占领普拉沃弗兰格卡拉，并进行一次侦察。此事交给了库罗巴特金，他发现普拉沃弗兰格卡拉是空的，就立刻占领了它，并开始改建卡拉，使之便于防御。在这里架设了一台回光通信机和四门大炮。随后，库罗巴特金还应到朱雷卡拉去。它位于普拉沃弗兰格卡拉以北八百俄丈，离要塞北面六百俄丈。他命令首先用两门大炮从普拉沃弗兰格卡拉轰击朱雷卡拉，之后，就带着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开往该地。出发前，他用回光通信机发报，要求派来一支由一个哥萨克连和半个步兵连组成的增援部队，带两门火箭炮。他给增援部队留下一道命令：到达后立即紧跟着他前进。经过一阵轻微的对射之后，当增援部队开到时，库罗巴特金就发起了猛攻。帖克人逃跑了。在这里发现了一大批储备物资，有大麦、小麦、埃及种高粱和苜蓿。部队根据携带能力，能带多少就带多少，然后放弃了这个卡拉，排成纵列缓缓退却。他们是按梯列行进的，午后两点以前，回到普拉沃弗兰格卡拉。我方伤亡为：两名士兵阵亡，五名负伤，负伤的还有两位军官——戈戈别里泽中校和哥萨克中尉

① 意为：支柱，支点。——译者
② 意为：骑兵。——译者
③ 意为：大公，亲王。——译者
④ 意为：右翼。——译者
⑤ 意为：磨坊。——译者

克列缅佐夫。

此时，斯科别列夫本人正在对要塞的南面进行侦察。然后，参谋长格罗杰科夫同库罗巴特金、鲁特科夫斯基和大尉工程师亚勃洛奇科夫一起，察看了要塞凸角对面的地形，选定了用来设置右翼第一平行壕的路线，并且为标定纵射炮兵连的位置，检查了要塞南面延长部分的直度。南面前方的第一平行壕的延长部分，是由斯科别列夫测定的。决定在 12 月 23 日开始进行围城作业。

不过，应该指出，库罗巴特金带着一个半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的微小兵力，极其勇敢地推进到离军营四俄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在敌人主力的眼前，袭击了敌人的仓库，——这一事实，在部队里 156 产生了某种轻敌态度；不久就因为轻敌不得不付出代价。

就在第二天，即 12 月 23 日，我们受到了首次警告。

第 八 章

12 月 23 日彼得鲁谢维奇将军猛攻朱雷卡拉失利。他的死。将军的粗心大意。撒上麦秆的小路（用铡碎的麦秆铺的）。给“没有经验的麻雀”准备的诱饵。一场营救负伤长官的格斗。鲍加耶夫斯基带领一个半步兵连去救援。埃里斯托夫公爵、戈利增公爵的哥萨克和布雷金的龙骑兵投入白刃厮杀。资格最老的阿尔齐舍夫斯基上校从后备队发出的退却信号。找到了昨天被惨杀的两名哥萨克的尸体。迟到的援军。将军、哥萨克和龙骑兵三位阵亡将士的公墓。为了排遣忧郁，——未标定平行壕的中线就开始挖第一平行壕。鲁特科夫斯基工程师拟定的五夜完成围城作业的计划。实际上用了二十夜。第五夜（即 12 月 28 日的前夜），帖克人的一次偷袭。往回跑的工兵大喊：“别开枪，自己人！”被击溃的阿普歇伦人大喊：“开枪吧，我们人少，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帖克人”。我们遭受的重大伤亡。第六夜加紧进行作业。军营往前转移二百五十俄丈。文职人员的怨言。12 月 29 日库罗巴特金猛攻三个卡拉。12 月 30 日的前夜第二次偷袭。在三号多面堡附近的外里海步兵连。帖克人攻克多面堡。莫里茨陆军准尉被捕。炮兵下士阿加方·尼基京的功勋。帖克人的战利品。12 月 31 日，我们的军营迁到第一平行壕。文官们挖壕隐蔽。随军酒食商漫天要价。斯科别列夫要求给他委派一位副手，以防他伤亡离队。1881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工作总结。反偷袭的四轮驿车、“废物”和什帕科夫斯基的信号灯。

在朱雷卡拉右边三百六十俄丈远的地方，在土耳其斯坦河和

维利科克尼亚兹河之间，能看见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空旷的放牧地。看来，很难给骑兵找到一块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一个现成的演习场，水就在旁边，在一俄里的地方有步兵支援。如果占领朱雷卡拉，那末就能有相当多的饲料储备。骑兵将可从这里威胁要塞同草原之间的交通线。于是，斯科别列夫决定把全部骑兵转移到那里去，或牢牢地占领朱雷卡拉。他未确定如何是好，便让彼得鲁谢维奇作出抉择，并把此事交给他办理。夜里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发布了一道命令："23 日上午九点，全体骑兵在骑山炮排的配合下，开往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驻地。骑兵应进入战壕，同工事保持战术联络。准许骑兵适当地采办粮秣"。可是，在后半夜一点左右，送消息的人叫醒了斯科别列夫，说听见要塞里喧声大作，羊叫，骆驼吼。斯科别列夫认为，帖克人要到沙地去，——这是他最害怕的一件事，——他立刻命令彼得鲁谢维奇不要延迟到上午，马上带着骑兵出发，在普拉沃弗兰格卡拉附近等到拂晓，然后推进到沙地的边境上去。

158

待到叫醒士兵和备好鞍子时，已过去了不少时间，骑兵在早晨四点才从军营出发。去的部队有：龙骑兵营，三个哥萨克连（波尔塔瓦团、塔曼团和拉宾团各抽出了一个连），以及骑山炮排。他们静静地走着，一个半小时后，才走到普拉沃弗兰格卡拉。在这里又停了一小时零一刻之后，彼得鲁谢维奇没有把部队带领到放牧地去，而是往左朝朱雷卡拉开去。他命令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警卫司令官鲍加耶夫斯基少校，听到激烈的对射声时，就派一个半步兵连到他那里去增援（可是，那里总共只有两个步兵连……），——但他禁止炮兵轰击这个卡拉，为的是不要把坚基利守卫队的注意力吸引到卡拉这边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卡拉经过昨天的捣毁后是空的……

应该指出，彼得鲁谢维奇发表过几篇关于土库曼人的文章，最

后还出版了一篇专题论文的单行本:«在阿姆河旧河床和波斯北部地区之间的土库曼人»,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精通土库曼人性格及其作战习惯的行家。

朱雷卡拉是个独立庄园:宽敞的四角院子被围在高两俄尺半的粘土院墙里,院子里修了一个小卡拉,有高达两俄丈的围墙,大门又重又厚。院子里面,即库尔甘恰里面,有几堵墙把空间分隔成一些堆放储备物资的小庭院。果园在南面毗连着院子,果园也用围墙分隔成几个地段。库罗巴特金离开这里以后,帖克人马上派四百名志愿兵占领了果园和院子;部队长官和三十名射手盘踞在卡拉里。

切列凡斯基说(第2册,第98—100页),也许蒂克马·萨尔达尔把自己最优秀的骑手,可以说是自己的用别旦式步枪装备起来的近卫军派到这里来了;而且他建议把通往炮楼门的各条小路都撒上麦秆,认为俄国人会"象没有经验的麻雀一样"来吞食这个诱饵。大雾笼罩着小溪和谷地纵横交错的四郊……部队摸索前进。格罗杰科夫(在第3卷第209页上)证实说,骑兵散兵线走在前面,相隔约五十步远。可是,切列凡斯基断言,——他当然是转述同彼得鲁谢维奇并辔而行的埃里斯托夫公爵的话——并未采取任何军事预防措施……行进时,就象在坦波夫省境内游逛一样……

埃里斯托夫公爵最后决定向彼得罗谢维奇提出需要弄清地
159 形,因为前面看来有便于埋伏的合适场所,当时将军颇为不满地回答他说:

"公爵,您熟悉达格斯坦和卡巴尔达,可是,对不起,我熟悉土库曼和帖克的风习"。

埃里斯托夫认为,撒上麦秆的小路是亚洲人惯常使用的一种军事计谋,完全不是指示通往兵站仓库的路标。不久,随着麦草的痕迹走进了一些狭窄的胡同,胡同里只能并排走三个骑马的人,纵

队分散在整个豁口和通道网里了……就在此时，从库尔甘恰的围墙里，直接打来了一排齐射……哥萨克下了马，急忙冲进院子。彼得鲁谢维奇最先纵身跳起，埃里斯托夫带着龙骑兵和哥萨克紧跟在他的后面……

关于彼得鲁谢维奇认为卡拉里不会有敌人的看法，格罗杰科夫本人也谈到了。因此，上面引用的整段叙述，作为那种看法的发展和后果，是完全符合真实情况的。不过，我们将根据官方报告，引用另外一种说法："当纵队的先头部队停在离库尔甘恰东北角一百五十步远的地方时，从它的围墙里响起了枪声。彼得鲁谢维奇命令下马并猛攻库尔甘恰，自己则冲进了大门……在第一批冲进去的人中有彼得鲁谢维奇本人：他受了致命伤，马上就倒下了。"

一位目击者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彼得鲁谢维奇同埃里斯托夫公爵（在右边）和哥萨克中尉叶萨科夫（在左边）一起，骑马走进大门，迎面响起了枪声。彼得鲁谢维奇应声倒下……他的坐骑往旁边一跳，把将军掀倒在地……帖克人向军官们猛扑过来，把他们紧逼到墙边……叶萨科夫的军刀折为两段。埃里斯托夫用剑抵挡进攻者，同时勒马后退，经过大门，向叶萨科夫喊道："坚持着！我马上把龙骑兵领来"。没有武器的叶萨科夫，很难坚持……战马救了他的命：战马在臀部和前胸上挨了几枪托后，就蹦跳冲撞起来，前踢后尥。帖克人让开了一条路。此时，徒步的龙骑兵纵身一跃，抓住还活着的彼得鲁谢维奇的双脚……帖克人抓住双手，展开了一场格斗，龙骑兵救出了负伤者……路上他询问了抬他的那些人的姓名，接着就默然无声了……人们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死的。（«1880 年 12 月 23 日的战斗»，载«军事文集»，1881 年，第 10 期，第 373 页）。

库尔甘恰外面，在离它三百俄丈的土墙附近，有半连哥萨克；其次，离库尔甘恰二百步远，有一些马夫和一个骑山炮排，骑山炮

排不能朝库尔甘恰开炮，那里正在为争夺旋得旋失的彼得鲁谢维奇的躯体展开了激战。因此，山炮开始轰击果园，不久就打光了全部炮弹……

160 鲍加耶夫斯基听见猛烈的对射和炮声，同时又发现有敌群拥出要塞赶往朱雷卡拉增援，就下令朝他们开炮，自己则带领着土耳其斯坦的第十三边防营的一个步兵连和希尔万人的半个连，跑步前往营救彼得鲁谢维奇。由于土耳其斯坦人到来，终于能够夺回彼得鲁谢维奇的躯体。

库尔甘恰里，聚集了龙骑兵、哥萨克和土耳其斯坦步兵。高耸的卡拉还在固守，从那里不断传来枪炮声。紧靠卡拉的一些小庭院，也还在坚守。无疑，这种局面很快就会结束。如果特维尔龙骑兵连连长布雷金的声音静息了，那末，戈利增公爵就领着哥萨克去接班。他们不怕伤亡。

当埃里斯托夫公爵为营救将军的躯体，接着又指挥肃清库尔甘恰里无数小庭院中的敌人而同哥萨克和龙骑兵一样投入白刃厮杀时，阿尔齐舍夫斯基还留在马夫和后备队中间……他获悉彼得鲁谢维奇的死讯后，就作为一名资格最老的军官，接替了彼得鲁谢维奇的职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退却的信号……一个曾经在惩戒队里工作得很出色，而且威风凛凛地制服过驼夫和随军酒食商的人物，在这里甘拜下风了！

关于这样的信号，格罗杰科夫只字未提，可是，切列凡斯基、谢尔巴克和上面引文的作者，对此事都作了绝对的肯定。据谢尔巴克说(第 128 页)，在库尔甘恰的一个庭院里，找到了前一天被俘的两个哥萨克的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的手和脚被砍断了，嘴唇和耳朵被撕掉了，眼睛被剜去了，背上的皮也被一条一条地剐了下来……探子断言，帖克人在夜里宣过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坚守到底；然后就处死了俘虏。但是，库罗巴特金未报告被俘人员的伤

亡。报的是两人阵亡……

鲍加耶夫斯基的步兵占领了附近果园里的空地，掩护骑兵退却，随后，自己也开始后撤。这时，库罗巴特金带领着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火箭炮从军营赶来，可是已经晚了……他只好掩护总退却了。军队在朱雷卡拉到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半路上停了下来。在这里，又有两个步兵连带四门大炮朝他们开来。这里现在会合了四个半步兵连、七个哥萨克连、六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斯托列托夫带着这样的兵力，甚至承担了征服希瓦的任务……库罗巴特金带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已在昨天攻克了那个朱雷卡拉……

帖克人一直把部队追击到普拉沃弗兰格卡拉。不久，斯科别列夫也从军营驰马来到这里，但是只碰到两个哥萨克连；其余的军队，一部分已撤往奥利金卡拉，一部分则撤回军营……

斯科别列夫在早晨八点半钟刚收到彼得鲁谢维奇受伤的消息 161
后，就派人给彼得鲁谢维奇送去了一道命令：在他到达以前，别离开已占领的阵地，如无必要，切勿往前推进。同时，他派叶西波夫上校带领两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前往增援。正如我们在上面谈过的那样，他们赶到时，正碰上部队全面退却。不久送来了消息，说彼得鲁谢维奇阵亡，部队已撤到普拉沃弗兰格工事。于是，斯科别列夫就亲自驰马到那里去。

我们的伤亡是：一位将军、两名军官（布雷金少校和伊凡诺夫哥萨克大尉）、以及十二名士兵阵亡；一名军官（阿列伊尼科夫哥萨克中尉）和三十七名士兵负伤。总共五十三人。死伤者全都抬出来了。根据军事文集的资料看来，我们的伤亡要多一些：十九人阵亡，四十九名哥萨克和龙骑兵负伤；连军官一起，离开战列的总共有七十二人和二十八匹马。我们认为后面这些数字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伤亡数毕竟不很大，“征战将军”用不着害怕……这次

战斗之后，朱雷卡拉改名为彼得鲁谢维奇果园。同将军合葬在一个墓穴里的，有同他一起阵亡的一名哥萨克和一名龙骑兵。这件事给士兵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很怜惜彼得鲁谢维奇，在安葬他的时候，斯科别列夫和许多在场的人都哭了。

每次失利或者遭受重大伤亡以后，斯科别列夫都要用某种办法来排除愁闷的影响，他把这当作一条定则。定则是好的，而且值得仿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半是乐队演奏，要不然就是马上开始某种作业，或者开始轰击要塞，否则就着手猛攻城墙附近的一些前沿卡拉。

这一次，是把原定在夜间进行的开辟第一平行壕的作业放到白天来干。被吸引到北面去同彼得鲁谢维奇作战的帖克人，对于在他们南面发生的事情，几乎丝毫未予注意。多面堡是在第一平行壕的右侧一端六百俄丈处开始修筑的，旁边是用纵射火力直攻南面的一号围城炮垒。

斯科别列夫命令进行作业的连队往前挪动四百五十步，把他们排成一字形横队，而且没有事先标定中线就开始挖堑壕。连队排得很不齐，但挖出来的堑壕还不错，主要的是它比早先计划要挖的离要塞更近二百三十步。这样一来，一号多面堡和炮垒，就显然落到后面去了。因此，新挖的第一平行壕，就用二号多面堡从右翼加以掩护，接着又把二号多面堡和一号堑壕接通了。

162 上午十点，一部分工兵被调到左翼，在这里开始修三号多面堡和第二纵射炮垒。

在这个时间以前，彼得鲁谢维奇的战斗已经结束，帖克人就开始来对付我们的作业。他们隐入磨坊附近左边的卡拉，并把自己的一门炮架在南墙前面的防冰堤上，随即开始射击。鲁特科夫斯基本已把平行壕的左翼延伸到奥波拉河边，可是，斯科别列夫在午

后一点左右视察了作业后，认为平行壕太长，不大可能防备麦利尼查卡拉方面的袭击。因此，他命令天黑时把三号多面堡左边的所有作业填平。23 日傍晚前，在右翼竣工的作业有：一号纵射炮垒和全长四百一十俄丈的堑壕；已经开工的则有：一号和二号多面堡。在左翼竣工的有：二号纵射炮垒和长二百八十俄丈的一段平行壕；开始修建的有三号多面堡。我们只在左翼有伤亡：二名士兵阵亡，十二名士兵负伤。

彼得鲁谢维奇的失利，使得我们放弃了威胁坚基利要塞同库尼亚-格奥克-捷佩和同沙地的交通的想法。我们人数不多，别想进行封锁。甚至我们自己早已陷于封锁之中，因为帖克人利用出入要塞的自由，阻断了我们同波斯的交通。精力充沛的一群群民军，自由地走进坚基利，轮流承担繁重的卫戍勤务，到沙地去休息，他们在那里藏着大量储备粮，可我们驻扎在那儿的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帖克人想走就可以走，而且完全没有危险，这种情况使他们有可能真的在要塞里坚守到底，并助长他们的顽抗情绪。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困难的：我们不能往远处分散力量，没有人可用来包围要塞……只好赶紧修筑围城作业，打击那些还没有走的人……

斯科别列夫起初未加紧督促围城作业，因此，这件事甚至引起了议论，似乎他是为了猎取更多的荣誉，故意迁延收场的时间。

按照鲁特科夫斯基拟定的计划，全部围城作业共应持续进行五夜，即：

第一夜：在离攻击面五百俄丈的地方，修筑两个横向纵射炮垒，每个炮垒架十四门大炮；在它们的侧翼挖出约四百俄丈的掩护壕，这是第一平行壕；在右翼修筑一个能容纳一个步兵连和两门大炮的战地侧翼多面堡。

第二夜：把交通壕挖到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并占领该卡拉；在卡拉前面修筑一个臼炮炮垒。

第三夜：在这个卡拉前面，在离城墙二百五十俄丈的地方，挖
163 第二平行壕；为了攻打城墙的胸墙，修筑几个供发射九磅重炮弹的大炮使用的加深炮垒；为这些炮垒挖一些掩护壕。

第四夜：在离要塞一百俄丈的地方，挖第三平行壕，长六百俄丈，并修一个供突击纵队用的进攻基地；在拐弯处架设几个供轻炮反出击用的炮座。

第五夜：在离城墙五十俄丈的地方，挖一些供射手和轻炮用的散兵壕。拂晓前，志愿兵和地雷工兵背上土包、工具和爆破材料，进入堑壕；在堑壕里修散兵壕和掩蔽部；地雷工兵把坑道挖到城墙下面去，在内崖和外崖里修造药室，接着把药室装上炸药。此事需用四个小时。然后爆破，爆破后，用所有大炮齐轰缺口，随后发起猛攻。

实际上，猛攻是在开始围城作业后的第二十一天才进行的。诚然，在几次侦察时，从远处看，维利科克尼亚兹显得离要塞远得多，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被围者会骚扰作业。可是，卡拉并未被帖克人占领，而且卡拉靠要塞近，对我们来说，它的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因为直接从堑壕出去埋设地雷冒险性太大，斯科别列夫对此举能否成功感到怀疑，他建议试验甘油炸药，这种炸药比同等效力的火药包占的地方小一些，因此地雷工兵花的工要少一些。在萨穆尔斯克，对硝化棉地雷、甘油炸药地雷和火药地雷爆破粘土建筑物的效果进行了比较性的试验，结果火药成了优胜者。

因此，决定开始挖一条接近堑壕的坑道。自然，这样做一定会牵延围攻的时间：在质地坚硬的粘土条件下，坑道一小时只能掘进二英尺，可是，应当一小时挖通十五俄丈。鲁特科夫斯基要求平均每夜能有一千二百个作工的人，但斯科别列夫命令限定为八百人。作业的右翼交给了库罗巴特金，左翼则交给科泽尔科夫。

第一夜(12 月 23 日夜间)和第二夜 (24 日夜间),完成了二号多面堡,装备了一号多面堡和一号炮垒,把第一平行壕往左延伸了二百七十步 (这里它尚未同对面延伸过来六百零八步的左翼作业接通); 修完了三号多面堡和一个能容纳四门大炮的炮垒。此外,遵照斯科别列夫的命令,在这里填平了一条堑壕。

24 日过得很平静,帖克人几乎没有越城墙一步。但是,不知 164
为什么他们老是在壕沟里和掩护出口的横墙附近挖掘着。由阿尔齐舍夫斯基指挥的一个纵队,奉派到阿什哈巴德大路沿线附近的村庄去采办粮秣。傍晚,部队采办了饲料和劈柴安全返回。第二天,三个哥萨克连带一个火箭排奉派到那些地方去取其余的东西。这一次帖克人也出现了,但是来迟了,因此哥萨克没有伤亡,带着储备品返归军营。在奉派从兵营赶去增援哥萨克的一支带有炮兵的步兵未到以前,帖克人一直在进逼。从此时起,外出采办粮秣时,就开始派遣由所有三个兵种组成的、比较有独立作战能力的部队。后来,就只好到十五俄里远的地方去。对射的事经常发生,但我方没有伤亡。

12 月 24 日夜间, 部队所有大炮齐轰要塞,这是祝贺节日。25 日上午十点,又齐轰了一次。

第三夜(25 日夜间),只完成了通往第二平行壕的进路,一条离一号多面堡一百步远通往奥利金卡拉的堑壕,以及一条从兵营到第一平行壕的交通壕。

第四夜 (26 日夜间),打好了第二平行壕和两个炮垒的基础;其中一个炮垒是五号臼炮炮垒,四号炮垒则是架设霰弹炮的。

27 日白天,卡瓦列里亚卡拉和奥利金卡拉改建为适合于枪炮轰击的卡拉;在第一个卡拉里,派驻了二十名射手和几门恩格斯特列姆平射炮,第二个卡拉派驻了一个步兵连。

从 12 月24 日到 28 日,我们在四天内的伤亡是:阵亡两人,负

伤的有两名士兵和一位校官，即普拉沃弗兰格卡拉要塞司令官祖鲍夫海军大尉，他是接替右翼战壕少校指挥官鲍加耶夫斯基的职位的。祖鲍夫后来因伤重而死。舍曼中尉被指派为要塞司令官。帖克人打从麦利尼查卡拉方面挖通了一些堑壕，并且在这里对着我们的左翼修建了一个宽大的进攻基地。这说明，他们终究不会在城墙里面坐以待毙，大概打算转入积极防御。可是，我们的领导人见他们一连几天没有动静，就高枕无忧了，不认为这些作业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且守卫堑壕的哨兵，对待自己的任务也相当疏忽大意……

在斯科别列夫那里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发表了一种想法，甚至想要在麦利尼查卡拉的后方占领要塞西北角附近的一个坟地。但是，把力量分散到三条战线上去，而且离后备队那么远，是不合适的。斯科别列夫没听取这种意见，而是决定：12月29日轰击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然后把它猛攻下来；30日攻占彼得鲁谢
165 维奇果园，这地方总归要通过普拉沃弗兰格卡拉和奥利金卡拉才能同兵营联在一起。

第五夜(27日夜间)，打通了第二平行壕，挖完了通往第二平行壕的几条交通壕。28日全天过得很平静。可是这时候，帖克人在准备偷袭。自告奋勇愿意参加偷袭的人将近四千名。他们当中，麦尔夫人占绝大多数，还有一些妇女，拿着绑在木棍上的羊毛剪子……当权的四位汗王和首领们宣称，他们将站在各个出口砍杀那些往回跑的懦夫。

我们的人绝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根本就不认为有可能袭击我们的步兵，敌人至今对步兵都是心怀恐惧的；而且这时候，步兵不是在开阔的战场上，而是有工事掩护的。确信帖克人"不敢来"的想法，在士兵中间也占优势……

28日傍晚，右翼各堑壕里有以下部队：二号多面堡里有阿普

歇伦第十四连，第二平行壕里有阿普歇伦人的第十五连和第十六连，三号炮垒右边有半连志愿兵，在此炮垒左边有斯塔夫罗波尔第九连和前来换防的同一个团的第十一连。有分属于各部队的后备队：在一号多面堡的是土耳其斯坦营的第十三连，在一号炮垒旁边的是同一个营的一个连。总后备队在奥利金卡拉附近，有希尔万人的第二连、第三连和第三营，还有土耳其斯坦第五边防营的第三连。这些部队都是被派去搞作业的，他们在晚上五点以前到达，但战壕少校指挥官鲍加耶夫斯基把他们留在这里，为的是按进度计划向军官们介绍情况：已经完成了哪些，他们今晚和明天应做哪些。

右翼的炮兵是这样部署的：一号多面堡里有第二机动炮连的发射九磅重炮弹的两门大炮；一号炮垒里有第一机动炮连的发射四磅重炮弹的三门大炮和一门山炮；六号炮垒里有三门山炮；五号炮垒里有三门臼炮；三号炮垒里有第二机动炮连的发射九磅重炮弹的三门大炮；四号炮垒里有两门海军霰弹炮；二号多面堡里有一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大炮和一门山炮。

晚上六点左右，右翼的围城作业工程主任亚勃洛奇科夫工程师同工兵军官切尔尼亚克和桑杰茨基一道，去布置预定在夜里进行的作业。伴随他们去的有五名工兵和五名志愿兵。他们刚离开五号炮垒（在这个炮垒前面应当修建一些屈曲工事）往前走出一百五十步时，就看见从护城壕里爬出来的密集敌群。军官们带着卫兵急忙回身朝阿普歇伦人的方向跑往第二平行壕；阿普歇伦人正在清理背囊，等换班的人来，准备返回军营。朝他们跑去的工兵和 166
志愿兵大喊："别开枪，是自己人！"阿普歇伦人的营长马加洛夫公爵，止住了准备好的齐射。可是，当逃命的人跑到平行壕跟前时，迟误了的齐射就朝天打出去了。

帖克人轻装朝我们的堑壕跑来：多数人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裤，赤着脚，卷起袖子；穿长袍的人撩起下摆，绕到身后掖在腰

里。全是冷兵器：军刀和长矛；有的人手里拿着安在木棍上的俄国刺刀或拿着半边羊毛剪子。担架兵跟在士兵们的后面跑着，收捡自己的阵亡者；跟在担架兵后面的是阿拉曼分子，一些十四到十五岁的少年，他们是专为扒下俄国阵亡者的衣服和夺取枪支弹药而来的。

五号臼炮炮垒、二号多面堡、以及几乎整个第二平行壕，一下子被侵占了。二号多面堡里的整个阿普歇伦第十四连和军官们（陆军少尉奇卡列夫和戈托），几乎全被砍死。阿普歇伦人第四营的军旗落入敌人手中……马加洛夫公爵、旗手扎哈罗夫军士和所有保卫军旗的人，都被砍死。二号炮垒的一门山炮、六号炮垒的三门山炮、二号多面堡的一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平射炮以及五号炮垒的三门臼炮，都落入敌人的手里。右翼炮兵主任马马采夫中校在炮垒里阵亡。

阿拉曼分子迅速剥光了二号多面堡里被歼灭的一连人的衣服，抢走了饭盒和大锅，开始运走轻型山炮；他们本来要把臼炮和炮弹一起拖走。可是，干这种事，孩子们是力不胜任的，因此臼炮被遗弃在堑壕里。阿普歇伦人逃跑了……他们经由生荒地逃向一号多面堡，从连接一号和二号多面堡的堑壕旁边不停地跑过去，使多面堡和堑壕都无法采取行动……

在整个第二平行壕里，只有马戈麦托夫中校的半连志愿兵坚守在原地，用齐射胜利地打退了进逼的敌人。三号炮垒得救了。

不过，阿普歇伦人的逃跑，并不是怕死鬼的逃跑。慌乱，败阵，堑壕里拥挤，没有踏垛（踏垛倒坍了），堑壕出口没有阶梯，没有为堑壕哨兵修筑岗哨点（哨兵都挤在堑壕里面），还有夜间的漆黑，这一切都是应该考虑到的。

有一次，苏沃罗夫看见一支逃避进逼之敌的部队后，就朝它急驰而去，大喊："不要紧，勇士们，没什么！引诱他们，把他们引到那

棵树跟前去！”接着，就一马当先，亲自朝树跟前驰去。“好啦，现在停下吧！”逃跑的人站住了，给予了应有的反击，随后，自己就去追击敌人了。 167

阿普歇伦人也是往一号多面堡里的自己后备队的射程里“引诱”帖克人。下述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他们从连接堑壕旁边跑过来时，他们的身体挡住了也朝这个多面堡奔来的帖克人，于是占据着这条堑壕的士兵们停止了射击。突然，从阿普歇伦人群中传来了一个声音：“开枪吧，开枪吧！我们人少，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帖克人。”齐射打响了，帖克人暂时停止了……可是，阿普歇伦人也遭到了灾难。同制止阿普歇伦人齐射的工兵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几个大胆的帖克人跑近一号多面堡，并且冲了进去，但全被刺死。一场慌乱过去了。

一号炮垒的半连土耳其斯坦人最先向多面堡跑来。就是他们占住了连接的堑壕。第二个半连，直接朝自己前面的六号炮垒跑去。赶到这里来的，还有赫雷奇少校指挥的外里海地方营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连，以及沃罗帕诺夫的半连志愿兵。外里海人是奉派去左翼承担夜间作业任务的，当他们听到右翼的枪声和喊声时，已经走到第一平行壕跟前了。赫雷奇马上领着自己的连队到右边去，在六号炮垒附近，同高歌行进的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会合在一起。炮垒被夺回来了，但是帖克人已经把一门山炮运走了，他们刚把另一门炮拉过胸墙，第三门炮还停放在原处。赫雷奇把阿拉曼分子弃置的平射炮拉了回来，并且把第四连留在炮垒里。之后，就遵照战壕少校指挥官鲍加耶夫斯基的命令，跑去援救臼炮炮垒，但沃罗帕诺夫赶在他前面，在外里海人到达前夺回了炮垒。

帖克人偷袭之前，参谋长、左右翼两位司令官、主任工程师和炮兵司令官聚集在斯科别列夫的帐幕里开会。一听到枪声和袭击

者的喊声，这些人全都急忙跑回自己的阵地。

斯科别列夫带领由萨穆尔人的两个连组成的军营后备队同他们一起站在军营的前面，根据步枪射击线的振幅，尽力推测战斗是怎样进行的。预料还会袭击左翼和军营，斯科别列夫就停在原地未动。

库罗巴特金带领阿普歇伦人的第十三连朝奥利金卡拉急驰而去，并且把全体后备队调去援助一号炮垒和一号多面堡。他把希尔万人的第十一和第十二两个连，无掩蔽地驻在多面堡的右边，并把第九和第十两个连派往左边，驻在连接的堑壕里。排枪一齐打响了，霰弹从多面堡的大炮里飞腾而出。帖克人在离阵地四步远的地方倒下了……在奥利金卡拉附近，只留下从营地赶来的阿普歇伦人的第十三连和希尔万人的第三连；库罗巴特金领着希尔万人的第二连和土耳其斯坦第五边防营的第三连去夺取二号多面堡。可是六号炮垒的外里海人的第四连，较早赶到了这里，把帖克人打出了多面堡，并且从他们手中夺回了他们准备运走的我们的两门平射炮。和及时赶来的后备队的两个连一起，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双层防御阵地，因为士兵们一部分隐藏在多面堡的胸墙后面，一部分则隐藏在壕沟里面，他们迫使敌人撤退得更远一些。

168

离上述多面堡最近的两个希尔万连，在击退了敌人、解除了威胁之后腾了出来，被调往臼炮炮垒；不久外里海人的两个连也开往那里，而且继他们之后，斯科别列夫也来了。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叙述过的那样，这里已经是沃罗帕诺夫在主宰一切。臼炮安装好了，架在原来的炮位上。

在偷袭的同时，另外一群帖克人几次企图占领普拉沃弗兰格卡拉。舍曼中尉准备迎战，但不准射击，想把敌人放进五十步以内。帖克人两次走近这个无声无息的工事，在未到他规定的界线

以前就退回去了……第三次，他们走到更近的地方，碰上了我们的潜伏哨。潜伏哨的枪一响，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围墙上也发出齐射，霰弹炮开始轰鸣……帖克人往后猛退。他们稍许恢复了元气之后，发起了第四次冲锋，但这时从要塞里传来了喊叫声，而且在我们的堑壕里响起了乐声。帖克人领悟到偷袭已被打退，就撤回要塞。

在12月28日这个不幸的日子里，我们受到的损失是：阿普歇伦团第四营的军旗，带着两个弹药箱的一门山炮；其次，五名军官、九十一名士兵阵亡，一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负伤①。帖克人取走了阵亡者的首级，穿刺在木棍上，并且竖在自己的帐幕跟前。

第六夜（29日的前夜）来到了。计划在臼炮炮垒右翼修出要冲的两个弯曲部，即一条长一百〇五俄丈的锯齿壕；计划在前边，开始修一条通往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方面去的堑壕，并扩大臼炮炮垒；在左翼修一条长一百十四俄丈的半平行壕，与三号炮垒成斜角，对着第二平行壕，顺麦利尼查卡拉的方向通到维利科克尼亚兹河。 169

夜里两点，斯科别列夫派人给库罗巴特金送去了一道书面命令，指示无论如何要在夜里完成全部作业，他写道："问题不在于伤亡，而在于准确执行我的命令"。这样做是需要的，为的是要告诉自己人和旁人：稍微遭到一点挫折，丝毫不会妨碍我们继续推进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炮兵通宵猛轰要塞，步兵则往要塞里打曲射排枪。不准睡觉，因此不断地派士兵们到踏垛上去站岗；但由于疲劳过度，以致许多人刹那间就站着睡着了。

---

① 阵亡的中校有：马马采夫和公爵马加洛夫，少尉有：桑杰茨基、奇卡列夫和戈托，阵亡的医生是特罗伊茨基；负伤的是炮兵上尉普里古利比茨基。当天夜里就把阵亡者埋葬了。

黎明前，指定的作业全部完成。为了更加贬低敌人的胜利，把它视为一般的、无足轻重的偶然性事件，斯科别列夫将自己的军营往前转移了二百五十俄丈。诚然，从要塞发射出来的子弹，足以打到这里来，我们也开始白白地损失了些人马，但如果敌人再次偷袭，军营就不会孤立无援，而且很快能得到援助，自己也能很快派出援兵。

昨天的失利，巨大的伤亡，以及今天在弹雨下转移军营的行动，在文职人员中引起了多余的闲话和怨言，他们似乎不懂得，帐幕和小皮帐篷的毡墙怎么也关不住话音，风言风语总要给别人听到的。

我们已经说过，12 月 29 日打算攻占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在这个卡拉旁边还有两个较小的卡拉：猎人卡拉和土耳其斯坦卡拉。占领这些卡拉，就能把我们的右翼作业一下子往前推进二百俄丈。为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现在这样做就显得更加必要了。

斯科别列夫让库罗巴特金指挥猛攻，仅仅指示炮兵在下午一点加紧猛轰要塞，一点半炮击上述三个卡拉，午后两点发起猛攻。斯科别列夫本人将带领由九个步兵连、一个龙骑兵营和一个波尔塔瓦哥萨克连组成的一支后备队，配备二十门大炮，驻扎在奥利金卡拉附近。早晨，他给库罗巴特金写了一封便函，命令向大家转致谢意。

他用法文继续写道："亲爱的上校，请您注意，从现在起，问题将不是考虑损失的大小，而是只考虑取胜。您无论如何要振奋士气。亲爱的上校，您是相当了解我的，请不必怀疑，如果我烧掉我们的舰艇，我一定能迫使我们的最后一名士兵横渡鲁比康河①"。

① 横渡鲁比康河（перейти Рубикон）意即：破釜沉舟。纪元前四十九年，古罗马凯撒，不顾元老院的禁令，越过鲁比康河，首先在意大利发动内战，结果建立了罗马帝国。——译者

"我听到那么多闲话！……要迫使所有的人默不作声。如果需 170
要，我命令枪毙一个好说闲话的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官衔。一些大战役之所以吃败仗，就是由于容忍在队伍里传播闲话"。

据库罗巴特金说（第 644 页），"部队的一名校官，因为敢于对通过了的决议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并认为必需中止围攻，就被驱逐到后方去了"。事情就那样结束了。

不过，只是在三点以前才在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墙上打开了缺口。库罗巴特金指派由侍从武官戈利增公爵指挥的、由希尔万人的两个步兵连和沃罗帕诺夫的一连志愿兵组成的纵队去猛攻；指派另一个由鲍加耶夫斯基指挥的、由两个土耳其斯坦步兵连组成的、配备有两门霰弹炮的纵队，去支援前一个纵队。纵队所属的后备队，由另外两个希尔万步兵连组成。总后备队也是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

库罗巴特金把纵队司令官和连长们召集来后，向他们说明了具体任务，并且指明了行动目标。他们给其余的官兵作了传达，讲明了要猛攻的将不是要塞本部，只是最近的三个卡拉。当时正依次进行着炮轰，帖克人则用两门大炮回击。可是，我们的那一门被缴获去的山炮打出的榴弹未爆炸。因此，几乎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

三点的时候，突击纵队（库罗巴特金也同它一起去了）爬过堑壕。起初是慢步前进，后来就跑步冲向遭到攻打的卡拉。最近的两个卡拉已放弃，仅仅在土耳其斯坦卡拉里还隐藏着一些帖克人，这些人全被歼灭。鲍加耶夫斯基的纵队带着乐队接踵而来，并且奉派进驻中心卡拉，它分出了半个连开往土耳其斯坦卡拉。后来，因为城墙上的火力加强，并且由于敌人有偷袭的企图，就又要来了纵队所属的后备队。斯科别列夫还从自己身边往这里派来了萨穆尔人的两个步兵连。卡拉里住房不够，库罗巴特金就打发他们回

去了。五点的时候，他派人送来了一份报告，说敌人占领着卡拉后面的果园，火力很猛，不过，不需要增援部队，只需要两门山炮、弹药和水。大炮是在天色入暮时送到的，水和弹药马上就送来了。

猎人卡拉离城墙总共五十俄丈远：它前面有一块不大的放牧地段，该地段也是决定要占领的，而且把它称为希尔万斯克多面堡。卡拉经过改建适合于防御：用甘油炸药和焦棉炸药药筒迅速在墙上打通了一些枪眼，然后为射手们堆起了一些踏垛。傍晚六
171 点天黑下来时，战斗停止了。

我们的伤亡是：一名军官（涅列波夫中尉）和十四名士兵阵亡；四位军官（戈利增公爵、巴尔托什上尉、沃伊诺夫少尉和瓦恰鲍夫准尉）和三十四名士兵负伤。此外，红十字会的卫生员被打死打伤了八名。总共六十一人。

就精神意义方面说，这是整个围攻时期里的一次最杰出的战斗，把主动权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了。

夜幕降临时，所有三个卡拉都用堑壕连接起来了。这是第七夜，即 12 月 29 日夜间。

要用一条二百俄丈的交通壕把占领的阵地同第二平行壕接通，这需要作工的人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快到天明时就完成了。

夜里十点左右，收到骑手送来的情报，说有一大批帖克人转到彼得鲁谢维奇果园去了。埃里斯托夫公爵奉派带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配备两门骑山炮，到那里去“仔细”侦察，但是在那里并未发现任何人，骑兵就返回了军营。我们的人通宵等待着进攻，但是帖克人没有动静。30 日白天到来时，连报祈祷时间的人也毫无声息，没有招呼虔诚的信徒们到一起去祈祷。他们不知因为什么在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对面忙个不停，在那里朝着堤坝挖沟，准备放水。很有可能，他们不过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里去：28 日，他们在左翼挖掘，却进攻了右翼；现在在右翼翻挖，大概将

攻打左翼了。果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大家都觉得，帖克人一定是因为我们突然跃进到了他们的城墙脚下而不知所措了。

从猎人卡拉的角形炮楼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要塞内部的情形。在此设置了一个观察站。另一个观察站设在普拉沃弗兰格卡拉。从这里把要塞里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的炮弹命中的位置等各种情报送往军营。

军官和志愿兵透过用土包砌成的小窗口进行观察。帖克人猛烈射击窗口，当场就牺牲了几个人。

晚上，从猎人卡拉送来消息，说帖克人准备偷袭，正下到壕沟里。舍曼从普拉沃弗兰格卡拉报告说，他派到要塞附近去的、懂得土库曼话的士兵听到喊叫声："我们大家再去，我们一起去"。因此，我军采取了戒备措施，但仅仅是为了保证右翼。往一号多面堡派驻了一个强有力的后备队，并且从这里派出骑兵侦察班到维利 172
科克尼亚兹卡拉和奥波拉卡拉的军营去。

可见帖克人并非不知所措……他们没有付出特别大的伤亡代价，就赢得了首次偷袭的胜利，掳获了一面军旗和一门带有不少炮弹储备的平射炮这样的重要战利品，——这一切使帖克人很想再来一次偷袭。这次，自愿参加的人多达六千。战斗在晚上九点半开始。

他们把主攻的矛头对准围城作业的左翼，即三号多面堡。但是，在军营的左翼和军营的后方，也出现了相当多的敌群，而且有少量敌群窜到了土耳其斯坦卡拉和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对面，甚至窜到了卡瓦列里亚卡拉对面。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帖克人的尖叫声和呐喊声，他们的叫喊声有时被我们的齐射所压倒。

占据三号多面堡的是外里海第三步兵连，带两门山炮，第二步兵连则占据着毗连的、配备了四门大炮的二号炮垒。

第三步兵连，在连长亚诺夫斯基中尉和相当一部分士兵伤亡之后，当两门炮的炮手们几乎全部牺牲时，放弃了面堡……第二步兵连最初忙于防守自己的炮垒，未能对多面堡给予支援，随后好象不愿跟第三连分离似的，也放弃炮垒，匆匆赶回兵营……但是这时候，斯科别列夫从军营往这里派来了萨穆尔第一步兵连和达格斯坦第十六步兵连，紧接着又派来了斯塔夫罗波尔第十二连和两门大炮，配备了塔曼人的半个哥萨克连。当他带领着第一批部队从军营开往第一平行壕时，遇到了同莫里茨陆军中尉在一起的外里海人的第三连残部。从莫里茨口里获悉多面堡失守、大炮也已丢失的情况后，他逮捕了莫里茨，但第二天释放了他，并派他到志愿兵小分队去找库罗巴特金，命令他不带上乔治勋章就别回来。萨穆尔人和达格斯坦人夺回了多面堡和一门大炮，可是另一门炮被帖克人运走了，帖克人还抓走了炮兵下士、瞄准手阿加方·尼基京。

这是一位旧教徒，是苏瓦尔省卡利瓦尔县的农民，来自基巴里伊沃村，已经服役五年了。帖克人把炮手活捉去，指望他会告诉他们，应如何操纵榴弹信管以使榴弹爆炸，而不会象圆形炮弹那样飞出去。从早晨起，他们就动手收拾尼基京：央求、命令、威吓，这些都无济于事。他们就挨个地剁掉他的手指和脚趾……截断了双脚的全部脚趾，——尼基京不吭一声……切断了双手的全部手指，——还是一声不吭……割掉了耳朵，——一声不吭……把背上的皮一条一条地剐下来，——即使这样，他也不吭一声……最后，就在火上烧，——性格倔强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一声不吭！他们终于怒不可遏了，就砍下了他的头……

173 平凡俄罗斯人这种勇敢的英雄气概的范例，向野蛮人表明，可以把俄国人杀死，但不可能使他屈服。嗣后，为英雄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而且从优抚恤了他的家属。

阿普歇伦人的第三营营长波波夫中校，用直接靠近目标对准齐射的办法，守住了军营的左翼。因为这次战斗，他获得了乔治十字勋章。骑兵部队的几个混合小队，加上非战斗人员和勤务兵，守住了军营的后方。

在28日的袭击之后，舍曼用下述办法加强了普拉沃弗兰格卡拉的防御阵地，他把水引进环绕卡拉的堑壕前面的沟里，留下一条不大的通路后，就放水淹没了卡拉后方的土地。因此，野蛮人就不可能不露声色地爬到跟前来了。当天夜里，他们正好是从后方发动袭击的。他们落到水洼里以后，在水里噗通噗通地走动，暴露了自己的形迹。舍曼立刻命令把一门大炮拉到后面去，接着让敌人走到七十步的射程内，就用霰弹炮狠揍敌人，并且动用了速射榴弹炮。帖克人马上往后猛退，就再也不敢来了。

打退偷袭后，全体炮兵开始轰击要塞，炮轰持续到拂晓。步兵用齐射间接射击。

我们的伤亡是：一名军官（亚诺夫斯基中尉）和五十二名士兵阵亡，两名军官（努杰夫斯基哥萨克大尉和哈里克维奇上尉）和九十六名士兵负伤。阵亡者的首级被割下拿走了。

这已经是第八夜了。决定：修完从第二平行壕通往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的一条交通壕；在左翼，把第六夜修的半平行壕的一端同第二平行壕的一端，即沿维利科克尼亚兹河的一条堑壕，连接起来，以便掩护两条平行壕的左翼。敌人只是在午夜前后才最后躲进自己的城墙里去。于是，斯科别列夫命令："要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作业，一定要在拂晓前完成作业"。于是，全部作业都完成了。

黎明前，在猎人卡拉的炮楼上架了几门火箭炮；交通壕改成步枪防御阵地，修了阶梯和踏垛。射手们占据了左翼的半平行壕，他们很快就迫使帖克人退出了他们同时构筑的要塞南面阵地的马蹄

形坑道和堑壕。

帖克人再次带着战利品回去了：第二门平射炮，许多别旦式步枪和弹药，五十三颗首级……如果他们不把时间耗费在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上，那末，在多面堡还掌握在他们手中时，无疑还来得及把第三门平射炮运走。他们更加确信，俄国人不能长期支持下去，而且必定会撤退。当他们在第二天看见俄国军营转移到离
174 要塞更近的地方时，他们是多么惊讶啊！他们说："俄国的总司令官就象贴身的衬衫一样，紧缠着我们。"

12 月 31 日，军队整天忙于往第一平行壕迁移军营，这是对偷袭的回答。军营同围城作业的联系更密切了，彼此配合打退偷袭，可有更多的保证。但是，对军营来说，遭受步枪射击的烦扰也更多了。

文官们每人付二十五卢布，但愿能给他们在帐幕里尽快地挖出稍许深一些的坑……随军酒食商因为顾及"企业有风险"，规定的价格高得出奇，例如，一瓶啤酒的售价不少于五卢布；一种很令人怀疑的名叫卡赫齐亚葡萄酒的混合剂卖八卢布；一瓶伏特加酒卖三卢布；一俄磅糖卖一卢布；一俄磅硬脂蜡烛卖一卢布；香槟酒卖三十卢布。

帐幕周围是装军需食品的大袋子、空箱子，土筑的壁垒等等。军营拥挤不堪，它总共占地六分之一平方俄里，可是它里面却住进了六千人和将近一千匹马。不能远离军营，所以各种垃圾都堆放在附近；四周是掩埋得不好的和完全没有掩埋的帖克人的尸体……有的尸体丢在小河里，使水受到污染……马斯洛夫对军营在围攻的最后几天里的情景，就是这样描写的。

斯科别列夫用电报向高加索集团军总指挥官和陆军大臣报告各次小规模战斗的情况时，没有隐瞒在当地看来实属巨大的伤亡。这些伤亡，尤其是彼得鲁谢维奇之死，造成了一种抑郁不安的印

象…… 除此之外，斯科别列夫本人在报告自己文武两部门的助手的死讯时，还请求选派一个人来补缺，在他本人很可能因伤亡离职时这个助手应有能力接替他的职务……为什么他现在不象首次侦察坚基利-捷佩之前在遗嘱里所做的那样，信赖格罗杰科夫呢？莫非他认为格罗杰科夫只能领导当时所考虑的那种撤退？

不是！他不过是想要赶在责难的前头，免得人家说他不爱护彼得鲁谢维奇：我连自己也不爱惜……眼看自己也要“离开战列”。

31日那天，他还不知道这次报告的结果是什么，不知道会派谁来给他作助手和继任人，所以他想把左翼的赶不上进度的作业修到前面去：把交通壕改修成半平行壕与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平行；在附近，对着马蹄形坑道，修一个多面堡；攻克马蹄形坑道；修一条新平行壕往右同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前面的堤坝连接起来，往左把平行壕延伸到麦利尼查卡拉去。

这就大大加长了作业线，而且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斯科别 175
列夫不着急了。

31日下午，他带着参谋长、炮兵司令官和主任工程师到第二平行壕去侦察地形。格罗杰科夫当时对斯科别列夫的主意提出了异议：我们的围城作业本来就拉得太长，而且同军队的人数不相称；在没有攻克麦利尼查卡拉以前，不能从左翼修筑进路，否则就会把我们的阵地拉得更长，会使卡拉的驻防军陷于孤立的境地，因为将只能在夜里同驻防军联系，而卡拉同左翼作业的联系，需要多增加四百俄丈堑壕。具备了这一切条件，仍然不可能保障左翼不受包围。

异议是有道理的，斯科别列夫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决定让左翼原地不动，只往前推进右翼，从右翼开始布雷作业；除工兵在东线炸出缺口外，在南线的凸角附近由炮兵轰出缺口；要大力加强我左翼的防御能力，扩大三号多面堡的侧翼，在它附近为强有力的岗

哨修建一个据点。该多面堡被命名为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

1881 年 1 月 1 日以前，我们挖成了大约五俄里的堑壕和交通壕，修建了三个多面堡和五个炮垒，加强了六个已占领的卡拉的防御力。我们与城墙的距离是：右翼四十俄丈，左翼七十五俄丈。不过，主任工程师认为，作业的体系小了，尤其是配置炮兵的体系小了。自然，这不是他的过错，因为斯科别列夫经常进行干预，想亲自指导这件事……堑壕窄而深，没有后退的出路，无岗哨据点，交通壕不够，侧翼的安全得不到有力的保障等等。鲁特科夫斯基想要首先把这一切整顿好，然后再向前推进。但是，斯科别列夫持反对意见，因为整顿和把不协调的作业调整成体系，围攻就要耽误一个星期，而且当时帖克人已经庆祝过三次胜利了，即彼得鲁谢维奇果园和两次偷袭的胜利。过于夸大的流言在后方迅速传播；而且有关约穆德人准备普遍搞阿拉曼袭击的说法，已经使后方的人感到担心……加之，由于往先头部队抽调军队，使我们的后方大大削弱了。从萨穆尔斯克出发之时起，即从 12 月 20 日起到新年前，又开来了七个步兵连和八门大炮。士兵们被围城作业累得疲惫不堪。12 月 30 日敌人最近一次偷袭的影响，压倒了我们在前一天取得的胜利，即在城墙附近夺取三个卡拉的胜利。

176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决定不拖延围攻时间，而是尽快进行布雷作业；其余的事就这样也过得去。为了防备偷袭，或者更正确地说，为了及时发现偷袭，在各条堑壕里成立骑兵巡夜侦察班。号兵应每隔十五分钟发一次“大家注意”的信号。士兵们把这个巡夜的行列称为“四轮驿车”。为了照亮堑壕前面的地区，开始每夜放出“废物”，即火箭，还使用了什帕科夫斯基的信号灯。

因为从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起，就必须暗中悄悄行动，可是土包太少，于是装过弹药、火箭和红十字会货物的空箱子都使用上了；从随军酒食商那里也收来了一些空箱子。作业在悄悄地进行着。

第 九 章

除夕的齐射。斯科别列夫暗中听到的士兵的对话。布雷作业从1月3日开始。4日夜间第三次偷袭。用上了士兵的机敏。齐普林斯基-采卡沃中校。克里沃鲍罗德科军士。帖克人的巨大伤亡。麦尔夫人离去。库纳科夫斯基哥萨克中尉两次测量护城壕。第十五夜(1月6日夜间)。开始布雷。斯科别列夫开始催促工程师们。按照誓言所述的义务。关于委派军区参谋长巴甫洛夫将军给斯科别列夫当助手的消息。应当在他到达以前攻克坚基利-捷佩。收走阵亡的帖克人。1月10日发动猛攻的计划。8日弄坏了坑道鼓风机。答应发给工兵们的奖金。12号是塔季娅娜节，是保罗一世关于顿河流域的哥萨克进军印度的命令颁布周年纪念日，可是，这是星期一。毕竟比13号好些。带着焦棉炸药地雷和甘油炸药地雷的水兵和工兵志愿兵。在第二十个夜里装填药室。祖鲍夫的建议。扎别尔金军士。麦耶尔带着信号火。关于猛攻的作战命令书。猛攻。战利品。被遗弃的孩子。伤亡。

除夕子时，众炮齐轰要塞，以示祝贺。斯科别列夫频繁地出现在堑壕里，身上喷发着香水的气味，穿着佩戴了肩章和钮饰的白色罗曼诺夫式短皮大衣。有一次，在观察士兵的情绪时，他在堑壕里听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当"恰克人"爬上土墙，象骑在马上一样，从上往下砍杀或用长矛刺杀时，要从深沟里进行防御是不可能的……可是，长官们想不到怎样做更有利：应当领着士兵们退出壕

沟，而且要把人安置好，当恰克人跳上土墙并开始往空处砍杀时，长官自己就了如指掌啦，——这时候，就朝他们齐射……

想法很有道理，斯科别列夫于是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采用它。

第九夜(除夕)，因为设营的军队疲乏了，干的活不多。第十夜(1月1日夜间)和第十一夜(2日夜间)，在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后面修建了一个能容纳两个步兵连的、加深了的基地，而且在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前面，拆掉了一垛十八俄丈长的粘土墙，砍光了一个对射手有妨碍的、向堤坝方面延伸的果园里的树木；本来已从猎人卡拉挖了一条坑道，但坑道里注满了水。在这里，作业移交给了大尉工程师马斯洛夫，因为亚勃洛奇科夫大尉已经离队；他从猎人卡拉转移到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去时，受了致命伤，他自己未曾想到应在堑壕里修建防弹障。

178 马斯洛夫自然就从修建防弹障入手。交通就完全有了保障。

在左翼，用一道长四十俄丈的胸墙把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跟小河的冲沟连接了起来；把多面堡的壕沟加宽到十二英尺，加深到五英尺；在壕沟前面，正对敌人的棱角挖了三排陷阱。总的来说，完成的作业并不多。构筑了第三平行壕，作为通向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后面的交通壕。

1月2日，往作业工地派去了哥萨克，甚至还派去了乐队！

从12月31日到1月3日，我们的伤亡是：五名士兵阵亡，三十名负伤。还有一名军官，即大尉工程师亚勃洛奇科夫胸部负伤。他被送到医务所去后，在那里手上又受了一处伤，不久死去。在同一个地方，一名医士在包扎伤口时，胯股受了伤，他自己也被放上了病床；第二天，他又受了一处伤——胸部被打穿了；第三天，又有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颈椎骨。这就完全够受了，可怜的人终于死掉了。一个名叫斯格里娅科娃的女护士，胸部受了震伤。

第十二夜，(从3日到4日)计划从猎人卡拉修一些出口通往放牧地段，在该地段修建希尔万斯克多面堡；占领堤坝，并在堤坝上设防；利用帖克人在最近这次偷袭前为排出小河的水而修筑的帖克堑壕，也从堤坝修一条交通壕通往放牧地段。指派去占领放牧地段的有：土耳其斯坦第十三边防营的第一步兵连，希尔万团的第九步兵连和一个志愿兵小分队。派了四个步兵连作他们的后备队。

黄昏的时候，土耳其斯坦人的第一步兵连占领了堤坝，在堤坝上用土包修了枪眼和踏垛，然后筑了一个拦河坝，把小河的水引进了旧河床。

志愿兵们等到月亮出来，就通过冲沟潜入放牧地段，并在墙后卧倒。

后备队的工兵从冲沟挖通了一条连接猎人卡拉的交通壕。拂晓前，帖克人眼前出现了一个用装满泥土的堡篮和木箱堆起来的多面堡。

在左翼，连接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和小河的胸墙，改建成能容纳十六门大炮的卧式炮垒。

敌人从傍晚起就已经发觉了作业，而且加强了火力，射击一直持续到早晨三点。随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我们在1月3日的伤亡是：两名士兵阵亡，十四名士兵和一名军官(阿巴齐耶夫准尉)负伤。

斯科别列夫仍然不怎么催促工程师。夜里，他穿着自己那件白色短皮大衣，来到希尔万斯克多面堡的作业工地，毫无掩蔽地在 179
工程前面穿来穿去地走了两次；然后，就在他的传令官阿巴齐耶夫刚才负伤的地方，也是子弹落得最密的地方停下步来。他对士兵们说道："敌人是一堆废物。"

希尔万斯克多面堡把坑道的长度缩短了一半，但需要准确知道距离；阿巴齐耶兹和麦耶尔两人，自告奋勇愿去测量距离。他

们穿上了瑞典式短上衣和平底软皮鞋……但是，月亮出来了，库罗巴特金没有放他们去。

两位工程技术军官和六位工兵军官每天夜里都不间断地工作，而且开始挖地下对壕和坑道时，白天也顶着干。需要束柴和堡篮。4日那天，派出了两个纵队：到叶米沙克去的一个纵队，由波波夫中校率领，有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远射炮；另一个纵队到克列捷去，由戈洛夫科夫大尉指挥，有两个半步兵连。他们应当砍伐一些作云梯用的木料，捆一些束柴并编一些堡篮。最迟应在1月9日晚上把这些东西送到。这表明，地下对壕不可能提前开工。

1月4日全天，要塞没有动静。猎人卡拉的观察哨只看见几个人在场地上拣我们的子弹。不过，傍晚时，帖克人从他们在各个受攻击面的沿线修筑的地下室里爬出来，我们的炮弹无法命中那些地下室。我们发现帖克人下了壕沟，预料要偷袭……马上把此事通知了所有部队，按照不知名的士兵的建议，人们被带出了堑壕，并在堑壕后面卧倒。

这一次大约有一万二千人自愿参加偷袭。麦尔夫人全都来了。敌人大约在傍晚七点趁月亮升起前的黑暗时分，从各条壕沟里爬出来，猛扑两翼。第二和第三平行壕的左翼，是由齐普林斯基-采卡沃中校指挥下的斯塔夫罗波尔第七十四步兵团的第三营防守的。在这里，在堑壕的角上，放有一盏什帕科夫斯基的信号灯，它把这个地区照得通明。帖克人在这里被毫不费力地打退了。齐普林斯基为此获得了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几乎是在第三平行壕的中间，由克里沃鲍罗德科军士指挥的同一个营的第十二步兵连的一个排被从侧翼跳过堑壕来的帖克人所包围。这个排打退了为数众多的敌人。

对右翼发动的袭击，来势极为迅猛，以致我们位于堤坝前七十

步远的一个十人潜伏哨未来得及打出齐射，并且有三人阵亡和三人负伤，其余的人跑到堑壕边。据守希尔万斯克多面堡的，是土耳其斯坦第十三边防营的一个步兵连和五十名哥萨克。几个帖克人 180
见无法一下子跳上墙去，就用手抓住从枪眼里伸出来的刺刀，想借助于刺刀爬上去，他们被枪口顶着打死了。可是，有个帖克人临死前还挺身站起，并且朝一个射手的头上砍了一刀。

库罗巴特金一听到枪声就往这里跑来了。在中心卡拉里，响起了阿普歇伦人进行曲。希尔万第四步兵连占据着堤坝；该连本来是打算退却的，可是他们的第十一步兵连赶到了，刺死了一些冲进堤坝的大胆汉子。不过，有几个帖克人终于跑到了猎人卡拉的出口处，在那里也还是丧了命。

就这样，在一刻钟的时间内，这里的事情全部结束。帖克人跑进了壕沟。在整个第三平行壕的沿线，当敌人跳上堑壕的土墙，并开始朝没有人的空处砍刺时，堑壕后面的哨兵挺身而起，沉着地猛烈射击敌人。帖克人胡乱扔下当时用不着的武器后，拔腿就跑。可是，许多跑在后面的人推撞着前面的人，直到他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为止。许多人在这里倒下了。却有那么一个机灵的阿拉曼分子，竟把一台装上了火箭的火箭炮拖走了……

帖克人躲进要塞后，就猛烈射击起来。当射击最后停息时，我们就着手完成第十三夜（1月4日夜间）的作业：用一条二十九俄丈的椭圆形堑壕把希尔万斯克多面堡跟堤坝连接起来。在左翼，为了从侧面保卫斯塔夫罗波尔斯克进攻基地的后方，把毗连小河的冲沟的一部分改成防御阵地。拂晓前，射手们进驻椭圆形堑壕。

我们在1月4日的伤亡是：一名军官（霍德克维奇准尉）和十名士兵阵亡，三名军官（炮兵上尉罗斯托夫采夫、斯塔夫罗波尔团的鲁诺夫斯基中尉（受伤后死亡）以及洛帕京斯基准尉）和五十四名士兵负伤，十一名士兵受震伤。损失一门火箭炮。

敌人第三次偷袭失利的直接结果是，第二天麦尔夫人离开了要塞。比较富裕的人把财产也运走了。

麦尔夫人表白说，他们要回去忙大田工作，并说，当俄国人打到麦尔夫去的时候，邀请帖克人到麦尔夫去同俄国人打仗。总之，盟友们不欢而散。

在准备地雷战时，决定测量从希尔万斯克多面堡到壕沟的距离和对壕沟本身进行测量。这一任务由乌拉尔人、哥萨克中尉库纳科夫斯基执行，他是作为志愿者自告奋勇去的。他把绳子的一头紧系在多面堡里，带着绳子的另一头跑到壕沟跟前，在绳子拉到壕沟边沿的地方打上一个结；然后下到壕沟，量了壕沟的深度，打上
181 第二个结；最后越过壕沟，把绳子拉到墙跟前，再打上第三个结。不过，工程师们认为，用绳结作的记号不够精确，而且需要测量的不是从多面堡到那里的距离，而是从椭圆形堑壕到那里的距离。因此，哥萨克中尉再次带上扎结用的带子前往。后来，8日夜间，当需要知道从布雷井到城墙的距离（为的是不至于把火药室修过了墙）时，仍然是工兵大尉格特舍利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也来回两次进行了测量。其实，这并没有特别大的风险，因为帖克人要往墙脚下射击，不能使用枪眼，必须把身子伸到墙外；我们的射手们端着枪，就等待他们探出身子。

库纳科夫斯基的测量表明：从椭圆形堑壕到壕沟的距离是二十九俄丈六俄寸；壕沟的深度是二俄尺、宽度是七俄尺；壕沟是干的。

在第十四夜（1月5日夜间）里：为了掩护斯科别列夫从第一平行壕迁来的大本营，在第二平行壕里的三号炮垒的位置上，修造了一个多面堡，称为核心多面堡；由格里尼奥夫和波戈斯基两位工兵少尉领导，从右翼的椭圆形堑壕里往外挖两条彼此相距七俄丈的辊土平行对壕。对壕一小时进展三英尺。

6日早晨，从兵营派出了三个纵队：一个被派往萨穆尔斯克去取粮食，另一个奉派到阿什哈巴德路沿线去，第三个纵队到格尔马勃峡谷去取芦苇和干树枝。要塞里也走出去了两帮人马：阿什哈巴德人和格亚乌尔斯人离开了。此事使斯科别列夫深感不安，他担心这样下去，整个守卫队大概都会走散，我们的努力将会徒劳无益。快到6日晌午，对壕已挖通八俄丈，并且用一条横向堑壕接通了；决定从横向堑壕开始修坡度较缓的布雷斜坡，要挖到城墙底下大约两俄丈的地方。

从午后三点半起，发现帖克人又打算进入壕沟。我军作好了准备。但是，从六点起刮起了猛烈的飓风，吹得沙土满天。我军严阵以待，白白地等到十点，——敌人没有偷袭。十点的时候，在刮飓风时暂时中止的第十五夜的对壕作业复工。开始修布雷斜坡，宽度和深度均为一俄丈；而且从坡底起，朝墙上标定的点的方向挖坑道。地下的土质表明可以不加壁板。从兵营向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搬来一百五十普特火药和十七箱甘油炸药。鲁特科夫斯基想用全部火药装三个火床。此事得到批准，但要负责不失败。

在猎人卡拉前面建成了一个能容纳十门臼炮的炮垒，而且在拂晓前即已装备就绪；但是，五号臼炮炮垒被撤消了。如果猛攻崩塌口失利时，为了不让敌人有可能在那里站住脚，新炮垒必须朝崩塌口不停地倾泻榴弹。

在左翼，在第二平行壕的一端，修筑了一个攻缺炮垒，能容纳四门发射四磅重炮弹的大炮。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布雷作业的进展。给地下对壕准备的两个弹桶，实在太沉了，以致不可能把它们滚着推过堑壕的胸墙；而且工兵们手里也都没有搭钩竿。因此，通往壕沟的通道，就修成前面有一个土障壁的辊土对壕。

从这第十五夜起，斯科别列夫才开始催促工程师和库罗巴特

金。他派人给他们送来一道这样的命令："你们要十分加紧地、不停顿地继续工作，集中现有的一切力量继续工作，别认定有什么威力能推迟对格奥克-捷佩发动决定性猛攻的日子。为了安全，就便于在中部和右翼打退逼攻来说，不应推测左翼和军营后方的某部分的状况。按照誓言的义务，我要求加紧进行作业"。

按照誓言的义务，斯科别列夫在关心左翼和后方的安全了。他想最迟在 10 日发动猛攻，因为布雷作业一小时掘进二英尺；也就是说，在 10 日上午 11 点以前，在三昼夜又十四个小时，即八十六个小时内应挖通一百七十二英尺，即将近二十五俄丈。从布雷斜坡的起点到城墙，算来——从库纳科夫斯基的二十九俄丈里扣除掉对壕已挖通的那段距离，即八俄丈——总共只有二十一俄丈，是可以来得及的。

但是，为什么斯科别列夫恰恰是从 6 日晚上起才那么着忙呢？为啥正好是当左翼已大大加强了防御和增加了兵力、变成为一个大规模进攻基地、而且刚刚胜利地击退了最近那次偷袭的时候他开始为左翼担心呢？帖克人在 1 月 4 日受到那次可怕的教训之后，未必还想再进行一次尝试。从麦尔夫人、阿什哈巴德人和格亚乌尔斯人离去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失望情绪和对顺利结局失去希望。

斯科别列夫之所以突然需要在三天后攻克要塞，显然有某种别的原因……但是不好意思把这些原因讲出来，写在命令里就更加难为情。现在，这些原因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斯科别列夫收到了电报，说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巴甫洛夫中将从梯弗里斯启行，他被
183 委派来接替彼得鲁谢维奇的职位，给斯科别列夫当助手，而且在斯科别列夫一旦离队时，就代行其职务……

斯科别列夫本人也曾请求给自己派一名助手，不过他确实万万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任命：在这段时期以前，他自己是归巴甫洛

夫领导的，通过报告和巴甫洛夫进行联系，可是突然地位变了……巴甫洛夫要接受斯科别列夫的指挥了！……显然，这里边有某种秘密。显而易见，是不满意斯科别列夫了……被派到叶尔莫洛夫那里去享受别人荣誉的帕斯克维奇的例子，是大家记忆犹新的……

但是，斯科别列夫并不是屈从那种命运的人物。他从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手里夺取浩罕汗国首都的例子，就足够勾划出他的进取精神和手腕。现在也是如此，他拿定主意要在巴甫洛夫将军在克拉斯诺伏斯克下船以前，干掉坚基利-捷佩。按时间推算，巴甫洛夫应在1月10日和12日之间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必须赶紧……

切列凡斯基在第2册第141页上援引了他同斯科别列夫的交谈，并顺便引用了斯科别列夫的下述一段话：

“我没有隐瞒我造成的伤亡，结果却是这样：竟然强使我接受一位给我传授军事科学的老师！委派来当老师的人是在办公室的靠背椅上坐出了肝脏病的人物，他甚至不能骑马……而且，这个人将是围城和当前即将进行的猛攻的领导人！……不用说，我定要在他在克拉斯诺伏斯克上岸以前，先把要塞摧毁掉……”

从战绩方面说，巴甫洛夫确实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人们只知道，他在待人的态度上脾气不大好、易怒……但是，这自然是因为肝脏有病的缘故。

切尔尼亚耶夫在上司委派《俄罗斯荣军报》的编辑来接替他时，也觉得伤心……战将们是不那么特别喜欢“办公室的靠背椅”的。

这样一来，坚基利-捷佩的大限到了。7日早晨，大约两点左右，新的臼炮炮垒开始射击了。炮火使要塞里的五百顶帐幕移到靠城墙更近的地方来了。可是，这地方也命中了三发榴弹，弄得惊慌万状。拂晓时，又派了一个纵队到格尔马勃峡谷去取作束柴用

的芦苇。

那几天很暖和。未收走的敌人尸体开始腐烂，使空气受到严重污染。此事提示人们应建议帖克人停战收尸。早晨七点，在猎人卡拉上升起一面白旗；被派到猎人卡拉去听取要塞里的对话的尤穆茨基中校奉命向帖克人喊话，叫他们停火。帖克人照办了。于是，我们这里也发出“战斗中止”信号。帖克人从城墙里探出身子
184 来了。斯科别列夫派军官们带着译员到马蹄形坑道去谈判，但是，帖克人要求他们后退，不要暗中侦察。

格罗杰科夫在第 3 卷第 264 页上断言，帖克人拒绝了收尸的建议，因为害怕俄国人会把从要塞里出去收尸的人全都打死。相反，切列凡斯基在第 2 册第 136 页上肯定地说，建议被接受了。他描述帖克人怎样抓住手脚把死尸拖走，仅仅把阿赫·维尔迪和克里姆·别尔迪·伊尚的尸体作为例外，他们很尊敬地抬走了这两个人。没有人去收拾麦尔夫人的尸体……当问及帖克人为什么不把所有尸体都收走时，他们回答说：“这是麦尔夫人！”库罗巴特金在《战争概述》① 第 3 册第 652 页上也说帖克人收拣了尸体。在左翼，士兵们从堑壕边把尸体拖开，堆在第三平行壕和护城壕之间。帖克人在几个夜里就把堆放的尸体搬走了。

停战的时候，有个帖克人走到站在第三平行壕土墙上的斯科别列夫跟前，向他报导了一条假消息，说是要塞里任何首领都不在，——都到沙地去了，首领们不在时，啥事都办不成。换言之，无人进行谈判。对着城墙上面喊话和从墙上往下喊话，都不会有什么成效，因为未经希瓦汗王许可，不能投降；无须把家眷打发到沙地去，因为家眷都隐藏得很好，等等。一小时后，城墙上的人终于大声喊道，马上就要开火了。当我们的人在堑壕里隐蔽起来时，帖克人开了火。这时是午后两点。后来有人说，汗王们曾商议投降，

① 全名是：《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历次战争概述》。——译者

但年轻人窃听到他们的谈话，就冲进帐幕，持刀进行威胁。因此，停战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帖克人已经把我们的榴弹消耗殆尽，他们仿照这种榴弹的样式，铸造了一些实心弹，用铅把实心弹包起来，接着就开始用他们夺去的山炮进行射击，这几门山炮就这样被完全弄坏了。

我们的对壕迅速向前推进，逼近敌人，以致敌人开始从壕沟里朝工兵投掷石头和粘土块。工兵们用四分之一磅重的甘油炸药筒来回敬他们；把四个药筒捆绑在一起，结果就成了一磅重的甘油炸药筒。然后，装上一根布里克福特导火索，绑一块石头。于是，这种自制的粗糙玩艺儿就飞进壕沟里去了。响亮的爆炸声，也许它造成的伤亡迫使帖克人退出了壕沟。

就在这天，在坑道的入口放了一台杰年达利型离心鼓风机，由一条粗大的皮通风管把新鲜空气灌进坑道顶。坑道高四英尺，宽三英尺半；为了传递挖下来的泥土，工兵们挤得紧紧的，闷热得要命。185
不过，一小时能掘进三英尺半。这里是切尔尼亚克在指挥。

从7月6日侦察的时候起，炮兵已消耗大约三千五百发炮弹。应该为猛攻储存炮弹。因此，从这天起，只有在试射、轰破缺口、当然还有在敌人进攻时，才准许炮兵开炮。

这天，鲁特科夫斯基答应布雷作业将在1月9日中午竣工，这使斯科别列夫感到高兴。因此，攻缺炮垒奉令在8日早晨八点开始行动，猛攻的时间则定在10日早晨七点。斯科别列夫本来想仿效洛里斯-麦利科夫在卡尔斯附近的先例，用击鼓、呐喊和鸣枪放炮等一连串的夜间佯攻拖疲敌人；但他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也许是担心多余的伤亡，也许是不愿触怒本来就很好胜的敌人。

最后确定的10日发动猛攻的计划是以两个纵队在早晨进行虚张声势的佯攻：一个纵队开往彼得鲁谢维奇果园，另一个纵队开往麦利尼查卡拉；十点爆炸，两个纵队立即发起猛攻：一个猛攻崩

塌口，另一个猛攻炮兵轰出的缺口。部队经过崩塌口和缺口夺取要塞角后，就在这里设防，用随身带来的堡篮、束柴、麻袋和箱子，建立一个多面堡，随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地攻打要塞的内部。斯科别列夫打算花几天时间来攻打要塞内部。

对猛攻一举成功如此缺乏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从1879年失利的时候起，我们这里就盛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帖克人把几个帐幕填满了泥土，以此组成了一个足够牢固的内堡。这是一派胡言。不过，库罗巴特金在《战争概述》第3册第670页上说，在他占领地雷崩塌口后，帖克人"躲进了有泥土的帐幕和地窝子里，并且从最近的距离朝我们的军队开火"。

第十六夜(1月7日夜间)，两个辊土对壕挖通七俄丈以后，又重新用一道横向跨越的堑壕连接了起来；在这个正方形地段修建了一个能容纳三十名射手的多面堡，命名为"工兵"多面堡。拂晓前，从这个多面堡，按一般常用的体系，在两侧又修了两个辊土对壕，而且往坑道里打了两个象井一样的通风孔，即出气口，以便让空气流进去。

工兵们一个劲地转动鼓风机的轮子，终于把鼓风机的轮子弄坏了。作业停顿了六小时。勉强在需要的地方支了几根木棒，用
186 绳子把损坏的地方绑好以后，将机器稍微修理了一下，使它能够运转，然而，转动得当然不如原先那么快。这就耽搁了坑道的进度，于是鲁特科夫斯基请求把布雷期限延到12号。

库罗巴特金的便条，就是对此事的答复："斯科别列夫将军命令我宣布，如果地雷能在明天(即9日)夜晚到来之前埋好，那末，他将赏给地雷工兵和修筑对壕顶的人四枚十字勋章，此外，还奖给地雷工兵三千卢布"。地雷工兵有三十人，也就是说，每人能分到一百卢布。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卖力气，仍然赶不上：没有净化空气的化

学药剂。士兵们满头大汗地干着，一小时只掘进二英尺，或者只掘进一英尺半。

在左翼，加强了攻缺炮垒，又增加了四门发射九磅重炮弹的大炮，因此，那里现在总共有八门大炮。在第三平行壕后面，为猛攻纵队修造了四条散兵壕，以便在猛攻前夕能在各胸墙上打开一些通往缺口的出口，并且把这些出口塞满堡篮和麻袋，爆炸时就把堡篮和麻袋撂开。每条散兵壕长十俄丈。在库罗巴特金那里的堤坝后面，也修造了两条散兵壕。

正如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样，就在这一天夜里，格特舍利大尉带着两名军士，对布雷斜坡到墙脚的距离作了精确的测量。结果发现，到壕沟边缘总共只有十五俄丈，其中十俄丈已经挖通；其次，到墙脚还剩下二俄丈，应当往墙底下掘进一俄丈；最后，要修筑三条各长二俄丈半的支线。也就是说，地下作业总共只剩十五俄丈半了。如果说在两个昼夜里只挖通了十俄丈，那末，要挖通剩下的十五俄丈，至少需要三个昼夜；因此，药室最早要到 12 号早晨才能装好。

斯科别列夫非常不愿意把猛攻延到 12 号。原因之一，我们已经知道了。但还有第二个原因：12 号正好是星期一！斯科别列夫有迷信思想：如果是 10 号、星期六，或者即使是 11 号、星期天，——就很好了！延到 13 号比延到星期一更糟糕，因为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个不吉利的日子：5 月 13 号，在高加索同土耳其人进行的最后一战中，在马加拉吉赫附近吃了败仗，6 月 13 号在齐文附近败得更惨；8 月 13 号，土耳其人攻克了我们的基孜尔-塔帕；9 月 13 号，尽管顺利地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人曾派出了双重前哨；10 月 13 号，盖曼经过齐文前往埃尔祖鲁姆时，穆赫塔尔·帕沙在齐文等着他；但是，盖曼未触犯土耳其人，机智地开过去了。接着，14 号，土耳其人自己撤出了阵地：如果盖曼不克制自己的话，仅仅因为是

13 号，那他一定要吃败仗！

187 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星期一了！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恰好提到，12 号是塔季娅娜节，是莫斯科大学的校庆。墙上挂的日历提醒人们，十八年前，正好就在这一天，保罗一世皇帝给哥萨克统领普拉托夫发布了一道著名的敕令，命令他带领四十团顿河哥萨克进军印度。这是一些吉兆，使星期一的阴沉面貌稍许开朗了一些。然而，斯科别列夫禁止参谋人员谈“星期一”这个词。马斯洛夫和切列凡斯基都报导了有关星期一和 13 号的思虑。斯科别列夫对切列凡斯基说过，他之所以选定 12 号，为的是要在保罗一世发布敕令的周年纪念日里，建立通往印度的第一个兵站。第二个兵站将设在赫拉特……(第 2 册，第 151—152 页)。

因为帖克人不顾我们的炮火的轰击，在 7 日夜里把 7 日白天在城墙上部打开的缺口填塞了，于是，斯科别列夫为着节约炮弹，命令停止炮击，以便在猛攻开始时集中炮火轰开缺口。这是一个错误。墙的下部，即上层墙下面的土墙本身是不可能打通的；用当地木材做的歪斜的云梯，不大可能减少伤亡；而且要由宽阔的正面迅速跳上墙去，就应该用上面打落下来的粘土块，在墙底下到土墙顶部造成一个坡度不大的沙砾坡地。即使帖克人填补了窟窿，即使他们在轰掉的地方垒上新墙，炮兵可再把新墙轰倒，于是底下就会堆起一座山来。斯科别列夫让攻缺炮垒停止轰击后，就使得科泽尔科夫的猛攻纵队不可能一下子跳到缺口上去，而且使这个纵队险些儿在这里全部阵亡。

斯科别列夫想用甘油炸药地雷和焦棉炸药地雷来取代炮兵。调来了水兵中的志愿兵和一名工兵，以及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和鲍古斯拉夫斯基准尉，但是命令他们不要投入战斗。

于是，在第十七夜(1 月 8 日夜间)里，志愿兵小分队于晚上十点钟开出了左翼的第三平行壕。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下到壕沟

里去，并在攻缺炮垒轰开的豁口下面挖一些埋圆筒式铜地雷(每个重三普特)用的窝子，插上并点燃导火索，接着就跑出壕沟脱身。志愿兵走到离壕沟相当近的地方时，听见缺口上和壕沟里有说话的声音：原来是帖克人在修补缺口。志愿兵们就退回来了。

斯科别列夫对这次失利很不满意，命令第二夜再去进行一次尝试。

有关俄国人在地下刨挖的消息，不知怎么地传到要塞里去了。很可能是我们的“听音兵”骑手们在跟帖克人对骂、恐吓他们时说过：好吧，你们就等着瞧吧！帖克人向工兵们大喊：“你们干吗象猪一样地乱刨呢？”工兵们自然就回敬说：“你就等着瞧吧，到你升天的时候，就知道老子厉害了！” 188

不过，帖克人以为，俄国人为了要钻进要塞，挖的只是地道，对此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看来，关于地雷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1月9日早晨，坑道崩塌了九俄丈；工兵把塌陷处清除干净了，加宽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口。

9日的白天过得很平静。晚上，克里木团的第十步兵连，达格斯坦团的两个步兵连，萨穆尔团的两个步兵连及第四十五炮兵辎重库都已到达。戈洛夫科夫的纵队也从克列捷返回，并且运来一百二十四个堡篮和三百八十六捆束柴。

听音兵们报告说，听见要塞里有人命令偷袭和回答命令的詈骂声。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别睡了，出去迎击俄国人”，对此所作的回答却是：“你自己别睡吧，你同俄国人厮杀去吧，他们把你……”(往下就不便继续说了……)。有时为了鼓励一下自己人并使我们发愁，故意大声叫嚷一些假消息，比如，日内将有一万人前来援助他们。不过，根据所有的迹象可以看出，帖克人每天夜里都在等待着猛攻。看来，在我们各个炮垒里出现的暂时平静比炮轰更使他们担心。炮击的时候，他们就跑进城墙沿线的坑里躲藏起来，

只在城墙上留一些哨兵。

到第十八夜(从9日到10日的那一夜),只需要再进行一次昨天进行过的布雷尝试。但是,在猎人卡拉发现帖克人全部聚集到南面和东面去了,更加牢固地占领了他们自己在麦利尼查卡拉附近的堑壕。因此,我们把要办的事推迟了。白天,尤其是日落以前,帖克人只是朝军营射击。

第十九夜:晚上八点半,斯科别列夫收到库罗巴特金的如下报告:"要塞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寂静。听音哨断定,在城墙那边,在我们的作业对面,集合了相当多的兵力。哨所的一个土库曼人(在库罗巴特金手下供职的一个约穆德人)发表意见说,应当料到月亮出来时或者拂晓时会有袭击。为了小心起见,我在敌人的壕沟里设置了一个潜伏哨,由四名棒小伙子组成(三名乌拉尔人和第十三营第一步兵连的一个人)。警惕性加强了,他们如来袭击,我们很高兴"。

但并没有来袭击。帖克人的集合,大概与预料的猛攻有关。他
189 们看见我们老是在同一个地方轰击缺口,就随时随刻等待着猛攻,不仅在夜里,而且白天也在等。他们已经不再放人到壕沟里去了,因此库罗巴特金就可以把潜伏哨设置在他们的壕沟里。要塞通宵毫无动静,直到11日早晨七点。很明显,守敌由于长时期等待猛攻,已经拖疲了,显不出以往的锐气了。

快到午夜时,坑道修到壕沟底下低于水平线两俄丈的地方,即比壕底低四俄尺。而且,对壕又用一道很高的胸墙在离壕沟边缘五俄丈处连接了起来。

由于有了堡篮,胸墙的外观显得庄重而威严。希尔万人第十连的一个排防守胸墙。就在这里往坑道里打穿了一个新通风口,并用堡篮作了伪装。随后,修筑了两条有防弹设备的、下壕沟用的对壕。敌人没有骚扰工兵。拂晓前,坑道通到城墙底下去了。

白天，在左翼，在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附近的小河上架起了两座步行小桥；在上游架了一座炮兵用的大桥。就在这个地方，在第一平行壕后面，给各门炮的炮手们挖了十个小壕。对敌人阵地进行的观察表明，帖克人拆毁了麦利尼查卡拉的北墙和东墙，只保留了那些朝我们这边的围墙。这样做，显然为的是：第一，使守卫者在受到猛攻时便于撤退；第二，当卡拉被我们攻克时，我们就没有遮挡要塞射击的掩体。他们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占领着防冰堤前面的对向堑壕的多面堡。

在第一平行壕后面，在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右边，为后备队修筑了一些散兵壕，为的是使待在行动地区附近的后备队能避开射击，免遭伤亡。斯科别列夫说，后备队在“无生命危险”的地方注视着战斗进程，在需要的时刻，“将机智而又精神抖擞地挺身而出”。

奥波拉工事、奥利金卡拉、普拉沃弗兰格卡拉、一号和二号多面堡以及五号炮垒的驻防军奉命参加猛攻纵队，这是对他们长期守在独立的工事里而给予的特别奖赏。为了使他们在猛攻前夕在军营里好好地睡一觉，晌午就用别的部队把他们换下来了。

丢失了军旗的阿普歇伦第四营奉派为猛攻炮轰缺口的纵队的先头部队。早在1月3日，斯科别列夫就发布了一道这样的命令：“光荣的阿普歇伦团的第四营，不幸丢失了自己的军旗；我在指派第四营为冲进炮轰缺口的猛攻纵队的先头部队的同时，确信该营将深刻领会它所承担的责任的神圣意义。愿吾主上帝襄助阿普歇伦人在当前的战斗中，为信念、为沙皇和为祖国英勇地洒流热血，以博得皇上的宽宥，也许会获得崇敬的君主的感谢”。

午后两点，在各部队的分遣队的参加下，在军营里为明天的猛攻作了祈祷。整整一天里，敌人不断地朝军营和左翼作业进行了十分微弱的射击。他们往军营打了几发圆形炮弹。帖克人已经在

190

用毡子裹着的石头进行射击了。

第二十夜(1月11日夜间)。夜幕降临时，四门发射九磅重炮弹的大炮，从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附近的炮垒调到设在第二平行壕里的攻缺炮垒。对壕地雷和中间的药室已在城墙底下准备就绪;因为需要同时爆炸三个地雷,于是在左右两边修筑了两条作战支线。

地雷工兵奉命加快作业。支线的长度比坑道短一半，因此作业进展得比较快。最后,着手装填药室。为避免发生爆炸,没有点蜡烛，人们摸黑干活。士兵们沿整个坑道和两条支线一个接一个地坐下,传递着火药包。在其中的一个火药包里,安装了一根两头带铜丝导线的爆管。然后沿坑道壁放好导线，为了在填塞坑道时不致触及导线,便把它们覆盖住。填塞用的东西是草根土、土包和木头档板，为的是使爆炸气体不致进入坑道，而是冲到城墙上去。士兵们在堤坝上把麻袋装上土，接着把土包送进地道。就在这里堆上束柴和堡篮,作为崩塌口上的第一道掩体,即它的最上层。

由于担心猎人卡拉和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的薄墙会在爆炸时倒塌,拂晓前,两个卡拉里的驻防部队被调往堤坝和堑壕。在猎人卡拉里只留下切尔尼亚克和电工兵舒利加军士看管直流电池。为了在离崩塌口较近的地方仍然驻扎一支小部队，库罗巴特金派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和半连乌拉尔哥萨克驻在前沿堑壕和希尔万斯克多面堡里。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上午十点半,鲁特科夫斯基到斯科别列夫那里去报告说,已经准备就绪。库罗巴特金驻扎在堤坝上。

这天夜里,在左翼发生了如下的事情:在斯科别列夫的帐幕跟前,聚集了十五名水兵志愿兵和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以及十五名铁道营志愿兵和奥斯托洛波夫少尉;水兵抬着焦棉炸药地雷,工兵抬的是甘油炸药地雷，每个地雷重三普特。副官记下了志愿兵

们的姓名，斯科别列夫给每个人的临别赠言是："你要是生还，—— 191
奖给一枚十字勋章和一百卢布；阵亡了，——加倍发给家属"。

此时以前，水兵们那里还剩有两个装着湿硝化棉的实战地雷，六个装着干硝化棉块的橡皮袋和几个教练地雷。海军大尉祖鲍夫，早在萨穆尔斯克工事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死前很久，曾命令地雷军士叶戈尔·扎别尔金① 从工兵那里取来几个爆管和 7 俄尺布里克福特导火索，以便把教练地雷当作手榴弹使用：一俄磅导火索能燃烧三分钟，因此，把爆管和一截导火索装进一颗教练地雷后，就点着导火索，并把地雷扔到敌群里去。一有机会，扎别尔金就出色地运用这一指示。现在，由于难以拉动沉重的地雷，扎别尔金用錾子卸掉了地雷的环形帽螺钉，就推着地雷在地上滚动。他从另一个实战地雷里抽出了全部硝化棉，放进一个火力袋里，再把装有两块干硝化棉的橡皮袋加到袋里去，——搞成了第二个地雷，士兵们很方便地就把这个地雷拉走了。但为了点燃它，要使用的不是格列涅电池上的导线，而是布里克福特导火索。

为了支援志愿兵，预先派出了一个阿普歇伦步兵连，以防万一。该连在夜里十二点钟悄悄走近马蹄形坑道，并且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它，因为坑道里没有敌人。这个连的志愿兵们，发现壕沟里没有任何人，就走进壕沟，并在未来的缺口两边卧倒，以便掩护地雷工兵。地雷工兵们把直流电池留在马蹄形坑道里后，也终于静悄悄地来到了这里。

下雨了，城墙的粘土墙面变软了，因此，上面听不见开凿药室的钢钎的声响。水兵们在开凿两个彼此相隔十五步远的药室。他们挖出了一个深一俄尺的坑，接着把铜地雷和袋子推进坑里。一小时后，药室即已修好。此时以前，雨住了，月亮出来了。当地雷

① 《地雷军士叶戈尔·扎别尔金谈阿哈尔-帖克远征》，载《喀琅施塔得通报》，1882 年第 120—121 期。

被推进去后，在它们附近留下了两位军官和四名志愿兵，为的是要用粘土块把地雷填塞住，并要在直流电池发生故障时，点燃导火索；接在上面的导火索能燃烧半分钟。奥斯托洛波夫用火柴点着了自己的导火索。可是，麦耶尔想要炫耀一下信号火……他本来就是个近视眼，而且在这个时候，信号火的强光使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麦耶尔用信号火点燃自己的导火索后，就朝跑到格列涅电池去的扎别尔金喊道："准备完毕"。扎别尔金放下锌，就在麦耶
192 尔在壕沟的外崖里找到崖孔（从崖孔出去，有一条通往马蹄形坑道的出路）以前，传来了爆炸声。麦耶尔被抛到空中，头朝下翻了个筋斗，接着啪地一声摔倒在地上。鲜血从左耳和鼻孔里冒了出来……城墙上响起了枪声……水兵们急忙扶起自己的海军少尉候补生，把他平安地抬了出来。我们的堑壕里，传来了"乌拉"声，随后第三平行壕开了火。志愿兵们和阿普歇伦人的步兵连一齐撤退，毫无伤亡。斯科别列夫带着十字勋章和奖金在第三平行壕里等候。他马上给三十名志愿兵每人戴上一枚十字勋章，并给每人发了一百卢布。不过，扎别尔金断言，斯科别列夫叫麦耶尔到自己那里领奖金是在猛攻之后。但是，因为海军少尉候补生受了重伤，所以去的是奥斯托洛波夫少尉，他还给水兵们领来了奖金。十字勋章则是在他们返回彼得堡之前，在4月24日才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领到的……

不过，帖克人未发现爆破，而且后来说，他们以为那是落到城墙上的炮弹炸裂了。

通宵用榴霰弹轰击缺口。

从1月5日到11日止，我们的伤亡是：士兵阵亡十三人，负伤五十九人，震伤七人。三名军官负伤：赫尔赫乌利泽少尉，兹罗德洛夫斯基中尉和舍曼中尉。

11日午夜，副官们分送了关于猛攻的作战命令书。命令书开

始是这样说的："定于明天(1月12日)猛攻夺取敌人要塞东南角的主要土墙"。任务不大：只是主要土墙，而且是角上的一小块土墙……

两个纵队发动猛攻：库罗巴特金纵队猛攻崩塌口，科泽尔科夫纵队猛攻缺口。盖达罗夫纵队是第三纵队，在西墙对面佯攻，并攻取麦利尼查卡拉。后备队由斯科别列夫亲自率领，将驻在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旁边。

奉派参加库罗巴特金纵队的有：希尔万第一营第一、二步兵连，希尔万第三营整营，三个土耳其斯坦步兵连，半连工兵，徒步的乌拉尔哥萨克连，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小分队，以及带着堡篮和束柴的工兵小队，配备了四门山炮，两门霰弹炮，两门火箭炮和一台回光通信机。

参加科泽尔科夫纵队的有：斯塔夫罗波尔第三营和阿普歇伦第四营，一个工兵排，麦耶尔的水兵志愿兵、工兵，配备了两门山炮，一门霰弹炮，两门火箭炮和一台回光通信机。

参加盖达罗夫纵队的有：萨穆尔第一营，志愿兵小分队和工兵小队，一个工兵排，配备了两门野战炮，两门骑山炮，一门霰弹炮，193
五门火箭炮和一台回光通信机，塔曼团的一个半哥萨克连。

参加后备队的有：阿普歇伦第三营和达格斯坦第四营，克里木团的两个步兵连，达格斯坦团的两个步兵连，希尔万团的两个步兵连和萨穆尔团的三个步兵连，铁路营的一个步兵连，由徒步的龙骑兵和波尔塔瓦哥萨克连组成的三连编制的一个营，配备了二十四门大炮，一台回光通信机。决定在步兵失利时，让徒步的骑兵投入战斗，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决不退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么攻克要塞，要么全体阵亡。

苏沃罗夫在猛攻伊兹梅尔时，曾投入一万名手持长矛的徒步哥萨克，他们干得很出色。

库罗巴特金纵队有两个乐队，别的纵队和后备队各有一个乐队，总共是五个乐队。

早晨七点钟，盖达罗夫首先开始行动，同时，全体炮兵都向要塞开炮。在猛攻前半小时内，再次开始猛轰要塞。地雷一爆炸就开始猛攻，但爆炸应遵照斯科别列夫发出的书面命令进行。

士兵们备有两天的面包干、茶叶和糖。

在奥波拉工事、普拉沃弗兰格卡拉和奥利金卡拉的驻防部队里，各留了半连哥萨克；在一号多面堡和核心多面堡里，各留了半个步兵连；在二号多面堡和五号炮垒里，各留了一个外里海步兵连；在斯塔夫罗波尔斯克多面堡里，留了一连萨穆尔人；留在军营里的有：一连奥伦堡哥萨克，混合小分队，勤务兵和非战斗人员。阿尔齐舍夫斯基被留下当这些人的指挥官和军营警卫队长。可以信赖，这一次他不会发出"撤退"信号了……

爆炸后，炮兵立刻向要塞打了两排齐射；猛攻一开始，炮弹就从部队的头上飞过，轰击要塞的北面。此事预先通知过部队。如果爆炸失误，全体炮兵就都转到五号炮垒线上去，在预定要爆炸出崩塌口的东线打开缺口。

12 日早晨六点以前，所有部队都驻守在各自的位置上：库罗巴特金纵队在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的阵地上，科泽尔科夫纵队在第三平行壕的进攻基地上；盖达罗夫纵队在奥波拉工事里；斯科别列夫的后备队在散兵壕里。

盖达罗夫于七点出动。第十九旅的第四炮连，从第一线阵地上摧垮了卡拉的正面。在该阵地上留下了萨穆尔第一步兵连，其余的三个步兵连出动去猛攻麦利尼查卡拉。八点半，麦利尼查卡拉和堤坝一起被攻克。捕获约七十名俘虏，包括妇女和儿童。盖达罗夫就此事作了报告，他收到的答复是：不要俘虏……便把男人
194 分出来，带到前边，朝他们打了一排齐射……有两人未被打死，他

们急忙逃走了。

斯科别列夫把达格斯坦第一连从后备队抽调到稍许靠左的地方，以便扫射攻克的卡拉和要塞之间的地方。

为了最终完成打开缺口的任务，七点的时候，攻缺炮垒（有四门远射炮和八门轻炮）开火了。还有十八门毫无掩蔽的大炮也朝那边轰击。

帖克人不顾三十门大炮的猛轰，一个劲地修补缺口，他们都被击毙。看来，他们早就麻木不仁了。

十点五十分左右，鲁特科夫斯基收到了斯科别列夫的一张便条："中校阁下，接到本命令后，过半个小时，您应当爆炸从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往外敷设的地雷"。这时，炮兵已经在猛轰。十一点二十分就到半个小时了。鲁特科夫斯基拿着表站在直流电池旁边，切尔尼亚克则手握导线。十一点，格罗杰科夫来到这里。大概，在库罗巴特金伤亡离队时，格罗杰科夫将接替他的职务。

在科泽尔科夫的纵队里，为了防备他伤亡离队，委派了纳夫罗茨基。科泽尔科夫的助手是侍从武官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为防他伤亡离队，委派了少校纳希切凡斯基公爵。为了对缺口设防，即在缺口上构筑防栅，大尉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奉派来到这里。

在库罗巴特金的纵队里，被派去占领崩塌口的部队是：希尔万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步兵连，沃罗帕诺夫的志愿兵，半连工兵，配备两门火箭炮，由西维尼斯少校指挥。

占领崩塌口后，纵队要整理好它的最上层；往这里搬来了三门山炮和一门霰弹炮，纵队则沿着土墙的回廊往左移动，以便同科泽尔科夫的纵队会师，往右则移动到第一横墙跟前。由福克大尉指挥的两个土耳其斯坦步兵连走在纵队的后面；这两个连正拉着三门山炮和两门霰弹炮到崩塌口去，然后要带着一门霰弹炮从崩塌口开进要塞，而且要把帖克人从帐幕里打出来。第一纵队的其余

部队留在纵队所属的后备队里。

在科泽尔科夫的纵队里，被派去参加猛攻的部队是：阿普歇伦第四营的志愿兵，带有地雷工兵、两门火箭炮和一门霰弹炮；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阿普歇伦第四营，带有四架梯子；后面则是斯塔夫罗波尔第十一步兵连和工兵排，带着修整缺口上层用的堡篮和束柴。带领他们的是奥尔洛夫伯爵。斯塔夫罗波尔的其余三个步兵连组成纵队所属的后备队。奉命在占领缺口后就修整好缺口的最上层；在最上层的堡篮后面，架上霰弹炮和火箭炮；接着，一部分人往右沿回廊推进，到与库罗巴特金的纵队会合时为止，另一部分人则往左开到第一横墙跟前。

195 在鲁特科夫斯基的表上，分针走到二十分钟上了……他对切尔尼亚克说："爆炸吧。"切尔尼亚克接通了导线，巨大的泥烟柱高高地飞腾起来……当泥落烟散时，出现了一个便于利用的长九俄丈的崩塌口。

先头部队在音乐声中向前猛冲……但是，在库罗巴特金的纵队里，马戈麦托夫的志愿兵和哥萨克少了四十多个人：他们被爆炸起来的粘土打伤和埋住了……随后，大伙把他们挖了出来，许多人苏醒过来了。本来就不应该把他们安排得这么近……

余下未受伤的志愿兵和哥萨克们，勇猛地跳起身来，而且三个希尔万步兵连也跟随他们奋勇向前。敌人几乎吓得魂不附体，没有破坏在崩塌口设防的作业，大多数都急忙逃走了。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不是地震，看到俄国人已经冲上来时，一部分守敌就向我们的步兵连猛扑过来。沿回廊往左右两边开去的希尔万第九连和志愿兵遇到的困难特别大：他们应顺着墙的断裂处，从崩塌口攀登到顶上去 可是密集的帖克人群手持军刀和棍棒在那里等候。第九连已有三十人失去战斗力，可是只占领了断裂处的边缘。沃罗帕诺夫的阿普歇伦志愿兵不太费力地攀登上去了，但当场就展开了

厮杀。左边头一个攀登上去的是列姆库利中尉，右边是沃罗帕诺夫。不过，库罗巴特金没有坐观成败，他从后备队里把希尔万第二步兵连自右边调往第一道横墙，以便绕到阻挡沃罗帕诺夫的那些人的后方去，并且把福克的纵队调往崩塌口。在壕沟边阵亡的有：1月5日一道去测量壕沟的哥萨克中尉库纳科夫斯基和哥萨克捷季科夫。哥萨克们终于把中尉的遗体抬到崩塌口去了，——这是完全应得的荣誉。奉斯科别列夫之命去领取乔治十字勋章的莫里茨准尉也阵亡了。在堤坝上，卡利京中尉被一大块粘土打伤了背脊，伤势十分严重，以致失去了知觉，抬到救护站时已不省人事。

为了增援沿回廊往左边开去同科泽尔科夫会合的第九连，调出了土耳其斯坦第十三边防营的阿加福诺夫少尉的半个步兵连。这些勇士从崩塌口下来，靠着墙脚跑了四十来俄丈，顺阶梯登上城墙，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同第九连厮杀的那一小群人的后方。凡是不想往下跳的帖克人，都被歼灭了。

接着，福克的纵队也开到下面去了。该纵队在肃清附近的一些帐幕后，开进了广场，并在这里朝跑往丘陵和北面出口去的帖克人开枪。

库罗巴特金没有延误战斗，往丘陵方面调去了希尔万第三营，三个土耳其斯坦步兵连和一个徒步的乌拉尔哥萨克连，带有三门 196
山炮和一门霰弹炮。福克的几个步兵连往左朝西面开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哥萨克连。西维尼斯的两个步兵连直奔丘陵，他们后面有三个支援的步兵连。鼓声、乐声和迎风招展的军旗对一位年轻的统帅来说，真是美好的时刻和良好的开端啊。

敌人招架不住。福克成功地夺回了我方被掳去的平射炮。当西维尼斯扫射丘陵时，科泽尔科夫纵队的一支由阿普歇伦人、萨穆尔人和斯塔夫罗波尔人组成的混合小队到了这里，人数大约半个连，是参谋总部大尉麦利尼茨基召集和带领来的。他们和西维尼

斯一起登上了丘陵，并在午后一点时在这里升起了希尔万第三营的军旗，科泽尔科夫纵队的水兵们则往这里拉来了一门霰弹炮。

阿普歇伦志愿兵和希尔万第二步兵连，沿墙走到东北角后，在此处缴获了帖克人的一门平射炮、四面小旗子和一个最重要的战利品：被掳去的阿普歇伦人的军旗，不过，国徽鹰没有了（据马斯洛夫证明）。这些部队沿北墙向前推进后，就开始猛烈射击往沙地逃跑的密集敌群。

库罗巴特金决定立即追击逃跑的人，并派人给斯科别列夫送去了如下的报告："祝贺全胜。整个要塞是我们的了。两门大炮和军旗都已夺回。我正在采取攻势占领北面。希望得到骑兵的支援。"

我们看看在科泽尔科夫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疑义，他担负的是比较困难的任务，因为缺口比崩塌口更难通过。加之因为我们的炮兵坚持进行轰击，这里的帖克人意料到会发动进攻，驻扎了密集的人群。然而，由于不知道地雷是什么东西，由于看不见地下作业，在那一面就较少注意防范了。最后，阿普歇伦人还不得不冒着炮火通过一百俄丈的路。

在距离马蹄形坑道将近一半路的地方，在维利科克尼亚兹河上架了一座桥。爆炸后，阿普歇伦人就带着乐队去找自己的军旗。据马斯洛夫说，奥尔洛夫伯爵要求对齐①。在通过窄桥时，一部分人却直接从小河里过去，自然，对齐就受到影响了，走在前面的人不得不老是等待。他们开火了……可是，这是要严加禁止的……麦耶尔说，科泽尔科夫的拐杖和奥尔洛夫伯爵的军刀，迫使违禁者心平气和了。正当奥尔洛夫伯爵在排齐自己的部队时，他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于是离开了战列。在壕沟前面，麦耶尔负伤了，从上面射下来的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上颚，打掉了五颗牙齿，子弹顺着咽

① 可是照苏沃罗夫的操典，应当是：向前看齐！

喉滑下去，在腋下穿了出来。因为奥尔洛夫伯爵离队了，纳希切凡 197
斯基公爵就带领着阿普歇伦人继续前进。走过马蹄形坑道后，士兵们高喊乌拉，接着跑步猛冲上去。可是缺口难于通过：前一天的地雷爆炸作用不大，而且在被炮兵打下来的粘土堆的上面到缺口处还残留着相当高的一垛墙，毫未倾斜，而志愿兵们又没有带梯子……他们搭着人梯往上攀登，多少有些迟误。首批攀登到墙头上去的人，看见自己前面有大批帖克人卧倒在缺口那一面的斜坡上，并且用子弹和石头迎击我们的志愿兵。志愿兵也在缺口的我们这一边卧倒，在近距离内同帖克人对射起来。第一个攀登上去的是克里沃鲍罗德科军士。

如果人们在猛攻缺口之前，忘记了一条规则：冲锋之前应仔细观察缺口，那就必定会遭受挫折，而这里正好是忘记了这一条……

斯科别列夫机警地注视着这个纵队，发现遭到挫折时，他立刻从后备队里调出了阿普歇伦第三营，带上梯子去支援；由三连斯塔夫罗波尔人组成的纵队所属的后备队，也带着两门山炮和梯子赶去救援。马斯洛夫说，斯科别列夫想亲自到那里去，可是科泽尔科夫和巴拉诺克大尉强制不让他去……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波波夫中校带领着从后备队抽调出的阿普歇伦人；他在途中遇见了另一个儿子，正由人搀扶着送往救护站……老人拥抱了他，接着就往前跑了。他自己在缺口也受了两处伤：头部和手上。

这时，防守缺口的帖克人，听见自己的后方响起了俄国的音乐声、枪声和“乌拉”的喊声……这是库罗巴特金的纵队在要塞里面正向索格拉西耶①丘陵推进。后备队一到，就在遭到挫折的缺口两边架起了云梯，接着新到的志愿兵们就登上了城墙。

迎面对射已经持续大约半小时了……水兵们发射完自己的全部四十发手枪子弹后，想起了教练地雷。扎别尔金和水兵格列宾

① 俄语 согласие 的音译，意为“和睦”。——译者

希科夫把四个带短引火线的地雷扔进一群帖克人中，在他们当中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引起了惊慌。阿普歇伦人一下子挺身而起，经过短时间的白刃搏斗后，占领了缺口。麦尔赫列夫中尉在此阵亡。负重伤的，除了波波夫以外，还有齐普林斯基-采卡沃中校。

墙上升起了阿普歇伦第三营和斯塔夫罗波尔第三营的军旗。不久，在稍许靠右的地方，就在拐角上，出现了第三面军旗：萨穆尔第三营的军旗。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事：斯科别列夫从后备队里抽调该营到第三平行壕去，想让它待在身边，但这个营开到平行壕
198 跟前后，没有得到命令就冲向前去，在拐角上架起梯子，登上了城墙。不过，这里的帖克人已经被库罗巴特金的纵队打跑了。

科泽尔科夫的军队立即着手在缺口上设防，甚至把火箭炮也拉到了缺口。可是，当他们看到库罗巴特金已在丘陵上，盖达罗夫的纵队也登上了西墙时，才知道用不着防守缺口了，就放弃了此项作业，全体开进了要塞。斯科别列夫从后备队派出六连达格斯坦人和两连希尔万人接替他们的位置，这几个连就成了在要塞内战斗的各部队的总后备队。

盖达罗夫的纵队等到友邻纵队占领缺口时，一枪未发，用两个萨穆尔连占领了西墙。另外两连萨穆尔人，顺着壕沟在要塞外面行动，又攻占了一个卡拉。全歼卡拉的守敌后，绕过拐角转到北部战线，在这里同库罗巴特金和科泽尔科夫的军队取得了联系，就停止前进。

斯科别列夫在所有猛攻部队刚进入城墙里面时，就命令埃里斯托夫公爵在下午一点左右带领全体徒步的龙骑兵和哥萨克返回兵营，骑上马，奔赴炮兵轰出的缺口。斯科别列夫到达这里后，就带着这支骑兵，经过已经扩大了的豁口开进要塞，又穿过要塞，赶过步兵，追击退却的帖克人至十五俄里之遥。步兵跑在后面，也走了十俄里。

马斯洛夫讲到这次追击时，在离库尼亚-格奥克-捷佩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五岁左右的小姑娘扑到斯科别列夫的战马脚下。斯科别列夫勒住马停了下来，命令把她扶起来送到自己的帐幕去。后来，给她举行了洗礼，取名叫塔尼娅，因为猛攻之日是1月12日，是著名的塔季娅娜节。斯科别列夫把她交给了米柳京娜伯爵小姐。三个月后，小姑娘就能讲一口漂亮的俄国话。每个步兵连，可以说都收养了一些孩子，不过，大多数是男孩。士兵们对孩子都百般溺爱。

把日落前追上的妇女和儿童都送回了坚基利-捷佩，以便用他们作为安抚边区的可靠保证。

太阳下山前，停止了追击，部队返回军营。遵照斯科别列夫早晨的命令，兵营已有一部分搬到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的阵地上去了。斯科别列夫原先认为，不能一举攻克要塞，还必须厮杀几天。当他在午后两点左右行经缺口时，看到要塞已经在我们手里，便撤消了这道命令，但军营的一部分已经在新地方驻扎下来了。 199

在经过缺口的入口处时，从坑里爬出来一个帖克人，走到斯科别列夫跟前，请求“阿曼”——宽宥。这正是在7日停战时走到斯科别列夫跟前的那个人。赦免了他的死罪，可是，为了小心起见，把他监禁起来了。

这天的战利品有：阿普歇伦第四营的军旗，两门山炮，一门铜炮，两门生铁造的泽姆布列克炮（小口径炮），五面小军旗，以及各种兵器一千五百件。但是，斯科别列夫禁止把军旗拿到队列里去。

我们的伤亡是：四名军官（格列克上尉，麦尔赫列夫中尉，库纳科夫斯基哥萨克中尉和莫里茨准尉）和五十五名士兵阵亡；十八名军官（三名中校：齐普林斯基-采卡沃，波波夫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格特舍利大尉；三名上尉：米特克维奇-沃尔昌斯基，哈里克维奇，达维多夫；两名中尉：尤列涅夫，阿尔哈耶茨基；三名少尉：

波波夫，杰赫捷列夫，马戈麦托夫；五名准尉：卡舍里尼诺夫，乌萨切夫，泽尔齐耶夫斯基，安德罗尼科夫公爵，乌沙科夫和海军少尉候补生麦耶尔）和二百三十六名士兵负伤；受震伤的有：十二名军官（四名中尉：库尔克马索夫，别尼斯拉夫斯基，卡利京和达尼洛维奇；两名少尉：日兹涅夫斯基，鲁德涅夫；五名准尉：列别金斯基，鲍古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伊凡诺夫，福斯坦，以及哥萨克少尉切格林）和七十三名士兵。共计三百九十八人离开战列。

军官的伤亡为百分之三十一，士兵的伤亡则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可见，军官们是奋不顾身的。

科泽尔科夫纵队的伤亡最大，该纵队有一百六十六人失去战斗力；还有被派到这个纵队去的后备队的七十六人，也离开了战列。总共在大炮轰出的缺口处有二百四十二人离开战列：库罗巴特金的人一百三十一名，盖达罗夫的人仅二十五名。发射炮弹五千六百〇四发，火箭二百二十四枚，步兵用的子弹二十七万三千八百〇四发，骑兵用的子弹一万二千五百一十发。

敌人死伤约八千人。库罗巴特金认为只有六千人，即使那样也是好的。

执政的四位汗王中，有两个汗王被击毙。蒂克马·萨尔达尔的儿子也被打死，可是，蒂克马本人跑掉了。

毫无疑义，库罗巴特金是当时的风云人物。

这样一来，通往印度的第一个兵站就占领下来了。应该说，占领正是时候：恰巧是巴甫洛夫将军在克拉斯诺伏斯克上岸的那一天，即1月12日。

第 十 章

200

整顿坚基利。掳获物。库罗巴特金到沙地去搜索。皇帝的电报。阿什哈巴德。告示。首领们表示归顺。终止阿拉曼活动和废除奴隶制度。交出兵器。军刀被改锻成镰刀。禁止向麦尔夫推进。巴甫洛夫改变了到部队去的主意。遣送军队到高加索去。2月14日土耳其斯坦部队出发回家。整整一月的行军。疾病。柳特法巴德。古昌埃米尔的造访。斯科别列夫对卡赫克的代表们的谈话，作为对麦尔夫来函的答复。从柳特法巴德撤退。麦尔夫的欢乐。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封竟尚词藻的信。3月27日蒂克马·萨尔达尔投降。斯科别列夫的接替人。伤寒。医疗报告。我们的损失总结。远征的价值。子弹和炮弹的消耗量。回顾。艰难。金桥。土耳其斯坦人的纪念碑。齐诺维耶夫的论据。同波斯订立的公约。

攻克坚基利-捷佩后，立即在丘陵上整修了一条路。顺这条路，用手把两门山炮和两门发射半普特重炮弹的臼炮拉到了丘陵顶上。在丘陵附近，在拐角处，驻扎了六个步兵连，由工程师马斯洛夫率领。占领南角的则是四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由维列夏金指挥。午后三点钟左右在丘陵顶上升起了一面大幅的皇帝御旗。为了同萨穆尔斯克联系，安装了一台回光通信机。

阿尔齐舍夫斯基被委派为要塞司令官，指派维列夏金当他的助手。

当要塞外面正在追击时，要塞里面正在扫荡。大量隐藏在帐幕里的帖克人被清查出来，而且一个不剩地被歼灭了。仅仅未触

动带着镣铐的人，猜度他们是被俘的波斯人。集中了大约六百个这样的人。暂时未深入到地洞里去，因为那里面躲藏的是妇女和儿童。但是，有许多妇孺在帐幕之间惊恐万状地来回乱窜，恳求饶命。通过在要塞各处骑马巡行的译员，命令他们到丘陵跟前集合。傍晚，这里形成了一个约有五千人的屯宿地。用步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马斯洛夫说，妇女们被带进一个不大的卡拉里，“她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 156 页)。

要塞中抢掠了四天。但是，武器、面粉和饲料被宣布为官家的财产。这里共计有大约一万二千顶帐幕。在帐幕附近，杂乱无章地分布着一些象洞穴一样的地窝子和地窖，上面都用干树枝和细竿子覆盖着。这里整齐地堆放着地毯、衣服、用钱币制作的妇女服
201 饰品、大锅、织布机、干大田活用的农具等等。计算起来，军队弄到手的全部掳获物的价值约莫六百万。

步兵巡逻队和哥萨克侦察班通宵在要塞里巡行，因为躲藏在洞里和各种秘密角落里的帖克人开始从那些地方爬出来，向单个儿在帐幕里搜寻什物的士兵开枪。

帖克人在被包围的日子里没有埋葬自己的阵亡者，而是把它们聚成大堆，并把它们满满地塞在绝了户的帐幕里，而且猛攻那天又增加了相当多的尸体，因此斯科别列夫命令在前来观赏被毁灭后的现场的大量库尔德人中雇佣工役。维列夏金讲道，“最初是准许库尔德人进入要塞去的，但见到他们使用各种毒辣残暴的手段对待帖克人：他们从妇女的耳朵上连肉一起扯下耳环，砍断手腕以便扒下手镯，于是斯科别列夫就严禁他们进入格奥克-捷佩”。

其实，真正的“巴兰塔[①]是从 13 日，即猛攻后的第二天开始的，而且在头一天里，士兵们强行拿走的只是吃的东西：绵羊、鸡、

① 鞑靼语，意即：“绑架牲口”，是从前流行于各游牧民族中的一种报复行为。这里是指沙俄军队的抢劫活动。——译者

糁米和面粉。在丘陵附近点起了篝火，接着就开始燉肉煮饭。士兵们在吃了许久的罐装缺德菜后，开斋解馋了……第二天就开始拿地毯、钱、妇女的装饰品，士兵们把帖克人在波斯抢劫来的东西全部从帐幕里强行拿走了。

随军酒食商和库尔德人被禁止亲自抢劫不义之财之后，他们就开始收购掳获物。上等的帖克名毯，每条给三、五个卢布。一个机灵的随军贩卖酒食的亚美尼亚商人，常常用一杯白酒就获得一件价值一百卢布的东西！一个士兵说，本来你就没法子背走一条三普特重的地毯嘛！

1 月 13 日，斯科别列夫从盖达罗夫的纵队作过战的西边，也就是 1879 年“三位将军”的猛攻被击退的地方，乘马绕行要塞，然后从北面进入要塞。在这里，在军队的队列前，作了感恩祈祷，并且对两次猛攻中和围攻期间的阵亡者举行了追悼仪式。

就在这一天，妇女和儿童们被托付给由切列凡斯基担任主席的特别慈善救济委员会照顾。准许妇女们从自己的帐幕里取出迫切需要的、御寒的一切必需品和其它方面的东西。她们久久搞不清楚，需要她们干什么。这些妇女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给战胜者的最好奖赏，以为战胜者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奖赏才进行了整个这一连串的阿拉曼式的侵袭活动。她们认为自己是俄国人的合法的掳获物，恭顺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不过，有一些比较年 202
轻貌美的妇女，最初曾用灰土抹脏自己的面庞。这种天真的手法，是不能哄骗任何人的，因为从以往的实际经验中，部队很清楚这种手法。

虽说手持武器追逐妇女的事，在战时要受到严惩，但是，因为是在“巴兰塔”期间，只好视若无睹了，况且，“抗坏血病的药剂”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东西，所以，据在近处的目击者马斯洛夫说，妇女们自己终究不厌其烦询问起来了：“俄国人是否很快就要挑选我们

呢，没有男人，过日子实在叫人厌烦”。

有些妇女也就来找俄国人了。一位美女甚至随同格罗莫夫的掌柜到希瓦去了。

不用说，波斯俘虏们被打开枷锁释放了，并且被移交给了波斯的代表祖利法加尔汗。但是，他并未就此感到满足，而且还着手挑选了一些最美丽的妇女，他肯定地说，这都是被帖克人抢来的波斯女人……不过，看来，那些妇女们觉得，反正都一样。

14 日以前，常设电报通到了巴米。铁路没有进展。因为要塞西北角和丘陵都被划出来作我们的防御工事，而且由马斯洛夫领导在丘陵上修建了一个凸角堡，妇女收容所于是迁往维利科克尼亚兹卡拉的阵地，那里的地雷爆破口都已填好。大多数士兵三天没吃连队的大灶伙食，而“由自己掏钱”大吃大喝。不用说，当时有许多储备物资被浪费掉了。不过，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计算，仍然剩下：六千七百八十一普特面粉，一万六千一百〇五普特小麦原粮，四千一百三十六普特埃及种高粱，十普特芝麻籽，八百十四丘瓦尔（大口袋）麦草。麦草分发下去作马匹的饲料。把能保障供应六千人吃一个月的全部面粉和一部分麦子交到兵站部去了；余下的粮食，送给了返回家园来的最穷苦的帖克人。

要塞的卫生清洁设施，交给由格伊费利杰尔医生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去负责办理，委员会的委员有：要塞司令官，药剂师，以及部队和红十字会的两名代表。

填塞破口和在丘陵附近修筑工事，以及把设防所不需要的城墙逐渐拆平，都交给雇佣的工役去干，以便让辛劳过度的军队得到休息。收走人和动物的尸体的事，也交给工役去干。

斯科别列夫甚至想要“开垦格奥克-捷佩”。

从 13 日起，帖克人开始个别地打听将命令他们做什么。逃走的阿尔奇曼人的代表也来了。经过细问，证明汗王们已全部逃走，

可是老百姓聚集在北边约八十俄里远的一些水井附近，等待着对 203
自己命运的裁决。斯科别列夫把来的人全部放了，让他们带走了一些告示，他在告示里请逃走的人回来，答应宽宥所有自愿归顺的人，并保证其财产和人身不受侵犯，表示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打算反抗的人。

1 月 15 日，往阿什哈巴德派去了一个由库罗巴特金率领的纵队，有十五个半步兵连、六个骑兵连和哥萨克连，有十二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带了十四天的给养。辎重队由一百十八辆带篷大车组成。

16 日，派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带着一些驮马，到格亚尔马勃去搬运格罗杰科夫采购的大麦，19 日运来了一千普特。16 日，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电报，这是对有关攻克坚基利-捷佩的报告的复电。

总指挥官大公给斯科别列夫发来了如下的电文："我急于把皇帝陛下极其仁慈的电报通知你。'彼得堡，1 月 14 日，中午 12 点。感谢上帝赐与我们的全胜。你定能理解我的喜悦心情。感谢你发布的全部命令，使我们胜利地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果。向我们的全体好汉们转致我的衷心谢意。我提升侍从将军斯科别列夫为上将，并奖给一枚二级乔治勋章。命令赶快呈请授奖。亚历山大。'荣膺沙皇嘉奖的幸福人，我热诚地祝贺你受到皇帝陛下的恩宠，你如此忠勇，无愧于陛下的恩宠。米哈伊尔"。

当来电的消息传遍军营的时候，科泽尔科夫把斯塔夫罗波尔营带到斯科别列夫的帐幕跟前，1872 年远征希瓦以前，斯科别列夫曾一度以中校军衔指挥过这个营。正当仆人彼得罗夫替刚晋升为上将的斯科别列夫摘下中将肩章时，帐幕前面已经摆上筵席，端来了伏特加酒。斯科别列夫出来了。这时候，科泽尔科夫举杯祝酒，祝 1872 年的中校和营长健康，然后再次举杯，祝步兵上将斯科

别列夫健康。欢乐的祝贺使斯科别列夫深为感动，他给该营赠送了一千卢布，用于抚恤伤亡者的家属。

就在这一天，他给有功的人颁发了十字勋章，给两名护士（斯特里娅科娃和米柳京娜伯爵小姐）发了银质奖章，以嘉奖其勇敢。

此后不久，又收到梯弗里斯拍来的另一份电报，电报说：皇帝陛下圣谕，把阿普歇伦团第四营在1880年12月28日丢失的军旗交还给该营。

204 17日早晨宣布终止“巴兰塔”活动，往所有的通道派出了岗哨。地毯的价格上涨了，甚至开始出现了地毯热。有人出一百卢布购买一条大地毯，这仍然只是原价的三分之一。

午后两点，斯科别列夫带着一支由一个半龙骑兵连组成的护卫队出发去追赶库罗巴特金。前一天给库罗巴特金送去了一道命令，让其在十五俄里的地方停下休息一天。

18日，未经战斗就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可是那里一个居民也没有……埃里斯托夫公爵的骑兵（两连龙骑兵和两连哥萨克）立即被派到前面去占领安瑙。那里总共只有几个人。傍晚，部队返回了阿什哈巴德。

然而，斯科别列夫在这里收到了几位首领送来的一封信，表示愿意归顺，并且恳求把他们丢弃的住宅赐还给他们。他们写道：“我们不自量力，违抗了强大的白沙皇的意志，现在因此受到了惩罚”。19日，斯科别列夫用新的告示作了回答：

“为了答复送呈给我的信件，我宣布，强大的白沙皇的军队到这里来，不是要使阿哈尔-帖克绿洲的居民破产，恰恰相反，是怀着善良的愿望到此进行安抚，并在绿洲上建立起完全平静的秩序。帖克居民，无论平民和首领，若有前来向我归顺者，或者要派遣自己的代表前来者，那末，他们将受到我的接待。

“白沙皇是伟大的！他的无穷威力坚不可摧！他的仁慈无穷

无尽！总之，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最先来的是基孜尔-阿尔瓦特的首领，随后来的是别的一些阿拉曼分子。斯科别列夫和蔼可亲地接待了他们，而且不知是因为何种功绩，给他们赏赐了荣誉袍服，甚至还颁发了奖章！不知究竟是“因为尽心竭力”呢，或是“因为勇敢”。对于俄罗斯风格，他本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可是奖励昨天的敌人就是一种地道的俄罗斯风格，比如，在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投诚之后，马上就敕封他们为中校，敕封希瓦汗王为中将。斯科别列夫还甚至呈请把老强盗和土匪蒂克马·萨尔达尔提升为民团军少校呢！明显的矛盾啊！

22日，一下子就有将近一千个帖克人到库尼亚-格奥克-捷佩来，恳求宽宥和给碗饭吃。阿尔齐舍夫斯基吩咐他们推选出一个代表团来，从每一百人中选出十人，并且把代表团送到阿什哈巴德去找斯科别列夫。斯科别列夫当然准许了他们在老地方定居。此后，他撤销了原先的派代表到阿什哈巴德去找他的命令，并让阿尔齐舍夫斯基发给归顺者在其原先的村庄里自由居住的证书。给居 205
民们分发了一万八千五百普特小麦，一万〇六百普特埃及种高粱，二千普特面粉，以及大约八千顶帐幕。

不仅如此，为了照管尚未归来的居民们的田地，更为了整修灌溉渠，以便主人回来后马上能着手播种，斯科别列夫吩咐雇用在人工灌溉事业上很内行的波斯人。他希望安抚工作能在二月底以前结束。在已经住上了居民的村落里，停止采办粮秣。接着宣布，从这时起终止阿拉曼活动，但是，凡是在1月12日以前抢劫和攫取到的一切（人除外），都算是掠夺者的财产，并且再不受理波斯臣民方面就老账提出的任何民事诉讼，宣布废除奴隶制度。

命令居民交出武器，因为今后白沙皇将保护他们。不过，此事仅在刚开始的时候进展得还不错，后来就沉寂下去了。也许，帖

克人把自己的军刀改锻成镰刀了。他们总共交出了一千二百支步枪，五百支别旦式步枪和两千多把军刀。斯科别列夫吩咐把军刀改制成镰刀，并且禁止佩带武器，但土著人中的官员不在其内。

宣布全部土地归公，但是，小私有者缴纳赋税就可以使用土地。自己不事耕种而出租土地的大私有者，则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随后，把定居的人划分为村，把游牧民族划分为乡，但是，到麦加去过的和卓，即汉志①，以及各式各样的财主，不能被委派为族长和乡长。官员身着宽袍制服，佩带军刀，每年给他们发三百卢布薪俸。每年给监督分配水的米拉勃②发三百到六百卢布。为了削弱宗教界的势力，象在土耳其斯坦一样，把全部寺院的不动产——土地暂时收归官家。也如同在土耳其斯坦一样，规定了以下几种赋税：赫拉吉——收成税，塔纳普——土地税，齐亚克特——牲畜和商品税。

向居民们宣布，将向他们课一笔军税，但军税的数额尚未确定。管理居民的政务，交给了斯波拉特鲍格少校。穆拉维约夫中尉被委任为他的办公室主任，亚尔钦科准尉当文牍员。斯科别列夫认为，在这里，俄国官员应当尽可能少一些，然而应该是象神灵一样受崇拜的特殊人物。

206 为了把吓破了胆的居民赶出沙地，并迫使他们回来，斯科别列夫从阿什哈巴德派出了库罗巴特金的纵队到伊兹根特去，纵队有七个半步兵连、五个骑兵连和哥萨克连、四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命令盖达罗夫从格奥克-捷佩带领四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配备两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也开往伊兹根特去。带了十天的给养。第一个纵队必须走四十二俄里，第二个纵队则只须走十四俄里。

① 阿拉伯语，可译作"哈吉"、"哈智"、"阿吉"、"哈治"，意即去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徒。——译者

② 水利官吏。——译者

沿路，有一些各色各样的头领（也许有冒充的）来找库罗巴特金表示归顺。他从伊兹根特派出两个骑兵纵队去搞圆周迂回。23日，他在伊兹根特留下一个营、两个骑兵连和一个骑山炮排以后，就返回了库尼亚-格奥克-捷佩。

随后，在25日那天，他开往伊列克-萨列什井场，27日到达该地，并未碰见任何一个帖克人。

骑手们奉派带着告示分赴各处。库罗巴特金几番徒劳无益地从一个井场赶到另一个井场，他的骑兵快速部队向四面八方搜寻，白白地走了二百五十俄里。之后，他于1月31日返回了库尼亚-格奥克-捷佩。

在此以前，已经有约一万六千名帖克人回到这里来了。他们在沙地的境况并不佳，不必去寻找和规劝，他们就会自动回来。斯科别列夫干吗要在阿什哈巴德安排一支先头部队并亲自坐镇在那里呢？

他在1月20日拍发给总司令官的电报，可以用来答复这个问题，电报说，在最近的将来，将会看到许多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原则上先行解决……这里指的是占领麦尔夫或赫拉特。不过这只是想当然的猜测……

1880年夏天，英国将军伯罗斯和普里姆罗斯在麦凡德和坎大哈附近吃了败仗。但在9月1日，由于有罗伯茨前来援助，他们迫使阿富汗人退却了，而且在坎大哈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有关斯科别列夫进军赫拉特的传说，使他们大为震惊。在印度，甚至编造了一段神话，说斯科别列夫绝不是俄国人，而是他们的一位神奇地死里逃生的首领涅纳-萨伊勃……

作为“第二兵站”的赫拉特，作为土库曼人的最后一个堡垒的麦尔夫，吸引着这位将军追求功名的幻想。在阿什哈巴德那边，肥沃的捷詹河谷和谢腊赫斯附近的通道就近在咫尺……

斯科别列夫含蓄提到的有关国家重大利益问题的电报，转呈给了陆军大臣，下面就是米柳京伯爵于1月26日直接给予斯科别列夫的答复：

“皇帝陛下认为这些问题牵涉到确定我们将来在外里海边区
207 的地位（可没猜着！）……他期待您在这个论题上发表见解，同时，圣上吩咐我通知您一项总的指示：尽力设法在外里海边区占据一个位置，以便尽可能用最少的兵力和资金，使帖克绿洲处于我们的不断威胁之下……无论如何必需严格遵守两个条件：（1）不许以任何借口往东，往帖克绿洲以外的地方推进军队，（2）绝对不应破坏波斯领土的完整……”（猜对了！）

总之，不许以任何借口东进，即向麦尔夫进军，而且绝对不许往右向赫拉特进军。也就是说，用不着在阿什哈巴德长期待下去了。

当时，巴甫洛夫在克拉斯诺伏斯克获悉攻克格奥克-捷佩以后，就认为他用不着再往前走了。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委派他为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助手一事还掩盖着某种别的意图，因为现在恰恰是民政方面的工作占据首位，所以助手不愁没有事情干……

关于此事，格罗杰科夫说道（第4卷，第69页）：“但总司令官命令他到斯科别列夫那里去，目的却是要弄清楚在攻克格奥克-捷佩以后，需要做什么……”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去谈一谈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地位所需的军队人数，有关这些军队的给养、骆驼，物色管理民众的人选和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不是去当助手和部属，而是以部队参谋长的资格去了解情况……

不过，为此目的，确实用不着派遣这样一位官居要职的将军去。关于所有这些事情，斯科别列夫本人经常详细地写过材料，——他喜欢写。也就是说，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面粉，无论是骆驼，还是边区的行政管理人员，件件事情都离不了他。在此次远

征中，他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已经最终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干得很漂亮，所以他自己就能够指教旁人……

巴甫洛夫本人也不大喜欢这次旅行……为什么不喜欢，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他还是在1月23日以前到了巴米，又在此地"因病"停留下来。24日，他给斯科别列夫写了一封信，请斯科别列夫去会晤他，提到了他需要商量的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种种事情，最后还补充写上了第四点："我们在绿洲的地位，会不会迫使我们马上对麦尔夫和波斯采取某些非常措施"。他很懂得用什么东西来引诱斯科别列夫……

1月28日，斯科别列夫收到这封信后，就把先头部队托付给了埃里斯托夫公爵，立刻从阿什哈巴德起程。29日，为了炫耀重新夺回了阿普歇伦人的军旗，在坚基利-捷佩附近的军营里举行了阅兵式。在这个不幸的营里，实际上只剩一百五十人了……斯科 208
别列夫于2月2日抵巴米。交换意见的结果是：解散部队。这是在意想不到的事情后，又来了个出人意外的消息……

决定在整个外里海边区只留驻第十九步兵师的六个营，塔曼哥萨克团，拉宾团的两个哥萨克连，第十九旅的第四炮兵连以及第二十一旅的第六炮兵连。外里海地方营和铁道营不算在内，不用说，这两个营本来就应该留在当地。其余的部队，在2月至3月内，返回他们的常设驻地。

这就是"对麦尔夫和波斯采取的非常措施"够狠毒的了……

被遣返高加索的炮兵奉令把所有的炮弹留在仓库里。炮弹总共只剩了六万五千发，子弹实际上有三百四十万发。因此，不需要用几年时间来运输弹药了。减少了海上食品：大米、蒜、葱、白面和酒精，全都取消了。其余的东西，每天每人按这样的比例发给：糁米半俄磅、肉一俄磅、油五左洛特尼克、白菜半俄磅、辣椒和月桂叶各百分之十六左洛特尼克、盐十左洛特尼克、果酸（由未成熟的浆

果压制成的干块)四左洛特尼克或者六分之一大杯醋;冬季发二俄磅糖,夏季发三俄磅糖;茶叶不论冬夏都发三分之一俄磅。

剩下的粮食足够指定留下的部队吃到1882年的1月1日。燕麦足够供他们用八个月。白菜和蔬菜在自家的菜园里有。帐幕和小皮帐篷绰绰有余。斯科别列夫同巴甫洛夫商定,在遣送走土耳其斯坦人后,一起动身到克拉斯诺伏斯克去。

2月7日,库罗巴特金从库尼亚-格奥克-捷佩出发前往巴米。行前,以每月十五卢布的单价,向帖克人雇用了三百四十五头骆驼。12日抵巴米。他在这里领到了自己的三百三十头,格罗莫夫的一百二十头,官家的九十七头,再加上连队里有十头,总共是九百〇二头骆驼。从库房里取出了自己的一百五十二只大桶和一百二十三只小桶,二百八十个皮囊,——全部能装二千六百维德罗。带了够三个星期用的给养。把第二套基数子弹和炮弹交到库房去了。用坏了的堑壕用具,防寒长袍和毡靴都扔了。

骆驼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斯科别列夫派人给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格罗坚格利姆送去了一道命令:用他的远征款购买三百头骆驼,并驮带五天的给养和水,在3月1日前把骆驼拉到恰格尔井场或者涅费斯-库利去。库罗巴特金早已在7日那天,就派卡利京中尉径直穿过沙地和希瓦,去找格罗坚格利姆,请求把恰格尔、基孜尔贾-库尤瑟、沙赫-谢涅姆、格亚尔卡拉各水井清理干净,
209 并请求把骆驼送往奥尔塔库尤去。卡利京在历尽饥、渴、疲累等诸般艰险之后,圆满地完成了托付的任务。为此,被奖给一枚乔治十字勋章。

2月12日,斯科别列夫颁布了和土耳其斯坦人告别的命令,感谢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职责和誓言,并为踏上遥远的、不无危险的途程的人祝福,命令最后说:"我要特别感谢土耳其斯坦部队司令官库罗巴特金上校。从第二次猛攻安集延起,在普列夫纳的堑壕

里，在巴尔干的高峰上，以及如今在格奥克-捷佩附近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命运使我同他结成了战斗的兄弟情谊”。

2月14日，土耳其斯坦部队一行七百七十人和二百八十匹马从巴米出发。第一站路上就刮起了狂暴的飓风，丢掉了九十六头骆驼。第二站路碰上了一个无水的宿营地，倒毙了一百十四头骆驼。在这里，几乎把所有帐幕和小皮帐篷都扔了，扔下的东西还有：一部分铺垫毡；除砍土镢以外能用的堑壕工具；一部分开水壶、水桶、大锅、面包干、大麦、糁米；全年用的各种什物，呢子裤；一部分士兵和军官的私人行李，总共一千五百普特。留驻了一个由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守卫哨，并且把此事通知了巴米。切列凡斯基说，把全部扔下的东西转运到巴米去的工作，委托给了帖克人。他们把所有的东西，连最不值钱的细小玩艺儿，都运送到了！阿拉曼分子们完全改变了本性。

春季当令。天气越来越暖和，因而更加感到干渴。土耳其斯坦人把将近一个月的凉爽时间，完全白费在根本无须寻找他们所不需要的帖克人的闲事上去了。这可实在是斯科别列夫的过错。

在2月16日的第三站路上，虽然把沿途水洼的雨水全饮光了，还是倒毙了五十六头骆驼。总共只剩六百一十头，减少了三分之一。帖克人的骆驼保养得很好，损失十分之一。格罗莫夫和土耳其斯坦的骆驼倒毙了一半。

18日，在桑瑟兹饮了一种很糟糕的起泻药作用的水，部队又损失了三十头骆驼。19日，倒毙和丢掉了十六头。20日，在伊格迪休息了一天。21日，因为要走一百俄里的无水路，便分成两个梯队朝奥尔塔库尤进发；骑兵在第一梯队里，于21日出发；步兵、炮兵和医院在第二梯队里，于28日①出发。经过三站路的行军，到了奥尔塔库尤，第一梯队损失了三十六头骆驼，第二梯队则损失

① 应为22日。——译者

了七十七头。但是，每个步兵连都运来了两大桶水。剩下四百五十一头骆驼。

从奥尔塔库尤起分三个梯队行军：奥伦堡哥萨克连，乌拉尔哥萨克连，以及带两门炮的三个步兵连。这三个梯队分别于2月25日、26日和27日出发。第一梯队迷了路，往左到道迪尔去了；在那里留下了一份报告，挂在水井旁边的一根木棍上。哥萨克下马徒步，在沙丘里帮助托扶驮包。27日，在道卡拉遗址附近，朝第二梯队开来了一个运输队，有一百五十头精力充沛的驮着水的骆驼和六十只绵羊，由格罗坚格利姆派出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掩护。同乌拉尔人一起行进的库罗巴特金只取了十五只绵羊，把其余的四十五只绵羊和全部骆驼都打发去迎接步兵，以便有一部分士兵能骑上骆驼也好。

在沙赫-谢涅姆，又遇到四十头无载的骆驼。梯队按照格罗坚格利姆3月2日写来的便函，从沙赫-谢涅姆转往有流水的托普拉克卡拉。尚未走出十俄里，库罗巴特金遇到了格罗坚格利姆和驻扎在此地的科学考察团的团员。

哥萨克们被派回去等候步兵到来，并且要一起进入掩护考察团的部队的兵营。为了向征途归来的战友们表示敬意，格罗坚格利姆令自己的部队整队，并且发出了“举枪敬礼”的命令。

从奥尔塔库尤到托普拉克卡拉，损失了一百五十九头自己的骆驼，还损失了二十头新来的骆驼。在整个行军期间，自己的骆驼丧失了六百一十头，即三分之二。帖克人的骆驼剩下一百八十五头，它们从这里被遣散走了，其余的骆驼被送到河边去了，给部队提供了一百三十辆大车。

在希瓦汗国境内的各个宿营地上，都设置了帐幕，摆好了劈柴、饲料，而且给士兵们准备了抓饭，——这全是汗王的款待。汗王亲自在离希瓦八俄里的地方迎接部队。部队在他的夏宫里过

夜。3 月 14 日，部队开进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15 日就解散了，但他们却把伤寒病带到了这里。十五天内病倒了七十人，多半是奥伦堡的哥萨克，驻防军里只病倒三十一人。6 月 8 日以前，流行病止住了，只把三个人送进了坟墓。

1 月末，斯科别列夫打算在同巴甫洛夫"商谈"以前从阿什哈巴德到捷詹河去，并且要求送一千五百头骆驼来，但是，格罗杰科夫仅能凑齐七百五十头。开春以后，骆驼开始接连不断地倒毙。比如，1 月 16 日，安年科夫报告说，他那里现在有三千六百头能用的骆驼，可是五天以后，总共只剩二千五百〇九头骆驼了，也就是说，报销了一千一百头。

20 日，安年科夫获准休假养伤，伊凡诺夫上校被委派接替他的职务。多伊耶中校顶替已故的勃罗涅夫斯基将军的职务，接管了阿特腊克防线。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划入铁道营营长巴尔明上校的管辖范围。

本来从 1 月末到 4 月为止，干练的主人避免使用骆驼干重活，211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骆驼普遍发情。饲料又这么糟糕，而且这种时候，骆驼根本不很好地进食。

海岸上已经有四千普特白菜腐烂了，可是在各条防线上完全没有白菜，甚至连辣椒也没有。已经发现患坏血病的了。当时需要往前沿各点调拨大约四十二万普特物资，可是，一百二十辆带篷大车和二千五百头骆驼只能运送二万四千八百普特。

1 月 24 日，巴甫洛夫从巴米打电报给麦利科夫公爵，要求从高加索派出三百辆带篷大车和一千二百匹马。为此给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步兵师的长官们拨出了十三万九千五百卢布的款子。麦利科夫公爵命令把团部的带篷大车和挽具发送出去，因此剩下要买的就只是马匹了。这个车队是在 4 月末到达外里海边区的。

当时，被腐烂尸体污染了的坚基利-捷佩周围的地区，发生了

斑疹伤寒病，在各条防线上传播。兵营从堑壕转移到奥波拉工事去了，那里水干净一些；坚基利-捷佩的驻防部队，每天都要换防。

所有帐幕都从要塞移到远处，而且为了使空气能更好地流通，用地雷在墙上炸了些崩塌口。

因为损坏了骨头的伤口愈合得很不顺利，所以从感染了病毒的地区加紧后送伤员。1月17日，红十字会的总特派员沙霍夫斯科伊公爵，被委派为后送工作的总指挥。在他任职以前，曾经在9月和10月里往高加索送去二百八十二人；4月中旬以前，在他主持工作时，送走八百四十八人。随后，他的职务在4月19日被撤销了。运输工作持续到7月份为止，又送走了六百七十四人，总共是一千八百〇四人。

2月6日，斯科别列夫从会晤巴甫洛夫的地方返回格奥克-捷佩，他受到很大一群帖克人的迎接。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天，一名喝醉酒的炮兵下士，闯进一个帖克家庭的帐幕，打死了主人，并且打伤了两名妇女。第二天，他就被枪决了。库尔德人也时常抢劫和袭击从波斯境内归来的帖克人。有四个这样的库尔德人被哥萨克擒获，送交战地法庭审判。

帖克人乐意去当骑手和提供骆驼，虽然起初归来的全是赤贫的人。他们在不同时间里送来了将近九千头骆驼，而且在3月份内把全部货物从萨穆尔斯克和格奥克-捷佩转运到了阿什哈巴德。他们运输货物无任何人押送，可是一个驮包也没有丢失。

简直没有任何人能相信，这些人就是过去的窃贼和强盗。规
212 定在计算骆驼租金时，要先行付款，当装载好骆驼后，就当着检查员的面悉数付清。对于贫困到极点的穷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帮助。能挣到好工资的消息传播出去了，连麦尔夫人也表示愿意提供骆驼。到阿什哈巴德的邮件是帖克人的骑手运送的。

埃里斯托夫公爵获准只进行侦察：往后到伊兹根特，往前到格

亚乌尔斯，而且不能超过克利捷奇纳尔。2月5日，他带着两个步兵连、一个龙骑兵营和两门大炮开往离阿什哈巴德三十俄里的格亚乌尔斯。部队在离村庄一俄里的地方碰到了居民，他们声称，他们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已在坚基利-捷佩阵亡，他们只好俯首听命。部队在这里宿营，第二天返回阿什哈巴德。

由于米柳京伯爵下达过皇上的不许以任何借口逾越阿哈尔-帖克绿洲疆界的敕令，首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疆界究竟在何处？按照一切先头部队所特具的癖好，马上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把这种疆界推移到离麦尔夫更近的地方去呢？甚至在地图上，捷詹河明显地把两个绿洲分隔开来，虽然它本身其实是中间独立的绿洲的中心，可以说是中立绿洲的中心。先头部队着手进行查询。发现偶尔一时到这个地方去的，既有麦尔夫人，也有帖克人。显然，这就是边界。如果真的不能驻扎在捷詹河上，那末，即使延伸到柳特法巴德以外约莫三十俄里的卡赫克村庄去也好。的确，无论是柳特法巴德，还是远到卡赫克和更远到捷詹的所有山下村庄，都向波斯纳税。这个地区是波斯的乌克兰，名叫阿捷克(下摆，连衣裙底边)，所以可以十分确切地把这个名称译成波多利亚①，不然的话，可以译成乌克兰。

2月11日，斯科别列夫在正要把龙骑兵从格奥克-捷佩遣送到高加索去的时候，收到从埃里斯托夫公爵那里来的一则令人高兴的消息，说麦尔夫人的由七千步兵和六千骑兵组成的整个一军，朝阿什哈巴德开来了！

斯科别列夫马上让龙骑兵停止出发，通知巴甫洛夫，说不能同他一道到克拉斯诺伏斯克去了，并且在12日那天，带着两个龙骑兵连、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和全部铜炮，起程去阿什哈巴德，并命

① 波多利亚（подолия）是以 подол（下摆）一词为词根构成的地名。——译者

令随后再送去十门臼炮。

14 日，这支部队到达阿什哈巴德；15 日，又加进了一个波尔塔瓦哥萨克连，部队继续推进，然而除两门远射炮和两门骑山炮外，留下了全体炮兵。除炮兵以外，在阿什哈巴德留驻了七个步兵连和塔曼人的三个排，由鲁特科夫斯基统率；鲁特科夫斯基开始选择
213 能容纳四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十门炮、并能建筑弹药库和粮仓的一块地方作工事用。

17 日，斯科别列夫开进柳特法巴德。全村都出来迎接。而且几个小时以后，杰列格兹的首领穆罕默德·阿里汗也从穆加麦特巴德来到了这里，他自请效劳，愿做需要办的一切事情。在柳特法巴德的后方，我方和他及其弟弟签订了一项供应一万六千普特大麦的契约。

斯科别列夫电请准许他根据形势的发展而行动，他决意留在这里等候复电，并在他的极力要求下又调来了两个步兵连。

但是，20 日那天，他不得不返回坚基利-捷佩，因为古昌的首领到此地会晤他来了。在他的省里采购粮食的时候，此人曾为我们做过许多事情，以致斯科别列夫非常急于去见他，而且在 22 日晚上刚一到达，马上就去拜会了他。

一切都为贵宾做到了，放焰火、张灯结采、鸣炮，不亚于猛攻坚基利-捷佩的场面。烈性甜酒、白兰地酒和香槟酒，也都在所不惜。

埃米尔侯赛因汗给斯科别列夫赠送了两匹出色的骏马。把这两匹马连同杰列格兹的首领及其弟弟赠送的马匹一起，给总司令官送到梯弗里斯去了，并且遵照总司令官的命令，把它们交给了国家养马场。

霍腊散首领送来的礼品也派人送给了总司令官。

埃米尔请求，有什么误会不要闹到德黑兰去，直接向他提出来好了，他会把一切事情都办妥的。

送走埃米尔后，斯科别列夫又来到柳特法巴德。当时，奥多诺凡终于潜入了麦尔夫，自然，他答应送给大量的钱，并担保说，英国人已在赫拉特，他只要把英国的国旗插在捷詹，那末，俄国人就不敢再往前挪动一步。不过，他建议释放我们的俘虏基佳耶夫和丘泽利哈诺夫，为的是将来也许有用处。

蒂克马·萨尔达尔提出，把自己的两千人召集起来保卫麦尔夫，可是，这件事只是招来了嘲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道："你逃避俄国人，还想要保卫麦尔夫。如果你勇敢，那末，从此人世间就没有懦夫了。你是个怕死鬼，因为你逃跑了，而勇士们全都在格奥克-捷佩附近牺牲了"。此后，老头子除了前来向俄国人负荆请罪外，再无别的路可走。这时候，有个英国间谍，从波斯往麦尔夫寄去了一封信，建议加入这个强国的国籍，并报告说，在俄国杀死了 214
沙皇，因此那里正发生内乱：老一代的俄国人跟新一代的俄国人互相厮杀，高加索造反了，而且俄国人很快要全部到海外去了。

奥多诺凡从自己那方面提出，最好接受英国国籍，可是，因为他答应的钱仍未送来，约定的两个限期都错过了，所以就在他的帐幕跟前派了哨兵，不准许他到任何地方去。

虽然埃里斯托夫公爵报告的消息并不真实，但是，斯科别列夫仍然在柳特法巴德坚守着。3月6日，哈孜和一些头领从卡赫克来这里找斯科别列夫，呈交了一封他们收到的来自麦尔夫的信，信中授权他们谈判并向麦尔夫报告：是愤怒还是仁慈接待他们？

斯科别列夫听罢信件和卡赫克代表们的发言的翻译后，用漂亮生动的词句给他们作了答复。下面我们就从格罗杰科夫文集第4卷第87页上摘引他的答话。

"我不给他们写信，因为他们未给我来函。如果不是真主的仆人(即：哈孜)作他们和我之间的调停人，我是不会相信的，而且也不会给予答复，但是，因为他是真主的仆人，所以我相信了。

“他们问：白沙皇是否对他们发怒了？一旦白沙皇愤怒起来，那末，他的怒气是可以听见的，就象狮吼一样。大炮没有轰鸣，这就是说，白沙皇没有生气。但是，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他们的妻室儿女，我都不希望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到那一天，定将血流成河，而且无论是英国的侨民，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就象阿哈尔-帖克人未能逃脱厄运一样。

“愿他们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上帝不乐意，我是不会带着自己的大炮驻扎在这里的；如果上帝乐意让白沙皇在此行使权力，那末我又有什么办法违抗他的旨意呢？如果他们有诚意，那末，让他们派自己的人来找我好了，我将象接待客人一样接待他们，并尊敬地送走他们。但是，只有在他们送还了俄国俘虏，并且把所有煽动他们的骗子赶走的时候，我才会相信他们。

“我是个直爽的人。如果沙皇命令我找到他们头上去时，那就不会有好结果了。在未把丘泽利哈诺夫和基佳耶夫送还以前，我不再同他们对话。让他们亲自把俄国俘虏送来，那时候，我就同受人尊敬的人们谈话了。设若他们不喜欢我说的话，——我准许他们回去。这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如果要在俄国境内搞阿拉曼活动，即便让俄国人流了一滴血，那末，为自己的轻举妄动啼哭流泪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请求：‘快点，快点’。如果想要快一点，那末，就让他们自己快
215 些行动吧，我是无须着急的……沙皇一下命令，我就去找他们。这就是我最后的一句话”。

在麦尔夫，每封信，每条新到的消息，必定会引起召开一次马斯拉哈特——民众大会。当政的汗王卡贾尔汗是乌捷梅什族人，此事使托赫塔梅什族人感到非常难堪。他是个勇敢的人，可是个穷人。托赫塔梅什人一点也瞧不起他。有一次，有人把一个被捉住的偷儿押解到他那里去了。夜里，偷儿跑掉了。托赫塔梅什人

聚到一起，他们的大尉头目对汗王说："要是捕来的人都在你这里逃掉，你算是个什么汗王呢！我们把你抓起来顶那个跑掉的偷儿！"汗王走到柱子跟前，说道："你们可以把我抓去。"老人们把大尉数落得感到难为情了，大尉才勉强同意释放汗王。此事是丘泽利哈诺夫后来讲述的。

卡贾尔汗把自己的亲属集合起来，把自己的帐幕从要塞搬往自己的阿乌尔，他辞去了汗王的名位。不过，后来经过一再请求，他让步了，接着返回了要塞。

在援引斯科别列夫的谈话以后，调停人把全部情况写信通知了麦尔夫。蒂克马·萨尔达尔来降，就是此事的直接后果。他首先给斯科别列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给他留下马和武器的话，愿意归顺。他写道："请把我的马和我的武器赏赐给我。您的马，在我到来时，将奉献给您。我将尽心竭力地效劳"。他还给阿里·伊斯拉姆，吉卡尔·杰富尔写了信，请求把斯科别列夫要说的话通知他。末了，他又去找努胡尔的哈孜，此人曾几次到斯科别列夫那里去过。他请求哈孜当调停人，并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了解一下"俄国人的态度并取回在卡拉先基尔被俄国人夺去的我的双筒望远镜。俄国军队来到后，我曾为他们效过力，但是，我后来受了凌辱和抢劫……让他们明白，除我之外，任何帖克人都不可能给他们造成危害。请您打听一下，俄国人要说些什么，并请转告我。"

3月18日，梯弗里斯答复说，占领柳特法巴德不能被认为是有益的。斯科别列夫收到答复后，就从那里启程去阿什哈巴德，先头部队也在4月1日以前撤回该地。此事在麦尔夫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欢乐。所有赞成同我们达成协议的人都忍受了种种烦恼。卡贾尔汗被撤换了。1878年以前担任过汗王的科乌舒特的儿子巴比汗被推选出来接替卡贾尔汗的职务。马上就对我们的地区开始了小规模阿拉曼活动。斯科别列夫根据首领们的挑选，编组了一

支由居民自己组成的边境守备队。一百六十名骑手，每月每人领取三十卢布；四名带兵官，每月各领五十卢布。

新任汗王写了一封致白沙皇的信，信中提醒说，麦尔夫打败过
216 波斯的沙赫和希瓦的汗王，跟它作过战的无论何人，——全都被打败了。因此，汗王给白沙皇出了个善意的建议，——同麦尔夫人讲和"将是两全其美的"，至于有些人做贼，那也不应该因为他们就迁怒于所有的土库曼人。

斯科别列夫无法从阿哈尔方面对麦尔夫施加影响，于4月5日打电报给侍从将军奥勃鲁乔夫，请求通过布哈拉埃米尔和希瓦汗王的调停来施加影响。不过，希瓦汗王已写信给帖克人，希望他们从沙地返回自己的田园，并加入白沙皇的国籍。接替重病的考夫曼的职位的科尔帕科夫斯基，收到汗王信件的副本，同时又获悉陆军大臣关于在麦尔夫保持和局的电报之后，立即致函汗王，感谢他已采取的行动，并要求"劝说那些听从理智之声、有意谋求和平的麦尔夫土库曼人的长者，叫他们对好战者的妄言要充耳不闻，并且不要放过我国准备递给自己所有邻国的善意的树枝"①。

希瓦汗王及其全体谋臣想必无从理解科尔帕科夫斯基究竟想要他们干什么事情。要充耳不闻，要听从理智之声，还要牢牢地抓住善意的树枝！塔什干的人们可真会做文章啊！

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我们驻喀布尔的使团在给希尔·阿里汗解释考夫曼建议要递给英国人"和平树枝"的含意时曾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不知道和平树。阿富汗人不管怎样，尚能理解"镇压大棒"或者"亲善和睦之杖"……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平树枝。

现在来了个"善意的树枝"。这是从什么树上折下来的呢？无

① 这儿的 ветвь 指 Оливновая ветвь，即橄榄枝，为和平的象征，下文的和平树枝，即"橄榄枝"。——译者

论是在希瓦或是在麦尔夫都没有白桦树。他们未听说过西拉克之子耶稣[1]的著名格言："如若你钟爱自己的儿子，就应勤加鞭策"。

如果"请您劝说一下，释放俄国俘虏，以此使俄国人同自己修好"，不是更简单些吗。

斯科别列夫的往前推进和占领波斯村庄柳特法巴德，在梯弗里斯引起了不满，巴甫洛夫急忙返回那里。在彼得堡，人们也认为此事未遵行圣上的敕令：绝对不应破坏波斯领土的完整……决定撤换斯科别列夫。他办完自己的事情了，继续下去只会使事态复杂化……但是，斯科别列夫想以某种成绩结束远征，但由于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东西，他就等待蒂克马·萨尔达尔投降…… 217

蒂克马操心的事，结果成功了：答应他可以得到宽宥和赦免。3月27日，他终于来阿什哈巴德向斯科别列夫报到了，并且把自己的军刀、几支别旦式步枪以及1880年8月19日在宾杰先山口攫取的"舍伊诺沃战马交给了斯科别列夫。斯科别列夫把萨尔达尔的军刀和别旦式步枪还给了他，同时宣布了宥免。蒂克马宣誓为皇帝陛下忠诚效劳。

阿哈尔-帖克远征，可以说是以帖克人的主要头目的归降而告终的。

不久，他表示愿意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观光；斯科别列夫就借机摆脱这个曾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人物，并于3月31日往梯弗里斯拍发了电报。4月9日，皇上恩准蒂克马·萨尔达尔和其他几个有势力的帖克人去彼得堡的批复下达了。

远征结束时，俄国获得了一块有五万人口、将近两万八千平方俄里的辽阔领土。5月6日，皇上给政府参政院下达敕令，把占领的领土归并于帝国，成立外里海省，并把该省划归高加索军区。

---

① 西拉克的儿子耶稣并不是基督教《圣经·新约》中所说的耶稣，而是一、二世纪间另一卷基督教经书的作者。——译者

任命列尔别尔格将军为省军区司令官，男爵阿米诺夫上校为参谋长。

3 月 28 日，即蒂克马·萨尔达尔归降后的次日，斯科别列夫把军队司令部移交给列尔别尔格，自己则去巡视初步设想的边界。4 月 13 日，他返回格奥克-捷佩，和军队告别，接着启程经巴米沿米哈伊洛夫斯克防线前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在这里待了两天，以便了结事务。随后，于 4 月 27 日搭船前往察里津。他不想顺路到梯弗里斯去……他想望的不是这样离开部队……

6 月 1 日，关闭了各野战部队指挥部。随着天气变暖，伤寒病逐渐减弱。患各种类型伤寒的病人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人，其中死亡一百九十六人。并且在 2、3、4 月里，有一千〇七十一人患病，一百三十三人死亡。

奇怪的是，驻扎在坚基利-捷佩这个传染病发源地的斯塔夫罗波尔团的一个连队里，没有一个害伤寒病的人。这仅仅是因为连长严格要求士兵们保持整洁，坚决禁止使用当地人的被褥和衣服，以及不倦地进行监督，只让士兵吃连里的伙食。

218 倒霉的阿普歇伦第四营，全部只有六十四人来到了切基什利亚尔，而且来的这些人也都显出虚弱和疲惫不堪的模样。

斯科别列夫预感到伤寒病会迅速蔓延，猛攻以后立即建立了一个改善卫生条件的委员会。我们在有关段落里提到过该委员会的情况。首先应当掩埋尸体。使用了五百个被俘后获释的波斯人和库尔德人来干这件事。随后，在坚基利和巴米这两个传染病发源地，修建了消毒室。在消毒室里烧掉伤寒病患者的衣物；军用器材中的可疑物品，则用硫磺和石碳酸熏蒸消毒。在那里还修造了供士兵用的公共澡堂，规定必须到澡堂去洗澡。在阿尔奇曼，在硫磺温泉的旁边，修建了一个浴棚。当部队开到海边去时，在切基什利亚尔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也建造了消毒室。送往高加索去的部队

的东西要在消毒室里再熏蒸一遍。军队驻扎在特设的军营里，士兵必须进澡堂，必须换全套干净内衣，由红十字会的仓库把干净衣服发给需要的人，所有脏衣服和穿过的衣服，都得经过仔细的熏蒸消毒。随军人员和随军酒食商，同样也得照这么办。

寄送到高加索去的邮件也得熏蒸消毒。军队在上船以前，必须隔离检疫两周。然而，此事未能实行，因为使轮船滞留必须付出一笔很大的款子。因此，就用二十二顶医院的大帐棚在彼得罗夫斯克建立了一个卫生站，可疑的东西在这里又熏蒸了一遍。5月4日，这个卫生站就撤销了。

在格奥克-捷佩，此事用掉了一千五百普特生石灰、四十六普特漂白粉、二十九普特石碳酸和四十二普特煤油，煤油用来焚毁腐烂得太厉害、不能从原地搬走的一百九十具尸体。在被死骆驼包围起来的巴米，雇用了一些吉尔吉斯人来承担以下的工作：把死骆驼搬到三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泼上硫酸铁溶液，最后用土掩埋。在干这项工作时，他们吃了很多苦头。

卫生医疗报告提供了从1879年起到1881年止整个期间按照伤情分类的很有意思的数字：

例如，弹伤……占75%，最后死亡20.64%
例如，刀伤……占5%，最后死亡19.66%
例如，刺伤……占16%，最后死亡2.85%
例如，挫伤……占4%，最后死亡1.96%

一百例机械损伤，即外伤性损伤的百分比是：

颅骨损伤……16.55，一百人中最后死亡15
面部损伤……10.45，一百人中最后死亡2.85

右胯股损伤……9.35，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10
左胯股损伤……7.7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7.86
右肩损伤……7.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3.55
臀部损伤……7.15，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2.14
手关节损伤……5.4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2.85
背部损伤……4.03，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4.28
左前臂损伤……3.7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7.86
左胫损伤……3.3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4.28
胸部损伤……3.14，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17.14
右前臂损伤……3.06，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2.85
腹部损伤……2.12，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11.42
脚掌损伤……2.1，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0
颈损伤……1.21，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0.71
右胫损伤……1.1，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0.71
骨盆损伤……1.06，一百人中最后死亡 3.55

最后一栏的数字不完全符合。或许脚掌损伤不到一百的百分比。并且应该注意到，在我们这里就医的还有负伤的帖克人，这就可用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臀部伤和背部伤了。其次，刺伤死亡率之所以低，是因为伤势轻，伤势严重的在战场上就死了。帖克人在偷袭时，跳到堑壕的垒墙上，从上往下砍杀或刺杀。因此，我们的人多半伤在躯干上部，帖克人则伤在脚上和腹部，退却时则伤在背上和臀部上。

在整个时期内，患病者的总数为四万五千七百八十二人次，对于一万二千人的军队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其中军官占五百七十八人次。患疟疾者为一万六千〇八十四人次；泻腹者八千五百二十人次；患伤寒病者一千四百四十六人次；得坏血病者一千九

百三十七人次；患眼疾者一千四百八十一人次；患赤痢者一千七百五十人次；患一般性病症的一万三千三百〇一人次。死去一千一百二十三人。

各种疾病的死亡率（每千人中）是：赤痢——一百八十人；伤寒——一百四十人；坏血病——二十九人；腹泻——二十三人；疟疾——八人。

奎宁用掉了六普特十俄磅。

不过，应当正确理解卫生医疗报告的统计表，否则就会得出若干种各不相同的数字来。这些数字并不是病员的实有人数，而是病员的流动发病次数：每月到军队医疗站去过三次的人，到年终时，就是 36 次的数字。这就是说，他被记入“就医”一栏里 36 次，并非有 36 人生病。其次，如果把一个病员从军队医疗站转送到小 220
医院，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那末，他将在三个地方被记入“就医”一栏里，在总计的时候，就会被算成三个人。只有数字并无其人，有时连人的下落都不明了。战后，亲属们一连几年寻找不通信息的、下落不明的士兵，参谋部倒是印了他们的名册。

只有死亡者的数字才是精确的，因为死亡者不会在“死亡”栏里第二次出现，也就是说，不会转送到另一个医疗机关去。

因此，根据医疗站、附属医院和军医院的单独统计表算出的伤员数字是巨大的，即三千六百〇一人，可是根据总的统计表看，实际上只有一千二百六十三名伤员。1879 年前来就医的有二百六十四人，死亡八人；1880 年前来就医的有三百七十八人，死亡二十一人；1881 年就医的有六百二十一人，死亡一百四十七人。总计：就医的有一千二百六十三人，死亡一百七十六人，其中有十三名军官。

不过，这里也只有一百七十六这个数字是可靠的。就医者的人数，也包括继发性的伤员，即痊愈后因伤口恶化重来治疗的人。

如果说从前有过一种惯例，即夸大敌人的减员数（“为什么要怜惜他们呢，异教徒！”——苏沃罗夫曾多次说过。），而把我们的减员数过分缩小，因此常常把阵亡者列为实有的人，这样指挥官们就可以领取这些阵亡者的全部给养，那末，这种情况现在早就没有了。

我们在本文中对我方伤亡情况作了一番彻底研究之后，算出了如下的数字：

1879 年：

军官：阵亡—— 7 人；负伤——20 人；震伤——0；

士兵：阵亡—— 178 人；负伤——248 人；震伤——0。

1880 年—81 年：

军官：阵亡—— 15 人；负伤—— 41 人；震伤—— 14 人；

士兵：阵亡—— 323 人；负伤—— 687 人；震伤—— 118 人。

总共阵亡二十二名军官，五百〇一名士兵；负伤六十一名军官，九百三十五名士兵；震伤一百三十二名士兵；应该把 1879 年失踪的，即被俘的人，填入阵亡者栏里，他们有八人，全被砍杀了。因此，阵亡者连军官一起，就是五百三十一人。如果把因伤死亡的一百七十六人也加到这里面去，那末，得出的离开人世者的数目字就是七百〇七人；负伤和震伤的则有一千〇九十八人。

221 格罗杰科夫第 4 卷的附录里，有一张从 1879 年 5 月 1 日起到 1881 年 7 月 1 日为止的这段时期内伤病员人数统计表，伤病员的数字是按各个部队列出的。这张统计表跟上述所有统计表相比，差别很大，而且提供的完全是另一种数目字。

团的报表就完全不同于医院的报表，因为团对自己的人是关注到底的，无论把自己的人送到哪里去了，团都知道，而且应该知

道。因此，只有这后一种统计表是可信的。

下面是团统计表对两年零两个月的总计：前后来过的病员有一万二千〇四十六人，死亡九百七十八人，其中一百〇一人是非公职人员和非军事部门的人；伤员——九百〇四人，他们当中有二十七人不是军人；死亡一百六十九人，其中四人不是军人。

如果减去非军事人员，即红十字会的卫生助理员、驼夫、随军酒食商和骑手，那末，部队自身的减员数如下：病员一万〇八百三十四人，死亡八百七十七人；伤员八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六十五人。

以前我们推算出的伤员人数，连军官一起，是九百九十六人，可是这里只有八百七十七人，也就是说，有一百一十九名伤员留在前线，未被送到军队医疗站和医院里去。被震伤的一百三十二人也应当加进这个数目里去，虽说许多震伤的人伤势较重，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医疗机关里受到过治疗。比如，被地雷爆炸埋过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计入阵亡者的人数里去了。

连因病死亡的人在内，我们的无法补救的整个损失是一千五百八十四人。把那些忠贞不渝地为我们效劳的骑手也计入战死者的数字中去，无疑是公正的；但是没有把他们统计进去，因为他们不算部队编制。梯队司令官有时报告了他们的伤亡情况，有时又没有报告。

我们在围城和猛攻期间，丧失了二百六十四匹马。

远征花费了二千一百一十二万六千〇五十六卢布，其中骆驼和马花费了三百二十二万六千一百三十六卢布，海上运输费是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一十九卢布，轻便铁路是四十五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卢布，通到基孜尔-阿尔瓦特的外里海铁路是八百十五万九千三百〇三卢布。可是，因为远征使用上的只是到毛拉卡里的一段，其余路段是在攻克格奥克-捷佩后过六个半月才兴修出来的，那就

不是供远征用的了，而是用来确保远征成果归我们所有而兴修的。所以，把第二段路的造价，即七百五十八万〇七百一十五卢布，从账上扣除掉是正确的。这样算下来，用于远征本身的费用就只有一千三百五十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一卢布。

为了搞清楚全部账目和了结事务，成立了清算委员会，由梯弗里斯派来的瓦西里耶夫少将担任主席。

要算出整个远征期间耗费的子弹和炮弹数目是非常困难的。
222 在围城和猛攻期间，被认为消耗了八十七万二千发子弹和一万二千四百发炮弹，发射了将近八百枚火箭。

附在格罗杰科夫著作里的一些炮兵统计表，在某些数字上不一致。从第 1 卷的第 26 号附件中可以看到(但不能绝对肯定)，军队带的、流动辎重库和仓库里存放的步兵用子弹是三百五十五万一千五百四十一发，决定还要从巴库、彼得罗夫斯克和梯弗里斯送来二百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发。所以，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步兵用子弹的数目全部应达到六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发，供速射榴弹炮用的炮弹是四十五万发。

骑兵用子弹是一百〇三万二千二百一十七发，手枪子弹是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七发，并且决定从巴库和梯弗里斯送来二万九千八百八十发，共计五万一千五百七十七发。

四磅重的榴弹有三千四百〇四发；霰弹三百四十五发；旧式霰弹三千四百八十二发；供山炮用的三磅重榴弹三千九百八十四发；霰弹五百九十发；此外还有军队带的和放在流动辎重库的榴弹一千三百二十六发和霰弹二百二十发。还打算从巴库、彼得罗夫斯克和梯弗里斯送来：九磅重的榴弹和榴霰弹一千四百四十发，四磅重的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发，九磅重的霰弹七十二发，四磅重的霰弹五百五十发，供臼炮用的半普特重的榴弹一千二百发。总之，在开始行动前，共计应该有的炮弹是：九磅重的一千五百一十二发，四磅

重的二万三千〇七十一发，三磅重的六千一百二十发，以及半普特重的二百发。总共应是三万六千〇九十三发。从附录29的统计表来看，得出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数字：九磅重的炮弹四千〇三十二发，四磅重远射炮弹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二发，以及三磅重的炮弹四千五百七十八发。

诚然，这里算出来的只是供二十四门远射炮和八门山炮用的炮弹数字。其次，供臼炮用的半普特重的榴弹数字，在各个地方都说明是一千二百发。然而，在远征后的剩余物资统计表（附录87）里，又说有二千〇二十发半普特重的榴弹。这就明显地不合逻辑了。在加紧猛轰敌人要塞之后，炮弹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加了八百二十发！

从我们引用的资料里可以看出，围攻坚基利-捷佩之前，上述这种榴弹运来了四千发，在后方留下了二百发。如果把运到的和留在后方的（自然是在斯科别列夫移交司令部以前未消耗掉的）炮弹都算上，那末，得出的数字是：远射炮弹六千三百八十五发，九磅重的一千八百九十发，四磅重的一万三千〇六十九发，三磅重的四千一百七十发，以及半普特重的四千二百发。总共是二万九千七百一十四发炮弹。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而且是最小的，可以同意的一种数字。前面引述过的实有量，是三万六千〇九十三发炮弹，连同最后一个运输队送来的三千发半普特重的榴弹，总共是三万九千〇九十三发炮弹。结果相差很大：差九千三百七十九发炮弹。也就是说，应当设想，有可能不是全部炮弹都从高加索运来了。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远征后剩下了多少，并且从我们的总额 223
中减掉剩下的数量，得出的就是消耗量。

剩下的有：九磅重的一千九百九十九发，四磅重的八千〇八十八发，远射的四千四百三十九发，三磅重的一千九百九十七发，以及半普特重的二千〇二十发，总共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三发。也就

是说，消耗了的或是二万〇九百五十发，或是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一发。后面的数字同记载是完全矛盾的，记载的是：单是围城和猛攻，就消耗掉一万二千四百发炮弹。这就是说，应该采纳第一个数字。那末，炮弹的全部消耗量就是二万〇九百五十发这个数字了。剩下的弹药有：步兵用子弹二百九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四发，骑兵用子弹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一发，手枪子弹九千七百八十六发，霰弹炮上用的子弹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发。从开始行动前的实有量中扣除这些数字后，我们就得出了消耗量：步兵用子弹三百四十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发，骑兵用子弹五十五万七千五百二十六发，手枪子弹四万一千七百九十一发，霰弹炮发射出去的子弹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五十发。

在一十九万八千九百三十八发克雷恩卡子弹中，消耗了十二万〇七十五发。总共消耗将近四百五十三万八千发金属子弹，如果再加上报表中未记入的卡尔列子弹，那末，子弹消耗量大概必须再增加二十万发。

应该承认，消耗量很大。当然，这里边也有损耗（即驼夫们偷窃）和由于骆驼病死而未送到的，驮包可能留在途中和落入敌人手中。克雷恩卡子弹也发给了骑手们。但是，毕竟损失很大。如果认为帖克人死伤近八千人的话，那末，在每个被杀伤的人身上，就要分摊到五百九十颗子弹和两个半榴弹。这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整营和一个排的大炮的齐射！甚至还稍许多一些。

1880 年 10 月 1 日以前，阿普歇伦第四营在队列里有四百五十二人，达格斯坦第四营有三百七十五人，萨穆尔第一营有三百九十四人，其第三营有四百二十一人，希尔万第三营有四百二十九人。在 1880 年 12 月和 1881 年 1 月里，当帖克人遭受最大损失的时候，他们究竟使多少人失去了战斗力呢？

尽管这样，较之以前的标准，即在每个被消灭的敌人身上所耗

费的弹丸数量等于他的重量，——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在回顾为保证远征成功而设想出来的一切花样翻新的奇妙计谋时，我们应该说，动工太晚的修到毛拉-卡里的铁路，不仅没有带来好处，而且甚至造成了损害：大量船舶被用于里海上运输铁路需要的东西，可是粮草却被耽搁了；其次，铁路拉去了大批骆驼，而且是在曼格什拉克和奥伦堡辖区弄到的最好的骆驼；要去了大约一千匹马。并且这些骆驼和马，都正好是在部队最需要运输工具的 224
那个时候拉走的……

因此，人们所切望的、出色的"海上食品"就完全没有送到包围坚基利-捷佩的部队那里去：士兵们吃的只是承包人从远处送来的面包干和瘦羊肉。给马匹用的饲料也未送到，在攻克要塞以前，指望在近郊采办粮秣是靠不住的。于是，我们的骑兵变得非常衰弱。正如我们在有关段落里说过的那样，马匹啃光了彼此的尾巴。

铁路当局给用来修路的那一千匹马提供了饲料。这些饲料对骑兵来说，倒是非常需要的。此外，从作战队伍中抽走了一个铁道营，而且当任何一名步兵都很宝贵的时候，却从部队里调走了将近四个步兵连去掩护工程。

然而，斯科别列夫的远征，仍然应该被认为是一次最光辉的远征。它带来的巨大成果，在波斯、在麦尔夫、在阿富汗，都产生了影响……据我们看来，主要任务在于使帖克人相信他们的要塞坚不可摧，使他们不往远处迁移，而是牢牢地稳坐在自己的巢穴里以等候我们所有突击部队的到来。这是由许多次侦察去完成的，帖克人却把我们的侦察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因为俄国人每次都走掉了，照他们看来，是一无所获地走了。可是，部队轮番地了解了敌人，认识了自己的将领。

库罗巴特金（608 页）在谈到斯科别列夫担心帖克人会离开坚基利而到麦尔夫去的时候补充说道："幸而我们给自己找到了一些

盟友，他们帮我们把帖克人留在要塞里面，并迫使他们抵抗。这一次的这些盟友就是以斯图尔特上校、希尔大尉、巴特勒大尉以及奥多诺凡先生为代表的几名英国间谍！……”他们在麦舍德的代理人阿巴斯汗，在这方面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坚基利设防最弱的一面，即给骆驼和骑兵留有宽阔通道的北面，一直没有受到攻击，这看起来好象是有损于进攻的顺利进程，因为被围攻者放心地同后方联络，取得储备和增援。但是，这也使帖克人产生了信心，他们相信在遭到失败时，他们都来得及溜之大吉。虽然彼得鲁谢维奇试图攻占正对北面的著名果园的结果极其悲惨，不过，只要斯科别列夫稍一坚持，还会作这种尝试。如果说没有再作这种尝试，那末，很明显，在斯科别列夫的计划中并未打
225 算去威胁要塞的后方。因此，给帖克人留下了一座“金桥”。

他们的援军一点也吓唬不住我们：他们聚集在要塞里的人越多，对他们来说就越是糟糕。让他们来领教一下我们的榴弹和榴霰弹吧……让他们再活一天，第二天就要住进我们给他们建造的地狱中去了。开来的援军还是要滚回去的，为了给自己的怯懦辩解，他们还会把过于夸大的、描述我实力强大的设施的消息传遍草原……麦尔夫人就是这么干的。此事后来对我们很有好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虽然专家们认为，没有注意到防御薄弱的北部战线是一种错误……除了我们在上面说过的以外，还得略微提一下的是，我们不能把微小的兵力分散到各处去；此外，所有的水都在南面，掌握在我们手里。

有人认为，斯科别列夫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没有截断要塞的水……然而，在坚基利-捷佩以北，有一个相当大的湖，而且在要塞里面挖有一口井。当然，很有可能，斯科别列夫不想在总攻击前把帖克人弄到必须走出要塞的地步。

库罗巴特金在其关于远征的评论中，只在第 683 页上提到下

面的话:“炮兵武器的数量过大和种类繁多，以及几乎完全没有饲料储备，可以认为是完成得极为出色的整个初步战役的弱点”,他接着指出,围城作业的时间拉得太长，各个支撑点、多面堡的力量单薄:“结果证明,对付象帖克人这样的敌人,准备攀城的最好支撑点不是野战工事,而是用高墙(即使是薄墙)围起来的院子,这种墙足以防御正面火力的攻击”。我们要补充的是:没有梯子。这是库罗巴特金亲身体验到的,他曾经隐藏在城墙附近的几个卡拉里,也就正好是他现在推荐的那种庭院里。帖克人对他就毫无办法，可是,他却在猛攻那天对帖克人发动了主攻:当他的纵队的希尔万军旗已在要塞的中心点、著名的丘陵上飘扬时,其余的突击纵队才刚刚冲进了围墙。

为了纪念在此阵亡的战友，卡利京热心地在坚基利-捷佩附近、在土耳其斯坦人和整个库罗巴特金纵队驻扎过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铜牌上刻有一篇简要的猛攻战报。但是，在这篇战报里,对斯科别列夫和其他纵队的司令官只字未提,仿佛整个战役只是土耳其斯坦人的这一个纵队完成的……

总之，跟我们紧连的帖克部族遭到了残酷的摧毁。往后又怎 226
么办呢?我们的外交部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占领绿洲将花费很高的代价，因此，是不是取得帖克人不越过一定界线的保证就算了呢? 按这个意思，征询了我们的大使齐诺维耶夫的意见。他答复说，远征的目的，是要在自由放纵的帖克人中间扎下根来,这个目的已在欧洲和亚洲广泛地宣扬出去了，因此,“向后转是极不妥当的。如果不以驻在绿洲这里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话，同帖克人达成协议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政权机构。每个帖克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只有共同的危险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只是在危险的时候才能结合。同他们订立的协议,不可能具有任何稳定性。他们明白,俄国人克服了多少困难;如果我们

撤走，他们会懂得，我们是不会很快下决心再来一次攻击的；如果他们领悟不到这一点，那末，外来的间谍也会给他们阐明这一点的……况且，麦尔夫依然未受损伤，它会充当和我们作对的中心。势必每年都要照旧从里海岸边到草原里去重复进行小规模的险恶远征：这样的袭击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只会使土库曼人养成行动一致的习惯，发扬他们的团结精神，并使他们学会军事。如果离开帖克绿洲，那末就应该舍弃里海沿岸的所有哨所，其中也包括克拉斯诺伏斯克。克拉斯诺伏斯克是没有能力单独使草原居民俯首贴耳的”。

“远征的动机之一是在1878年需要给英国施加影响。这种必要性可能会再度出现，困难也将重新发生。当前的问题是阿富汗的前途问题，那里导致动乱和风潮的因素将会长期存在，英国人一定会利用发生的骚乱来损伤俄国的影响。我们的撤退将被说成是我们的虚弱，或者还免不了被解释为是英国的压力。这也会影响我们同波斯的关系，我们曾使波斯信服，在戡定帖克人的事业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我们还响亮地宣布过，我们来是要结束帖克人的劫掠活动，是要保障中亚中心地区的安全，是要开辟贸易的新途径；我们有责任努力做到这一切事情，有责任组织好已占领的边区，使之不要回复到以前的混乱局面中去。如果我们走掉，大概有人就会认为，我们只是来屠杀帖克人的！”

格罗杰科夫持有另一种看法，而且他在以前早就呈递过一份简要报告，名为《参谋总部上校格罗杰科夫从撒马尔罕经赫拉特到阿富汗的旅行记》（《亚洲资料选集》，第5期）。在这篇报告里，他建
227 议绝对不要永久占领阿哈尔的土地，而只须“毫不留情地消灭途中碰到的一切，并对大破坏后残留下来的人课以重税，要他们用马匹和部份现款偿付”，他认为，帖克人没有马就会迫不得已地去从事和平职业，因为没有坐骑可供他们骑着去搞抢劫活动了。并且，他

表示赞许考夫曼关于消灭约穆德人的命令，说这道命令是曾经发布过的一项最仁爱的决定……

齐诺维耶夫的论据占了上风。1881年5月6日，皇上批准了高加索总督关于把已占领的领土归并于俄国并划归高加索当局管辖的呈文。

规定用于管理新外里海省的经费为十四万卢布。编制从1881年7月1日起施行。

同年12月9日，在德黑兰签署了俄国和波斯勘分里海以东地区的公约。总共九条。

界线标定如下：从加桑库利湾起，沿阿特腊克河至恰特，往下沿松古达格山和萨基雷姆山到昌迪尔河，接着沿该河到恰坎卡莱。由此转往北方，直达拦断苏姆尔盆地的山脉，接着顺山脉往东到苏姆尔河，就是阿赫奥加扬河流入苏姆尔河的地方。接下去沿苏姆尔河到戴奈清真寺。由此沿通往杜伦的路到科佩特达格山的顶峰，往下顺山岭行进，但是不到格亚尔马勃峡谷就转向南方，然后再转往东南到通向拉巴特的路，拉巴特归波斯所有。由此，从同样归波斯所有的赫伊拉巴特的旁边，走向格克-克伊塔利天然分界地区，然后穿过费鲁泽河的峡谷，把同一名称的村庄留归波斯；由此顺着山脉与通往阿什哈巴德的路平行。往下沿阿谢利马山脉，绕过归波斯所有的克利捷奇纳尔的村庄，并延伸到齐拉伊库山和基孜尔达格山的山脊。由此，顺齐拉伊库山到巴巴-杜尔马斯河。由此往北转入绿洲，到格亚乌尔斯通往柳特法巴德的路。巴巴杜尔马斯村也归波斯所有。

第二条规定指派大员树立界标。

第三条规定波斯在一年内退出划归俄国的格亚尔马勃炮台和库尔库拉勃炮台；俄国承担义务，不在此构筑自己的工事，而且不许帖克人住进这些村庄。

第四条责成波斯不在从波斯流往我们这边来的大小河流的水流沿线增加居民，为的是不增加耕地的数量，而且不用光河水，以致损害住在水流下游的我方臣民。

228 第五条责成双方改善通往霍腊散的车路。

第六条规定，不得运送武器给土库曼人。

第七条规定俄国有权在波斯的边境上派驻代表。

第八条确认所有以前的条约和公约。

第九条规定最迟于四个月之内互换批准书。

在公约上签字的是齐诺维耶夫和波斯外交大臣米尔扎·赛义德汗·莫捷麦努尔·穆利克。

齐诺维耶夫为俄国在中亚的事业出了不少力气，而且身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第十一章

1886年铁路延伸到阿姆河。1888年延伸到撒马尔罕。1898年延伸到塔什干和安集延。切尔尼亚耶夫预言铁路将遭到毁坏。建设奥伦堡铁路的必要性。别兹诺西科夫将军。假装逃兵以测量地形和水平。列谢普斯通过卡塔尔同别兹诺西科夫联系，他拒绝了。考夫曼把别兹诺西科夫的计划和设计转交给卡塔尔。将军向交通大臣鲍勃林斯基伯爵提出申诉，把文件转送到部里去。列谢普斯的设计被否定了。从希瓦到采萨列维奇湾（苗尔特维-库尔图克）的中间线路。商人瓦纽申。亚历山德罗夫中校的勘查。直属参谋总部的科皮约夫将军的委员会。1883年，切尔尼亚耶夫总督的旅行。借新兵和预备役兵进行试验。阿姆河改道流入里海。工程师列萨尔。关于库马诺-曼纳奇运河。里海水位提高四十二英尺会造成三千平方英里的泛滥区。贝格施特列塞尔医生、科斯坚科夫、巴尔博特·德马尔尼、克雷任、贝尔院士和格利麦尔先院士以及达尼列夫斯基的考察。霍腊散的波多尔地区和麦尔夫自愿臣服我国。来自希瓦的伯克。为封诰而折腰。袭击地形测绘员小组。波斯沙赫巡行霍腊散。最后一次阿拉曼活动。西亚赫·普什。控诉麦尔夫出现的动乱。科马罗夫将军往捷詹河进军。麦尔夫归并于俄国。同英国接洽。边界委员会。英国的兵器。在库什卡河畔的战斗。关于铁路通到赫拉特的议论。阿利汉诺夫。

远征结束以后，决定继续修筑铁路。1881年，捷克工厂的钢轨和克鲁普的钢轨从米哈伊洛夫斯克铺到基孜尔-阿尔瓦特；

1887 年，从乌宗阿德铺到米哈伊洛夫斯克；1885—86 年，从基孜尔-阿尔瓦特铺到阿姆河；1887—88 年，由这里铺到撒马尔罕。1897 年到马尔格兰，并且往奇纳兹敷设了一条支线。1898 年，继续延伸到安集延和塔什干。人们开始用石油渣油浸润枕木。发现枕木在盐沼地上腐朽的少，但在无盐粘土上腐朽得快，在沙地上没有腐烂现象，然而出现了裂缝。到撒马尔罕有六十二个站，可是只有三十二个站有水；人们经常往十一个站运水，有时还要给另外三个站运水；有十六个站，从任何地方都运不去水。运行到撒马尔罕去的，有一百二十九辆机车、一千九百六十五节车厢，其中包括一百三十六节客车。

随着线路往费尔干纳和塔什干延伸，老路上的列车数量自然将增加。

切尔尼亚耶夫从未指望从这些不是由他倡导的事业中得到任何好处，他预言外里海的铁路有被沙土掩埋的可悲命运，土库曼人将会把枕木和电线杆偷去修房子和生篝火。不过，没有发生任何这类事故。只有里海、尤其是阿姆河变化无常，使货运耽搁得很厉害，有时一误就是半年，因为海上有风暴，河流不停地改道，往往从桥的附近流到别处去了。

230

毫无疑问，迟早都必须把塔什干同奥伦堡连接起来①。

外里海铁路的一个严重不便之处，就是它时常得紧挨着波斯的边界线走。英国间谍们已在设法训练波斯的土库曼人如何破坏铁路。如果同英国打起仗来，我们就必须准备对付土库曼人的游击队，他们会带着甘油炸药筒和破坏铁道的各种军用工具到铁路上来的。谁都知道，这些游击队将在卡赞治克和基孜尔-阿尔瓦特之间开展活动。

建设奥伦堡铁路的必要性显得越发清楚了。1871 年，塞米巴

① 现在已经在修铁路了。

拉金斯克省的副省长别兹诺西科夫少将转到土耳其斯坦军区来供职。他年已六旬，但是这位将军的精力却使大家感到惊讶。根据下述想法，即如果我们将铁路从奥伦堡敷设到印度的边界去，那末，除了战略上的好处外，跟水路相比，可把调运英国货物的时间缩短十三天，——他在得到考夫曼的许可后，没有要国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就开始勘查这条铁路。

他和一名可靠的吉尔吉斯人，换上士兵衣服，假装逃兵，两人一起徒步走了六千俄里，搞地形测量和水平测量，考察土壤，接着提出了一幅描绘在一百八十页纸上的详尽地图。他亲自把这一劳动成果呈报给交通部，这幅地图就其详细程度来说，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不过，别兹诺西科夫往回走时，选择了另一条路：从乌法到特罗伊次克，并从那里到撒马尔罕。当时他碰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沙地地段减少了五十俄里，而且线路有可能跟未来的西伯利亚铁路衔接起来。黑土有许多河流，靠近煤矿有现成的灌木林，这些条件对于经营铁路，对于俄国移民住在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一定的好处。莫斯科的资本家们抓住新设计方案不放，并且打算筹资八千万，但愿这条路别落入外国人的手里去。

著名的列谢普斯一听说别兹诺西科夫的事情以后，就派出了自己的助手卡塔尔，而且表示愿意付给将军五万卢布购买他的成果和作为入股的一份股金。别兹诺西科夫回答说，他在致力此项工作时，虽说是自己担负可能的损失，没要国家的津贴，但他是在职人员，而且领受薪俸，因此他的劳动成果是属于国家的。没有资产过了一辈子，在去世之前，也不希望弄到财产。

卡塔尔找到了当时住在彼得堡的考夫曼，考夫曼就叫别兹诺西科夫带上计划到他那里去。在讲解设计图时，卡塔尔在场，当即请求把计划和设计图借给他几天。别兹诺西科夫重述了一遍自己原先的那番道理，即他的成果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国家所

有的。考夫曼想，这就是说，作为国家的代表，他本人是可以处理此项成果的，于是就吩咐别兹诺西科夫把自己的成果留在他那里，而且立即把它转交给了卡塔尔……

此举使别兹诺西科夫深感痛心，他到交通大臣鲍勃林斯基伯爵那里去，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转述了一番。伯爵怒不可遏，马上就发出正式公函，叫考夫曼把别兹诺西科夫的设计图送到部里去。虽然卡塔尔没来得及把设计图复制下来，但是他描了蜡纸，摘录了一些数字。列谢普斯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了一份简要报告，当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埃姆斯矿泉的时候，就把报告呈交到御前去了。

列谢普斯应承由公司负担费用修建这条路，而且只要求八百万津贴和免费拨给作路基用的土地。报纸鼓噪喧嚣起来，盛赞列谢普斯的设计。鲍勃林斯基伯爵发表了反驳文章，说不存在什么列谢普斯的设计，而是别兹诺西科夫将军的设计，列谢普斯仅仅是自请效劳来完成此项设计的施工工作。列谢普斯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但是，有关把线路从塔什干敷设到何处去——到奥伦堡或是到特罗伊次克——的问题，在 1900 年以前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题目，直到法国资本家干预这件事情为止。别兹诺西科夫死于 1876 年（俄国档案，1884 年，第 2 册，第 464—477 页）。

切尔尼亚耶夫比较喜欢中间路线：从希瓦到采萨列维奇湾，即到里海的苗尔特维-库尔图克。早在 1878 年秋天，商人瓦纽申兄弟就从希瓦派出了一个运鱼的车队，经乌斯提-尤尔特到上述海湾去，因为在这方面发现了足够多的水井，而且在海湾里发现了一个足够容纳吃水四英尺半的船舶的深水处。1879 年 5 月 2 日，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向考夫曼呈报了这条路线的勘查情况，这条路线看来好处很多，如果不是对整个土耳其斯坦边区有好处，那末至少对希瓦绿洲有很大好处。但是，此事未引起当时忙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考夫曼的注意，就搁置下来了，一直到 1881 年突然发

作严重的精神错乱症把考夫曼送进坟墓为止……

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暂行接任总督职务以后，立即派遣亚历 132
山德罗夫中校去勘查这条路线。这次勘查是1881年11月25日开始的，于1882年1月7日结束。陆军大臣把审核土耳其斯坦行政当局这个问题和各种设想的事委托给一个直属参谋总部的特别委员会去办理，由科皮约夫将军担任主席。

1883年被任命代替考夫曼的切尔尼亚耶夫中将打算亲自去勘查这条路线。他搭上内河货船，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顺流而下，驶到孔格勒后，坐上四轮弹簧马车从这里经乌斯提-尤尔特到艾拉克特湾，接着再搭上轮船前往阿斯特拉罕。第二年，阿姆河军分区退为预备役的士兵便从这条路遣回，而迎来的是从萨拉托夫运到里海岸边的新兵。为了作比较，让一部分新兵坐海船去克拉斯诺伏斯克，从那里坐火车去基孜尔-阿尔瓦特，接着经草原前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被送到海边去的有三百三十五名预备兵，五十三名妇女，五十二个孩子，带有三百七十六普特行李和一个月的粮食；给他们雇了八十辆大车(每辆车两头骆驼)和一百五十头骆驼。从萨拉托夫出发到采萨列维奇湾去的有：两名军官、一名医生、七名军士、二百六十四名新兵、六位妇女、一名女仆以及七百二十三普特官家的货物。“高加索-麦尔库里”公司运送这些人和货物，向官家收了二千四百七十五卢布运费；往回程运送了三百五十五名士兵，五十二位妇女和儿童，以及一名军官，即多了一百人，可是，运费却比前一程低廉得多，而且向每位妇女收取的运费比克拉斯诺伏斯克几乎便宜两个卢布；总共只要了一千五百七十八个卢布。

经由海路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和米哈伊洛夫斯克运送了二名军官，二百八十六名士兵和一百八十普特行李，花运费一千九百三十七卢布。随后，由铁路运送到基孜尔-阿尔瓦特，每人花费了一卢

布九十戈比；从这里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用了七卢布二十五戈比（每二人一头骆驼，一头骆驼收费十四卢布五十戈比），总共是九卢布十五戈比。从采萨列维奇湾到孔格勒，坐大车和骑骆驼，接着搭内河货船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每人只须支付六卢布六十五戈比的运费，即便宜二卢布五十戈比。而且，从基孜尔-阿尔瓦特前行还需要经过奥尔塔库尤，有九十七俄里无水。1884 年，从孔格勒到艾拉克特，再往前到阿斯特拉罕，曾运送了七万三千五百一十五普特货物，而从欧洲俄罗斯运来了一千三百四十七普特。自然，这点货物同中亚运往俄罗斯去的两百万普特货物相比，是很少的，但是，这是由我们在阿姆河上航运的可怜状况决定的。

233 彼得大帝关于使阿姆河转入旧河床流往里海的想法如果得到实现，就有可能提供一条连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和最廉价的通路，但是，光是技术这一个方面的困难就可能变贱为贵。不仅陆军部，而且交通部也都在这方面着手进行过许多次勘查；格卢霍夫斯科伊将军的许多考察队和委员会也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引水是可能的，如果引不到里海去，那末至少可以引到萨雷卡梅什去。但是，为此应该只限于引出整个阿姆河水量的三分之一，把另一个三分之一留给希瓦汗国和我们的阿姆河军分区用于灌溉，而把剩下的三分之一提供给咸海用于行驶我们的轮船。不过，要把萨雷卡梅什盆地灌满，并在此地造成一个水味苦咸的新海，除筹办人以外，未必会对谁有好处，而且河水的三分之一不见得能流到里海去。乌兹鲍伊即老河床的沙质河床，大量渗水；其次，在夏季温度往往达到列氏 50°①，河水会大量蒸发；这就会使河水在远未流到里海之前，消耗殆尽，于是河流就会在沙地里消失。交通工程师列

① 列氏 1°(R)＝摄氏$\frac{5}{4}$°(C)。——译者

萨尔说(《亚洲资料汇编》,第 6 卷第 216 页),根据他的考察,在艾金附近,有些地方比里海的水平面低,毫无疑义,乌兹鲍伊不是什么别的地方,正是从前的一个海湾底,而不是河床;"在几百俄里长的许多地方,完全无河床"。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里海的水位比黑海的水位低八十五英尺,那末,在疏通库马诺-曼纳奇运河时,我们可以把黑海的水(即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布格河、第聂伯河、顿河和里昂河的水)放到里海去;河水将从里海岸边溢出来,并冲着阿姆河流过去。如果把水位只提高四十二英尺,即六俄丈,那末,水将涌进基兹利亚尔、古里耶夫和阿斯特拉罕,将淹没捷尔斯克省和阿斯特拉罕省的一部分,主要的则是将泛滥到克拉斯诺伏斯克湾以南的地方去,遍及艾金低平原,将淹没土库曼草原、外里海铁路。

巨大的水域将造成规模很大的、可能是三千平方英里以上的蒸发面积,将使遭受旱灾的俄国东南部的情况得到改善,并将完全改变希瓦、布哈拉、土库曼的面貌及其气候条件……

彼得罗夫斯克、杰尔宾特、巴库、连科兰和列什特的高岸是会挡住洪水的。乌斯提-尤尔特高原的峭壁也不是到处都低于六俄丈。未进行精确的水平测量,很难事先说河水将到达什么地方,然而,不管怎样,将取得某种宏伟的和比阿姆河的转向更易达到的东西。里海的水位将慢慢增高,而且可以提前采取措施,迁走有遭受 234
淹没危险的城市。

诚然,开支是庞大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得到的好处更大。

关于在春汛时可以坐着小船从里海航行到黑海去的传说,早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就流行了,但是由于耗费很大,谁也没有去实际检验一下这一传说,而希望由政府或科学院去做这件事。1856 年,终于在阿斯特拉罕有一位叫贝格施特列塞尔的医生,自己出钱装备了一个小型考察队,不过该考察队错过了春汛的初期,没从

头到尾走完全程。但是，它经过详细打听，收集了不少关于在顺利的年头里可以直通的资料。从1856年这一年起，海军部考察里海的活动开始了：乌利斯基中尉、科什库利中尉和西蒙诺夫中尉，在海军上校伊瓦申佐夫的领导下，进行了测深和平面测绘的工作。他们的劳动成果，说明海的北部仅仅是一个不超过十二俄丈深的海滨区，只是从切禅岛的纬线起，才具有海的特征。一条从阿普歇伦伸向克拉斯诺伏斯克湾的水底山脉把海盆地分割成为两个深五百俄丈的水域，山脉上面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俄丈深。这里的水也咸一些。

遗憾的是，科什库利和西蒙诺夫乘坐的"库巴"号轮船于1857年9月14日在阿普歇伦海峡沉没了。两位军官遇难，所有精密仪表、仪器以及平面测绘图和测深图都无法补偿地沉没了。

贝格施特列塞尔的考察队，从里海沿曼纳奇河航行到卡劳斯河后，就驶入该河，在河上行驶了将近五十俄里，从沿河游牧的土库曼人那里获悉，它不是航行在曼纳奇河上，而是在卡劳斯河上。他们用牛把小船搬运到曼纳奇（往西总共五俄里），走过从北面流入曼纳奇河的乌兰扎赫河和霍尔扎赫河口，接着把小船拖拉到大叶戈尔雷克河，该河更新了曼纳奇河的水流，接着往西，即往黑海流去。

在这个考察队之后，秋天经旱路派出了一个由军事测量学校科斯坚科夫上校率领的勘察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矿业工程师巴尔博特·德马尔尼中尉和土地测量员克雷任。所有小河里水很少，谷地里有水洼、深槽、湖泊；雾妨碍看清四周的情况，所以这些先生们关于在黑海和里海之间利用现有的曼纳奇河谷挖通运河的
235 问题，做出了悲观错误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参加论战的，也有在1862年被我们的地理学会派去考察亚速海的贝尔院士。很自然，当谈到在库

莫-曼纳奇低平原上挖掘运河的问题时，人们就先提出了考察这两个海的意见——即考察计划中将要连接起来的亚速海和里海。

人们发现亚速海变浅了，却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外国的商船，说它们为了能靠得离塔甘罗格近一些，常把压舱物(石头和沙子)抛进海里。贝尔从停靠在港口的海船附近的海底里掏出了底质，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发现。此事解释起来很简单，因为绝不会在这里抛压舱物，而是在老早以前，在海上警察看不到的更远的地方抛掉的。贝尔在他的工作报告里说明，从塔甘罗格市搬到大海里的石头远比压舱物多：彼得大帝修建的城镇一部分，已被大海冲刷掉了；城市的西头全是一些小房屋，建造在紧靠海边的峭岸陡崖之上。房屋的基脚损坏后，一块块地掉了下去。因此在某些地方，从岸上就可以看见房屋里的地板①。

格利麦尔先院士从1861年起，就担任讨论该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他在1869年宣称②，委员会得出了以下结论：(1)把塔甘罗格湾的淤浅归咎于外国船抛下的压舱物是错误的；(2)从波利比③的时代起(纪元前一百五十年)，在亚速海水域的主航道上，深度一点也没变浅过；(3)格利麦尔先本人认为，塔甘罗格的灾难，是冲刷自己河岸的顿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层造成的，也是春汛时从田野上冲走大量黑钙土的沟壑造成的。

1866年，被我地理学会派遣去考察库莫-曼纳奇低平原的达尼列夫斯基④，谈到亚速海问题时说，顿河三角洲，在四十年间的确挪动或增大了两俄里，而且有些地方挪动了三俄里，即十年中移动半俄里或者说一年移动二十五俄丈。1855年，当英国人进入亚

① «1862年10月10日全体会议议事录»，载«俄国地理学会历史简述»，1863年，第1卷。

② «俄国地理学会历史简述»，1869年，第2卷。

③ (纪元前201年10月—纪元前120年10月)，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④ «俄国地理学会历史简述»，1869年，第2卷。

速海时，在库捷里马河和卡兰恰河(顿河的支流)的河口附近，正好就在芦苇的尽头，也就是说在陆地开始的那个地方修造了炮垒。十一年后，即1866年，炮垒的遗址已经在离芦苇半俄里的地方了；
236 它退后了，并被杂草埋没了。古时候是海的地方，是曼纳奇谷地开端的地方，即原先连接亚速海和里海的海峡，现在却是顿河的河口，这河口不停地在往前面伸展。

在关于运河的论战中，贝尔终于站到了他的论敌方面，认为把里海同顿河口连接起来是荒谬的。他发现，五月里，曼纳奇河的中段就完全干涸了，因此，应当在低于亚速海水位的地方开凿运河；而且在流入里海时，运河应低于里海的水位。但是，因为曼纳奇河的河口湾比亚速海的水位高四俄丈，所以分水的顶点可以高七俄丈半。因此，必须挖一条深十五俄丈、长五百俄里的运河。苏伊士运河只有它四分之一长，即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五俄里，但是它把欧洲同印度、中国及日本都接通了。可是，这里只能把阿斯特拉罕同塔甘罗格连接起来……顿河和亚速海里的水，是不够运河用的。

贝尔又认为，把里海和咸海间的铁路设计继续搞下去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此岸和彼岸的游牧民族这些笨家伙，将会彼此造访……

当涉及到运河通航问题时，当然，贝尔关于营造物价值的见解是有份量的。但是，如果问题将只在于提高里海的水位，那末，何必修一条这么深的运河，而且一定要低于里海的水位呢！就让黑海的水象瀑布一样倾泻吧，它们定将尽其所能，作些有益的事，而现有的铁路是抵得上一条通航运河的。把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同彼得罗夫斯克连接起来的路，没有科学院的笨伯，也证明是一条最能赢利的富庶之路，而且现在它自己正在里海沿岸敷设它的线路。它还要延伸到波斯去。至于谈到水量，那末，不从顿河开凿运河，而从叶伊斯克湾开凿运河，也许更有利吧？

贝尔在确认那条被称为曼纳奇的河流向东往里海流去的同时，提出了两条曼纳奇河的概念，即东曼纳奇河与西曼纳奇河。他把卡劳斯河的汇流点作为它们的分水点。春汛时，水不仅从该汇流点往东流，而且还往西流。科斯坚科夫的考察队也持这种看法。

达尼列夫斯基被委托办下列几件事：(1)在被认为是亚速海和里海之间连接运河的地方，找到不久前、即不是第三纪时期存在着大海的毫无疑义的痕迹，也就是找到迄今还生存在这些海里的各种海贝；(2)解开贝尔和科斯坚科夫的考察队没有猜破的那些曼纳奇谷地之谜；(3)察看西曼纳奇谷地的地形，要证明那里是第三纪 237
地层，即一般含有贝壳残余物的地层。

达尼列夫斯基在离曼纳奇镇八十俄里远的上游地方，找到了一些完好的贝壳和许多现在还生存在亚速海和里海中的同一类海贝的残片，因此，他认为毫无疑义的是，“现在河口湾和总称为曼纳奇的春汛时淹没的河边地带所占的地方，是被亚速海的海水淹没过的，如今还在大量繁殖的那些同类水族，那时就已经遍布其中了”。

西曼纳奇和东曼纳奇是由一连串给春汛洪水当作通道的峡谷、沟槽、深槽、湖泊、咸水沼泽和盐沼地组成的，达尼列夫斯基给这个已经形成了的关于东西曼纳奇的概念补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定义，即在曼纳奇低平原的两边，连绵不断地伸展着丘陵，蜿蜒长达四十二俄里，科斯坚科夫隔着雾却没有发现。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这些丘陵是从前连接亚速海盆地和里海盆地的海峡的岸。被称为曼纳奇的连绵不断的谷地贯通整个低平原。谷地两岸很陡峭，高二、三俄丈，有时高达六、七俄丈。这个谷地不仅是连绵不断的，而且是统一的，即除了被察里津-斯塔夫罗波尔大道切断的那个地方外，没有分支流：在这个地方，谷地有一条几俄里长的分支流绕过岛屿。在河口湾里长时间有水，在大河口湾里则经常有水；

在整个其余部分，仅仅在春天发大水时的几天内有水，多则两个星期。在夏季，象萨尔帕河那样的其它一些干涸的草原河流，则是一些用狭窄的串沟连接起来的、形似项圈一样的所谓项链形湖泊(Korallen Seen)；而曼纳奇谷地则完全是连绵不断的和轮廓突出的。因此，贝尔和科斯坚科夫原先给它下的定义，被证明是错误的。

达尼列夫斯基发现，人们把卡劳斯河本身当作东曼纳奇，而把大叶戈尔雷克河当作西曼纳奇。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是连通的，因为卡劳斯河的水也往西流，而叶戈尔雷克河的水也往东流。谷底看样子完全是一个水平面，因此，春汛时水往两边流动，而且往分水界逆流时，能流动二十来俄里。

达尼列夫斯基的结论如下：(1)卡劳斯河、叶戈尔雷克河及其它一些河流的水，能到达曼纳奇谷地，并且或则往东流，或则往西流，或则聚集成一个不流往任何地方去的内河集水区。但是，这些水流不可能形成一条几百俄里长和至少一俄里宽的有规律的河
238 道；(2)谷地的形状呈等腰梯形的样子，不象草原长谷和河谷的形状，草原长谷和河谷的断面则是弓形的；(3)曼纳奇谷地的土壤含盐量多于其它低平原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曾有过融雪和雨水等淡水冲洗这个谷地的话，那末，淡水就完全能把盐溶解掉，并把它带到海里去，而这里就可能比其余低平原里的盐分少一些；可见，盐分说明这个谷地的形成与海有关，也就是说，谷地不是由淡水冲刷而成，而是海底的支沟；(4)围绕着曼纳奇河谷的丘陵，是很久以前淹没里海低平原的水的峡沟的遗迹；(5)由于在曼纳奇谷地的海岸里发现了亚速海的贝壳，这一切证明，这个谷地曾经是大海的海峡；(6)这一点，也可以由存在含有贝壳残余物的第三纪岩石、白垩纪、在第三纪土壤的上层存在含有贝壳的草原石灰岩以及遍及各地的含有贝壳碎片的岩层得到证实。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曼纳奇低平原上开凿运河，亚速海和黑海是否会完全变浅呢？

1890—1891 年的深水考察队①发现，黑海约一百俄丈的深处，饱含有硫化氢，而且没有生物。有一种假说称从前这是一个通过西伯利亚低地连结着里海、甚至连结着北冰洋的半淡水封闭水域，并且说在发生形成群岛及形成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灾变以后，地中海的咸水涌流到了这里，绝灭了淡水动植物，它们现在腐烂了，使水下层浸透了硫化氢，——这一假说，无疑是过分大胆了。可以作更简单一些的设想，这是在爱琴海某处发生火山爆发的结果；尤其可以设想，水流经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从爱琴海把利帕尔火山和桑托林火山的浮岩送到了克里木海岸。

考察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测定了两股水流：黑海的上层急流和马尔马拉海的下层水流。流入地中海的河流不多，而且都是些小河；流入黑海的则有：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布格河、第聂伯河、顿河、里昂河以及基孜尔-伊尔马克河。地中海的温盐水流入黑海混合它的半淡的冷水。密度较大的盐水层下沉到密度较小的半淡水层下面，并且慢慢延伸到克里木半岛的塔尔汉库特岬，从那里分成 239
两股支流：一股流向敖德萨，另一股向东，流往高加索海岸。春天和秋天，这股水下的湾流，在克里木半岛岸边产生浓雾，浓雾起时，发生过多次船舶遇难事件。全部遇险事件的三分之一都发生在以“黑海坟地”著称的塔尔汉库特附近。

平时，从马尔马拉海进入黑海的流量，大约是每秒二十万立方英尺，即比多瑙河流入的水少四分之三。显然，有我们全部河流参加进去的上层，应该大大胜过下层水。但是，如果在地中海上刮起了西风，那末，就会把大量的海水刮进黑海，以致上层水就几乎消

① 1897 年，海军中校斯帕洛夫斯基的文章，联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影响，论黑海水域的自然地理条件。

失了。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冬天，那时候，海水以每小时十俄里半的速度流入黑海。这就造成每秒大约七十四万二千立方英尺的流量，即比多瑙河提供的水多一倍半，也超过了密西西比河。那末，就用不着为黑海的水位担心了。至于亚速海的水位，那末，依靠刻赤海峡，它当然将永远同黑海的水位相等。

总之，在咸海和里海、亚速海和里海之间，兴修水路没有前途。迄今在察里津附近把伏尔加河和顿河连接起来的事，遇到的只是困难和阻挠。

另一方面，从希瓦到采萨列维奇湾、即艾拉克特湾的新路，虽说有引诱力，但也未必有利于敷设铁路：在这一地区，海要冻结六个月（伏尔加河口也是一样）。这就是说，铁路定将无益地停运大约半年。

外里海铁路是在不冻湾附近开始的，即使那样，由于风暴之故，货物也得在岸上搁置两、三个月，而且，在阿姆河风滚浪翻时，还得搁置整整六个月。并非一切货物都能放这么长时间，所以货物送到指定地点时，已经坏了。无论如何得增加货价，这不仅有损于消费者，而且有损于卖货人：商品的赊购期为六个月，可是它在海岸上就得整整存放六个月！

显然，不能绕过奥伦堡。外里海铁路是在它对征服帖克的土库曼人有用、甚至有必要的虚构理由影响之下开始动工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不仅没在这方面带来好处，而且甚至造成了危害。但是，既然它修到了麦尔夫，随后修到了布哈拉，而且最后还把撒马尔罕、塔什干和富饶的费尔干纳同里海海岸连接起来了，那末，它就不再是无益和虚构的东西了；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且在贸易方面，它都已经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是，它毕竟没有什么可能
240 往特定界限更远的地方发展：它有自己的极限：里海，阿姆河上的桥，以及缺水的车站。其实，奥伦堡铁路将要应付的只是一些缺水

的车站。

专门探讨所有这些路线的利益问题，不包括在我们这本著作的计划之内，因此，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不管怎样，在我们鼓足勇气并准备好资金来敷设奥伦堡铁路以前，外里海铁路虽说是勉勉强强地，但仍然是按照力量和可能进行着工作。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征服阿哈尔-帖克绿洲的直接后果上来。

由于后来紧接着同波斯订立了公约，格亚乌尔斯就成了我们在东边、向麦尔夫方向进展的一个极边点。然而，昔日的敌人马上就开始不断地跑来求见我们的先头部队司令官，这些半野蛮的游牧人经常是这样干的。这里有好奇心，有对赠品的期望，而更大的成份是窥探情况。当然，他们很想知道，俄国人下一步打算干什么，看一看他们有些什么准备，以及自己应该对他们抱什么态度？这些野蛮人来的时候，带有一些极其菲薄的小礼物，或者身上揣着某个首领写的信件。我们的人，亲切地接待着他们，而且在接待首领本人时，还给予一定的荣誉；收到的是一个甜瓜，回赠的却是贵重一百倍的长袍。不仅如此，我们还奖给敌人银质和金质奖章，因为我们甚至对敌人所具有的军人的英勇精神也很珍视……这些野蛮人看到，同俄国人可以达成谅解，而且靠近他们还可能给自己捞到不少好处。我们的威信在增加。我们同他们的边界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没有可以与之签订条约的人……

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些阿乌尔归顺了我们，同意服从禁止阿拉曼活动的命令，答应释放奴隶，接受“伟大的白沙皇的崇高统治”。这个榜样起初产生的影响甚微，可是后来，我们的新臣民的邻居们，看到他们那里一切都没有遭到触动：依然是原先的那些头领，还是那些游牧点，那些耕地和牧场，只要安分守己就行了，——当邻居们看到这一切时，在他们的心里也就产生了“当顺民”并享

受俄国人所承诺的保护，以免遭敌人侵扰的愿望。这样一来，在列尔贝格附近已经有我们的影响了，换句话说，即我们的边界往东南沿山岭几乎推移到了捷詹河上的旧谢腊赫斯。

在格亚乌尔斯的那一边则是阿捷克，即波多尔。这个词也有“山麓”之意(参看布达戈夫词典第 177 页)。但是，当时究竟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军队从巴米开始沿科佩特达格山所经过的整个地区
241 称为阿捷克呢？显然，我们那构成喀尔巴阡山山麓的波多尔地区，跟霍腊散的山麓，即阿捷克，有非常相似之处。不仅在地理上相似，而且在地质上也相似：有同样肥沃的土地，同样丰富的物产。因此，我们既不能采纳格罗杰科夫先生的那个名称——“国门”，也不能同意列萨尔先生的叫法——“山前地带”。

霍腊散的波多尔和喀尔巴阡山的波多尔一样，过去一直使邻居垂涎三尺，曾多次招来过周期性的袭击。当被前一次袭击吓走的居民重新聚集起来和相当富裕起来时，杰列格兹的首领们不会错过发横财的机会。因此，阿捷克的居民就在大破坏的间隙中周期性地出现；而且被轮番赶走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土库曼部族，也都来这里碰运气。

我们已经说过，早在 1880 年 11 月，即攻克坚基利-捷佩之前两个月，我们在杰列格兹的代表卡尔·杰富尔就开始同麦尔夫打交道了，他给某些头领送了礼品。为了对付那个经常酩酊大醉的奥多诺凡的肆无忌惮的吹牛，他的书信往来，在我们的远征结束之后还在继续进行。倒霉的爱尔兰人答应得太多了，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支付不出那么多钱，他欠下了那么多债，以致麦尔夫人不愿意对他解除拘禁，直到在麦舍德的英国外交官阿巴斯汗偿还了他的债务，并在 1881 年 6 月底才把他从俘虏状态中赎出为止。这就是被欺哄的麦尔夫人拿到手的唯一的一笔英国金币！……

麦尔夫人对英国人的承诺（阿巴斯汗也撒了不少谎）大失所

望，之后，决定听从明智人的劝说，恢复了我们的被俘者丘泽利哈诺夫和基加耶夫的自由。在当时那种无政府状态占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头脑弄糊涂了的居民提出更多的要求。

1882年2月，从阿什哈巴德往麦尔夫派去了商人康申的第一个俄国商队，由三十名土库曼人担任护卫。还派了两名军官：阿利汉诺夫准尉和索科洛夫哥萨克少尉，他们乔装成掌柜，随商队一起去。4月16日，从阿什哈巴德出发的交通工程师列萨尔，以民间旅行家的身份，跟随在他们后边，遍游阿捷克各地。他走到赫里河①（格鲁哈亚河）后，就逆流而上，然后转往库什卡河的一条小支流，即绍尔阿勃，沿着河的峡谷，登上经过鲍尔胡特山的一个不超过九百英尺高的山口，下山进入阿富汗的领地，到了麦舍德，然后平安返回。我们的全体旅行者受到了尊敬的接待，而且途中未遇到任何阻碍。

蒂克马·萨尔达尔从彼得堡回到阿什哈巴德以后，接着就佩 242
戴少校的带穗肩章到了麦尔夫，他兴高采烈地讲述在白沙皇那里受到的仁慈接待，讲述俄国的威力和伟大，说既往不咎，得到了宽恕，还说帖克人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安分守己，定将得到好处！这些叙述使麦尔夫人高涨的好战情绪大为扫兴。不过，蒂克马·萨尔达尔作为俄国的一名校级军官，不能长期留在麦尔夫，他回到了巴米，那里有他的住宅和家眷。1882年6月，他在这里死去。

帖克人乐意受雇给商队和我们的旅行家充当护卫兵。于是，列萨尔在1882年8月和11月又旅行了两次。

1883年，一位麦尔夫的汗王卡拉·库尔汗去到希瓦，请求将麦尔夫并入希瓦汗国。希瓦汗王回答说，未经新总督的同意，不能办理此事。切尔尼亚耶夫当时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正准

① 波斯人把这条河也称为赫拉特，可能是因为它流经赫拉特的缘故。

备经由新路线到采萨列维奇湾去。卡拉·库尔汗带着同样的请求来到切尔尼亚耶夫那里，他肯定地说，麦尔夫人不听从自己汗王们的话。切尔尼亚耶夫同意让希瓦汗王派自己的伯克去麦尔夫。但是，在希瓦汗王的亲信中，任何人都不愿到麦尔夫去。末了，他用如下的话说服了马特·亚库勃："你是个老人，就是杀了，也不算可惜。"

新任麦尔夫伯克不仅是作为希瓦汗王派去的代表，而且也是作为土耳其斯坦总督派出的代表。他带着一个由五十名帖克人组成的护卫队，卡拉·库尔汗也带着八十名土库曼人同行。加入他们一伙的，还有法国旅行家梅香男爵和马利伊-沙隆伯爵。他们到麦尔夫去，走了十七天，而且在那里作客整整一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大概都清楚地知道希瓦伯克的名字。不过，列萨尔在同一本书的第 64 页上，把这位伯克叫做优素普·巴伊。

卡拉·库尔汗想把民众召集起来，但是大多数没到，因为他们没有授权他去希瓦。而且人们获悉伯克不是切尔尼亚耶夫任命的，仅仅是得到了他的许可，于是谁都不想把他当作长官。

另一位汗王麦雷利用了这一情况，带着由亲属组成的侍从人员到阿什哈巴德去了，他让这些侍从人员冒充为代表。他们声称，不愿服从这个希瓦人，而且请求任命这位麦雷汗为总汗王。我们的古风又重演了：从前是我们的大公们到汗国去讨诰封，现在是汗王们来我们这里讨诰封。不过，我们的人听说麦雷没有特别的声望，因为他优柔寡断。因此就让他留在阿什哈巴德作客，并派遣列
243 萨尔到麦尔夫去调查一下。途中，他得知新任伯克已死，我们把他叫做优素普·巴伊也可以，这是无关宏旨的事情。列萨尔到达麦尔夫以后，亲自证实了麦雷没有声望。甚至连他的母亲也直言不讳地对我们的代表说，如果他不向部族宣布西奇马兹①，说"她的

① 委任状。——译者

儿子应当做他们的汗王，那末在最短期间内，就会把他撤换掉”（第68页）。

在列萨尔返回阿什哈巴德以后，马上就让争权的麦雷汗空着双手走了。同年12月，在麦尔夫推选的并非麦雷汗，而是著名的掠夺者伯克穆拉德，此人因对奥多诺凡持强硬态度而闻名。

11月13日，收到消息说，一伙强盗袭击了在恰恰和谢腊赫斯之间工作的地形测绘员小组。哥萨克护卫队抵挡不住二十名徒步盗匪，他们守卫的地形测绘员的财富被劫掠一空。根据科马罗夫将军的要求，麦尔夫人交出了匪首别尔迪·亚巴和匪帮的一名共谋犯。两人都被枪决。仍然有十八人逍遥法外；被抢走的财产也未追回。

正当卡拉·库尔汗去希瓦为麦尔夫谋求一个有权威的最高政权时，另外三位汗王到莫斯科去参加了加冕礼，希望捞到更多的好处。

这些野蛮人被允许觐见这一事实本身以及他们亲眼看到了神话般的事物所得的印象，彻底打消了他们可以与这位伟大沙皇进行较量的念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邦子民都和他们一起来到这里向沙皇顶礼膜拜了。

不仅如此，布哈拉埃米尔和希瓦汗王也都亲自前来了！

不过，我们的盟友波斯沙赫，完全出乎意外地直接推动了麦尔夫的归并。1883年，波斯沙赫带着大批侍从和卫队在霍腊散巡游。此事在麦尔夫引起了最令人惊慌不安的传说和忧虑，因为土库曼人猜想，波斯人依仗俄国人，打算对从前的侵袭进行报复。

虽然俄国当局发布了安抚信，土库曼人仍下决心要赶在波斯侵袭的前头，他们武装了几批阿拉曼分子，并且侵入了霍腊散境内。

这时候，在他们的约尔-奥坦（离麦尔夫二十五俄里）有一个自

称西亚赫-普什(穿黑色长衫的人，博洛尔人、即克亚费尔人就是被这么称呼的)的英国间谍在活动，此人早在 1881 年就带着一个阿富汗人和两个印度人到此地来了。象所有英国奸细一样，他先是
244 作各种允诺，继而劝说土库曼人不要同俄国人交往，最后就提出了臣服波斯的建议。他也象奥多诺凡一样，因为欠债遭到了软禁，但是被当地的犹太人赎了出来。这些犹太人希望收回自己的钱时，能从赫拉特得到一笔暴利。英国人培训土著人充当奸细的角色，教他们摄影，但是不叫他们间谍、奸细，而称之为潘迪特①。这种称呼听起来顺耳一些，虽说跟俄语班吉特② 的音相近。

当时，随着阿拉曼活动开始，在土库曼人中间出现的混乱也到了极点：匪徒们不仅只抢劫波斯人，而且还抢劫自己人。控诉书从克拉特、杰列格兹、霍腊散和阿捷克汇聚到阿什哈巴德。波斯人公正地要求保护，因为他们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边界免遭土库曼人侵袭，才同意把自己沿科佩特达格山麓的几个村镇和城市让给了我们……

部队司令官已经是科马罗夫中将了，因为列尔别尔格在俄国接受了一个军团。我们在麦尔夫的拥护者是萨雷汗，努尔·维尔迪汗的遗孀丘莉·贾曼(一枝不好看的花儿)和儿子优素普汗，以及所有深受阿拉曼分子之苦的人。他们认为，如果在灾难深重的岁月不臣服俄国，不利用俄国的庇护，那末就只得迁往赫拉特，或者迁往霍腊散。

1883 年 11 月，科马罗夫往捷詹河、朝卡雷宾德的遗址派出了一支小部队。由正面到麦尔夫去还剩一百一十俄里。援助离得这样近，使渴望安定的人感到鼓舞。精通土库曼方言的阿利汉诺夫的劝诫也起了作用；毫无疑问，列萨尔的几次旅行，也不是徒劳无

① 学者(пандит)。——译者
② 土匪(бандит)。——译者

益的。一个表示敬意的代表团从麦尔夫出发朝俄国部队走来了。但是，科马罗夫命令把它阻留在卡雷宾德，并且对它宣布说，只有在所有奴隶和新被俘的波斯人都被释放的时候，他方能接见代表团。对此作出的回答是，马上释放了奴隶和俘虏，此外，还发表了一份大多数头领愿意接受俄国国籍的声明。电报把此喜讯传到了御前。

1884 年 1 月 31 日，遵奉皇上的旨意，四位主要汗王和二十四位最有威信的土库曼人，聚集到阿什哈巴德；他们每个人是每两千帐户推举出来的代表（从中得知，这次加入俄国籍的有四万八千帐户）。

这些代表，不附带任何条件地臣服了白沙皇，并且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一个月以后，一支有四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的先遣部队被调往麦尔夫。不过，倒霉的西亚赫·普什和一个阿富汗人（都是外国人），在唯一的一个有势力的麦尔夫人卡贾尔 245
汗的支持下，竟组织了一次抵抗，并且在我们的部队于 3 月 4 日开进科乌舒特汗卡拉（麦尔夫的城寨）时，向部队开了枪……我们的人回击了几排齐射，并且驱散了抗议臣服的人群。首领们朝南逃往赫拉特，可是四天以后就被抓到了，接着被交给了科马罗夫本人。我们的损失只限于阵亡一名列兵。敌人有二十人被击毙、四十人受伤。

把占领的土地组成了两个州：麦尔夫州和捷詹州。后来，当萨洛尔部族和萨利克部族臣服时，又成立了两个州：谢腊赫斯州和尤拉坦州。所有负荆请罪和俯首听命的人，都获得了完全的赦免。我们为了安抚野蛮的掠夺者，在草原上进行多年的远征，获得了圆满的和平结局，这自然受到了全俄罗斯极其兴高彩烈的欢迎。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连英国人对此事件也保持了十分冷静的态度。不久前他们不是威胁说，他们将把我们向麦尔夫方面迈出的任何

一步都当成是挑衅行为吗？我们不仅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且永远占领了麦尔夫，可又怎么样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英国人已经开始叫嚣赫拉特不可侵犯了。说什么这是进入印度的大门，是通往印度的咽喉要地！不过，我们知道，赫拉特既非大门，也非咽喉要地。赫里河才是进入印度的大门，是大门和走廊。作为要塞的赫拉特是微不足道的，它不能长期阻挡住欧洲的军队；而且在无暇顾及的时候，简直可以不去管它，放一支小部队监视着就行了。它之所以显得重要，仅仅因为是个仓库。但是尽管有城寨的守卫部队，这个仓库仍然是可以利用的。甚至波斯人也经常这么干。赫拉特距离我们的边界总共只有一百三十俄里。通往赫拉特去的最好的路线，是从谢腊赫斯经过阿赫拉巴特，沿泉水到麦伊麦泽克。

英国人占领了所有通往印度的主要山口，修筑了炮台，在这些大门上上了结实的锁。他们想把印度当作一位神话公主，把她紧锁在深闺里。

但是，所有通路都有绕道可走。鲍兰斯基有十五条绕道，其中有些绕道行军就很方便。他们要用门闩和反对俄国的叫嚣把自己的公主藏住是办不到的。只有在欧洲和亚洲都对我们抱诚实和公正的态度，他们才能保证自己珍爱的殖民地不致发生任何意外的事件。而且，到那时候，他们就不需要任何要塞了。他们暂时还不懂得这个诀窍，因此在占领麦尔夫之后，立即重新提出了关于1870
246 年和1873年的条约问题；而当约尔奥坦人于1884年3月8日也递来请求接纳他们加入俄国籍的呈文时，英国人就要求勘界了，他们希望加设障碍，阻挠我们继续向南扩张。亨利·劳林森爵士在伦敦地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根据最新的调查，从北面屏障赫拉特的鲍尔胡特山和帕罗帕米苏斯山，在许多地方不超过地区高度一千英尺，所以英国人可能很容易失去自己"没有边界"的独特

优势地位，因为俄国人也将没有边界。

按照 1873 年条约，是把独立的土库曼人划入“俄国势力范围”的，属于阿富汗的赫拉特则被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实际说，属于土库曼人的土地，究竟应当从什么地方算起呢？英国人坚持说，土库曼人的萨利克部落实际上是在阿富汗的领土上游牧……

俄国政府答复说，我们同阿富汗的边界线的走向是：顺赫里河伸展，直到祖利法加尔城，在该城以南往东转到库什卡河，由此沿河而下，即转往东北，到片杰城的高地，在这里越过河流，通过片杰以南几俄里的地方，不包括巴拉木尔加布遗址，然后径直往上朝东北延伸到阿姆河上的和卓-萨列。

可见，我们把自己的边界确定在谢腊赫斯以南一百俄里的地方，即离赫拉特近了一百俄里，并且把萨利克部落也包括进来了……

英国人怎么也没料到有这种事情，于是伦敦报刊发出了呼吁。同平素一样，英国人开始讨价还价了：起初同意边界线从谢腊赫斯到约尔奥坦，后来又沿普利哈童（似乎是塔麦尔兰的女儿在赫里河上修造的一座女子桥）线往南退让了五十俄里，到木尔加布河上的萨雷亚兹。但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同意。当时的印度总督杜菲林勋爵，因为传说英国人的外交失利，为印度的安宁感到担心，坚决主张尽快划界，但愿把问题了结掉。英国建议，通过混合边界委员会的代表就地讨论有争议的地带。

英国人假借边界委员会英国分部的名义，从印度派来了一支有一千〇一十九人的部队，其中五百五十四人虽然也携带着武器，但被认为是非战斗人员，这只是一支护卫队。其次是二十八名地形测绘员和别的专家。以代表称号被任命为分部长官的是伦斯登少将，被任命为副代表的是：驻德黑兰使馆秘书斯蒂文，1880 年就 247

已经在此暗中乱窜的步兵上校斯图尔特以及里朱埃中校。专家中后来引人注意的是霍尔迪奇少校。里朱埃指挥护卫队和有一千二百七十六头骆驼和七百七十四匹马的辎重队。

早在1857年，伦斯登就曾以少校军衔，被当时的总督约翰·劳伦斯爵士派往坎大哈领导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军事活动。当时的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为了捞钱，受雇去骚扰波斯。可是，在印度开始了著名的塞克人大起义①，英国人既不能出钱给阿富汗人，也不能给武器，于是，伦斯登在坎大哈无所事事地待了整整一年之后，于1858年5月返回老家去了。

这一次，他是和一部分专家从伦敦经高加索和波斯来的。他于11月11日到达谢腊赫斯，在那里会见了带领着一支小部队等候他的科马罗夫将军。

随后，伦斯登动身沿赫里河的波斯左岸前往库桑（离祖利法加尔约一百俄里，离赫拉特约九十俄里）。19日，他在库桑附近渡河，到了阿富汗的岸上；23日，在这里同里朱埃的部队会合，接着转往东北，越过鲍尔胡特山到库什卡河。他的部队在阿赫-捷佩，在库什卡河同木尔加布河的汇合处休息了一天；然后顺流而下前往片杰，再往前到了麦鲁恰克。地形测量开始了。原来阿富汗人已经占领了巴拉木尔加布，平复了创伤，并已把兵营往北朝麦鲁恰克方面迁移。12月1日，伦斯登和里朱埃转到巴拉木尔加布的冬季驻扎地。

我方被任命为代表的是泽廖纳少将，在此以前，他当过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任命为副代表的则是：工程师列萨尔，大地测量学家库利贝格上校以及驻塔夫里兹的总领事彼得罗夫。不用说，也有地形测绘员，有植物学专家，动物学专家和其它方面的专家。他们当然有仆人，大约不超过二十人；有不超过一个排的哥萨克作

① 指1857年印度爆发的著名的、历时近两年的全民反英大起义。——译者

护卫队；拨给他们的钱，当然是刚刚够用……他们哪能同英国人相比呀！于是，俄国分部就以代表们尚未就有关边界的主要各点商量妥当为漂亮借口，留在家里了……

英国人早已搞完自己的地形测量了，可是我们的人还原地未动。

访问阿富汗的斯托列托夫外交代表团的遭遇重演了：我们的代表团使用了全部辞令，坚持不和配备得很阔绰的外交代表团在 248
喀布尔相遇；英国代表团完全能使俄国的贫穷显得黯然失色……

而且，此次勘界实际上也是英国人发起的，为的是要在阿富汗人面前和在那些他们有可能在草原上偶然遇到的游牧人面前提高自己的威望。随着他们的笛声跳舞和帮助他们增添光彩，于我们无丝毫好处。总之，让他们干他们的吧，让他们在暑热里熬煎，在严寒里颤栗吧，而我们将很沉着地划出来的，正是那条我们早已拟定好了的界线！我们双方所持的作为勘界基础的原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的是以居民人种为标志的边界，即土库曼人游牧的全部土地；英国人则抓住地物、天然分界地区等等不放，不管谁在这里生活，或者谁定期到这里来。

十二月里，伦斯登派霍尔迪奇少校带着测绘好的平面图到伦敦去，以便呈交政府和地理学会审查。在他去后，我们的副代表列萨尔也在十二月底被派往伦敦。他在那里将听从我们的大使斯塔阿利的调遣。

1885 年 3 月 23 日，列萨尔在地理学会的会议上，有力地对霍尔迪奇的论据进行了反驳。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即英国人认为：完全没有边界是自己的特权，——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喜欢什么地方，我就搬进去住；你的一切东西，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地球也是我的！在这次会议上，他从反驳他的劳林森将军的口里听到，居住在片杰的萨利克人是阿富汗的臣民，而

且“在他们自己没表示接受俄国国籍的愿望时”①，应该算是阿富汗臣民。

为了使萨利克人不表示这种愿望，伦斯登在此期间给他们散发了英国金币，给遇见的每个人赠送了礼品；接着建议赫拉特的执政者加强在巴拉木尔加布的军队，然后朝萨利克人推进，并占领片哲（地图上是片杰）。阿富汗人也就这么干了。

他们在这方面也失败了。

科马罗夫完全明白，搞一个规模那样庞大的委员会，是徒劳无益白费时间和白花金钱的事情，而一支人数众多的、不象从事媾和事业的护卫队，显然是以对赫拉特的居民施加影响为目的的。那时，他还不知道，里朱埃由于害怕刺激那些对他们十分反感的阿富汗人，并没有带领这支部队走大路，而是绕道走的。

249 伦斯登认为，同我们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指派来到这里的工程师尼科尔森少校和杰伊大尉加强赫拉特的防御力量，并派耶特大尉带几名军官到阿富汗总司令的军营去，指导行将到来的军事行动。

1885年3月9日，在白沙瓦附近，印度总督和阿富汗埃米尔会晤。埃米尔同意动员自己的军队，并且同意英国的军队到赫拉特去。英国为此给他奉送了一把荣誉军刀、一颗钻石星、一个山炮炮垒、五千枝狙击枪、一百二十五万发子弹，当然还送了足够多的钱。埃米尔收下了所有这些东西，表示感谢，但只是在3月31日动身回家时才声明说，让英国军队经过阿富汗的事，他大概办不到，——他的大官们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同时，在英国的议会里，正在进行着关于包围俄国的必要性的辩论；报纸上充斥着最刺眼的狂妄言论……在发表公开演说时，指名辱骂我们的外交大臣……最后，维多利亚女王于3月15日向议

① 《英国边界委员会》，载《亚洲资料汇编》，第16期，第113页。

会发出关于召募七万名一级和二级后备兵的咨文。迅速装备舰队的工作也开始了。

整个这一片鼓噪喧嚣，是用来吓唬俄国的，而且是要迫使俄国在那么一个边界委员会面前可耻地退却……可是，需要吓唬的并不是俄国，只是科马罗夫一个人。他眼前见到的那些东西，一点儿也吓不倒他，而伦敦的喧嚷尚未传到他那里去……因此，一件使英国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舰队停止了装备，后备兵也留在各自的家里，而英国的威信也在沙地里湮没了！

英国人讨好萨利克人和往片杰调动阿富汗人，使科马罗夫摆脱了无所作为的状态。他把我们的部队同时调往赫里河和木尔加布河的上游，并且在赫里河上占领了普利哈童，在木尔加布河上则占领了萨雷亚兹。其实，早在预备性谈判的时候，在边界委员会到达之前，英国人自己就把这些点让给我们了；当时并不存在什么威胁性的东西。1885 年 3 月 15 日，科马罗夫在库什卡河流入木尔加布河的汇流点附近，占领了阿赫-捷佩。他有八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驻在片杰的阿富汗部队有四千人，由泰穆尔·沙汗指挥。

阿富汗人越过木尔加布和库什克，驻扎在库什卡河左岸，即我方岸上的塔什克普里附近。然后，占领了环绕我方驻地周围的高地，并且着手修建工事。显然，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迫近了。3 月 17 日早晨，科马罗夫通过派出谈判的军使，要求阿富汗人在当天傍晚以前撤出我们的库什克和木尔加布的河岸。阿富汗的司令官回答说，“对于象您在信中写到的这种重要事情，我，奈布·萨拉尔，必须同别哈杜尔(即勇士)耶特大尉商量”。勇士建议：前进！阿富汗的司令官因此就拒绝履行我们的要求……

3 月 18 日清晨 4 点钟，科马罗夫进攻了阿富汗人，并且完全击溃了他们。当这支被齐射打垮的阿富汗军队诅咒着英国人，狼

狈逃窜时，勇士耶特大尉就派了一个人来找科马罗夫，恳求给一个护卫队，保护他以防“阿富汗兄弟们”的侵犯，但未等哥萨克到达，他就丢掉自己的软木盔形帽跑掉了……

英国人的全部企图，就这样化为乌有了！

阿富汗人伤亡五百人，损失了全部大炮（八门炮）、二面军旗、整个军营和整个骆驼运输队。我方阵亡十一人，其中包括一名军官（土库曼人赛义德·纳扎尔）；三十一人负伤，其中有四名军官：尼克希奇上校、科勃采夫哥萨克中尉、哈巴洛夫中尉和科瑟林少尉。

实际上，在库什卡附近被打败的是操纵阿富汗人的英国人。仓猝逃跑的英国军官们的胆小如鼠的形象，当然不能使阿富汗人对之特别尊重，于是就威信扫地了。毫无疑问，他们要是向俄国人投降，还要好一些：他们本来是混合委员会的成员，也就是说，象同事一样来跟混合委员会的俄国分部结成一体就是了……他们没有这么办，他们自己明白，他们是象敌人一样行动的！因此，就害怕落入我们的手里。

不过，英国并未向我们宣战。一切矜夸之辞，一切吹嘘自己舰队和自己后备兵的大话，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对将来是极好的一课。我们的外交家们也许将从这个实例中吸取教训，应当如何对待英国的轻举妄动，如何对待他们舰队的调动（即使是调到马尔马拉海来）！

英国委员会的努力落空了：我们的边界比最初我们要求的还要划得更往南一些。现在，从我们的库什卡哨所到赫拉特，总共只有大约一百俄里了。

早在 1882 年，在伦敦地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劳林森爵士在新历 11 月 15 日评论列萨尔的一篇译成英文的文章（选自《呼声》报，9 月 1 日和 4 日）时论证说，俄国人要把铁路修到赫拉特是办

不到的，因为将很难搞到修铁路用的钱；而且波斯和阿富汗将制造困难，因为需要在它们的土地上修路；最后“势必遇到大不列颠的正式抵抗”，因为如获成功，将动摇“我们在整个中亚的威望”。你看，他们的威望是个多么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一件小事就会受到损害！他说：“我们将失去‘没有边界’这一使我们博得荣誉的优势”，251
他建议赶在俄国人的前头，尽快从基达到赫拉特敷设一条自己的铁路。

一位聪明人 Sir Bartle Frere ① 就此事发表声明说，相反，应当希望俄国人尽快往赫拉特修路，因为英国和俄国的交通工程师相遇得越快，军事工程师发生冲突的日子就会来得越晚。

另一位聪明人亨利·诺曼爵士指出，对英国来说，在自己的基地上，即在印度等候俄国人，比拼命迎向前去和修筑几条无利可图的长九百英里的铁路要好得多。

从那时起，我们不仅把铁路修到了麦尔夫和布哈拉，而且修到了费尔干纳，最后还把麦尔夫同库什卡哨所接通了。钱有了；波斯也好，阿富汗也好，都没有进行阻挠；甚至土地也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的。不知为什么，没听到有关英国抵抗的事，而且英国的威望也丝毫未受损失。作为不和之源的萨利克人，在阿富汗人失败以后，立刻表示愿意加入俄国国籍。科马罗夫到了麦尔夫，在那里建立了俄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在紧靠当地人要塞的地方构筑了一座俄国要塞，并于 3 月 22 日动身返回阿什哈巴德。第三天，他的部队开到了捷詹，在途中休息一天后，于 27 日开往阿什哈巴德；行前，分派外交官恰雷科夫带十名土库曼护卫人员、一名译员和二名向导，去考察通过鲍尔胡特山的第二个山口。3 月 31 日，恰雷科夫经由卡兰基山口翻越了这些山地；象第一个山口一样，卡兰基山口原来也不高，而且可以通行车辆。阿富汗人到处都热情地接待了

① 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译者

他。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了哈桑-阿巴德，并在此休息了三天之后，他动身往回走，接着于4月12日抵阿什哈巴德。

总之，结果证明，鲍尔胡特山，即在北面屏障着赫拉特的帕罗帕米苏斯山岭的最后一个支脉，实际上是很容易通行的。可是，为了使我们不想闯进这些地方来，英国人在自己的地图上把它描绘成类似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一样的山脉。

因为库什卡之战有功，御赐给科马罗夫一把饰有钻石的佩剑。

新获得的地区有一万平方英里，有三十二万居民。

波斯人在谢腊赫斯附近修建伦恩-阿巴伊要塞，但是没有完工就应俄国的要求退出了要塞。阿利汉诺夫中校被任命为麦尔夫州
252 的州长。他就是1882年2月以准尉军衔，乔装成掌柜和商队一起去麦尔夫的那个人。为着说明这种在官衔上迅速升迁的原因，应该讲一下此人的情况。列兹金人马克苏特·阿里汗，在康斯坦丁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苏密骠骑兵团的骑兵少尉；1873年，在洛马金领导下，他以骑兵大尉的军衔，参加了对希瓦的远征，因功晋升为少校；但是，1875年因为参加决斗，被降为士兵。1878年，在土耳其战争期间，被提升为准尉，1882年升为中尉；然后，因侦察麦尔夫有功，升为骑兵上尉；1883年，阿利汉诺夫由于参加以麦尔夫投降而结束的成功谈判，恢复了少校军衔；就在这一年，随着少校军衔的废除，他改称为中校。

第十二章

关于将伊犁归还中国的谈判。关于军事费用的补偿问题。战备。从费尔干纳、七河地区和西伯利亚方面入侵的计划。1881年2月12日条约。考夫曼病死。斯科别列夫之死。考夫曼在经营边区方面的活动。扩展领土。建立民政公署。俄国农民垦殖边区。西伯利亚的哥萨克。欺压吉尔吉斯人。驱逐法定的毛拉。土地占有。养马场。购买土地的俄国人：萨文科夫、古尤斯及其一伙。用卡夫兰伯克、乌加姆、卡兹-库尔干、奇库利以及米赫切加尔的土地搞交易。棉业公司。三千俄亩的希望难以实现。考夫曼不同意把科尔扎科夫上校牵扯进诉讼案件里去。替戈洛瓦乔夫将军讲情成功。参政院的判决。

1877年，喀什噶尔的统治者阿古柏伯克去世。中国人利用喀什噶尔的混乱局面，占领了这个地区。他们顺利解决了自己的内部事务和平定了叛乱，从而恢复了元气，能把足够数量的军队调到自己那脱离了关系的西部各地区的边境上去。这时，俄国正忙于同显然得到英国支持的土耳其作战；不过，英国未敢真正公开地向我们挑战。

英国人自己想当然地确信俄国虽然许下了诺言，但是将不乐意放弃象伊犁地区这样一个富饶的地方，所以他们想在中国的边境上给我们制造困难，不光是在土耳其斯坦，甚至还要在阿穆尔。中国占领喀什噶尔地区后，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英国人唆使下，突然改变了腔调，并且开始坚持要求我们撤出伊犁。中国方面

说，他们已经履行了主要条款，即已把足够数量的正规军派往边境，以便重新将伊犁置于博格德汗[1]的统治之下并维持当地的秩序。不过，我们是按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当中国的政权尚未在与伊犁毗邻的喀什噶尔地区完全恢复和巩固时，也就是说，当所有在我们近邻地区的穆斯林叛乱分子未被消灭时，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人有足够的力量保障我们的边界不出现以前的骚乱和侵袭。而且中国所用的腔调显得既不符合我们的尊严，也与中国的软弱情况不相称。主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里边有英国人在
254 秘密进行活动。仅此一点，已有足够理由把中国人教训一顿，并迫使他们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容许外人干预我们的事务，也可以说是家务。

我们在本书的有关章节里说过，1871 年，考夫曼在谈判刚开始时，曾指示科尔帕科夫斯基不要向中国特派大员荣某[2]要求赔偿军费，但应通过协议，为我们的贸易取得尽可能广泛的特权。

现在是另一回事了：在占领边区的十年内，这笔占领费增长到了相当可观的数目，我们不想把这笔钱馈赠给变得粗野无礼的中国人。最初曾打算按下列账单要求付款：

(1) 从伊犁调往七河地区去的军队的安置费……300,000 卢布
(2) 在博罗胡吉尔修筑工事的费用 ……130,000 卢布
(3) 在巴克特修筑工事的费用 ……120,000 卢布
(4) 在木扎特修筑工事的费用 ……130,000 卢布
(5) 在阿特巴什修筑工事的费用 ……220,000 卢布
(6) 在维尔纳修建营房的费用 ……300,000 卢布

① 指大清皇帝。——译者
② 指清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译者

(7) 在伊犁河上架桥的费用 ……80,000 卢布
(8) 在纳伦河上架桥的费用 ……60,000 卢布
(9) 在特克斯河上架桥的费用 ……60,000 卢布
(10) 在通往各工事的沿途修建十五个宿营点
的费用 ……105,000 卢布
(11) 在博罗胡吉尔河、霍尔果斯河、特克斯河、
以及纳伦河之间安置中国移民的费用 ……80,000 卢布
(12) 按每昼夜十戈比发给这些移民的旅差费,
两年内总共 ……430,400 卢布
(13) 按一年的薪饷发给军官们的津贴 ……250,000 卢布

可见,军费本身,即同苏丹阿比利·奥格利亚作战时期的军事费用,一点儿都没有要;在占领边区的整个时期我们军队的维持费,也一点儿没有要;此外,中国人白得了一些我军建造的漂亮营房。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给伊犁部队在维尔纳和其它一些城市里建造新营房的费用,要由中国人负担。因此,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卢布。其次,要求以我们将要修建的工事线为准调整边界。为了保卫我们驻伊犁的领事官、五等文官希什马列夫和贸易圈地,曾提出在伊犁留驻一个哥萨克连。

起初,由我们的大使在北京进行谈判,随后中国大使随同我们 255
的大使来彼得堡谈判。我方作了一些可能的让步后,终于在 1880 年 2 月 15 日的会议上签订了条约。

然而,博格德汗不同意,也不批准条约。中国大使被交付法庭定罪,并且决定用武力向我们夺取伊犁……

我们立刻着手准备反击。估计我们的一个步兵连能打败一千个中国人,因而决定准备好二十三个步兵连、十七个哥萨克连、二十六门大炮(其中有八门速射炮,即霰弹炮)和八门火箭炮。带五

个月的粮食。

暂时中止从伊犁运出粮食，虽然粮食很多，而且粮价也极为便宜。

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刚一占领喀什噶尔地区，他们就公开敌视我们，因为我们承认阿古柏伯克是独立的统治者，互换了使节，并且缔结了条约。这一"既成事实"的政策，不符合中国人的脾胃，他们倾向于沿袭古风，而且想保持自己有史以前的权利。

他们不承认我们同篡位者阿古柏伯克签订的关于费尔干纳边界的各项条约，要求我们退出伊尔克什塔姆，并且作为强制性措施，逮捕了我们的商人。

此事差点儿引起关系破裂，我们的费尔干纳军队已经准备出动了。

大家知道，1878 年我们想搞一次针对东印度的佯攻，当时费尔干纳军队也需要参加进去。英国人为了牵制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军队，使之不参加这次佯攻，想出用中国军队搞反佯攻的办法。

不过，我们知道，中国人要在喀什噶尔地区恢复自己的政权，必须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在各个城市里作为卫戍部队，因此不可能派出什么力量来反对我们。残酷的死刑和前所未闻的苛捐杂税，当然在被征服的、但尚未俯首听命的穆斯林们的心里激起了暂时不敢明言的不满，中国人必须十分警惕！但是，他们指望着英国人答应过的支援，就轻率地行动了。

当时我们需要在两个地区采取行动：在伊犁和喀什噶尔。对付喀什噶尔，有十五个步兵连、九个哥萨克连、六门骑炮和六门山炮以及八门火箭炮就足够了。这支部队应当从费尔干纳方面进
256 军，在奥希城集合，从那里经过方便的塔尔德克山口，开往伊尔克什塔姆。行动目标是：动摇中国在喀什噶尔地区的统治地位，在这一地区建立一支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基地是费尔干纳省，作战线

是奥希、塔尔德克山口、伊尔克什塔姆、乌鲁克恰提和喀什噶尔。步兵每枝枪要带三套基数的弹药；哥萨克带两套基数的弹药；炮弹带三套基数。

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得在两个拟议中的战场上应付三十八个步兵连、二十六个哥萨克连、三十八门大炮和十六门火箭炮。

然而，因为七河地区方面的山口，只有在五月底才能开始通行，所以考夫曼认为，有必要吸收西西伯利亚军区的军队来参加军事行动，对它们来说，越过中国边界没有任何困难。1880 年 3 月 26 日，他向当时该区的总督卡兹纳科夫将军提出请求：从斋桑哨所调一支由十二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配备四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的骑兵游击队，到中国人的后方去夺取他们的辎重和运输队。

到库尔喀喇乌苏，他们应该走四百俄里，为此，三个星期就够了。这就是说，他们应当在五月初开始行动，而不能提前，因为七河地区的军队只能在五月底翻山越岭，如果中国人不用顾虑七河地区的军队，他们可能会以全力进逼西伯利亚部队。迟了也不行，因为在七河地区军队手下败退的中国人也会猛攻西伯利亚人。此外，考夫曼请求在五月中旬以前，在边界上、在赛阿苏各山口附近，派驻六个步兵连和六个哥萨克连，配备两门步炮和两门山炮，用来从侧翼对占据塔城的中国人采取行动。这些山口位于距塞米巴拉金斯克四百俄里、距斋桑二百俄里的地方，所以从第一个点调出部队需要二十八天，从第二个点调出需要十四天。

计划考虑得很周密，毋庸置疑，中国人的日子会是很不好过的。连西伯利亚的军队计算在内，我们能准备好的全部军队是：四十四个步兵连、四十四个哥萨克连、四十六门大炮和二十四门火箭炮。中国人要同我们匹敌，至少应该有四万能自由调动的部队才行，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派出这么多部队。

为了加强七河地区的部队，从塔什干调出五个步兵连到维尔

纳，调四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到卡拉科尔，调八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一个有六门大炮的骑炮连到伊犁；往各条通路派出四个哥萨克连以及担负侦察勤务的骑手和从吉尔吉斯人中召集来
257 的民团。第一梯队于4月3日从塔什干出发。在5月15日以前，电报线路已修通到博罗胡吉尔。

从去年起，已在伊犁驻扎了第十边防营的五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配备六门大炮；在绥定驻有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在博罗胡吉尔驻有一个哥萨克连。

通往伊犁的路，我们当然熟悉，因此，拟定行军路线没有任何困难。只是在到边界以前的行军时期里，需要随军运送粮食，其余粮食就在伊犁地区采购，而且价钱便宜得多。关于费尔干纳部队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3月29日，阿勃拉莫夫向考夫曼提出了以下的计划草案①：部队将由四千五百人组成，需有二千零七十四匹官家的马和一千四百八十匹雇用的马；供这个数目的人马使用的一个月给养，共计有六千七百五十普特面包干、一千七百一十普特糁米、以及一万五千五百四十普特大麦；要驮载这些储备物资，还需要四千匹马，但是不可能搞到这么多马匹；即使能够搞到，那末，按每匹马占五步的距离计算，这个驮运纵列将拉到十八俄里长。因此，最好在奥希建造一个能储存四个月给养的仓库；在古里察，在阿赖山里，在伊尔克什塔姆各建造一个能储存二十天给养的仓库；其次，建立一支运送八天储备的固定运输队。军队带着八天储备从浩罕出发后，将开到奥希。从古里察出发，八天到伊尔克什塔姆，从这里八天到喀什噶尔。立即把八天储备从阿赖运往伊尔克什塔姆。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能保障有二十八天的供应。

为了运输八天的储备，阿赖需要九百八十匹马；要给古里察一

① 1879年第1卷第54号卷宗。

千二百匹马，以便往阿赖和从阿赖往伊尔克什塔姆运输储备物资。驮马从喀什噶尔返回，还要往伊尔克什塔姆运输军需食品。用雇用的马匹驮运半套基数的炮弹和半套基数的子弹；官家的马和士兵各带一个整套基数的子弹；在奥希留下一套半基数的炮弹和子弹；当需要的时候，就用炮兵辎重库雇用的三百匹马，把它们转送到部队去。给勤务兵、司书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各发步枪一支，子弹二十发。阿勃拉莫夫从浩罕发出的电报，大概与装备这支非战斗部队有关，电报说："把伯明翰步枪(好的)留下，新枪则应校正和试射"。

阿勃拉莫夫的这些建议略有删节。

4月6日，考夫曼给彼得堡工兵部队副总监拍发了电报，要求 258
派出两个电讯材料班，不带辎重和电线杆。

这两个班要敷设一条长六十六俄里的线路，他们的器材重四百普特。

需要十四辆三套马的邮车。这批车辆从基辅经过西伯利亚的花销是：一辆三套马车到伊犁要花三百四十八卢布五十一戈比，到马尔格兰则要花四百卢布二十一戈比，总共要花费五千二百四十卢布五十二戈比。到7月12日，电讯材料班才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就是说，来晚了。

贝科夫大尉奉命带着塔什干的精确指令，随带二十名骑手和十名哥萨克去同中国特派大员左宗棠进行初步谈判。骑手是雇佣的，每月各二十卢布。他们领到了别旦式步枪，每人三十发子弹。军粮、帐幕和其它物品用五十一匹驮马运送，驮马是按每天七十戈比的价钱雇来的。估计途中不休息，要走一百零八天。

有四个营的土耳其斯坦步兵旅，是从塔什干调来的。在随军辎重里运载了：给每枝步枪配发的六十发子弹、轻武器、办公用品、药品、医院什物、工具(有堑壕工具、钳工工具、粗细木工工具)、储

备物资包括教练用品和五天的军需食品。在由牛车、载货牛车和按分派的任务雇佣来的骆驼组成的编外辎重里运载了：使用一期的制服、大块毡子、帐篷、考察用品、备用靴子和罐头食品。

如果我们希望打仗，不须一下子派出那么多军队。中国人当真被吓坏了，马上改变了腔调，并且愿意让步了。

为了重开谈判，中国的特命大使、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①，同我驻北京的特命公使、四等文官布策一起，来到了彼得堡。

这一次我方向中国人提出的要求是：偿付军费、军队维持费，赔偿我国臣民的损失，给阵亡者的家属偿付抚恤金。此外，还提出修改边界和承认我们同已故阿古柏伯克签订的割让靠近费尔干纳的那部分领土给我们的条约。这是中国人迄今为止都坚持拒绝承认的。经过多次让步后，赔款计算下来为九百万卢布硬币（按当时的行市，大约为一千三百万纸币）。

可见，四十四个步兵连和四十四个哥萨克连，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就起到了磁力般的作用。1881 年 2 月 12 日，在彼得堡签署了
259 条约②。我方在条约上签字的是：外交大臣助理、宫廷秘书、二等文官基尔斯和布策；中国方面签字的，则是同意全部要求的曾纪泽。送呈博格德汗的这个条约，于 5 月 3 日得到了他的批准；送回彼得堡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也于 8 月 4 日批准了条约。

随后，8 月 7 日，曾到外交部同基尔斯互换了条约批准书，双方在拟定有关此事的议定书上签了字。

条约有二十条，后附有关陆路通商的章程，共十七条。

条约的第一条称，全俄皇帝同意恢复中国政府在俄军自 1871 年以来暂时占领的伊犁边区的权力，但该边区的西部仍归俄国占有。

---

① 即曾纪泽。——译者

② 指《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伊犁条约》，俄文称《圣彼得堡条约》。——译者

第二条责成中国皇帝全部大赦该边区参加过骚乱的居民，并在移交边区给中国当局之前向居民宣布大赦。

第三条规定自边区归还给中国人之日起，允许边区居民在一年的期限内，携带动产移居到俄国境内。

第四条规定在边区归还中国人后，仍保留在伊犁边区拥有地产的俄国臣民的产权。

第五条规定由两位大员(每方各一人)，依照土耳其斯坦总督和中国陕甘总督商定好的交接程序办理边区的交接工作。自陕甘总督派出的中国官员抵达塔什干通知条约批准之日起，两位大员应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完成自己的工作。

第六条规定中国政府给俄国政府偿付的赔款数额为九百万卢布硬币；而且，依照条约所附的专门议定书的规定，赔款应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在两年内分六期(每四个月一期)偿付，而且除银行汇款费用外，中国人要给伦敦的贝林兄弟公司每次缴纳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英镑十三先令和八便士。

第七条确定同中国在七河地区方面的新边界是：从别珍套山起，顺霍尔果斯河到该河流入伊犁河的汇流点；边界线穿过伊犁河 260
后，往南行至乌宗套山，科里扎特村划归我们；由此往南，仍照1864年塔城条约所定的旧界。

第八条大体上规定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省方面的一条新边界线，这条新界的最后确定，责成双方特派大员办理，但是，新边界线必须要在旧界和穿过喀喇额尔齐斯河、从奎屯山至萨乌尔岭所划的直线之间的中间线上通过。

第九条涉及由特派大员在伊犁地区方面和在喀什噶尔地区方面树立界标的事宜；在喀什噶尔地区树立界标时，将以现有的边界(即根据同阿古柏伯克签订的条约)为基础。

第十条允许俄国把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库伦设置

领事的权利再扩大到肃州和吐鲁番两地；而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还可扩大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和古城等城市，领事馆将享有1860年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如关于向领事馆提供馆址、坟地和牧场，并根据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规定，享有使用中国驿站的权利。

第十一条允许领事官根据他们认为能尽快解决问题的适当作法，不仅可用正式公文与城市当局联系，而且可与州或省的最高当局联系。争讼案件要和睦协商地解决，如若达不成协议，就把讼案交由两国当局审理。

第十二条规定俄国商人所享有的免税贸易权的范围不仅可扩大到蒙古，而且可扩大到长城脚下，不仅可用现金买卖，而且可以以货易货。

第十三条规定俄国商人不仅有权在设有领事馆的城市里，而且有权在不设立领事馆的张家口建造房屋、店铺、粮仓和其它建筑物。

第十四条再次肯定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的原有权利：经张家口市和通州市到天津港，并且从天津港经其它港口到内地市场，但不超过肃州。

第十五条允许每隔十年修订一次贸易章程，但双方必须在期满前半年内提出有关着手修订章程的意见；否则，贸易章程的有效期，将继续延长十年。

第十六条提到关税将定为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五，但次等茶叶的关税将立即减少。

261 第十七条阐释北京条约第十条的内容：关于被揭发出的抢劫牲畜犯，他们应该偿付的只是他们未退还的牲畜的价值；如若不能偿清，则不应向地方长官要求追偿。

第十八条，根据1858年的瑷珲条约，确认两帝国的臣民有在

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上行船的权利，以便同沿江一带的居民进行贸易。

第十九条确认以前的一切条约仍完全有效，因为本条约并未加以修改。

第二十条规定在六个月的限期内在彼得堡互换批准书。

在陆路通商章程中，我们只提一提被禁止入口和出口、而且应当没收的物品：火药、炮弹、大炮、枪支和各种火器、军用器材和军需品、食盐、鸦片。奇怪的是，食盐也跟鸦片和火药一样，是违禁的！

关于大米和铜元，是被禁止从中国输出的一种东西。但是，不仅不禁止输入，而且还象粮食产品一样，允许免税输入。

在中国的俄国旅行家，本人可以随身带一支步枪或者手枪，但是在签证上必须注明此事。

互换批准书后，立即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发了电报。此时，考夫曼因为中风成了白痴，已经不能理事了。

锡尔河省部队副司令官弗里杰少将被委任为归还伊犁大员。列瓦舍夫少将暂时担任了科尔帕科夫斯基在七河地区的职位。

8月13日起，我们的军队开始从伊犁出发。自6月25日起到9月28日止，由一千一百辆牛车和五百八十七匹驮马组成的兵站辎重队，花费了十三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卢布。在费尔干纳，一千二百五十匹驮马花费了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六卢布。这些费用全都记在中国人的账上。

我们在叙述伊犁远征的一章里，已经谈过我们报刊上出现的那些把伊犁归还给中国的议论。这里我们要重复谈的只有一点，即这种归还我们在十年前就答应过，因此必须遵行。此外，中国在同我们毗邻的整个时期里，即自西伯利亚归并的时候起，始终是力求同我们保持和睦关系的；它不仅在小事情上，而且在一些重大问

题上，时常作出让步。只要回想一下关于阿穆尔的问题就够了。这样的邻国应该重视。因此，坚持把伊犁据为己有，对一个友好邻国
262 来说，不仅是不公正的，不仅是自食其言，而且同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有抵触。

诚然，伊犁地区肥沃富饶，开发得很不错，可以供养占领它的军队，但是这同由于和中国关系破裂我们在整个边界上必须承担的费用（不仅仅是土耳其斯坦一个地方）相比，毕竟是沧海一粟。让我们的爱国者们想一想这件事吧。

中国人一住进他们的老地方，我们对中国穆斯林臣民逞强妄为的顾虑，也就随之消除了。中国人严厉残酷颇能约束他们。有过沉痛教训的中国人，在此驻扎了足够多的军队，而且在需要时，还真心实意地指望我们协助，因为维持合法秩序对我们也有好处。

加之，对土库曼人的远征，获得了如此成功的结果，致使草原完全平静了。这次远征消除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幽灵。因此，应该把 1881 年看作是征服中亚的英雄时期的终结。

希瓦汗王连拥有一支即使是最小的军队的权利也丧失了；只容许他为了行政机关的需要，雇用必需数量的骑手。这些骑手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低级警察一类的爪牙。

布哈拉埃米尔可以保持一支不超过一万五千人、配备二十门大炮的军队，因为他的领地很分散，而且又沿着阿姆河往上游拉得过长。军队按俄国的条令进行训练，由俄国人指挥。两位汗王都变得象是俄国的县长或省长了。

他们两人后来都获得了哥萨克军中将的军衔，带上了俄国的星章，并且意识到他们只有规规矩矩地待着和服从土耳其斯坦总督了。

考夫曼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取得胜利桂冠的事情要做了，是该退出舞台的时候了。同中国签订条约、结束军事占领的消息，和办

公厅主任卡勃卢科夫之间的不愉快的纠葛（照例是 chercher la femme①），因阿富汗而引起的烦恼，很可能还有对他震动极大的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惨死的消息，使他在 1881 年 3 月 26 日得了中风病。一年以后，在 1882 年 5 月 4 日的前夜，考夫曼逝世。

和以往一样，从他患病的第一天起，科尔帕科夫斯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考夫曼的智力被毁坏了，而且直到临终以前，病人都未 263
曾恢复过知觉。出殡延期到他儿子从彼得堡赶来奔丧的时候。5 月 9 日，军区司令部的官员们，请求科尔帕科夫斯基准许他们向已故者的灵柩献花圈。科尔帕科夫斯基借口此事必须报请皇上批准，拒绝了②……这是不是因浩罕问题进行报复呢？

出殡最后是在 5 月 17 日举行的。坟墓安置在市中心的康斯坦丁街心花园，可是七年后，即 1889 年 5 月 4 日，遗体被迁往已建成的斯帕索-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大教堂，安放在右侧南门附近的穹窿形墓穴里。墙上显眼地挂着一块镀金的铜牌，铜牌上刻着如下的墓志铭：

“侍从将军、工兵将军、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冯·考夫曼一世。

“勋章获得者，荣膺：二级圣乔治十字勋章、一级圣弗拉季米尔勋章、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白鹰勋章、一级圣安娜勋章、一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及其它一些俄罗斯勋章和外国勋章。

“首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和土耳其斯坦军区部队司令官。

1867—1882

“1868 年撒马尔罕征服者，1873 年希瓦汗国征服者，1875 年浩罕汗国征服者。

“土耳其斯坦边区的组织者。”

---

① 法文，意为：找女人。——译者

② 军区司令部卷宗，1882 年，第 47 号。

在康斯坦丁街心花园，用美丽的铁栅栏把考夫曼先前的坟墓围了起来。入口处摆着两尊铜炮，四周还埋了十四尊铜炮，都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还有用圆形炮弹堆成的十二个角锥体。

大炮原先是用链条联着的，构成一道围墙。现在有栅栏了，大炮就空空地摆着，链条也取掉了。

继考夫曼之后，过了五十二天，即1882年6月25日，生命力充沛、年富力壮的斯科别列夫，也在莫斯科死了……在死前二十天，即6月4日，他搞了一次著名的挺进活动，在十三个小时里，骑马走了一百多俄里。有人把这一意外的、使大家感到惊讶的死说成是由于死者在普列夫纳附近的绿山所受的震伤造成的；有人认为是由于骑马过多，引起静脉扩张所致；还有人甚至归咎于德国人的毒计，因为他在巴黎发表的演说，德国人有理由不大喜欢他……实情则在于心脏病，真正的心脏病……死者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过许多危急困窘的事情，多次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不会不影响到心脏。他在指挥军团时，曾训练自己的骑兵泅水渡河，他脱光
264 衣服，带头下水，而且有时甚至是在秋天，这样的游泳，对心脏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他在莫斯科度过了最后一天，起先同他的几位部属一起在迪索饭店共进丰盛的早餐，他们当中有：别尔纳托维奇医生、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斯基龙骑兵团上校团长冯·拉坚男爵，他从前的副官巴拉诺克和其他一些人。主要饮料是香槟酒和黑啤酒各半搀起来的。斯科别列夫想起了自己的几次远征，也忆及神父那句话："人生的光荣宛若一缕倏忽即逝的轻烟"，但是宴饮者中的任何人，甚至未能想到死神已经站在他们中间……

我们知道这一天的全部令人感伤的细节，但是出于对已故者的尊重，我们将在这些细节上披上一层帘幕……我们要说的只是，

早餐后不久，他就到另一家名叫“英吉利”的饭店去了，在这里就猝然逝世了……

莫斯科群情激动……惶恐万状……“毒死的，杀死的，打死的”——众说纷纭……忽而责备德国人，忽而怪罪英国人……

剖验遗体时，医生们称过脑子，而且发现脑髓分量很重，比所有已故著名学者的脑髓都重一些，但这也不能给人多少安慰。

送殡的时候，有人代表参谋总部的士官学校抬来了一个花圈，挽带上的题词是：“献给与苏沃罗夫齐名的统帅”；但是这也使人感觉不到多少安慰。何况结果证明，此事与士官学校完全无关，而是前来送殡的一位教授就本人的意愿赠予死者的褒词。后来，这位教授就因为此事受到了士官学校代表会议的申斥。死者的遗体被运往他在梁赞省的斯帕斯科耶田庄。

一位还大有希望的人就这样了结了一生，而且终年只有三十八周岁……没有痛楚地、宁静地永逝了……谁能预料到是这样一种结局呢？

他在土耳其斯坦获得了自己的首批桂冠：两枚四级和三级乔治十字章、将军衔、一级安娜勋章；然后，还是在中亚的战场上，在格奥克-捷佩附近，获得了第三枚二级乔治十字章和步兵上将军衔。

所以，我们认为提及他最后一天的情况是必要的。

斯科别列夫之死的详情，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如果说我们的报纸当时没有披露侦讯得到的情报，那末外国报刊却一点也不顾忌……

法国女作家亚当（儒尔埃塔·朗贝）女士，在她主编的一八八六年的“Revue de deux Mondes”①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关于斯科别列夫的回忆录。她叙述说，1882年，她特意到彼得堡来结识斯 265

① 《两个世界的评论》。——译者

科别列夫。当话题谈到柏林条约，谈到被当作牺牲品送给奥地利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时，他说德国人是斯拉夫人的敌人。亚当女士接着说："'德国人就是敌人！'这句话，您，将军，应该在巴黎当众讲出去！"她邀请他到那里去，答应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在法国各报上大肆宣扬他……一个经常追逐外国记者、追求报刊名声的人，怎能无动于衷呢？亚当女士是知道用什么来刺激他的！

她走后过了四天，他也动身去了。

2月17日，提供了一个发表诺言的机会：塞尔维亚的大学生们向他致了祝词；他致了答词，在答词中指出，俄国人和所有斯拉夫人的共同敌人是德国人。法国各报真地大吹大擂地宣扬开了……德国报纸喊叫起来了，说这是一种挑衅行为，说他是一位俄国的军长，在上流社会中就其交往联系来说是很有名的等等。我国政府从巴黎召回了斯科别列夫，接着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军官们在国外发表政治演说，——可是，四个月之后，斯科别列夫就与世长辞了……

亚当女士把这个事件同巴黎的演说联系起来，并且作了如下的报导：斯科别列夫突然死了。对公众来说，他的死因仍然是一个谜；他是在晚上十一点同阿克萨科夫分手的，而且应该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同他会面。他把一些文件交给了阿克萨科夫，文件后来被盗了……

阿克萨科夫在约定的会晤时刻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到他那里去，见他已被安置在铺陈得特别讲究的灵床上了。人们把斯科别列夫的遗体送到迪索饭店。"哪一个大国对普列夫纳和格奥克-捷佩的英雄的消逝感兴趣呢？这位英雄能带领着全民族去反对德国……而且，光是由于有他在场，就能制止住德国和英国在保加利亚的阴谋"。给读者提示的答案是，的确：人死在"英吉利"饭店里，而且是在一些德国女人的看护下死去的！令人怀疑。

亚当女士在结束回忆时，还提了一个问题："死神三次神秘地毁损了三个人：斯科别列夫、尚济①和甘必大②；在同德国打仗时，他们有可能成为自己祖国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这三个人的消逝，使谁得到了好处呢？"

要不要把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也补充到这里面去呢？神秘性产生出无稽之谈，引起不公正的指责。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戳穿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考夫曼在其控制的十四年里，为边区做了 266
些什么。除了初具规模的七河省以外，在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所有其余各省里，或者需要整顿那些在我们的时代里还可以用的东西，或者需要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不中用的东西，或者需要兴办那些还没有的事业。应当整顿邮政交通，整顿征收赋税的办法；应当改造土地占有关系；应当开办学校，开设邮局、电报局，安置俄国移民，等等。

在考夫曼之前，土耳其斯坦边区的面积，大约为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平方英里。1868 年归并了泽拉夫尚州，计二百平方英里；1870 年归并了在泽拉夫尚上游一带地方的一些小伯克领地，有二百六十六平方英里；1871 年归并了伊犁，有一千二百二十四平方英里；1873 年归并了希瓦汗国的一部分，有一千九百二十平方英里；1875 年和 1876 年归并了浩罕汗国，有一千七百七十平方英里；总共增加了五千三百八十平方英里。边区的整个面积已经等于二万零六百五十平方英里了。原先有居民一百零六万人，到考夫曼管理的末期，不算伊犁地区，已达到三百万人。俄国移民原有二万四

① 尚济·安都昂·阿尔弗勒德·欧仁（1823—1883），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第十六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译者

② 甘必大·莱昂（1838—1882），法国国务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1870—1871），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译者

千人，在考夫曼时期增至六万五千人（军队除外）。浩罕汗国有六十九万人；从布哈拉分出来划归泽拉夫尚州的为二十万人；从希瓦划过来的十一万人。游牧居民共计有一百四十七万人。

1867 年 12 月 4 日设置了锡尔河省民政公署，1868 年 2 月 19 日设置了七河省民政公署。首批筹备委员会于 1867 年 12 月开始，并在三至七个月内结束了工作；至 1868 年 3 月，除治扎克委员会外，其余各委员会的活动都开始了；治扎克委员会是因为同布哈拉打仗而暂停工作的，直至 1870 年才又恢复工作，并于 1872 年结束。据各委员会统计，比过去多出了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九户和一万零六百九十二个帐户，即多出了几乎十一万一千人。

在库拉玛县和霍占县，考夫曼未遵循草原委员会的计划，不是在每个乡建立经济事务管理所，而是把几个乡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管理所。但是，被揭露出来的舞弊行为，迫使他在 1877 年撤消了这些经济事务管理所，责成省公署和县公署担负它们的职责。因为税吏们、谢尔克尔[①]和阿姆利亚克达尔，通常几乎隐瞒了一半的赋税收入，所以作为经验，考夫曼在 1869 年规定，在锡尔河省征收定额田赋，代替每年按产量计算的收成税和土地税；1876 年此项措施也推广到在 1873 年才最终归并于俄国的泽拉夫尚州。由此
267 免去了多达十万卢布的征税开销，隐瞒税收的现象被制止住了，于是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虽然为了特别关照，把赋税减去了一半，即减少百分之五十，税收仍然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十，总共则等于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由四百零七名乡长、二千八百七十二名族长和村长组成的当地行政管理机关每年花费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八十九卢布。

在第一个十年里，即从 1868 年起到 1877 年为止，有八千零五十八个帐户搬到锡尔河省来了，换地游牧迁走了三百二十八个帐

① 中亚的税吏职衔。——译者

户；在同一时期内，定居的增加了一万八千一百九十六户；从1871年起到1879年为止，在泽拉夫尚州增加了一万九千零八十二户。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定居点明显地增加了。俄国政权下安全平静的生活把许多萨尔特人吸引到这里来了。

俄国移民是从1847年在现今的七河省建立第一个哥萨克居民点——谢尔基奥波利镇开始的，有五十户人家搬进了这个镇；同一年修建了科帕尔工事；三年内，在工事附近就移住了三百名西伯利亚哥萨克。

1855年，在锡尔河口附近，建成了一号炮台，在这里移住了五十户奥伦堡哥萨克。

同一年，从西伯利亚方面迁来建立的哥萨克镇有：列普辛斯克镇、乌尔扎尔镇、大阿拉木图镇和小阿拉木图镇以及阿拉桑新村；随后，在1856年、1858年和1860年，迁建的新村有：伊犁新村、科克苏新村、萨尔坎新村、卡拉布拉克新村、纳杰日达新村、柳鲍夫宁新村以及索菲亚镇。二十年内，总共在这里建立了十四个哥萨克镇和新村，居民近一万五千人。

迁移是强制性的，由抽签决定；富裕的哥萨克不去，就雇用自愿者顶替自己。聚集到此地来的，是一些无家可归的、而且是行为不端的哥萨克。分给的份地是充裕的，比如，在科帕尔镇，每人分了一百俄亩；同时从吉尔吉斯人手里夺来了最好的土地，有宝贵的现成灌溉渠；而且不仅夺来了耕地，还夺来了最好的冬季游牧地。甚至连供换地游牧用的牧道也没有留；这样一来，吉尔吉斯人什么都得付款：要支付他们通过哥萨克土地的过境费，支付牧场费等等；哥萨克不做任何事情就捞到了收入。给有三百八十七人的谢尔基奥波利镇划出了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八俄亩土地，即每人三百俄亩；在这个区段里，每人分摊到三十俄亩耕地和二百七十俄亩草原；在这些土地上，可以游牧将近一千个帐户。

吉尔吉斯人曾多次控诉受到的欺压，但是全属枉然。哥萨克长官们只同意给牧道和牧场规定出同样的限价。只有在阿拉陶
268 州，由于州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上校的请求，西西伯利亚总督久加麦利在1862年废除了经过哥萨克土地的牧道税、建筑用材的采伐税和森林中的牧场税。

1864年，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请求把付给草原牧场的赋税也废除掉，而且还请求把哥萨克的份地减少到每人二十俄亩，但是西伯利亚哥萨克部队的军队管理委员会对此请求提出了异议。

1867年，哥萨克移民组成了一支七河地区新的哥萨克部队，共有两个团。哥萨克们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伐光了整个最容易进入的森林，抛弃了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夺来的大部分耕地。在科帕尔镇，只耕耘了二万二千三百七十六俄亩耕地中的一千五百二十六俄亩，就是说跟原先的吉尔吉斯经营者们相比，还不到十五分之一……建筑用木材不仅用来修住宅，甚至还用来修栅栏和用作劈柴。每个哥萨克从官家领取五十五卢布的津贴，而且在三年内，每人可领两俄石粮食。这样的优惠待遇引诱着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因而迁移来的人家甚至超出了原先规定的一千一百五十户的定额。到1867年，迁来七河地区各镇的就有二千户，共一万五千口人；官家花费了大约一百二十万卢布来安置他们。

从奥伦堡方面，没有人愿意移居到这样不舒适的、近乎不毛之地的沙土草原上来。卡扎林斯克只有一个贫穷的移民小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久加麦利时期，还产生过一种想法，即把哥萨克从比斯克防线迁移到中国边界上的斋桑泊去。久加麦利的继任者、侍从将军赫鲁肖夫在细节上对这种想法作过深入研究。可是，土耳其斯坦州一建立，就计划在七河地区同中国的整个边界线上拉开军屯线，要这么办就需要大约一千五百户人家。但是，按以往的例子，这样

的迁移需要将近九十万卢布，而且会把同样一些不可靠的、没有本事的和只指望吃官家口粮的懒人招引到边区来，所以考夫曼决定放弃强迫移居的办法，只允许从西伯利亚方面迁来无特惠权和无官家津贴权的志愿者；而从七河地区方面，他打算让退伍士兵和已经从俄国内地来到该边区的农民住满预定各点。虽然份地比以前大为减少，虽然要变成哥萨克，农民们仍十分乐意到新的地方去，并且成了加强七河地区哥萨克部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为使吉尔吉斯居民不再受哥萨克的欺压，考夫曼在经济和治 269
安方面把他们划归县长管辖，而且把诉讼案件划归县法官和省公署办理。这样一来，原先由团管理委员会和区衙门单方面处理讼案所造成的经常有利于哥萨克的混乱现象消除了，主管机构比较合乎规章地、公正地对待受欺压的本地居民了。同时，考夫曼准许吉尔吉斯人转到锡尔河省去，并且制止哥萨克向吉尔吉斯人征收因换地游牧经过哥萨克镇闲置土地的过境税，这指的是没有耕翻的、没有播种的、以及不是主要草场和割草用地的闲置土地。从 1878 年起，因为在省里已经开办了测地局，他命令把吉尔吉斯人的土地同哥萨克和农民的土地分段划界。

打算让农民主要定居在各山岭的山前地带、水利系统沿线和驿道沿线。计划筹建三十四个村和四十七个镇。官家不出任何津贴，然而给予的免税和免服兵役的优惠待遇不是六年，而是十五年（村）和二十五年（镇）。起初分给每个男丁的份地是三十俄亩，后来减少到十七俄亩；但是在有人工灌溉和产量稳定的情况下，就是分给十七俄亩，也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农民有权把新来的移民接纳到自己的村社里去。

在 1870—1871 年里，军事测地员们在一千一百八十二平方俄里的面积上，给十三个农民居住点和三个新迁建的哥萨克新村划定了份地的界限。把十万零二百五十七俄亩土地划给八百二十一

户哥萨克和农民。在 1873 和 1874 年里，给五个农民村庄划了份地；1875 年给四个农民居住点和两个哥萨克新村划了份地。这样一来，在考夫曼时期，哥萨克镇和新村的数目从十四个增加到二十七个，居民则从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五人。在这个数字里面，农民有一千六百一十人，士兵有三百二十四人，在暴动时从伊犁跑来改信基督教的卡尔梅克人有二百零五人。

从 1868 年起到 1880 年为止，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农民移居到七河地区。但是，他们当中的一千二百九十二户，即大约百分之三十九，安置在各城市里，成了小市民阶层。出现了三十六个农民居住点，筹建的还有二十三个。有二百四十二个退役和预备役士兵的户，被安置到农民的村庄里。在这些居住点里总共有一万三千八百人。在城市里落户的还有八百九十九个士兵户，迁移到此地来的还有一百四十九个一等和二等商人户。

270 从 1876 年起，锡尔河省就开始有农民居住了，当时在离七河地区最近的奥利耶阿塔县建立了三个镇，有居民一百九十七人。有一千八百四十三人和士兵一起，被迁往各城市，成了市民。仅塔什干一处，就有其中的一千二百七十七人。

1879 年和 1880 年，一些门诺派教徒来到边区。这个反对战争、摒弃武器、否定宣誓的教派（创始人叫门诺，1557年创于弗里斯兰①），在一个武器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里是不能受到支持的。一百年前移居到俄国来的门诺派教徒们，在 1876 年拒绝服从关于全国义务兵役制的法律；他们卖光了自己的财产，就一个接一个地到美国去了。不过，他们在美国未找到一个可以不要手枪而能居住的地方，就又返回俄国来了。他们同意了在 1875 年赐予他们的优惠条件：即不带武器在非战斗部队和医疗队里服役。但现在却不允许他们享有这一优惠条件。于是，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土

① 荷兰的一个省。——译者

耳其斯坦边区，共有五百户。他们指望得到兵役方面的优惠。考夫曼极为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不过他们终未争取到优惠。

他们的请愿代表窜到布哈拉去了，但是那里并没有接纳他们，因为土地和水连自己使用都不够；希瓦则比较好客，大部分外来人就在霍杰伊利城附近、劳丹一带地方和希瓦城附近的地方定居下来了。

1880 年一些德国人来到塔什干，考夫曼象照顾亲人一样关怀他们。在已被取消的集市的建筑物里，给他们安排了过冬的房间，耗费了一千二百卢布添置住房设备，本来还准备把收归官家的、原先作养马场用的卡夫兰伯克的土地送给他们。德国人总共只有七十三户，而这块土地大约有三千俄亩。这样的份地比分给俄国移民的普通定额超出了一倍。大概，事情就因此而没有办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德国暗探们就到奥利耶阿塔县去了，并且在那里选中了塔拉斯河谷里的一块极好的地方；往那里派去了一位测地员，给有二百一十个男人和一百七十三个妇女的六十四户德国人划出了一千九百二十九俄亩的土地；从官家的森林里，给每户德国人二十五棵树，给学校和磨坊提供了八十五棵树，——也就是说，总共给了一千六百八十五棵树。门诺派教徒们在此地落户了，共有四个彼此离得很近的村庄，而且把自己的新村起上了德国名称：格纳登塔尔、克普彭塔尔、格纳登费利德、尼古拉波尔。不久，还有后面赶来的九户也迁移到他们这里来了；官家的森林里，再次响起了砍伐之声。一些在战争问题上背叛了教义、同意服兵役的人，被撵出了侨民区，他们立即在邻近的地方建立了第五个村庄——奥尔洛夫村。1893 年下令把侨民区的德国名称改成俄国名称，只保留了奥尔洛夫和尼古拉波尔，其余村庄重新命名为：安得列夫卡、罗曼诺沃和弗拉基米尔斯克。德国人获得了四千五百五十卢布贷款，一部分是无息贷款，一部分年息五厘。毫无疑问，当提供给全体移

民的优惠期限结束时，这些爱好和平者将遇到新的困难。一旦吉尔吉斯匪帮进行袭击，俄国军队会保卫他们吗？还是将给予他们一次机会，使他们通过亲身体验确信武器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鞑靼人也极想从喀山、乌法和奥伦堡迁移到土耳其斯坦边区来，他们已经通过在吉尔吉斯人中宣传伊斯兰教的活动，充分显过身手了；在考夫曼看来，鞑靼人想迁到边区来的渴望，对边区是十分有害的。在考夫曼之前，所有的鞑靼传教士都被沿河的吉尔吉斯人抓了起来，送交给卡扎林斯克城防司令官并领取三卢布的奖金。后来，由于吉尔吉斯人特别卖力气，被抓来的人非常多，赏格就减少到了五十戈比。

虽然考夫曼不允许有任何类似欺压的事情发生，但坚决反对鞑靼人移民边区。他轻蔑伊斯兰教，否定了在这里筹办伊斯兰教固定团体的各种尝试，现有的则听凭他们自己挣扎着存在下去，俄国政权不给予任何支持。他在自己的工作报告中就讲过（第207页）："在治理总督辖区的第一年里，我赶走了根据乌法穆弗季的命令从乌法派来的法定毛拉，取消了我方当局在我以前开始了的同当地伊斯兰教团体的一切官方往来，而且不承认和不批准增加寺院不动产的新捐助，此举甚至和1867年临时条例的字面意义有所抵触"。

在草原上废除了反对传教的措施后，伊斯兰教的宣传在考夫曼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诚然，他也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边区活动，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意图，因为英国人在印度的试验产生了相当可悲的结果。

关于土地占有问题，这方面考夫曼时期做过的事情不多，因为他的方案交到各个不同的部去审核时，几个部都加以阻挠……

在他那时候，边区的幅员共计有一亿零四百万俄亩，其中农业占用的几乎不到五十分之一，比两百万俄亩稍多一点。游牧区占

了大约四千万俄亩，其余的或者是沙漠，或者是上不去的大山。耕地最多的地区是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省。在这两个地区里，作物占了领土的十二分之一。耕地最少的地区是阿姆河军分区，那里用作耕地的只有二百分之一。在锡尔河省，农业占地百分之一。在 272
居民增加的同时，耕作面积也扩大了，比如，从 1872 年起到 1877 年为止，在撒马尔罕省增加了七万三千七百二十人，耕地则增加了四万六千零三十七俄亩。

在同一时期里，在沿河的吉尔吉斯人那里，人口明显增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在整个锡尔河省，居民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在七河地区，由于俄国移民云集，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

按照伊斯兰教的法规，每个穆斯林可以理所当然地占用任何闲置的、尚未归任何人所有的、以及被抛弃了的任何无主土地。这是第一个占用者、第一个拓荒者的权利：一旦他引来了水，栽上了树，种上了庄稼，——他就可以占有整个复苏了的土地。但是，如果主人不再经管自己的田地，而且三年内没有耕耘它，那末，这就等于放弃了土地，到那时候，第一个愿意要的人就可以占用它。而在用武力征服了的地区，全部土地就交给征服者去支配；农夫和任何土地占有者则必须纳税才能暂时使用土地，他们有义务向征服者缴纳赋税。战胜者给自己取得的土地和分配给战士的土地，叫做乌什里，对这种土地课以田赋。留给当地人的土地，叫做赫拉吉，这种土地要缴纳产量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为有特殊功绩、在引水方面有特别劳绩、或者因为服满义务兵役而得到的米利克-胡尔土地，则可免税、不向这种土地征收官税。这样的土地已经完全是占有者的财产了。此外还有赠与或者遗赠给宗教团体的土地，是寺院公产；然而，因为让渡权只归全权占有者所有，所以只有免税的米利克-胡尔土地能转为寺院公产。

俄国人征服边区以前，这里的全部耕地分为：阿姆利亚克——

国有的，米利克——业主的，以及寺院公产——宗教界的。后两类不向官家缴纳任何赋税。伯克(即省长)、哈基姆(即县行政长官)、哈孜(即法官)等等的舞弊行为以及各种伪造证书和伪造汗王赠与财产的封诰不一而足，因而权威人士的亲戚和一些骗子手侵占国有土地的事更是层出不穷。锡尔河省和撒马尔罕省的一些耕地较好的县里，近八分之一的土地就这样根据米利克权利被占去了。

1876 年，发现军事-民政公署的一些俄国官吏，按老一套办法
273 侵占土地，向居民勒索苛捐杂税，并且使用不亚于汗王统治时期的各种横暴手段。干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到当时的锡尔河省省长戈洛瓦乔夫中将同意的……考夫曼非常严厉地对待这种出乎意外的、使他感到极端愤恨的现象。

必须指出，早在 1868 年，布哈拉埃米尔和浩罕汗王曾送来几乎是成群的马匹作为礼品，为了给礼品增添光彩，马群中还有一些骏马，因此，考夫曼打算在塔什干附近建立一个供军队需要的养马场。计划用卡巴尔达产的东方种骏马和卡拉巴伊尔种的高原马同草原牝马杂交。问题是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地区，一片闲置的、即未被任何人占用的土地，并且要寻找一些自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当时的库拉玛县县长科尔扎科夫中校划出了这样一片土地，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由十五人参加的公司：考夫曼将军和戈洛瓦乔夫将军、低级宫中侍从戈利增公爵和低级宫中侍从萨文科夫、科尔扎科夫上校、利申上校、贝格上校、麦丁斯基上校和古尤斯上校、克里夫佐夫中尉、兽医佐什克维奇，以及赛义德·阿齐姆、奥马尔·麦尔吉马诺夫(县长的下级助理)、库尔·马姆别特和卡扎克汗四位本地人。公司的成员是"铁定的"，即不许用购买股份的办法加入新成员；退出者应把自己的股份交还给创办人，或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另一位成员。规定每年缴纳的股款为六百卢布。养马场是在 1871 年成立的，设在离塔什干十八俄里的地方。为了对考夫曼表示尊敬，命

名为康斯坦丁诺夫养马场。考夫曼为这桩事业出资二万卢布，要求在二十五年内偿清债务，从 1876 年开始，每年偿还一千卢布和一千卢布利息(年息五厘)。1872 年，在库拉玛县的储蓄贷款银行里借了一万五千卢布，为期十五年，年息六厘。1873 年公司又借了四千五百卢布，为期十年，按契约规定，十年后当付还六千七百五十卢布。

当时担任过总督办公厅副主任的萨文科夫被推选为企业的主管，此人非常聪明，深受考夫曼的信任，因此颇有威信。当时随同考夫曼来的官员们都热衷于修造房屋（这些官员们获准在新兴的俄国城市境界内赊购了他们选中的地段，并按一年的薪俸获得了无息的、分十年偿还的补助金），但木材却颇为缺乏，因而萨文科夫打算在养马场附近栽植杨树林，还打算种庄稼，指望能捞到几百万卢布。

不过，这几百万卢布能否真正拿到手，还是渺茫的。养马场暂 274
时没有收入，而且并非所有的成员都有能力为了将来的好处每年支付六百卢布……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企业，快到 1875 年年底时，整个公司的成员只有四个人了：考夫曼、戈洛瓦乔夫、萨文科夫和克里夫佐夫。预料从 1884 年起，森林将开始每年提供至少二万五千卢布的收入。

到 1874 年 12 月 1 日，养马场有四百三十一匹马：十二匹牡马，一百六十八匹牝马，一百零三匹牝驹和一百四十八匹牡马驹。在全部马匹中，有二百三十匹卡巴尔达产的东方种骏马和卡拉巴伊尔种的高原马，其余的马是能负重的草原马。畜养这些马匹，一年得花费五千五百卢布。养马场的债务，把二万卢布股金也算上，达到六万一千七百七十卢布。1875 年，当时的骑兵总监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打算收买养马场归公，当时跟考夫曼一起在彼得堡的萨文科夫提交了一份关于养马场财产状况的简要报告，

把企业的总值估计为十万卢布。已经栽植了七十万株树；除官家拨给的两千俄亩土地外，指明还有三千一百俄亩自己购置的土地。

收买归公的事没有办成，而随后不久，非法购置土地的方式被揭露了出来……根据津加蒂的几个吉尔吉斯人控告萨文科夫和古尤斯侵占奇库利土地的申诉状，阴谋诡计的黑幕揭解开了。侦讯开始时，申诉状就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飞来，——于是，一幅令人发指的舞弊行为的完整图景，展示出来了。

按年月日先后的顺序，靠损害当地人发财致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侵占作养马场用的土地。关于养马场的想法刚一产生，马上就干下了如下的狡诈勾当：在塔什干西北十八俄里的地方，沿着克列斯河选中了一块土地，有五百三十九俄亩，这是后来经过土地测量查明了的；在这里游牧的是罗莫达诺夫族的吉尔吉斯人，但是一个名叫马哈茂德伯克·卡夫兰别科夫的塔什干萨尔特人，出示了一张拥有这片土地的地契，上面盖有某个阿卜杜拉赫曼伯克·巴加杜尔的印鉴，似乎是他批准这片土地属比伊卡夫兰伯克所有的，因为土地是在他的氏族里世袭下来的。印鉴盖在背面，而不是在正文下面，那里没有盖印的地方了。仅此一点，就明显地证明是一份伪造文件：老奸巨滑的萨尔特人，搞到了前伯克或者甚至汗王的一张不三不四的、毫无价值的简短命令或者一封信件后，从下面裁掉带有印鉴的空白纸头，这样一来，印鉴就势必是在上端了，他就在纸头的背面写上给自己颁赐的特权证书，把正文写到纸头背面最末的地方，做出无处加盖印鉴的样子。于是，不了解这种简单欺
275 诈手法的人就以为，伯克或者汗王出于节约纸张，叫秘书把这一重要特权证写在一小块纸头上，而且由于没有多余的地方，就把印鉴盖在背面。

1868年3月25日，这张契据，好象是按三百梯拉（约合一千二百银卢布）的价钱，转让给库拉玛县县长的一位本地出身的下级

助理奥马尔·麦尔吉马诺夫。但是，萨文科夫只给了六百卢布。在地产契上，加盖有库拉玛县的两位哈孜、两位穆弗季和三位阿格利亚姆①的印鉴。

奥马尔是养马场的股东，他显然为养马场购买了价值六万四千六百八十卢布的土地。在文件的背面，有萨文科夫的亲笔签名可资证明："购置卡夫兰伯克土地的契据。养马场主管萨文科夫"。这组契据的末尾，有里沃亚德②，有三位塔什干哈孜、一位穆弗季和一位阿格利亚姆的印鉴，他们证明，当时的浩罕汗王赛义德·穆罕默德·鲍加杜尔·马尔利亚汗，也曾认证土地归卡夫兰伯克所有，而且末了还写上了一个问题："本约加盖的印鉴，在法律上是否合乎规定？"答曰："里沃亚德：'服从君主是必须的，如果他不强制定罪的话'。摘自塔勃西尔的书"。

用六百卢布购买价值六万四千卢布以上的土地一事，本身就表明是应受指摘的行为。

不过，在养马场的现金出纳账上，登记有一笔三千八百三十卢布的款子，是1871年支付给卖主卡夫兰伯克和补偿罗莫达诺夫族人的建筑物和已栽培的作物的。萨文科夫、科尔扎科夫、奥马尔和乡公署的管理人、哈孜及其他一些任公职的当地人，带着一个由骑手组成的卫队去接收土地，宣布土地归公，并强制赶走了罗莫达诺夫族人……坚持不走的人挨了一顿马鞭，而且遭到逮捕。吉尔吉斯人收起帐幕迁走了。后来，他们向省长戈洛瓦乔夫提出申诉，可是省长也向他们宣布说，土地已转归官家作养马场用了。他们毕竟多少得到了些钱，补偿了舍弃的建筑物和沿灌溉渠栽植的树木。事情就那样不了了之。在测量以前，养马场认为此地有二千四百俄亩，栽培了一百二十俄亩苜蓿，并估定地价为二万四千卢布。应

① 执法官。——译者

② 根据宗教的传统说法，为宗教法令。见本书481页。——译者

当指出，在奥马尔转让土地给萨文科夫的契据上，萨文科夫被尊称为上校和总督帮办！

在奥利耶阿塔县、库拉玛县和奇姆肯特县的所有闲置土地上
276 放牧马匹是可以无须付费的。但是，总有人（萨尔特人或吉尔吉斯人）拿着盖满印鉴的陈旧契据前来说明这块或那块闲置土地是属于他的。于是，养马场的首脑们便在远离行政当局监视的地方寻找牧地。科尔扎科夫告诉考夫曼说，沿乌加姆河、顺山麓一带的地方，有一块很出色的牧场，他并使考夫曼确信，土地不为任何人所占有，是一块空闲土地。作养马场牧场用的土地，总共需要两千俄亩。因为在这里尚未进行过测量，所以公司创办人科尔扎科夫和萨文科夫就用目测确定了这个数量……可是谁是自己的敌人呢，况且，在这里可以随意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离塔什干一百五十俄里的距离，使考夫曼不大想到那里去亲自证实陈述的正确程度和公司活动的合法性，何况他本人和省长是暗中参加了公司的。只好信任了……划出的土地以天然界线为标志：一边是乌加姆河，另一边是流入乌加姆河的哈扎尔-帖克河，第三和第四两面，是顺着流入乌加姆河的一些溪流的分水岭延伸的山脉。

1875年5月5日，考夫曼就按这样的意思，并且按照定下的界线，未指明地亩的数量，给陆军大臣写了一份编号为629的呈文，恳请他向大臣委员会提出申请：把这个地段赏赐给养马场公司永远占用。呈文是萨文科夫起草的……

实际上，土地原来并不是空闲的，而是被在此牧放自己畜群的吉尔吉斯人占据作夏季牧地。结果证明，这里的土地不是二千俄亩，而是二万三千俄亩！吉尔吉斯人的土地被宣布归公了，他们无处可去。因此，他们为了享有夏季牧地的权利，不得不同意给养马场每年缴纳大约一千卢布的赋税……而且要通过他们自己修造的、但是已转归养马场所有的桥，还得付“修理”费……

在萨文科夫随同考夫曼到彼得堡旅行期间，戈洛瓦乔夫成了养马场的主管，他通过克里夫佐夫中尉严格地征收这项赋税。

自 1872 年起，古尤斯上校代替科尔扎科夫，当了库拉玛县县长。古尤斯是从霍占调来的，他在那里已经侵吞了不少公款。在霍占接任他的职务的诺利杰男爵，把债务承担起来了，指望去富裕县上任的古尤斯会很快同他清账……考夫曼的异常轻信和不善于选择人担任重要职务，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些人全都是穷得不名一文的赌棍，不眨一眼就可以一次输掉几千。他知道，古尤斯在边防近卫骑兵团任司库员时，胡乱地浪费了七千 277
多卢布，而且曾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因为他参加了撒马尔罕远征，考夫曼亲自把他失掉的近卫军骑兵上尉官衔还给了他，未经批准就同意给他发了四枚军人乔治十字勋章，并且在改称为近卫军骑兵少校时，指派他到霍占当县长。对前任司库员，考夫曼期望着什么呢？

另一个不走运的司库员是皮尼亚金。此人从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活动起，头一年就在总督办公厅盗用了二万一千卢布。可是，在这件事上，人们却归咎于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根斯将军，怪他把钱保存在司库员的衣袋里！

皮尼亚金用妻子的名义盖了一幢房子，恰巧在案子开始的时候，他瘫痪了，也就被宣布无罪，因为他拒不招认，从他口里弄不出任何东西。一个机体损坏了的人是不会悔过的，而根据改革前的旧法规，口供才是最可靠的罪证。

1867 年，由彼得堡城防副司令官调任为彼罗夫斯克县县长的潘克拉季耶夫上校，也是一个肆意盗窃公款的典型。他盗用了一部分帐户税之后，被免掉了职务，保留原官衔的薪水，在塔什干隔离反省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再次获得了县长的职位，不过是在离西伯利亚较近的地方——在奥利耶阿塔。在那里，他又犯了同样的

过错，但是照旧只受到了免职处分……随后，在俄罗斯获得部队长官的职位后，他又在那里把手伸进官家的柜子里捞了一把，最后终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最受考夫曼偏爱的两个穆斯林也挺有意思：一个是鞑靼人瑟尔特拉诺夫陆军中尉，另一个是吉尔吉斯人阿塔姆库尔骑兵少尉。前者在考夫曼手下当过两年左右的译员，接着被委派为驻撒马尔罕的分区司令官。他差点儿自封为汗王了，每逢星期五，中尉就模仿土耳其苏丹出巡的庄严样子，身着袍服，裹上缠头巾，隆重地摆驾到清真寺去。长期以来他却并未因此受到惩罚，直到最后发觉这个鞑靼人搞政治宣传时，才命令他辞职。

阿塔姆库尔是个目不识丁的吉尔吉斯平民，起初是一名普通骑手：给官长们刷马、送信件等等。不过，在一些小规模战斗中，他勇敢出众，无情地杀戮放下武器的人，主张把俘虏"一个个地全都宰掉"。因此，他被认为是俄国人的一个可靠仆役。他获得了民团
278 准尉的军衔，但民团军衔不算官衔，所以考夫曼请求把他编入非近卫军骑兵，改称为骑兵少尉。可是，在同布哈拉确立和划定了草原边界时，所有知道这个野蛮的吉尔吉斯人是个滑头和伪君子的人们感到惊讶和困惑莫解的是，在1868年撒马尔罕远征期间，他摆出一副真正穆斯林的面孔，成了一个回避战斗的伪善人，他已经不是在俄国人当中，而是在当地人中猎取名望了。考夫曼委派了阿塔姆库尔当全体克齐尔库姆的吉尔吉斯人的长官。按考夫曼的意见，这是一项英明措施：一个出身黑骨阶层的人成了吉尔吉斯人中的英雄；而出身高贵的却受到轻视。让人们知道，俄国人对忠实服役的人是怎样奖赏的。阿塔姆库尔征收到了赋税，就在那次远征之前逃到希瓦去了。但不久，他就在那里被汗王下令杀掉了，他对汗王说了些失敬的话。

考夫曼看中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物。

那时候，塔什干风行一种玩什托斯纸牌的赌博：一场输赢达三万卢布，这些钱不停地易手，时而转到这个幸运者手里，时而到了另一个幸运者手里。主要的赌博者是炮兵连连长、县长和市长。考夫曼甚至连一些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知道，据此推断，很难设想他会不知道持续了多年的、范围广泛的赌博。

1873 年以前，古尤斯也在库拉玛县拿走了几大笔款子，有时是从经济管理处主任们那里以借贷方式取去的，主任们受到他的推荐，准时地获得银质和金质奖章；有时就干脆把他收来的税款留在自己手里而不入帐……

萨文科夫的事业也不太妙，或者更正确点说，他那获取百万卢布的梦想并未如愿以偿地迅速实现……戈洛瓦乔夫也想把在高加索服役而受赏的土地，在库拉玛县调换一片比较有利可图的土地。

在奥伦堡边区由总督办公厅主任指使、经克雷扎诺夫斯基许可，肆无忌惮地侵占巴什基尔人的土地的消息，已经传到塔什干。贪欲也在这里激发起来了。况且，头两起"案子"已十分顺利地对付过去了。打算发动新"战役"了。

在离塔什干五俄里的地方，沿着通往奎柳克的路上，公司划定了二千二百五十六俄亩土地，叫做卡兹-库尔干。对这片土地提出产权的人，是萨尔特人穆萨·穆罕默德比伊和大约四十三位塔什干的和卓，而且除他们以外，还有塔什干的别什阿加奇斯克区的大约六十个农民(季赫坎)。不过，和卓们手里没有任何契据；他们肯定地说，契据掌握在他们氏族的嫡系代表穆萨比伊手里，没有发给 279
他们。

塔什干市长根据和卓们的申诉，叫来了这位穆萨比伊，但他肯定说自己那里没有契据。和卓们找到了萨文科夫，并且声称，鉴于他们自己对六分之一的卡兹-库尔干土地的要求没有指望了，他们情愿按一千卢布的价钱出让自己的诉讼权，可是不知道怎样从穆

萨那里搞到契据。萨文科夫承担办案，而且答应搞到手时不是付给一千卢布，而是两千；不过，穆萨比伊坚持说，和卓们的契据丢失了。于是，萨文科夫就命令在养马场土地上使用牧场的罗莫达诺夫族人往塔什干迁移，住到有争议的土地上去。那些人照办了。穆萨比伊到麦金斯基(市长)那里提出申诉。麦金斯基要求拿出能说明土地归他所有、而不是归罗莫达诺夫族人所有的证据。穆萨比伊在长时间到麦金斯基那里往返奔走之后，终于交验了契据。吉尔吉斯人迁出去了，可是契据被扣了下来，转送到哈孜会审法庭去了。

1873年，和卓们委托萨尔特人阿卜杜拉汗对穆萨比伊提出诉讼，要求分给他们全部土地的六分之一。市哈孜对此案作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并从靠塔什干最近的地区，给他们划分了三百七十七俄亩。阿卜杜拉汗拿着哈孜的这个判决书去找萨文科夫，心安理得地按四千卢布的价钱，把委托人的土地卖给了他。7月1日，由一个名叫米尔萨利赫的塔什干哈孜，在古尤斯的住宅里订立了地产买契，用的是一个冒名顶替者、建筑师列哈诺夫的名义，此人支付了一千梯拉，并按四千卢布的价钱，把土地转让给萨文科夫。这样一来，一片由于离城市很近、价值约五万卢布的土地，就以不超过从该土地上征收的一年土地税的价钱买来了！根据业已公布的考夫曼的命令，交易本身应在省公署办理手续，而不是由哈孜办理；应由省公署主席批准，而不是由县长批准。但是，古尤斯用自己的签名和公章，批准了这桩交易……哈孜从古尤斯那里得到了一匹铁青马和一件皮袄，从萨文科夫那里得到了一匹淡黄色马。阿卜杜拉汗也获得了丰盛的礼品。

农民们听说出售有争议的土地后，就向阿卜杜拉汗提出了诉讼，要求把出售的土地分给他们六分之一，即将近六十三俄亩。经过调解便急忙结束了这桩案子，农民们获得了六十一俄亩半。随

后，开始分成小块卖光了这块自力购置的土地。古尤斯把土地硬塞给他的全体部属，拿土地去向经济管理处的财务主任们折抵他拿去的款子；在指定卖给小公务员们的土地的项目下，扣了他们的 283
薪饷，不过土地可以卖给另外的人。

萨文科夫和古尤斯立即从县的公款中领取了二万四千卢布；随后，萨文科夫到彼得堡去了，古尤斯则继续主持企业，并且赚得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三卢布，还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几块地。奥马尔得到的钱和土地，共为四千零四十七卢布，而且在侦讯开始之前，还把价值这笔钱款总额的土地退给了古尤斯。

这样，用别人的土地搞交易，或者说搞计谋（萨文科夫和古尤斯通常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买地活动的），给他们提供了四万一千卢布以上的现款，即三万七千利润！

1874 年，用奇库利的土地又搞了一次计谋。离塔什干不远，在奎柳克和津加蒂之间，有一个芦苇丛生的湖泊，因此被称为奇库利，即芦苇湖。湖的四周，有荒废的灌溉沟渠的痕迹，有迄今还在使用的沟渠，但是，这个地区最珍贵的东西是芦苇，津加蒂人就在这里割芦苇拿去出售。

由于被占用作耕地的土地很少，而且芦苇不是任何人种植的，自力购置地产者就想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宣布这里的土地是“荒芜的”，是无人经营的，因此是闲置的；然后托旁人出面发表一个占用它的声明说，根据伊斯兰教法典的规定，应该把土地拨给他们，向他们购买土地权。圈定的土地有二十多平方俄里，即二千一百七十一俄亩。哈孜米尔·萨利赫起草了一篇 3 月 9 日（好像是 1872 年）里沃亚德，宣布土地是闲置的。文件上除他的印鉴外，还赫然盖上了乡长和五位比伊的印章。1874 年 3 月，以卡拉苏的经济管理处主任穆罕默德·阿利姆为首的八个当地人，向古尤斯递交了一份呈文，请求把废置的奇库利土地拨给他们。3 月 12 日，

古尤斯把这片土地拨给了他们，并且立刻命令开垦。还曾下令邻近一些村落写成决议，仿佛它们很需要开辟一条通往沼泽的路。

根据一项特殊命令，派出了三千名劳工；他们在十五天内修通了一条长九俄里、宽七俄丈的路，两边修有水渠。如果每天每工按四十至四十五戈比计算，老百姓共花费将近一万八千卢布；修通了一条扎乌尔，即排水沟后，开始割去最边上的芦苇层。

此项工程的费用是由萨文科夫自己支付的，工程花了他三千五百卢布，但是他吩咐穆罕默德·阿利姆另外提出一份八千二百
281 二十卢布的账单，为的是要给将来的买主们增加开垦土地的价格。沼泽地的一部分已经排干，清除掉芦苇的地段已经开垦，就是说，土地已经开始复苏。根据这些事实古尤斯于1875年1月29日给阿利姆发了一张土地占用证。其实古尤斯本来无此权利。阿利姆立即卖给萨文科夫七百俄亩，似乎是按七千卢布的价钱出售给养马场的。

为了引起较有影响的人物对于这一事业的注意，萨文科夫规定把这笔款项作为戈洛瓦乔夫、麦金斯基(市长)、古尤斯和他本人缴来用以购买土地的股金记入养马场的帐内，每人一千七百五十卢布。

随后，萨文科夫再一次去彼得堡；在那里，顺便着手筹办中亚棉业公司。考夫曼答应在塔什干附近给该公司划拨三万俄亩土地。公司的名称是"伊凡·亚诺夫公司"。

该公司的第一个措施，是用一万九千卢布向萨文科夫购买七百俄亩养马场的奇库利土地，而其余的一千二百五十俄亩，是公司按三万二千卢布的价钱买来的，用它的每张一千卢布的股票付清了款子。萨文科夫自己从三十二张股票中拿了十张，给古尤斯十张，又给阿利姆十张，由他去分给那些本地的虚构的土地占有者们。然而，在进行开发土地的过程中，发现在沼泽地里和在芦苇丛

的一些边缘地方，已经住了一些庄稼人，他们的耕地的卖价要得过高。于是，就向他们宣布：土地归公了，接着就把人赶走。后来，侦讯委员会算出这样的耕地共有二百八十五俄亩；不过，那是根据受害人空口无凭的说法计算出来的。

津加蒂人被禁止刈割芦苇，可是复苏土地者在清理土地时，仅在1874年一年里，就卖给官家承办收购芦苇的奥伦堡哥萨克部队的卡林上校十万四千捆，在随后的两年里，又卖了五万捆，从卡林那里共获得出售芦苇款七千卢布。

棉业公司的业务经理勃罗多夫斯基向考夫曼报告从奇库利的土地开发者手里买得这片土地的情况，考夫曼就命令由奥伊莱尔少将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去察看土地。委员会发现，在这些土地开发者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农户使用过土地，因此，新近的这些土地开发者的权利，是令人怀疑的。公司当时还划定过两段未开垦的土地，但是每次都发现有一些骆驼在那里牧放，因此，考夫曼没有同意。

在靠近边区中心的地方，哪里还能找到在上千俄亩的地面上连一顶帐幕也没有的土地呢？"伊凡·亚诺夫公司"在大失所望之 282
后，结束了自己的事务，并且放弃了奇库利土地……公司的股份成了分文不值的废纸。公司把它运来的十台轧棉机和六百二十普特乌普兰品种的上等美国棉籽，非常便宜地卖给了别利亚科夫和拉赫京；棉籽是在此以前被考夫曼派到美国去出差的勃罗多夫斯基向认识的植棉专家订购来的。

然而，不管怎样指责我们的土地开发者，毕竟不能否认以下的事实，即两年之后，当侦讯委员会在1877年7月对奇库利的土地进行检查时，发现耕地已经不是二百八十五俄亩，而是七百八十四俄亩。虽说委员会惹人注目地怀有偏心，象一条贯穿在整个案子中的红线一样，但是，它也不能不把津加蒂人的如下证词载入记

录:“牧场是在奇库利的土地上修了一条路和两条排水沟之后才出现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排干了水,而且在一些较高的地方,牧草取代了芦苇”(锡尔河省公署档案馆,第216号卷宗,第7卷,第145页)。总之,增加了五百俄亩耕地,按照该委员会所作的估价,一俄亩值一百二十卢布。这就使居民得到了五万一千卢布的收益。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紧接着用米赫切加尔的土地所搞的一次“计谋”。在塔什干以南,在奇尔奇克河的彼岸,离库拉玛县从前的中心托伊-提尤别十二俄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离塔什干三十俄里的地方,有一片大约八百俄亩、一半长满芦苇的土地。

整个这片土地,看样子首先是面积显得比后来土地测量所证明的要广阔一些,其次则是见不着在芦苇那一边的耕地。当戈洛瓦乔夫吩咐古尤斯为他寻找一小块土地(他打算请求以这块土地为自己调换在高加索的土地)时,古尤斯就把此事委托给自己的一位当地人出身的帮办,即代理人奥马尔·麦尔吉马诺夫。奥马尔向熟人们详细打听了一番,接着划定了这片土地。戈洛瓦乔夫派地形测绘员科列斯尼科夫大尉去测绘平面图,该地形测绘员在三天以内就完成了平面图的测绘。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表明,这个地段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宽广,用来调换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地方,这个地段也可以用来顶数。

测量时,发现这里居住着将近六十个帐户,他们把一些丘陵平整成为耕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耕地只有大约四十巴特曼、即一俄亩。曾经向这些吉尔吉斯人宣布,土地转归帕德沙雷克
283 所有,也就是说,归公了,要他们离开。随后,古尤斯曾在1876年下令从霍占公路往此地修一条牛车路,虽然未写成村群众大会的决议,但是已开始修路了,而且在整个这桩交易中止时,路已经修了六俄里。于是把耕种土地的权利还给了吉尔吉斯人。

这当然是滥用职权，是欺骗手段。但是，由于奇尔奇克河发大水，托伊-提尤别周围一片沼泽，塔什干也是如此。而要排干沼泽的水，并使之复苏，象这样六十个帐户的一小组游牧人，是不可能胜任的。几年过去了，沼地仍旧是沼地，疟疾普遍流行起来。托伊-提尤别的居民死掉了四分之三；在塔什干，居民也大量死亡……我们的行政当局应付不了这场灾难：养马场停办了；棉业公司不存在了；但是六十个帐户却享受着安宁幸福的生活！没啥可说的，结果有利……Vivat justicia et pereat mundus!①

1871 年，在离托伊-提尤别四俄里的地方，库里卡拉吉尔吉斯村的居民，袭击了卡拉苏驿站；路过的科列斯尼科夫哥萨克中尉和一名护兵，即哥萨克勤务兵，正在那里过夜。军官被打死了，哥萨克同另外三个保卫驿站的人在对射后，跑往卡拉苏，接着趁黑暗时分得以泅过小河，而且在芦苇里隐藏起来。侦讯揭穿了一个塔什干伊尚和卓·伊什·穆罕默德的整个阴谋，此人盘算鼓动全体外奇尔奇克居民。报警以后，从托伊-提尤别出动了一连哥萨克，暴动者从捷利亚乌旁边跑进山里去了，但是有几个人被擒获。应考夫曼的要求，浩罕汗王引渡了几个在汗国境内逃生的主谋者。伊尚和卓比较聪明，躲藏在塔什干，而且在那里失踪了……不可能找到他。主谋者一共八人都枪毙了，抓到的其余十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库里卡拉村被摧毁，不论什么时候都禁止在此地定居。土地成为闲置的了，于是让科尔扎科夫把土地分配给可靠的人。他把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手们，一部分给了奥马尔和其他一些服公职的当地人。但是，骑手们害怕到这片土地上去，因为原先的业主们分散在邻近各村里，并威胁说，要惩罚到他们土地上去的人。唯独奥马尔帮办不害怕，他在自己的地段上建造了一

① 拉丁语，原文字母有误，应为 viv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意为“世界可灭，真理永存”。——译者

个不大的库尔干恰(形似一个用滑秸泥高墙围起来的多面堡)，并且把土地租给对分制佃户。侦讯委员会起初把此事归罪于非法占有土地的奥马尔，后来则归咎于科尔扎科夫。

284 还控诉奥马尔侵占了二十二俄亩官家的和寺院公产的土地(不过后者只有一俄亩半)，把它折算成二千六百七十一卢布。其实土地是分成小块卖出去的，只卖了七百卢布。土地离城市越远，价钱越便宜，因此不应一律按一俄亩一百二十卢布定价。这里说的是克列乌奇的土地，它位于离塔什干五十俄里的地方，也在奇尔奇克河彼岸。但是，奥马尔认为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业主，因为在切尔尼亚耶夫征服塔什干期间，当俄国部队驻扎在克列乌奇(另一种叫法是基利阿乌奇，译意是：去吧，猎人)时，奥马尔是部队的物资供应者，而且经切尔尼亚耶夫许可，他把属于前伯克们的、因而转归胜利者的一个有二十俄亩半的地段种上了苜蓿，修通了灌溉渠，并且造了一个磨坊。于是，从那时起，土地就归他所有了。至于那一俄亩半寺院公产土地，它归属的清真寺早就不再存在了，而且毛拉同意出让这块土地，以换取一块在奎柳克附近的比较有利的土地。不过委员会未就奥马尔推说切尔尼亚耶夫允许过的这番话去询问一下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这番引证没有根据，就宣告奥马尔有罪。但是，参政院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个引证是无法驳倒的，是很有根据的，因此认为，倒霉的帮办在这件事上无罪。不过，由于执行了自己的哈基姆们、即县长们的另一些不法命令，帮办成了尽心报效的牺牲品。

萨文科夫和古尤斯打算在1876年进行的最后一桩交易，是购置在津加蒂村附近的二万四千五百三十六俄亩朱凡灌溉渠的土地。总共有四十个卡拉卡尔帕克吉尔吉斯人，只耕种了这片广大地区里的一百俄亩，并占用了九十五俄亩作牧场。

是否可以认为，整个其余的土地也是耕种了的、即复苏了的，

并因而是属于有四十个吉尔吉斯人的二十五个帐户所有的呢？到县公署去进行过查讯，答复是，除了一百九十五俄亩之外，其余土地被认为是闲置的。查讯后，棉业公司的代表勃罗多夫斯基先生向考夫曼提出，这片土地是一块适合于他答应要拨出的土地。测绘了平面图，派奥伊莱尔将军在现场进行检查，他报告说，在这里能见到被废弃了的旧沟渠的痕迹，还有一些沟渠现在仍能用，几家吉尔吉斯人使用的就是这些沟渠。因此，考夫曼拒绝把这片土地拨给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奥马尔遵照古尤斯和萨文科夫的指示，建议吉尔吉斯人把自己的耕地卖给他，吉尔吉斯人同意以二百二十卢布的价钱出售耕地，同时每人得到一件长袍作为礼物。的确，他们无力缴纳他们欠缴的一百三十一卢布田赋；此外，奥马尔向他 285
们宣布说，土地归公了，欠缴的税款将由他承担。

在萨文科夫家里搜查时，发现了整个朱凡灌溉渠的土地平面图，而且图上标有计划出让给棉业公司的四百六十七俄亩土地。后来对所有牵连进讼案的人进行审判的省公署，控告萨文科夫和奥马尔犯有侵占土地未遂罪，但是，参政院不认为这种指控有充足的理由，并且宣告他们两人无罪。

1877 年 7 月 13 日，侦讯委员会主席、九等文官波利托夫斯基向考夫曼呈交了一份关于对原库拉玛县县长科尔扎科夫上校作为刑事被告人进行侦讯的报告，控告他协助萨文科夫侵占卡夫兰伯克的土地，控告他从应当作为薪金付给在行政机关服务的当地人的公款中提出一万卢布交给古尤斯作为与诺利杰男爵偿清在霍占县输掉的一万九千卢布的亏欠，控告他把向民众征来、用作托伊-提尤别迁到奎柳克来的县公署修建楼房的建筑费所余剩下的七千八百零八卢布据为己有，还控告他纵容奥马尔侵占县公署原先在托伊-提尤别的建筑物，侵占克列乌奇的土地等等。

但是，考夫曼未予同意。他在批示（第 7 卷，第 226 页）中陈述

的理由如下:“鉴于颁布过关于不对锡尔河省的原武官省长就有关库拉玛县和霍占县的舞弊行为进行侦讯和起诉的圣旨（但如果把科尔扎科夫上校在管理库拉玛县时期内的正式侦讯也交付办理，此事就务必进行了），以及鉴于对这些在库拉玛县的舞弊行为所作的调查和侦讯，已经持续近九个月之久，而且还可能长期继续下去，并且侦讯之后还应当有法庭审判，我不能容许库拉玛县居民的紧张状况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居民中的许多人一定得传讯和拘捕；必须制止对过去时期的侦查。居民受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侦讯，但是，有罪的人迄今未受到法律所要求的惩罚。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我命令侦讯委员会，把侦查局限于古尤斯上校管理该县的时期”……

286 虽然如此，波利托夫斯基在同年9月6日向考夫曼提交一份长达一百四十页的报告时，再次申请追究科尔扎科夫，而且还新提出了一批跟他一起的人：麦金斯基上校、叶弗列莫夫少校和彼夫佐夫少校、克里夫佐夫陆军中尉和十二等文官普佳京。考夫曼同意追究除科尔扎科夫以外的所有的人，理由是，遵照在7月16日已经发给委员会的批示，他在管理该县时期内的活动，不应该追究；至于控告他在移交时给了古尤斯一万卢布的罪行，那末，这“已经是在他移交了县长职务以后的事，是对作为一个非公职人员的科尔扎科夫上校的控告”。由于公诉本身的性质无足轻重，考夫曼认为无须“因为这样的公诉使科尔扎科夫失去改变其职务的自由，尤其是鉴于他现在正被派往作战军队里去。因此，可只限于给予行政处分，把他拘禁两个星期”。但是，在发给全区的1877年10月28日命令中，处分却只限于严厉申斥。

麦金斯基于1877年5月5日被撤去了市长职务；戈洛瓦乔夫于同年6月2日，根据辞呈被免了职。从1877年1月23日起，古尤斯和萨文科夫被拘禁在寓所里，布置了步哨和严格的警察监督

人员，为的是不准许当地人随便接近他们。一个月以后，萨文科夫被转移到要塞中的禁闭室，因为有五个萨尔特女人潜入花园里去找他。随后，他被转移到秘密囚室里去了。受到牵连的当地人，包括奥马尔在内，有六十三人。令古尤斯偿还的各种侵吞和盗用的公款，共为五万三千一百九十四卢布四十一个半戈比。他甚至连一个铜板也不放过！

考夫曼对其他人是那么严厉，但是对科尔扎科夫和戈洛瓦乔夫却是惊人地宽容。我们看到他援引了一些多么令人惊异的理由来为科尔扎科夫申辩。至于戈洛瓦乔夫，那末，早在4月12日，考夫曼就曾上书皇上并致函陆军大臣谈过他，在提及戈洛瓦乔夫在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长期服役之后，他用以下的话来解释此人参与舞弊行为的原因："由于粗心大意和对那些诈骗勾当的性质缺乏了解，他最初是因为不知究竟而被引诱到骗局里去的，后来则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参与者"。

6月1日，米柳京复信考夫曼说，皇上表示同意此种见解，"如将对省长不法行为的控告公诸于世，必将产生不良影响，有鉴于此，陛下准您所奏，即不依照司法程序使用的正式手续办理对戈洛瓦乔夫中将提出的公诉，可只局限于根据他递交的辞呈，免除他的 287
职务，同时，不剥夺他的原先职务使他享有的合法特权"（第7卷，第577页）。戈洛瓦乔夫被解职，养马场的其余现有伙伴被关押以后，考夫曼就成了养马场的唯一业主了；而当克里夫佐夫被免于审判时，他就以监护人的资格，被委派去主管卡夫兰伯克的土地，鉴于行将剥夺萨文科夫和古尤斯的一切权利，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也终止了。

1878年6月9日，省公署全体会议只把萨文科夫、古尤斯、奥马尔、十四等文官译员艾哈迈德·真、经济管理处的五个主任和五个成员，作为最大的罪犯交法庭审判。考夫曼认为，其余受牵连的

人是可以宽恕的。法庭于1878年10月17日判处古尤斯和奥马尔永久流放，押往西伯利亚最边远的地方，判处萨文科夫和译员流放到托木斯克省居住，判处其余的人入狱作苦工或徒刑。考夫曼按检查程序把案子呈报到参政院去时报告说，虽然他也认为对某些被告所作的判决偏轻，但是为了不拖延复审，他批准对萨文科夫、古尤斯、奥马尔和译员艾哈迈德·真的判决，至于其余的当地人，他提议把对他们判定的惩罚改为严厉申斥。

参政院于1880年4月30日和12月22日审理了案件，并于1881年2月25日给萨文科夫一人加重了惩罚，决定把他和古尤斯永久流放到西伯利亚最边远的地方，把译员流放到托博尔省居住，免除了十个当地人的刑事处分，把惩罚改为严厉申斥，禁止他们以后担任民事管理处的职务。在司法部1881年5月15日提交参政院的有关报请皇上批准参政院判决的提案里，不知什么原因未提到奥马尔·麦尔吉马诺夫，结果发现全部被判处的人不是十四人，而是只有十三人。

不过，在1881年6月19日参政院给锡尔河省公署下达的命令中，是把奥马尔作为古尤斯的同谋者来提的，而且同古尤斯一样，给他判定的是永久流放。在古尤斯破产的情况下，也就不再向那几个当地人追赔钱款。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考夫曼此时已身患重病，而且完全不省人事了。

288 1887年9月2日、1888年3月19日、1891年11月27日和1892年5月6日的几道圣旨，使古尤斯和萨文科夫的命运逐渐好转；1896年6月12日他们获得了大赦，当时古尤斯在彼得堡、萨文科夫在沃洛格达、奥马尔在伊尔库次克。不过，没给萨文科夫恢复官廷的职衔。1890年，由官家把卡夫兰伯克的土地按四万五千卢布的价钱卖给了商人伊凡诺夫。伊凡诺夫又按每年七千卢布的价钱把土地租给了一些棉花种植者们，他在两年之内就获得了一

万四千卢布，而且砍伐了一部分栽植的林木。根据萨文科夫的计算，到这个时候为止，森林应当每年提供二万五千卢布。即使减去四分之三，伊凡诺夫在四年之内能得到二万五千卢布。不过，又产生了一个出售这片土地是否正确的问题。事情闹到参政院，参政院就下了一道命令：收回土地，退还钱款。伊凡诺夫对这样的处理极为满意：棉花热过去了，租金下跌了，购买这片土地的买主连五千卢布也不肯出了。

289

第十三章

反对投机买卖土地的措施。扬切夫斯基的水道。某些部对1873年方案的反对意见。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的彼得堡委员会力图摧毁村社占有制。边区的收支。用转归土耳其斯坦保卫的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的储金来抵补亏空。整顿驿路交通。奎柳克桥、霍占桥和奇姆肯特桥。电报设施。集市。灌溉工程。乌里扬诺夫。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扎赫灌溉渠。国民教育。天文台。造林。水果和浆果。荷兰牛。旱稻。马齿玉米。阿兰达连科先生的处事态度。化学实验室。养蚕业。养蜂业。高利贷者。犹太人云集。吉尔吉斯人的信贷银行不是为吉尔吉斯人开设的。禁止布渣饮料，禁止鸦片，禁止印度大麻酚和库克纳尔。修建大教堂。孤儿院。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裁减军队和缩减开支。1882年纳曼干和奥希的暴动。"撒马尔罕"号轮船的沉没。多年的方案。从1882年5月25日起，设置草原总督辖区。切尔尼亚耶夫莅任。维列坚尼科夫和基尔斯的检查。行政机关和法院的错误。御用参政院。基尔斯的草原委员会也有过错。宽容德莫霍夫斯基、别克丘林、孔、法维茨基，不公正地迫害格罗莫夫和萨文科夫。官家为驿路多付约十万七千卢布。新税。据基尔斯说，吉尔吉斯人态度友善。北美大使馆秘书斯凯勒向他的政府作的正式报告。考夫曼宽容潘克拉季耶夫、埃曼、格列维尼茨男爵。

考夫曼为了好歹能有一项法律来整顿好当地的土地占有制而奔忙，但徒劳无益，因为他的方案遇到了有关各部的阻挠。俄国的

政权机关认为，自己无权把俄罗斯的整套法制运用于当地的土地关系，更不能依照伊斯兰教法典办事。因此，在对这些有关问题作出立法决议之前，考夫曼制定了反对投机买卖的如下措施：

（1）除了那些已经选定作农民居住点和作驿站用的地段以外，禁止在市界以外给俄国居民划拨土地。也禁止俄罗斯人向当地人购买土地。禁止俄国当局正式批准当地人中间照原价转卖土地的合同和契约。

（2）把闲置无益的荒地给与一部分最贫苦的居民使用。

（3）在审理民间法庭未解决的土地纠纷时，因为哈孜们发给的契据可疑，应以事实上的占有作为根据。但在颁布相应的法律 290
之前，对纠纷的判决应只具有临时决定的性质。

（4）在颁布法律之前，米利克土地（即免税土地）同阿姆利亚克土地一样征收赋税。

（5）寺院公产土地保持原状，不过有时允许有某些限制：例如，占领撒马尔罕以后，位于城寨里的清真寺，被转用作军需库，一个清真寺被占用作军人俱乐部，另一个被占用作军区司令官的官邸；一所伊斯兰经文学校被改成监狱，另一所学校被改成医院，它们的寺院公产则收归官家所有。随后，布哈拉埃米尔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位于其领地范围内的撒马尔罕清真寺和经文学校的寺院公产暂时收归国家管制。考夫曼也仿效这个例子，把属于布哈拉宗教界的寺院公产中所得的收入归公了。不过，这样做，每年只得到一万卢布。

随后，下令把撒马尔罕经文学校的寺院公产的收入余数，也收归公有；这笔收入余数，一年共计约三千卢布。用这些钱修整了塔麦尔兰陵墓、比比·哈纳姆清真寺及其它。占领阿姆河分区后，属于希瓦宗教界的七千俄亩住了人的寺院公产领地，也收归公有，没有理会希瓦汗王勒索土地的强烈要求。

这样一来，敌视我们的土地贵族阶级遭到了打击。阿姆河分区筹备委员会，在九千二百零三俄亩寺院公产土地和米利克土地中，只承认五百八十七俄亩寺院公产土地和一千二百一十俄亩米利克土地。这些米利克土地，是皇上在1873年因马特·尼亚兹为俄国政府效劳而赏赐给他的。

在土耳其斯坦边区，没有人工灌溉几乎不可能耕作。人工灌溉使某些地区能在夏季收割三——四茬庄稼，然而，人工灌溉需要有超过伦巴第水道和摩尔-西班牙水道的巨大建筑工程。很清楚，一个庄稼人没有能力独立地把一、二百俄里以外的水引来，可是，整个村社、一个乡、几个乡就能够办到这件事。因此，每个单独的个体，在这里就得依靠村社。村社分配水量，即浇灌某一地段的天数和安排浇灌的轮次。

在当地人中，有一些擅长用灌溉渠引水的大专家。我们的技术人员，虽然有最好的水平仪、测杆、测链、平板仪等等，但由于得不到穿长袍的人的帮助，还没有引过一次水，灌过一俄尺土地。工兵中尉扬切夫斯基在塔什干修了几年的一条水道，花了近五万卢布，最后还是作废了，因为在水道的开放仪式上，水流不过去……
291 扬切夫斯基替自己辩护说，用来进行水平测量的水准仪不精确……可是，在每一本地形测绘教科书里，本来都载有检查仪器的方法，而且在做这种检查和修正误差以前，禁止动工。这只不过是用仪器测绘平面图和水平测量的起码知识而已。他轻而易举地哄骗了考夫曼：提出用于整个事业的预算仅一万四千卢布，然后就开工了……在检查他的工程时，发现原来他是往山坡上引水，因为他们打算从萨拉尔河取水，而萨拉尔河的河床比塔什干地势低一俄尺半。

考夫曼在禀奏皇帝的报告书里，列举了反对他1873年方案的某些异议。

外交部认为，改变土地关系为时尚早，可能会招致“极其有害的社会变革”和引起“政治方面极其危险的”后果。

财政部认为，方案中可以看出，征服者的意图是：征服之后过十五年利用穆斯林法制和把当地人的土地大量没收归公，以便把已开垦的土地变为官家征收代役租的来源，可是，这是与俄国的土地改革的总精神相抵触的，在俄国正力求把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使他们成为官家土地的依附者。因此，如果现在从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当地人手中把土地收归公有，那末，将来为了使这一改革同俄国其余部分的土地改革一致，势必要求原先的那些当地人赎回他们的原有土地。

国家检查官认为，边区的居民满意现存的土地制度，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因为在不开化的、有狂热信仰的居民中，这样做在政治方面甚至是危险的。

如果前面所述对于不缴纳任何赋税的免税地产，即米利克土地和寺院公产，还可能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末，对于阿姆利亚克土地，即国有土地，则完全无任何意义。地主和宗教界当然不会满意给他们的土地课税，但是，担心出现某种骚乱，出现社会性的激变，换句话说，害怕变革，以及顾虑“政治方面的危险”后果，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已经看到，考夫曼是怎样处置撒马尔罕和希瓦的寺院公产的，难道不是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有害的东西，而且也全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吗？彼得堡的大臣们，在自己豪华的 292
官邸里白白地为不熟悉欧洲式舒适环境的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未来担心……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萨尔特地主和毛拉，在当地居民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考夫曼方案的基本思想是：确定当地人永久使用土地的基本权利，以国家代役租代替现行的、极为复杂的各种捐税。这一种提法，是官产部在审查 1871 年的各种方案时提出来的。在土地问题

上，这个部当然比其它各部更有权威，但是它并未象那些部一样，提出那样古怪的反对意见……

1874年，侍从将军涅波科伊奇茨基的委员会，对考夫曼的方案作了种种修改，修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尽快从村社占有形式过渡到农户经济。但是，不是土地束缚着人，而是水，对这种流动的自然力，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在前面已对此作过说明了，所以想在理论上破坏村社的意向，在这里就全然不能适用。对于这一点，我们要补充的是，不仅水，而且在某些场合，土地在此也是公共使用的：在自己同村人的所有已经收割了庄稼的和所有还没有耕种的田地里，大家都有权牧放自己的牲畜；谁要是使自己的地段荒芜，而且在三年内弃置不耕，他就是放弃了这个地段。于是，任何一个愿意耕种的人，都有权占用被弃置的土地。

考夫曼答复了上述各部的反对意见后，补充说(第257页)："应该认为，上述各部就我提出的边区制度的有关原则所表述的所有其它反对意见，仅仅只是由于完全不了解边区条件这一点所造成的"……

我们把边区的经济状况问题略而不谈，因为所有关于畜牧业、播种地的数量、单位面积产量等等资料，依据的是向当地人详细打听来的材料，因此甚至不能认为资料是大体精确的；况且，俄国行政当局既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扩大畜牧业，也不可能发展农业。我们将把话题转到边区的收入额上去。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资料和收支对照表。

在十二年内，国库的支出几乎超过来自边区收入总额的两倍，即总共收到进款三千二百四十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一卢布，可是拨
293 付的开支用款则为九千九百五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卢布；结果出现了六千七百一十二万三千二百零四卢布的亏空。但是，同时应该提及的是，计算进去的只是七河省和锡尔河省的收入，因为费

尔干纳、撒马尔罕和伊犁的收入，没有收归国库，而是送去让考夫曼支配；在这方面，考夫曼比起他的继任者来处于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因而他在边区的建树也远较他们为多了。

我们按四舍五入的办法，把数目字算成整数，整理成如下的逐年对照表：

年	收入	支出	亏空
1868……	1,484,677 卢布	4,754,761 卢布	3,270,084 卢布
1869……	2,187,396 卢布	5,975,157 卢布	3,787,761 卢布
1870……	1,864,312 卢布	6,598,307 卢布	4,733,995 卢布
1871……	1,822,102 卢布	8,016,081 卢布	6,193,979 卢布
1872……	1,879,966 卢布	8,356,762 卢布	6,476,796 卢布
1873……	2,616,410 卢布	8,338,097 卢布	5,721,687 卢布
1874……	2,727,430 卢布	8,002,712 卢布	5,275,282 卢布
1875……	2,736,354 卢布	7,964,407 卢布	5,228,053 卢布
1876……	3,733,696 卢布	8,909,869 卢布	5,176,173 卢布
1877……	3,495,481 卢布	9,703,789 卢布	6,208,308 卢布
1878……	3,822,297 卢布	11,529,089 卢布	7,706,792 卢布
1879……	4,053,270 卢布	11,397,564 卢布	7,344,294 卢布
共计……	32,423,391卢布	99,546,595卢布	67,123,204卢布

主要开支是用于军队的：四千俄里长的新边界，要求加强军队，因此军队几乎达到五万人。1868 年的民政管理费用只有六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卢布；而在 1869 年，则已是一百多万了；1879年则是整整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八百四十六卢布；在十二年内总共是二千四百四十三万八千四百二十六卢布。1868 年用于军队的钱有四百一十万九千七百九十一卢布；1879 年则已经是八百六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九卢布了；在十二年内总共花了七千五百一十万八千零十九卢布。

可见，用于民政管理的经费增加了三倍，用于军队的经费则只增加了一倍。然而，在军队身上用掉了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三，用在官员们身上的则是四分之一。

其实，不应把一个刚刚征服的、边境上的荒凉而又人烟稀少的边区，同俄国的人口稠密的中心省份相提并论，不能对边区使用同样的一种尺度。但是，必须看到，在这里增加多少军队，在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边区就相应地减少多少军队；保卫这两个边区的担子就落到了土耳其斯坦的身上。这两个边区每年到草原去远征的任务免去了，游牧民族被制服了，获得了三个重要的省份。1878年，
294 那两个总督辖区里的国库储金，达到了六百万。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在十二年里，这些储金将抵补土耳其斯坦的全部亏空。

此外，1866 年成立的中亚事务特别委员会，向皇上呈交了一份报告，圣上于 1867 年 4 月 11 日批准了这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收入完全不是用来抵补军队费用的：如果将收入用来抵补虽然不大的一部分民政部门的开支和维持军区管理处的经费，那也是足够的。这个任务完成后还有剩余，因为收入甚至超过用于民政公署的支出近八百万。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从1868 年起，到 1872 年止，撒马尔罕上交了三百二十六万五千二百九十三卢布；从 1871 年起，到 79 年止，伊犁上交了九十六万六千四百四十卢布；从1876年起，到 79 年止，费尔干纳上交了六百三十六万零九十五卢布；总共是一千一百五十九万一千八百二十八卢布，用这些钱抵补管理这些地区的民政公署的开支，还有剩余。剩余的这笔钱共计三十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卢布。

奉旨在 1882—1883 年检查边区的三等文官基尔斯，在工作报告里列有一张收支和亏空对照表。这张表跟我们从考夫曼的工作报告里援引来的对照表出入不大，但列入收入栏里的，有 1873 年以前从撒马尔罕收到的全部进款（事实上，这些进款那时已经在开

始送往国库了)和自 1876 年起从费尔干纳收来的全部进款(不过，这些进款仍然留下来由总督支配，因此没列入考夫曼的工作报告中去)。考夫曼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在 1880 年前，撒马尔罕、伊犁和费尔干纳，共交来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万一千八百二十八卢布，但是，他没列出占领这些地方的开支。我们这里把基尔斯检查报告中同样列到 1879 年为止的那张对照表抄录如下。用这张表的数字减去考夫曼表中的数字就可以得出被占领区的收入和占领开支了。

年	收入	支出
1868……	1,824,719卢布	5,022,508卢布
1869……	2,504,671卢布	6,254,342卢布
1870……	2,635,069卢布	7,061,121卢布
1871……	2,631,761卢布	8,780,939卢布
1872……	2,907,523卢布	9,799,074卢布
1873……	2,616,409卢布	8,338,097卢布
1874……	2,727,429卢布	8,002,712卢布
1875……	2,736,354卢布	7,964,407卢布
1876……	4,327,919卢布	9,502,278卢布
1877……	5,410,915卢布	11,502,388卢布
1878……	5,661,437卢布	13,468,926卢布
1879……	6,256,895卢布	13,608,254卢布
	42,241,101卢布	109,305,046卢布
	−32,423,391卢布	99,546,525卢布
	9,807,710卢布	9,758,451卢布

295

可见，随着费尔干纳的归并，即自 1876 年起，收入明显地增加了。从 1873 年起，当撒马尔罕地区最终归并于俄国时，支出减少了，这就是说，已经不能由主管人员裁夺使用它的收入了。占领各个新省份的经费，总数是九百七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一卢布。不

过，从各占领省份得到的收入，比考夫曼提到的数字，要少一百七十八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卢布。为了算清在考夫曼治理的整个时期里的帐目，我们从检查报告中摘引他最后两年内的数目字。

年	收　入	支　出	亏　空
1880……	6,493,747 卢布	16,160,359 卢布	9,666,612 卢布
1881……	5,979,918 卢布	15,130,565 卢布	9,160,647 卢布
	12,473,665 卢布	31,290,924 卢布	18,827,259 卢布

因此，在十四年内的全部收入，等于五千四百七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六卢布；支出——一亿四千零五十九万五千九百七十卢布；亏空八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二百零四卢布。

但是，如果把列入中央各管理局预算的，从俄欧地区往边区运送武器、火药、炮弹和被服的费用，补充到开支里去，那末，每年的总数将增加到一百万，也就是说，在十四年内官家补付了一亿卢布的亏空。

考夫曼因长期亏空而忐忑不安，就开始逐渐增加赋税：从1869年起，在锡尔河省的所有帐户和农户都被课以七十五戈比的附加税，在七河省则以地方税的名义课了二十五戈比。1870年，规定在泽拉夫尚州向每所房屋征收二十五戈比房产税，而且在1873年游牧人也被课以二十五戈比的帐户税；1876年捐税增加到七十五戈比。这时候，又规定按同样数额向阿姆河分区的游牧人征税。1877年这种税捐在各处都达到一个卢布，而1880年则达到一卢布二十五戈比。1882年科尔帕科夫斯基奏请皇帝批准，把向每个帐户征收的帐户税提高到四卢布。因此，吉尔吉斯人要缴纳四卢布帐户税，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地方税，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供自己首领们用的捐税，以及五十戈比办学税，总共是七个卢布；四卢布上交国库，

其余的当地使用。在俄国其它部分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不协调一致的现象。制订管理边区条例的草原委员会，以三岁牡绵羊 296
的价格二卢布二十五戈比作为收税标准，而且又增加五十戈比以代替征收大车官差；结果，总共是二卢布七十五戈比。现在牡绵羊涨价了：在锡尔河省涨到六卢布，在费尔干纳涨到九卢布，在撒马尔罕省涨到八卢布。因此，帐户税也就可适当增加，对吉尔吉斯人也不算特别加重负担。一年按一只牡绵羊纳税，不是更简单些吗？基尔斯在他的工作报告里计划要把全部地方税上交国库，而地方行政的开支则另行拨款。这样，钱就不会乱花了，完全不用于地方行政的需要，而是拿去给省长修造花园和别墅……

在十四年内共收消费税四百二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一卢布；营业执照税——二百二十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七卢布；牲畜和商品税（费尔干纳除外）——一百八十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二卢布；邮政收入一百八十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九卢布；电报局收入七十九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卢布；总共收到的间接税约一千一百万。

在赤字方面，在俄国的所有边区中占首位的，是 1881 年超出自身收入近三千五百万的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占第二位——超出九百万；东西伯利亚占第三位——超出近八百万；普里维斯梁边区则占第四位——超出二百二十五万卢布。

根据资料，在十二年内，收入数字是由以下各种税收得来的：帐户税八百二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卢布，土地税八百七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三卢布，地方税二百六十五万一千零四十四卢布，人头税五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卢布，商税三百四十万六千三百一十卢布。在间接税中，酒税的收入猛增，共为三百三十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一卢布。由于未向当地的烟草种植和食盐征收消费税，所以酒税是唯一的间接税。从 1868 年起到这一收支报告表所包括的最后年份止，这种税增加了三倍。考夫曼为了防备当地人酗酒，禁止

在当地人的居住区内开设酒肆。酒税的收入历年都有增加；只有1873年，当大量军队去参加希瓦远征时，收入下降约三万四千卢布，同1872年相比，少了一万九千卢布；1875年浩罕远征也使收入下降了；对东印度的侵攻，也是一样。因此，军队显然是主要纳税人……

邮政收入从1868年的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二卢布增加到二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二卢布；电报局的收入从1869年的三十一卢布增加到十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卢布。在十二年内，两项收入共为二百零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四卢布。在全部时期内，官产只上交了六十九万六千卢布。临时收入和军税——2,173,544卢布；如果把一千二百多万中国赔款加到这里面来，那末，临时收入共计是一千四百多万。

297 总督公署花费了六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卢布；各省县公署花费了四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卢布；临时支出耗费了一百一十万四千二百七十九卢布。这样一来，用于军事-民政公署和报纸编辑人员、印刷厂及官员的出差费用，消耗了七百一十万一千二百四十三卢布。其它地方公署花费了四百一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四卢布。

其实，这是官员们的薪金；用于边区公用事业的费用则是一千一百一十五万七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其中：修驿站用了六百二十六万七千三百八十七卢布，修路用了2,706,781卢布，建筑房屋用了1,462,204卢布，塔什干集市用了213,750卢布，地质勘查用了215,745卢布，监狱用了197,013卢布，农业和森林用了95,038卢布。

考夫曼只找到一种抵补亏空的方法：改变税务制度，简化征税方法，并以地方税的名义把实物贡赋改算成现金：对定居居民的土地和游牧居民的帐户，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这样一来，

1868 年在锡尔河省，对吉尔吉斯人和定居居民的每个帐户和农户各课了七十五戈比；1877 年则为整整一卢布，1880 年则是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同汗王时期征收的贡赋相比，还是相差较远的；在汗王时期，每跨一步都要纳税，连斗鸡和斗鹌鹑也得纳税；而在布哈拉，巴奇（即善舞的人）也要纳税。

地质调查几乎未给边区带来任何好处。1869 年，在奇姆肯特县开办塔塔里诺夫斯克煤矿，总共上交了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五卢布的收益。1873 年，全部煤炭只卖了十六卢布，于是停止了开采。

近九百万的巨额开支用于驿路交通和邮件运输。这里值得作一些说明。早在 1864 年，切尔尼亚耶夫在占领奥利耶阿塔和奇姆肯特之后，建成了一条把奇姆肯特市同维尔纳连接起来的驿路。但是，切尔尼亚耶夫无足够的资金从事营造，就象他连维持军队的费用也不够一样。因此，他就在 1865 年把驿马送客改为沿驿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负担徭役。靠驿站最近的部族的比伊应提供三辆双套马车的马匹和三名驿站车夫，应修造驿站，对驿站供暖、照明，并应保持驿站整洁。由官家无代价地拨给他四轮大车、挽具和三匹辕马。此外，官家为每辆双套马车一年付给他一百二十卢布。按照一匹马一俄里一个半戈比的价钱，向行路人收驿马费，收取的驿马费全部归他所有。1866 年，依照同样的原则，由官家出钱，又从奇姆肯特到已经同奥尔斯克连接起来的卡扎林斯克修了一条驿路。不过，付给的酬金增加了，一辆双套马车平均得付给约一百七十一卢布。各驿站共有二百三十九辆双套马车。运输越来越频繁，马匹就显得短缺；不够驯顺的马匹还往往弄坏四轮大车和旅客 298
的旅行马车，扯破挽具；而且，因为吉尔吉斯人从来不储备干草，所以一年四季都要放马到草地上吃青草，有时是在离驿站十五至二十俄里的地方放牧。旅客有时不付驿马费，大车一送出去就再不回来了。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委派了三十五名驿站长（有五十

五个驿站)；长距离的驿程被分成两站，增加了一百零四套马车；规定旅客必须提前向要塞司令官交付驿马费。可是，驿站主人有时一连几个月领不到官家给的钱……

总督辖区一成立，大批官员拥往边区。考夫曼下令，从奥伦堡放行的官员，一天至多两马车，不然的话，他们就只好呆在草原的某个驿站上挨饿了。因为听说在前面的各个驿站上没有驿车，官员们迫不得已给自己购置了旧的远程旅行马车，他们在奥伦堡把钱花光以后，就在沿路的各个要塞里借钱，手头很是拮据。按原先的规定，从奥尔斯克寄往边区的包裹，一次至多十普特。因此，在奥尔斯克的官员那里，堆积了约二百普特包裹。在沿路各要塞里主管邮务组的军官，对待业务工作非常不负责任，舍不得花费包装纸，以致杂志送到塔什干时，就没有封面了，弄得样子很难看；信件送到时没有封套；照片，尤其是妇女的照片，就根本寄送不到……

1867 年 11 月 7 日，考夫曼抵塔什干。18 日，他把跟随他的骑兵上尉捷连季耶夫派往奥伦堡，委托他检查各驿站的器材；在奥伦堡购买短缺的挽具；处理根据命令提供新马匹的事务，没有马的地方就提供骆驼；整顿好各个要塞里的邮政业务；给过路的官员发放津贴，清偿他们所欠沿途各要塞的欠款，在奥伦堡为所有各要塞和沿途城市定购规定式样的邮政行李箱和邮袋。给这位军官发了七千卢布经费。

被委托的事务在两个月内办完。一支有十三头骆驼运包裹的驮运队从奥尔斯克出动。到了卡拉库姆，困乏的马匹陷入流沙无法前进，这里派出了一批骆驼。最后，过路官员们终于得到了借款，他们在一本残装帐本上签了字，这笔款项就算在他们的途中生活费项下。凡是在草原驿站上需要食品的人，凡是同家眷一起吃士兵面包干的人，都领到了茶叶、糖、石榴、小白面包、莫斯科面包干、烤野鸡、葡萄酒和酒精；酒是捷连季耶夫在塔什干大量储备的，

299

而且是在沿途的每个要塞里重新酿造的。当时，肆虐的大风雪，把不走运的行路人阻留在驿站的破烂帐幕里待了好多天，他们的储备品都消耗殆尽了。

虽然到底把驿路的面貌整顿得略有起色，可是一年以后，由于奥伦堡辖区的吉尔吉斯人暴动，他们洗劫了一些驿站，交通被阻断了。于是，考夫曼请求邮电大臣，在恢复草原秩序之前，在同奥伦堡的交通未经恢复之前，发送邮件不要经过奥伦堡，而要经过鄂木斯克和维尔纳。

部里认为，1868 年在土耳其斯坦边区开办邮政机关，在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驿路上给驿站各增加三辆双套马车的马匹，以及使所有的驿路都归邮政厅直接管辖，——是适时的。计划好的各项措施，通过立法程序核准了，接着从 1869 年 12 月 1 日起，在塔什干开始接受寄往维尔纳的汇款和包裹邮件。

同时，遵照考夫曼的指示，用测链对卡扎林斯克驿路进行了测量，把在卡拉库姆沙漠里的各站之间的距离拉平了，都不超过十七俄里，因此，需要增加五个新驿站；在新的地方挖了八口井。新合同终于在 1872 年前签订了。依据商务法，驿站房屋的建筑工程交给了卡扎林斯克县县长戈洛瓦上校，他把工程完成得很不错。建筑十五所房屋和挖八口井，花了二万三千五百卢布。这件事在 1873年就办妥了。

由于边区没有合适的、拥有充足资金、可受托经营全部驿路的商业家，考夫曼打算把驿路留给官家来管理，并打算把沿锡尔河的农民（移民）派到驿路上去，让他们将来管理驿站。内务部却不赞同这样的打算，宁愿把驿路用投标的方式包给商人去经营。自 1873 年起，驿路交给商人库兹涅佐夫，为期十二年，到 1885 年 1 月 1 日止。在从塔什干经奇姆肯特和卡扎林斯克到捷列克利镇的六十一个驿站上，他应当备有三百九十辆双套马车。每辆马车由

官家付给八百五十卢布；在从奇姆肯特往维尔纳直到卡拉巴尔塔镇的驿路沿线十八个站上，他应该有一百零八辆双套马车，每辆双套马车由官家付给六百五十卢布。除了打很少折扣外，库兹涅佐夫一年总共应领取三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卢布。此外，规定因私事需要乘车的旅客的驿马费，为每匹马每俄里两个半戈比。邮件和官家派专人送的紧急通知免费。因此，用于维持驿马递送邮件
300 的开支增加了。1866 年，在这方面花掉的钱总共是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二卢布；1867 年则达九万二千卢布，1868 年达十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二卢布，1873 年则达三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卢布。

库兹涅佐夫非常起劲地着手工作，而且把驿站的面貌整理得很象个样子。但是，车辆很快就会搞坏，变得不能使用，这就需要主人经常监督，经常修理。然而，由于监督不严，修理不勤，库兹涅佐夫的驿路，逐步变为从前的吉尔吉斯人的驿路了。

库兹涅佐夫自己领取的是每辆双套马车八百五十卢布，他把某些驿站按每辆双套马车二、三百卢布的价钱转手让给先前的企业主。把分别长达一千一百八十俄里和五百零二俄里的两条驿路（总共长达一千六百八十二俄里）交给一个人去经管，未必是合理的。邮政部造成这种专利权后，随后就没有办法摆脱它，也就容忍了这种损害边区利益的不合规矩的现象。因此在这里，人们开始把驿路交通称为断绝往来之路……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考夫曼那么急于抓住别兹诺西科夫将军关于往奥伦堡修建铁路的想法。我们已经说过，由于这位考夫曼把别兹诺西科夫的成果转交到列谢普斯公司的手里，这一宏伟设计遭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遵照考夫曼的命令，从 1879 年起，开始在道路两旁和灌溉渠两边栽植树木；在阿姆河分区，则在耕地的田界上种植树木。为了培育树苗，在朱列克、卡尔马克奇（二号炮台）和苏姆鲁诺夫斯克

乡，办起了苗圃；但在后一处地方，事情没有办起来，因为运到这里来的树苗很大，都死掉了，此事花费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1872 年开始架设两座永久性桥梁：一座架在霍占附近的锡尔河上，另一座架在奎柳克附近的奇尔奇克河上。霍占桥是由在霍占的营长法维茨基上校自己出钱修的，他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获准把十八年内所征收的车马通行费和赶牲口过桥费归为己有；从 1890 年起，他就应向官家缴纳三千卢布租金；而在 1902 年，桥要收归官家管理。奇尔奇克河上的桥是工兵中尉利先科根据商务法以两年时间修成的。防水堤长一百五十俄丈，在河的支流上架了五座桥，长二百六十俄丈。桥的造价是一十一万四千卢布，于 1873 年竣工。

1876 年按照希连格列夫造型设计对这座桥进行了改建，这种造型需要的木桩少一些。这座桥自那时起，每隔十年，在五月或六月份准要冲走一次：1886 年和 1896 年都被冲走过。诚然，冲掉的不是整座桥，而是那些架在中心急流处的桥段。

1876 年在奇姆肯特和土耳其斯坦之间的布贡河上，建成了一座希连格列夫型的桥梁。1878 年这座桥被冲走了。1882 年重架了一座新桥，但它又倒塌了…… 1884 年，在罗津巴赫将军时期，这 301
里开始动工架设一座铁桥，桥梁桁架是在彼得堡定做的，桥长十五俄丈，全部花费了三万六千卢布，1886 年年中以前就全部建成。

从塔什干到维尔纳的电报设施于 1873 年 5 月竣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关于占领希瓦的消息。1875 年，线路经过霍占架设到浩罕；1876 年，把霍占同撒马尔罕接通了；1878 年把奇姆肯特同土耳其斯坦接通了；1879 年线路通到彼罗夫斯克；1880 年通到卡扎拉；1888 年通到伊尔基兹。电杆是用杨树做的；每年的修理费用规定为每俄里十六卢布六十戈比。现在，为避免基部在地下腐烂起见，逐渐把电杆安装在铁底座上。随着铁路修到撒马尔罕，边

区通过电报设施，经过克拉斯诺伏斯克同高加索联系在一起了。

在搞得不成功的工程和建筑物中，除了前面谈过的著名的扬切夫斯基水道之外，应该提一提塔什干集市。这个集市连同修理费、管理人员的工资及其它费用，花了将近五十一万卢布，而且一年以后就被撤销了。房屋被用作仓库，市场成了剧场；集市委员会被用作乞丐们的寄宿收容所，但因慈善团体不加修理，它自然就倒塌了。其余被占用作仓库的房屋和一大块土地，按三万卢布的价钱出售给了塔什干市，而且还是分期付款的。

1872 年曾委托在塔什干和库拉玛县管理水利的施工员乌里扬诺夫工兵上尉，沿锡尔河左边，从别戈瓦特附近的上游石滩起，在霍占以下二十俄里的地方，进行水平测量，为的是把灌溉沟渠修到穆尔扎拉巴特驿站去，这样一来，就能使饥饿草原获得生机。

虽然供勘察队马匹用的苜蓿不够，乌里扬诺夫仍在几位地形测绘员的帮助下，对预定路线进行了水平测量。计算出一百俄里灌溉渠的价值达七十万卢布。

考夫曼信任这位技师，并且批准了预算。工程于 1874 年开工。五年内，修通了十二俄里半，用了将近十三万五千卢布。要是这样干下去，修通一百俄里，就必须付出一百万以上。因此，1879 年，派遣工程师彼得罗夫去检查水平测量和工程。彼得罗夫发现，应把原设计的灌溉渠加深到十俄丈，认为水平测量是正确的，所以他这么测量完了。具有新轮廓的灌溉渠，要花的钱不会比苏伊士运河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被暂时搁置下来了；1883 年，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就完全放弃了。

应该指出，这项工程是征集霍占县、治扎克县、库拉玛县和塔什干的居民修的；一天只给他们每人发五戈比伙食费，可是向百姓收费时，都是按供给每个民工六十戈比收钱的。民工共有六万八千二百九十四人，共九十四万八千个工作日；按六十戈比计算，结果

就是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卢布，总共是七十万三千八百卢布，而且一百俄里就要官家花费九十九万，还要让老百姓花费四百七十四万，总计是五百七十三万卢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未想办法利用旧的灌溉渠，旧渠的痕迹到现在依然存在。这就是乌鲁姆巴伊灌溉渠，但是它比考夫曼灌溉渠低两三俄丈，因此初期工程就得花费更大的代价。考夫曼灌溉渠在老百姓中被称为顿古兹灌溉渠，即猪獾灌溉渠。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殿下后来兴办的事业就与此完全不同。他自己出钱着手兴修了许多灌溉工程，而且取得了成就。但是，关于1883年以前的伊斯坎德尔灌溉渠，以及关于1885年以前就已开始动工的灌溉饥饿草原的详细情形，我们就搁下不谈了。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以下的事。大公把自己的全部钱财用在此项事业上，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利益，同他的夫人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起，自愿脱离上流社会，无论冬夏都生活在自己的灌溉渠上，住在穷人家的一间破旧小房里，他的夫人同他一起共度孤寂生活和分担一切苦处。他在兴修自己的工程时，没有求助于俄国施工员和专家，而是满足于当地行家的帮助，这些当地行家当然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并且有一套许多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有效办法。

唯一的一项在考夫曼时期办成了的水利工程就是疏通被长期废弃了的、古老的扎赫灌溉渠，它是从奇尔奇克河引出来的，但是已经不能通到它从前遗迹的终点。1871年，从塔什干和附近的几个乡招来一万一千名民工，干了九天。民工们只领取官家发的食品，他们如期完成了疏通渠道的工作，复苏了约七万俄亩土地。还有两条从扎赫河引向克列斯河的小水渠，是以组织者贾姆巴伊和沙德曼的名字而闻名的。这两条小水渠在1886年就已经疏通了。这一次，居民得到这七万俄亩就感到满意了。当地居民的代表们在就此事发表的感谢词里谈到，多年以前，曾经由于缺水荒废了近

十万俄亩土地，因为扎赫灌溉渠一连三十年未予清理（由于十八世纪末的混乱现象所致），然后他们补充说道："任何一个皇帝或者伯克，从来都没有给民工提供过伙食，也没有给他们付过钱，相反，还要向他们征收十分之一赋税"。这指的是什么？大概说的是工作日的工价吧。如果价格等于四十戈比，那末也就是说，民工不仅得不到这四十戈比，而且还得一天给工头缴纳四戈比。

303 在考夫曼以前，国民教育几乎到处都掌握在伊斯兰教宗教界人士手中。初级小学，即礼拜寺小学，只教读写。读物局限于很少有人懂得的阿拉伯语的可兰经。高级学校、即经文学校，讲授可兰经释义、数学、地理、历史并介绍东方的经典诗人。拉伊斯即负责学生操行的监督员，手持一种叫做达拉的宽厚皮鞭把玩忽懒散的学生赶去上学。拉伊斯被撤销后，学校就放任自流了。其实，在七河省，给俄国人也办了八所学校，而且在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在考夫曼任职期间各设了一所吉尔吉斯男校，每校二十五人。然而，卡扎林斯克的学校，在五年内连一个吉尔吉斯孩子都没有教出来，而彼罗夫斯克的学校，在七年内只教会了五个人！在这些城市里的教堂附设小学，办得也很不好。学校是神父们自己出资开办的，因而完全得以他们的热心程度、有无空闲时间为转移，学校多半都关着门。有人曾试图把这些学校同吉尔吉斯人的学校合并起来，但此事在卡扎林斯克完全行不通，而在彼罗夫斯克，俄国父母们的阻挠被克服了（虽说是很不容易才克服的），合并的事办成了。在维尔纳有一所两个班的学校。

考夫曼命令，在有俄国居民的所有各点里开办识字学校，学校中还要学习手艺，允许当地人的子女进这种学校。1867 年，在塔什干开办了第一所国民学校，收了二十五名学生；在霍占办了一所教堂附设小学，收了十三名学生。给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的学校增加了经费，因此，卡扎林斯克的学校招收了六十名俄罗斯学

生和二十四名吉尔吉斯学生，彼罗夫斯克的学校则各收了二十名。1868 年，在科帕尔市开办了一所两个班的教堂附设小学，设有女生班和几个技工班，共有五十七名男生和二十五名女生。在七河省的一些移民新村里，开办了三所小学。1869 年在塔什干为富家子弟开办了一所寄宿中学。

就在同一年，因为国民教育大臣拒绝了派专家到边区研究当地的教育情况和草拟教学体制条例，考夫曼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特任的勃罗多夫斯基担任主席，骑兵大尉捷连季耶夫和后来被派定主持学务的九等文官孔被指派为委员会的成员。1873 年委员会把它的方案和其它计划一起送审，并要求按照立法程序批准。打算建立一些兼收俄国人和当地人的学校。计划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学校里采用俄语字母注音，以取代阿拉伯字母。拟议根据在 304
欧俄现行的一般制度，筹建一些中等学校；但是，首先得开办一所为各县国民学校培养教师的初级师范学校，该校还附设一所示范国民学校。在维尔纳和塔什干各有一所男子中学。

但是，财政大臣列伊捷尔恩认为，开办初级师范学校为时尚早，因而只给两所初级中学和在边区设立的教务管理局提供经费。1876 年 7 月 1 日，这两所初级中学开学了。至于山村小学，因为国民教育大臣不赞成建立这种学校，从而把吉尔吉斯人的儿童照旧交给了到处流浪的鞑靼人；这些鞑靼人在一些富裕的阿乌尔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并进行伊斯兰教的宣传。

到 1880 年，在边区有各类学校共六十一所，在校学生二千六百六十六名，其中有八百零九名女生。在这些学校之中，有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共十九名学生；有两所男子初级中学，两所女子中学；有十七所城市小学，其中四个班的两所，三个班的一所，两个班的十三所，一个班的一所；其次，有十三所教堂附设的男子小学，其中两个班的两所，一个班的男女儿童合上的学校七所；有十所两个班

的和九所一个班的教堂附设女子学校。

应该归入文教措施的，还有1880年在塔什干成立的天文台，1868年成立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化学实验室。

天文台装置有一架六英寸的折射望远镜，因此不能同其它类似的机关相比，有一些天文台甚至拥有三十英寸的折射望远镜。在整个亚洲仅有两家天文台，设在马德拉斯和塔什干。不间断的晴朗天气和稳定的大气，使观测活动有可能几乎不断地进行；而且距离其它一些天文台一百八十度的塔什干天文台的中心位置，使它的观测活动具有特殊重要价值。遗憾的是，功效不高的折射望远镜使它失掉了一切优越性，在把它换成一个功效更大的折射望远镜之前，天文台注定只能从事微不足道的琐事。

考夫曼筹备开办一所士官学校；1879年获准成立，学生人数定为二百，但未给拨款……罗津巴赫和弗列夫斯基每年都在他们禀奏皇上的工作报告里提到这个问题，请求办一所武备中学，可是由于财政上的理由，事情未有进展。

305 1879年塔什干男子初级中学成为一所有六个班的学校，1881年则成了一所有八个班的完全中学。1877年女子初级中学变成了一所附设师范专修班的中学。为这些学校修建的校舍，花了四十万卢布。

最后，我们要提一提，在考夫曼时期已开始建造储备粮仓；曾用八千多卢布办了一些气象站；在塔什干建成了一个价值一万七千卢布的植棉场和一个养蚕场；花费了二万二千卢布用于造林。还有监狱、囚犯的吃穿用费花了二十万八千卢布；医院、医疗和接种疫苗，花费了八万卢布。1869年在霍占建了一个农业和工艺展览馆；1870年在塔什干建了一个工场手工业展览馆；1872年从边区往莫斯科综合技术展览馆送去了一些展品；1873年送到维也纳去参加了世界博览会；1874年往彼得堡送去了纤维植物和当地用

来加工纤维植物的设备；1876 年举办了撒马尔罕农业展览馆；1878 年又举办了塔什干农业展览馆。莫斯科展览馆花费了三万六千卢布。

当地人直到现在都没想到使用火炉，冬天用烧木炭的火盆取暖。因此，不仅在盆地里，而且在山中峡谷里、甚至在人能上去的山坡上，到处砍伐森林。砍光山林的结果是，积雪迅速融化，连冰川也开始变小了。空气越来越干燥，溪流和河流里的水变得一年比一年小。从前由山林保持的雨水，现在汇成了急流，按此地的叫法，称为暴崩泥流，它能冲坏耕地和冲走房屋。这种暴崩泥流，是由无森林遮阴的积雪迅速融化而形成的。由于两条河流[①]输送来的水量减少了，可以看出咸海也在干涸。林木有胡桃树、杏树、黄连木、苹果树、桦树、云杉树、桧树（高塔柏）等等。在七十年代里，一个主要输出胡桃树瘤的法国公司的代理人来过这里；胡桃树瘤可制作异常美观的小镶面板。砂土草原盛产盐木（Haloxylon Ammodendron），这是一种弯弯曲曲的、质地松脆的树木，因此不适宜用作制造手工艺品，但是能烧成一种热量挺大的硬炭。这种适应力强的树，把它的根牢固地扎在流沙之中。咸海区舰队是这种燃料的主要用户。

1878 年在费尔干纳爆发的一次暴崩泥流，把纳曼干市的一部分冲走了，而且把水浇地上面的耕作层荡涤得一干二净……此事促使考夫曼在 1879 年颁布了禁止砍伐山林的命令，宣布野生树 306
林归官家所有，只许砍伐枯树，只许运出死树和受风害折损的树木。1881 年成立了武装护林队，护林员们的年薪为一百八十卢布。但是，他们依然住在村镇里，往往是住在离森林五十多俄里以外的地方，因此大抵一年到森林里去三次。土著人在森林里烧炭时，经常不压灭火堆，或者为了把树木变成枯树，故意把火架在树根附

① 指锡尔河和阿姆河。——译者

近。牧人和赶牲口游牧的人，更是经常爱用烧树洞来开心。因此，森林常闹火灾。禁伐山林以后，在克齐尔库姆草原里，从治扎克往南八十俄里的地方开始，盐木就成了给布哈拉和泽拉夫尚州烧制木炭的唯一材料。采伐的人把在沙里扎根不深的盐木连根拔出，这就使沙土往治扎克流动了！后来就下令禁止在这个草原上砍伐盐木；但是，这已经是在1885年，即在罗津巴赫将军时期的事情了。

考夫曼在1872年开始人工造林，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成立了三个苗圃。在他那个时期里，苗圃花费了近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卢布；植树十二万六千株，其中死掉了二万五千株，免费匀出去九千株，实际剩下九万二千株。不过，在灌溉渠和道路沿线移栽小树所造成的结果是白费了很多劳动和资金：苗圃供给的是一岁的树苗，样子象草一般，当地人把这种树苗称为针树；而且在3月15日以前和秋天，牲畜在田野里吃草，牛和羊就顺顺当当地啃光了全部树秧！当地人就自己着手移栽三岁的树苗，只有这些三岁树苗才被保全了下来。

在考夫曼以前，此地没有任何浆果植物。在考夫曼时期，培植了马林浆果、穗状醋栗、醋栗果、高加索石枣、蛇莓和草莓；随后种植了蔬菜，有朝鲜蓟花、龙须菜、四季萝卜、菜花。园艺爱好者、参谋总部军官科罗利科夫对此事给了许多帮助。

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考夫曼本人是怎样对待推广栽培浆果植物这桩事的：博学的园丁向他报告说，夜里，在总督别墅的苗床里，有几棵个头很大的贵重蛇莓被连根挖掉了……考夫曼回答说："好啊！这显然不是个小偷，而是个当家的……他想在自己家里培植稀有的浆果……我就是为了要推广才订购来的……别干涉这样的当家人！"

考夫曼还关心边区牛羊品种的改良，他通过莫斯科养牛改良

协会，订购了五头荷兰母牛和三头公牛，派了一名哥萨克到莫斯科去领取这几头牛。此事整整花费了三千六百六十卢布。但是，两头公牛在途中病死了。剩余的牲畜被安顿在植棉农场里，可是，主管农场的农学家萨莫列夫斯基对这事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以前，只有一头公牛和两头公牛犊仍然活着，母牛都 307
病死了……

切尔尼亚耶夫在农学家关于农场贫困状况的呈文上加了批示："是结束这种乡村货郎习气的时候了"，并且命令撤销农场。他把老公牛赠给市上，把一头公牛犊送给自己喜爱的尼古拉镇，并把另一头牵到奥利耶阿塔县，送给了门诺派教徒。

在美国棉花品种中，发现高原乌普兰德品种是最合适的，这个品种很快就推广了。

水稻是另一种有利可图的作物，其单位面积产量二十二倍于种籽的收成，栽培水稻需要很多水，以致9月以前种植场成了一片沼泽，而且放了水以后，种植场就传播起疟疾来了。

在塔什干附近和撒马尔罕地区，当地人努力栽培起这种沼泽植物来了，并且把奇尔奇克地区和泽拉夫尚地区完全变成了沼地。靠泽拉夫尚河水生活的布哈拉开始受到损害了，就叫嚷水分配得不公平。这一切使人产生了引进日本旱稻作物的念头。1873年，从法国订购了几普特这种旱稻，分发给了当地人。这个稻种的一个穗子有五十颗籽粒。

就在那时候，订购了麦加黍，颗粒大，在这里秆子长到九英尺高。作为试验，订购并分发了两种美国玉米种子：一种是颗粒大的马齿玉米，一种是糖玉米。人们在一些西瓜地和甜瓜田的边缘种上了这种玉米。在三个星期内，每隔四天浇灌一次。这就使秆子长得过于茁壮，因此停止了浇灌；但靠灌溉渠最近的，仍然长到了四俄尺半。每粒马齿玉米种子结了二到五个穗，一个长六俄寸的

穗结了四百八十个籽粒。也就是说，一颗种子的收成是九百六十粒到二千四百粒，这是使当地人感到惊讶的一种不寻常的现象。糖玉米的穗有的有一百个籽粒，但多数只有十至二十个籽粒，因为多余的穗未及时折掉。不管怎么说，四分之一俄磅的试验种子生产出了六普特半籽粒和三十普特秆子，秆子是喂牲畜的好饲料。也就是说，平均是一千零四十倍于种籽的产量。

还给当地人教了一种在坑里使秆子发酵的方法。杆子堆放在坑里，分层加盐，上面用土仔细封盖好。阿兰达连科[1]算出，在这里一俄亩可以生产出的平均产量大约是三百六十普特籽粒和将近三千普特带叶的秆子。马齿玉米的籽粒，磨碎后可用作喂马的饲料，经过发酵的秆子则可用作牛羊的饲料。玉米籽粒所含的营养
308 物质比燕麦多百分之十（按沃利夫的说法），因此应该少给一些。比起使用燕麦来，牲畜的腹痛病发生得少一些，而且死亡率低三分之二。

阿兰达连科在第 310 页—319 页上谈到旱稻时，用这样的言辞盛赞说："当地人对这种禾本科植物的高质量作了结论，这种禾本科植物一个穗能结近五十个脱壳非常好的大谷粒，……从 1876 年的播种地上收下的相当多的旱稻谷粒，使有可能继续对这种在各方面都优越的禾本科植物进行试验，……如果边区能成功地用需要整整少浇灌一半水的旱稻来取代水稻的话，泽拉夫尚谷地、尤其是它的下游部分和布哈拉的耕作状况，就会大为好转"……随后，作者拿二十二倍于种籽的水稻的产量，与同年的二十四倍于种籽的旱稻的产量进行了比较之后，继续说："当地人早在去年就认为，旱稻有粒大易于脱壳和完全是白米粒的优点"……他把另一个种植场收成不好归咎于浇水太多，这种说法的确是正确的。

这些材料发表在 1878 年的《土耳其斯坦公报》上。可是，以处

① 《闲话土耳其斯坦》，圣彼得堡，1889 年。

长身分对试验进行监督的作者，又亲自在1886年的同一种刊物上发表了下面的一段话，并且在他的著作的第610页—612页上重述了这番话："出现过这样一些好心肠的外来人，——自然是早已过去的那些年代里的事情——他们认为土著人是头脑迟钝的懒汉，就着手给土著人指定了一些办法，如把土豆和玉米引进农场来取代大麦和小麦，以所谓的旱稻（正确一点说，是湿谷稻）来代替现有的优良稻种。但是，他们的建议只限于用官家的钱搞一些试验，只停留在一些厚厚的报告书上，而且只限于上级首长面前吹牛……当地人嘲笑他们象播种苜蓿那样播种稻子，并期望用少浇水的办法来获得稻子的高产，因而，当地人领到了这种免费发给的旱稻种子，就明智地把这些种子吃掉，因为他明白，这些种子不能用于自己的生产事业……。

"谁也没有硬给乌兹别克农民出主意，更没有强行要求尝试播种象大麦一样的稻子，即所谓的阿尔帕-沙雷（大麦稻）。其实，这种稻子，最初大约是在二十年前，由某个朝圣的毛拉顺路运到此地来的，现在在整个盆地（指的是撒马尔罕省）推广了，并且取代了这 309
种禾本科植物的原有品种，即红稻和白稻，因为阿尔帕-沙雷能提供稳定的良好收成，并且具有谷物的各种优点，而旱稻则经受不住沙漠热燥风（热流，即南方的热风）的侵袭，并且在当地的阿勃朱阿兹（小水磨）上脱壳情况不佳"。

谁也没有强迫人种烟草、饲养鹅鸭等家禽，可是现在，当地人却给俄国消费者繁殖了鹅鸭。作者解释说："因为这种行业，在他们看来，很能赚钱"。

读者从对比同一个人的这样一些自相矛盾的叙述中，能引伸出什么东西来呢？当上司鼓励试验，并关注引进新作物品种时，他就一再地赞不绝口，而且亲自播种。可是，当切尔尼亚耶夫一来，关闭了农场，停止进行各项试验时，同一位官员就开始挖苦起好心

肠的外来人了！以前，他那里的旱稻容易脱壳，可是现在，又不好脱壳了；产量为种籽的一千零四十倍的玉米，曾使他欣喜若狂，现在却使他感到愤懑！

我们认为，作以下补充并非多余：1891 年在弗列夫斯基将军时期，曾用农业厅送来的日本稻种再次进行过试验，结果证明，在浇水少的情况下，产量是种籽的二十倍和六十倍，大量浇水时，产量则是种籽的五倍。

关于建立化学实验室的主意，其实是矿业部门的专差官塔塔里诺夫想出来的。考夫曼赞成这件事，实验室就在 1869 年 12 月开办起来了。供实验室用的房子、全部家具、仪器等等，花费了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卢布。矿业研究所的博学的实验员捷伊赫被委派为化学技师。化学实验室在其存在的十四年内，花费了四万七千八百二十六卢布，但因房子还在，只不过派了别的用场，仪器和书籍移交其它部门了，所以全部费用的数字就应减少到三万一千三百六十六卢布，其中发给职员的工资是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六卢布，因此直接花在许多化验方面的开支只有五千零八十卢布，而国库却从这些工作的收入中得到六千六百卢布。

1872 年，建成了一个附属于实验室的小型煤气工厂，这是为了确定当地煤层用于此项事业的合格程度。1874 年，工厂停办了。在整个时期里，工厂花费了二千一百卢布。工厂在开设的一年里对城市帮助很大：当时，出现了霍乱，工厂不仅给国家机关、而且给城市居民供应了大量的煤焦油和焦油浸剂。1873 年工厂给
310 希瓦远征的行军过滤器准备了一大批骨炭。所以应该认为，工厂收回了成本。

1872 年开办了一个附属于实验室的模范气象台。除了各气象台都有的普通仪器外，这里还有供观测地震用的地震计，有用于测定水在背阴地方蒸发程度的维利德蒸发计。

实验室在二十五年内的活动如下：做了六百六十七起法医检查；对没收来的鸦片(三十普特半)做了六十三次化验，从中提炼出了近一普特吗啡；对当地的药材作了七十四次化验；对主要灌溉渠、水井以及许多地方的矿泉取来的饮用水进行了九百三十九次化验，化验饮用水的地方有阿拉桑-布拉克、昌基-霍萨列克、贾拉巴德-阿尤布、佩道、阿勃希法、古里察、阿克苏①、阿拉桑、伊塞克阿塔、阿亚克-卡尔甘、贾曼塔格、卡什-阿拉桑、别尔加泰、阿尔尚-佐甘、博罗霍罗②、阿尔尚、鲍格多；此外还化验了九处咸水泉、湖泊和溪流。

对面粉和糁米进行了约六十次化验。应行政机关的要求，对粮食类罐头、牛奶、酵母、克鲁特(羊奶干酪)、葡萄酒、伏特加酒、啤酒、布渣、人造矿泉水、茶叶也进行了多次化验。随后，对营房里的空气、军营和医院里的土壤也作了化验。对国营和私营露天矿场里取来的煤炭样品作过六十次化验，对油母页岩作过五次化验，对铅银矿和铅锌矿进行过二十三次化验，对铜矿作过十五次化验，对铁矿作过十八次化验。

对各种不同的矿物进行过七十五次定性分析。几次发现了黄金，但是个别人故意对矿床的位置保密，因此未把工作情况记载下来。1881 年，从维尔纳送来了一个装着三俄磅自然金块的皮口袋，某个茶叶商把这些金块藏在大糖块里，终于被没收了。同一年，在塔什干也没收了二十俄磅自然金块。实验室化验过的其它矿石有：石膏、白云石(选自八个矿床)、磁土、沉淀岩盐、芒硝、石墨、硝石、硫磺、明矾、红砷镍矿、雄黄、石油、赭石、蛇纹岩、天青石、绿松石、斑岩等。

其次还化验过建筑材料：粘土、四种等级的砖、砂子、石灰、白垩、建筑用石膏、石灰石；而且还研制了两种极好的液压水泥，其中

①② 两处均位于我国境内。——译者

311 一种在性能方面和罗马水泥不相上下，另一种则可与波特兰水泥媲美。

在农业方面，考察过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撒马尔罕省以及阿姆河分区许多地方的土壤和底土，化验过糖萝卜、糖高粱、甘蔗、骆驼刺籽、山道年、苜蓿、埃及种高粱、大麦、黑麦、棉籽、蓖麻籽、萨乌马雷克(鞣革根)。

最后，应该提到用显微镜查验病人的粪便、化验尿、检验从外地运来的石碳酸等等。末了是鉴定合金：有当地的银币和金币，军队用的金属器皿，印刷业用的铅字，古青铜器和钟。还化验过当地的火药。

对四种煤炭、杨树劈柴、杞柳劈柴、干杏(杏树)劈柴以及盐木的燃素性能也作过研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化学技师并未无所事事地闲呆着，他从事的是一种要求精确、要求特别用心、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在死去很久的死人内脏里发现毒质，往往需要这样孜孜不倦地对恶臭的、几乎是腐烂了的切片进行一个半月的研究。同时应该指出，绝大部分化验、检验和观测都是应行政当局和各种政府机关的要求进行的，因此是免费的。

1871 年，建立了养蚕场和附属于它的实验室。主管养蚕场的是中学教师奥沙宁。但是养蚕业实际上在霍占、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很盛行，而在塔什干及其近郊则很不普遍；因此，蚕场在自己的地区里未能特别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

在蚕场存在的十年内，只引进了两种意大利蚕种，教会了当地的一些男孩子用本地手工业者买不起的、最好的欧洲机床按规章缫丝；因此学徒们学会的东西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在考夫曼以前，边区没有养蜂业。他在 1872 年订购了十二个样板蜂箱，并且把它们分发给愿意养蜂的人。不过，事实证明，在盆地里养蜂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花儿不久就凋谢了，而且在 6 月以

前，植物在灼人的酷暑下迅速凋萎，整个草原就再也看不见植物了。只有住在山里的一个鞑靼人分到的两个蜂箱，保住了蜜蜂，而且给业主带来了收益，致使邻居们也仿效他的榜样养蜂。几年以 312
后，在塔什干县的山地里，已经有了三百个蜂箱。

在塔什干，一年四季常有蜂蜜出售，但是主要的供应仍然来自七河地区，那里气候温和一些，而且花的种类也比较多样。

1885 年，在罗津巴赫将军时期，曾经订购了十二普特荞麦，分给了塔什干的养蜂人。遗憾的是，栽植我们的椴树不是在山里开始的，而是在塔什干，在省长的别墅里开始的，也就是说，椴树没很快送到有俄国蜜蜂的地方去种植。

考夫曼也关心让贫苦人得到低廉的信贷。他首先开始根除放高利贷的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放小笔贷款时，索取年利达百分之一百五十。禁止他们买地、抵押土地以及承租土地，而且命令在六个月内把依据继承权、根据赠与证书和通过任何别的方式落到高利贷者手里去的土地卖掉；随后，禁止负债者把不动产卖给印度人抵债，而且规定印度人追索欠债只能限于负债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许多高利贷者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接着离开了边区。然而，代之出现的是来自布哈拉的人数更多的犹太人。必须指出，允许留在边区各城市里永久居住的，只是那些在俄国人占领城市时就已经在那里的犹太人。这样的人在塔什干有二十七家，可是现在犹太人已有一千多了！

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行政当局的纵容。布哈拉的犹太人生活阔绰起来了，他们逐渐把在俄国塔什干旧区、在犹太教堂附近的最好的房屋全买了下来，已经修起了两座犹太教堂，几乎是紧靠着的……。土耳其斯坦县一撤消，军队从那里一撤走，城郊的俄罗斯村庄就腾空了，于是那里马上就住进了布哈拉犹太人……。只是在 1898 年时，锡尔河省的武官省长科罗利科夫中将终于注意起这种

情况来了，接着就采取了撵走不速之客的措施。

利息之所以这样高得出奇，原因就在于货币短缺：民众拥有产品，可是没有现金。纳税又不能交实物，而要交现金。高利贷者要求按周偿付本金和利钱，因此负债者不知不觉偿还了两倍的钱，而且用产品清帐时，按印度人估定的价格，甚至偿还了三倍的款。

但是，随着俄国居民、军队和官员的增加，他们的薪饷渐渐转到生产者手中，在民间流通的现金数量也逐年地越来越多。

313 然而，低息的借贷是需要的。早在1865年，切尔尼亚耶夫呈请豁免刚被征服的边区人民一年的赋税，当批准书颁布下来时，已经把一部分赋税征收来了。切尔尼亚耶夫的继任者罗曼诺夫斯基就在1866年把征收来的款子转用于建立贷款银行，按年利百分之十二给当地人发放贷款。办起来的头一个信贷银行，是拥有二万一千一百卢布的奇姆肯特信贷银行。1869年，在考夫曼时期，开设了卡扎林斯克市信贷银行，它是依靠下述几笔款子逐渐发展起来的：市政收入的节余，富有的吉尔吉斯人的捐款、罚款，1874年为保卫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驿路免遭草原匪徒袭击而征收的税捐（七百二十六卢布），1876年应该付给吉尔吉斯人给咸海区舰队转运盐木的运输费（五千三百八十八卢布），——到1877年，共计约为一万六千五百卢布。此外，卡扎林斯克县的吉尔吉斯人借各种机会自己募集了两万卢布，这笔钱也用来成立了一个信贷机关，名为吉尔吉斯信贷银行。彼罗夫斯克信贷银行是在1874年开办的，收归它管理的固定资本有：原来征收来供医院用的一万卢布；还有乡征税人捐献的六千六百四十六卢布，这笔款是应该付给乡征税人的酬金，占赋税总数的百分之十。

但是，由于财政机关的干预，这些信贷银行的活动完全停顿了。财政机关认为，用到这里来的银行固定资本是不合规定的，应该转到国家收入帐上去。

真的就这么办了。但是考夫曼成功地把这些款子保护了下来，于是这些信贷银行又重新开始活动了。

应该指出，贷款往往没落到真正需用者的手里；帐簿没按时清理，帐目搞得很乱。基尔斯的检查发现，早在1868年，省公署为了给吉尔吉斯人发放贷款，从财政厅要来了吉尔吉斯人的积金七千四百四十六卢布。

不过，主要借款的"吉尔吉斯人"原来是将军们：戈洛瓦乔夫和奥伊莱尔，即省长及副省长，省公署主席。其他官员仿照他们的榜样，抢着借光了余款。出纳员根本没有把这笔款子记入支出帐里去，因此检查未能搞清楚究竟把钱发放给谁了，也弄不清谁还没有偿还债务。只知道死去好多年的奥伊莱尔还欠下一千四百三十二卢布，这些钱就从他的遗孀的养老金里扣回来了……

自然，此事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考夫曼对此一无所知。过错不在他身上，一桩好意的创举被其助手中最受信任的人败坏了……

为了防止新臣民不致因染上各种坏习惯而蜕化变质，考夫曼禁止在当地人的村镇和乡村里开设酒店和出售伏特加酒。当地产 314
的布渣（由黍和大米发酵酿制的一种啤酒），同鸦片、阿纳沙（从大麻的花中提炼的印度大麻酚）以及从罂粟果实里提炼的库克纳尔一样，也遭到禁止。但是，布渣根本不是麻醉剂。在高加索和克里木就未禁止过，也没有因此产生任何有害的后果。而且也无法禁止得了，因为象我们的克瓦斯一样，布渣是用家常办法酿制的，制作起来不怎么复杂，因此，要限制它的酿造是不可能的。

在概述考夫曼民政活动的结尾时，我们要提一提他当政时在塔什干已开始兴建的大教堂——斯帕索-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教堂。它是在1870年奠基的。营建委员会主席是东正教的大司祭马洛夫，他到彼得堡去募过捐，而且从皇室的一位要人那里获得了

修建教堂用的二万五千卢布。当大教堂尚未建成时，就在兵工厂里用浩罕的旧铜炮把几口钟铸造好了。

1873 年，为 1872 年流行霍乱以后父母双亡的孤儿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取名考夫曼孤儿院。收养了四十到七十名儿童。1880 年，开办了亚历山德罗夫孤儿院。

可见，边区的公用事业几乎没有哪一个部门是考夫曼所未曾注意到的，他完全无愧于博得“边区第一位组织者”的称号。

他的临时代理人科尔帕科夫斯基中将，首先着手缩减开支和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指望用裁减军队人数的办法来达到第一个目的，而且因为没有同中国断绝关系，所以他在 4 月 25 日命令解散四个预备连和遣散预备兵，这几个连就是由预备兵编成的。他把 1880 年由一个连扩编的半个工兵营分散到七河地区和费尔干纳去开拓山路；十一个边防营被整编成为四个连的编制。对每营整编剩余下来的第五连(共有十一个连)作了如下安排：用八个步兵连编成两个新的边防营，即第十九和第二十边防营；一个步兵连编入西西伯利亚第八营，并且解散了两个步兵连。机动炮兵连被改编成半个炮连。

随后，科尔帕科夫斯基对印度运进来的绿茶、靛蓝和薄纱等货物规定了关税，指望从中获得三十万卢布；兵站贸易公司提供了四十万储金；减掉了非战列哥萨克的草料费而提供了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卢布；把奥伦堡和乌拉尔两个哥萨克团改编成四个哥萨克
315 连的编制而节余下二十六万二千五百九十七卢布；提前免除了哥萨克享受的优惠而提供了四万五千零八十四卢布；把各部门的开支减少了四十二万六千；帐户税增加了四十一万；其他收入增加到十二万四千零九十三卢布；呈请批准缩减行政管理人员二十四万八千人。这样一来，打算总共获得二百二十五万卢布。这全都是科尔帕科夫斯基在和军队告别时，在 1882 年 7 月 4 日发布给军区

部队的命令中陈述的。

1882年初，纳曼干城的居民，怀着明显的敌意包围了县长的住宅。调来一连步兵，驱散人群，捕获闹事的主谋。同年9月，一个有二百人的匪帮聚合起来，要袭击奥希县长的住宅，被马尔格兰赶来的一个哥萨克连驱散了。11月里，纳曼干再次发生了风潮，但是半连哥萨克赶散了匪帮。

由于有这样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征兆，裁减军队是否太早了呢？

1881年5月1日，科尔帕科夫斯基不顾陆军大臣和司法大臣的异议，制订了公证条例，所持的理由是，要不然，县里不动产的转换就将严重地受到阻碍。从1879年起，在考夫曼时期，有过一条定则：在判决书未下来时，每个提出申诉的人，都是不受侵犯的人。科尔帕科夫斯基在以下方面改变了这条定则，即下令不受理未经刀笔吏签署的诉状，也就是说，申诉人本身丧失了不可侵犯性……。

在考夫曼时期，市议长的职务是委托给市行政长官承担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取消了这项决定。

1881年8月，下达了关于把士兵在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服役期延长到六年的命令。

冬天，“撒马尔罕”号轮船在彼罗夫斯克市附近沉没了。这是咸海区舰队最好的一只轮船。其余船只都相当陈旧，而且马力较小，因此不适宜在阿姆河上航行。“撒马尔罕”号就这样被沙子和粘土埋住，至今还在河底里。

科尔帕科夫斯基继承了考夫曼未完成的管理边区新条例草案。其实，这是早在1874年被退回修改的1871年和1873年的旧方案的改写方案。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从考夫曼的答辩中看到的那样，他曾因为各个部的吹毛求疵态度感到十分伤心，而决意行使

在1867年经皇上批准颁赐给他的敕令中所授予他的全权，“采取
316 他认为对于边区有益和迫切需要的一切措施”。

因为考夫曼不愿经受新的烦恼，他没有急于把新方案呈报上去。可以说，他的确独裁地发号施令了八年。最后，在1881年1月，根据陆军大臣的禀奏，颁布了立刻呈报方案的圣旨。由于考夫曼生病了，只好由科尔帕科夫斯基来结束工作，他终于在年底把这件多年的作品呈报了上去。为了审查方案，成立了一个有各部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由侍从将军斯科别列夫担任主席。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在考夫曼逝世后不久，斯科别列夫也在1882年去世。于是，委员会就解散了。

1882年5月25日，把七河省从土耳其斯坦军区分了出去，并入新的草原总督辖区。这个辖区包括：阿克摩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七河省、托博尔省和托木斯克省，科尔帕科夫斯基被任命为总督。在被委派为考夫曼之继任人的切尔尼亚耶夫到任之前，科尔帕科夫斯基于7月6日把他暂行代理的土耳其斯坦总督的职务移交给了阿勃拉莫夫中将。

由于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自己前任的整个行政管理是一出冗长的滑稽歌剧，请准派人来进行全面检查。陆军部派来的彼得堡军区委员会委员、三等文官维列坚尼科夫，受托检查军区的各军经济管理处。军事民政管理处和整个民政部分，则委托三等文官基尔斯检查。委派给他的助手有：内务部派来的四等文官加尔金斯基，外交部派来的驻喀什噶尔领事、五等文官彼得罗夫斯基，财政部派来的五等文官叶祖切夫斯基，司法部派来的诺夫哥罗德州法院检察官季特洛夫。在1882年10月20日的指令中，还责成基尔斯的检查委员会起草管理边区的新方案。

基尔斯的检查，对已故的边区第一位组织者的活动，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他以1867年草原委员会条例和法典为准则，对

考夫曼在行政管理、经济等各个部门的工作进行审查。作为草原委员会委员的基尔斯，曾经是“1867 年条例”的一位起草人，虽然他在自己的工作报告中承认该委员会有一些失策的地方，但对考夫曼的任何一件不合乎该条例字义的事情，都援引法典的相应条款进行指责！简直就象一个自尊心受了伤害的作家在维护他心爱的作品似的……。无须说，法典是同俄罗斯一起发展制定的，而且 317
是在一千年的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宜于把它整个地拿来应用于昨天才被征服的、到那时为止完全生活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地区。无须说，就是这个 1867 年条例，也仅仅是一个暂时的试行方案，而且皇上准许考夫曼修改它、补充它，并准许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一切措施。虽然考夫曼有这样的权力，但基尔斯仍毫不容情地指出每一项这样的措施，并严厉指责这种措施是与法典的某某条款相抵触的，还指出采取这种措施未获得皇上特别诏令的准许！

基尔斯的看法是，“总督应该主要地不是进行管理，而是对行政管理进行监督”，就象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只掌握大权，但是不进行管理。基尔斯根据这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必须限制土耳其斯坦的土皇帝们的独裁政治，给他们增加一个执宪委员会，以便往后不再重演象 1876 年在刚刚被征服的费尔干纳仍旧颁布施行已经废除了的 1873 年方案那样的事情……。

报告书一开始，就把考夫曼未报请皇上准许而恣意专横的大量事例开列了一个清单。

比如，他建立了一个集市，把将近三百俄亩土地按一平方俄丈一又四分之一戈比的价钱（这就是一俄亩三十卢布）划归集市使用。小铺老板们被强迫赶走了，但他们又偷偷地迁移到城里来。后来，他想到在饥饿草原上着手兴建价值千百万卢布的顿古兹灌溉渠，这条灌溉渠使民众纷纷提起申诉。当监察院要求呈交圣旨，以证实逾越总督权限的开支的合法性时，科尔帕科夫斯基就中断

了工程，切尔尼亚耶夫则完全停止了工程。

随后，谈到了塔什干水道，指出1883年4月参谋总部曾要求派人侦讯扬切夫斯基。

往下谈的是养马场，指出考夫曼在1873年花二千五百八十卢布买了四十三个股分(每个股分六十卢布)；指出在二十五年内养马场只给每俄亩占用土地付出了五戈比，而两千俄亩的土地就这样归养马场永久占有了。在三个县里的放牧场，都是不花钱的。1872年和1873年，给养马场发放了四万八千五百卢布贷款。库拉玛县按照古尤斯的意愿，决定以县的名义每年给养马场津贴三千卢布。1873年，派工清理疏通了养马场的灌溉渠。养马场停办以后，尚欠四万七千卢布债款。

318 随后提到，1880年2月19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登极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赦免罪犯的事情，此事是由总督办公厅的官员尤扎科夫提议的，是按办公厅主任卡勃卢科夫的报告办理的；但是，不仅没有禀奏皇帝，而且甚至未曾通知陆军大臣。报告书中说："这样的事在行政机关的历史上还是空前的"。有二百一十三名罪犯被释放，给三十九名罪犯减短了刑期，撤销了九十三起刑事案件。当收到上谕时，证明考夫曼的命令要宽大得多……。

随后指出的是，考夫曼在塔什干设立了御用参政院；1878年他容许自己办公厅的第四厅，即审判厅，作为调解法官会审法庭，有权撤销各省公署就他们审理的案件所作的原判。法庭的功用就被这种作法取消了。

考夫曼把省检察官的权力交给了武官省长：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撤销错搞的侦讯，可以停止司法上的追究。但这丝毫也没有加快处理案件的进程，因为有一起诉讼案件在办公厅里搁置了两年，另一起搁置了一年零四个月。从1879年起到1882年止，对七十一件判决提起上诉，有十六件被办公厅(参政院)撤销了，其中有

两起诉讼案件是考夫曼亲自重判的；其它案件起初在另一个省公署里重审，然后在那个作出错误判决的省公署里复审，最后由省公署的官吏、办公厅的官员、检察员和调解法官组成的特别联席会议上会审。科尔帕科夫斯基也喜欢这种程序，他曾两次收到过陆军大臣发来的指示，说这样做不妥当，但是他一仍旧辙。

不过，基尔斯自己承认，他的草原委员会在这方面有过错，草原委员会把司法权同行政权都集中在省公署里，从而使两者都被削弱。

基尔斯认为，考夫曼使省长、副省长、州公署的处长、总督办公厅主任、甚至县长都破格不受县法官司法权的管辖，是逾越权力的又一表现。从 1868 年起，对这些人的控诉状是按行政程序审理的。但是，应该知道，这项措施是因为库拉玛县的县法官德拉戈马诺夫的极端不知深浅的行为招引来的。这位法官力求向当地人证实，县里的头号人物是他，而不是县长。这位法官在一切举止行动中都妄自尊大。结果他被作为一个病人解除了职务。当地民众尚未习惯于我们的制度，在他们眼里，如果地方行政当局的代表在那 319
个锋芒毕露的法官面前处于一种含糊的地位，那是很危险的。

检查报告接着指出，办公厅主任的地位被抬得很高，以致他已经起着仅次于总督的头等重要作用。在 1875 年，当考夫曼离开边区去同浩罕打仗时，不是把全部民政管理托付给省长，而是托付给办公厅主任戈姆津少将。应该指出，考夫曼并非象往常那样离开边区到彼得堡去，而是到仅仅二百五十八俄里之外的地方去远征浩罕，而且当地省长戈洛瓦乔夫也参加了那次远征。

检查组指出了如下的一些诉讼方面的错误：

(1) 德莫霍夫斯基大尉在费尔干纳向一个萨尔特人收了一百零二卢布的做买卖的保证金，帐本上他登记的是退还了这笔钱，可是实际上并未退还。对这件事本已提出了侦讯，但被以调解方式

制止；

（2）别克丘林大尉（一个出身鞑靼人的前译员）向丘斯特城的居民追还了他们向胡多亚尔汗王借的七千六百一十三卢布，并且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侦讯还发现了他的五桩罪行，根据这些罪行，理应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考夫曼是这样判决的：如果别克丘林把攫取去的款子交给国库，那末就只给予纪律处分……。不用说，罪犯把钱交出来了。

（3）在浩罕远征期间，一个姓孔的官员申诉，说什么他有一笔五千卢布的财产在安集延被人抢劫了。虽说随身带着这样一笔财产去远征是叫人觉得奇怪的，但在军税项下把钱全部付给了姓孔的。

（4）凭法维茨基上校的空口声明，为被毁坏的煤矿付给他两万卢布，尽管矿业主任工程师四等文官基列夫两次提出报告，说全部损失不超过三千卢布。法维茨基就这样离开了煤矿，并未恢复矿井。

（5）可是，当部队的随军酒食商、著名的格罗莫夫因他的驮运队遭劫，掌柜被杀，也开来一份损失一万四千卢布的帐单时，格罗莫夫却被送交法庭审判。他提出了塔什干商人们的卖货帐单作为证明，也毫无结果。被告被关进塔什干监狱的秘密囚室，在那里坐了八个月的牢，尽管格罗莫夫还承担着几项官家的任务：武官省长特罗茨基将军曾两次提出过关于终止侦讯的报告，证明格罗莫夫无罪，但是考夫曼下令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特罗茨基依据检察官的权力，亲自解除了对被告的看管。当诉讼案正持续进行时，斯科别列夫传召过格罗莫夫，是把他作为给阿哈尔-帖克部队供应
320 骆驼的承包人叫去的，而且给他发了一张证书，在证书里顺便写道："我们完成远征有他的功劳"。格罗莫夫返归法庭受审时，佩戴着一枚四级圣弗拉季米尔勋章。只是由于切尔尼亚耶夫提出请

求，诉讼案才奉旨终止了。当时考夫曼已经不在人世。

绝妙的是，当时接受委托对格罗莫夫进行侦讯的办公厅官员乌沙科夫，在其第一次决议中指出，他受理的诉讼案，“不仅未提出刑事被告人，而且没有指出任何罪行”。这并未妨碍他后来在卡勃卢科夫和审判厅厅长尤扎科夫的压力下，怀着明显的偏心办案。基尔斯谈到，考夫曼及其办公厅对待格罗莫夫的这种奇怪态度，可以解释为是对报纸上一篇揭发土耳其斯坦行政当局有舞弊行为的文章进行报复……。

(6) 在同一个费尔干纳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晚上，官员沃兹涅先斯基对检察员伊利英威胁，说要杀死他；然后，夜里潜入他的卧室，用铁棍打他的头部，伤了几处。武官省长阿勃拉莫夫终止了诉讼案，认为罪犯的罪行不是杀人未遂，只不过是把人打了几处轻伤！

(7) 关于萨文科夫的案件，检查组发现了一些重大的违法事件，比如违反法律，委派担任法官的不是省公署的成员，而是一些局外人：两位县法官——阿里斯托夫和拉赫曼诺夫，以及办公厅的两名官员豪斯托夫和莫尔德维诺夫。加上省公署主席和三位厅长，总共是八位法官。在 1878 年 9 月 12 日的法庭上，当以五票对三票的多数判定萨文科夫在最重要的一些指控上无罪时，第二天，就把多数中的一员拉赫曼诺夫解除了职务，命令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到安集延去，他被任命为安集延的地方法官了，而且已指派法官勃拉戈维多夫接替他在这里的职务。这种人事变动的理由是，拉赫曼诺夫的弟弟是棉业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或许该公司往后要对萨文科夫提出民事诉讼！但是，该公司并未起诉，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必须作这样的回避。

不过，拉赫曼诺夫具有光明正大的勇气，他向费尔干纳省长阿勃拉莫夫递交了一份报告，附有他个人关于萨文科夫无罪的一份

意见书，但是在后来呈报参政院审批的案卷摘录里，无论是这份意见书，还是联合法庭宣告无罪的决议，都没提到；

321 检查结果认为，象这样由行政当局确定变动法庭成员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宣告萨文科夫有罪是肯定有把握的……。

（8）报告书中也相当清晰地阐明了对科尔扎科夫所持的令人莫解的姑息态度。因此，我们看到在考夫曼时期无辜者容易陷入法网，而罪犯却更容易逍遥法外……

在其它一些措施中，受到检查组指摘的有考夫曼在1872年建立的驿邮垄断制。当1880年停办奥伦堡驿路时，就加强了西伯利亚驿路，此事在三年内造成了超过一百万卢布的多余开支。当时的邮政处处长帕采维奇把奥伦堡驿路接收归公以后，买了将近八百匹马，超出当时市价达七千卢布，而且采办饲料也超出两万卢布。在此之前，他把驿路保养完好的证明书准时地发给库兹涅佐夫，后来则准时地发给他的继承人克莉缅科，以便他们能从国库里毫厘不爽地领取商定的酬金……。然而，驿路实际上处于完全萧条的情景之中。

尽管有沉痛的教训，1881年科尔帕科夫斯基仍然把几条驿路以每年五十五万零四百卢布（按每辆双套马车八百卢布）的价钱，全部交给卡扎林斯克商人伊凡诺夫独家经营，并且按照这个数字发放了为期两年的贷款。不过，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签订的合同是十二年，到1895年年底为止。

在考夫曼时期，驿路已于1880年收归公有了；这时付给克莉缅科女士的十万六千七百七十四卢布的驿路款是多付的；国务会议把此款定为应由犯有过错者的薪金里扣回的款项。其实，真正犯有过错的是呈报此事的办公厅主任、宫中高级侍从卡勃卢科夫和批示同意这份报告的考夫曼……。

谈到电报设施（居民为它捐献了二十万卢布以上的款子）时，检查报告书说明是通过什么办法获得这笔慷慨捐赠的：1875 年搞了一个按比例分摊的办法，向每户和每个帐户各收二、三十戈比。但是，霍占县县长诺利杰报告说，为在饥饿草原上开挖水渠的民工征收的追加税，就已经使居民负担很重了，因此，居民无力缴纳新税。省长戈洛瓦乔夫命令：按分摊办法征收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九卢布。就这样奉令征收了。但是，马上就从征收来的捐款中提出一万一千三百卢布分借给省公署的官员。省公署主席奥伊莱尔本人也象从吉尔吉斯人的信贷银行里借款的情况一样，没有忘记按官衔捞上一笔钱。他死了以后，帐上还欠下一千二百三十六卢布，这笔欠款后来就从遗孀的养老金里扣回了。

为地方的需要和各县的需要征收的款子，往往都被使用到与 322
居民的需求无任何关系的那些需要上去了。比如，1875 年分别借给官员们的款子有一万七千卢布；花了三千卢布款待胡多亚尔汗；给三位县长买家具用了四千一百卢布；县长办公处的办公费花了五千五百卢布；三千卢布给了养马场；而且还有组织隆重迎接从浩罕胜利归来的考夫曼，花了八千卢布……。

论及行政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处分时，检查组计算，从 1870 年起到 1881 年止共一百零四起：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驱逐事件发生在最后三年里。但是，召回来了三十七名被流放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哈吉·尤努索夫的鞑靼人，此人在占领塔什干后，给切尔尼亚耶夫提供了不少帮助。

象下述这样的奇怪情节也成了放逐的理由：1874 年戈洛瓦乔夫禁止一个萨尔特人未经市长许可出嫁女儿，……尤努索夫出面为这个萨尔特人说话，……戈洛瓦乔夫循例在呈文上写了一个文理相当不通的批示……。为了向尤努索夫宣读批示，把他传唤到警察局来了……。他卒业于喀山中学，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因此他

对此批示持批判态度;当让他签字证明他已听过批示的时候,他补充写道,在武官省长的书面命令中缺少逻辑性和理性的情况下,他不认为可以服从这样一个破坏伊斯兰教法典的指示……。尤努索夫就因为这种傲慢态度被关进了监狱,而且被驱逐出边区一年。当地人自然认为他是为真理、为捍卫伊斯兰教法典和家庭法而遭受迫害的……。

基尔斯在谈到切尔尼亚耶夫于 1882 年 12 月向司法大臣提出须往边区委派一些省检察官的呈文时说道，草原委员会不认为往边区派进这些官员是必需的，并且承认这是“1867 年条例草案的一个最重大的缺点”。

关于考夫曼在 1873 年方案中提出的新土地体制问题,基尔斯并不倾向他这一方。他认为,不顾三位大臣的反对意见,在费尔干纳建立这种体制是危险的事。按照他的意见，这是与民众的觉悟和历来的生活习惯相抵触的。他并且援引了检查委员会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话作为证明,斯科别列夫曾告诉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浩罕最后一个汗王在位时期浩罕暴动的著名领袖普拉特汗，在
323 其死前的供词里招认,他根据民众对新土地体制的不满情绪,指望暴动也在我们境内取得成功。

但是,应该指出,普拉特汗是在 1876 年 2 月 19 日浩罕归并俄国的那天被捕的。随后,因他对我方俘虏的残暴行为和残酷迫害,在马尔格兰被处决了。除了费尔干纳以外,在任何地方都没按1873年方案建立新土地制度,建立新土地制要比处死普拉特晚得多。普拉特从那里能够得知有个 1873 年方案呢？他怎能知道在他被处死后过三年,即 1879 年将要实施方案呢？他怎能知道民众未来的不满情绪及其它事情呢？暴动是在库拉玛县开头的，可是在那里进行的地形测量工作就开始得更晚一些，是在 1881 年，而且在 1882 年就被切尔尼亚耶夫制止住了。可见，不是斯科别列夫，就

是基尔斯，或者是彼得罗夫斯基，在这里弄混了……。

在费尔干纳的整顿工作主要是对耕地进行了认真的测量，为此从俄国调来了一些土地测量员。工作于1876年开始，1881年结束。这项工作花费了民众八十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一卢布。然而，事情可真是妙极了：经过测量以后，收入一年减少了四十四万卢布！尽管税收减少到收入的十分之一，民众却要求按老办法征收五分之一，只不过不是按俄亩征收，而是按播种作物征收。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征收土地税时，经营值钱作物和有利可图的作物的土地，是和经营不值钱作物的土地一样缴纳田赋的。因此，新税对财主有好处，可是对穷苦人来说就吃亏了。

基尔斯建议，搞这种土地测量不要用土地测量员，而应该用当地的"塔纳普克什"。这种人比我们的人要的代价低廉一些，工作干得快一些，还受到民众的信任。基尔斯把实行新征税制度后减少了收入一事归咎于制度本身有错误，要求恢复旧办法。但是，他却避而不谈1881年喀拉河洪水造成的灾害，洪水冲垮了拦河坝后，冲毁了灌溉渠，并且把几万俄亩的耕地也冲掉了！民众陷于绝境，不仅不能缴纳赋税，而且在其它灌溉渠尚未修复以前，几年都不可能进行农田操作。喀拉河并未被制服，现在它就是顺着被它冲出来的沟渠穆苏利曼-库尔流的！然而，它的旧河床被用作耕地了。

怨声载道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也是颇有根据的，因为按照旧制度，谁不种地，谁就不给官家缴纳任何东西。因此，被淹没了土地的主人或者被冲走了庄稼地的主人，不仅不认为自己有义务缴纳他们不可能有的那份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连百分之一也不应该缴纳。其次，还有一条意见：据检查报告说，赋税减了一半。因此，如果说当地人的办法比我们的办法好，那末收入至少要减少九十万卢布，因为费尔干纳当时的税收为一百八十万卢布。很明显，使

土地税反对者感到如此高兴的四十四万卢布的短缺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当地人之所以认为他们的旧制度好，是因为照旧制度办事易于舞弊，易于同收税人搞交易，因此，这就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请问：是什么样的当地人呢？究竟是谁在表示不满呢？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在过去发了大财的收税人。其次，表示不满的是种旱地的人，他们的耕地得不到人工灌溉，象在俄国各地一样，庄稼靠雨水生长。在这样的地方，自然必须让土地隔一定时间休歇，即把土地留作休闲地。在这种情况下，要当地人为这块当年没有收益的土地纳税，他就感到太不公道了！

基尔斯把考夫曼每一项没有事先请得皇上准许的重大决定都认为是违法的，同时，他对 1879 年下达的禁止砍伐山里的野生树林的命令，则完全抱另外一种态度。有点儿古怪的是，甚至在检查报告书里有这样的词句："命令本身就已经证明，上述森林不是私有财产，因此，按照普遍原则应属国家所有"。

究竟因为什么对土地不使用同样的尺度呢？考夫曼不是也想宣布土地是国有的吗？就象交租一样，居民缴纳一定的费用，即赋税，就有权永久使用国有土地。

下述的议论同样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众所周知（？），其所以发动征服中亚，……目的是要给俄国的纺织工厂提供市场，以便销售它们的产品"。

这种说法是同我们向东方推进的全部历史相抵触的。早在我们尚无任何纺织工厂的时候，我们的推进就开始了，而且最近我们向中亚高速度迈进的步伐，是同莫罗佐夫的印花布毫无任何关系的。制止野蛮的吉尔吉斯人对我边境各省进行掠夺性袭击的想法，消除俄国人被捉去当俘虏和把他们卖去当奴隶的合乎情理的打算，——这才是促使我们到此地来的原因。任何人也没有考虑过给莫斯科商人提供市场的事。

为了减少赤字，检查组提议征收本地烟草的消费税，规定房产 325
税，规定居民给军队供应粮食不经过承包人的中介手续，末了还提到以兵役税代替服兵役。

早在 1879 年，库罗巴特金上校在他提出关于高加索、奥伦堡边区和亚洲俄罗斯的预算简要报告中，曾建议向土耳其斯坦的土著人课这种赋税。根据计算，它一年能提供三百十二万五千卢布。考夫曼认为，课这种税为时尚早，而且民众也无力负担。基尔斯也建议改变名称，借口征收房产税，实际向人民征收兵役税。

比较数据表明，中亚居民缴纳的赋税，比萨拉托夫省和萨马拉省的农民要少得多：比如，1879 年萨拉托夫省的农民每人缴纳七卢布九十七戈比，萨马拉省的农民各交七卢布二十四戈比，可是此地不是按人而是按户和帐户征收赋税，平均每户和每个帐户以五口人计算，结果是，在费尔干纳平均每人摊到五卢布八十五戈比，在撒马尔罕省每人三卢布三十一戈比，在锡尔河省每人二卢布九十五戈比，在阿姆河分区每人二卢布七十五戈比，而吉尔吉斯人每人总共不过付出二卢布十戈比！此外，土耳其斯坦的土著人比俄国农民富足一些。

可是，据基尔斯说，民众到处对我们都很友善，至少不怀敌意。经常在费尔干纳横行不法的强盗，在一些冒牌汗王的率领下，只袭击当地人，而不侵袭俄国人；他们几乎没有触动过电报设施和邮政设施。以萨尔特人苏丹·艾哈迈德为例，可以判断这些僭称汗王的头领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苏丹·艾哈迈德是在 1879 年和四个跟他一起坐在某个库尔甘恰的废墟上的吉尔吉斯人一道被捕的。他冒充是马达利汗的儿子，断言他能通过祈祷的力量，用一把沙子使所有俄国人的眼睛失明，他打算投入战斗，要给自己夺取一个什么样的基什拉克（即村庄）作为汗国！军事法庭判处他服苦役，然而最高军事法庭认为，此事实际上只有一种空洞的、未用任

何方式表现出来的意图，因此免于判刑。基尔斯说，吉尔吉斯人“按其本性说，虽然也爱好抢劫和偷盗，但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尚武精神，就象没有反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一样”。

因此，应该用文官把担当县长职务的武官替换下来。遴选面
326 越大，官员们的法律知识就越多。这样的措施，在七河省就曾经采用了。只是根据文官们穿的服装式样来看，不可能把他们和军官区别开来：他们戴着宽肩章，脚穿马刺，身佩军刀，甚至帽箍上还戴着军官的帽徽；吉尔吉斯人把他们尊称为“普尔考尼克”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人们比较乐意听军官的话。早就发现这种情况了，而且不仅在俄国。因此，所有与民众有直接关系的行政机关和警察局人员，都穿的是军官服装。绝妙的是，当基尔斯谈话的目的是要从军官管理的民政公署中撤出军官，并且要用文官来充任职务时，他就说民众态度友善、没有敌对情绪，而当问题涉及土地改革或者赋税改革时，他就觉得同样的民众是危险的了！

他以缄默来回避 1871 年以袭击卡拉苏驿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伊尚-和卓、伊什·穆罕默德的友善密谋。可是，关于霍占县的边境居民同浩罕人一起在 1875 年对霍占发动的更加友善的袭击，以及在库拉玛县发生的风潮，他却肯定地说，这都是由于浩罕汗国的敌意引起的；而且还断言，“大家已经知道的霍占县和库拉玛县的负责人员的舞弊行为，也是发生那些事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不妨拿上面引用过的那个难以凭信的传说（即：似乎普拉特指望着民众对那个其实是在许多年后才实行的新土地制度表示不满）同这里的话作一番对比吧！

1875 年以前县行政当局的舞弊行为，指的就是诺利杰和古尤斯同经济管理处的主任们勾结，从他们手里借用公款的事。此事是秘密进行的，民众对此事毫无所知，要不然最高当局也就会知道

① 即团长，俄语 полковник 的不正确发音。——译者

了。1875年以后为了弥补盗用的公款，增加了许多额外的税捐，民众受到了损害，控告书马上就雪片般地飞来，于是问题就揭开了。诺利杰恰恰是在1875年的暴动之后才竭力施展本领的。我们已经在有关的段落里说过，他怎样用苦役和枪决来恫吓反抗分子，怎样把他们关进监狱，只是在缴纳了他征收的军税以后才把人释放出去。恰恰是在暴动以后民众开始出现了不满情绪，而不是在暴动以前。在库拉玛县，问题更简单一些：浩军人要截断霍占同塔什干的交通；县里山地很多，相反军队很少，喜欢抢劫的吉尔吉斯人有的是。

基尔斯还以缄默来回避1882年在纳曼干和奥希袭击县长们的事情，发生这样不寻常现象的原因倒是值得解释解释的！这类 327
现象总不象是当地人对他们的长官进行的友善访问吧！……

基尔斯用以证明吉尔吉斯人友善的说法是：为了用商品交换牲畜，现在俄国商人常到他们的阿乌尔去，不象以前那样要结成驮运队去，而是单独去。然而，第一，这并非友善，而是恐惧：吉尔吉斯人无处逃避惩罚，因为他们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且通往希瓦、浩罕和中国领地的大门，都被封闭起来了。第二，到他们游牧区去的商人，使他们不再需要亲自到两千俄里以外的某个要塞去买东西，使他们免于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把出售的牲畜赶往那里去交易。因此，商人，甚至象单干货郎一类的人，也是备受欢迎的客人。第三，所谓俄国的商人，往往都不是俄罗斯人，而是鞑靼人！鞑靼人在吉尔吉斯人中是老师，他们把做生意和搞宣传结合在一起，传播最谎诞不经的消息，比如，什么土耳其苏丹打败了俄国沙皇，现在俄国沙皇得给苏丹进贡……。任何人也猜想不到，这说的是关于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对这些俄国商人的活动开始予以注意了，并且为了制止他们的活跃劲头，按立法程序采取了措施。可惜的是，行动晚了，是在1895年了。

在象检查报告书这样的重要作品里，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荒谬见解，是令人感到不快的……。不过，还要讲的只有一点了，原来经草原委员会规定，各县都有吉尔吉斯人和萨尔特人担任县长的低级帮办，而在考夫曼时期，这些帮办都被逐渐撤去了。到进行检查时，这种人总共只剩了两个。基尔斯补充说，在西伯利亚和奥伦堡边区，这些职务也全都是未补的空额，因此承认，他的草原委员会把这样一种粗野的人引入行政机关，是做了失策的事情。我们顺便想起了以下的事，由于要寻求有影响的当地人，在奥伦堡，甚至把一些象伊谢特·库捷巴罗夫这样的强盗也委派为助理。我们对检查报告的摘引就到此为止。

这里，顺便从斯凯勒[①]的书里援引几个考夫曼宽待犯罪官员的事例。彼罗夫斯克县县长潘克拉季耶夫上校，已在前面提到过了。在七河地区，在一个县长属下供职的埃曼陆军中尉，奉派带着一大笔公款到几个遥远的他乡去。在一处客店里，他光着身子从帐幕里跳出来，用左轮手枪打了几枪，并向赶来的几个哥萨克护卫
328 兵宣称，有那么几个吉尔吉斯人袭击了他，把钱抢走了。

办理侦讯的是男爵格列维尼茨陆军中尉(参政员之子)；此人由于有一种妨碍他在前线服役的病（癫痫），获得了法官的职位。靠近客店的吉尔吉斯人都被逮捕，经过不止一次的审讯后，他们招认了。有一些人在监禁中备受折磨，甚至死去。当侦讯正在持续进行的时候，埃曼开枪自杀了，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承认，钱是他自己输掉和大吃大喝花掉的，但为了摆脱责任，他把罪责推给了吉尔吉斯人。于是，问题就来了：吉尔吉斯人究竟为什么要招认呢？进行新的调查，结果发现给吉尔吉斯人用了刑(往指甲缝里钉木钉子)。格列维尼茨断言，此事是他的鞑靼译员干的，他事前并不知道……。没有把格列维尼茨送交法庭审判，只把他调到彼罗夫斯

① Turkistan. By Eugene Schuyler——尤金·斯凯勒著：《土耳其斯坦》。

克去担任同一职务(第 2 卷,第 249 页)。

在科帕尔,发现当地县长(兹多连科少校)被打得遍体鳞伤,且被抢劫一空,因为他敲诈勒索,为当地人所痛恨。近六十名吉尔吉斯人被指控,这些人中为首的是苏丹捷泽克少校,在他那里查获了某些被盗窃的物品。审讯时,一名哥萨克供认,他奉县法官的指示,把东西偷偷放进了捷泽克的帐幕里。而法官之所以要这样下命令,目的是要宣判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所宠爱的、在塔什干受人羡慕的人犯有盗窃罪和反对当局的罪状,以此来讨好塔什干的官方集团。这位法官也未被送交法庭审判,仅仅被调往霍占去担任同一职务(第 2 卷,第 250 页)。关于科尔扎科夫、别克丘林及其他一些受到考夫曼宽恕的人,都已经在前面谈过了。

我们对考夫曼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作了颇为详尽的叙述,而且不是只谈优点,因而读者从中不难自己作出结论。

329

第十四章

1882年5月25日委派切尔尼亚耶夫担任总督。划出七河地区。撤销咸海区舰队、公共图书馆、化学实验室、养蚕场、棉花种植场、新马尔格兰苗圃。取消灌溉技术监督机构和库拉玛县的组织委员会。尼古拉新村。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伊斯坎杰尔灌溉渠。切尔尼亚耶夫突然出行：沿通往苗尔特维-库尔图克的新路前往阿斯特拉罕。皇上电谕。1884年2月21日撤换切尔尼亚耶夫。四十五名囚犯脱逃。侍从将军罗津巴赫重建被切尔尼亚耶夫所破坏的一切。1886年的新条例。造林的措施。政务活动概述。灌溉饥饿草原。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工程。阿姆河区舰队。恢复咸海区舰队。同阿富汗的麻烦。布哈拉埃米尔之死。占领恰尔朱伊和克尔基。阿富汗的风潮。1889年10月28日撤换罗津巴赫。弗列夫斯基男爵。区舰队的活动。铁路。基干部队。农业。手工业。第一次统计调查。

考夫曼死时，征服塔什干的那位少将正在赋闲。许多人为1866年撤换他而忿忿不平。他在塞尔维亚的活动虽然遭到《呼声》报的抨击，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声望。当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还是皇储的时候，就赏识切尔尼亚耶夫，并且资助他出版与米柳京作斗争的《俄罗斯世界报》。斯科别列夫有几年曾压倒过切尔尼亚耶夫，但现在他已不在人间，老英雄又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了。因此，委任他当土耳其斯坦边区总督的消息深得人心。切尔尼亚耶夫晋升为中将，关于重新委任他为命令则于1882年5月25日发

布。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职位比他高得多，阿勃拉莫夫也早已凌驾于自己以前的首长和靠山之上。科尔帕科夫斯基是有功之臣，为了不亏待他，决定为他成立一个新的“草原”总督辖区，首府设在鄂木斯克，土耳其斯坦边区的七河省划归该总督辖区。正式借口是，把有关中国西部边界的全部对华政治策略集中于一人之手。这就理应把费尔干纳也并入“草原”，不然的话，费尔干纳同中国毗邻，对中国的政治策略却仍然掌握在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手里。我们以后将看到，七河地区于 1898 年重返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怀抱，不归 330
内务部管辖，而归陆军大臣管，重新划入“战区”。

切尔尼亚耶夫满怀希望赴任，希望夺回因被迫无所作为而失去的时间，希望恢复黯然失色的荣誉，希望赶上同年的人们……。按他的意见，布哈拉应首先受到打击，其次是希瓦，布哈拉和希瓦本来就不应该保持表面上的独立。然后轮到阿富汗，因为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公然忘恩负义，他在我们这里客居多年，可是现在竟不让一个俄国人到他的国家去……。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应同英国人和平谈判，英国人因为俄国使者建议不让他们的使团到喀布尔去而对我们报复。

同时，由于有关考夫曼时期就已经被揭发出来的军事民政机关的混乱无章和舞弊行为的传闻过于夸大，加上局外人难于理解的对某些犯罪分子的宽容，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势必要同一些将被送去服苦役的人共事，因此他请求派人检查。我们知道，被指派任检查员的是基尔斯。

切尔尼亚耶夫于 10 月 8 日抵塔什干，基尔斯则于 11 月 9 日到达。切尔尼亚耶夫办的第一件事，是在 10 月 26 日建立了一个撤销咸海区舰队的委员会。此事于 1883 年 4 月 7 日办完：决定把轮船当废铁卖掉。反对区舰队的主要论据是，国营轮船公司妨碍私营公司发展，国营轮船公司一年花费近二十万代价，而受益很

少。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些答应成立私营轮船公司的企业家，但他们要求官方资助。可见撤销区舰队的问题，是切尔尼亚耶夫来边区之前就决定了的。不过，当时有个重要情况无人注意，即边区的两条主要河流经常改变航道，它们以山里的融雪情况为转移，周期性地变浅，而且浅滩不断转移地点……。因而连浅水轮船也只能在白天试探着航行，——乘客得经常上岸，用缆绳拉着轮船通过这些意外的障碍，结果不是轮船载运乘客，相反，却是乘客在搬运轮船！在这样的条件下，轮船定期航运是不可能的。

私营公司要求每年津贴三十万，官家支付的货物运费不在其内，这样，官家的花费比撤销区舰队不知贵多少倍。所以切尔尼亚
331 耶夫有利于公司的呈文遭到否决，只有兵站部的货运承包人占了便宜……。早在九月末，切尔尼亚耶夫途经卡扎林斯克的时候，就命令区舰队别再航行。恰好，有将近一半军官，即十四人中的六人，因犯有各种不同的罪过，当时正在受法庭审判……。他在彼罗夫斯克命令正在就选举时殴打县长的事件进行侦讯的勃罗多夫斯基先生停止办案，而发给主要的刑事被告一枚金质奖章，以嘉奖其过去的功劳。

切尔尼亚耶夫发觉军队里大部分犯罪行为是逃亡和偷盗，就于 1882 年 11 月 29 日发布了一道命令，其中对此种现象是这样解释的：士兵没有衣服可穿，而第二期衣服存放在军需仓库里，尚未发下。由于服役期短，第三期的根本不发，也不可能发，……而衣冠不整要受处分。为了给自己弄到一套制服，只好不是逃，就是偷。命令中还引用了一则笑话来证实，说是有一次，某个“检察长在问其它问题时问一名士兵：复员回去时，应该穿什么衣服？士兵回答说：‘如果我搞不到一套自己的衣服，就光着身子复员’”。因此规定：(1)不许士兵自费购买衣服；(2)把第二期衣服发给本人；如果有第三期的，也发下去，只有发了第三期衣服，才允许收回第二

期的衣服放进军需仓库；(3)给退居预备役的人发一套很体面的、符合时令的衣服。

但是，衣服不够的说法，恐怕不能解释1882年卡扎林斯克发生的那种令人伤心的事件：边防营的三名列兵蓄意抢劫，杀死了城防副司令官希什克维奇上尉及其全家……。

以专差大员身份同切尔尼亚耶夫一起到达的克列斯托夫斯基中校，作为文学家，奉派视察公共图书馆并提出报告，说明该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宗旨以及是否值得继续办下去。克列斯托夫斯基认为，公众读的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读者不多。结果于1882年12月1日下令闭馆，命令中顺便提到，图书馆采取的方针"一点也不符合严肃和有益的宗旨"。这样的口实和这样一道奥马尔①式的命令，究竟有多少根据，可从下述事实看出：在此期间，图书馆拥有一万三千多册书籍，其中：(1)科学书籍，连亚洲部分一 332
起有九千一百八十四册；(2)军事历史和军事科学书籍有二千四百九十六册；(3)俄国和外国古典作家以及教科书性质的著作有八百四十六册；(4)还有一般小说五百一十五册。

总之，严肃和有益的书有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六册，如果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称为毫无价值的东西，那总共也只有五百一十五册！

从图书馆1880年的年度工作报告来看，每年准许订阅者借回家去的书超过六千册，有将近六千名读者在阅览室里免费阅读杂志和报纸。毫无疑义，1878年访问边区的米坚多尔夫院士，对书籍多少算是内行，他在这方面大概既不比克列斯托夫斯基差，也不亚于切尔尼亚耶夫，可是他在自己的《费尔干纳盆地论文集》里，对塔

① 奥马尔·易卜恩·阿里·哈塔布(580左右—644)为阿拉伯的哈里发。他统治阿拉伯期间，占领了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西部并开始进占埃及。占领地区组成了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译者

什干图书馆作了这样的评论，说它是一个“标准的、从某一点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切尔尼亚耶夫把这样一个罕有的东西撤销了，禁止订购1883年的杂志，并且把藏书分别塞给了各个不同的单位：第一类送往博物馆，第二类塞给军区司令部，第三类给初级师范学校和文科中学，第四类搬到军医院供病员解闷。不久以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就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时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切尔尼亚耶夫还没有象历史上的奥马尔一样，干脆下令烧掉所有的书。

由于这样的决定引起了我们出版界的极大愤怒，切尔尼亚耶夫感到必须为自己辩解，于是在自己被撤换以后，在《新时代》(1885年，第3490号)上刊登了致编辑部的信，信中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关掉图书馆，只不过把它迁移到一个新的、比较中心的地方去了，并且把它和设在官家房子里的博物馆合起来了，那栋官家的房子被一个“完全不必要的机关”(即实验室)占用了。不过，他在命令中说的就是闭馆，而且把书籍分送到各机关去后，就再也未能收回来，——这明显地戳穿了写信人是在回避真相……。

切尔尼亚耶夫在同一封信里提到，1882年末他接管边区之后，视察过城外的养蚕场，在那里既没有见到丝，也未见到蚕。但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时近冬季，谁也不会养蚕。要知道，桑树当然正在落叶，没有东西可喂蚕。最后，他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破坏，名之曰清除庄稼地里的莠草。

333 归入此类莠草的有：养蚕场、棉花种植场、化学实验室、灌溉技术监督组、库拉玛县的组织委员会、新马尔格兰苗圃等等。实验室是通过1882年12月20日的命令取消的，仪器全部分配给医疗部门、工程技术部门和教育部门，不过这些部门都没有搞化学的。移交给上述各部门的财产，价值七千六百卢布。但是，军医监督员苏沃罗夫多次呈报，强调没有实验室根本无法工作，使人们认识到撤

销实验室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188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军医院附属实验室的新命令，可是到 1883 年 11 月 19 日才准许该实验室按原规定进行委托给它的全部工作。换句话说，实验室恢复了，但很挤、很穷。仪器和实验标本只是在五年以后，即 1888 年，才从初级师范学校以及工程技术部门退回，但退回来的东西，有四分之三已被弄坏和打碎了……。

光是实验室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企图摧毁考夫曼时期所做的一切，并设想一切都可以摧毁，是欠考虑的。

不久，选任的塔什干市议长马克西莫维奇陷入法网，代理他职务的候补人又经常不在，切尔尼亚耶夫就委派了一个萨尔特人当议长，他还委托一些萨尔特人管理水利……。在塔什干县，这还不会有不良影响，该县的水利事业有条不紊，而且那里的给水设备相当简单。但撒马尔罕(这里应当考虑的不单是泽拉夫尚盆地，还要想到布哈拉)完全象费尔干纳一样，紧靠给灌溉渠供水的山地，首先要有个总调度人，而且此人除要有技术知识外，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行动迅速、要在俄国管理人员中有一定的威信等等，——这事安排萨尔特人当头头就令人感到十分奇怪了。因此在撒马尔罕，根据当地省长的呈请，又由俄国人掌握。在萨尔特人任水利官吏的时期，水几个星期流不到撒马尔罕和卡蒂-库尔干的俄国区：他们在更高的上游放水，而且把田地都淹没了，可是俄国人却没有水。至于费尔干纳，1881 年发生的惨祸，看来足以成为防止轻率决定的有分量的警告，那时整个灌溉系统的主动脉——喀拉河冲毁了拦河坝，离开了原先的河床，冲进了穆苏利曼-库尔大水渠。为使河水流归旧河床，1882 年整整一年都在兴修新水渠。在这样的 334
状况下，把工作完全交由萨尔特人支配，就意味着承认俄国技术人员无能为力，并且意味着承认当地的无师自通者高明。在有关章

节，我们援引过我们那些实际上也是不太高明的水利技术人员的失败，这些人足以在当地人面前败坏俄国科学的声誉。切尔尼亚耶夫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因此他把费尔干纳的水利专家也撤销了。

喀拉河不同于奇尔奇克河，水流很急，治理它有很多麻烦。它不停地改道，时而靠近右岸，时而紧挨左岸，这时，河的此岸洪水成灾，彼岸却缺水。必须调节进入主干渠的水量，为此就需要有一个总调度人：水小时应筑坝拦河，水多时应修堤挡水。这项工作可以说需要全体船员上甲板。这一航海术语，用来形容出现险情时，大家听从"全体上甲板集合"的口令，齐心协力、迅速紧张的那么一股劲，是最恰当不过的。调度者要掌握大权，人们应当绝对服从他。把这样的工作交给萨尔特人管，就应当赋予他以汗国伯克的权力，应当让水渠周围地区的所有乡长都归他领导，一句话，要让他当县长。在这件事上，办法不彻底是不行的。费尔干纳由于修复旧水渠的工程停顿，遭受了严重损失，因为任何延误都会使情况一天天地恶化。

科尔帕科夫斯基在 1883 年开始的裁减和改编军队的工作，照常进行。比如，奥伦堡第三和第五两个哥萨克团改成四个哥萨克连的编制，也就是说，有四个哥萨克连编入军队。

四个边防营都改为四连编制，由各营的第五连组成了新的第十八营。最后，把奥伦堡部队的第一骑炮连派往奥伦堡。

考夫曼采取的措施只有两项走运，即建设委员会和尼古拉新村。委员会是在 1877 年成立的，作为直属总督的技术局，专管审核设计和预算。为了不把这方面的任何材料送往彼得堡，在此之前，彼得堡已成立了一个直属内务部的建设技术委员会，切尔尼亚耶夫扩大了委员会的权限，把调度权也交给它。委员会不仅自己设计和编造预算，而且自己审核设计和预算，自己拨付工程用款，自己施工，以及自己从同一组织的成员手里验收工程交

公! 基尔斯来检查时，整个委员会被送交法庭，但结果平安无事，被判无罪。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检查某个微不足道的驿站工程 335
时，锱铢必较，大教堂的工程却完全不过问，仅埋进地里的大教堂的基座就花了七万多。当尼古拉耶夫少将派去接任马洛夫的建设委员会主席时，查账发现，基座连同储备的和已经用了的砖一起，价值未超过二万三千卢布，可是花在这方面的是九万三千卢布……。基尔斯把案卷翻阅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1880 年，一些退伍和预备役士兵呈请把塔什干附近的绍尔提尤别地段拨给他们。切尔尼亚耶夫曾于 1865 年在这里打败了浩罕摄政王阿利姆库尔。该土地以前属浩罕官方所有，我们占领塔什干以后，宣布汗国全部土地归公。但没有监督它们的机构，于是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人就逐渐侵占土地，他们不问别人，甚至也不把自己占地的事告诉任何人……。俄国人干这种事要交付法庭，当地人却听任他逍遥法外。当萨尔特人听说当局打算在此划地作俄国居民点时，夺地活动就更加厉害了。丈量土地时，发现这里有将近三千三百俄亩宜于耕种的土地。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人认为其中二千四百俄亩是他们的财产，只对九百俄亩未提出要求。曾经在考夫曼的几个方案里研究过的土地权问题，由于各个部的阻扰，依然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所以当地人作为依据的，既有俄国的十年时效，又有自己伊斯兰教的复苏土地法! 起初我们本想把夺地者干脆从官家的土地上赶走，后来决定用附近的其它闲置地交换耕种了的地段。给他们按价收买库尔甘恰，即建筑物和栽植的树木，而且还豁免了六千二百卢布欠缴税款。可见，结果是夺地者得到了直接的好处①。

因为战胜阿利姆库尔的日子是 5 月 9 日，碰巧是夏季尼古拉节，所以决定把军人新村命名为尼古拉村。1881 年沿卡拉苏水渠

① 见斯米尔诺夫著作第 82—86 页。

建起了新村，但选的地址是一片沼泽低地，仅仅因为不能占用切尔尼亚耶夫小丘(1865年，将军在此小丘上指挥过战斗)。为了排干低地的水，需要大量的劳动和资金。自愿在此定居的人，总共只有十七户，每户分地九俄亩。

教堂建在小丘上。切尔尼亚耶夫一来，就成立了一个特别委
336 员会，决定也准许农民移居到尼古拉村。委员会花钱大手大脚，所以1884年撤换切尔尼亚耶夫之后，在侍从将军罗津巴赫上任以前，临时代理总督职务的武官省长格罗杰科夫将军就把委员会查封了。

新村迁到沿亚兰加奇灌溉渠的一块更高、更壮观的新地址，并于1884年5月9日在此最后建成。整个事业花了官家将近三万卢布，而从1879年起到1885年止，用于锡尔河省六个俄罗斯村镇的钱总共只有八千七百卢布；门诺派教徒的侨民区花了将近五千八百卢布。

由于如此阔绰，很快就有人迁到尼古拉村，尽管分给新来移民的份地甚至减少了一半，即减到四俄亩半。到1885年底，村里已经有一百一十七户人家，居民五百四十七人。

1883年，由地理学家普佳塔上尉，第一流的地形测绘员宾杰尔斯基和矿业工程师伊凡诺夫组成的科学考察团，于5月底出发去帕米尔。该考察团带有一个由十二名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充当仆人的都是当地人，还有六十匹马。从奥希开始，考察团三个月内都在海拔一万英尺之上行进，深受燃料和食品不足之苦。什克南和瓦汉因归并阿富汗而发生的动乱，以及中国人的多疑，给事情添了麻烦。在萨雷阔勒，差点没有动用别旦式步枪。但普佳塔测定了十二个天文点（系用皮斯托尔度盘和经线仪的转运法测定的）。在塔什-库尔干和尤尔玛札，同英国的天文工作者建立了联系。用气压表测定了七十九个点的高度。用远镜照准仪以交会法测定了

十个山峰的位置。勘察的范围约达四万七千平方俄里。伊凡诺夫测定了近三百个高地。

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的建设工程中，除了他偏爱的胜利纪念碑，即尼古拉村之外，可以提及的只有1883年经过卡拉库姆沙漠，在卡扎林斯克和奥尔斯克之间敷设的电报线路工程，——在这里，他可不会妨碍任何事业。

同一年，在科尔帕科夫斯基时期已经开始了的裁军，以遣散奥伦堡第一骑炮连和四个哥萨克连而告终；削减了六百八十四人，连同以前的，总共削减五千零五十八人。但是，英国人在外里海省同阿富汗划界的问题上大肆喧嚷，使我们停止了进一步裁军。1884年1月1日以前，在土耳其斯坦军区，按编制共有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九人。后备队是薄弱的，因为在此以前，列入预备役的总共只有一千零五十六人。

划出七河地区，比这样的裁减，对减少赤字的影响大得多。 337

不过，那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已开始进行一心为公的活动，殿下自己出钱兴修灌溉干旱地区的工程。库拉玛县前水利管理局早在1881年就进行过勘测，并拟定了一个灌溉塔什干以北一万六千俄亩不毛之地的方案；为此，打算从奇尔奇克河修一条水渠，经草原往西，到离塔什干六十三俄里处的沙拉普汉驿站，在此同克列斯河相连。水渠长达一百二十俄里，经费预定为十三万卢布。由于没有资金，更主要的是由于科尔帕科夫斯基一心要积攒每一个可省下的戈比，此事就束之高阁了。

大公提出由他出钱出力，同时放弃对复苏了的土地的权利，让公家受益。1883年，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禀奏，此事经皇上恩准，接着就按当地办法动工。随着工程的进展，参加工程的居民马上就经营起受到灌溉的土地。1885年秋前，灌溉渠完工，为庆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加冕，灌溉渠开工时已命名为伊斯坎德尔渠。渠长

五十俄里，与古老的、已废弃的沙德曼渠相接。九月间，首次从奇尔奇克河试放的水流进了沙德曼渠，并顺利地流入阿克贾尔驿站下游约三俄里处的克列斯河。

渠头(即接纳奇尔奇克河水的进水池)修在离塔什干五十俄里处的奇姆巴伊雷克村附近。工程师们对灌溉渠进行了多次检查，认为完全合格后，才于 1889 年最后交给官家。

中亚首次出现了"官家的灌溉渠"，可是，受益的土地不仅为民工所夺，而且为一些不相干的当地人所占。然而，每年应该由谁整修渠道，由谁向管渠的官吏及其助手们付钱，如何处理侵占土地的人呢？

决定这么办：由用水的人负担整修渠道的费用，雇工进行此项工作；向占用土地者宣布，在 1890 年 1 月 1 日以前，他们应按一俄亩三卢布缴费；以后，土地将分成地段，每段一百俄亩，按地段出租。租金是低廉的，因此占地者全部留在原地未动。丈量出受益的土地有四千一百四十俄亩，其中有一千三百四十俄亩划归称为
338 特罗伊次克的俄国新村，愿意在此地定居的每户人家各分到了十俄亩。

其余土地无力抵补整修灌溉渠所需的开支(在公吏们身上，每年要用将近五千三百三十卢布)。

如果官家不是把水放进沙德曼渠，而是按照方案把灌溉渠继续修到沙拉普汉驿站，那末，灌溉系统的浇灌能力将达到四万俄亩，那时将不仅给当地人提供好处，而且对官家也有利①。

众所周知，1883 年举行了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神圣加冕典礼。切尔尼亚耶夫未被召去参加典礼，但他及时(虽然是悄悄地)离开了边区。他对皇上念念不忘，认为自己来莫斯科保卫皇上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不知何故，他觉得无政府主义者要搞什么诡

① 金格利什捷特，第 179—189 页；斯米尔诺夫第 126—128 页。

计，并想凭借自己在莫斯科的声望来保驾。

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虽然大家知道他在卡扎林斯克，但从那里既可直接去奥伦堡，又可转往希瓦。

切尔尼亚耶夫没有发布命令委派任何人代替自己，只给参谋长诺维茨基少将留下几张自己签了字的空白公文用纸。不过，这不妨碍他在旅途中亲自发布命令。结果出现了以下的混乱现象：

4月15日在塔什干发布了切尔尼亚耶夫签署的第130号命令；4月19日则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发布了也是他签署的第152号命令。随后，4月21日又在塔什干发布了第131号命令；5月21日和31日的第150号和第152号命令，也是在塔什干发布的。接着，到6月10日为止没有下达命令。自6月10日起发布的就不是命令了，而是诺维茨基签署的指示了。再后出现的，是9月22日切尔尼亚耶夫在塔什干签署的第153号命令。可以认为，他返回塔什干了。但是11月2日，诺维茨基又宣布了一道切尔尼亚耶夫10月24日发给全军区的第21号命令。然后，又穿插着发布了一些切尔尼亚耶夫在9月和10月里签署的命令。因此，很难说这段时间切尔尼亚耶夫在什么地方。11月9日，诺维茨基出差彼得堡，被委派代替他的是拉兹戈诺夫。大概切尔尼亚耶夫只是在自己的命名日以前、即11月8日以前才返回。档案里没有线索。

我们在有关章节提到，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曾经有一位叫卡拉库尔的麦尔夫汗王前来找他，要求他委派一个希瓦人去当行政长官，而且切尔尼亚耶夫对此表示同意。我们还说过，他从这里前往苗尔特维-库尔图克开辟捷径，商人瓦纽申一家的驼队从1878年起就已经在这条路上来往了。切尔尼亚耶夫坐着四轮马车到达艾拉克特湾，在这里未见到他事先从卡扎林斯克拍电报要的轮船，就搭上了一条小渔船。轮船在海上接他，把他送到了阿斯 339

特拉罕。他从这里致电皇上祝贺隆重举行神圣加冕典礼，并禀奏说发现了从中亚到俄罗斯的一条新的捷径。陛下复电感谢祝贺，关于捷径则表示："获悉俄国距中亚更近的消息，朕喜不自胜，希望新的捷径将使商业活跃，并以共同利益使边区同中央联系起来"。

此事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5月21日第150号给全军区的命令中已经宣布。切尔尼亚耶夫毕竟得以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待了几天。

总之，当他以部队司令官的名义在塔什干发布由他签署的给全军区的命令时，他本人不在军区，而在阿斯特拉罕，

罕见的例子……

1883年6月16日，切尔尼亚耶夫从彼得堡来电，下令将咸海区舰队全部财产的清册送到参谋总部，这份财产"应该作为赠品移交给阿姆河轮船公司的企业家"。

此外，他表示可以一年给十五万津贴。竞争者有西涅利尼科夫、波多利斯基和俄罗斯货运公司。不过，他们要求三十万津贴。于是，决定把所有船舶出租给私人二十四年，而且决定按采购价格出让卡扎林斯克港的储备物资。驳船覆没时，每艘追偿五百卢布；轮船沉没，则每艘追偿三千卢布。

但是，没有愿意承揽的人，因此防水布、缆索、链条、锚等等交给了兵站部、炮兵兵工厂和工程部门；轮船上取下来的家具则送往城防司令官的住宅和卡扎林斯克军官俱乐部。港口财产保管员鲁姆斯少尉(水手出身)把器皿、桌布和餐巾分送给所有的熟人……大家都到港口去，就象钻进自己的大柜子里一样，各取所需①。

机器被拆卸了，船舶被拖上了岸，在岸上慢慢地生锈腐烂。"撒马尔罕"号搁在河底里……。1887年，曾试图把它拆散，花了六百四十卢布买工具和雇工人。可是，取下来的部件只拍卖了六

① 军区参谋部海军处，第1号卷宗，第25页。

卢布三十三戈比；1889年，在卡扎拉、彼罗夫斯克和塔什干拍卖 340
时，有人愿意出二百五十卢布。1890年，河水退走，轮船就搁在地面上……，谁也不买了。

切尔尼亚耶夫在最后一道命令中，指令于1883年12月29日成立一个修建委员会，为攻打塔什干阵亡者修建纪念碑。委任东正教大司祭马洛夫为委员会主任。

1884年1月31日麦尔夫的归并和英国唆使阿富汗人抵抗的阴谋诡计，在切尔尼亚耶夫的心里激起了黩武意向。他发了几封电报，论证进攻阿富汗的必要性。但他在背着陆军大臣发出一封这样的电报后，于1884年2月21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而他的职位由侍从将军罗津巴赫接替……。

切尔尼亚耶夫的不安分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这种活动使他原先的声望大为减色。

在这次撤换前一个月，即1月21日，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由侍从将军伊格纳季耶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对基尔斯的检查委员会所呈报的考夫曼的最后一个方案进行审核。为了熟悉边区的情况，罗津巴赫将军参加伊格纳季耶夫委员会的工作达两个半月。

5月23日，罗津巴赫抵塔什干。在他赴任前一个月，即4月24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不愉快的事：由二十七名列兵押送的五十九名囚犯，在奇姆肯特附近别格列尔别克驿站的商队旅舍投宿。晚上六时，囚犯们列队点名，他们利用押送兵的粗心大意，朝押送兵猛扑过去，抢走三枝枪，接着就厮杀起来了……。两名士兵负伤，但有七名囚犯被刺死……，其余的囚犯跑出旅舍，利用山间地形各奔东西。在追捕中，有十三名囚犯被打死，一名身上有三处刀伤，在山里被捕，有二十四名囚犯逃脱；只有十四人未利用机会逃跑，留在原地过夜。

10月末，罗津巴赫收到伊格纳季耶夫委员会交来审核的方

案，但他未等合法程序批准方案，就采用了选举当地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新规则：由民众推选四名乡长候选人、三名法官候选人和两名比伊候选人，俄国政权则批准任命被认为最合适的人。可是，最先钻进来的人不是最优秀的，而是比较狡猾的。

规定五年选举一次。

决定优先让懂得当地语言的人担任军事民政公署的职务。禁
341 止该公署的官员向他们所管辖的当地人借钱。

随后，取消了切尔尼亚耶夫赋予建设委员会的广泛权限，使之不超出考夫曼所规定的范围。

8月2日，公共图书馆重新开放。下令把切尔尼亚耶夫分送出去的书籍归还图书馆，并建议麦诺夫继续编纂《土耳其斯坦汇编》。该《汇编》在1885年年底以前已有三百七十卷。许多书籍仍然没有还给图书馆……，切尔尼亚耶夫可真是留下臭名了……。

罗津巴赫发现塔什干市议会有负于其使命，市银行资金匮乏，欠缴税款很多，而且城市肮脏简陋，他就恢复了考夫曼的措施，并按格罗杰科夫的请求，把市议长的职务委于塔什干市长。事情很快就好转了：欠缴税款收了上来，议会的旧债偿清了。同时，在全边区禁止用市政经费给私人和官员发放贷款。

罗津巴赫亲自在现场了解了费尔干纳居民因喀拉河的灌溉系统失调而遭受的灾难之后，从1885年1月1日起恢复了被切尔尼亚耶夫撤销的灌溉主任的职务，并给他增加了一名助手。但是，对穆苏利曼库尔系统进行测量后表明，使喀拉河恢复故道，现在已无可能，只好抢救其它水渠了。工程在费尔干纳武官省长伊凡诺夫少将的亲自领导下进行，并于春汛到来之前完成。

在罗津巴赫到任以前，根据格罗杰科夫的指示，开办了贷款银行：奥利耶阿塔银行和库拉玛银行。在罗津巴赫时期，又开办了彼罗夫斯克银行、奇姆肯特银行、卡扎林斯克银行、霍占银行、撒马尔

罕银行、卡蒂-库尔干银行、品吉肯特银行、纳曼干银行以及阿姆河银行。它们的资金有二十三万卢布。

除现在已有的用于维持当地行政机关、疫苗接种和国民教育的税收以外，禁止向人民征收任何新税。

随后，就在1884年这一年，罗津巴赫恢复了被切尔尼亚耶夫撤销的棉花种植场和养蚕场，用的名称是：植棉试验场及其附属蚕种站。1883年，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美国棉花的播种面积总共只有几俄亩。1884年，由于新总督的支持，美棉播种面积已扩大到四百五十俄亩了。而在1885年，种这种棉花的土地，仅库拉玛县就占了一千一百俄亩！

虽说有阿富汗的纠纷，1883年的三百七十二万一千卢布赤 342
字，到1884年就减少了一百零三万六千卢布，即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预料这一年要跟阿富汗打仗，所以颁布了一道圣旨：(1)春季里不要遣散后备兵；(2)撤销塔什干分队和品吉肯特分队这两支部队，其余部队裁减五百二十六人；(3)裁减后剩下的一千二百人转入担任远征的第四步兵营和第七边防营；(4)除由军区参谋长统辖的第一旅和由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统辖的第三旅外，将四个地方旅拨归武官省长们统辖。

但是，后备兵减少了八十七人。这些人由于怕召去打仗，回俄罗斯去了……，实际剩下九百八十八人。

组成了三个新的炮兵连。第十七边防营奉派前往麦尔夫。

被撤销的区舰队恢复了。“奥勃鲁乔夫”号汽艇于1884年秋天下水，并在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之间航行。但是，锡尔河由于河水大量冲进亚内河，水量明显减少，因此“奥勃鲁乔夫”号只往返彼罗夫斯克航行了一次。不过从这时起，在新的阿姆河区舰队未成立以前，区舰队的轮船每年都在航行。

因此，切尔尼亚耶夫的这一撤销的做法，也被时代的要求所废止。

1885年5月，根据罗津巴赫的申请，财政大臣准许通过地方金库，替撒马尔罕汇寄私人钱款到彼得堡、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去。

罗津巴赫收到参谋总部交来裁决的、切尔尼亚耶夫关于按1883年告示蠲免四十七万零八百二十三卢布欠缴税款的请求书后，在当地了解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这些欠缴税款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第一，由于税吏、县长和其他一些狡诈分子盗用公款；第二，由于上级机关代表确定1882年度赋税分摊办法过迟，以致1882年的赋税到1883年才开始追缴。此外，费尔干纳在组织工作上结束太迟，而库拉玛县的县行政机关根本就没有动手。因此，罗津巴赫不同意切尔尼亚耶夫的申请，而1883年1月1日以前的，在他任职期间的欠缴税款二百二十四万零一百一十六卢布，到1885年3月1日以前，已下降到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一十二卢布。边区的收入拉平了：1887年为五百零八万五千四百一十八卢布，1888年为五百一十五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卢布。

基尔斯和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考夫曼改革税收制度的设想是有
343 害的，罗津巴赫与他们的见解相反，他赞同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委员会里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这种改革“对国库利益说来”，无疑是有利的，因而切尔尼亚耶夫“根据检查边区的三等文官基尔斯的呈文”，于1882年取消锡尔河省刚开始的精确丈量土地和确定土地收入额的工作，使官家受到了直接的损失。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委员会的这种结论，是替考夫曼辩护，也是对同他意见不一的大臣们的最好回答。由于从俄罗斯聘请的土地丈量员来迟了，所以只是到了1887年才恢复工作。

科尔帕科夫斯基在1881年实行的海关监督制度需要加强和

详尽研究细节；因此财政大臣要求罗津巴赫提供下列资料：(1)除茶叶、靛蓝和薄纱以外，是否应禁止输入一切外国货？(2)对允许输入的货物抽税：是否象科尔帕科夫斯基一样，规定使用纸卢布，或者使用金本位？(3) 可否预料布哈拉和希瓦方面会服从我们的贸易政策计划？(4) 在哪些最容易带进禁运品的地点需设置加强的监督机构？(5) 从中亚到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主要走的是哪几条路？

在准备这些资料时，罗津巴赫被召回彼得堡参加政务院各部联席会议，按立法程序最后制定土耳其斯坦边区管理条例草案的工作。从 1885 年 11 月 12 日到 1886 年 4 月 20 日，罗津巴赫都忙于此项工作。他是无比幸运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各项提议最后几乎全都得到认可。草案于 1886 年 6 月 12 日经皇上批准，并自 18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霍占县和以前的治扎克县划归撒马尔罕省，土耳其斯坦县撤销，库拉玛县改称塔什干县。设置警察分署，成立游牧乡，不以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名称为名，而以冬季牧地的天然界线名称为名。这就减少了一些乡，当地的行政开支也省了，而主要是旧的历史名称逐渐不用了。

我们不提新条例的其余细节，只谈一点，即从此以后总督不能再独揽大权了，因为增设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除省长和州 344
公署主任外，还有省检察官和省法院主席。

1884 年，罗津巴赫创办了乡学，用的是教堂附设小学的大纲；在塔什干市的亚洲区，成立了一所教俄语和当地语言的学校。

1885 年，在库拉玛县开办了两所乡学，在卡扎林斯克县办了一所乡学；在彼罗夫斯克县则有四百三十二所游牧学校开展了活动，有一千四百名学生。

在塔什干，著名的赛义德·阿齐姆的儿子、商人赛义德·加

尼，让出自己住宅的一半作学校用。在比斯肯特首批入学的学生中，就有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的几个儿子。

从1885年起，在十五个地方办起了苗圃。但当时发生了旱灾，而1886年又发了大水，使苗圃减少到九个，其中彼罗夫斯克、朱列克和卡尔马克奇各一个，六个分散于各乡。

在卡扎林斯克培植了一个占地十俄亩的果园，并在驿站培植了两个苗圃。吉尔吉斯人也开始在自己的冬季牧地培植果园，并建造砖砌民房。

1885年为使水泉有遮荫，在土耳其斯坦以北培育了十俄亩地的小树林；1887年奇姆肯特也用十俄亩地培植了一个果园。

在泽拉夫尚州，从1872年起，当地人奉命沿道路和灌溉渠种植杨柳树；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种最有利的树，因为每年砍下的树枝，既给他们提供了烧柴，护岸梢捆，又提供了编篮子用的树条。不过，过路赶集的当地人对幼林是不怎么客气的，他们把小树折断当棍子用，要不就在过夜时砍下来当柴烧。只好派人看守，护住了路旁全部树苗的五分之四。在树苗长了三年，已难于折断了时，也就不需要人看守了。

还种植了桑树，但因为桑葚不仅是过路人喜欢吃的东西，而且还能作食品（和馕一道吃），并且由于它给养蚕业带来好处，这种树就特别受人敬重，所以不需要派人看守。

1877年①，罗津巴赫取消了我们沿袭汗王传统的一种税，即抽取市场上出售的杨木售价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取消这种税，是因为民众不肯出售建筑用杨木，不再栽植此种林木，而且乱伐树林，把免税的桧树运到集市上出售。这项措施立竿见影，民众加紧植树，现在整个泽拉夫尚盆地已成为一片连绵不断的林园。在这一
345 年以前，通过省长科罗利科夫的努力，撒马尔罕已办起了棉花种植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1887年之误，因为罗津巴赫是1884年上任的。——译者

场、实验果园和苗圃。

从 1880 年起，卡拉提尤别和阿恰雷克也开始了山地造林，各造林十俄亩。到 1886 年，第一个林区已扩展到三百俄亩，其它栽植区占地一百五十俄亩。山坡台地上的新树林保住了雪；春天里水流失得不那么快了，水量显著增加。种植了洋槐和樗树，树种硬实，长得很快。卡蒂-库尔干县是小块种植的，每块不超过一俄亩，但合起来有六百三十俄亩；治扎克县种植了十俄亩。总共是一千零九十俄亩。需要给这些人工林锄草和中耕六到八年，因此一俄亩得花费一百卢布……。1894 年以前，撒马尔罕附近已出现五百七十二俄亩美丽的新林了。

在费尔干纳，从 1887 年起开始沿道路和灌溉渠植树。

1892 年估计那里有将近三十三万三千俄亩野生树林，其中胡桃树九万三千俄亩，桧树八万三千俄亩，黄连树三万六千俄亩，云杉和冷杉九千俄亩，桦树五千俄亩，栲树四千俄亩，果树十万零三千俄亩。

土耳其斯坦的森林土壤，即泥灰粘土，或称黄壤(米坚多尔夫院士就把这种土壤称为黄壤)，具有出色的肥力。有一则大家熟知的寓言，说有人在修理四轮马车时，卸下来放在围墙跟前的辕，马上生了根，第二天长满了树叶，第三天结出了相应的果实——一辆小四轮马车！但是，如果遇到在森林里任意牧放的牲口、牧人和烧炭工这一类的敌手，任何肥力都没有用。

木炭需要的数量很大，而且随着俄国茶炊的出现，销路就更广了。按照炉膛的尺寸，茶炊需要细炭，因此人们就开始用黄连树烧炭，这种树的树干不粗。

米坚多尔夫院士在费尔干纳旅行时，察看过从山区来的驮包，发现烧焦的劈柴不过二英寸粗。他说："我们搞了一种令人非常愉快的发明"，并且建议不仅不禁止，"而且甚至鼓励专用果树烧炭"。

自然，细矮的果树庇阴能力不强，不象胡桃树、桧树和其它树木那样能挡住雪，但是用果树烧炭毕竟是不上算的；单用杨柳就足够供茶炊和手炉用了。这才是应该鼓励的，可是我们的造林人嫌弃柳树，因为它邋遢，即开花时掉在地上脏物多。这种树容易成活，有耐性：春天随便插上一枝，秋天以前就能成荫，而且三年后就有收
346 益；而洋槐、椤树、以及杨柳的其它一些竞争者，成长得很慢，而且几乎没有收益。

1885年美国棉花在锡尔河省摘收了四十二万五千普特，运出净棉三万普特；1886年运出将近六万普特，1887年运出将近二十一万二千普特，1888年将近二十五万普特，1889年将近二十九万四千普特，1890年将近二十八万八千普特，1891年将近十七万一千普特。在撒马尔罕省，事情的进展是跳跃式的。例如，1890年摘收了将近二十八万四千普特，1892年将近一百一十九万四千普特，随后减少七万二千普特，可是1894年仅仅摘收了约五十五万四千普特。但费尔干纳是快步前进的：1887年只收了二万三千普特，1889年收了一百零九万一千普特，1893年将近四百零五万七千普特，而1896年将近四百七十六万七千普特。除净以后，重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1896年费尔干纳收得净棉一百五十九万普特。

在塔什干，蚕种站起初按莫斯科工厂主的指示，尽力设法育出最好的蚕种：希瓦蚕和布哈拉的瓦尔丹齐蚕。但在1885年，一万条蚕连一只蚕蛾也没有出。养蚕工作要用四十六天，而法国种只要三十二天，所以少用十四天饲料，但在两年里蚕蛆蝇害死了法国蚕种。只剩下一种杂种蚕，因此1887年定购了一批蚕卵：意大利的米兰蚕卵、混合种秀花蚕、日本绿蚕和中国柞蚕。结果是米兰蚕和日本蚕最好。为了推广在塔什干培育出来的蚕卵，在新马尔格兰市、撒马尔罕和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成立了一些第二流

的蚕种站，由当地医生照管；医生们同意从事此项工作只要少量报酬。

俄国移民工作在锡尔河省被指定的十六个移民点上，进展相当顺利，1885年安置移民三百一十五户，1886年四百七十四户，1887年则为二百一十七户。总共安置一千零六户，四千九百九十六口人，其中农民百分之六十六，预备役士兵百分之二十七，小市民百分之七。还准备了十四个点，安置九百户。当时发现，许多移民是从七河省来的，因为那里给他们规定的免除徭役的特惠期限届满，他们指望在锡尔河省再获新的优惠待遇。罗津巴赫下令禁止接纳这样的移民。

锡尔河省各县公署附设的贷款银行，经基尔斯的检查清除了舞弊行为；它们在1887年以前拥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三卢布，而且只按年利百分之六发放了一些从十卢布到五十卢布的小宗贷款。资金增加缓慢，八年以后，到1895年1月1日以前，才达到十六万一千二百六十三卢布。此外，1884年在撒马尔罕省和费尔干纳省的纳曼干市，开设了一些贷款银行，——总共十一家贷款银行，有资金二十三万卢布。

设置了一些储备粮仓：奥利耶阿塔和土耳其斯坦各一个，卡扎 347
林斯克县七个。

自1887年10月1日起，各省都成立了统计委员会。为使葡萄园能预防从远处带来的葡萄根瘤蚜，罗津巴赫申请绝对禁止从任何地方往边区运进葡萄藤插条。订购了一台美国的鲜果烘干机，用火力烘干鲜果的办法代替冒着灰尘和苍蝇放在阳光下晒干的土办法……。1885年和86年在塔什干举办了农业展览会。1888年把土耳其斯坦的土产样品送往彼得堡，供哥本哈根展览会的俄国馆用。

费尔干纳有二十五个被宣布为国有的石油区段，其中四个区

段早在 1883 年就已出租。1887 年，罗津巴赫再次招标，又出租了七个区段。其实，煤油、沥青和石蜡的开采量，就连当地消费者的需要也几乎不能满足，而大多数承租人都滥事开采。因此，罗津巴赫规定，往后搞一年到三年的短期出租，只在未被占用的区段里采集涌出表面的原油和石蜡。

在罗津巴赫时期，外里海铁路修到了撒马尔罕，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约有三十二万二千普特货物经卡扎林斯克运往俄罗斯，而 1888 年只有五万五千七百普特；1889 年经卡扎拉运走约五万八千普特，而经撒马尔罕运走的货物则超过四十八万七千普特。

我们在有关章节谈过，由于伐尽了克齐尔库姆草原的盐木，沙漠移向治扎克。除禁止砍伐外，罗津巴赫依据同财政大臣达成的协议，规定没收运往境外的木炭，以及运载木炭的骆驼、马匹和驴子。

1886 年在费尔干纳的七个城市里，办起了五所市医院和两个急诊室。按照两位女医生于 1883 年在塔什干建立的诊疗所的榜样，在撒马尔罕、霍占、浩罕和安集延也为当地妇女和儿童开办了一些诊疗所。1888 年以前，到这些诊疗所就诊的人有三万三千一百八十四名妇女和儿童。就诊人次为七万零七百一十四，即每人两次。

1888 年 7 月 11 日，塔什干大教堂由涅奥菲特主教举行了祓除仪式。在罗津巴赫时期兴办的私人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有：商人伊凡诺夫在离奥利耶阿塔七俄里处兴办的养马场；赛义德·加尼·阿齐姆巴耶夫在塔什干附近办的养马场。但规模最大的是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在 1886 年开始兴修的灌溉饥饿草原的工程。

348

从塔什干通往撒马尔罕的驿路，起自锡尔河上的奇纳兹到治扎克，要穿过沙漠，在沙漠里，谢尔达勃人在一些特殊的圆顶形古

老建筑物下面积聚雨水和雪，雨水和雪经过圆屋顶的圆孔落到池子里。人们把马匹牵到这些池子里来饮水，因此水脏得令人恶心……。供人们食用的也是这种水。旅行者从锡尔河或者从治扎克附近的一些小河里带来的水，不一定够全程使用，因此，极其自然地产生了关于自流井的想法。的确，连灌溉草原的事也同时想到过。早在1882年，就在奇纳兹和治扎克的中途，在穆尔扎拉巴特驿站开始动工。钻了一口深六十四俄丈的井，挖到了淡水，但是没有出现喷泉，只好用某种机械装置汲水。可是不久就不是淡水了，出现了淡盐水，而且随着井底淤塞，井水浸析底土，变得越来越坏了。

很凑巧，一台在1882年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命令为彼罗夫斯克县订购的风力发动机，由于发货人的过错，误送到了塔什干。"风吹机"（此地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弄坏了。修理后安装在穆尔扎拉巴特的一口仿佛是自流的井上。一切都很好，只不过这里几乎从来不刮风。1885年，订购了三台小水泵，只要有点小风，其中两台就能开动，每小时能抽大约七百维德罗苦咸水，只够浇灌四分之一俄亩……为了使水不致白白地流失掉，在附近栽植了一个小树林。然而，因为小风有时也得等候很长时间，所以又安装了一台手摇抽水机。在只有一名工人当班时，手摇抽水机一小时能抽大约一百维德罗；在有两名工人当班一起干时，能抽二百五十维德罗。

因此，用自流井灌溉草原的希望落空了，甚至连人饮用的水也未解决。用灌溉渠进行灌溉的资金也没有，乌里扬诺夫的工程下马了。

在早就荒废的古老水渠中，保留着两条水渠的遗迹：一条是丘亚-塔塔尔水渠从泽拉夫尚河引水，经过迄今尚存的布伦古尔灌溉渠；另一条是乌鲁姆巴伊水渠在离奇纳兹五十俄里处从锡尔河引水。丘亚-塔塔尔水渠引水流过塔麦尔兰门，在此汇合桑扎尔小

河，即吉兰-乌蒂河，流入饥饿草原水渠。遗迹几乎延伸到锡尔河。修复它并不困难，但这条水渠之所以被废弃，显然是因为泽拉夫尚
349 的水本来不够布哈拉用。乌鲁姆巴伊几乎与锡尔河平行，逐渐偏向草原，只是在奇纳兹附近才急剧转弯。修复它也不困难，然而好处自然要少一些。有人认为，这里的农业大约是六百年前在蒙古人和乌兹别克人入侵时被毁的，不过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因为灌溉渠的遗迹十分清晰。

兴修一条新灌溉渠要花费多大代价，根据考夫曼的无成效的试验，我们就清楚了。库拉玛县派了二万三千名民工（每户派一人）干了十天，霍占县派了二万名民工干了十天，塔什干市派了一万名民工干了十四天，往返时间除外。民工得到的不是五戈比，而是一个号牌，凭此可从承包人手里领取面包、肉和烟叶。但是除此之外，各县市付给自己的民工每人每天六十戈比。因此，库拉玛县一年要征收一万三千八百卢布附加税，霍占县要征收一万二千卢布，塔什干市要征收八千四百卢布①。

灌溉渠每俄里的造价预算大大超出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建筑师的水平不高。乌里扬诺夫是边防营的一个军官，在工学院听过课。如果由一位交通工程师担任此项工作，无疑较为合适，因为土方工程是他的一门主要专业。在开工后的第三年，乌里扬诺夫本人曾请求派他到伦巴第和法国南部去，不光是研究一些领导问题，而是在实践中研究考察水利工程。他在 1875 年 7 月 20 日呈交锡尔河省武官省长的第 38 号报告里写道："我感到我所掌握的这点相当浅薄的知识，不足以对付此项工作。"

乌里扬诺夫虽然这样迟才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虽然未送他到伦巴第和法国去学习一段时期，他仍然继续沉着地进行工作。

① 金格利什捷特未提到这种税，然而乌里扬诺夫本人证实有这件事。此外，霍占人之所以拒绝为电报设施捐款，恰恰是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在为顿古兹灌溉渠纳税。

有可能往后要花千百万费用，而且对事业的成功缺乏信心，这就迫使工程只修了十三俄里就停了下来。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出来帮助政府。殿下在霍占和奇纳兹之间，锡尔河往北转弯处，对锡尔河进行了考察，发现该河在此地分隔了莫戈尔套山与土耳其斯坦山脉，并在霍占以下二十俄里处，在科什-捷格尔缅村和别戈瓦特村之间，滚滚流过一些石 350
滩。这些石滩，宛如一道天然的拦河坝，挡住了河水，提高了水位，使河水猛注而下，一泻千里。大公就在这里，在别戈瓦特上游约七俄里处，选定了建筑进水闸的地方。

1886 年开始动工。第一件事就是在河里，在距岸二十至二十五俄丈处，与河岸平行地修一个堤。放入基底的是一些直径近一俄丈，长三、四俄丈的巨大的芦苇梢捆(柳石梢捆)，梢捆上面堆满石头。在进水闸的下面兴修一条水渠，也与河流平行，为的是不致一开始就偏离水的流向，以免河水泛滥，也为了能较长时间地保住压力。水渠还用长堤隔开。这里，水渠底部的宽度由三俄丈改为六俄丈。水渠过了别戈瓦特后，就进入饥饿草原，底部收缩到一俄丈，然后再收缩到一俄尺半。在第二十四俄里处，水渠已流经草原边缘的所有高地；沟挖到尽头，水渠就伸到了草原上。水渠的坡度是十俄里内半俄丈；速度是二英尺；春汛时每秒达六百八十六立方英尺水，即能浇灌将近六万九千俄亩。用一种古老的办法挖土是容易的：挖一条浅沟，把已经修好的渠段里的水放进浅沟；水急速涌来，冲刷着沟槽，同时加深和加宽了沟槽的剖面。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因此也减少了开支。大公每年用于此项事业的钱大约十万卢布，也就是说，在 1899 年 1 月 1 日以前，他已经花费了一百二十万卢布。

如前所述，起初从别戈瓦特石滩修筑了一条新水渠，但后来工程往上游离科什-捷格尔缅村不到一俄里，在那里用火药炸出来的

石头砌了一个横过锡尔河的挡水坝。从右岸开始筑坝，筑到河中央，水流受到压力流到左岸，从那里又修出一条“布哈拉渠”。取这个名称，是因为工程是用布哈拉的办法进行的。后来，当这项工程废弃时，又用希瓦的方法开凿了一条下游支渠，这条水渠被称为“希瓦”渠。可是，当工程圆满结束时，大公把它改称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水渠”。1890 年 9 月，当时的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茨基视察了工程并表示赞助，在 1891 年和 1892 年两次给大公拨款十万卢布。要完成该工程，总共需要四十四万三千卢布。但大公这次
351 舍不得钱，把工程停了，并开始修一条下游支渠。新灌溉渠的首部，引自别戈瓦特上游一俄里半的锡尔河支流。用于此项工程的钱，是官家拨给的十万卢布的余款(二万卢布挂零)。

杜霍夫斯科伊将军特别关注大公的工程，并委托农业和国家财产管理局局长拉德涅尔拟订进一步进展工程的方案。拉德涅尔建议先灌溉锡尔河、主要水渠和铁路线之间的四万五千俄亩。彼得堡派来了工艺工程师叶利斯特拉托夫的一个组，对工程进行检查和鉴定。该组从 1898 年 8 月 16 日起开始工作，发现在别戈瓦特附近，沿左岸一连串有四个岛屿，活象一个现成的平行拦河坝，一个现成的蓄水区。水从这里以每秒二百四十立方英尺的速度奔流而出。水渠起初与河流平行，只是在距离尼古拉新村十四俄里处才急转往西，伸进草原深处，接着笔直延伸四十四俄里，在第二十四俄里处穿过铁路。水渠沿途分出了三条配水渠。在进入草原的拐弯处，流量每秒为二百二十八点七立方英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配水渠是最大的，它伸向罗曼诺夫斯克新村、纳杰日达新村以及马列克铁路车站。如果灌溉定额为三十俄亩一立方英尺水，或者一万俄亩一立方俄丈水，那么水渠的灌溉能力为七千俄亩。水渠从五俄里处起，就可以开始灌溉。渠头是临时性的，每年需要四千到一万卢布的整修费用……。几个新村(近卫骑兵新村、

沃雷恩斯克新村、罗曼诺夫斯克新村、纳杰日达新村、奥别托凡新村)都是从古老的"奥库兹渠"取水的,渠水是从二十俄里以外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引来的。灌溉第一、第三和第五新村五百俄亩,第二新村七百俄亩,第四新村八百俄亩。一条配水渠从沃雷恩斯克桥延伸二十俄里,灌溉二千俄亩。铁路线外另一条配水渠延伸十五俄里,灌溉与铁路平行的二千俄亩。两条支渠长达三十俄里。在各地段周围挖了一些集水沟渠处理废水、弃水。集水沟渠总长为七十四俄里三百五十俄丈,连同各配水渠总共挖掘了一百七十二俄里五十俄丈。

水渠里水层深半俄丈,底部宽约两俄丈。

配水渠里水深一俄尺,底部宽约五分之二俄丈。

为调节从干渠流入各配水渠的水量,在每条配水渠的头部都修筑了木水闸,目前总共有九个。

大公最初沿水渠修建了四个新村(纳杰日达村、尼古拉耶夫斯 352
克村、罗曼诺夫卡村和扎波罗什村)。安置来此作工和永久定居的人在扎波罗什村曾建造了十二幢有铁皮屋顶的房子。在此定居的本来是一些解甲归田的奥伦堡哥萨克,共七十六户,三百六十七口人,但他们后来顺着这条灌溉渠搬到离工程较近的另外一些新村去了。

1899 年以前,干渠修到了以前的穆尔扎拉巴特驿站,渠水在凹地里漫出,形成了一个大湖。马列克铁路车站就建在这条灌溉渠上,蒸汽机车用的就是不花钱的水。1898 年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察看了已完工的水渠,认为合格,验收交公。

1899 年,委员会不算弃置的工程,仅对大公的有效工程进行了估价,定为三十四万卢布,扣除已从官家领取的十万,在工程验收交公时,决定只付给大公二十四万卢布,而且还不是现金支付,是以饥饿草原上、离马列克车站不远的地方,为他修建一座行宫的

办法支付……。

应该当作怪事来提的是，委员会认为尼古拉一世水渠是废品，理由是该水渠有各种不同的坡度，所以，如果水多放一些，就会冲决渠岸。因此，尼古拉一世水渠将只能用来灌溉铁路线外饥饿草原的中部，而应当另挖一条新水渠通到这条铁路线去……，干脆就在河床和河岸多石处修筑新的渠头。自然，就是保险闸也要用块石砌造，用石头砌面，混凝土打基底，闸门和整块闸板要用铁制的。桩子也要空心铁桩，铁桩上要安装生铁刹垫。水闸有三十二孔，宽度为二十俄丈，每秒流量为四点七六立方俄丈，即可浇灌四万七千俄亩。离水闸三十俄丈以内的堤岸都要用干石料砌面。每隔二俄里半筑有一泄水闸，即排水闸，跨度为八俄丈，每钞通过四点七五立方俄丈水。干渠底部宽度为十三俄丈，流速为每秒约三英尺。

各配水渠的水闸，要以混凝土为基底，用砖砌成，而在居民为自己的灌溉渠修筑的二级配水渠上，用木制水闸，式样同第一类水闸。每个水闸能调节灌溉二百俄亩的水量；这样的水闸共需要二百二十五个。官家要在所有这些工程上花费二百二十五万卢布，以灌溉四万五千俄亩土地。打算拨一万二千五百俄亩种棉花，每俄亩能产十七普特净棉，总共将获得二十一万三千普特。按一普特七卢布的价格计算，则将收入一百五十万卢布。

353 总之，专家委员会想在大公的工程近旁兴办新工程，可是，已有几个新村在使用已完工的水渠中的水；在马列克车站附近，已能见到庄稼地；在湖的周围、在穆尔扎拉巴特附近，已有不少务农的吉尔吉斯人定居。

关于新村，应该讲的是，它们全都以大公的工程进度为转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时常迁移的。看不出有正规屯垦的才能。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很多，比如，在罗曼诺夫斯克新村，每户分到八十七俄亩合适的土地，即每个民工六十四俄亩，但只有小部分土地

可以浇灌，而且这部分是租给奇里克人的，即吉尔吉斯族对分制佃农。罗曼诺夫斯克新村的人经营畜牧业，光是卖牛奶，1899 年每户就收入二百七十六卢布。行政当局采取措施，使这些新村中徬徨不定的居民稳定在村社里，但是工程一停，未必能保证这些居民不去各奔前程。

大公在把自己的水渠移交官家以前，无论冬夏都生活在饥饿草原上，住在自己的灌溉渠上。对塔什干几乎望也不望一眼。官家显然赢得了近十万俄亩复苏土地。如果象预想的那样，在此地建立一个棉花之国，那末这片土地将生产出近二百八十五万普特皮棉，价值一千八百万卢布。大公自己出钱兴办这样一项宏伟事业，把自己的力气、健康、精力都耗费在此项极为艰苦、纯系苦役般的劳作上，他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直到现在，他从自己的水利事业中几乎未捞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受益的是官家和急于占用水浇地的居民……。这一切就象是自愿接受宗教上的惩罚一样。

当决定从阿什哈巴德到阿姆河、再往前到撒马尔罕敷设外里海铁路时，鉴于阿姆河上架设永久性桥梁有困难(因为阿姆河经常改变河道)，于是就打算成立阿姆河区舰队，首先为了保持恰尔朱伊附近有一个固定的渡头；其次为了把来自希瓦和布哈拉上游各省的货物运到这里。开初配备了两艘轮船和两条驳船，这些船是在阿鲍定购的。铁路管理局在其恰尔朱伊的各工厂里，承担装配和修理这些船只的任务。起先打算把区舰队交给铁路局管辖，但因为区舰队将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布哈拉和希瓦的范围内航行，而铁路归高加索管辖，所以为避免各种争执起见，决定把区舰队拨归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后来在 1894 年，退职的海军少将巴图林当了区舰队的"编外"司令。 354

为了拟定区舰队规章，成立了一个直属参谋总部的特别委员会，由步兵上将科皮约夫担任主席。特别委员会预算两艘轮船和

两条驳船上的军官和船员的年薪要三万卢布，购置石油取暖设备要二万二千四百卢布，其余开支要四千零八十九卢布，购买供意外修理用的储备材料要六千三百七十卢布。总共则需要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九卢布。造船花费了三十五万五千卢布；两个浮动码头，加上装石油用的大蓄油罐，花了一万二千卢布。轮船是按每艘五百匹马力定购的，驳船的浮力为一万普特。规定的航行范围是从恰尔朱伊顺流而下至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再逆水而上至克尔基城，全程五百六十八俄里。委员会是把区舰队跟铁路同等看待的，采取了外里海铁路的客运和货运数字指标；委员会鉴于轮船全年只能航行九个月，就把数字指标减少了四分之一。于是算出来的乘客是二万三千人，军人将近八千五百人，行李约七千普特，官家货物约八万八千普特，私人货物约九十六万六千普特，还有将近七百头牲畜。因此，确定航运的年收入为十一万九千卢布。为了在阿姆河上航行，需要五个储有石油的码头，得用十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卢布。因此，算出区舰队的开支是十四万六千三百四十卢布。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些在办公室里计算出来的数字，怎样与实际不符。比如，甚至八年之后，在 1894 年轮船只运送了乘客二千六百人、官家货物九万普特和私人货物三万一千普特，客运和货运总共只收回了一万四千零七十三卢布。

同时，为了在恰尔朱伊附近架桥，曾在 1885 年年底，从彼得堡经奥伦堡和卡扎林斯克给建设者安年科夫将军派去了第一架桥营的一名军官和二十二名架桥兵。军官立刻搭乘平底船从卡扎林斯克扬帆前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接收运输公司运到那里去的货载：缆索、九十二个锚（重二普特半）、十二个四爪锚（各重十五俄磅）、钉子和锹。

5 月 5 日，平底船驶离科斯阿拉尔，5 月 14 日抵阿姆河口，29 日驶抵努库斯，但因遇强劲逆流而无法继续前进。尝试着用曳索

拉纤，但一天只能拉五俄里。因此，在努库斯附近把平底船拉上了岸，留下五人看守，架桥材料用希瓦货船运往恰尔朱伊。

这时，英国人正在加紧煽动我们和阿富汗人之间的冲突。甚至就是在库什卡附近击溃阿富汗部队之后，战争似乎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土耳其斯坦军区方面决定把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调往阿姆河，开到阿富汗的边界上去，以便在恰尔省，即阿富汗的土耳其斯坦采取行动。需要安排好轮渡，可是在1885年，供阿姆河区舰队用的轮船，甚至尚未定购。只得重新恢复被切尔尼亚耶夫断送掉的咸海区舰队了。 355

这时，实有的船只是：十二匹马力的“奥勃鲁乔夫”号汽艇，三十五匹马力的“塔什干”号轮船，四十匹马力的“彼罗夫斯基”号轮船，“锡尔河”号和“阿拉尔”号轮船。这些船只马力小，可把它们拆散运送，但困难是，从彼得堡运出来，得经过整个俄罗斯，而主要的是要经过卡拉库姆的流沙地带，当时这一长距离的绝大部分地区根本就没有铁路。比其它船只定购较晚，因此马力较大的“撒马尔罕”号（有七十匹马力）（我们在有关章节说过）沉没了，被沙子埋住了。区舰队撤销以后，所有军官都被派往新的服役地点。在现有船只中，“塔什干”号算是最管用的了。决定利用它。从彼得堡函聘了领航员罗曼诺维奇少尉来指挥这艘轮船。但领航员并不十分着急，到了晚秋时节他才抵达卡扎林斯克。当时往七号驳船上装载了十二条舢舨、二艘搭浮桥用的铁皮平底木船。打算在克尔基和帕塔基萨尔之间架桥，布哈拉埃米尔对此也表示同意。“塔什干”号进行了试航，在锡尔河每秒三英尺的水流中，一小时能走六俄里半。可是阿姆河的流速是每秒四英尺半，所以轮船不挂拖船能走三俄里，而挂上驳船则只能航行一俄里。在狭窄的地方，流速更大，就只好拉纤了……。

罗津巴赫甚至想让轮船不装货物溯阿姆河而上，目的仅仅是

要占领左岸，即阿富汗的河岸，而且想从卡扎林斯克经陆路运送架桥材料、平底渡船和缆索；但是，由于前面援引过的计算结果，就产生了购买两艘高速汽艇的想法，因为冬季以前武装冲突的危险过去了。1885年秋天，罗津巴赫奉召去彼得堡，此事我们在前面已谈过。罗津巴赫不在边区时，由格罗杰科夫将军管理边区，他派人把关于购买两艘汽艇的建议送往彼得堡，同时下令"塔什干"号把七号驳船拖到科斯阿拉尔后，随即返航卡扎林斯克。而驳船本当扬帆渡海，驶入阿姆河，并要在河流解冻后，拉纤把货物运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本来能大量节省盐木，只需花费八千五百八
356 十九卢布。"塔什干"号轮船在6月10日以前已准备就绪，但一直在等候倒霉的领航员，坐失了宝贵的时间……。

轮船直到10月26日才起程。刮风和严寒，随后又发现船漏水，因此耽误了轮船的航行；驳船直到11月6日才开进海里，但是11号就被迫返回锡尔河口，停泊在科斯阿拉尔附近过冬。三分之一的船员（二十一人）留在驳船上，其余四十二人、二十二名架桥兵和五名炮手，被派往卡扎林斯克。

还函聘了原区舰队的另一名军官勃柳霍夫海军中校，委派他管理区舰队的船舰，并在需要时把它们装备好。他在1885年11月20日的报告（海军处1885年第2号卷宗，第一册）里说："在撤销了的咸海区舰队里，没有一艘船现在能够得到真正属于它的那些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已完全拆毁，而且许多东西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全丢到哪里去了呢？是在什么时候遭到这种破坏的呢？我记得，船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完整无损的"……。

当两年之后发现需要区舰队的设施时，切尔尼亚耶夫轻率而又过早地撤销区舰队所造成的后果就昭然若揭了！……这种需要是可以预见的，而对于一位部队司令官来说，则是应当预见到的。

1885年初，曾经匆匆忙忙地用牛车把第三边防营调到麦尔夫

去援助科马罗夫。该营于1月17日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出发，于2月25日到达麦尔夫。此事花掉了二万零六百卢布。同时，土耳其斯坦军队也加紧了调动，从七河省调来了第一哥萨克团和西西伯利亚的第七、第八两个营。此外，从乌拉尔斯克调来了第三乌拉尔哥萨克团。

为了实现向阿富汗进军的预定计划，必须在奇纳兹附近修建过锡尔河的轮渡渡口，以及在克尔基上游的阿姆河上架一座桥。奇纳兹渡口的承租人有五艘平底渡船：两艘渡船能各载二百人（每艘的载重量为四千普特），三艘是一千五百普特的，能各载一百人。给承租人留了两艘平底渡船：一艘是四千普特的，一艘是一千五百普特的。拨来了三艘官家的铁皮浮船（每艘载重五千普特）和两艘汽艇。在卡扎林斯克，用区舰队的水力栈桥造了四艘平底渡船。因此，在奇纳兹附近，供军事目的用的平底渡船有：四千普特的一艘，三千普特的两艘，一万五千普特的三艘，总共六艘平底渡船，二万二千普特。

它们能同时运载一千人。还从卡扎林斯克用牛车运来了六捆供平底渡船用的缆索。五月里，皮尔苏茨基工兵大尉被派到这里 357
来，他带了三十九名工兵和五十一名从彼罗夫斯克用驿车送来的退役水兵。派工兵修理官家的浮船和放浮船下水，水兵则被派驾驶平底渡船。6月20日以前，渡口准备就绪。平底渡船一天航行八次，能载运约一万人，或二千七百匹马，或二千二百头骆驼，或四百四十八门带前车的炮，或四百四十八辆弹药车，或十五万二千普特货物。1878年为贾姆佯攻搞了一次试航，那时渡口修在我们的工事附近，修在二百俄丈宽的河床上，当时缆索因绞盘拉得过紧而断裂。在这以后，渡口往下游挪了五俄里，这里的河床不超过一百零三俄丈。

打算用当地的平底木船在阿姆河上架桥，架一座长三百俄丈

的这种桥得花费十万零三千卢布。但是，结果发现，此地的河面有五百俄丈到六百俄丈宽，也就是说，花钱得增加一倍。

当时工程师们建议用铁皮浮船来取代平底木船，架这样的桥总共只需花费八万卢布。不过，格罗杰科夫象安年科夫一样，宁愿要两艘高速轮船，这种轮船吃水应不过二英尺，并带一条载重一万普特的拖船，逆水行驶时时速不低于六俄里。轮船从彼得堡下水，驶抵阿斯特拉罕，在此地拆开轮船，用驳船运往采萨列维奇湾，那里有牛车(每辆付给二十五卢布)等候，再转运至孔格勒。在这里把轮船装配好，再放船下水。格罗杰科夫于 1886 年 3 月 20 日，把自己的这种设想呈报陆军大臣。建议受到赞许，但是决定经外里海铁路把轮船运到恰尔朱伊。1886 年 10 月 6 日，“沙皇”号和“皇后”号两艘轮船和“彼得堡”号驳船，在彼得堡动工建造。11 月 8 日驳船造好，轮船也在 1887 年 1 月 8 日造好；都于 1 月 31 日验收，而且“莫斯科”号驳船也在 2 月 28 日验收。命令把咸海区舰队的财产无偿地移交或者估价让予阿姆河航运局。轮船和驳船是在恰尔朱伊装配好的。1887 年 8 月 26 日，一艘驳船下水，三天后“沙皇”号轮船接着下水，“皇后”号也于 9 月 16 日下水。轮船上装有戈奇基斯型的速射炮，每门炮连同弹簧杆的重量为六普特十一俄磅，炮弹的重量从一俄磅六左洛特尼克到一俄磅二十四左洛特尼克，射程是一俄里半，能开花成二十个弹片，射速为每分钟十五发。

关于成立阿姆河区舰队的敕令，终于在 1887 年 11 月 13 日颁布下来了。

当这支舰队的首批轮船十分匆促地赶造出来时，我们同阿富
358 汗之间的纠纷已得到解决，因此延期服役的预备兵就退伍了。于是，1886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达到三万三千人的军队，又按原先定额，达二万九千人。第三边防营从麦尔夫开了回来，因此第七和第八西西伯利亚营就返回七河地区。取消了军区参谋长对第一地方

旅的直接统辖，然而，凭师长的权限，把锡尔河省的哥萨克拨归他统辖。

以前的锡尔河防线，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彼罗夫斯克工事及其要塞炮队就在1886年宣布撤销。三年之后，其余工事（卡扎林斯克、卡尔马克奇、朱列克和土耳其斯坦）都撤销了；卡扎林斯克的要塞炮兵和步兵连解散。

当时，布哈拉埃米尔赛义德·穆扎法尔在1885年11月1日去世。管理边区的格罗杰科夫将军，为了扶持王位继承者，立刻准备了四个步兵营和六个哥萨克连，配备了十二门大炮，从卡蒂-库尔干和撒马尔罕出动远征。为了打听有关卡蒂·丘里亚的名声，往吉萨尔、沙赫里夏勃兹和卡尔希派了一些探子，而往布哈拉派了一个外交代表团，带有一个由二十九名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不过，并不需要远征。

1886年，同新即位的布哈拉埃米尔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我们有权占领恰尔朱伊城和克尔基城。这样一来，在同阿富汗发生战争时，我们能立足于阿姆河中游，此外，我们还能着手从撒马尔罕往克尔基修路，而且可以从费尔干纳往帕米尔、往布哈拉的东部各省、什克南、瓦汉和其它地方修路。

在赫拉特、恰尔省和巴达克山的阿富汗军队加强了，山民向俄国边境移居（只要离喀布尔稍远一些，他们很乐意到那里去），还有几个部族起来反抗阿富汗埃米尔，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担心。布哈拉埃米尔致函罗津巴赫说，英国人用武器援助阿富汗人，训练他们的军队，因此他为自己领地的完整表示担心。罗津巴赫复函时提出了一项建议：用两个营占领边境上的两个点，以保卫布哈拉的领地。以后的谈判是由我们的政治代表、低级宫中侍从恰雷科夫进行的。埃米尔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为此请求给他一万二千支别旦式枪，“倘若我们能以自己的耿耿忠心无愧地获得它们

的话”。

7月里，首次给埃米尔送去了一千支别旦式枪。就在这时，占领了恰尔朱伊，调往那里去的是来自麦尔夫的第三营。

359 就在这一年，往东布哈拉派去了一个天文考察团。当时，为了弄清楚能给未来的各铁路车站取得多少水，在布哈拉四郊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登记灌溉地段。这两件事在居民心里引起了怀疑，他们害怕俄国人真的要攫取他们的全部土地。民众拿起月锄和武器出动了，不允许工程师们进行勘测。1886年11月29日，罗津巴赫致电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由于交通工程师进行铁路勘测，布哈拉出现了风潮。应通知埃米尔，如果发生骚乱，将从撒马尔罕出动部队——三个步兵营、五个哥萨克连和十二门大炮”。皇上在旁加了批注：“不多吗？”外交大臣提出了反对这种措施的异议。但是，没有去威胁布哈拉，事情就过去了，电报发出后一天，即12月1日，恰尔朱伊车站开始营业了，而2日那天，两艘蒸汽发动的快艇在阿姆河下水。民众看到并未因此发生任何灾难后，就安下心来了。

大概，奥勃鲁乔夫就是在上述电报的影响下，于12月24日去电说，赠送埃米尔的一千支别旦式枪，应分批每次送去二百支，最后一批要在撒马尔罕铁路区段完工后送去；供给十二万发子弹和一千个弹药匣。那时塔什干有一万四千零九十六支带折迭式枪闩的新型别旦式枪。

1887年3月16日曾函告埃米尔，阿姆河上将开办航运公司，并已定购了两艘轮船。

2月初，新兵经铁路到达恰尔朱伊，并指定前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每二十名新兵发别旦式枪一支，配十二发子弹。

1887年1月1日以前，军队有三万零一十二人，其中超编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列入预备兵的只有七百零五人。乌拉尔第三哥

萨克团和七河地区第一哥萨克团被遣散回家。修通了恰尔朱伊和克尔基之间的沿河新路。5月12日开到克尔基的部队有：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和喀山军区派来的两个阿斯特拉罕哥萨克连。就在这一年，铁路已从恰尔朱伊通到撒马尔罕。

1886年年底以前，鉴于阿富汗人对新的税收不满，并怀疑埃米尔投靠了英国人，阿卜杜拉赫曼汗发布了两篇檄文，宣布全民武装反对危险的敌人(没有道破是什么样的敌人)，并宣称自己并未投靠英国人，只不过同英国人保持往来，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资金 360
和武器，自己既准备同俄国人打仗，也准备同英国人作战。英国人一点也没有责备他的这种做法，认为埃米尔是由于情势所迫才采取这种“manoevre parlementaire”① 的。山民迁往我国边境，迁往内地乌兹别克人移居的地方，这种手腕实在更为厉害，由于阿富汗的暴动在发展，这就证明我们占领克尔基和恰尔朱伊的行动是正确的，因为都是由这些情况引起的……。1887年4月，暴动者包围了喀布尔。东印度政府向阿富汗人发出呼吁，要他们结束争端，以便保存力量反对明显的敌人(不用说，指的是我们)；还说，一旦需要，英国人自己随时准备保卫阿卜杜拉赫曼。

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阿尤布汗于1887年秋返回波斯，并住在麦舍德。英国人通过自己的代表马克林同他进行谈判，说服不安分的王子潜往印度。阿尤布汗要求一大笔津贴，打算在第一站路上就带着钱跑掉。他的心腹们是知道这个意向的，马利科利姆也探悉了此事。1888年1月7日，阿尤布汗归顺了英国人。但是，十二万图曼的津贴没有交到本人手里，而是托给了陪同汗王前往巴格达，负责途中开支的一位英国官员。

伊萨汗散布流言，说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已死，他占领了巴尔赫，接着开往巴达克山。但是古拉姆·盖达尔汗立即率军前往，平

① 法语，意为“国会议员的手腕”。——译者

息了叛乱，伊萨汗逃往卡尔希。此事迫使我们又向克尔基增加了一个营。

由于阿富汗的纷争不已，而且埃米尔的声望不高，东印度政府认为整顿这个国家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划分为四个省，即喀布尔、恰尔省、坎大哈和赫拉特，每个省都单设一个自主的埃米尔，阿尤布汗大概知道这个方案，他着迷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当上这样的一个埃米尔。

赫拉特集中了十八个团。这里的兵工厂在制造火药、子弹和炮弹。英国划界委员会在这里留下了三千支枪……，约有五万户人家从喀布尔山里迁到赫拉特与俄国人毗邻的边境上来了。

波斯政府声称，我们的帖克人在 1887 年 11 月袭击了波斯商人的驮运队，杀死了三名驼夫，赶走了十二头驮载着价值二万图曼货物的骆驼。随后，1888 年 1 月 16 日，一个有一百五十人的匪帮杀死了六十名牧人，赶走了九万只绵羊、六百头骆驼、四百匹马和
361 同样数量的公牛，并俘虏了十六名妇女。最后还说，帖克人在最近一次阿拉曼活动中，赶走了七万头牛羊。但经调查证明，所有数字都过分夸大了，而且搞抢劫活动的是外阿特腊克的波斯土库曼人，不过也有我们的一些人参加。因此，1888 年建立了阿特腊克防线，在这条防线上派驻了两个哥萨克连、一个步兵连和一支切基什利亚尔的地方部队，他们奉命解除边境上一切人的武装。

波斯人大概希望我们能吓住他们自己的土库曼臣民。不过，不重新改变边界是不行的……。看来，我们命该如此，即应当把所有的游牧人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让我们安逸。

1888 年 10 月 1 日，四位来自俾路支的汗王到了科马罗夫那里，请求得到俄国的庇护去反对英国人，还要求武器。他们是二十万户的代表。由于他们的国家远离我们的边界，没有接受他们的

请求，但是照常馈赠了礼品。

就在1888年，外里海铁路的恰尔朱伊工厂，为路局造了第一艘私人轮船"维拉"号。但6月23日，"亚历山大"号汽艇在杜利-杜利通道沉没了。它是由"皇后"号拖着从彼德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开往恰尔朱伊去的。在杜利-杜利的狭窄处，"皇后"号搁浅了。在侧畔驶过的一条载着乘客的希瓦货船掉进了漩涡，汽艇开去救人，把希瓦货船拉到岸边，乘客上了岸。这里的水流每秒为十五英尺。这时"皇后"号离开了浅滩，汽艇被挤到了轮船的明轮下，明轮使汽艇灌满了水。汽艇沉入河底……，此事发生在下午四点。

1889年1月1日以前，军队算起来有二万七千四百八十四人，其中超编三百三十四人，也就是说，定额为二万七千人；不能认为军队的数量足够。出现超编人员通常是在春天和秋天，那时新兵刚来，退为预备役的尚未离伍。而夏天总是不足额，尤其在哥萨克部队里，因为哥萨克又要选去搞测量，又要选去作护卫队，还要挑去参加科学考察团……。铁路修通后，新兵从四月份起就可以到达。

在军区的二十八个工事里，有一百二十四门大炮和九门霰弹炮；各炮兵连共有六十七门大炮。1890年1月1日以前，列入预备役的有四十一名军官和八百一十四名士兵。

在克尔基驻防，对部队来说是相当艰苦的，因此，第十七营调往撒马尔罕休整，第九和第十九营从撒马尔罕前来克尔基。为了 362
恢复撒马尔罕军队的原有人数，第十二营从塔什干奉调到达撒马尔罕。

1889年10月28日，参谋总部的中将弗列夫斯基男爵奉派接替罗津巴赫的职位，但是他在规定旅程期满后，才于1890年3月到达边区。不久，他向陆军大臣呈报了一个新车队方案。计划在五年内一步一步地把车队办起来，每年开支二万九千卢布，总共要

十四万五千卢布。对别的运输力量——轮船运输，也给予了注意。“沙皇”号和“皇后”号原是带拖船的轮船，吃水深达二英尺半，但应当不深于二英尺。拖带船只顺流而下是不可能的，因为驳船在后面顶挤，往往横在河面，妨碍轮船行驶。轮船拖着驳船从克尔基到恰尔朱伊顺流而下要走五天，而当地的货船只需一昼夜。因此，代理区舰队司令列文加根海军中校认为，比较有用处的不是带拖船的轮船，而是满载货物时吃水不深于二英尺的货轮。此外，他认为必需有一些专供军事目的用的轻便船只——汽艇或者大艇。

轮船在航行的八个半月内，运送了七百六十四位乘客和价值二千三百三十七卢布的四万零五百七十五普特货物。的确，“皇后”号曾被派往卡扎林斯克从咸海区舰队的各工厂运回机器和车床，以便在恰尔朱伊设立自己的工厂，而不需找铁路工厂修理。铁路工厂给别的部门干活，态度马虎而且很慢……。起初计划全部由陆路转运这一万五千普特东西，并且为此曾拨了二万一千卢布费用。而“皇后”号只消耗了七千卢布的石油就把全部东西运来了。

途中，船长在科斯阿拉尔岸上看见了昂贵的盐木劈柴，这些劈柴还是1885年为“塔什干”号轮船储备的。劈柴当然是腐朽了，因为浸了水……，用石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891年夏天，“皇后”号运抵恰尔朱伊的有：(1) 一台带有传动装置的四匹马力的蒸汽机、两台钻床、一台刨床、两台旋床和一架螺钉切丝器；(2) 三台供切削金属和轧孔用的液压机。被切尔尼亚耶夫撤销的倒霉的区舰队的其他器材非常便宜地卖掉了，如海水淡化器十卢布卖给了卡扎林斯克地方部队，安装在一艘大艇上当蒸汽机用；重十五普特的锚，长十俄丈的链条和二百俄丈缆索，共四百二十七卢布，卖给了渡口承租人。

363 春夏准备战斗的军队不超过十三营半，共四千五百人，因为有

六千人已被派去担任守卫和维持内部秩序。这是由于预备兵在春天走了，而新兵夏天才来，到秋天才能到齐。这样一来，军队人数减少的时间恰恰就是一年里此地最有战争危险的那个时候。

1891 年，轮船运送了九百四十四位乘客和十万零七百八十普特货物，收回本钱六千一百七十卢布。只在逆水行舟时才拖拉驳船，顺流而下时驳船单独漂浮航行，而且由于不熟悉航道，驳船走得极慢。从克尔基到恰尔朱伊，漂浮航行得花费九至十一天，而当地的货船只要一天或一天半。驳船从恰尔朱伊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甚至要走三十天！夜间漂浮，总是提心吊胆。

1892 年，从巴库送来了三十二个装石油的大蓄油罐。区舰队的收入达九千八百四十卢布。它运送了一千六百五十八人和十四万零六百三十五普特货物。

与此同时，人们都对发展阿姆河区舰队的事表示关注。一旦我们向阿富汗方面发动攻势，该舰队将起很大的作用。

1893 年在恰尔朱伊建造了两条铁皮平底船，在阿鲍定购并运来了两艘汽艇。但锅炉是从船舷外汲水的，虽然装有过滤器，还是把泥沙带进了蒸汽机，而泥沙又糊满了汽门和汽缸。只好安装一些贮水槽，使水在贮槽里沉淀一下。那时，已开始利用区舰队和工兵的设备来消灭暗礁。“沙皇”号轮船，由于船长熟悉航道，从恰尔朱伊行驶到克尔基，只需一昼夜半或将近两昼夜。“皇后”号开始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以远的地方航行，直到乌尔根奇。

1894 年，“沙皇”号往克尔基以上航行，而且深入喷赤河五十俄里，但在这里碰上了暗礁脉。由于航行的速度较快，区舰队的收入增加到一万四千卢布。根据弗列夫斯基的呈请，定购了一艘吃水不深于二英尺的货船。下一年，即 1895 年，这艘“采萨列维奇”号轮船就送来了，装配后在恰尔朱伊下水。该船由于有一百二十匹额定马力，可发挥出五百匹示功马力，每小时能走九海里；顺流

而下时白天每小时能走十四海里。1896 年，另一艘同一类型的、有四百三十匹示功马力的“大公”号轮船运到后下水。该船在静水中每小时走十一又十分之四海里，但其莫尔甘式旋转桨不适用于河流，因为它们碰到河岸就变形，速度就变慢，因此把它们换成了径向的固定桨叶。从船舷外汲取的水含有泥沙，堵住了导管，只好安装澄水用的贮槽。供夜航用的电灯也需要。两艘轮船吃水都是
364 二英尺。它们每小时消耗的石油都是十三普特。

就在这一年，“皇后”号在伊利奇克附近触礁遇险。它的锅炉太旧了。1898 年，三艘驳船和“奥莉加公主”号轮船下水。

1894 年，半个工兵营扩编为一个营，包括一个架桥纵列和一个电讯连。这年年底，预备兵的数字达到二千一百二十一人。哥萨克连只有十八个，而阿富汗人在怡尔省，即在我们的边境上，驻守着二千八百名骑兵；土耳其斯坦军区在炮兵方面也不如阿富汗。

1898 年建成了横贯整个费尔干纳盆地的撒马尔罕-安集延铁路和从切尔尼亚耶夫草原车站（从前叫哈瓦斯特）到塔什干的一条支线。还需要架两座铁桥：一座桥架在撒马尔罕附近的泽拉夫尚河上，一座在奇纳兹附近的锡尔河上。

弗列夫斯基指望能较快地从欧洲俄罗斯派来增援部队，也指望增加预备兵的人数，又想出了组织地方后备队的主意，就把将近三分之一的边防营改为基干营，在战时这种基干营扩编为团。在基干营里驮载马的数字减少了三十六匹；然而，补充了同样数目的军官，即三十六名。

在二十个营中有六个营（第一、五、十、十一、十六和二十）变成了基干营，设置哨卡和保卫内部秩序也需要六个营，只剩下八个没有任务和机动的营。这样一来，跟从前不断作战和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时期相比，军区的战备状态大为削弱了。

从欧洲俄罗斯或高加索经海上、然后由铁路运送增援部队，恐

怕至少要两个月，而一旦出现突然需要(只要我们邻国处在亚洲式制度统治下，突然需要是很可能的)，土耳其斯坦边区不可能往战场上派出比八个营更多的兵力。

显然，贝尔米亚克人不习惯炎热天气，而大量派来的波兰人又大都体力单薄。总而言之，土耳其斯坦削弱了！大概，这种状况也就成了把七河省和外里海省并入土耳其斯坦军区以加强该军区的一条理由了。这个问题，是在1898年最后决定的。

1897年在中亚俄罗斯进行的首次人口调查，提供了如下的人口数字：

锡尔河省 ……1,479,848人
费尔干纳省 ……1,560,411人
撒马尔罕省 ……857,847人
七河省 ……990,107人
外里海省 ……372,193人

共计 5,260,406人

在这个数字中，仅土耳其斯坦军区的人口就有三百八十九万八千一百零六人，而其余各省的人口是一百三十六万二千人。用不着把这些数字作为比较精确的数字拿来和以前的数字进行比较，作出什么人口增长的结论了。

至于耕地的增加，那末，这方面的数字总是够精确的，因为有各种田赋制度。1880年，在土耳其斯坦边区三省，人工灌溉的土地面积为一百一十三万七千俄亩，1893年则扩大到一百六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俄亩。在最近一年里，有四十六万二千零一十俄亩得不到灌溉的土地，即旱地。共计二百零七万九千三百七十俄亩

收获谷物四千八百万普特，而1888年收获五千二百五十万普特。这是由于许多农场不种粮食而种棉花了。此外，1891年和1892年的旱灾，1892年的霍乱，以及更厉害的恶性疟疾，也影响了居民的精力，使他们未能割完全部庄稼。奇尔奇克河的沼泽泛滥区，严重危害离该区最近的塔什干县各乡居民的健康，以致居民从1897年起开始放弃土地，因为他们不能耕种土地，缴不起土地赋税。全县这样的闲置地达八千俄亩……。1898年，疟疾突然酿成瘟疫。在塔什干县的十个乡里，超过了百分之三的平均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六和百分之四十七。麦达塔利乡受害比其它乡更严重，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六十……，许多家死绝了……，种上的田地无人收割，谷粒烂在地里。

1890年，霍占县和卡蒂-库尔干县出现了蝗虫。虽然有将近六万人专门从事灭蝗工作（深挖土地和用月锄击破虫卵），但是从那时起边区的蝗虫并未绝迹，而且到处散布。

尽管如此，从边区运往布哈拉、希瓦和外里海省的面粉和谷物仍然达一百一十三万卢布。不过粮价猛涨，以致行政当局被迫在
366 集市上采取某些措施，甚至被迫在高加索和七河地区大量采购粮食。

植棉业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以下材料判断。例如，用于种植美棉的土地，1884年是四百五十俄亩，1885年是一千一百俄亩，1886年将近一万二千俄亩，1887年是一万四千五百俄亩。这些棉田生产了二十多万普特净棉，价值一百五十万卢布。从那时起，这项事业就大步发展了：

年	种植的土地（俄亩）	获得净棉（普特）	价值总额
1888……	68,000	1,288,000	7,435,000

1889……	86, 180	1, 208, 000	7, 189, 000
1890…… ……	94, 320	1, 570, 000	10, 365, 000
1891……	128, 000	2, 000, 000	12, 728, 000
1892……	139, 000	2, 183, 000	11, 904, 000
1893……	136, 000	2, 204, 000	14, 646, 000

应当指出，1889 年和 1892 年不是完全丰收的。援引的价格是当地价格，例如，1893 年在俄罗斯二百一十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九普特棉花付款是一千七百零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二卢布。此外，布哈拉运出了一百零三万五千普特，希瓦则运出了三十万普特。中亚总共运出棉花达三百五十万普特，价值总额大约二千八百万卢布。这几乎占我们的纺织工厂每年所需棉花量的四分之一。而在 1880 年，即十三年前，连本地普通棉花也只有八万八千普特运往俄罗斯，即几乎只有四十分之一。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认为，铁路一修通，种植美棉还将更快发展，仅这里的棉花就足以保证我们的纺织厂的需要。不过这种情况无疑将影响到粮食播种面积。

烘干鲜果的方法未能成为习尚，本地的佳果桃、杏、梨、李、无花果都靠太阳晒干。1893 年，通过海关运出了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八普特果干，价值四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卢布。葡萄摘收了将近六百五十万普特，价值三百万。通过海关运出了价值二万七千九百三十七卢布的葡萄酒。

由于蚕胞子虫病，养蚕业急剧衰落，只是在各蚕种站引进了蚕卵后，养蚕事业才开始恢复。例如锡尔河省于 1889 年收获首批蚕茧六百普特，而 1892 年则收获八千三百八十八普特，生产生丝二千九百八十三普特。撒马尔罕省从 1888 年的六千六百四十二普特蚕茧达到 1891 年的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七普特。

在费尔干纳，这项事业发展得更好，1888 年获得八万一千五 367

百七十普特蚕茧。以后的统计资料不完备，而且相互矛盾。边区生产的蚕茧，无论如何不下于十万普特，即生产了价值二百四十万卢布的一万五千普特生丝。美国和欧洲品种的烟草种植业暂时还没有多大发展，总共只种植了三十七俄亩，生产了大约二千普特烟叶。但是，这种烟叶胜过高加索、克里木和比萨拉比亚的烟叶。

采煤约五十万普特，硫磺约三百普特，石油约三千普特，地蜡、硝酸钾、明矾和氯化铵未超过一千普特，食盐约一百万普特。铜和铅的数量极其有限。1891 年在距离撒马尔罕三百俄里处发现了一处天青石矿床。

1892 年锡尔河各河口的渔场捕捞了一万八千多尾鲟鱼，价值五万五千卢布；五百普特鱼子，价值二万卢布；小黑鲸三千五百尾，价值一千七百五十卢布。在此地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是因为反对在他们那里实施 1875 年普遍兵役制条例而于 1877 年流放到这里来的乌拉尔哥萨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往阿姆河各河口，同年在那里捕获了九千尾鲟鱼和三万五千五百尾小黑鲸，总共价值一万九千卢布。

在 1893 年以前，土耳其斯坦边区三省计有：骆驼四十五万四千头，马六十八万三千匹，牛九十三万九千头，绵羊和山羊五百三十六万三千只，驴七万五千头。1891 年，锡尔河省的吉尔吉斯人，由于积雪太多和不会储备过冬用的干草，损失了四万六千九百九十七头骆驼，四万五千七百九十六匹马，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五头公牛，以及四十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一只羊。其中，仅卡扎林斯克的游牧人就损失了各类牲畜四十二万二千四百一十七头！这使他们得到了教训，第二年，他们就开始购买长把大镰刀了！

此项牲畜亏短数，在 1893 年以前就得到了弥补。

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逐渐发展，居民的收入如下：费尔干纳的居民 1890 年收入三百七十七万五千卢布，即平均每人四卢布；撒

马尔罕省1893年收入将近三百四十五万卢布，即每人四卢布七十七戈比；锡尔河省收入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卢布，即平均每人二卢布四十三戈比。

费尔干纳的工厂1890年提供了二百四十四万四千卢布，1895年已达八百五十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一卢布；其中净棉厂赚得八百四十二万零七百八十八卢布。

撒马尔罕省各工厂1893年的产值是一百七十六万五千卢布。

锡尔河省各工厂1893年的产值是二百万零二千卢布。

1888年，全边区只有二十一家净棉厂，但到1893年有八十八家。 368

从1894年的下列数字里，可以看清边区的贸易差额。

通过海关运进边区的货物有一百七十一万七千零三十九普特，价值一千七百八十四万二千六百零二卢布。

通过海关运出边区的货物有二百一十四万四千七百七十二普特，价值一千四百二十万二千一百三十八卢布。

交易额是三百八十六万一千八百一十一普特，价值三千二百零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三卢布。

1889年，流转到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的不计算在内，整个交易额为六百五十万。

关于税收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当地土地所有制的工作，应该说，由于1886年条例的相应条款含糊不清和不明确，加上各个部对这些条款所作的解释互相矛盾，因而妨碍了此项工作的进行。主要困难在于：是否应把居民用作放牧地、牧场以及在那里砍伐芦苇等的未经耕种的土地，还有受不到灌溉的旱地都认证属于居民呢？

其次，发生了疑惑，是否应把吉尔吉斯人迄今按公有权使用的国家土地保留给他们，也就是让他们能依据按户分段权成为完全的私有者，并且让他们能出售土地给旁人呢？而且不仅是已耕地，

还有牧场、芦苇等等。

在塔什干县，定居的萨尔特人和塔吉克人总共有一万零二百三十四户，半定居的库拉明人有四万零六百二十八个帐户。按一农户和一帐户五口人计算，就有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人。他们占有二十八万二千二百零五俄亩灌溉地。此外，还给他们划定了五十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俄亩非灌溉的国有土地的地界。也就是说，总共是八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五俄亩，即每人平均有三点二俄亩。

第十五章

三等文官科别克和科罗利科夫中将的委员会。弗列夫斯基的工作报告。由于司法制度的缘故，政权的威望下降。在吉尔吉斯人中伊斯兰教的宣传加强了。因防治霍乱病引起的骚动。令人不满的防疫措施。市长普京采夫上校。他的帮办伊诺加姆。新帮办马·亚库勃。伊尚阿齐兹利亚尔带领一群人；带领另一群人的也是伊尚，名叫阿卜杜勒·卡瑟姆。武官省长格罗杰科夫。两次齐射。军事法庭。伊尚们顺利地摆脱了处分：一个拘禁一周，另一个则被宣布无罪。法院的决议是针对普京采夫和格罗杰科夫的。在费尔干纳的措施。俄罗斯闹饥荒。移民。靠长把大镰刀发财。盗马。连环保。吉尔吉斯人渴望当农夫，即渴望在七河省定居。旧的和新的草原条例。3月20日的圣旨。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函询草原总督陶别。发送给县长们的副本。陶别将军赐予的唯一优惠。吉尔吉斯人拒绝定居。皮什彼克县县长的申诉。普舍瓦尔县县长萨托夫上尉对待事情的态度。布尔马托夫和索宗托夫的查问。维尔纳县、皮什彼克县、科帕尔县、列普辛斯克县、普舍瓦尔县和贾尔肯特县县长们的答复。游牧民族的对抗。边区增加了俄国居民。亏空。安佐勃的鼠疫。亚历山大·奥利坚布尔格斯基亲王奉命出差。

为了统一各部的意见和修改条例，1894年奉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财政部部务委员、三等文官科别克担任主席，由陆军部、财政部、官产部、司法部和国家监察部的代表组成，参加委员会的有弗列夫斯基遴选的土耳其斯坦行政当局的一些代表。就在同一

年，为了拟定农业部驻土耳其斯坦区地方机关的方案，成立了一个直属农业部的委员会，由锡尔河省的武官省长科罗利科夫中将担任主席。

弗列夫斯基在其治理边区五年的工作报告里指出，政权威望下降是由于按照1886年条例司法职权同政权分离的缘故。在弗列夫斯基看来，地方司法机关完全不从属于总督，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在实行条例的八年内，对政权机关极不尊重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在费尔干纳、塔什干、以及在塔什干县、奇姆肯特县和奥利耶阿塔县，“甚至出现了在那个时期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公开不尊重和
370 不服从地方当局的事件。在塔什干市，就因为防霍乱措施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风潮(1892年6月24日)，一群宗教狂热分子殴打了市长，并且洗劫了一个市公吏的住宅”。弗列夫斯基往下谈到，费尔干纳的居民尤其不安心，在那里，至今还住有不少前汗王行政管理机关的人员和汗国军队的指挥官。这些人在变成普通萨尔特人和失去一切作用之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自己的遭遇。弗列夫斯基把在小小的借口下发生的各次骚乱和风潮全都归咎于他们，正象1898年发生的那次事件一样，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僭称汗王的人，无论如何都灭绝不了的匪帮，全都是那些不安份的汗王的忠仆。我们在有关的章节里谈过1882年袭击纳曼干县长和奥希县长的住宅的事，——这是对弗列夫斯基有关政权威望扫地的论据的一个最好例证。但是，此事发生在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分离之前。在彼罗夫斯克县，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因县长干预选举而殴打他的事件，也是发生在1882年。切尔尼亚耶夫当时曾终止了侦讯，虽然他也确信县长被殴打了，但是他出于虚假的羞耻心予以否认……。

我们提及所有这些事件，为的是要证明，弗列夫斯基把行政管

理机关的可悲状况，单单归咎于法院的独立行事的那种见解，是有某种片面性的。

确实，在已经存在了一千年的俄罗斯，需要再次把两种权力集结在地方行政长官身上，因此要在归并于俄国总共只有十年（如费尔干纳）和三十年（如塔什干）的边区，实行这一套大大完善的制度，就显得有点奇怪了。尤其是这个边区习惯于一种正好相反的、毫不倾向于新思想的制度已有一千年了，每个伯克、每个族长，汗王本人就更不用说了，都把管理权力和司法权力集结在自己身上。在考夫曼时期，也有县法官，但是县长就不受县法官司法权的约束，而是由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官员管理他们。别看某些县长犯有令人发指的舞弊行为，就是这些类似汗国时期的坏哈基姆一样的县官，当地的宗教狂热分子一次也没想动手去打他们。

显然，祸根在某种别的东西上。我们敢果断地说，这个祸根就在于考夫曼采取了忽视穆斯林宗教界的制度。他认为，没有俄国政权的支持，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和监督，这个宗教界就难于立足，就会失去作用。可是结果却正好相反。 371

如果有某个俄国人打算发表公开演说，首先得呈交提纲，请求批准。可是，任何一个闲散的毛拉、伊尚或者随便一个说书讲故事的人，都可以满不在乎地往大庭广众中一站，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甚至不受基层警察机关的任何监督。顺便说一句，基层警察机关人员也是从穆斯林中招募来的……。

在考夫曼以前，曾注意要吉尔吉斯人防范这种传教士，而且吉尔吉斯人自己也设法沿锡尔河防线捉拿他们，把他们扭送到县长那里去听取严父般的训诫。起初，扭送去一个可领取三卢布，可是后来，当这种人送来太多时，付的钱就减到五十戈比。是奥伦堡下令这么干的。考夫曼废除了这项措施，现在，以奥伦堡和喀山鞑靼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的秘密传教士，云集在吉尔吉斯人的阿乌

尔……。

在提及 1898 年安集延暴动时，我们将比较详尽地着重谈一下这个问题，现在略谈几句因防治霍乱而引起的骚动。这种亚洲常见病是 1891 年 6 月 6 日从阿富汗蔓延到这里来的。在当时边区的最高行政当局下令采取的几项措施中，有两项未很好考虑穆斯林的宗教教规和习惯：(1)只有经过医务部门的官员验尸以后，才能埋葬死者；(2)必须埋在给霍乱病死亡者专门开辟的公墓里。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医生和医士，甚至让接种牛痘的人也去验尸。由于死者很多，往往得三天和四天才能验尸，暑热天尸体很快就腐烂了，往四周散发出恶臭。伊斯兰教不允许这样长时间把死人停放在活人中。此外，男人不应当验女尸。

当地人甚至断言，被列入卫生助理员中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公职的年轻俄国人、各种文牍员等等。这些先生们戴上军官的帽徽后，同警察一起走进当地人的山坡民房，而且以检查清洁为借口，嘴里喊着“普什特”①这个词，钻进妇女的住室，竟敢在这里当着长辈和丈夫的面，随便调戏已婚妇女和姑娘们。

至于墓地，那末，位于市界以内的十二个古老墓地都被封闭了，而且按规章允许开放的四个公墓，只开放了一个。不能按伊斯兰教法典的规矩运送尸体，一定得用手搬，可这对于大城市中的那些距离唯一的公墓很远的地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此外还有未洗净的尸体也不能埋葬，而且只许在坟地上洗涤尸体。然而，由于
372 验尸迟误了，所以要对腐烂了的尸体进行这样的洗涤仪式也不可能。还禁止成群的人给死者送葬。

有些人对这些在当地人看来是荒谬的命令作过解释，说俄国人想灭绝民众，往灌溉渠里下毒药，有意拖延出殡，为的是要使传染病扩散得更快一些，等等。总而言之，象平素在各方面一样，罪

① 让妇女蒙上头脸的警告。

过都在警察局身上。

这时候，亚洲人居住区的大族长(即城区的总管)是一位精力充沛、办事能干的当地人马哈茂德·亚库勃，简称马·亚库勃。俄国人按他父亲的名字授予他一个姓——卡雷姆别尔迪耶夫。在当地人中，这个姓完全不通用，他们照旧继续只称呼他的名字。

市长普京采夫上校很少到亚洲人居住区去，只是逢节日才去，因此大族长成了那里的真正主人。应当指出，在他之前，管理城市的是市长的低级帮办，当地人伊诺加姆和卓在五月底最初传播有关霍乱病的谣言时被撤职了，可是，他的亲属们仍然留任各级警察官职务。这伙人就散布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在各方面责难新族长。甚至说他埋葬了活人！马·亚库勃不只一次地向普京采夫报告过这些流言，指出了散布这些流言的人。但是，普京采夫不仅没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跟自己的前任帮办伊诺加姆保持着朋友关系，并且经常上他家去作客。普京采夫的这种举动，无疑破坏了新族长的威望。被撤换了的伊诺加姆的亲属和朋友们则大声疾呼，希望伊诺加姆重掌政权。

早在6月18日，建筑承包人米尔扎·拉贾勃在省公署里报告了集市上的一则流言，说是俄国医生用自己的药毒死了病人，还说市警察局长禁止给死者裹白布尸衣，禁止举行葬仪。从6月20日起，民众就开始在各个清真寺里集会，推选出了一些代表，而且草拟了请求准许在老墓地里埋葬的呈文，因为用手抬着尸体送到遥远的霍乱病死亡者公墓去有困难。从前一些流行病的经验证明，在老墓地里埋葬死者没有发生危险；让医生验女尸，尤其是不履行丧葬仪式，——是违反伊斯兰教法典的，等等。不过，没有把这份呈文递交上去，因为在征集签名的时候，已经爆发了风潮，风潮一发生，一切防疫措施都取消了……。

6月23日，伊斯兰教的库尔班-拜兰节到了。早晨六点，普京

采夫来到市里最大的"贾姆"清真寺，这里聚集了将近一万土著。普京采夫用俄语发表了演说，演说中说明了已采取的各项措施的好处。从前长期担任过译员的一位族长，逐字逐句地翻译了这篇演说。年纪最大的塔什干哈孜沙里弗和卓也讲了话，他证实普京采夫的话是正确的，并且补充说："你们当中有一些居心叵测、擅长散布谣言的人，——现在你们明白采取的是些什么样的措施，明白所有谣言都是讹传的。"

23 日夜里，一名萨尔特警察来找马·亚库勃，报告在他的管辖区里，偷偷埋葬了三个死于霍乱病的人。马·亚库勃吩咐他打听清楚死者的名字，摸清死者是谁埋葬的。早晨有人向他报告说，又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被秘密埋葬了。马·亚库勃立即到普京采夫那里去了。当时，萨尔特警察，以个人名义吩咐召集秘密埋葬死人的亲属和掘墓人，要把他们送到马·亚库勃那里去。这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而且提供了爆发风潮的借口。当带领着有罪的人经过集市时，拥护伊诺加姆的警察们就开始呼集民众……。出现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扎伊努特丁汗，即大家知道的名叫阿齐兹利亚尔(智囊)的伊尚。这群人在行进途中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对马·亚库勃进行威胁了。由另一位伊尚阿卜杜勒·卡瑟姆率领的、来自舍伊汉陶尔斯克城区的另一群五百人，在离马·亚库勃的住宅不远的地方，同已经达到一百人的前一个人群汇合起来了。

不过，民众没有碰上马·亚库勃，他到普京采夫那里去了。据鞑靼医生巴蒂尔申证实，在以杀死严格的老族长和再让伊诺加姆担任其职务相威胁时，还伴随有加佐(即圣战)的喊声。

伊尚阿齐兹利亚尔带着五人，仿佛作客一样走进马·亚库勃的住宅，给他端来了敬客的美味食品和茶。但是，当他获悉主人不在家时，就叫来了人群。人群洗劫了住宅，把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

全都捣毁，随后就前往俄国人居住区去寻找马·亚库勃。这时马·亚库勃刚走出普京采夫的住所，同他一起到了街上。一名萨尔特警察驰马跑来报告说，人群到俄国人居住区来了。普京采夫马上驱车到省公署去，但是在沃隆佐夫斯基大街的卡拉利银行附近被人群挡住了，人群喊叫着"阿尔兹"(即控诉)和"马　亚库勃——亚曼"(即马·亚库勃是坏人)。马　亚库勃骑马走在普京采夫的轻便马车后面，开始阻止人群，一个劲儿地痛骂着。给他的回答是石块朝他飞快打来。血流满面的马·亚库勃往后急驰而去，他把坐骑丢在街上，跑进了市长管理处的屋子。在那里，管理处秘书把他 374
藏在自己房间里的衣柜里，而且把随同他跑来的警察藏到覆盖着台布的桌子底下。

普京采夫顺利地转到乌尔金斯克集市去了，他在这里得知，人群紧跟着马·亚库勃朝他的管理处所在地走去了。他自己也回车驶往那里。人群在喊叫 说马　亚库勃不准埋葬死人，说他帮助往灌溉渠中的水里下毒药　要求把他交出来。普京采夫站在便门跟前，尽力设法开导人　　几个当地人从另一条街上钻进了管理处的大院，接着就把普京采夫拖进院子里去了。人群也跟在他后面冲了进去。在这里把他撞倒了，用脚踢他，折断了两根肋骨，打破了头……。可是，有几个土著扑倒在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承受着雨点般的打击。就这样，把他从必不可免的死亡里救了出来。普京采夫从短暂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后，看到人群惶恐不安地呆立着。但是，不久又传出了喊叫声，要他具结立据承认没有任何霍乱病，答应立刻从城里撤走医生，不再往水里下毒药，允许在老墓地自由埋葬死人，而且要把马·亚库勃交给他们惩治。

人群把往屋子里退避的普京采夫推进门去，冲进他的办公室，要求具结。随后就开始砸管理处里的家具，撕毁卷宗，扯下窗帘，砸碎玻璃，——一句话，搞起破坏来了……。这时候，传出了风声，

说士兵们坐着马车到这里来了。反抗分子的人群，在枪托的打击驱赶下开始溃散。聚集到这里来的俄国居民都参预了捉拿和开导暴动者的活动……。

不久，武官省长格罗杰科夫将军也到了这里。人群已经散光了。将军策马前往乌尔金斯克集市，在那里正好碰上一大群萨尔特人和一小群被石块砸打的俄国人在殴斗。他转回市管理处所在地之后，把从那里出来的士兵们集合起来，接着把他们带领到集市上去。那群萨尔特人开始退走……。不久，一支有六十人的地方小队开到了这里。将军把他们带到亚洲人的居住区，当面迫使人群退却。这群人时而溃散到各条胡同里，时而又在小分队的前后聚集起来，一边骂，一边扔石块砸俄国人。

在贾姆清真寺附近，萨尔特人就更大胆了。格罗杰科夫让小分队停止行动，命令会讲一口漂亮的萨尔特话的马明大尉向人群提出警告，如果人群不散去，他就要下令开枪。虽然几次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人群并未退走，而且有几个宗教狂热分子一边敞开长袍，裸露出胸膛，一边用俄语大声喊道："开枪吧！"

375 另一些人大喊着给造反者打气，说枪里装的是火药和棉花，所以不要怕恫吓……。

打出了两排齐射，人群于是就四散奔逃了。当场大约有十人被打死和受重伤。

不久，从兵营调来的一个哥萨克团赶到了这里，但是这个团已经没有机会动用武器了。因此，多亏格罗杰科夫将军的毅然决定，以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暴动制止住了，而且未发生特别的流血事件。可是有流言说，一群形形色色的无赖和俄国顽童把捉住的萨尔特人推进鲍斯苏灌溉渠里，还说其中有几个人淹死了……。只不过此事很难令人相信是真的，因为灌溉渠不宽也不深。

就在当天晚上，一群人纵火烧了建筑工地，而且破坏和捣毁了在俄国人居住区外练兵场附近的马·亚库勃的果园和葡萄园。总共给这位俄国政权的忠实仆人造成了六千一百一十卢布的损失。

经过仔细审讯后，六十名当地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只将罪魁和教唆犯按战时军事法规处置。从 11 月 27 日起到 12 月 10 日止，由军事法官莫尔德维诺夫少将担任主席的军区法庭审理了这个案件。法庭宣告二十五名被告人无罪，其中包括伊尚阿齐兹利亚尔；判处八人绞刑；判处伊诺加姆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居住；沙里弗和卓被判处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省；判处十八人不同期限地进看守所拘押：一人下狱；六人在警察局里羁押一星期，其中包括伊尚阿卜杜勒·卡瑟姆。马·亚库勃的损失只有一千四百卢布是被认证属实，其余四千七百卢布允许他通过民事程序追索……。顺便提到，受害人提出的如下申诉，被认定是证据不足的，即不法分子砸开了他的箱柜，抢劫了四千卢布。法庭在裁决书中决定，销毁物证中的石头①，可是在最后判决里，决定干脆扔掉。

12 月 17 日，由军区部队司令官弗列夫斯基将军对判决进行裁定。死刑代之以苦役刑：两人定为无期苦役，三人服苦役二十年，还有三人服苦役十五年。给伊诺加姆规定了四年的看守所关押，不关进监狱；另外十四人也关进看守所，期限短一些，必要时得关进监狱。把沙里弗和卓从他的住所里驱逐出去一年，遣送到“捍卫国家秩序和安宁措施法的保护范围以外”的地方去，未说明这是 376
什么样的地方；四个被告下狱，六个被告羁押一周。这样，两个带领暴乱人群的伊尚只受了很轻的处罚就把事情应付过去了。聪明的阿齐兹利亚尔甚至被判定完全无罪。

这里表现出军事法官们全然不了解土耳其斯坦的文学，有哪个作家不描写伊尚们或者一般不描写穆斯林宗教界呢？法官们一

① 详细情节摘自 1896 年土耳其斯坦军区法庭第 37 号卷宗。

点也不读这方面的东西，他们只知道总军事法庭的判决……。自然，伊尚们一切都矢口抵赖，而参与闹事的也都替自己的首领开脱罪责，说他们是偶然走进人群里去的，而且是被硬拉进去的。但当地人在俄国法庭上一般始终不肯认罪，而真的到了万不得已时，就用神的意旨和用理智一时糊涂来加以推诿。不认为虚假的赌咒发誓是可耻的事，而且可兰经甚至是这样教导人们的，风俗上也把这当作是高尚的事情。

普京采夫的全部行为证明他本人是支持伊诺加姆的，而且使马·亚库勃受了害……。

普京采夫在法庭上还说，在向人群齐射以前，格罗杰科夫根本没有提出警告。马明大尉也证实这一说法。普京采夫的助手雷科申大尉则证明说，对于马·亚库勃关于警官们不服从防疫命令的两次报告，普京采夫第一次回答说，这是他的事情，第二次则未作任何答复。在暴动那天，代理普京采夫职务的雷科申，收到了格罗杰科夫发来的命令：逮捕经发觉曾违抗行政当局命令的所有富翁和有势力的人物。这些人受到了追究，而且被送交法院定罪。

不过，证人卡西姆和卓证明说，他站在山坡民房的屋顶上时，曾经亲自听见专职译员向人群翻译了将要开枪的警告。

法院起草了一个特别决议，在决议中说：

(1) 普京采夫上校曾向武官省长作过报告，说是防疫措施已公布并已执行。可是，实际上他仅仅恫吓过大族长说，如果这些措施得不到执行，他就得坐牢。可是，族长"虽说进行了与其职责相符的强有力的活动"，但任何事情也没能办到，"因为归他管辖的警官和警察是被解除了职务的大族长伊诺加姆的亲属或走卒……。伊诺加姆使用一切办法，竭力证明他的接替者无能力管理古老的城市……，而且对抗新任大族长的各项命令"。后者曾经向雷科申大尉报告过此事，请求他报告普京采夫，希望他本人能亲自命令警

官们服从。但是普京采夫不同意这样做，而且在第二次就同一事 377
情作了报告后，他甚至不准许自己的助手雷科申向警官们重申他们的职责。可是，同时他向格罗杰科夫将军报告说，马·亚库勃暮气沉沉，无指挥能力，而且手下的人不听他的话……。其实，唯独这一位族长"在如此艰难的时候，严格、刚毅而又诚挚地履行着他担负的职责，他的敌人们就利用这一点来煽动居民反对他"。

（2）在库尔班-拜兰节前三天，当这位族长通过一名警官通知普京采夫，说民众在闹风潮，正在集结成群，并且在公开表示不满时，普京采夫就通过警官送去了一道命令：别理睬这件事。在节日前一天，族长亲自向普京采夫报告了同样的情况，得到的还是那样一种结果。普京采夫一次也未向武官省长报告过旧城里发生的风潮。但据格罗杰科夫说，关于此事，"石头在说话了，空气有气味了"。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6 月 24 日发生的事件就使行政当局感到束手无策，如果不是地方小分队意外地开到（某个策马赶来的非军人把有关暴动的事转知了小分队队长），那末，在军营的军队到达以前，暴动的人群就可能在亚洲人居住区和俄罗斯人居住区擅自主宰一切了"。

（3）据阿列克谢耶夫军士和预备役炮手阿法纳西耶夫说，格罗杰科夫将军把人群驱散以后，向一群俄国市民和形形色色的坏家伙说了这样的话："俄国弟兄们，拿起武器去揍他们吧！什么样的武器都行！"俄国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甚至打起那些呆在自己店铺里和家里的人来了。列夫科维奇中尉肯定地说，他亲眼看见他们把一个萨尔特人毒打至死，而且把尸体扔进鲍斯苏灌溉渠里去了。警察巡官亚尔钦和市民一起，在萨尔特人的家里和店铺里任意捕人。有个萨尔特人在屋顶上自卫，打伤了警察巡官的背部，因为此事，他就被打了个半死，随后以对抗当局的罪名被送交法院定罪。

（4）格罗杰科夫将军指示雷科申开出名单，将那些过去反抗

过命令的旧塔什干的富翁和有影响的居民全部列入。格罗杰科夫批准了呈交的名单，命令按名单逮捕，并且对他们起诉。

(5) 据格罗杰科夫将军供述，大族长是根据伊斯兰教法典管理旧城的，而普京采夫只在穆斯林过节的日子里才去视察城市。

378 暴动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在防疫方面形成了无人过问的状态，普京采夫被调往卡扎林斯克当县长，接着格罗杰科夫将军启程到彼得堡去了；省检察官赖因博特(他坚决地查办在军区法庭的决议中所提及的人物)也被调离了……。不久，他就被迫离职了。

我们在上文里看到，证人们的证词，就有关齐射的警告这一个问题来说，是如何互相矛盾的。因此，不能无保留地相信向"俄国弟兄们"发出的不拘任何武器痛打萨尔特人的命令，因为格罗杰科夫本人否认此事。而且，他不是这样一个害怕承担责任的人。不久，他就在阿穆尔沿岸军区获得了显要职务，而且在 1898 年，在那里担任了总督的崇高职位。

我们在暴动那天的损失是，四名士兵受伤和几名士兵受震伤。负伤的人还有：市长普京采夫、警察巡官亚尔钦、大族长马·亚库勃和警察赛义德·艾哈迈德，他在头部负了六处伤，右手也负了几处伤。

塔什干因防治霍乱病而发生的暴动的情况跟发生在俄国的所有其他暴动的情况令人惊异地相似。象在彼得堡的先纳亚和1831年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军屯里的暴动一样，都有同样的一些关于长官和医生往水里下毒药的荒诞流言，都有同样的因为葬仪而产生的不满。

如果说此地是以少量的牺牲把事情对付过去的话，那末这仅仅是由于格罗杰科夫果断，他带领着不过七十五名士兵和一小群市民，冒险深入人口稠密的城市的正中心，而且在风潮初起的时候，就迅速地把它扑灭下去了。至于说当时有几个无辜的当地人

遭到了痛打，那末要知道什么地方在砍伐树木，那里就得飞碎木片。如果让暴动发展下去，事情就会更坏，而且必定还会有一些无辜的俄国人要遭难。

此事以后，弗列夫斯基通过陆军大臣请准了一道关于费尔干纳及其毗连的塔什干县、奇姆肯特县和奥利耶阿塔县使用加强警戒条例的圣旨。自那时起，该条例的有效期每年都顺延一年。

暴动以后，霍乱在亚洲人的旧居住区里无疑更加猖獗了。大概，行政当局是这样想的："你们不想要我们的关注，——那就死去吧，随便死多少都行"……。的确，民众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防疫措施同偏执的宗教狂热病相互抵触，那些被选拔出来担任警察职务的、看来是土著中的优秀人物也反对当地行政当局的命令，379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不过，要塔什干居民完全按照伊斯兰教法典的规章慢慢死去，他们就不十分遵从真主的旨意了。他们开始离开城市向四面八方奔逃了……。大约有五千人带着病人和死人涌向费尔干纳，那里刚一听到喀布尔出现霍乱病的消息时，就在所有山口上派驻了部队，而且所有牛拉大车都在那里检疫。费尔干纳武官省长立刻把第七边防营的一个连派往肯迪尔-季凡山口，塔什干难民在此未被放行。但是，霍占那方面没有山岭，而且由于部队不够，很难设置交通检疫线，一些单独行动而感染上霍乱病的患者，自然可能从那边无阻碍地潜入。费尔干纳也开始发生霍乱病了。患者有 11,841 人，死掉了 10,277 人；其中俄国人只死了 39 人。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规定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在此地用于防治流行病的花费共为 44,368 卢布。经受过霍乱病教训的塔什干人醒悟过来了。6 月 15 日市内全部五十八个老墓地终于都封闭了，而且在城门附近开辟了十一个新坟地来代替老墓地。当地的富翁们捐献了三万卢布，用以购买作这些墓地用的土地，并且抵补了全部开支。

对行政当局说来，整个 1892 年是不顺利的，在霍乱病流行的同时，出现了歉收，随后则是从闹饥荒的俄罗斯大量迁移农民。这一切需要当局方面花费特大的精力，需要大力的工作。1891 年，从西伯利亚方面、从奥伦堡方面以及沿外里海铁路，完全出乎意外地来了大量移民。既要给他们安排住处，又要供给他们吃饭，很多人还需要治病。沿途的所有城市立即成立了移民委员会。陆军大臣请到了一笔为数四万一千卢布的补助金；由皇上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拨付了四万卢布款子。移民们来得很迟，而且境况十分悲惨。只好把他们安置在各个城市里过冬。因此，留在卡扎林斯克过冬的移民有 968 人，在彼罗夫斯克有 989 人，在奇姆肯特有 1,534 人，在奥利耶阿塔有 1,148 人，在塔什干有 577 人。总共是 5,213 人。

1891 年只建成了能容纳 1,177 人的九个新村，而 1892 年又修建了能容纳 4,816 人的十三个新村。有些移民仍然依靠补助金返回俄罗斯去了。全部辛劳和整个功绩尽属于孜孜不倦地开展工
380 作的格罗杰科夫将军。预定供移民使用的空闲土地已经用尽了。因此，请准今后暂停往边区遣送成批移民。来自奥伦堡省、沃罗涅什省和撒马尔罕省的移民最多，这几个省送来了 573 户；其次是萨拉托夫省、哈尔科夫省、顿河军区、坦波夫省、阿斯特拉罕省、托博尔省、斯塔夫罗波尔省、库尔斯克省、彼尔姆省、维亚特省、辛比尔斯克省、波尔塔瓦省、奔萨省、尼热哥罗德省、梁赞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乌菲姆省、奥尔洛夫省、基辅省、图拉省、弗拉基米尔省，等等；甚至还有来自阿穆尔省的。

1889 年弗列夫斯基到来时，原有十八个新村，共住有 6,645 口人。1890 年增加了两个新村，住 1,057 口人。如前所述，1891 年和 1892 年建成了二十二个新村，住 5,993 口人；1893 年只增加了一个新村，住 1,086 口人；1894 年又增加了两个新村，住 549 口人。

到 1895 年年底，光是在锡尔河省，总共有了四十五个新村，住 15,330 口人。除了有象凡诺夫斯科耶、奥勃鲁乔沃、切尔尼亚耶夫斯科耶、考夫曼斯科耶、戈洛瓦乔夫斯科耶、弗列夫斯科耶和格罗杰科沃这样的村名外，使人颇为惊奇的是还能遇到象塔麦尔诺夫斯科耶和马马耶夫卡这样的村名，而且给这两个村分拨的土地还特别多：给塔麦尔诺夫斯科耶村的七十四户分了 6,625 俄亩，给马马耶夫卡村的六十六户则分了 3,452 俄亩！住在尼古拉村的农户几乎比在塔麦尔诺夫斯科耶村多三倍，可是只分给了 2,940 俄亩土地。这样，以塔麦尔兰的名字命名的村子里每户荣获九十俄亩，而在以夏季的尼古拉节命名的村子里，每户却只得到十俄亩挂零。为什么要使我们的古代敌人的名字永久为人纪念呢？

移民们在城市里依靠慈善家的资助度过冬天以后，就动身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于是他们成为大群的无定居的茨冈人了。场面是熟悉的：一排排翘着车辕的大车，车子上拉起一块不管什么样的粗麻布当作遮太阳和避雨的车棚，在车棚和车子下面则栖居着整个一家。凡是靠森林近的地方，那里就有窝棚。头一个夏天，很少有人种庄稼，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有适宜于挖黄土的工具，不是各处都有灌溉渠，而且有灌溉渠的地方，也得对它们熟悉一下。

移民来到时，大部分完全没有牲畜，许多人连马都没有。他们用如下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春天的时候，整个草原一片绿茵，百花盛开，移民们就勤奋地割草，在自己的临时住地周围堆起许许多多的干草垛。他们还挖好了过冬的地窝子，住进地窝子里等待……。吉尔吉斯人没有这种割草的风气。可是，多雪的冬季来到了，雪地放牧不可能了……，他们于是来找俄国人购买干草……，没有现钱，就拿牲畜来交换。一个冬天，移民们就换得了大量的各种牲畜，他们一下子就发财了！

吉尔吉斯人认为此事不完全公平，就开始盗马……对付此事，381

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斗法：马蹄印到了那个阿乌尔，就要那个阿乌尔全体承担责任。于是，盗马的事很快就制止住了。不过，司法大臣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应替别人的行为负责。这是对的，但这里本来就没有要把整个阿乌尔都硬拉进监狱里去嘛！只不过是要迫使他们偿付由家庭中的某个人所造成的损失而已。因此，不是刑事惩治，而是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阿乌尔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大家都是亲属。他们在各方面都连环作保，所以在清算他们所造成的损失时，也应该用连环保的办法。不能拿欧洲的尺度来对待这些原始的野蛮人，这些皮肤有时显得十分黝黑的吉尔吉斯人。此外，我们的刑事法恰恰是在罚款问题上，根本不是基于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比如，根据刑法典第530条关于刑事惩罚和感化的规定："凡隐藏犹太人逃兵的犹太人村社，每隐藏一名逃兵，应交付三百卢布以下的罚款。"可是要知道，村社里的某些人可能就不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个逃兵，而不是临时休假的人。同样，冶金工厂的主人，因为他们的伙计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干了偷窃金属、秘密占有和伪造行为，根据第598条的规定，要受到加倍缴纳全年赋税的处罚，而且根据第599条的规定，要按照所隐瞒的东西的价格双倍受罚。也许主人住在另一个工厂里或者甚至在国外，但他仍然得为别人的罪过付款。

不过，吉尔吉斯人不久就领悟到了，老天爷对俄国人的大恩赐就是长把大镰刀！他们于是开始购买镰刀，也开始自己割草了。自然，这暂时还是一些个别的事例，因为游牧人绝大部分是懒汉：照看自己的畜群不需要特别费力气，这不需要庄稼人的那种苦役般的劳动，而且为寻找饲草时而进山谷、时而退回来的换地游牧，只不过是一种闲游。因此，吉尔吉斯人是终身游手好闲的人，是流浪者，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才会最终操起镰刀干活儿；只有在严冬里丧失了整个畜群的穷汉们，才会真的去动手耕种土地。就是

耕地，他也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那些意外地保住了牲畜、并给他买农具的亲属们耕地。

不想当雇农、摆脱对财主（虽说是亲戚）的农奴依附地位的这种愿望，促使不幸的伊金恰向俄国政权提出请求，要求分给他一份同俄国农民一样的土地。呈文通常是这么开头的："我本来是个财主，但是丧失了全部牲畜，成了个穷汉们。可是，俄国农民们来的时候，也是些穷汉们，而现在却成了财主。发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 382
他们那里的乡长们不象我们的乡长们那样盘剥民众，而且农民们的办法也多……，因此，我请求把我也调去当农民，给我土地、补助金和优惠待遇，往后我就准备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去当兵，并且愿意跟俄国农民们一样缴纳各种赋税。"

第一份类似的呈文，是由皮什彼克县的托尔卡诺乡的九十四个帐户于 1897 年 2 月 13 日呈交上来的。这一行动的带头人是原行政长官巴伊托克·卡纳耶夫骑兵大尉的儿子们，受托前来的是他们之中年岁最大的阿卜德拉赫曼·巴伊托科夫①。

呈文里说，1881 年冬天，请愿者的全部牲畜倒毙了，也就不需要去游牧了。因此，他们想仿效如此迅速地发了财的俄国人的榜样。就连俄国的谚语也教诲说，"石头定在一个地方，也能长上一层东西"；而且游牧人的土地不是他们的财产，为了强制定居，大概不久就要削减土地。这是可以从草原条例的说明里看出来的。托尔卡诺乡是一定会从它那里划出一片作定居用的土地来的，因为早在 1893 年它就把一千五百俄亩土地出租给商人沙基三十年，而且在 1895 年把七百俄亩租给了皮什彼克市民协会。因此，他们请求按一百六十五个户主的数字，在阿拉尔恰盆地给 855 个男女人

① 有关吉尔吉斯人在七河省要求定居的运动的详细材料，是从省公署 1898 年的下列各号档案卷宗中引用来的：第 56、64、65、66、70、74、80、90、97、117、122、124、135、146、151、152、155、158、166、177 和 180 号。

口划拨土地，并请求批准修建阿卜德拉赫曼诺沃村。

县长在往省公署上报该呈文时说，俄国农民没有吉尔吉斯人做雇工是不行的，而且吉尔吉斯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不少东西：开始使用犁和耙，栽培果园，修造房屋。有定居意向的人不仅是穷苦人，而且还有财主。不过，在94个帐户中有17个帐户又不愿定居了，可是，新来了36个帐户，总共是113户。然而，巴伊托科夫弟兄声称，他们不愿意接纳外乡来的人。4月2日，省公署批准分给94户份地。

乡长、比伊、以及一些在财产方面有影响的游牧人，由于担心减去那么多的纳税人，就采用各种手段来阻挠此事。开始是打架，后来就拿出一些以假誓词作证的伪造的借据，末了就散布谣言说，将禁止所有现在去当农民的人受割礼，随后就要使他们改信基督
383 教，还将禁止妇女们穿裤子①！于是吉尔吉斯妇女们就来找县长了，她们说，虽然她们的丈夫现在正为改当农民而奔走，但是她们不希望这样办。

随后不久，乡长提出了一份村民大会的公开决议：行政上把巴伊托科夫弟兄驱逐出境。决议说，他们想独占阿拉尔恰河的上游地带。在这带地方，五百个帐户有耕地、果园和苜蓿地；而且，他们之所以想要成为定居户，是因为在过去的选举中没有得到职务；“我们很乐于摆脱他们，因为他们是坏人，而且我们替他们还了几千块钱债”。

在遭到普遍敌视的压力下，巴伊托科夫弟兄放弃了地段，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被推选为比伊，这是对他们的奖励！麦伊麦尔·贾伊列夫成了定居的吉尔吉斯人的受托人。他们呈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要求把村子改名为麦伊麦尔，以代替原名阿卜德拉赫曼诺沃。报告得到了批准。但县长却出面干预地段的分配了，因

① 第56号卷宗，第55页。

为划拨的土地是2,210俄亩,而在九十四个帐户中,有三十八户同巴伊托科夫弟兄一起到游牧区去了,留下来的只有56个帐户,136口人;而当时退出村社的那三十八个帐户,占据的是被划作耕地用的土地的最中心部分!

开始了争吵和斗殴。县长不是简单地强迫游牧人离开,而是准许他们同定居者一起平分使用土地,直到土地测量员来另行分段划界为止。麦伊麦尔用电报向省长发去了控诉书。县长因此受到了申斥,他就借某些小事向村长麦伊麦尔找碴儿,并且把他撤换了,麦伊麦尔立即放弃了定居。又需要有个新的村名了……,选定的村名是塔什提尤别。县长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弃居者空出来的地方接纳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从来不是吉尔吉斯人,甚至没有住在村里。

为此,县长再次受到了申斥。他以不准修造房屋和不分给足够的耕地来报复。定居的人往四面八方各奔前程……,剩下了三十二户……。皮什彼克的三十七户市民请求到弃居者空出来的地方去。他们的请求在测地以前没有接受。

1898年6月2日,不幸的吉尔吉斯定居者递交呈文说,直到现在为止,对于他们要求准许修造房屋的申请一直未予答复,而与他们为敌的游牧人夺取了耕地,并把耕地租给了俄国人。他们进一步说,"现在,我们这三十二家象茨冈人一样在此流落",并请求准许接纳市民到自己中间来,因为大村子比较容易使事情得到改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吉尔吉斯人就不能欺负人了"。至于离开新村的人,请愿者解释他们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游牧人进行恫吓,说什么将给定居者举行洗礼!县长的不理智行动,就这样破坏了 384
吉尔吉斯人定居的初次尝试。

不久,同一个县的七十四户于1897年2月23日递交了一份呈文。请愿者指出了地段,选定的村名是捷明。省公署在4月30

日批准了。由副县长、林务官和土地测量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决定给每一口人十俄亩土地，但是不在他们所要求的地段上。

第三份呈文，是由同一个县的沙姆辛斯克乡的八十个帐户于3月16日递交来的。为了对县长表示尊敬，选定的村名是塔雷齐诺……

第四份呈文是由同一个县的卡拉巴尔塔乡的七十四个帐户于1897年3月17日递交来的。地址选在锡尔河省的边界上，离卡拉巴尔塔村五俄里；选定的村名是"尼古拉耶夫斯科耶"。提出转入定居的理由是：因为贫苦，他们原来就没有游牧。5月1日得到批准，而且拨给了土地。

第五份呈文是由同一个县的七十五个帐户于1897年3月21日递交来的。地方是克格塔天然界线地区，村名与地名相同。理由是："我们差不多原来就是过定居生活的，因为是穷苦百姓，没有牲畜，现在决定完全定居下来。我们认为并且希望，这样作对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都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一些。在我们这里，也会象在俄国人那里一样，秩序将会好一些。我们将摆脱吉尔吉斯官员的苛捐杂税、压迫和专横，将成为安居乐业的庄稼人和当家人。我们答应一定缴纳一切国税，负担徭役，也包括服兵役的义务，而且请求给予我们法律上允许的优惠待遇。

这时候，草原总督办公厅主任、四等文官洛谢夫斯基就在县里，他支持请愿者，并且给七河省省长发了电报。电报说：鉴于有人控诉大牧主的压迫，必需加速审理有关转入定居的呈文，并且要办好可作榜样的份地。4月30日得到批准。

总之，在3月21日以前，在皮什彼克县递交了五份要求转入定居的呈文。

1897年3月20日，皇上在彼得堡亲自出席了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委员会的会议。当谈到雇佣民工方面的困难时，有人发表了

吸收在工程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修路的想法，因为察觉到游牧人中有企求定居的意向，但是他们害怕征收赋税和服兵役。就在1897年3月20日的当天，颁发了一道有关此事的圣旨："授权内务大臣在事先与有关人员进行联络以后，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385
内，拟定一个初步设想，提出能促使吉尔吉斯游牧人定居的措施。"

戈列梅金大臣向草原总督陶别男爵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1868年的旧草原条例的优惠待遇办法是否能吸引游牧人定居？是否需要再恢复被1891年新条例所摒弃了的这些优待办法呢？

旧条例容许转为定居的人享有免税五年和终身免服兵役的优惠。

可是，新条例的制订者想的是：无须促使这种转变，由于经济的原因，转变会自然而然地进行，所以优待办法就被取消了。然而，全部牲畜倒毙了——这就自然而然地转为定居，游牧人沦为乞丐了——这就是促使定居的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进行斗争，反对这样的自然而然的出路和这样的经济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要阻止它们起作用。象地球一样，游牧是自古就有的职业。放牧者比庄稼人要古老一些。如果说游牧人(放牧者)处于社会一般发展的低级阶段，而我们为着游牧人的利益，希望把他们提升到高级阶段，那末难道我们应当希望他们拥有的牲畜快一些倒毙，希望他们快一些沦为乞丐，到那时候我们才去帮助他们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吗？那就势必要长期等待下去了。

但是，1891年草原条例规定了一项重要措施，即规定了继承权，肯定了对所有建筑物、林木栽培区和耕地的私有财产权，而不是公有财产权。吉尔吉斯人开始建造房屋了，在房屋附近培植果园，有时还开辟菜园和耕地。旷野上，到处星罗棋布地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田庄。不过游牧人仍然认为全部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而不

是个别人的财产，因此时常侵夺开垦了的土地，并且把它出租给别人，甚至夺走果园和建筑物……。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争吵。经营田庄者的财产毫无保障，他们尽管感到定居的好处，但宁愿当个一般的农民。

半游牧的人，自己过的是无定居的游牧生活，而把自己的耕地交给变穷了的亲戚或者雇佣来的雇农去耕作。这种人不是很认真要当农民，只是因为受了压迫，或因为选举时未得到任何职务，或由于跟亲戚们发生了争吵，目的是要对乡长进行报复。在选举时未能使自己人当上比伊、村长等职务的势力小的一派，通常就得承
386 受由敌对派的新任公职的人员所派给的各种苛捐杂税，因为那些人搞贿选花光了钱，现在就向失败者们勒索自己的费用。

戈列梅金征询意见的信的副本分别送发给了各县县长。不过县长们没有急于答复，比如普舍瓦尔县县长萨托夫上尉只是在8月1日才含糊其辞地作了以下的答复：在未进行试验以前，不可能对促使转为定居的措施作出结论！恰好跟要求他回答的东西背道而驰。

陶别男爵未等收到答复，就在5月27日往维尔纳发了电报："按照七河地区农民的标准，立即着手从吉尔吉斯各乡里划出所需的地段，在兵役方面给予三年的优惠，但是官家不给津贴和贷款"……。

用这样的优惠，自然是诱惑不了人的……。吉尔吉斯人想望能得到哪怕是给予俄国移民的那些优惠也好，也就是说，有补助金、贷款、拨给建筑用的木材、长期免税和不当兵。甚至连旧草原条例也比陶别要慷慨一些。显然，他本人对定居之事不表同情。

下令在这样很差的条件下建立五个新村：阿卜德拉赫曼诺夫卡（如前所述，已改称塔什提尤别）、捷明、塔雷齐诺、尼古拉耶夫斯科耶和克格塔。决定参照高加索的移民条例，在他们那里设置三

名民间法官，以便在诉讼事务中使他们不为敌对的游牧人所左右，因为这样的法庭具有乡法庭的权力。

吉尔吉斯人刚一获悉所期望的全部优惠只限于三年免除兵役时，马上就去表示拒绝定居。捷明村人提出的借口是，划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要求的那片土地。尼古拉耶夫斯科耶村人则借口不能跟亲戚们分离，不能抛弃原先的风俗习惯，而且原先打算当农民也是由于无知和误会，现在发现干不了农业这一行，然而随意游牧已经不行了，主要是妻子和儿女不想成为定居者，他们使人很不安静。塔雷齐诺村人拒绝定居的借口是，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要的那片土地，而且还是一片不宜于耕作的土地，他们的阿乌尔的首领（一个登记为吉尔吉斯人的萨尔特人）奥斯曼和卓采取了各种反对他们的措施，煽动殴斗，并且打死了他们中间的一人。县长对此补充说，游牧人恐吓自己的背弃者说，将要给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将会把清真寺改变成教堂。县长还提醒说，一月以前他派人给省长送去了有关凶杀案的记录，可是未收到任何答复①。 387

他在另一份787号报告的第44页上抱怨说，关于把恶毒的托戈拉克·霍真弟兄（即奥斯曼和马格祖姆）驱逐出境的事，他徒劳地请求了许多年。关于逃亡的和无家可归的萨尔特人、比伊奥斯曼的事，他报告过多次：(1)在1894年2月，(2)在1895年3月，(3)在1896年10月，(4)在1896年11月，(5)在1897年8月。最后，国民法院的特别会审法庭，因奥斯曼横行霸道之罪，于1897年11月17日判处他一个月的监禁。

省长拒绝驱逐出境，因此，当吉尔吉斯农民未退出吉尔吉斯村社时，他们的法院、使用土地以及婚姻生活都依然掌握在定居者的敌人手里。他接下去写道："我的权柄仅限于处以七天的关押和十五卢布罚款。在为吉尔吉斯农民从游牧土地夺取耕地这样重大

① 第64号卷宗，第39页。

的斗争时，我的那点儿权力对于吉尔吉斯村社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接着指出了一个乡长横行不法的实例。这个乡长带着一些骑手突然闯来，强行夺走了一个准备当农民的吉尔吉斯人的妻子，随即把她送给了自己的一名骑手。比伊发给她离婚证，并向娶这个离婚女人作妻子的人索取了一部分彩礼……。

还有克格塔人发生了这样一桩意外事件：8月29日，乡长把他们召集起来，带到土地委员会去。他在那里宣称，他们全都放弃份地，他们的呈文是因为选举前的倾轧引起来的。只有十户仍然愿意留作农民，然而不值得再为他们费心了……。

此后，在皮什彼克县又有688个帐户交来了六份呈文。但是，他们后来全都放弃了定居。因此，在这一个县里，在请求当农民的5,425口人，即1,085户中，只有三十七户，或者说185口人在塔什提尤别定居下来了。

随后，定居运动又在普舍瓦尔县进行。这里比皮什彼克县动得晚一些，然而马上就发生了流血事件……。1897年7月6日，谢米兹别尔乡的大约六百口人或者说一百二十个帐户申请去当农民。可是，因为全乡总共只有291个帐户，即是说，除了分出去的新农民外，只剩下171个帐户了，因此有人建议把乡完全撤销，把剩余下的帐户合并到毗邻的乡去。乡长本人对这样的撤销是完全
388 不愿意的，他的全体亲属的利益也同他一样将要遭受损失(因为选举中的获胜者已经主管了全部职务，并且把职务分给了亲属)，因而他们自然痛恨那些叛离者。乡长聚合了一个有150人的人群，其中有些人带有别旦式步枪，袭击并且洗劫了未来农民们的阿乌尔。战败者有十五人受了伤。省长只是在1898年2月28日才批准了省公署2月17日关于分给请愿者土地的议事录。当时，萨托夫上尉的处事态度十分奇怪。他委托那位乡长去向请愿者公布此事，并再次询问愿意改行当农民的人的意见，然后再执行上级的决

定。显然，该乡长运用了一切手段来阻挠工作。最后，只好把未来的农民们转调到另一个乡里去。末了，准许他们在自己选定的地方定居，而且把此事交给县长本人去执行。从那时候起，此事尽管有反复，还是平息下来了。萨托夫直到 1898 年 12 月都一直保持缄默，而且在 80 号卷宗里再没有资料可查了。

随后，有 98 个帐户在 1897 年 9 月里递交了呈文；在 11 月和 12 月里，又有 820 个帐户递交了呈文，其中有一百个帐户请求当哥萨克。不愿在试验前对促进定居的措施下结论的萨托夫，也不愿意进行这种试验，当他被委托再次去询问请愿者的意见时，就在自己的帮办布尔马托夫和警察巡官索宗托夫的协助下去办这件事，使所有请愿者都拒绝定居。呈文里通常写的是："财主们压迫穷人，向定居者征收的赋税比向游牧人征收的多，分给的土地却很少；而且乡长们敌视定居的人。因此，我们恳求把我们从游牧人口中转划到农民中去……。我们一定在各方面服从给农民制定的俄罗斯帝国的法律。"①另一些人写道："特惠满期以后，我们将同俄国农民一样，按轮到的次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②

如果申请者未指出他们选中用作新村的地址，县行政当局就答复说，没有适合他们用的空闲土地。要是指出地址来了，行政当局则推托说，这片土地不属于他们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全乡的（卷宗 166 号）；或者说，这片土地是别人的，只有一条灌溉渠，而且冬天无水（卷宗 151 号）；或者说，土地在别的乡里，申请人应当首先按规定手续转过去，也就是说，应该从自己的乡里得到离去证明书，从新的乡里取得接纳证明书。同时行政当局要征询外乡乡长 389
的意见，他那里是否有可供 450 个帐户定居用的空地（可是提出请求的只有四十个帐户）？自然，乡长害怕了，就去惊动全乡，因为这

① 第 117 号卷宗。

② 第 180 号卷宗。

里会失去上万俄亩土地。回答是明确的：没有那么多地（卷宗122号）。

只要是布尔马托夫或者索宗托夫（而且还带着与事情有关的乡长们）前来查问请愿者是否确实委托过人递交了呈文，是否坚持自己打算当农民的心愿，当天就会出现一张有下述内容的字条："我们深信不疑，对我们这些习惯于游牧生活的人来说，定居将是极不适合的，所以我们决定放弃转行……"（第180号），或者是这样的字条："无论我们或者我们的委托人都不愿意建立定居居民点，因为我们没有办这件事的资金。"

这里同时出笼了一些伪造票据，当事人刚一拒绝定居，票据马上就被销毁掉，还散布了有关使所有转当农民的人都改奉基督教的谣言。显然，基督教和农民这两个词的发音相近①，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还有一种谣言说吉尔吉斯女人不能穿裤子了。不知何故，这种谣言老是跟着索宗托夫传播开来！这样，在普舍瓦尔县里，在有5,190口人的1,038个帐户中，定居的连一户都没有！陶别男爵的批示是不可改变的："使拒绝定居的人返回原始状态中去……。"也就是说，在力求定居的10,615口人中，回到原始状态中去的就有10,430口人。结果是令人快慰的……。

锡尔河省的吉尔吉斯人，也跟随着七河省人开始请求"当庄稼人"了。但是，那些人干脆请求加入俄国人的新村，村长也让俄国人当，而不要自己的勒索者。省公署询问了此事在七河地区的进展情况，从那里得到的是一种含糊的回答。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在整个这次运动中，令人感到奇怪的一点是：只在那两个没有哥萨克市镇的县里，递交了一些申请书。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传说，要给哥萨克划拨土地，吉尔吉斯人就抢先占据好的地段呢？不管

① 俄文的"基督教"是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农民"是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两个词的读音相似。——译者

怎样，陶别男爵提供的微不足道的优惠，下级行政机关对这件看来将花费气力和心血的事情明显地不愿支持，这就在最初的萌芽时期里把运动扼杀了。那时能把格罗杰科夫派去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七河省各县县长们的答复吧[1]。维尔纳县的县长写道，随着俄罗斯人和哥萨克居民点的发展，他那个县的吉 390
尔吉斯人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很少发现有一个不从事农业的帐户主人。因此，土地和水的问题都很尖锐。认识到定居有好处了，建造定居居民点使畜牧业受到了限制。吉尔吉斯人缴纳的赋税并不比农民少。他们只给自己修造冬季居住的房屋，夏天就走了。县里有四百五十幢这样的房屋，在维尔纳市有六十六幢，在扎伊采夫斯科耶村有六幢。此地多半是恰拉-哥〔哈〕萨克人，也就是吉尔吉斯人同萨尔特人通婚后生的混血种人。可以作为鼓励措施的有：在各乡和各阿乌尔之间划出土地的界限；划定即使没有份地而只为建造冬季用房的新村的界线，但是不给兵役方面的优惠，以免有些人以定居为借口而逃避兵役。

皮什彼克县的县长写道，应该支持运动，给定居者建立特别法院，保护他们不受乡的欺压；应当供给农具和种子，但不给资金；应使他们和现有的儿子免服兵役。军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损失，因为这都是些极为虚弱和吓破了胆的人。给每一口人分五俄亩耕地，牧场则同游牧人一起共用。给予免税十年的优惠，然后让两代人缴纳一半的赋税，即每俄亩交二十五戈比。在他的县里，5月1日又有160个帐户请求定居，但同时要求在山里给他们划拨供冬季牧地和夏季牧地用的地段。1897年11月22日，他对此点补充报告说，游牧人对愿意定居的人进行报复：不给他们设置仲裁法庭，而且比伊在审理案子时，总是使他们的对方（游牧民）胜诉。妻子离开他们逃走了，办理离婚的事却操在敌对一派的比伊手中。根

① 第70号卷宗。

据法律，县长不能干预此事，因为从形式方面看，一切都是照规章办的；他们不听从训诫。

科帕尔县的县长写道，只有穷人和跑到这里来逃避兵役的鞑靼人的后裔才坚决要求定居，而且也只是在他们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才要求定居，他们本身则已超过兵役年龄了。新草原条例第125条规定，对于建筑物和栽植区可以有继承权，在这一规定的影响下，在一些冬季牧地上建造了许多房屋。也有一些新村的居民已经不过无定居的游牧生活了，但他们没有合乎规定的份地。鼓励措施是：给这些新村拨划出可耕份地的界限，保留他们现在缴纳的、跟游牧人一样的赋税(比农民缴纳得少些)，并且给予免服兵役的长期优惠。

列普辛斯克县的县长写道，迄今吉尔吉斯人因经商而转为市
391 民的情形极少。也有报名加入哥萨克村社的，只有那些受了基督教洗礼的人才登记加入农民村社。许多人因为没有牲畜，没报名加入，他们只不过是居住在俄罗斯人的新村和市镇附近。这些人全都是做贼的贾塔克人。吉尔吉斯人只在冬季牧地附近从事农业，夏天就迁走了。但是，在冬季牧地，各乡来的人都混杂在一起，没有固定的份地。鼓励措施是：划定适合作新村用的地界，每口人十俄亩；牧场则同游牧人一起共用；给予折半纳税五年的优惠；给予所有转为定居的现有人口终身免服兵役的优惠；要求立即建住房，兴庄园；要强制贾塔克人转为定居，发给他们购买农具的补助金，要不然他们就游手好闲，而且专搞偷窃活动。

普舍瓦尔县的县长写道，迄今只有两个村社(其中有谢米兹别尔村社)真心愿意定居。但是，“我确信，这不是别的，而是在选举中失败了的一派的号叫。在这一派里，对另一派的仇恨尚未平息下来”。在试验之前，他不可能提出什么鼓励措施……。

贾尔肯特县的县长(萨波日尼科夫中校)写道，没有驮畜是渴

望定居的原因。伊金恰们是单独落户的。"定居生活必定要收缩畜牧业，这未必是好事"。游牧生活方式有助于健康。份地的定额不能确定。很难决定，吉尔吉斯人干哪一行更为有利——是畜牧业呢或是农业？1889 年，在离贾尔肯特三十俄里的地方曾经给东干人拨了一千俄亩可耕地和两百俄亩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但是发生了地震，出现了地下水，庄稼长不出来。检查表明，东干人撒谎，把灾祸说成是地震引起的。其实以前地底下就有水，然而他们自己没有很好地检查地段。给塔兰奇人①也分拨了土地，这些地是从吉尔吉斯人那里划出来的。但是这里也歉收和欠税，因为灌溉设施少，役畜少，农具不好。分地之前没有灌溉渠道，而塔兰奇人自己无力修渠。"帮助定居为时尚早"。从吉尔吉斯人手里收回冬季牧地作定居用，认为定居的人比游牧人好——是不适当的，而且结果定会导致"吉尔吉斯人将不能放弃漫游无定的生活方式"。因此，没有提出鼓励定居的措施。

姑且不谈萨波日尼科夫所发表的意见与上级政府的意向背道而驰，他的这些意见还犯有逻辑上的毛病：如果我们从游牧人手中收回土地，把它交给定居者，并将以各种特优待遇鼓励他们，那末 392
吉尔吉斯人将仍旧是游牧人，——这真是一种非常古怪离奇的推论……。

我们在前面说过，1895 年以前，俄罗斯农民的人口在锡尔河省达到了 15,330 人；在撒马尔罕省的四个新村，在费尔干纳省的两个新村，又加了 2,185 口人，共计 17,515 口人。由于已经把七河地区合并过来，我们认为在这里追述一下俄国移民的进展情况是有益的。

1847 年，按照向中亚纵深推进的总计划，建立了谢尔基奥波

① 十八世纪自新疆迁往俄国境内的一些维吾尔人。塔兰奇意即农人（种麦之人）。——译者

利哥萨克镇，哥萨克新村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连成了一条线。1853年和1855年占领了外伊犁边区。1854年修建了维尔纳工事。自1847年起到1860年止，哥萨克防线有十四个新村，到1867年有了将近一万五千名哥萨克，1869年来了大约三百户农民。到1882年，他们已经有1,718户、13,617口人。从1882年起到1894年止的十二年内，俄罗斯居民在这里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即：市民17,843人，农民17,698人，哥萨克5,387人，退役人员1,671人；军队增加了3,161人(总共实有6,912人)；整个增加额共为45,760人。如果自然增加额以一百人的百分之三计算，那末，在最后这个数字里，除退役人员和军队外，有14,748人应当算是出生人口，军队和退役者是4,832人，外来移民是26,180人。1895年，在七河地区的哥萨克军队里，仅男性人口就算出有13,746人，他们占有555,944俄亩土地。只在南方的皮什彼克县和普舍瓦尔县没有哥萨克村镇。也就是说，农民将近31,315人，而且还要加上土耳其斯坦的农民48,830人。空闲土地几乎各处都开垦完了。

随着俄罗斯居民的增加，学校也发展了。1896年以前，在土耳其斯坦边区有102所学校，4,486名学生，在七河地区则有九十所学校，4,906名学生。

从1889年起到1894年止的六年内，土耳其斯坦总督辖区范围内的收支确定的总额如下(不计戈比)：

年	收　入	支　出	赤　字
1889	5,212,853 卢布	9,580,643 卢布	4,367,790 卢布
1890	5,410,337 卢布	8,751,184 卢布	3,340,847 卢布
1891	5,768,131 卢布	9,114,778 卢布	3,346,647 卢布
1892	5,894,737 卢布	9,502,467 卢布	3,607,730 卢布
1893	6,195,367 卢布	9,621,058 卢布	3,425,691 卢布
1894	6,041,575 卢布	10,078,832 卢布	4,037,257 卢布

在七河省，1897 年收入 1,427,480 卢布，支出 2,028,921 卢布；赤字是 601,441 卢布。

弗列夫斯基男爵治理的最后一年，由于在撒马尔罕省的品吉 393
肯特城外的一个叫安佐勃的小山村里出现鼠疫，情况不妙。1897 年在伊季亚鼠疫猖獗，很难猜测这种病是怎样从伊季亚传染到这里的。亚历山大·奥利坚布尔格斯基亲王领导下的鼠疫防治队，看来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把传染病带进我国境内。为了帮助国境警卫队维持检疫线，甚至把一团哥萨克从阿斯特拉罕调到阿姆河来了。绝对禁止输入一切破布和穿过的衣服，但是仍然爆发了灾难。亲王是 1898 年到撒马尔罕来的，由于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传染病被阻隔在安佐勃。经过医生们的努力，就在安佐勃把传染病制止下去了。

安佐勃有 388 口人，他们当中死掉了 232 人，只剩了 156 人。最后一名病人是 10 月 26 日送来的，而且只是在这天的前夕，即 10 月 25 日，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奥利坚布尔格斯基亲王才抵达撒马尔罕。这时候，流行病实际上已经停止发展了……。

11 月 25 日，安佐勃被宣布为安全区。吃奶的孩子不闹病了，而且本来也只是从六岁起的孩子才受传染。二十年前，在安佐勃曾经发生过某种类似的病症，但是没有死人。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病是地域性的，是地方病。这一次是这样开始发病的：有个老太婆到邻村的一户人家去洗衣服，她在那里时，那家人的母亲和两个儿子当即发病死去。老太婆回到了安佐勃，也病倒了。于是人们开始相继死去了……。人们把老太婆挖出来进行了检查，看她是否象埋进去的时候那样躺着……，结果发现——不是那个样子。这种变位的原因，是由于把尸体裹在长条尸布里，埋早了，因此腐烂的气体改变了尸体的状态。可是，老百姓推测，这意味着老太婆走出墓穴咬人来了。人们敲掉了她的全部牙齿，使之不能咬人，折断

了膝盖以下的小腿，使之不能行走。但是，这样干了以后，在那些收拾女尸的人中，马上就死了三十人……。于是，人们再次把老太婆挖了出来，把她包缝在山羊皮里，而且扔进河里。但是这具女尸卡在河里的石滩上了……，人们又把她拖了上来埋在岸上。

我们的医生们在安佐勃烧光了所有的被子、卧具、枕头、内衣和长袍，全部发给新的。从撒马尔罕运来了大约六万普特石灰，把房屋里里外外都刷白了，毫不吝惜地用石灰水和升汞把家具冲洗了一番。用一俄石石灰撒了墓地，在上面铺了一层土，用石板盖上，为了使坟墓不会从陡坡上倾塌下来，修筑了一些挡土墙，结果很好。

第十六章

帕米尔问题。欧洲旅行家。角逐。帕米尔是什么：是世界屋脊还是天国？军事侦察。邻国的权利。自然界的贫乏。俄国抗议侵占罗善和什克南。英国的威望。以眼还眼。坎巨提。1891 年弗列夫斯基的阿赖之行。暗探埃利奥特，扬哈斯本和杰维森。约诺夫翻越兴都库什山。驱逐扬哈斯本去中国。杰维森被俘。他在西姆拉的乖戾行为。哥萨克少尉卡尔金的侦察班。费尔干纳的风潮。坎巨提的使节。中国人的要求。1884 年马尔格兰议定书第三条。罗津巴赫有关修改的请求。弗列夫斯基和参谋总部的观点。划界草案。彼得堡的几次特别会议。志愿兵小分队在帕米尔。中国人在郎库里湖。1892 年的帕米尔部队。7 月 12 日在阿尔楚尔河上同阿富汗人的武装冲突。帕米尔哨所。英国人又在眼前闪现。基尔斯的短简。奥勃鲁乔夫的复信。斯塔阿利同罗斯伯里和金伯利勋爵的谈判。关于为达尔瓦兹补偿布哈拉的问题。1893 年侦察罗善。同中国的协定。1894 年的帕米尔部队。侦察什克南。爱好和平的齐射。占领阿富汗的工事。阿富汗人撤过喷赤河。1895 年的混合勘界委员会。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将军和热拉尔将军。秘密指令。殷勤招待英国人。阿富汗人只是到场默默地在议定书上签字。边界争执。荒漠里有音乐伴奏的筵席。勘界结果。维纽科夫談我们的外交官。中国对边界的理解。

到九十年代初，帕米尔问题已经成熟。我们切盼控制住我们的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不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他们完全臣服。这就把我们也引向了帕米尔。帕米尔从前是浩罕国

的一部分，因而随着汗国归并于俄国，帕米尔也理应是我们的。这块人们不太知晓的地方，吸引了许多科学考察家。1837 年第一个深入这里的是伯恩斯派遣的英军伍德中尉。随后，我们的自然科学家菲德钦科于 1871 年从阿赖深入此地。

1874 年福赛思的喀什噶尔代表团中的特罗特、戈登和斯托利奇卡带着一支四十人的卫队，由东边从英吉沙深入到了这里。1876 年在斯科别列夫的阿赖考察时期，维特根施泰因公爵的快速部队把卡拉吉尔吉斯人一直赶到了帕米尔的喀拉湖。此后来过的考察家是科斯坚科、库罗巴特金、博恩斯多夫、穆什克托夫、谢维尔佐夫、伊凡诺夫、普佳塔、宾杰尔斯基、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有些人到了兴都库什山的山坡跟前。

395 绝妙的是，在俄国人以前，谁也未曾注意过这块地方。俄国人去帕米尔是出于纯粹的求知欲，因为这块一万二千英尺的险峻高地几乎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贫瘠荒漠。但是，俄国人一出现，中国人、阿富汗人、甚至英国人也都马上一个接一个地到这里来了。中国人开始朝这边架设电报设施，并于1893年架到了喀什噶尔。阿富汗人在相隔不远的恰尔省集结了一万四千名步兵和二千八百名骑兵。我们可以与之抗衡的只有克尔基的二千六百名步兵和骑兵，就连那里的工事也只是准备对付布哈拉人的，用它来对付阿富汗人则不适用。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塔什干的增援得一个月以后才能赶到。弗列夫斯基年年坚持要把撒马尔罕铁路延长到费尔干纳和塔什干。只是到了1895年才就此事下达了圣旨，1898 年才付诸实行。

从 1883 年阿富汗人占领罗善和什克南时起，英国人就开始来帕米尔旅行。第一个深入到这里来的是拉达克的监护官伊莱亚斯，他到了郎库里湖，甚至准备攀登阿赖山……。1886 年到这里来的是洛克哈特勋爵。1889 年来的是扬哈斯本①。1891 年，这位

① 旧译荣赫鹏或扬哈斯班。——译者

扬哈斯本又和杰维森一起来过。1895年，来过一个叫皮奇的人，他扬言是路过帕米尔到克什米尔去打猎的，因为这比在英国的家里打猎花费的钱少些，在英国打猎得花费很大的开支去招待客人。其实他是马德拉斯轻骑兵第三团的一名中尉，通过俄语考试后，奉派从伦敦出发，由陆路经中亚前往印度。

因为皮奇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在塔什干出现的原因，所以大家自然就认为他是间谍。只不过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可窥察的，因为我们没有秘密。

帕米尔是四条山脉（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天山和它们之中不太重要的伊朗高原）的一个山结。天山的余脉，即阿尔泰山和斯塔诺夫山脉，沿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堪察加。帕米尔是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山地高原，上面高山纵横，其间有一些山谷，受到许多水量充足的河溪的灌溉；这里还有不少湖泊。阿姆河发源于此。可分为大帕米尔和小帕米尔，以及以湖泊的名称命名的郎库里帕米尔和雅什里帕米尔。塔赫都满帕米尔在坎巨提边界附近。最后，在巴达克山有“帕米鲁舒埃”。所有这些叫法都是相当随便的。

由于有四个斜坡，宛若屋脊斜面，从帕米尔伸往土耳其斯坦、中国、伊朗和印度，因而产生了一种推测，认为名称本身的含义就 396
是“世界屋脊”，并且认为人类本来就是从这里开始分别迁往四个国家去的。然而在波斯语里，屋顶一词是“巴姆”，而“米尔”一词的意思是公爵。由此又产生了一种说法，说“巴米-米尔”是公爵的屋顶。读音并不相象，显然，这种译法不对头。如果我们把这个合成词译成下面的词语，就比较近乎情理：“帕”——脚印、台座，“米尔”——公爵、长官。由此可以认为，“帕伊米尔”就是公爵的脚印、公爵的封邑。也许可以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众生的始祖亚当在这里获得了封邑，这里曾设有他的台座、府邸，留下了他的脚印，因此这里曾经是天国。大概，英国人是以这种译法为准的，他们在

帕米尔南部就找到了天国的遗迹，因而无论如何也不愿把这种稀有的珍品全部让给我们！按照他们的看法，从前这儿是一个大海环绕的平地，这海包括里海和咸海。后来，这块地方开始上升，大海退走。地区的上升带来了寒冷，人离开了，剩下一块寒气逼人的荒漠。

第一次军事侦察是1876年斯科别列夫的阿赖考察。在此次考察中，科斯坚科上校往南走到了喀拉湖，发现了乌兹巴尔通道，库罗巴特金大尉则往东深入到了阿克苏河彼岸。随后，谢维尔佐夫的帕米尔科学考察团于1878年考察了郎库里湖和雅什里湖的水域。1881—1883年，列格利医生深入到了什克南。他是到那里去的第一个欧洲人。1883年在切尔尼亚耶夫时期，往帕米尔派去了普佳塔考察团。1894年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到过这里。1889-90年彼夫佐夫和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上校的军事考察团被困在雪里九个月，并在阿尔登塔格山（金山）找到了黄金矿迹。但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未能深入罗善和什克南的腹地。

这样一来，许多考察团对这个在此以前无人知晓的地方作了相当多的阐述，使帕米尔远近驰名。其实，帕米尔几乎是无人居住的、贫瘠而又寒冷的荒漠，几条平行的山岭横贯境内。山岭之间的山谷里流着几条小河，汇成阿姆河的源头。有些地方，河流漫出岸边而形成湖泊，再往前流时，已经用别的名称了。甚至山谷也平均高达一万一千英尺。

一千零五十名黑吉尔吉斯人或称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在阿姆河的上游地带（喷赤河及其支流）游牧。他们从这一带出发，经天山游牧到费尔干纳和七河地区。占据帕米尔山谷的是土著塔吉克人或称加利恰人（十叶派教徒），他们建立了一些小块领地：喀拉提锦、达尔瓦兹、罗善、什克南、瓦汉、萨雷阔勒、坎巨提和奇特拉尔。在我
397 国领土的罗善乡只有二百五十名塔吉克人居住。在我们的各个帕

米尔的广阔地区里，共计只有居民 1,300 人！属于中国的只有萨雷阔勒；属于布哈拉的有喀拉提锦、达尔瓦兹、罗善、什克南和瓦汉。但是，英国人在 1883 年建议阿富汗人违背 1873 年同俄国签订的条约，占领后面三个汗国，根据该条约规定，喷赤河应该是国界。这样一来，阿富汗人靠占领布哈拉的领土抵补了它同英国人作战失利后所丧失的部分领土。

于是，除了中国和布哈拉之外，阿富汗人在攫取了罗善、什克南和瓦汉以后，也在帕米尔营巢了。帕米尔的其余很大一部分从前属于浩罕汗国，也就是说，由俄国继承下来了。

比康斯菲尔德所划的科学界线，其目的就在于占领所有通往兴都库什山的山口和通道，继而越过这些山口和通道，把它们置于自己先头部队的后面。这条科学界线使英国人迅速同俄国迎面对峙。

我们的帕米尔部分直到佐尔库里湖①（即维多利亚湖），完全是一片荒漠，只有极少量的吉尔吉斯人居住。没有树木，在狭窄的山谷里，生长的不是牧草，而是香蒲和柳叶菜；驼绒蒿丛和洋苏木丛可用作燃料。在死气沉沉的狭窄谷地里，生长着羽茅，羼羊群就在这里的草地上吃草，在羼羊群附近，当然也栖居着狼群。就人种学和文化方面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里有几条通往兴都库什山的道路……。

划定界线的事，是由我们的人同阿富汗人、甚至同钻进各帕的英国人发生一系列冲突而引起的。我们已经说过，阿富汗人占领了毗邻帕米尔的两个半依附于布哈拉的伯克领地（或称汗国）：罗善和什克南。这样的邻国，当然叫人感到很不痛快，因为阿富汗对我们抱公开敌视的态度。我们要从旁经过这些居于帕米尔侧翼、并且扼守着兴都库什山北方通道的领地。基于 1873 年的条约，我

① 汉文史料译作萨雷库里湖。——译者

们也不能承认这样的占领，依据条约，这些领地是留给布哈拉的。我国政府曾在1884年对这样的占领提出过抗议，英国承认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然而，到1894年为止，英国完全没有劝说阿富汗人撤离所占领的省份。我们也未特别坚持，因为当时由于外里海省的勘界发生了新的麻烦，库什卡和祖利法加尔的问题甚至引起了
398 武装冲突。因此，帕米尔问题几乎搁置了十年之久。我们中断了时效……。应当在帕米尔有一支相当独立的部队，由一位精力相当充沛的指挥官带领。约诺夫上校就是这样的指挥官。占领什克南一年后，即1884年，什克南的一个代表团来到马尔格兰，请求帮助对付阿富汗人。那时曾拒绝给他们帮助，但当1885年费尔干纳发生风潮，并发现僭称为王者杰尔维什汗通过罗善获得阿富汗人的金钱援助时，我们就有权不象以前那样消极对待阿富汗的前哨了。

应当指出，英国人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威信，用占领某个汗国来回报我们的每次征服，不是亲自去占领，就是借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之手去占领。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负有从北面和东面保卫不列颠领地的崇高使命。因为我们征服了希瓦和浩罕，他们就夺取了克拉特和基达，把从来不属于阿富汗人的瓦汉和巴达克山让给了阿富汗人。我们占领了格奥克-捷佩，他们就夺走阿富汗的部分领土。我们占领了麦尔夫，他们就把阿富汗的哨所推向罗善和什克南。我们占领了帕米尔，他们就把克什米尔人移往坎巨提，把帕米尔以南的独立汗国奇特拉尔和雅辛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而当俄国人得以让阿富汗人撤出罗善和什克南时，英国人就把恰菲里斯坦让给阿富汗人，自己则占领了奇特拉尔和斯瓦特。

在十分醉心于中立地带或中立地区、后来则是安全缓冲体系的时代里，阿富汗就被用来起这种缓冲作用。在英国议会里，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阿富汗摆脱自己的中立地位而去进攻布哈

拉或者甚至进犯俄国，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英国是否有义务劝阻阿富汗人不这么干，甚至强行阻止呢？格拉德斯通回答说，英国不承担这样的义务，而且只能局限于友好的规劝；我们的外交代表认为，此项声明就是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也就宣布了行动自由和放开手干的政策。两个强国就这样各自迈开步伐迎头相撞。优势暂时在英国方面，因为它占据着繁荣而又人烟稠密的山谷，而我们占据的是荒野和沙漠……。但是谁将是最后笑的人，还是个问题……。关于帕米尔，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然而，印度政府企求实现马克-格列戈尔计划（沿兴都库什山脉划界）的倾向，迫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边并采取防御措施。

1890 年，我们得知英国人正从斯利那加到毗邻克什米尔北角的吉尔吉特开一条全长一百六十英里的山路。显然，他们正在悄 399
悄地走进坎巨提。这个从未从属过谁的，即独立的小领地，也从南边与我们的帕米尔接壤。就占领它而言，我们与英国人的权利一样，也就是说，在实质上和道义上都没有任何权利。

干这种事情，英国人是不会难为情的，尤其是对付弱小国家。1886 年，他们派遣洛克哈特勋爵以使者身份，带着赠给谢费杰尔·阿里汗的丰盛礼品，前往坎巨提。洛克哈特给人留下了恰如其分的印象，到了瓦汉，并经由奇特拉尔返回印度。1889 年，英国的扬哈斯本大尉来到坎巨提，而且花了一万五千卢比（约九千卢布）同谢费杰尔·阿里汗签订了关于坎巨提从属东印度政府的条约。

坎巨提的暴民奋起反对自己的汗王，因为他把自己的人民那样廉价地出卖给了英国。当俄国旅行家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顺路来到这里时，坎巨提人请求他接纳他们加入俄国国籍……。1890 年，他在叶尔羌遇见了扬哈斯本。扬哈斯本告诉他，坎巨提汗王对访问印度的邀请答复说："我和我的伟大庇护者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都不会到印度去"。

英国出于威望的要求进行了报复，杜兰德中校就在1891年指挥克什米尔军队迅速占领了无人照管的地区……。

我们知道这一反对坎巨提的阴谋，而且采取了某些措施，以防万一。7月8日，一支由一名校官、七名尉官、一名医生、一名地形测绘员、八十名志愿兵和三十三名哥萨克组成的部队出动去侦察帕米尔。弗列夫斯基本人带着一支由半连哥萨克组成的卫队，于1891年7月16日从他的奇姆干夏季官邸出发前往阿赖盆地，经纳曼干、安集延、奥希和古里察到达伊尔克什塔姆。来自彼得堡的旅行家戈利增公爵，带着由八名魁梧的近卫军军士组成的卫队和一大堆行李，在奥希同弗列夫斯基会合。随同戈利增公爵一起来的，还有完全未带行李的英国使馆秘书埃利奥特。此人装成打算同戈利增一起经喀什噶尔去印度，实际上，却寸步不离弗列夫斯基，而且跟他一起返回……。显然，这是个暗探。

跟踪帕米尔部队的还有两个英国人：扬哈斯本大尉和杰维森中尉。近卫军龙骑兵大尉扬哈斯本是一位勇敢的和不知疲倦的旅
400 行家。1886年，他同詹姆斯先生一道从加尔各答到了北京，从北京到了北满，然后返回北京。接着，他又独自一人带着一名中国仆人，再次经满洲、大戈壁到哈密、吐鲁番和喀什噶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返回印度。从北京起程后，历时七个月，在此期间走了将近七千英里；1889年，他朝萨雷阔勒方向步行去帕米尔。1890年，他以使者身份到了坎巨提。他给俄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俄国人不得不给他制造一点小小的麻烦。

我们的喀什噶尔领事、五等文官彼得罗夫斯基，向当时的费尔干纳省长科罗利科夫将军报告说，扬哈斯本大尉已从喀什噶尔动身跟踪约诺夫上校的侦察，杰维森中尉则跟着其余的帕米尔部队动身前往驻扎有一连志愿兵的阿尔楚尔河去了。科罗利科夫给约诺夫送去一道书面命令说，如果这些英国人没有我国政府发给的

访问帕米尔的许可证，那就把他们打发到中国那边去。当公文还在途中时，约诺夫已绕过喀拉湖。他派步兵到雅什里湖去，自己带着哥萨克沿中国边界往南。他在伊希-布拉克河和伊斯蒂克河遇到两个中国哨所，并在阿克苏河碰到了从雅什里返回来的张鸿畴大人的骑兵斥候，他们是同我们的志愿兵一起去雅什里的。和张大人分手以后，约诺夫带着三十名哥萨克和六名骑马的志愿兵前往布才拱巴什。他在此地留下了十名哥萨克和供归途使用的储备物资，自己带着其余的人前往兴都库什山。随他一起去的有两名军官、一名医生和地形测绘员宾杰尔斯基。他从布才拱巴什沿瓦汉河下行三十五俄里，对着卡拉巴尔山口（从那时起，卡拉巴尔山口就被命名为约诺夫山口）折向兴都库什山，翻过山岭，进入雅辛汗国，走到属于印度河流域的雅辛河，然后从另一条路返回，穿过达尔科特冰川（与兴都库什山平行的一条山脉），再次登上兴都库什山，沿巴罗基利山口下到瓦汉河，旁经阿富汗的萨尔霍德炮台返回布才拱巴什。约诺夫山口高一万五千英尺，不象我们阿赖山口那样难于攀登。从印度那边甚至不易看出巴罗基利山口，所以土著就把整个地区叫做杰什季，即荒漠。不易看出的原因是整个盆地很高，达一万二千英尺，而山口只比盆地高三千英尺；从我们这边看，山口就显得高得多。

约诺夫返回布才拱巴什以后，在这里看到了一些穿红制服的人，原来是扬哈斯本卫队里的廓尔喀人。卫队由十八人组成。彼 401
此认识以后，一起在约诺夫那里吃了饭。约诺夫完全没想到要客人出示通行证，十分确信他的口头保证：他是从喀什噶尔经瓦汉返回印度。

不过，扬哈斯本十分惊讶，当他问："您是怎样从南边来的呢？"约诺夫回答说："我们走到了兴都库什山的那边"。他又问："难道那里有路吗？"回答说："甚至有两条路。"

我们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是国际财产，就把宾杰尔斯基的平面测绘图拿给他看。他对这些测绘图备加赞赏。彼此象好朋友一样分手了。我们的人朝阿尔楚尔河走了，他却在原处等候杰维森。三天后，接到科罗利科夫送来的把英国人送出国境的命令。尽管风雪交加，约诺夫还是返回去了。8月17日深夜，我们的人好容易到达布才拱巴什，在那里找到了扬哈斯本的帐篷。他已经躺下睡觉，得知是俄国人来了，便邀请约诺夫到自己的帐篷里去。不过，约诺夫未接受友好邀请，并且说明自己是因公前来的。扬哈斯本穿好衣服后，约诺夫才走进他的帐篷，宣布自己所担负的、令人不太愉快的任务。英国人本来拒绝服从这样的命令，而且提出了抗议。约诺夫回答他说："怎么办呢？你们是十八个人，我有二十六个人……。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也会按同样办法来对付我的……。如果您以近卫军骑兵的荣誉保证，将在一昼夜内经瓦吉尔山口，沿着通往中国的塔什-库尔干的路跨过边界，并且不会经米赫曼-尤尔山口、维伊克山口、萨雷-科鲁姆山口（他列举了将近十二个山口）再返回来的话，我，大概不会用武力把您驱逐出去"。扬哈斯本接受了这个条件，而且用法文写了一张下述内容的字据："我（某某、某某人）依照俄国政府下达约诺夫上校的指令，保证于明天，即8月18日转往中国领土，保证不从下述山口（列举了十二个山口的名字）返回俄国境内。特此被迫保证，并对该项指令提出抗议。"毫无疑问，大尉不爽毫厘地履行了诺言，虽然是非自愿的。对这一点，我们的人谁都不怀疑，因为他给人的印象十分正派。

他的伙伴杰维森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约诺夫在阿尔楚尔河，在我们志愿兵的近旁，碰见了同中国步哨在一起的杰维森。这位衣着破旧、萎靡不振的先生硬说他和护送他的几个中国人走迷了路，而且由于误会，不清楚边界状况，就误入了俄国国境，没有料到这里是俄国的土地。让卫队把这个模样象勤务兵的漂泊者护送

402

到中国那边去吧，那对他是尊敬过份，而且也有困难，因为哥萨克的坐骑都累乏了。要象相信扬哈斯本一样相信他的话吧，又有些冒险。因此约诺夫就把他扣留在部队里，把他带到了费尔干纳……，勒令那几个中国人立即收拾行装滚回去。他们行礼道歉以后，马上就照办了。

1896 年勘分帕米尔界线时，俄国人曾有机会同英国人相逢，当话题谈及扬哈斯本这次事件时，他们把它称之为“不愉快的回忆”。当然是不愉快的。

不过，我们的外交部认为，土耳其斯坦行政当局的此项命令是错误的，因为尚未划定边界……。8 月 30 日，约诺夫返回马尔格兰，无论在阿赖或在这里都没有碰见弗列夫斯基。

对杰维森的怀疑后来得到了证实。他从喀什噶尔动身时，显然未带行李，没有估计到要走这么远的路，也没有料到七月里会有大风雪。约诺夫在途中供应他膳食，在马尔格兰供给他衣服，甚至临行时还送给他路费，随后就打发他经伊尔克什塔姆去喀什噶尔。

在西姆拉，总督奉行了欢迎他的盛大宴会。杰维森大概没有什么体面的衣服可穿，可是太太们和所有应邀赴宴的人，象通常参加舞会一样打扮得很漂亮。他们等了杰维森很长时间。突然，他脚穿切姆巴尔皮鞋、身着吉尔吉斯长袍来了，他为自己的穿着表示歉意，并且宣称他再无别的衣服可穿了，因为俄国人抢劫了他。法国旅行家蓬桑伯爵①也应邀来观看“从你们的俄国朋友那里归来的”军官，他感到极为伤心……。

当时，中国乌鲁克恰提工事的指挥官带着卫队到伊尔克什塔姆来找弗列夫斯基男爵，献了一些礼品，并对礼品菲薄表示歉意。

---

① 1890 年他访问了费尔干纳和帕米尔，1891 年他想到吉尔吉特去，但是英国人不让他到那里去。他在坎巨提得了霍乱病，扬哈斯本救了他。扬哈斯本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亲自给他按摩身体，使他恢复了知觉。

他受到十分亲切的接待，让自己的小队接受检阅，进行操练，一般说来，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操练；但对总督亲临边界的原因一点也没
403 探听到。

8月9日，弗列夫斯基男爵起程沿克孜勒河前往阿赖。动身前夕，曾派卡尔金少尉带一名哥萨克和一名作向导的骑手，前往帕米尔寻找约诺夫，并从他那里带回最新消息。

8月11日，卡尔金找到了约诺夫，并在16日那天，也就是第九天，在山里走了八百五十俄里路以后，返回考察团。当人们问他，这次旅行花了多少钱时，他回答说三个卢布……，一只不好的绵羊花了整整两个卢布，——真遗憾……。后来只吃黑面包加白水。

8月23日，弗列夫斯基男爵收到费尔干纳发生新风潮的情报：一个四十人的匪帮，在纳曼干县袭击了一名俄国土地测量员。测量员掏出手枪吓唬了一下，袭击者就退走了。可是他们在夜里袭击了附近一个村庄，抢走了马匹，然后转往阿萨卡城的方向去了。领头的是冒充已故胡多亚尔汗的堂兄弟的某个阿卜杜拉赫曼汗，他号召奋起反对俄国人，指望复兴汗国和登上已废除的王位。只抓到了匪帮中的一个从犯。他没有供出任何人来，矢口说，他不认识任何人，自己也是被强迫抓进匪帮里去的。匪徒们四散逃跑，无影无踪了。

弗列夫斯基男爵急忙从阿赖返回，到了马尔格兰县乌奇-库尔干附近的军营。坎巨提使者在这里拜会了他，请求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以反对英国人。他们认为首次给一百支别旦式步枪和两门山炮就够了。对这样的请求，我们自然要拒绝，并向使者们阐明，说俄国和英国几乎控制着地球的一半地方，两国之间的冲突会给千百万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因此俄国宁愿跟英国保持友好与和睦。但是，按惯例馈赠了使者，让他们观看了军队的演习，为

他们举行了盛大宴会。当弗列夫斯基为皇上的健康举杯祝酒时，几营官兵发出的整齐的"乌拉"声，惊得坎巨提人扑地跪拜起来！他们中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后来对比着发表了如下的看法："英国军队是用金钱雇佣来的，一个营里大约有四个真正的英国人，其余的人是用钱买来的恶棍。英国人刚占领一块新地方，马上就修筑要塞，杜门不出，叮叮当当地撞击着武器踱来踱去。你们的军队全是俄国人，我们在你们的土地上无论走过多少地方，都没有看到 404
要塞，可见你们是坚强的人民，你们挺身保卫着自己的土地！"赠送给使者们六支别旦式卡宾枪和一些弹药，以防吉尔吉斯人的袭击。

8月26日，弗列夫斯基男爵返抵马尔格兰，27日启程去塔什干。他对阿赖的侦察到此结束。

在约诺夫走过的所有山口上，都立下了用石头作的角锥形标志，上面刻着俄国部队路过那里的月份和日期。

驱逐扬哈斯本和逮捕杰维森，在喀什噶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英国人曾使中国人确信，帕米尔归中国和阿富汗两家平分。他们指望这样能堵住我们通向克什米尔和恰菲里斯坦的道路，现在看来，我们也完全不想放弃帕米尔。此外，我们找到了英国人到那时为止还不知道的巴伊-卡拉山口，这就使我们除了从库什卡经赫拉特、从克尔基和克利弗经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的两条路以外，还能利用经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的第三条道路……。

应当指出，开始进行侦察活动，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帕米尔提出了要求。而他们的要求只是从1884年才提出的，当时在麦金斯基少将签订的勘界议定书①第三条里，有句话相当含糊不清。议定书把我们同中国的界线自伊尔克什塔姆划至乌孜别里山口后说，往下"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① 指1884年6月3日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又称《喀什噶尔西北界约》。——译者

这样一来，在两国边界的中间出现了一块不属于谁的楔形地带。中国人利用了这一点，马上往郎库里湖派出了步哨，那里有一些在帕米尔是独一无二的富饶牧场。罗津巴赫察觉了麦金斯基的这一失误，并于 1894 年 8 月 15 日致电外交大臣，请求对马尔格兰条约第三条作如下补充，即中国界线自乌孜别里起一直往南，绕行到郎库里湖以东，接着沿萨雷阔勒岭直到坎巨提的东部边境地带。这就更合理了，因为我们的吉尔吉斯人夏天要换地游牧到湖的附近，而且在 1881 年关于伊犁地方交还中国的彼得堡条约里说过，中国的西部边界仍旧不变，而且中国从前没有强求过帕米尔。不过，罗津巴赫未达到修改的目的。中国人在英国人的唆使下，紧紧抓住马尔格兰条约第三条不放，并于 1888 年在离萨雷阔勒岭前边
405 很远的阿克苏河谷放了步哨。1889 年，他们已经到了注入雅什里湖的阿尔楚尔河上。而到了 1891 年，我们在前面说过，他们的游动侦察班和我们的志愿兵小分队一起到了帕米尔最中心的地方雅什里湖。

就在这时，跟随弗列夫斯基在阿赖安然旅行的埃利奥特先生，似乎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取心辩护，经常向我们的总督强调费尔干纳的南部边界是外阿赖岭，不会更远。

弗列夫斯基不认为这些话有特殊意义，而且他只是后来才得知英国人把帕米尔分给了中国和阿富汗，自己拿了坎巨提。

约诺夫的部队刚一离开帕米尔，中国人立刻把自己的卡伦设在木尔加布河上游地带和阿尔楚尔河。阿富汗人也把游动侦察班派往木尔加布河中游。因此，弗列夫斯基呈文提出必须同中国重新勘界、取消臭名远扬的第三条的报告，并建议沿萨雷阔勒岭和慕士塔格山划界。这两座山岭是阿姆河和塔里木河上游的分水岭，是帕米尔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界限。

参谋总部完全赞同弗列夫斯基的论据，于 1891 年 12 月 18 日

向陆军大臣呈交了有关帕米尔问题的报告，论证我们需要帕米尔，因为这是浩罕汗国的遗产。浩罕伯克布才在同坎巨提人的武装冲突中阵亡，他在布才拱巴什的坟墓，就是浩罕政权在这个地方的最好不过的遗迹。费尔干纳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站深入到这里，一切暴动分子也从费尔干纳逃到这里；而一切唆使民众造反的间谍，都经帕米尔潜入费尔干纳。有几条路通过此地，虽说是驮载牲畜走的小路，但毕竟是通往印度的路，而且这些路是可以扩建的。此外，我们的部队未越过 1872 年和 1873 年商定的边界(1872 年 10 月 17 日格伦维尔伯爵致英国大使洛夫特斯勋爵的电报和 1873 年 1 月 19 日戈尔恰科夫公爵致我国大使勃伦诺夫的电报)，也就是说，未去过佐尔库里湖以西和科克奇河右岸即帕米尔。至于南边的界线，参谋总部打算这样划：从阿富汗的萨尔霍德炮台到巴罗基利山口，接着沿兴都库什山到约诺夫山口，然后沿阿姆河和印度河支流的分水界走。不过，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后来放弃了这个方案。

英国人占领坎巨提后，弗列夫斯基于 1891 年 12 月 24 日致函凡诺夫斯基说，不应让英国人到帕米尔去，因此请求准许：(1)把格 406
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指挥的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的混成连派往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2)派几支志愿兵小分队去帕米尔，由土耳其斯坦第三边防旅每个营各抽调八十人组成，总共 560 人，配备六门骑山炮；(3) 1892 年派出整个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越过阿赖岭筹集草料。

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跟凡诺夫斯基的意向何等相符：在彼得堡收到弗列夫斯基的报告以前，陆军大臣电告塔什干，要那里为占领布才拱巴什准备好四连哥萨克，配备四门山炮，并在后方派出一营步兵，如果冬天办此事有困难，那末只派配备两门大炮的两个哥萨克连和几支志愿兵骑兵小分队。但是，山口已经被雪封住

了。1月12日，在彼得堡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总参谋长、外交副大臣、亚洲司司长、参谋总部亚洲部队主任以及奉召来彼得堡的约诺夫上校。

决定冬季不派部队去布才拱巴什，而是着手进行外交谈判，因为从奥希城到布才有六百俄里，步兵带着大炮在这时候去那里有困难。首次派一些侦察兵去帕米尔就够了，到春天再调半连哥萨克去佐尔库里。为防万一，准备好一营步兵和四连哥萨克、配备四门山炮，以便夏天开往帕米尔。外交谈判把整个事情都搞坏了，我们不仅未能陈兵布才拱巴什，而且把这个地区全部让给了英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只好派出由第四边防营的勃尔热齐茨基中尉指挥的、由二十名骑手和十名哥萨克组成的一小队侦察兵，任命赫列勃尼科夫哥萨克中尉为勃尔热齐茨基的副官。小队应于2月3日从奥希出发，应带足四个月的储备，应在科奎别利河边建立仓库，并应从那里派出游动侦察班和侦察兵。需要170匹驮载马(按一天八十戈比计算)。骑手侦察兵同哥萨克一样领取全部给养，此外每月各发二十五卢布军饷，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十卢布的冬季制服费。侦察兵奉命既不要越过萨雷阔勒岭，也不要越过兴都库什山，如果遇到中国人、阿富汗人及其他人时，要避免争吵，而且不得动用发给他们的别旦式步枪。勃尔热齐茨基奉命每周派一名骑手向马尔格兰报告一次，并从乡长库鲁梅什伯克(在郎库里湖)那里，收回坎巨提使者们留在他那里的我们的六支卡宾枪和弹药。
407 打算在1892年春的5月中旬，再调半连哥萨克去帕米尔，由加尔金上校率领，给部队配备一名天文学家和一名地形测绘员。

加尔金应合并勃尔热齐茨基的侦察兵，并继续他的工作，同时应在雅什里湖附近的温泉处选几个修筑我方工事的点，以便室内可用热水取暖。

但是，总参谋长奥勃鲁乔夫于3月5日电告弗列夫斯基，外交

大臣鉴于中国政府发表了和平声明，英国人也暂时平静，认为往帕米尔调动大部队为时尚早。

不久后该部认为，甚至派天文学家和地形测绘员去都不妥当。

勃尔热齐茨基在喀拉湖没碰见吉尔吉斯人，就跟踪他们前往郎库里。原来这里从2月20日起就驻扎着一支一百人的中国部队，装备的是连发枪，而且还要开来一支部队，因此，勃尔热齐茨基未到郎库里就撤退了。中国人那里不久后真的又来了增援部队：一支有七十五人的部队被派往雅什里库里湖，在郎库里的部队则留下了四十五名吉尔吉斯骑手。3月8日，勃尔热齐茨基在科奎别利河边遇到一个十人的阿富汗哨所。但不久后有一些从罗善来的代表找他，控告阿富汗人劫走了他们的少男少女，并把孩子们送往阿富汗。代表们请求只要五名哥萨克去他们那里帮助一下，作为总起义的信号，他们自己就可以战胜阿富汗人……。随后，中国军官张大人送来了一封用萨尔特语写的短简，但是没有签名盖章，收信人是"勃里斯卡·丘拉和卡列勃纳库勃·丘拉"，也就是说，信是写给勃尔热齐茨基和赫列勃尼科夫的。他要求他们不要越界进入中国领地，信末还补充写道："最高上司尽皆知悉"。捎信的我方吉尔吉斯侦察兵报告说，张大人曾拿出奥希城某些萨尔特商人写的一些信给他看，这些商人经常把我们各部队的调动情况报告中国人……。我们的骑手们工作得非常好，有几个人在递送邮件时，在阿赖的一些山口里冻伤了自己的手脚。

将近五月，中国人撤离了郎库里湖，而且阿富汗人把他们从雅什里湖赶走了。张大人向吉尔吉斯人宣布说，他们现在是俄国臣民了，还说北京政府和平了结了有关帕米尔的问题。勃尔热齐茨基鉴于有这样的声明，认为自己有权前往郎库里湖，就于4月24日带了由六名哥萨克和九名骑手组成的卫队去了。他在这里碰上了六十个中国人，张大人向他声明说，整个帕米尔是属于中国的，408

因此他让俄国人休息三天，然后退回去，如果不希望对他们使用武力的话。但在28日晚，这个中国人自己收到了来自喀什噶尔的关于撤出帕米尔的命令，他马上就改变了腔调，并且承认是英国人怂恿他们到这里来的，英国人自己占领了坎巨提，张大人供给俄国人十天的粮食储备，不过索价很贵。5月1日，俄国人和中国人都离开了郎库里湖，各自回家。但三天以后，中国人返了回来，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两天，把自己的储备交给了吉尔吉斯乡长就开走了。

当时参谋总部预拨了十万卢布款子，用作装备和维持未来帕米尔部队的经费。计划开支项目如下：三万八千七百卢布用于租一千一百七十五匹驮载马，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三卢布用于购买饲料，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卢布用于增加部队官员薪饷，七千一百十八卢布用于购买皮统子，四千零八十九卢布用作意外开支，二千卢布用作临时支出，茶叶费二千卢布，酒精费二千卢布，电信费一千五百卢布，三百卢布买皮帐篷，发给参谋总部两名军官旅差费三百五十卢布，以及从奥希到马尔格兰的回程交通费三百五十卢布。决定从奥希至阿赖架设电报，架到部队将来的驻地；其中五十俄里是政府用电报设施，九十俄里是军用电报设施。

计算出约诺夫部队一月的薪饷是三万零七百四十一卢布。

1892年4月18日，成立帕米尔部队的圣旨下达了，部队由一个步兵营、三个哥萨克连和一些由其它营抽调来的志愿兵小分队组成，配备四门大炮，准备进军阿赖并由此南下，但不越过木尔加布河。4月15日和29日，由外交部的代表（宫廷秘书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希什金、卡普尼斯特和齐诺维耶夫）和陆军部的代表（凡诺夫斯基、奥勃鲁乔夫、库罗巴特金和普罗增科）举行的特别会议决定，不去木尔加布河以南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正从帕米尔撤走部队，继续往前推进会使情况复杂化……，只准许往南派游动侦察班，使帕米尔远征化为乌有。反对这一决定的只有凡诺

夫斯基和普罗增科，他们引证了中国无限期拖延的诡计，因而主张在帕米尔占领一个牢固的阵地，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驻防，那时我们的边界线就将沿着兴都库什山延伸下去。

当我驻伦敦大使斯塔阿利就约诺夫和扬哈斯本之间的事件向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说明原因，并建议成立勘查帕米尔的技术性混合委员会时，索尔兹伯里对此表示赞同。当斯塔阿利告诉他，凡是英国军队在兴都库什山以北出现，都将被当作敌视我 409
们的示威时，索尔兹伯里回答说，英国认为兴都库什山是自己的边界，所以不打算把自己的军队派到兴都库什山以北去。看来，这些论据就完全足以确定我们沿兴都库什山一线的边界了。但是，多数人作出了与此不同的决定，不去木尔加布河以远的地方……。

由一营步兵、三连哥萨克带四门大炮组成的约诺夫部队，于6月2日从新马尔格兰出发，重载物品早在5月29日就已先行。二十八天以后，即6月3日①，约诺夫已经带着两连哥萨克到达郎库里了。7月2日，返回木尔加布。7月4日，参谋总部的斯克尔斯大尉奉派率领四十五名哥萨克前往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侦察。7日，约诺夫亲自率领一连哥萨克带两门大炮，动身去雅什里湖。12日晨六时，他悄悄地接近阿尔楚尔河左岸沉睡中的阿富汗哨所。约诺夫把哥萨克连按排分开，派往左右两侧去切断阿富汗人的所有退路，自己则带着十八名徒步的哥萨克站在距阿富汗人帐篷前方八十步远的一个山岗上。译员过去唤醒阿富汗人，并叫他们的海杰尔汗大尉不带武器出来谈判。海杰尔汗见自己面前只有几个俄国人，并未发觉藏在远处切断其退路的哥萨克排，因此他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带着一个有十四人的小分队朝约诺夫走去，他们边走边往枪里装子弹。阿富汗人端着扳起了扳机预备射击的枪，站在离哥萨克四步远的地方，以致骑着马的约诺夫本人，正好置身

① 原文如此。按上文的出发日期计算，到达日期应是6月30日。——译者

于敌对战线的中间。海杰尔汗粗鲁地要约诺夫离开……，译员声称拒绝翻译这个阿富汗人的詈骂……。约诺夫命令哥萨克们缴阿富汗人的枪……。

哥萨克们抓住指向他们的步枪枪口，把它们朝上一抬……，阿富汗人朝天打了一个齐射……。战斗打响了……，阿富汗人顿时丧失了自己的大尉，并且阵亡了五人，我方有三名哥萨克受伤。其余阿富汗人往山下逃跑，躲进了帐篷，接着就开始射击，但是不久又有九人被击毙，还有个受伤的人跳进水里淹死了，五人投降当了俘虏，五个什克南人在战斗之前就向我们投诚了。我们缴获了十
410 六支枪[1]，并于 7 月 29 日返回木尔加布。此后，阿富汗部队全部退出了帕米尔，撤到了喷赤河对岸。

因为几次特别会议都尽力设法避免复杂化和武装冲突，所以弗列夫斯基怀着不无忧虑的心情将此非常事件电告彼得堡。但是，7 月 28 日，收到了奥勃鲁乔夫的回电，内称："皇帝陛下在根据 476 号电文禀奏的呈文上御批：'有时不妨也教训他们一顿。'尽管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十分爱好和平，他不能允许有损尊严地对待他的忠实奴仆们。"

但是，随后由于惴惴不安的外交部的干预，约诺夫接到了如下命令：不得到雅什里湖以远的地方去，不得动用武器，遇到英国军官时，不得同他们谈论政治。

不久，侦察兵就送来消息，说中国人正在往帕米尔调动军队，英国人在克什米尔集结，还说中国人甚至正在阿克塔什修筑要塞。约诺夫没等惴惴不安的外交部批准，就带了一连配备四门大炮的哥萨克于 8 月 19 日出发到雅什里以外很远的阿克塔什去了，并往那里派了两连步兵作后备队。有一百名骑兵的中国人听说约诺

① 其它战利品有：一锭银子，现款八十九卢布，几匹马；马后来拍卖了二百三十三卢布。共三百二十二卢布的现款和一锭银子全部交给了地方金库。

夫率兵前来，就按照先期到达这里的斯克尔斯基提出的要求，丢下没修完的工事离开了。工事被木尔加布派来的小分队夷平了。

8月30日，哥萨克被派往马尔格兰。约诺夫本人也于9月21日带领其余部队返回那里，行前，遵照给他的指示，把一百六十名步兵、四十名哥萨克和二十六名骑手留在天然界线沙展地区过冬，由七名军官和一名医生照管。拨款七万卢布作为他们十个月的薪饷和修建房舍的费用。参谋总部的库兹涅佐夫大尉被任命为部队司令官，他在侦察经喀拉提锦和达尔瓦兹通往帕米尔的各条道路之后刚刚归来。用作"帕米尔哨所"工事的地点，选择在木尔加布河、阿克苏河以及阿克-巴伊塔尔河的汇合处。建筑师是大尉工程师谢列勃里亚科夫，他在三年里为这一事业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劳动。哨所是一个多面堡，修有两个供机枪用的露天炮塔。1894年竣工。开始时，士兵们住在地窝子里。

11月4日，两个英国人(邓莫尔勋爵和里奇少校)从坎巨提来到我们的沙展部队。7日，勃尔热齐茨基把他们送往郎库里湖，他们从那里再继续前往喀什噶尔。潜往那里的还有格林菲尔德、比达尔夫上校等人。喀什噶尔的奸细马卡尔特涅伊到坎巨提去了一趟，视察了中国的哨所。总之，英国人已经动起来了。 411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该问题在外交方面的情况。1893年10月24日，基尔斯在给奥勃鲁乔夫的便函中指出，和中国的争执是由麦金斯基的勘界议定书引起的，最初接近郎库里湖的是中国哨所，而自1892年起俄国哨所也接近了郎库里湖。因此，曾口头通知过驻彼得堡的中国公使："我们认为郎库里地段是包括在尚未划界的地区界线之内的，因而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而且函告弗列夫斯基，要他只限于"往郎库里派游动侦察班，放弃长期占领"，以免造成困难。但是，中国政府根据1884年议定书，要求的是连接乌孜别里和佐尔库里湖一线以东的全部领土。这样一来中国人就

要夺得郎库里湖和帕米尔的最好部分。

我们方面也表示了要把边界往右移到萨雷阔勒岭的意愿。后来基尔斯发表了有关帕米尔的意见，说它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贫瘠地区，大部队不可能在那里运动，所以我们在该地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跟毗邻各国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为了保持"友好关系"，自然就容易根据这种看法提出一个极慷慨地把那些不值一文的土地让给邻国的方案！果真如此，基尔斯同意英国的要求，把我们的南部边界从维多利亚湖(即佐尔库里湖)划到阿克塔什山，也就是说，把布才拱巴什这个通往中国、费尔干纳、布哈拉和印度的道路枢纽也让给他们！不过，当时基尔斯为了不使我国边界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佐尔库里以东的地区落到英国人手中，曾建议把它让给阿富汗人。关于帕米尔的西部界线，他同意把河对岸的达尔瓦兹的一些伯克领地让给阿富汗人，以换取归还给布哈拉的罗善和什克南。但是，他不同意陆军大臣关于把喷赤河右岸的一块狭窄地带让给英国人的建议，因为英国本身也不认为该地带有特殊意义。考虑到沿岸居民的需要，应当不偏不倚，以喷赤河道为界，这正是3月3日在陆军大臣那里召开的特别会议所容许的。基尔斯要求更加明确，而且只允许对岛屿或支流有争论。

奥勃鲁乔夫在其10月28日的回信里提了几条小意见，并且建议把以下条件加进去："英印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按同样的地
412 域分布条件驻扎在兴都库什山的两侧。本此精神，两大国应相互作出保证：俄国不把自己的部队推进到木尔加布防线以远的地方，英国则不推进到吉尔吉特、雅辛、马斯图贾和奇特拉尔以远的地方；双方应当放弃在中间地带进行任何军事考察，甚至以科学考察为目的的旅行有卫队伴随时，也应当互相预先通知"。

然而，只要一看地图，马上就能发现，这里的条件并不平等：(1)英国的界线离兴都库什山比我们的近三分之二；(2)俄国人将

置身于饥寒的荒漠，英国人却在人烟稠密的南方盆地，在印度河的各条支流流经的地方；(3)我们的阿姆河各支流及其盆地是跟我们的战线平行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前线同后方和基地连接起来，而印度河的各支流是垂直于英国前线的，盆地把前线同后方连接了起来。

这种建议是一次巨大的让步，而且可以预料，英国政府将会高兴地接受这项建议。结果也真是这样……。基尔斯在 11 月 18 日给斯塔阿利的急件中写道，1872—1873 年的条约，把阿姆河定为阿富汗的边界，从该河来自佐尔库里湖的源头划起。我们就是现在也维护这一规定，阿富汗人占领了罗善和什克南，越过了喷赤河，并且开始袭击我们的吉尔吉斯人，甚至到达阿赖岭的南坡。英国政府承认俄国要求阿富汗人退出罗善和什克南沿河地区是正当的，但是对边界从佐尔库里湖往东延伸到中国领地有争议，他们想方设法占领布才拱巴什(帕米尔的所有道路，都在此会合)，建议从湖开始不按地物划界，而用直线划界法，可以说是在空中划界。

由于不列颠女王陛下的首相罗斯伯里勋爵不肯让步，我们准备把尽可能接近大不列颠提出的从维多利亚湖(佐尔库里湖)往东的线作为边界。它的走向毕竟要沿山岭稍许偏南，而不是在空中划线，但同时：(1)英国不应派自己的军队到这个地区去，即不派往兴都库什山以北，不应在那里修筑工事；(2)整个这片地区归并瓦汉，而且移交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也不应在这里设置军事哨所。

就在同一天，基尔斯给这位大使的密信中，把奥勃鲁乔夫关于地域均等的建议通知了他（我们处在高达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六英尺的云端，而且远离兴都库什山，而英国人所在的南方盆地，高度只有一千八百九十英尺到七千七百八十英尺 ……）。 413

罗斯伯里怎么也未料到会有这样的让步，并为此表示高兴，虽然只是在他 1894 年 1 月 22 日致斯塔阿利的信中表示的。他急忙

同意了全部条件，但是没有放过机会讨价还价索取新的优惠。他要求把坎巨提也加进吉尔吉特，因为"'吉尔吉特'一词本身就包括两个独立的小领地——棍杂和纳加尔(合起来就是坎巨提)。从某一时期起，它们就由不列颠占领了，作为附属于克什米尔的领地，被牢固地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此大不列颠是不可能从那些地方撤退的。况且，它们的地理位置完全是在兴都库什山的南面和慕士塔格山的西面"。此外，罗斯伯里还要求两项让步：(1)有权派军官带着卫队到自己的那部分地区进行观察；(2)有权派军队去那里恢复秩序，行动时得通知另一国政府。这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这个地带完全没有居民，那里没有人破坏秩序！

凡诺夫斯基在1894年3月3日的特别会议之后，致函基尔斯，表示不同意把坎巨提划入英国界内，因为它的北部紧靠兴都库什山，并和帕米尔接壤。也不同意军事部队到阿富汗的新领地(即从兴都库什山往北达佐尔库里湖)去，因为"我们已不只一次地向英国声明过，他们的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就是反对俄国的敌对行为，我们现在也应当重申，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越过兴都库什山都是不能容许的"。英国人只准到达兴都库什山，俄国人也只能到达佐尔库里湖。

不久，英国内阁改组，金伯利勋爵取代了罗斯伯里的职位。

基尔斯(3月18日急电)委托斯塔阿利把凡诺夫斯基的声明通知金伯利，并且补充说，已经商定的混合勘界委员会必须：(1)应当是纯粹技术性质的——由地形测绘员组成；(2)不仅由英国人和俄国人组成，还应有阿富汗人参加；(3)各方所带的卫队应不超过十人。

弗列夫斯基熟悉了该往来公文的内容后，于5月4日致函奥勃鲁乔夫说，如果英国军队到兴都库什山以北来平息风潮，那末，他们就再也不会从那里撤走了，——埃及就是例子。为收复被阿

富汗无理侵占的罗善和什克南，而把达尔瓦兹酬谢阿富汗，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因为这种收复只是恢复原先的秩序而已。因此，414
甚至理应为达尔瓦兹向阿富汗人索取一笔酬金给布哈拉才对。

这一想法，也曾函告我们驻布哈拉的政治代表列萨尔。列萨尔正确地认为，为一个一年只能提供两千或三千卢布收入的省份要求的酬金不可能很多，而埃米尔的威望会因此受到损害，清账的办法最好是拿划归我们的土地去交换。埃米尔指派自己的税务总监(征税官——财政大臣)阿斯塔纳库卢·季凡·别基答复弗列夫斯基。此人于1895年3月13日通知说，达尔瓦兹的对岸部分只能提供二千三百卢布收入，用来交换位于喷赤河右岸的罗善、什克南和瓦汉的部分地区，对布哈拉政府来说是合算的。而且可作为俄罗斯政府和布哈拉政府加强和增进友谊的明证，因为这几块土地大一些，居住的人口密一些，土地耕耘得也比达尔瓦兹的土地好一些。俄国有权按照1887年的成例，可在这些土地上根据需要修筑工事，往这里派遣军队和设置税关线。1887年，埃米尔曾授权俄国占领克尔基，修筑工事和沿阿姆河设置关税卡。

当1893年开始的外交谈判正在进行时，我们已从古里察经阿赖的塔尔德克山口修了一条很不错的大车路，而且打算在1894年春天继续修到基孜尔-阿尔瓦特山口。同样编制的一支新部队(一连步兵和半连哥萨克)，于春天开去同帕米尔部队换防。4月9日，颁布了一道有关此事的圣旨；此外，还下令派遣一支同样兵力的后备队去帕米尔，防备在什克南和罗善边界上出现复杂情况。为此共拨款二十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一卢布。骑手减到十六名，专管递送邮件，因为已经不须加强侦察了。

1893年早春，去罗善方面侦察巴尔唐的参谋总部大尉凡诺夫斯基，同要求他撤退的阿富汗人发生了冲突。我们的骑兵侦察班已准备战斗，所以阿富汗人只限于讲几句要带更多兵力回来的"空

话”。陆军大臣凡诺夫斯基(于4月26日)通知弗列夫斯基说，阿富汗人在1883年和1889年杀光了瓦汉河和贡特河沿岸的所有什克南居民，如果阿富汗人想把什克南和罗善的居民迁往喷赤河左岸，留给我们一块光秃秃的土地，有可能重演屠杀事件，为了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现在就得派去一支特别后备队。而因为同中国缔结了协定，我们的东部界线，自乌孜别里起沿萨雷阔勒岭延伸，
415 我们的骑兵侦察班不应越过这座山岭。这样一来，我们把边界线急转往东，不再是1884年那样的转往西南，从而占领了郎库里绿洲和从中国通往我们这边的所有山口。

1894年3月6日，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来到帕米尔哨所，作客两个星期，于20日启程经郎库里哨所前往喀什噶尔。我们给他派了一名骑手和一名译员。

换防的部队在斯克尔斯基大尉的率领下于6月1日从马尔格兰出发。约诺夫将军率领的后备队也随着换防部队出动。新老两支帕米尔部队都归约诺夫指挥。给他指派的参谋长是尤杰尼奇中校，地形测绘员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尉和七等文官宾杰尔斯基。

后备队于7月17日到达帕米尔哨所后，这里就有三支部队：(1) 原先的帕米尔部队，由扎伊采夫大尉指挥，有一百三十九名步兵和三十九名哥萨克；(2) 换防部队，由斯克尔斯基大尉指挥，有三十六名步兵和四十名哥萨克；(3) 后备队，由切尔文斯基上尉指挥，有一百三十六名步兵和四十名哥萨克。

整个部队有一名将军、一名校官、二十二名尉官和二名医生。

7月12日，约诺夫函告巴达克山省长伊萨汗说，一星期后，我们的两个地形测量组将去什克南，请求禁止阿富汗部队到喷赤河右岸，以免发生冲突。

7月19日，两个组动身去木尔加布河彼岸。每组有十二名步兵和二十名哥萨克，由尤杰尼奇和斯克尔斯基率领。前者奉命从

雅什里湖沿贡特河而下，直抵喷赤河；后者奉命沿沙赫达拉河也前往该地。这两条河在离喷赤不远的地方汇合，而且都经由一条河道，在离卡拉伊巴尔喷赤要塞不远处流入喷赤河。

约诺夫于7月22日派了一支小后备队作为后援，前往雅什里湖那边的凯捷泽克山口。这支后备队有半连步兵和十二名哥萨克，由埃京根大尉指挥。23日尤杰尼奇和斯克尔斯基的小组由此分道扬镳。

28日，两个组都碰上了兵力各为一百五十人的阿富汗部队。斯克尔斯基在沙赫达拉河上扎营，离阿富汗的罗什卡拉炮台七俄里；尤杰尼奇则在贡特河上的罗瓦克村扎营，离阿富汗人也是七俄里。前一天，斯克尔斯基收到阿富汗军官写来的一封亲善信，因此希望能说服他主动撤到喷赤河对岸去。斯克尔斯基带着骑兵侦察班沿右岸凸出处走到炮台附近，听见彼岸发出了信号，接着炮台里 416
步枪齐射，但是未使我们遭到损失。这种背信弃义的、纯粹阿富汗式的手段，表明谈判无用。于是，斯克尔斯基退回宿营地。

尤杰尼奇到阿富汗人那里去谈判，得知他们不想打仗，也不打算自动撤走，因此，他也返回罗瓦克村去了。

7月31日，阿富汗人送来了信，粗鲁地要求撤退，他没有答复。约诺夫在收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情报后，就于8月2日晚，亲自带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六名哥萨克的后备队开赴什克南。当他正在途中，阿富汗人转入了进攻。8月3日，他们逼近尤杰尼奇小组，相距三百步远，但是尤杰尼奇得到了从埃京根那里来的三十名步兵和九名哥萨克的增援。阿富汗人不敢冒险把威胁的言词付诸行动，只在谈判一阵后就撤退了。

8月5日，阿富汗人也到了斯克尔斯基小组附近，停在三俄里以外的地方。他们要求斯克尔斯基去谈判，他明智地避开了这一圈套。当阿富汗人走得较近，我们在远处的哥萨克步哨有被切断

的危险时，他下令开火……。阿富汗人稍许后退，接着就在自己的阵地上，在我们宿营地的视野范围内构筑工事。晚上，斯克尔斯基得到三十名步兵和三名哥萨克的增援。可是，阿富汗人在8月9日那天，丢下工事，沿河而下撤走了。

约诺夫考虑到斯克尔斯基的处境比较危险，认为先到他那里去为好，只给尤杰尼奇派去三十名步兵和十名哥萨克。自己于8月13日带着九十名步兵和十六名哥萨克到了斯克尔斯基那里。因此，这里就集中了一百四十二名步兵和四十六名哥萨克(其中有七名是跟随地形测绘员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在贡特河上、在尤杰尼奇那里有七十二名步兵和三十九名哥萨克。听说约诺夫来了，阿富汗人就改变了腔调，写的信也礼貌起来了。

8月17日，约诺夫接到弗列夫斯基下达的命令："鉴于阿富汗人十分爱好和平的心情"，应召回侦察队，也不要把后备队调出木尔加布。显然，弗列夫斯基在发出这道命令以前，尚未收到关于爱好和平的阿富汗人齐射的消息。约诺夫决定不执行命令，况且后备队已经走出木尔加布很远了。

第二天，前哨来人报告约诺夫：阿富汗人开始向喷赤河运动了。同一天，即8月18日，尤杰尼奇也收到阿富汗军队司令官送来的同样内容的消息，该司令官通知说，接到埃米尔命令撤往喷赤
417 河左岸，因为右岸土地全归俄国了。尤杰尼奇立刻出发，跟踪撤走的阿富汗人，停于贡特河与沙赫达拉河汇合处的霍罗斯村。约诺夫的部队也向前推进，但发现阿富汗人弃守的罗什卡拉炮台上游和下游的两座桥，已被他们破坏，立刻修复了其中一座，架起了绳索吊桥，步兵带着粮草过桥，马匹游水过河，其余重载则用古普萨尔(成对的充气羊皮囊)运送。约诺夫在罗什卡拉驻扎了四天后，于21日出发，并于8月23日到达霍罗斯，同尤杰尼奇的部队会师。

9月1日，沿河往上下游方向派了两个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已经知道，在上游两站路处的加隆还有几个阿富汗人，这些人还在强迫别人从那里的露天矿里为他们开采红宝石。骑兵侦察班解除了一位将官和三名士兵的武装，夺取了一个装着红宝石的锦匣，接着就押着俘虏顺利地回来了。

因为阿富汗人是主动撤过河去的，而且什克南人担心俄国人一走，他们会再回来，约诺夫便决定留在这里，等待弗列夫斯基的新命令。9月7日接到命令，要求于15日派遣扎伊采夫的部队去费尔干纳，而且要让后备队准备待命返回。但是扎伊采夫[1]的大部分部队在霍罗斯，不可能及时赶回帕米尔哨所，并在七天内从那里出发。9月10日又发来了一道必须坚决执行的书面命令：立即带领全体部队返回帕米尔哨所，在那里按兵不动，并派遣扎伊采夫的部队去费尔干纳。毫无办法，只得离开这个刚刚让给我们的省份。十年来，我们的外交官为这个省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外交活动……。收拢了放牧的马匹，部队分成两支梯队，于9月14日和15日先后出发，使那些也急于到我们境内去的居民忧心如焚。

18日，半途中接到一道新命令：如果需要，就把部队留驻在贡特河和沙赫达拉河上。所有命令都是这样来得不是时候！由于没有电报设施，连队的报告不能及时送上，偏爱从远处指挥（即使是指挥那么两个连队），总会在某个时候招来一场灾难。好在约诺夫未立即执行那些与当时的要求显然不符的命令，因为导致发出命令的情况，在接到命令时早就变了。梯队于24日和26日先后到达帕米尔哨所。28日，扎伊采夫的部队开往费尔干纳。10月1日，后备队也开去了。10月16日和26日，他们已经驻在马尔格兰。从这时起，阿富汗人已不再在喷赤河右岸出现了。 418

所有这些冲突说明，英国人背着我们阴谋瓜分帕米尔是确有

① 扎伊采夫接替了库兹涅佐夫的职位。

其事，中国人和阿富汗人都因此而认为自己有权带着部队在昔日浩罕的土地上游荡。这些冲突使勘界问题刻不容缓。

从1892年起，英国人冒充猎人和旅行家，常常到帕米尔去，而且和中国谈判延伸到萨雷阔勒岭的那部分领土归并给坎巨提的问题，以便从这方面囊括帕米尔。甚至连他们的游动侦察班也在这里出现了，但在我们发出照会以后，他们的游动侦察班就在1894年7月离开了。

1895年6月7日颁布了一道圣旨，任命费尔干纳武官省长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少将为参加混合勘界委员会的钦命专员，以五等文官帕纳菲京和加尔金上校为助手。此外，委员会的成员有：帕米尔哨所司令官斯克尔斯基大尉，测地学家扎列斯基中校，两名地形测绘员和两名译员。他们有一支由山炮连上尉库捷顿斯基率领的十六名哥萨克的卫队。拨下的经费很宽裕。出差费：规定专员每天二十五卢布，助手十五卢布，测地学家和地形测绘员十卢布。马秣用款：专员的六匹马每月一百八十卢布，助手和测地学家的四匹马一百二十卢布，地形测绘员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宾杰尔斯基的三匹马九十卢布。旅费：专员一千五百卢布，助手各一千卢布，测地学家六百卢布，地形测绘员和斯克尔斯基各五百卢布，卫队军官二百五十卢布。此外，专员购买厨房用具和餐具的费用一千五百卢布，办公费、购买礼品和其它东西的费用六千五百卢布，译员每月二百卢布。给测地学家雇佣工人、购置界标和旗帜的费用每月六百卢布。用于驮载马匹的经费每月二千三百一十卢布。拨给专员四顶帐篷，拨给助手们三顶帐篷。发给士兵们的旅费总共五百卢布。全部开支共计三万二千五百九十卢布。

委员会应当与英国人和阿富汗人一起，在7月10日以前同时到达佐尔库里湖。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是老骠骑兵，能胜任工作，而且不吝啬。他能想出办法，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把乐队

从帕米尔哨所带走。这个乐队是1894年在那里筹办起来的，以供我们生活贫乏的隐士们排遣愁闷。

英国人方面，被委任为专员的是一位“有将军头衔的”上校热拉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衔，始终无法解释清楚：是无级衔将军或是充任将军职务的官衔，——闹不明白。他的助手是霍尔迪奇上校和瓦哈布少校，俄语译员是马克·斯威尼中尉，医生是阿尔科克。卫队是从第五廓尔喀人团里抽调来的八十名印度兵，有两名军官带领。 419

霍尔迪奇和瓦哈布加上三名地形测绘员，组成地形测量组。加上仆役，英国人共约一百人。我们的人连同乐师在内只有五十六人。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收到外交大臣发来的两份指令：一份秘密指令和一份公开指令。在（6月5日）发出的秘密指令中说，业已达成边界协定，混合委员会将是纯技术性质的，即只应进行测量和树立界标。因此，他没有什么可谈判的了。有关我们同英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以及阿富汗边界一般情况的政治问题，他无论如何不应涉及。有关东部和中国交界的帕米尔边界问题以及关于阿富汗人撤出罗善和什克南的问题都严禁涉及。一切争执和争议都应呈报外交部。

基尔斯未把勘界的事情办完。他死后，这件暧昧不明的未竟的事业，就移交给新任的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了。

洛巴诺夫公爵就这样取消了钦命专员的全权，而且硬往他嘴上贴了禁止说话的封条，大概连洛巴诺夫自己也不相信，人们在一起生活达两个月，怎么可能严格执行这种禁令……。他们是敌人还是朋友？双方对此同样感兴趣。不过，就让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谈论这一点，虽说互相接过吻，但他们并没有把争议和争执束之高阁，而是自行解决的。

我们的专员应把公开指令，即全权证书给热拉尔看，并应同他互换全权证书。

7月8日，我们的委员会搬到佐尔库里，但在这里未碰到任何人。往布才拱巴什派去了一个骑兵侦察班，在那里找到了英国人。热拉尔、阿尔科克和斯威尼立即同我们的骑兵侦察班一起前往佐尔库里湖，于7月10日晚到达，霍尔迪奇和瓦哈布仍旧留在兰加尔，从那里开始往佐尔库里进行三角测量。因为热拉尔的辎重尚未赶到，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便邀请英国人到自己帐篷里的公共食堂进餐，还派了几匹驮载马去迎接辎重，并且吩咐准备好热饭，给要到夜里才能随驮包前来的卫队和仆役们吃，这使那些在急行军之后觉得饥饿的人感到十分高兴。丰盛精美的肴馔，豪华的餐
420 具，还有荒漠中的乐队，主要是当乐队奏起 Rule Britannia① 时，主人为客人们的健康举杯，使英国人深受感动。7月11日，相互进行了拜会，关系马上就和睦起来了。英国人的营地选在小河的对岸，离我们的营地一百步远。

因为有关阿富汗专员的行止还没有任何消息，而且霍尔迪奇和瓦哈布最早也要在15日才能到达，为了不致误事，俄国组决定不等混合委员会其他成员到齐就开始工作。湖的谷地在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英尺的高地上。在俄国委员会单方面会议上决定：(1) 采用大家公用的名称 "Commission pour la delimitation Russo-Afghan aux Pamirs"②；(2) 阿富汗代表只有出席和(默默地)签署议定书的权利；(3) 测量用的比例尺，采用我们的五俄里缩为一英寸的比尺，相当于英制的四又四分之三俄里缩为一英寸，并立即着手工作；(4) 第一个主要界标要在阿富汗专员到达以后才树立。热拉尔全部同意上述各点。

① 英语，意为"大不列颠帝国的统治"。——译者

② 法语，意为"俄阿勘定帕米尔界线委员会"。——译者

两个阿富汗人——古拉姆·穆罕默德·金汗和穆弗季阿顺·穆罕默德汗，终于在7月15日从巴达克山来了。互换了全权证书。结果发现，阿富汗人持有的全权证书不是埃米尔本人颁发的，而只是一张由驻巴达克山的部队司令官签发的前往佐尔库里湖的证书。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和热拉尔都认为凭这张证书是不够的，但鉴于阿富汗人所起的作用不大，就同意他们参加会议。后来发现，热拉尔的全权证书里，写有阿富汗人不应签署议定书，而在我们的证书里却写着应当签署。经过几次争论，热拉尔让步了。俄国和阿富汗之间划界，而签字确认的只是俄国人和英国人，阿富汗人却只能象个幼年的孤儿般靠边站着，——这的确是荒谬的。

帕纳菲京建议把离湖最近的第一个山峰定名为"索格拉西耶"峰，以纪念达成的首批协定。热拉尔对此也表示同意，但他建议用"尼古拉二世皇帝"的名字命名整个山岭，认为"尼古拉二世"山岭及其"索格拉西耶"峰，离"维多利亚湖"如此之近，可作为两个大国之间良好关系的象征。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15日，在湖边树立了第一个界标。在圣弗拉季米尔节那天，即7月15日，我们举行了阅兵式、特等骑术表演和赛马等活动，然后举行了早宴，阿富汗人也应邀参加了。在"God save the Queen"① 的赞歌声中，什维科夫斯基提议为维多利亚女王干杯。421
热拉尔举杯为尼古拉二世皇帝祝酒，响起了《上帝庇佑沙皇》的乐声；然后为阿富汗埃米尔祝酒和相互祝酒。也宴请了英国人的卫队和仆役。

在皇后陛下的命名日7月22日那天，举行了盛大宴会。第二天专门邀请了阿富汗人。随后，英国人举行了答谢宴会，但由于印度帐篷狭窄，场面显得逊色一些。他们不能邀请所有的人，只能轮番邀请。此外，他们不好意思请我们的乐队去伴奏。

① 为英国国歌中的重唱的一句，英语意为"上帝保佑女王"。——译者

22 日，我们的骑兵侦察班在别伊克山口扣留了喀什噶尔代办马卡尔特涅伊，他是热拉尔请来的，但来时未带证件。命令放行，他于 24 日到达。

7 月 24 日，在宾杰尔斯基山口上树立了第三个界标。为两个离山口最近的山峰定了名称：一个用的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名字，另一个用的是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名字。山口外的几个山峰是：埃尔金勋爵峰，蒙塔古·热拉尔峰，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峰。

但是，8 月 16 日，在阿克苏河上的第七号界标旁，典范的一致出现了裂痕。为了不往南偏离维多利亚湖的纬线，热拉尔想从这里起用直线在空中往东划界，不寻找实际的天然界线。而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认为，这样的界线将会导致无穷的误会，因为它将穿过五条小河及其五个河谷，游牧人很难搞清楚，这一半是俄国的，那一半是阿富汗的。

因此，什维科夫斯基建议沿贡吉巴伊小河把界线转向东南，然后沿穆斯泰山，即按明显的天然界线延伸。热拉尔以收到密电加以推诿，不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总之，马卡尔特涅伊一来，他就变得固执了……，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往扣留过马卡尔特涅伊的别伊克山口划界，好象在为此事进行报复……。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引证了 2 月 27 日斯塔阿利和金伯利伯爵之间在伦敦订立的协定里的话，协定中虽然也决定原则上沿着维多利亚湖的纬线划界，但不是往萨雷阔勒岭，而是往慕士塔格山延伸。况且，基孜尔-拉巴特原来在这条线以北，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应当划往南边一些。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预先告知英国人说，山口很快就不能通行了，应当赶紧划界，否则他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在没有完成工作的情况下撤回自己的队伍，并首先把乐队送回帕米尔哨所。他将

此想法电告外交大臣，请求召回委员会。热拉尔发愁了，就派急使前往最近的坎巨提电信局，请求新的指示。在工作停顿期间，宴 422
会、赛马、有奖射击照常进行。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借口授奖，给英国军官和卫队赠送了礼品。8 月 12 日以前，扎列斯基测定了九个天文点，然后沿沙赫达拉河和贡特河前往什克南，十八天走了七百三十俄里，又测定了十一个点。

8 月 26 日，热拉尔收到了新的密电：总督同意俄国人的建议。第二天，相互问候客套一番后，借口为友好关系往慕士塔格划界。27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并且树立了最后一个界标——第十二号界标。

当工作结束时，热拉尔说："帕米尔问题在这里告终"。

我们的地形测绘员的工作除前面提到过的以外，在二十九天内，测定了五十个高峰的地势高度，测绘了五千平方俄里；工作的精确程度使英国人大为惊讶。用瓦特曼纸绘制了两幅图，并且用腊纸制作了六张复印图。

8 月 30 日，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命名日举行了告别宴会。一清早，所有英国人和印度教徒就来向他表示祝贺。宴会上，在正式祝酒以后，大家为俄国和英国的军队干杯；热拉尔对热忱的接待表示感谢。晚上，阿富汗人动身前往巴达克山。第二天英国人也举行了答谢告别宴会，而且在晚上举办了印度部族手执出鞘军刀围着篝火舞蹈的晚会；我们的哥萨克在手风琴伴奏下表演了卡玛林舞。总之，象朋友一样分手了。在共同驻留期间，我们经常收到从马尔格兰送来的水果，就拿出来和储备物资日益短缺的英国人共同分享。我们第一次使英国人相形见绌。

陆军大臣准许热拉尔经土耳其斯坦边区去彼得堡，但热拉尔请求把刚到达驻地的迈尔斯中尉也带到帕米尔哨所去。这件事照准了。

9 月 1 日，开始踏上归途，俄国人和热拉尔往西，其余英国人往东。从帕米尔哨所起，我们的人就遭到了严寒大雪和暴风雪的侵袭。他们兼程前行。9 月 11 日在阿赖盆地休息了一天，为了保养马匹，在古里察停留了几天。在这里为热拉尔安排了一次狩猎活动。25 日抵奥希城，在这里有军队仪仗队向热拉尔表示敬意。27 日乘驿马前往马尔格兰；途中，在科奇卡尔奇村碰上马尔格兰警备区的军官们偕同夫人举办的野餐活动。

28 日在省长官邸举行了盛大宴会。10 月 1 日，热拉尔和帕纳
423 菲京一起前往塔什干。当天，落在后面的卫队到达，2 日宣告卫队解散，出差时间总共七十天。

1896 年 1 月17 日，外交大臣通知说，皇上批准了边界。①

这样一来，英国关于在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瓜分帕米尔的阴谋破产了，中国人退到萨雷阔勒岭以外，阿富汗人退到喷赤河彼岸。然而，英国也争取实现了比康斯菲尔德的科学边界：兴都库什山北面的通道留归阿富汗，即实际上掌握在英国手里。在帕米尔边界的右下角，在我们的领地和坎巨提之间总共约二十五俄里。

我们看到，在彼得堡各次特别会议上，不仅是外交部的官员对英国让步，在军人之中彻底捍卫兴都库什山的，也只有凡诺夫斯基和普罗增科……。因此，在外国报纸上看到我们的著名地理学家维纽科夫发表的那篇简讯，就令人感到有点儿奇怪了。简讯中说，有关帕米尔谈判的令人不满的结局，我们应归咎于 Г. 和 Ш. 两位先生的一味让步。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基尔斯大臣及其副大臣希什金……。基尔斯的继任者洛巴诺夫公爵对此事是怎样看的，可以根据维纽科夫说的事来推论：当他们在巴黎相遇时，洛巴诺夫请求维纽科夫事先不要写任何关于帕米尔勘界的问题。可以认

① 详细情节摘自土耳其斯坦东方边区档案总馆所藏 1894 年第 13 号有关帕米尔勘界的卷宗，随后的材料是根据动员科提供的资料写的。

为，多少打算纠正此事。只有用下述办法才能纠正，即一遇合适的时机，就从阿富汗手中把整个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夺过来。那时阿富汗人将被迫离开阿姆河和喷赤河，丢掉了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帕米尔的长形地区……。或许，那些轻易把这一地带让给对手们的与会者，抱的就是这种想法吧？

维纽科夫不大赞成我们的外交官们过问地理问题，他举出了一些他们不懂地理学的例子。

譬如，1873 年春天，戈尔恰科夫公爵祝贺考夫曼远征后，竟然请他“从塔什干去希瓦时不要途经喀什噶尔”。当考夫曼忍不住笑时，公爵就坦率地辩解说：“也许，我讲了蠢话，但这些亚洲的琐事用不着我亲自研究，因为我有斯特列莫乌霍夫（亚洲司司长）管理此事。我操心的只是我们不要引起英国反对我们”。考夫曼不只是在彼得堡一个地方不客气地讲述过这则笑话……。

舒瓦洛夫伯爵在同英国大臣格伦维尔勋爵交谈时，暴露了对 424
奥克斯河即阿姆河的无知。还有，贝歇尔尽管多年在德黑兰就外里海地区进行谈判，可是不知道阿特腊克河和戈尔甘河哪条河在北面？[①]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外交官毫不吝惜地把一些在地理上、战略上、甚至在政治上都极为重要的土地让给英国人，是不足为怪的。英国人未掩饰他们的惊讶，自然也没有掩饰其高兴的心情……。

因此，把“英国之友”的绰号送给我们的某位外交官是冤枉的。这不是友谊，而只是无知……。

就袭击英国的东印度领地来说，帕米尔所具有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拿它跟外里海省和库什卡的阵地（我们已经往那里修通了一条铁路）相比较，就更没有多大价值。帕米尔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路，那里就是修一条普通的大车路也很难，因为乱纷

① 米·维纽科夫：《土耳其斯坦问题》，载《俄罗斯思想》，1899 年 9 月号。

纷的层峦叠嶂都按照各自的走向去分割帕米尔，还有野战炮兵难以逾越的一些艰险山口。

不过，勇猛的游击队可以经过坎巨提袭击克什米尔，甚至还能带山炮。至于说此种袭击能给英国人制造不少麻烦，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也不怀疑，为了给帕米尔左翼造成威胁，就在1896年占领了奇特拉尔。他们在这里留驻了两团步兵，配备了二门大炮的两连工兵以及一支当地民团，并在马拉坎德通道的各条交通线上留驻了一旅步兵。那时我们在奥希城总共只驻扎着一营步兵，而且离布才拱巴什有五百五十俄里。

为了使炮兵能制服山口，我们发明了装上一组窄车轮的特别小车，即使是在十二俄寸宽的小路上也能通行。炮和炮架分开运送，炮悬挂在车轴下面。凡是骆驼能过去的地方，车子也能过去。1877年，小车从奥希出发，在山里走了二百二十二俄里，经过高一万英尺的萨瑟克别利山口。车子很好地经住了考验，但是只能鱼贯而行，而且不能用单辕杆，因为马匹会夹住驭手的腿脚。不过，英国人梦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通往印度的比较方便的路上转移到这里来，是徒劳无益的……。

就防御来说，帕米尔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荒无人烟，除了驮载路，没有别的道路，而且它的那些山口只能在6月到9月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可以通行。所以，我们现在不特别担心帕米尔，也不特别为它操心了。

425 但是，不能否认有可能在喷赤河上出现英国高速汽船，它们从奇特拉尔方面开到喷赤河来是相当近的，这条河既是边界，邻国双方就都有权使用它。那种认为不存在争执的想法，定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英国人准备牺牲一切去加以维护的威望，起了颇大的作用。诚然正如已经向他们宣布过的那样，英国人到兴都库什山这边来，会被我们当作挑衅，但如果船上悬挂阿富汗国旗，那你

对此又能说什么呢？河流尚未经过探测，也许是一条不能通航的河流，但暂时还是一个悬案。

至于同中国的边界，那末跟这样一个秩序荡然的国家划定的任何界线，都不能作为保证。七河省早在1882年就划定了界线，而到了1896年中国边防部队曾几次越过边界，甚至还抢劫了我们的吉尔吉斯人！这样的事件在那年就有四起。就在那时，中国平民在伊犁袭击了我们的翻译官克罗特科夫，并且把他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肇事者虽受到了示众惩罚，伊犁当局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克罗特科夫并未因此感到轻松一些。中国边防哨所不受理我们提出的掠夺牲畜的证迹，无心追捕掠夺者和拘捕他们，而且最高当局拒绝赔偿遭中国吉尔吉斯人抢劫的我国臣民的损失。可是，当我们的人为报复而袭击和抢劫中国的吉尔吉斯人时，中国当局则开展了异乎寻常的活动，十分坚决地要求赔偿，而且总是从我们手中得到了赔偿。

同样，虽说有公约和条约，中国人从来不引渡我方的变节分子。而如果我们也想吹毛求疵（象英国人经常干的那样）的话，那末中国人就会一年几次地提出争执的口实。

我们宁愿用领事们的函简来了结这些争执，而为了解决我们的吉尔吉斯人同中国的吉尔吉斯人在结算债务、掠夺牲畜以及破坏婚约等方面发生的纠纷，约定每隔八年或九年举行一次特别会审法庭。我们从七河省1896年年度报告中引用以下资料作为例证，说明这些会审法庭的活动情况：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提出了九百七十一起诉讼，但其中四百九十四起被拖延了八年，因为我们霍尔果斯海关的官员们不让在护照、证件等某些手续上有所疏忽的我们的吉尔吉斯人出境。

报告中说，有位海关官员“考虑到边界的安宁，不愿意承认这种会审法庭的重要性。”……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中国人！

会审法庭只就六十五起案件，判给我们的吉尔吉斯人一千九百六十六卢布五十戈比和两锭元宝，外有十一匹马、五十合大麦和八个新娘子。中国臣民就八十四起案件，得到了四千五百一十五卢布和十九锭元宝，外有六十三匹马、二十六头牛、三头骆驼、九只骆驼崽、一百只绵羊、还有十五个新娘子！除了拖延未办的以外，其余诉讼案，或调解结案，或被认为证据不足而驳回。这样一来，据大略估计，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每宗案子得到了五十一卢布，中国人的每宗案子则得到了一百零二卢布。可能对会审法庭的裁决不完全满意的人，后来将用再次掠夺牲畜的办法来补足自己的损失。但是，只要在某个地方还有不是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时，对这种事情你就着实毫无办法。现在我们的人彼此已经不搞掠夺牲畜的报复行为了，因为掠夺牲畜者无处藏身。

只有和中国毗邻的人，才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难所。

帕米尔和阿赖的吉尔吉斯人，不到萨雷阔勒岭以远的地方去游牧，所以无论夏天和冬天，他们都受我们的支配。

同中国勘分帕米尔界线的事尚未进行过，但是，根据 1893 年协定，我们在这里的东部界线是沿萨雷阔勒岭这样一条巨大的实际天然分界线走的，因此预料不会发生争执，也没有任何必要再设置界标。

就这样，帕米尔问题已长久地沉寂下来。而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协同工作，表明了两个民族都有引人同情的特点，证明了我们作为近邻，彼此还能达成谅解，所以不应害怕这样的邻国。大家在亚洲都能弄到地盘。

第十七章

弗列夫斯基将军启程。科罗利科夫将军的席间致词。新总督杜霍夫斯科伊。费尔干纳的暴动。军事委员会。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省长的令人奇怪的冷漠态度并怀疑揭发阴谋的告密者。县里的主管人员：科雷托夫中校、扎伊采夫、叶尼克耶夫大尉、勃里亚诺夫上校。排演"灰姑娘"。不能叫醒将军。什维科夫斯基迫害俘虏。早在1895年就预示安集延要发生暴动。阿乌尔首领克里姆·阿里。拉热奇尼科夫中校的初步调查和卡劳尔上校的重审。安集延伊尚伊兹拉伊利鼓吹圣战。把告密者交由法院定罪。民政检察机关的活动。给无辜者定罪。安集延暴动以后再次提出调查。顾问伊利英斯基。拘留译员别克丘罗夫及其神秘之死。调卡劳尔到别的县去。发给克里姆·阿里一笔偿金。捷连季耶夫将军为复审和恢复被无辜判罪者的名誉而奔走。明提尤别伊尚马达利的计划。振奋人心的传说。寄希望于土耳其苏丹。苏丹的敕令。5月17日至18日凌晨。头一名俄国人的鲜血。当间谍的小铺老板。袭击在军营里熟睡的士兵。惊惶失措。警卫队长米哈伊洛夫中校。志愿者菲利皮申中尉。他修复了电报通讯。捕捉反抗分子。俄国"聪明人"销毁被捕的暴乱分子的罪证。

我们在有关章节里分析基尔斯的检查报告时，看到他把穆斯林居民对我们的和蔼和友善态度讲得天花乱坠。各部都有代表参加检查委员会，毫不奇怪，他们都把基尔斯的夸夸其谈当作真实的东西，并且依照它制定了边区管理条例新草案。该草案同边区的

行家、已故的考夫曼的草案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898年2月，弗列夫斯基男爵起程到彼得堡去为边区的需要奔走。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一去不复返，只有关于变卖霍尔小姐的什物的消息，引起了某些猜疑……。

在此以前，我们的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刚刚休假归来。他曾秘密向总督报告过英国密探从喀什噶尔潜入塔什干一事，可是却被这些在弗列夫斯基男爵家里受到殷勤款待的密探们知道了。对此彼得罗夫斯基流露了莫名的惊讶。

他们当中的一人在弗列夫斯基家里进午餐时碰见了彼得罗夫斯基，当人们从餐桌旁站起来时，他带着责备的口吻对彼得罗夫斯基说："我没有料到，您竟会在写给总督的报告里把我说得那样卑鄙龌龊……。"

很有可能，弗列夫斯基预先嘱咐过霍尔小姐，不要同客人进行
428 过分坦率的交谈，可是她却把这一警告通知了英国人。

这个英国女人在独身总督家里的身份就是有些暧昧，而社交界的女士们在正式舞会上都觉得有点拘束。

我们的令人尊敬的彼得罗夫斯基是以诚实的性格和敢于揭发虚伪而著名的。如果说他在塔什干这个地方无所顾忌地讲出了刚刚举出过的事件，那末，他在彼得堡也自然会毫不客气地谈论这件事情。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两起事件的联系：彼得罗夫斯基回来了，可是弗列夫斯基离开了……。

弗列夫斯基男爵也出席了为几位到欧俄去升任团长的营长们举行的饯别宴会。

在为即将动身的人们举杯祝酒以后，科罗利科夫中将宣布，总督也要起程去彼得堡为边区和他的部属的需要提出请求，因此，他提议也为总督的健康干杯，祝愿他获得成功，早日归来。科罗利科夫将军在自己的祝酒辞中简述了边区在近几年内的德政，并且解

释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治理，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带任何武器单独地在全边区范围内平安无事地来来往往了。

然而，弗列夫斯基男爵并没有再返回边区。他到彼得堡去后不久，就在1898年3月10日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根据3月17日的命令滨海区总督、参谋总部中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杜霍夫斯科伊调来接替他的职位。

对这次突然调动的原因纷纷猜测的边区俄罗斯居民怎么也没有料到又传来了另一则消息，不过它是在密谋策划下以及在我们极端轻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纵容下早已酝酿成熟的……。

1898年春天，在通常的平静气氛之中突然响起了晴天霹雳，铁路建筑师、乌尔萨季工程师从撒马尔罕拍来了一份使大家感到震惊的电报，说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人在明提尤别伊尚马达利的率领下，于5月17日夜里袭击了安集延市两个连的军营，这两连人当时正酣睡在未设防的营棚里……。

为什么电报不是由费尔干纳的驻军司令官拍来，而是间接地由一个非行政主管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呢？这件事甚至引起了怀疑。

在塔什干早就听惯了在前浩罕汗国发生各种风潮的传言，因为至今所发生的全是些微不足道的点点星火，只不过出现了那么一伙掠夺者，而且他们总是避开俄国人，只袭击自己人。所以，这一次也对报警的消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道听途说……，把苍蝇说成了大象。"……

但是，政府的电报通讯被暴动分子割断了，只有铁路的电报设施尚能使用。甚至发到彼得堡去的第一封电报不是呈送给皇帝的，也不是送给陆军大臣的，而是由费尔干纳省法院检察官巴齐列夫斯基先生拍发给司法大臣的，巴齐列夫斯基通过铁路的电报设

施发了这份电报。省长曾派人把自己的紧急报告送到政府电报局去，邮电局长报告说，电讯联络中断了。在得到这一通知后，省长并未想到利用铁路的电报设施，而是赶到安集延去镇压了。

弗列夫斯基男爵走后，锡尔河省武官省长科罗利科夫中将暂时接任了总督和部队司令官的职务，他深信弗列夫斯基男爵遗留给继任者的就是平静、幸福、处处安宁和普遍满足……。

"道听途说"很快就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原来在袭击安集延军营时我们有二十二名士兵阵亡，而且有两位过路的俄国和平旅行家被杀死。他们是否听到了科罗利科夫发表的、现在可不带任何武器单独地大胆在各地来往的庄严声明呢？或者说他们并未听到过，只不过他们毫无顾虑地未带任何武器在走他们自己的路呢？一伙暴动分子还袭击了护林员的住宅，并且杀害了他。

对军营的袭击虽说被打退了，但是有消息说在穆斯林中宣布了治哈德，即加扎瓦特(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因此还不知道事件将会如何结束。

5月20日，科罗利科夫动身去费尔干纳，随同去的有军事检察官多林斯基少将和负责特别复杂经济事务的军事检察员涅克拉索夫上校。这时候铁路才通到离塔什干还有八俄里的地方，在奇纳兹附近渡过锡尔河时，要通过一座摇摇晃晃的临时木桥，原来的桥被流冰冲坏了，这是流冰过后刚刚修复的……。军事委员会还是宁肯使用铁路。命令把第一步兵营从塔什干调到安集延去，而且命令在修建中的各铁路车站上由军队派出警戒哨。

但是应该说，这次暴动对费尔干纳的行政当局来说并不是一
430 件十分意外的事情。在此事发生前三星期，由于明提尤别的伊尚耍弄诡计而被撤换掉的库林乡长阿卜杜·卡加尔于5月17日(星期天)早晨带着关于该伊尚打算袭击俄国军队的情报来到了新马尔格兰。阿卜杜·卡加尔不是在职的人，他知道俄国行政当局非

常赏识伊尚，以致为了投其所好把乡长们都撤换掉了；因此他决定不亲自出面去找上司，而是把自己的消息转告给也是被撤换掉的法伊扎巴德乡长，该乡长认为这是显示自己忠于合法政权的机会，于是就到副县长科雷托夫中校那里去了。

科雷托夫对报告他的消息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当天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消息。在侦讯时，他是这样替自己辩护的："不信竟会有这么大胆的行为"；还说，阿卜杜·卡加尔以其固有的品质不能使他相信，而且他报告的也只是缺乏证据的传闻。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及时采取措施呢？后来，乱子闹大了，整个军事委员会，所有的县长、副县长、警察分署署长和乡长，一些民政检察员在助理检察官们的协助下，此外还有军事检察官及军事检察员，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搜集这样的证据。可是除了士兵们在俘虏身上发现的东西以外，未能搜集到任何别的物证；所有被捕获的人都是那么执拗地矢口抵赖，以致揭发他们都得花费相当大的气力。

可是，科雷托夫当时就在坐等这样的证据，而且把核实流言的事委托给他所不信任的阿卜杜·卡加尔！

显然，说报告消息者不可靠是不成为理由的推托……，行政当局本身有责任查证收到的消息，它有足够的手段去查证，而且法律并不要求报告消息者搜集消息的证据。可以用来替科雷托夫和其他一些也对已经得到的情报持轻率和不信任态度的费尔干纳行政当局的官员们进行辩护的理由，只能说是省长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中将本人也不相信在他这位对民众如此温和和关注的人那里，当地人竟会表现出不满情绪来！

想以讨好的办法在穆斯林中博得声望的行为，不单使省长的权力遭到明显的损失，而且使归他管辖的县级行政机关遭到了更大的损害。他在巡视的时候，冷淡、傲慢地对待下级，当着土著人

的面叱骂他们，用法庭、禁闭室和其他惩罚手段对他们进行恫吓。恰恰相反，和土著人交际时则立刻变换了腔调，满脸堆笑，温和攀
431 谈："呦，怎么样，我的亲爱的乡民们，你们近来怎么样，近况好吗，真主是怎样赐福你们的呀？"

当地人在公共场所里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看见，因为某个老奸巨猾的穆斯林控诉官员的一句话，省长就痛斥该官员，把他大骂一顿，不准辩驳和解释……。县长和警官备受屈辱，甚至已经不敢同所谓的"荣誉土著"，即财主、土豪、伊尚等平起平坐了。

这样，一个不识字的伊尚都握有实权，他撤换了乡长，委派哈孜，并重新恢复了在考夫曼时早就废除了的拉伊斯，这些人是手执短鞭来鼓励行善、制止酗酒和赌博以及激励专心致志的祈祷的。不难明白，密告这样一位有无限权力的、行政机关官员都要对之低首下心的人物，这些官吏就不得不有所考虑和要求证据了……。省长常说，部属们"爱夸大各种小事，把苍蝇说成大象"。省长的这些话使人只能坐待出事，那些非同小可的和耸人听闻的大"案件"会使你不再怀疑为"谣传"，会使你奉献给上级的不再是一只苍蝇。

奥希县长扎伊采夫中校和马尔格兰县的阿萨卡警察分署署长叶尼克耶夫大尉，同样也在5月17日中午前后收到了有关明提尤别伊尚策划阴谋、宣布加扎瓦特（即反对非穆斯林的圣战）以及关于几大群暴动分子行将发动袭击的告密。到扎伊采夫那里去的也是一个被撤掉的乡长卡拉别克·哈萨诺夫，他报告了他在奥希县的吉尔吉斯人中觉察到的骚动和他们打算出其不意地袭击奥希附近的军营，并同时袭击马尔格兰军营的企图。他报告说，承担执行袭击任务的是伊奇基林乡和亚兹亚万乡的吉尔吉斯人。扎伊采夫对所报告的全部内容也不相信，并且认为，加扎瓦特只不过是一种托辞，认为不过是新出现了一伙掠夺者，这帮人想制造点混乱以便发财，就象在费尔干纳省几乎每年都发生过的事情一样。

可是，晚上六点，卡拉别克再次来说明自己的告密属实。这时候，扎伊采夫就到测地小组去通知可能发生的危险，然后又把得到的消息通知了第四边防营营长阿法纳西耶夫上校，并且指出，应紧急占领城里的一些地方。阿法纳西耶夫立刻采取了警戒措施：派出了前哨散兵线，指派了值班连，并且给扎伊采夫提供了四名 432
骑兵。

扎伊采夫带上这点兵力，再加上一名自告奋勇的军官和自己手下的六名骑手，于当天晚上十一点朝匪帮预定的集合点驰骋而去。同时，他又往马尔格兰给省长发去了一份电报，报告他所获得的消息和他已采取的措施。

关于集合的地点，他是在刚要出发之前，从到达的村长们那里打听到的，这地方就在阿克-捷列克，那里准备了一面旗帜。

扎伊采夫并不知道骚乱分子不仅要袭击马尔格兰和奥希，而且同时要袭击安集延的计划，因此没有往安集延拍发电报。

他不担心奥希的情况，因为那里驻有一个整营，不需要安集延军营的两个连前来支援。就连扎伊采夫本人也不怎么重视吉尔吉斯人的集结，所以他带了十个人就朝那地方奔去！结果证明他没有错：奥希起事的祸首庞萨特①乌马尔伯克就住在奥希，并且密切注视着俄国人。当他看到军营里采取了反突袭的措施，看到县长在准备出征时，他就猜到，俄国人得到了消息，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已不可能，因此没有希望取得成功。庞萨特马上派自己的骑手带着取消袭击的命令前往集合地点。当扎伊采夫到达那里时，已经碰不到任何人了。

扎伊采夫在十八俄里处遇见了瑙卡特乡的乡长加兹巴伊，此人为了报告暴动的事，正徒步前往奥希。他说，一个骑手盗走了他的坐骑，当他下了马，让那个骑手把马勒住时，那人却跨上马跑

① 疑为潘萨特（五百户长、营指挥官）之误。——译者

掉了。

拂晓前，扎伊采夫走了四十五俄里，来到了阿克-捷列克，包围了伊尚的清真寺，可是未发现任何人。不过清真寺里有大约十根棍棒和笞杖，因此扎伊采夫命令毁掉清真寺。在清真寺附近有一些空无一人的帐幕。帐幕里也有一些棍棒和笞杖。扎伊采夫在此地留下四名骑手后，就赶紧返回奥希。从卡拉别克和村长们的证词中查明，5月13日夜里，一些首领，其中包括乌马尔伯克，曾到伊尚家里聚会。16日去开会的将近一千人，在这里参加会的还有1876年出名的暴动者普拉特汗的老搭挡。

他们决定宣布，将策划暴动的伊尚的侄儿阿卜杜勒·阿齐斯立为汗王。17日召集了大约三百个吉尔吉斯人，从坟地上割来了一条公水牛的尾巴，悬挂在旌节的顶上，而且用黄色头巾作为旗帜。

433 他们规定在晚上十一时以前在离奥希十二俄里处的塔姆奇-布拉克集合，但是一名五十户长往这里驰马跑来，他送来了"哈巴尔"(即消息)：县长亲自来了！聚会的人马上就散掉了……。不过，夜里有两个土著人骑马到了营的火药库跟前，可是听到哨兵的吆喝声后就疾驰而去。

多亏县长果断，袭击奥希的事就这样未能实现。

第二天早晨，关于袭击安集延军营的消息传到了奥希。警报一响，所有的俄国人都进入要塞，连电报员也去了，因此电报局也停止了工作。

明提尤别的乡长尼扎姆·马格杜姆和卓到阿萨卡警察分署署长叶尼克耶夫那里去报告说，他的乡骚动起来了，特别是伊尚穆罕默德·阿里(简称马达利)住的明提尤别和塔吉克两个村子。这两个村是近邻，乡长早在5月13日就听说，马达利日内就要宣布加扎瓦特，还说将从安集延开始行动……。可以用来证明传闻的是，居民们开始把最贵重的什物埋藏起来了……。

乡长去找过伊尚，也曾派遣几位有声望的人物到他那里去过。伊尚坚决否认，断言这全是他的敌人们散布的无稽之谈，还说造反需要有人和武器，而他既没有人，也没有武器。叶尼克耶夫相信这个乡长的报告，他是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而到科雷托夫和扎伊采夫那里去的是一些自愿者，是被撤换掉的乡长，他们可能因此对伊尚心怀不满，要进行报复。撤换的事是拥护伊尚的、跟乡长敌对的一派搞的，目的是要安插自己的人当乡长，以此来保证密谋的成功。

叶尼克耶夫只是在两小时以后才往新马尔格兰派出了一名骑手，带着情报到县长勃里亚诺夫上校那里去。因为事情与安集延有关，所以他又派另一名东干骑手到距离阿萨卡总共十五俄里远的安集延去。不过，伊尚在获悉乡长到警察分署署长那里去的消息以后，就派了几名自己的信徒去监视他。他们追上了乡长，劝他回去，不要向俄国上司报告任何事情等等。但是乡长继续赶路，既未表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承诺。伊尚的走卒们发觉，在乡长同叶尼克耶夫谈过话约莫两小时后，一名骑手从院子里骑着马出来，沿着安集延的路走去。他们就跟在他后面，在半路上杀死了他。他们没有触动到马尔格兰去的那名骑手，大概预计他一定会碰到伊尚的大队人马，也免不了一死。

434

不过，骑手侥幸地溜进了新马尔格兰，大约在晚上九时把公文交给了勃里亚诺夫。勃里亚诺夫不相信收到的消息会是真的，不认为它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却是如此），可他还是动身到省长那里去了，并且报告了这个消息。

这天晚上，在省长的庭院里正在彩排儿童小歌剧"灰姑娘"①。歌剧中的歌词部分是由什维科夫斯基亲自编写的，乐曲则是由营的乐队指挥从各种最新歌剧的曲调里选编集成的。马尔格兰知识

① 俄罗斯著名童话中之主角，受继母虐待，夜间睡在炉灶旁边灰堆上的女孩。——译者

界的儿童们十分努力地排练演唱着自己的歌剧，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哪有功夫去管暴动的事呢？他说："总爱把事情夸大，老是把苍蝇说成大象"。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或制止暴动的措施！省长连最一般的、最轻而易举的措施也未采取——竟未往安集延拍发个电报……。不过，他指派勃里亚诺夫明天早晨骑马到明提尤别去一趟，而现在哥萨克的马匹正在牧场上吃青草，何必奔忙呢！

其实，叶尼克耶夫在阿萨卡就白白浪费了时间，他未能下决心在白天带着十五名骑手去拦阻伊尚。他自己是鞑靼人，大概就因此害怕了……。奇怪的是，被派往安集延去的东干人长时间不见回来，竟未使他发生怀疑。来回三十俄里，这就是说，这个东干人顶多在四小时后，即在晚上六时以前就应当返回。可是，叶尼克耶夫无所事事地坐等到七点，而且未派第二个骑手带着通知的抄件到安集延去……。就是他本人也满可以不慌不忙地到那里走一趟，这样做至少能拯救二十二个俄国人的生命……。

晚上七时，叶尼克耶夫不再害怕自己的骑手和伊尚了，就动身前往塔吉克村。他于晚上九时左右到达该村，在该村附近碰上了伊尚派去切断马尔格兰和安集延之间的电报设施的一伙有三十人的匪帮。叶尼克耶夫的骑手们赶上捉住了一个"舌头"，然而这个"舌头"照例胡说八道地瞎扯了一通。叶尼克耶夫在村里没有碰着伊尚，在他的住宅里逮捕了将近十五个手执棍棒的仆人，在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阿萨卡去了。

军事检察官就有关行政当局在暴动一案中的过失所作的结论里说道："以他所拥有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兵力去追捕伊尚，而且还是在被煽动起来的居民中间去搜捕，这应该说是叶尼克耶夫大尉的一种于事无补的愚蠢行为。"但是当他到明提尤别去时，被煽动起来的居民并没有袭击他！扎伊采夫也是极不理智地行动，而

且不是去追踪，而是去迎击。这样的愚蠢行为是可嘉的。在委派 435
叶尼克耶夫和阿加别科夫这两个鞑靼人当警察分署署长时，长官们认为，懂得当地的语言，并信仰同一宗教将使他们有可能同民众的关系密切起来。可是，检察官写道："一般地说，他不能跟民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包括伊尚。"

1897 年在委任叶尼克耶夫后，勃里亚诺夫在送他到警察分署去时作了临别赠言，建议他去拜访伊尚，同这样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搞好关系……。在出了乱子时，勃里亚诺夫就不是象他所理解的那样来解释这个建议了：不是建议去俯就他，而是要去了解情况并监视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的活动……。

1897 年 10 月初，叶尼克耶夫首次拜访了伊尚。警察分署署长作为一个真诚的穆斯林，对穆斯林们所尊重的虔诚信徒十分恭敬，甚至吻了他的手……。

此事给在场的人和伊尚本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临别时，伊尚给他赠送了一些礼物，其中包括两匹马……。叶尼克耶夫谢绝了长袍和其他东西，但是收下了马匹，他回赠了一块金表。有人把此事报告给了什维科夫斯基，什维科夫斯基则认为这是"不知分寸的举动"，而训诫了叶尼克耶夫，并命令他退还马匹……。接近和甚至更严密的监视之路被阻隔了。

当明提尤别乡长来报告的时候，在场的有正在叶尼克耶夫家作客的他女儿的未婚夫阿加别科夫上尉。鉴于暴动有可能引起普遍危险，阿加别科夫甚至不想返回自己的住所伊斯巴斯肯特警察分署，他安心地留下来，直到晚上。

晚上十一时十五分，扎伊采夫发来的第 82 号电报送到了省长的官邸，扎伊采夫报告了暴动的事态，并且请求准许动用半个连在县里维持秩序。庭院跟前设有一个专门的守卫室。传令兵收下了电报，可是不敢在大门上按电铃，因为听差在早晨就告诉过他：不

能叫醒将军。这份电报就这样在守卫室里一直搁到早晨八点钟。

这时候，勃里亚诺夫收到了叶尼克耶夫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说伊尚确实出动到安集延去了。勃里亚诺夫准备到县里去，就在早晨九时委托米罗什尼钦科把这份报告送交省长。这一次把将军叫醒了，他到底接见了军官，只是在早晨十时才开始工作，往电报局送去了电报，但电报未被接受，因电报设施坏了。铁路的电报设施并没有出毛病，可是什维科夫斯基就没有想到去利用……，而且他
436 仍然认为伊尚的出动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这里群众换地游牧并非怪事，到远处去朝圣也是常事，所以想怎么推测就可以怎么推测。

那时候，起参谋作用的是参谋部军事办公厅主任卡尔波夫中校，但在接到关于伊尚的几队人马在夜间的可疑行动的确实消息后，什维科夫斯基甚至没有派人去找他。卡尔波夫照常在中午十二时带着通常的报告来了，在省长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边区发生了暴动。什维科夫斯基十分悠闲地谈着话，顺便告诉他说："收到了一些关于当地人暴动的消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给他呈上了一份菲利皮申中尉从库瓦村发来的电报，说军营遭到袭击，第四连受到了巨大损失，在该连现有的五十二名士兵中二十二人阵亡，十八人负伤(其中轻伤五人)。

省长只是在这时候才从自己的迷惑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说："事情严重了"，于是开始下达命令①。以往故意作出的那种"对待亲爱的乡民们"的温情，象一副坏了的假面具一样，跌落下来了，出现了一个冷酷，威严的复仇者……。什维科夫斯基带上一支小卫队出发到安集延去，在伊尚匪帮昨天经过的所有村镇里残酷无情地用马鞭鞭打遇到的"亲爱的乡民"，因为他们未报告匪帮过

① 卡尔波夫的证词，第811页。

境的事……。在安集延开始了一场对俘虏伤兵的迫害……，省长野蛮地、毫无必要地折磨这些人，他的残酷行为无论如何也无法为之辩解。他用皮鞋后跟踢他们的脑袋……，两人竟被鞭打致死。保住了命的则在医院里俯卧了几个星期，因为动弹不得无法变换姿势，有的人甚至跪着把头扎在枕头里……。不用说，他们辜负了省长的信任。他们的行为表明，省长那一整套对待他们的办法及其全部民政活动都错了。当然，把他从香甜的、伴随着美妙幻境和"灰姑娘"的睡梦中闹醒的也是他们。他感到立足点从他的脚底下滑掉了……。但是，在全体俄国人看来，他身上迸发出来的出人意料的狂怒，毕竟是令人莫解的，也是不必要的。

总之，有关伊尚的阴谋策划活动，省长是在袭击安集延前的六小时才知道的，当时伊尚的队伍刚刚从明提尤别动身。如果说省长确实不愿事必躬亲，也不想惊动别人的话，那末发电报通知安集延的驻防部队进行防备，则应是他的神圣职责。

密谋是在勃里亚诺夫的县里酝酿成熟的，暴动也是在他的县里开始的。可是勃里亚诺夫直到早上，当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时，还 437
原地未动。科雷托夫则把一昼夜所得有关暴动的消息全部封锁起来……，仿佛人们都在等待谣传变为事实后才好一举歼灭他们。

毫无疑问，1879 年总军事法庭给我们提示的教训在这里起了作用。当时总军事法庭撤销了地方军事法庭对潜称汗王的萨尔特人苏丹·艾哈迈德的判决。理由是：该人虽图谋结伙杀害某个俄国官员，但未及犯罪即被拘捕(四个同伙也同时被捉)，他的犯罪意图并未表露。现在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暴动者相当明显地表露了自己的意图，因为他们几乎把一个整连杀光了。

安集延县长卡利舍夫斯基中校对于在邻县酝酿着的那件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为此不能怪罪他。但是，安集延人答应帮助伊尚，而且出动了将近二百人去迎接他。在袭击以前好久，就有那么一

个毛拉和形形色色的杜凡①，在城里亚洲人居住区的各条大街上公开宣传什么东西。对宣传的内容，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法院始终都没有弄清楚。目睹的俄国人证明说，民众被宣传鼓动起来了，他们随着毛拉和杜凡们念的叠句同声喊了起来："啊，乌鲁斯！"（即："啊，俄国人！"）卡利舍夫斯基应该知道这件事，并应追查。

我们在有关章节里说过，在这里，当地的诡计多端的宗教狂热分子在街上和广场上进行公开宣传，实际上是不受禁止的，然而俄国人的政治上最没有问题的公开演说却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手续，未经特别准许是不让当众讲演的。显然，这一情况是反常的和有害的。

自然，关于暴动的情报收到较晚，这可作为行政当局的某种辩护理由。不过，用来采取紧急和断然措施的时间毕竟是足够的。告密者本人不知道伊尚出发的确切时间，恰恰是由于伊尚已经知道了乡长尼扎姆打算向上司报告的意图，这才急忙起事了。伊尚十分正确地估计出，俄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秘密报告，然后就开始进行思考、进行查询和收集证据，这样就会延缓采取措施的时间，从而错过时机。他甚至根据经验知道，俄国人处于令人惊讶的迷惑状态之中，他们坚信摆脱了汗王的专横压迫和无止境的内讧的民众是热爱他们的。他也知道，俄国的行政当局对当地人互相告密的事情不仅抱不信任态度，而且干脆就采取敌视态度。伊尚本人以及整个穆斯林宗教人士经常向民众说教，讲什么汗王的专横毕竟
438 是穆斯林的专横，而不是俄国的专横，俄国人把我们从未见过、从未听过的新习俗强加给我们。至于内讧，它并不使所有的人破产，而能帮助很多人发财，帮助他们同自己的仇敌算账。

令人惋惜的下述事情② 就是行政当局对待秘密报告的态度的

① 过赤贫生活的德尔维希教徒，见本书 568 页。——译者

② 见锡尔河省法院 1895 年第 137 号卷宗及 1896 年第 5 号卷宗和省公署 1898 年卷宗。

明显例证：1895年2月19日，奥利耶阿塔县乌尔-马拉尔乡第七阿乌尔的首领克里姆·阿里和他的弟弟阿尔兹库尔向县长卡劳尔上校报告说，他们那里来了一个安集延的伊尚伊兹拉伊利汗·丘里亚，他冒充是汗王后裔；还报告说，此人正在为加扎瓦特募集资金，征集在呼吁书上签名和盖章，并在编造花名册。按照他们的请求，呈文已由奥尔洛夫卡村的门诺派教徒、预备役司务长亚科夫·阿布写好了，因为告密者们害怕在卡劳尔手下供职的那些鞑靼族译员。后来的情况证实，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卡劳尔在县里各处旅行，他的助手拉热奇尼科夫中校就着手进行初步调查。调查进行得极其周密。十一天以后就下令逮捕伊尚。可是，译员赛义德·坎萨卡莫夫派骑手乌姆麦特·阿里预先把此事通知了伊尚，并命令阿乌尔首领卡拉·奥伊，叫他替伊尚担保。因此首领未交出自己的客人来……。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是吉尔吉斯人毛拉加利在3月初报告的。他解释说，民众中可以看到忐忑不安的情绪，审问应通过俄国的译员进行，而不要通过鞑靼人。

已查明，伊尚伊兹拉伊利是安集延县达尔达克村人，继承父业当了伊尚。他每年去奥利耶阿塔县向那些握过他手的——即表示同意承认他是自己的伊尚并成为穆尔特（缪里德派教徒）的吉尔吉斯人征收酬金。

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为了给伊尚募集施舍，民众推举出了一些专门的收集人哈尔帕（叫哈尔帕或哈里发均可）。

伊尚打算1895年到奥利耶阿塔县和七河地区去，他从安集延县长那里领了一张到科帕尔城去的护照，为期六个月，到4月10日为止。

伊尚避开俄国行政当局秘密地在吉尔吉斯人中住了四个月，就在逮捕他的命令发出七天之后，即2月28日，他带着侍从洋洋得意地莅临奥利耶阿塔。他把护照交给译员尤涅巴伊·伯克纳扎罗

夫去登记，还硬说他直到现在未来得及登记护照，他就毫无阻挡地回到阿乌尔去了。当他的忠实骑手乌姆麦特·阿里通知他，说他
439 被传唤到拉热奇尼科夫的办公室去问话时，他很沉着地解下了自己华美的、银质的、带有一个肚兜的腰带，并且交给自己的一名忠实的哈尔帕，这个哈尔帕马上就不见了。据作证的吉尔吉斯人说，在吊在腰带上的肚兜里有将要参加加扎瓦特的人员名单和一份呼吁书，上面盖满了最有势力人物的印章。证人萨尔巴什认证说，有印章的文据是在3月1日的夜里烧掉的。就是那同一个骑手，在依次传唤同伊尚一起来的哈尔帕和穆尔特时，把受传唤的哈尔帕安达什暗中换成另一个没有关系的哈尔帕库兰。

安达什，这个从伊尚那里为自己在未来的穆斯林王国中买得塔什干省长职务的人，立即藏匿了起来。而库兰在招认他是被民众推选出来征收伊尚赋税的哈尔帕之后声称：审问他是搞错了，因为他是出于好奇心而钻进县公署来的。

伊尚于3月2日被捕，而骑手乌姆麦特·阿里也象伊尚的所有主要伙伴一样是在4日被捕的，一共六人。拉热奇尼科夫未让鞑靼族译员参与审讯，而使用了一个门诺派教徒格尔曼·杨增。

不用说，伊尚在各个方面矢口抵赖，连护照也认定是假的，因为他没有请求准许到七河地区和科帕尔去。可是当作证的吉尔吉斯人揭发他雇佣骑手去搭救他那被行政当局依法流放到科帕尔去的弟弟时①，他就硬说这全是谎言，说他至今连弟弟流放的事也不知道！亲兄弟都不知道，其它省的吉尔吉斯人是怎样知道此事的呢？他觉得莫明其妙。

伊兹拉伊利的穆尔特和哈尔帕们自然都异口同声地证明，他们认识他三十年了，认为他是一位圣徒，是能治好各种病痛的人，

① 伊尚伯克因参加僭称王的吉蒂姆汗的匪帮，于1879年被流放到列普辛斯克镇。科帕尔县位于西西伯利亚境内。

从未听到他说过任何一句反对俄国政权的话。可是那些同他没有搭手的人，则不讲情面地证实，伊尚在三个月前曾到乌尔-马拉尔乡第六阿乌尔去过，他同妻子、儿子和三个萨尔特人一起住在沙德曼清真寺里。在他的主要助手哈尔帕安达什、希尔泰和巴伊先特的协助下，向卡拉吉尔吉斯人征收纳齐尔(伊尚赋税)时，他断言很快将开始同俄国人进行圣战，说流放到科帕尔去的弟弟正在七河地区准备这件事情，剩下的就只是从流放中把弟弟搭救出来，到那时候，在5月3日以前返回安集延后，他将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展开 440
加扎瓦特的旗帜，战胜俄国人，并宣布自己为穆斯林王国的汗王，因为他是汗·扎德(即汗王血统的王子)。他任命自己的随从沙克为伯克、奥利耶阿塔的县长，而且委任安达什为塔什干省长。

可见，安集延的5月暴动，早在1895年就宣布过了，虽说只是在1898年才发生。

有关加扎瓦特的决议，是经当地人中的官员和财主们盖印确证了的，因为一般人通常都没有印章。第三阿乌尔的吉尔吉斯人翁克的口供是值得注意的。他说，伊尚吸收来参加此事的人"与其说是宗教界的人士，不如说是有势力的人物，他给他们赠送了礼物。"但是，在他们当中，第十阿乌尔的前任乡长苏凡伯克和第三阿乌尔的当时的乡长穆苏利曼就拒绝加盖自己的印章。在调查时他们向拉热奇尼科夫声明了此事。无论证人们如何害怕自己的乡亲，但是，吉尔吉斯人努尔·马姆别特、马杰利、苏丹萨迪巴耶夫、马姆伯克、萨尔巴什、托卢巴伊、乔莱、艾尔奇、巴什凯，连乡长和告密者总共十四人，把伊尚的全部企图揭露得淋漓尽致。

奥利耶阿塔县的暴动计划，原拟首先洗劫所有俄国人居住区和德国人居住区，随后袭击奥利耶阿塔市，消灭全部俄国人，并且牢固占领城市。打算在夜里发动袭击。

但是，总有一些对德国人比较关怀的吉尔吉斯人，他们预先通

知移民们夜里不要走出家门。奥尔洛夫卡村的门诺派教徒们对武器的态度不象他们邻村的伙伴那样深恶痛绝，他们向上司提出了供给他们别旦式步枪的请求……。

当丢失的伊尚的腰带找到了时，发现肚兜里只有伊尚和第七阿乌尔的吉尔吉斯人艾尔奇订立的一张和解契约。艾尔奇对伊尚强奸他的年幼女儿不予追究，伊尚则答应一定给他八十卢布和两匹马。伊尚带着家眷在这位吉尔吉斯人的家里过了夜，一大清早就起身继续赶路了。主人的十二岁的女儿向母亲说，夜里伊尚强奸了她。艾尔奇扣留了在他家过夜的伊尚的妻妾，急忙去追赶这个无信义的客人，并且拦住了他。不过在比伊、阿乌尔首领和乡长的调解下，事情以和解告终。然而，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使人看清了伊尚的伪善面目。他的一些穆尔特与他脱离了关系。吉尔吉斯人看出伊兹拉伊利纯粹是一个骗子，下决心揭穿他，向上司报告了
441 他的勾当。但是，伊尚想了办法：他对艾尔奇及其亲属提出了诉讼，指控他们丧失信誉，赖了一千一百卢布的账。起诉由同一位比伊以民间裁判的资格断定是正确的，于是就出现了一千一百卢布的债务。向吉尔吉斯人提出的债权要求不是以书面字据来证实的，而是由证人来证明的。每个奸诈狡猾的人用一笔微不足道的酬金就可以随便找到多少个这样的证人。

于是，对伊尚的告发就被说成是报复和想要摆脱巨额债务的偿付。对此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艾尔奇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幸女儿向伊尚领到钱，也没有得到马匹……。

当卡劳尔带着跟伊尚关系极为密切的译员别克丘罗夫于4月初归来时，初步调查的情况就是如此……。首先他命令拉热奇尼科夫释放骑手乌姆麦特·阿里，随后因案件的意义特别重要，就在4月9日书面指示拉热奇尼科夫，把初步调查工作交给他，即交给卡劳尔……。

实际上调查已经结束，告发的正确性已由许多证人加以确认，只需等待从安集延取得关于伊尚伊兹拉伊利及其被流放的弟弟的个人身份证明书了。然而不知何故，卡劳尔决定把案件压下来……。伊尚已向吉尔吉斯人征收了大量的贡赋，光是绵羊就给他送交了大约六百只，价值四千卢布。

卡劳尔的所有译员都发了财，尤其是别克丘罗夫。卡劳尔本人也会讲吉尔吉斯话，因此他的译员们只有得到他的同意才能进行撞骗……。

卡劳尔开始了他的审讯。他几乎把所有原告方面的证人都传唤到奥利耶阿塔来了，并且把他们强制留在这里住五天到十八天，直到他们确信对伊尚作有罪的判决不合他们的全能长官的心意为止。别克丘罗夫在卡劳尔的各次审问之前，多方开导他们应如何正确行事，如果他们想快一些回阿乌尔去的话。

吉尔吉斯人的资产是牲畜，而不是钱。因此，身无半文，在城里住那么长的时间，无异于用饥饿折磨自己。除了门诺派教徒阿布和杨增以外，所有被传唤来的证人都渐渐地屈服了。甚至递交呈文的克里姆·阿里、他的弟弟阿尔兹库尔以及毛拉加利都同意供称，他们同护林员杨增商量的是关于伊尚的一千一百卢布的错误诉讼，可是杨增给阿布口授写下的完全不是那件事，申诉人不知道状纸上用俄文写的是什么内容，就把它呈送给上司了……还说什么在初步调查时，他们本来想向拉热奇尼科夫招认，可是当翻译的是杨增，他用流放西伯利亚来吓唬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承认的话。

另一些原告方面的证人，在推翻原先的证词时肯定地说拉热奇尼科夫在审问时使用了威胁手段（289 页的背面和 296 页），并监禁了他们等等。不仅如此，4 月 18 日第三阿乌尔还草拟了一个 442
群众大会决议，由一百零九人用各种不同的记号如十字、小钩等画

了押。决议说，沙克是个可信赖的人，被拉热奇尼科夫毫无理由地逮捕了。吉尔吉斯人已经看到案子的趋向对伊尚有利，于是就无所畏惧地到卡劳尔那里去大胆控诉他的助手了……。

4月27日，卡劳尔起草了一份关于终止对被捕的六名伊尚的助手的调查和解除对他们看管的决定。5月8日调查结束，并把它报送到省检察官那里，附有一封公函。卡劳尔在公函里要求按照法典第940条就诬告罪对告密者克里姆·阿里、阿尔兹库尔和毛拉加利进行追究，并根据第939条就捏造恶意的诉状罪对武装护林队队员杨增和阿布进行追究。应释放伊尚和他的儿子卡马利金并发送回原籍。正好，伊尚的护照期限在一月以前满期了，反正他应该回安集延去了……。

副省检察官卡尔波夫按照卡劳尔的要求草拟了关于终止对伊尚的诉讼案，并以诬告罪对该案的原告们提出新的诉讼案的议决。不过没有提到杨增和阿布，没有追究他们。然而，卡劳尔撤销了他们的护林守卫者的职务，他们迫不得已到塔什干去逃生，以免继续遭受迫害。7月8日，决议被呈报到弗列夫斯基将军那里，他也对决议表示同意。省检察官科瓦连斯基在给奥利耶阿塔县的副调解法官巴拉奈克送去关于对克里姆·阿里、阿尔兹库尔和毛拉加利进行侦讯的提案时，给他送去的并不是全部调查材料，仅仅是调查材料的摘录。因此，他没有把证人们在拉热奇尼科夫那里证明告密正确的证词通知预审员。科瓦连斯基还亲自前往奥利耶阿塔去监督侦讯。

被告们对卡劳尔的审问记忆犹新，因而他们宁愿一口咬定对他的回答，供认自己有罪，并把全部灾难推到杨增和阿布的身上。这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证人，有五个吉尔吉斯人到德米特里耶夫卡侨民区的教师加斯托夫那里去，请求他用俄语写一份呈文，报告乡管理人在肯科尔乡集会表示赞同加扎瓦特和在呼吁书上盖章的

事，农民穆拉夫廖夫也听到过有关加扎瓦特的谈话。奥尔洛夫卡、弗拉基米罗沃和罗曼诺沃移民区的门诺派教徒保尔斯、奈曼、巴尔奇、弗朗茨和阿布拉姆·埃佩、迪克和阿布拉姆斯，都证明吉尔吉斯人到杨增那里去商量的正是有关报告预谋暴动的事，而完全不 443
是谘询关于向他们要什么一千一百卢布的诉讼案的事，证明吉尔吉斯人警告过他们夜里要小心，因为正在组织一个有两千人的匪帮袭击新村和城市，证明卡劳尔的所有译员跟案件有牵连，证明吉尔吉斯人自己现在正千方百计地迫害告密者，证明在释放伊尚后和去纳曼干时，民众曾兴高彩烈地欢迎他，分赠了丰富的礼物，光是集中在县界以外恰特卡尔河渡口附近的绵羊就有六百只，证明曾使用暴力殴打强迫别人加入暴动，证明搞密谋的头目们曾说过，他们的武器储存在山里的某个地方等等。

虽说有这样一些证词，受理侦讯的副检察官佩斯托夫在提出的起诉书中仍小心翼翼地避而不敢证实克里姆·阿里和其他人的告状，谨慎地故意不谈公诉产生于卡劳尔的补充调查，而且起诉书上开头就是一段完全虚假的声明，似乎被告们的罪过是拉热奇尼科夫在调查过程中才发觉的。其实，拉热奇尼科夫正好查明了被告们没有诬告，而改写全部调查并迫使证人撒谎的人，不是拉热奇尼科夫，而是卡劳尔。

1896 年 1 月 24 日在锡尔河省法院开庭时①，根据当时那种莫明其妙的诉讼程序，无论是被告或是证人，都不出庭……，一切全取决于法官一人所作的案情报告。对被告们提出起诉决议的前任副检察官卡尔波夫作了报告。他就是按照上述精神报告了案情……。

显然，其他法官完全不了解案情，关于证人们所提出的有利于

① 主席是苏卡乔夫，成员有鲍尔科夫斯基和卡尔波夫，代理检察官为佩斯托夫，受委托的私人辩护人是克雷扎诺夫斯基。

被告们的证词，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辩护人也未曾看过案卷，他把自己的责任仅限于替被告要求减刑，因为他们已经认罪了。于是，令人发指的、可耻的不公正事情就出现了：三位忠于俄国政府的吉尔吉斯人，被认为犯了诬告罪，并被缺席判处褫夺一切特权，送看守所关押一年半；

应当指出，早在预审时，他们都已被捕，但阿尔兹库尔和毛拉
444 加利在交了三百卢布的保证金后，于 9 月 29 日交保释放，而有病的老人克里姆·阿里于 11 月 30 日被捕。

判决书完全是根据起诉书写成的。2 月 24 日，向关在狱中的克里姆·阿里宣读了判决书，4 月 5 日和 7 日，对其余的人宣读了判决书。就这样，令人敬重的老人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平时责难民事法庭总是逆行政当局行事，这次却悄不作声……。鞑靼人、译员、卡劳尔和阴谋家们同自己的伊尚一起，为牺牲了无辜的被告而弹冠相庆。

然而，1898 年 5 月，暴动果然就在安集延爆发了。这一无耻的胜利和令人发指的不公正行为的后果是二十二名俄国士兵牺牲了生命……。

塔什干很少有人知道，暴动早在 1895 年就有过预兆，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才延缓了时日。民事法官们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明智地保持缄默。唯独主席苏卡乔夫，为他在这件往事中曾经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极为愤懑，但如果行政当局不先提出来，此案已无法纠正。这时，了解案情的门诺派教徒杨增住在塔什干，他在会见武官省长属下的专差卡尔采夫上尉时，把两个相互矛盾的调查、侦讯和对拥护俄国政权的不幸者的审判的全部经过，作了详尽的讲述。随后，他还把用德文写的、垂教于自己孩子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交给了卡尔采夫。留下来代理省长的四等文官霍穆托夫下令进行正式调查。但紧接着收到奥利耶阿塔寄来的、签了

杨增化名的有关该案件的秘密报告。不过，报告中把伊尚伊兹拉伊利同伊尚马达利混为一谈了，但卡劳尔干预调查的情节大体上跟已经知道的详情相同。

7月初，军事法官捷连季耶夫少将审判了伊尚马达利及其主要同谋者后自安集延归来，从卡尔采夫那里获悉了克里姆·阿里案件的梗概，就将此事通知了军区副参谋长，后来又为被无辜判罪的人申张正义而向省长科罗利科夫将军提出复审，以便恢复他们的名誉。科罗利科夫借省检察官伊利英的话加以推诿，认为卡劳尔的罪过已为时效和上谕所抵消（尽管隐瞒叛国罪是不能用这样 445
的时效来抵消的），给那些因他的过错而受害的吉尔吉斯人酬偿一百卢布或委派他们担任民政管理方面的职务就行了。

且不说一百卢布和二十一个月的监禁是否能够相抵，也不说被褫夺一切特权的人可以参加何种社会工作，也可不提卡劳尔的责任，但完全恢复被无辜判罪者的名誉毕竟关系到俄国的名声，这是法院和行政当局的神圣职责。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审判条例（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34条）责成检察机关在类似情况下进行复审。顺便说一下，根据第935条，被列为复审理由的有：发现被判决有罪者的无罪证据，发现据以判决的供词是捏造的。所有这些在本诉讼案中都有。不仅如此，卷宗中也全有，但检察机构和报告员在开庭时都回避了……。很清楚，如果现在在法院已经掌握的那一堆调查和侦讯笔录里发现被判有罪者的无罪证据，检察机关会觉得是奇怪的，但是一般的正直概念要求人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粗心，如果不能这样做，那就可以说，我们遇到的不是错误或粗心的问题，而是对行政当局的蓄意奉承了，假如不是什么更坏的东西的话……。

当时，再次进行了初步调查，十分清楚地查明了卡劳尔和译员别克丘罗夫的不法作风。卡劳尔在休假，别克丘罗夫则因另一件

诉讼案于7月29日被免除职务。

于是，控诉状从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飞来，别克丘罗夫进了监狱，不久就莫明其妙地猝然死去……。

人们怀疑他是被伊塞克湖中一种有名的蕈根（含有无法进行化验的附子）毒死的。派往该地的省公署顾问、五等文官伊利英斯基于8月3日开始进行核对性调查。被告人和证人曾在卡劳尔跟前推翻了对拉热奇尼科夫所作的供词，这次都异口同声地证实，他们是因为害怕挨饿和丧命而被迫推翻原供词的。卡劳尔在县公署里扣留了他们将近十五天，有些人被扣留了十八天，他们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别克丘罗夫搞对质……，不是单独审问，而是一群群地审问。如果卡劳尔不喜欢该供词，他们就不记录，并且命令证
446 人"明天"再来，直到该证人最后同意改变自己的供词为止，这时才把这种口供写进记录，才放证人回家。

伊利英斯基向科罗利科夫将军呈报了调查报告，附上自己就诉讼案件所作结论的报告，其中把卡劳尔的活动解释为过分信任别克丘罗夫和想向上级表明自己县里似乎平安无事。由于他在民众中引起了公愤，所以留在奥利耶阿塔是危险的，应当把他调往别的县份。

1898年11月10日，科罗利科夫向总督送呈了第2512号和14682号报告，他在报告中按伊利英斯基的汇报陈述了相同的理由，并请求用以下办法补偿被无辜判罪的人：给有病的和完全被整垮了的克里姆·阿里一次补偿一百卢布，授予他的弟弟阿尔兹库尔和毛拉加利以某种职务……。同时，科罗利科夫引用了检察官伊利英的口头结论：重新审理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会使民众不安和恐慌……。同意报告的批示下来了，象考夫曼时期的做法一样，卡劳尔调到了彼罗夫斯克县……。

来往公文全部保密，以致当捷连季耶夫取得代理总督伊凡诺

夫中将批有全部案卷交与参阅字样的佐证卡时，伊利英斯基仍表示未经省长许可，不予照办。

捷连季耶夫最后于1899年7月向新任办公厅主任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勃罗多夫斯基提交了一份简单的备忘录，向杜霍夫斯科伊将军报告他显然不知道的情况，并提出请求，或重新审理案件，或批准在报刊上公布案卷，以便恢复被无辜判罪者的名誉。正是早该料到那样，杜霍夫斯科伊将军以关切而又严谨的态度对待提及的问题。省公署的全部来往公文和省法院的卷宗，就于次日提交总督办公厅，公开了秘密。这样本该依法由民事法庭检察官负责的复审问题，直到最后公诸于世时为止，却由私人奔走了整整一年。

少得可怜的一百卢布补偿，象是对前任阿乌尔首领的一种辛辣嘲弄，他在三年公职期间，能领到比这多好几倍的薪俸。两年来受侦讯、审判和坐牢折磨，使老人的身体完全衰弱了……。不公道和不应受到的耻辱，更主要的是使游牧人感到难熬的狱中监禁（这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定居），影响了他的身体。 447

这一起令人发指、声名狼藉的诉讼案，将以俄国司法慷慨奖赏俄国忠仆的范例，长久地留在民众的记忆中。格列维尼茨男爵在维尔纳城使用的刑讯，科帕尔的法官为判决一个无罪的人犯有抢劫罪而把别人的什物偷偷放进这人帐篷的行为，比起卡劳尔的捣鬼勾当来，都黯然失色了。

伊尚当然不曾放过机会使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相信，俄国非常信任他，不会受理对他的控告，只会惩治告密者，就象谚语说的那样："告密者先挨一鞭"。但有了经验教训的伊尚伊兹拉伊利，以后的行动就变得十分诡秘，以致被捕的安集延反叛分子在侦讯时谁都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暗中帮助过伊尚马达利，但既然未受侦讯，他当然还是被我们的行政当

局看作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物。

在总督办公厅写成的详细报告，连同对卡劳尔提出司法追究的建议一起，转呈给科罗利科夫将军。科罗利科夫对此表示同意，而且在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外出时，向伊凡诺夫中将提出了停止诉讼案的请求。当征询高等法院检察官杰久林的意见时，该检察官提出了有利于卡劳尔的建议。因此，做出了一个决议，让诉讼案维持原判，但容许受害者本人为复审奔走。

当然，该决议是不能让吉尔吉斯人知道的，他们并未料到有关他们的事还有公文来往。已经领教过俄国法院的吉尔吉斯人，当然不愿再次起诉控告有无限权威的俄国法院。因此，捷连季耶夫就去找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但也没有结果，因为地方司法机关认为，只有对本案另有判决时才能复审，而地方行政当局不愿对卡劳尔起诉。

另一位伊尚马达利计划夜间同时袭击马尔格兰、奥希和安集延附近的俄国军营，首先占领这些城市，然后占领纳曼干，恢复从前的浩罕汗国，拥立阿卜杜勒·阿齐斯为汗王；如果民众全体奋起行动，就攻取塔什干和撒马尔罕，把俄国人赶出边区。乌马尔伯克
448 指挥袭击奥希，伊诺亚特汗和伊奇基林乡长巴基尔指挥袭击马尔格兰。指挥攻打安集延的是伊尚马达利本人和库林乡长加伊勃·纳扎尔。

袭击奥希未能得逞，因为县长对暴动者采取了果敢的行动。

袭击马尔格兰的打算也没有实现，因为探子往比什-阿利奇的集合点送了消息，说俄国人没有睡觉，正在音乐伴奏下作乐。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晚上军营里举行了晚点名仪式，城里来了许多女宾，她们提出要在晚点名后跳舞。尽管暴动者对伊尚的神圣和奇特十分相信，但他们知道只能袭击正在睡觉的人，所以伊诺亚特的一伙人就散掉了。

明提尤别离选定要袭击的三座城市的距离几乎相等。安集延还稍为远一些，但伊尚为自己挑选的点，就俄国驻防部队的人数来说是最薄弱的，他让伙伴们去对付整营整营的驻军。那些人也不那么愚蠢，因而没有前去攻打。

此外，潘萨特阿塔库尔和库恰尔特乡长奇比利奉派先去山里消灭护林人，去喀拉库利山村歼灭哥萨克小分队，然后再去安集延。伊尚为振作信徒们的精神，使尽了手段。他吩咐他们戴上白色绣花小圆帽，穿上白色衬衣。这种名曰伊尚罩的衣服象长袍一样，前面是整幅，不开襟，穿时从头上往下套。这样，俄国人的白帽子和白衬衣就失去了神奇的不可战胜的作用了。

然后，他又给自己的战士们分发了一种形似纺锤、叫做米斯瓦克的木制牙签。人们凭着他的祈祷和真主的恩典，在小圆帽或缠头巾中插上这种牙签，刀枪不入。

他还宣称，对他们来讲，俄国枪并不危险，因为不仅有牙签庇护，而且俄国人打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水。

他对迷信的愚昧无知的宗教狂们说，只要他朝俄国人挥动右手，右边的人都将倒地而死，挥动左手，左边的人也将即刻丧命。不仅如此，他还对信徒们说，5月16日夜里，天上将为他降下一匹雄骏的白马和一把金宝剑。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彻夜坐守屋顶等待奇迹出现，唯恐睡着了而错过观看的机会……。

民众中谣传土耳其苏丹、阿富汗埃米尔、甚至英国人都将帮助伊尚，他们已经派人送来了枪，枪暂时藏在山里，因为光用棍棒和牙签对付俄国人就够了……。他们特别指望苏丹帮助，因为他刚刚打败了信奉基督教的沙皇，即俄国的沙皇。民众显然分辨不清希腊国王和俄国沙皇，因为他们信一样的教。为了证明苏丹的许诺，他给民众看了一张敕令，上面有金色的苏丹图格拉，即有花字、金边、直格。但不让任何人知道敕令的内容……，伊尚只要有敕令 449

就行。

追随伊尚的几乎全是汗国时期的当地官员．也就是在俄国统治下无所事事和因名微位卑而苦恼的潘萨特(上校)和达特哈(将军)。伊尚许诺把整个省交给他们管辖，并凭自己的权力把库林乡的加伊勃·纳扎尔和库恰尔特乡的奇比利提升为达特哈!

伊尚几次在清真寺宣布，所有乡长和潘萨特都在加扎瓦特盟约上盖了章，所以民众应该听他们的话。

5月17日，大量民众来到伊尚的大院。院内有两座清真寺。日落前，两座清真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按规定排成横列，第一列前面的地上放着棍棒，整捆的棍棒堆在两侧墙旁。礼拜结束时，全体高呼尼亚塔-加扎瓦特，即圣战，接着各人拿起棍棒，喊着同样的话上街。每座清真寺各树起一面白旗。伊尚跨上白马(无疑是天上降下来的那匹马)，走到门外，大门随即关上。同他一起动身的约有六百人，途中还应有沿途村镇的五支队伍参加进来。

到了晚上七时，伊尚上马高喊："比斯米尔利亚-伊拉赫曼-伊拉希姆，比尼亚塔-加扎特!"即为了仁慈的真主去进行圣战!

街上已有三支部队等候：一支有二百五十人的衣着比较阔绰的骑兵部队，两支由穷人组成的步兵部队，共约六百人。两支部队打白旗，另一支打绿旗。打绿旗的是神兵，队伍里许多人穿着黄色平棉布缝制的长袍，这是穆里德派教徒的制服，还有一小队杜凡派教徒，即过赤贫生活的德尔维希教徒。骑兵在坐骑后部各带一、二名步兵，许多人乘坐牛车。

叶尼克耶夫带着十五名骑手在伊尚出发两小时后到达他的住宅，但未敢冒险驰马追缉，只缉拿了他的仆役，而且还不是全体仆
450 役。他在村里过夜后，于第二天早晨又走到伊尚住宅跟前，但没有开门让他进去。他令人往墙上架梯子，未经战斗拿下了庄园，里面只找到二十名求医的残废者和病人，其余约五十人已于夜间

逃跑……。

伊尚于夜间到达库利村，乡长加伊勃·纳扎尔应率领部下前来这里会合，伊尚就从这里把自己的拉伊斯和穆里德派教徒派往各处，召集民众参加加扎瓦特。

沿街传来呼唤声："喂，穆斯林们，出来参加加扎瓦特！你们看，乡长们和我们在一起！这儿还有阿萨卡代理人的首级！"

大家真的看见加伊勃·纳扎尔的马鞍上系着一颗俄国人的首级。但这不是叶尼克耶夫的首级，而是小市民贝奇科夫的头。这个蒙难者于前一天来乡长这里受雇当乡司书，在乡长家里过夜。当伊尚的先遣骑兵侦察班到达库利时，乡长就吩咐把贝奇科夫带出来，并下令割下他的脑袋，用他的血洒了神兵大队的绿旗，把这颗首级献给了伊尚。伊尚表彰了他的功绩，但没有接受首级，于是加伊勃·纳扎尔就往首级的耳朵里穿了一根绳子，系在自己的马鞍上。

袭击马尔格兰因俄国人举行舞会而未能得逞，伊诺亚特汗部队中的骑兵就奔赴安集延，以便追上伊尚，参加袭击那里的军营。伊诺亚特的部队开到库瓦村后，在街上碰见了一个骑马的俄国掌柜德罗贝舍夫。因为在加扎瓦特盟约里说过："在那里碰到就在那里杀掉"，所以就毫不手软地把这个不幸的旅行者砍成了几块。每个人都想加上自己一份力量，都想履行神圣的职责。

伊尚在离安集延六俄里处安排了一次途中休息，作了祈祷。伊诺亚特汗和两百名安集延人在这里同他会合。在安集延人中有小铺老板鲁斯塔姆伯克和莫尔达巴伊两人，他们就在军营附近开设小铺，充当密探，报告士兵值勤次序的情报，哪个部队于何时去十俄里以外射击等等。清晨三时左右，聚集起来的叛乱者已近一千五百人，有人认为有两千人左右（为什么不多说些呢！）

就在前一天，鲁斯塔姆伯克通知伊尚的探子们说，整个第五连

要在 16 日出去射击，要在离军营十俄里处操练四天，留下来的只有第四连，除派出的哨兵和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之外，该连实有人数不超过八十人。他还报告说，军官们不在军营里住宿，士兵睡在未
451 设防的营棚里，头朝矮墙（高及人的腰身处），而且士兵手里都没有子弹，射击或放哨后未用完的子弹都要收回。

但送出这些消息后，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五连留在军营，第四连有二十二名年轻士兵被派去进行空弹射击，配有四名教官，共二十六人。把士兵们弄到十俄里以外去进行空弹射击，这当然是令人奇怪的，本来在离军营不远的要塞附近搞这种射击是极其方便的。

鲁斯塔姆伯克向伊尚报告了最新消息，并建议把两个连的营棚都包围起来，同时袭击两个连。又派出了密探，他们利用顿村靠近军营，从顿村果园潜往挖有用作厕所的壕沟的小丘，从这里可以窥测一切需要了解的情况。他们看到士兵们已睡入梦乡，值日哨兵一动不动地坐着，显然在打盹；只有离小丘最近的第四连的一个营棚有灯光，第五连没有点灯。伊尚及其主要助手推测鲁斯塔姆伯克弄错了情况，第五连不在军营里，于是决定不分散兵力，集中袭击第四连的一个营棚。可是，实际上第四连一百三十九人中在营棚里过夜的有五十二人①（病员九人、打靶场上二十六人、担任要塞守卫任务的二十六人、执行勤务的十六人除外），第五连一百三十六人中有一百十一人在营棚里过夜（病员十二人、执行勤务的十三人除外）。两连共一百六十三人。

叛乱分子悄悄走到小丘上，在那里碰见了一个正蹲着大便的士兵，就杀死了他，然后低声喊着“乌尔，乌尔”（杀啊，杀啊！），壮着胆迅速扑向最近的营棚。值日哨兵和值勤人员显然未听见马蹄声和喊杀声，否则是会报警的……。搭乘骑兵坐骑来的步兵叛乱分

① 原文如此，数字有误。——译者

子，迅速从马背上跳下来，隔着墙用棍棒敲打睡梦中的士兵们的头，有些人还跳进过道，从塔形枪架上抓起了新式自动步枪。

用上了马刀和匕首……。如果叛乱分子不是那么竭力切割和戳刺已经被打死的人，不是那么热衷于取下首级的话，睡在营棚里的人就毫无疑问地谁都不能活下来。察看我方蒙难者的尸体表明，骨头和脸骨全被打碎，胸部和腹部被刀子戳了许多窟窿的有十二人，光是脸骨被打碎的有三人，一人被军刀砍掉了半个颅骨，三人脖子和咽喉几乎完全切断，一人在心脏处被捅了一刀，一人的肚子 452
上有刀伤，一人的肝脏处有刀伤。其中只有五人除致命伤外只有一处伤痕，其余的人都有许多刀痕：有一个人的伤痕达二十处，有三个人的刀伤无法计算，他们被砍成了小块，戳了许多窟窿。有两个人的手腕被剁掉了，看样子他们醒来后用手捂住了头……。两个值日哨兵和一个在全连值勤的，看来是最先牺牲的。负责两个连值班的军士斯捷潘诺夫，竟跳了出去，虽说挨了一棍，但幸免于难，他跑进第五连营棚，发了警报。司务长佩特利查开始叫醒士兵们。

此时传出了四声枪响，这枪声比佩特利查和值班员的叫声更快地惊醒了士兵们。开枪的是住在营房里的唯一的军官卡尔谢拉泽少尉，他无钱在城里租赁住宅。他住在用作病员医疗站的营棚里。连长离职到马尔格兰参加即将动身去欧洲俄罗斯的马特维耶夫将军的送别会去了……。卡尔谢拉泽听到吵嚷声后，急忙从枕头底下抽出左轮手枪，只穿着内衣就跳到有一群骑兵的院子里，开了四枪报警，急忙跑进第五连营棚。有半连士兵提着枪跑了出来，他们本想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往第四连的营棚，但一见敌人骑兵群的长矛和棍棒，发现自己的枪太短了。

他们自己在侦讯中就这样证实了……。因此，他们返回营棚，站在铺位间的通道里。佩特利查打掉了柜子上的锁（柜内放着从士兵手中收回的供哨兵用的子弹），把子弹分发给另半个连。卡尔

谢拉泽在鼓声中把这半个连带出营棚，开始射击。

头一阵枪响就对那群宗教狂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他们怎么也未料到士兵们有子弹，而且目睹俄国人的枪绝不象伊尚所说的那样打出来的是水，牙签也丝毫不能庇护人们免挨子弹！

只能袭击睡着的人的勇士们开始迅速逃跑；这时没有子弹的半个连也一跃而出。

在离第四连营棚十五步处，射手们看见一盏提灯下有十来个举着红白两面旗的一小撮人，其中一个老毛拉正在高声念可兰经。这是伊尚的卫士，配有左轮手枪，当我们的士兵跑到营棚跟前时，
453 他们就用左轮手枪朝士兵射击，但就在头几声枪响后，就传出我们的齐射，于是这一小撮人全都应声而倒了……。

搀扶着死伤同伴的叛乱者，对这一小撮人弃之不顾，因为这些看来是死定了的人，是另外在一起的。

弹药不多，追踪逃跑者的枪声不久就停了下来，以手持冷兵器的步兵去追击骑兵是不合适的，于是开始收集自己的死伤伙伴。地上乱扔着许多棍棒，中间还有一面绿旗，这是一件最重要的战利品。绿旗镶着白色绦带，钉在一根四俄尺长的旗杆上，旗杆顶端是一个白色的俄国钢盔，上面安了一个铜球，铜球上面是一把刻有花纹的梭镖，梭镖上刻有阿拉伯文题词：啊，真主！啊，创世主！光荣归于您！等等。在被击毙的毛拉身边找到了他的可兰经。里面有一张加盖了一些印章的加扎瓦特盟约。

不过，在关于这次倒霉"战役"的作战报告① 里，根据卡尔谢拉泽的话，作了如下记载，似乎这面旗是通过战斗方式获得的：卡尔谢拉泽用左轮手枪朝旗手开了一枪，把他打落下马，又一枪把马也打翻在地，列兵季托夫用刺刀结果了旗手的性命，卡尔谢拉泽就从

① 军事长官米哈伊洛夫中校5月20日的报告。见土耳其斯坦军区法院卷宗第1卷关于费尔纳省土著暴动的部分。

死者手中夺得了旗帜……。谁曾用左轮手枪打过动物，谁就会比较相信上面援引的目击者的说法，而不相信作战报告的说法。

但这个受损失的步兵连的连长格尼亚兹多夫斯基上尉在侦讯时证明，旗手没打死，而在他的坐骑被射倒时徒步逃跑了。斯捷潘诺夫军士拾起旗帜交给了军官，而卡尔谢拉泽吩咐把旗帜藏在床垫下。

整个战役，从开始袭击到叛乱者逃跑，仅仅十五分钟。

听到枪声第一个跑来的，是住在军营附近的要塞司令官的副官巴甫洛夫中尉。但作战报告根本没提到他，因此他的所有指挥活动，似乎都成了要塞司令官的亲临指挥……。巴甫洛夫只穿着内衣跑来，但带着军刀和左轮手枪。他一开始指挥，立刻派散兵线到前面去，在此以前，卡尔谢拉泽没有想到应这样做。

继他之后又跑来三位少尉：尤拉索夫先来，格卢兹多夫斯基接着来到，最后来的是罗扎利昂-索沙利斯基。巴甫洛夫派先到的那位去散兵线，派第二位军官率二十人去要塞取弹药，派第三位军 454
官去年轻士兵们那里。

要塞是一个正方形的小炮台，离军营只有一千步远。哨兵不让扭断火药库上的锁，但格卢兹多夫斯基不知怎样很快就说服了他，接着就打落了锁，取出了弹药，在火药库前留下了六名士兵，就跑回军营。途中，他随便朝天打了两排齐射，吓唬一下叛乱分子，如果他们还未完全离开的话。罗扎利昂带着十五人到年轻士兵们那里去，他跨上一匹夺来的马，赶往十俄里以外去接应。不过他们未遭袭击，全体平安地返回军营。

巴甫洛夫下了第一批命令后，就跑回家穿衣服去了。

第四个跑来的是这个遭到损失的连队的连长格尼亚兹多夫斯基上尉。他看见军营里只有卡尔谢拉泽一人，以为自己是头一个跑来的，侦讯时他就是这样断言的。他也发号施令起来，但因自己

连没有人，就要了第五连的十五个人，似乎要去保卫要塞，并命令卡尔谢拉泽听他指挥……。格尼亚兹多夫斯基跑回要塞后就没再出来，把卡尔谢拉泽放回了军营。

可见，勇敢的卡尔谢拉泽在别人的连长手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只不过把他送到了要塞！据格尼亚兹多夫斯基供述，一小时后，警官和长官们都会集于要塞。一切已趋平静，于是格尼亚兹多夫斯基认为已可以去军营看一看自己的连队了。

军事长官米哈伊洛夫在睡梦中听到枪响时，以为大概是跑了囚犯，所以并不担心，但不久后就从军营里跑来一名士兵，报告萨尔特人正在屠杀熟睡的人。当米哈伊洛夫作准备时，军营里发生的一切已经结束，不过他也发了一些有关防卫的重要指示。但他在作战报告里把派出散兵线和从射击场上召回年轻士兵的事，都说成是自己下令这样做的，对巴甫洛夫却只字未提。

当天色大亮，叛乱者已远离城市时，米哈伊洛夫开始采取对付袭击重演的措施：送病员归队，送伤员进要塞，增派三十四人看守囚犯，给炮垒调两门大炮，把地方金库和邮政局的钱款送进要塞，妇女和儿童也送往那里。傍晚，发有枪枝的男人也进要塞。但这种把全体俄国人都请进要塞的做法，只不过增加惊惶失措的情绪而已……。因此，许多人认为要塞司令官只会用并不存在的危险来吓唬人。

455 米哈伊洛夫并不理睬对他的指责，继续做自己的事：在要塞里储备了水，电令奥希的第四营营长用大车送一个连来。傍晚得到消息，从马尔格兰给他派来了第二十营第一连和二十名志愿兵，他就分拨阿加别科夫十名志愿兵去捕捉伊尚。他那里总共余下一百一十五名步兵，所以又于傍晚把军营里的所有士兵调进已经挤满了人的要塞。晚上十一时，奥希来的一连人到达，马尔格兰的第一连和志愿兵也坐着火车来了。这些连队团团护住了俄国人居住的

城区。

虽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不必要的，只不过徒劳无益地用前哨勤务使士兵疲惫不堪，并在人们的想象中引起各种恐怖心理而已。但是，这种以“假想敌人”为目标的实习，首先对于缺乏经验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不多余。其次，米哈伊洛夫的全部措施实际上是合理的。他不知道暴动者的兵力，连县长本人也不知道，县长至少在民众中还有那么一些耳目，即地方行政当局下属的警官们。

我们的伤亡已在有关章节中谈过，但除伤亡外，还丢失了三十一枝步枪。后来只找到了三枝，而且是已经损坏了的。

叛乱者留在现场十八具尸体。

当所有军官正忙于自己的事，俄国人住的城区笼罩着一片惊惶失措的气氛时，市代理建筑师菲利皮申中尉拿着领来的三枝步枪(自己和勤务兵用)，正从要塞回来，碰见铁路宪兵勃里科军士，获悉铁路电报局已不通。菲利皮申是一位门门在行的好技师，他立即前往车站，自告奋勇去检查线路和修复电报设施。站长给了他一辆轨道车，他的助手格里尼科夫和一名宪兵也自愿跟他一同去。轨道车上还有列车编组员巴任、扳道工科姆纳特和马祖尔，连菲利皮申共六人。几个萨尔特人的劳工同意充当帮手和护卫队。中尉看到离车站不远处有几个骑马的当地人，他们当然是来探消息的，中尉夺了他们的马给劳工骑，命令他们脱掉长袍，以便远处看来就象穿白衬衣的俄国人，接着就沿着线路跑了起来。

走了八俄里，发现有两根电线被剪断，电线杆上钉有一些钉子，罪犯就是把这些钉子当作梯子踩着爬上去的。现在钉子都朝下压弯了，给检修造成困难。中尉扳直了钉子，踩着钉子爬了上去，用随身带来的电线同下面那根电线接了起来。因此，电报通讯于上午十时半以前恢复，虽然只通了一条线路。

456

中尉让骑马的劳工留下保护沿途线路，又走了二十二俄里，发

现一切正常，就从库瓦车站电告马尔格兰省长所发生的情况，并电告安集延县长凯舍夫斯基电报设施已修复。同时，他还派了一名骑马的劳工通知阿萨卡乡长往铁路线派出警卫，此事也立即照办了。

中尉在回来的路上获悉，骑马的劳工阿斯在十五俄里处挡住了三辆血迹斑斑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躺着一个负伤的当地人。赶车的人挑起殴斗，负伤者爬下车来溜走了。阿斯用左轮手枪威胁赶车人，那些人就投降了。阿萨卡来的警卫队一到，阿斯就移交了自己的俘虏。阿斯骑着马去找那个负伤的人，找到了但未能逮住他，因为有两个满身血污的人把他救走了……。

得知详细情节以后，菲利皮申就带着自己的护卫队到村里去了，用左轮手枪吓唬阿明(即村长)，下令找到那个负伤的人。只找到了从劳工阿斯手里夺走第三者的那两个人，但村长还是于第二天，即 19 日，在村里找到了那个人。被捕者威胁阿斯说，他将被他们的亲属杀死。因此把阿斯调往安集延中心站，那里劳工较多，也较安全。菲利皮申在三天内共逮捕了十四人。只是由于他的毅力、胆量和技术，什维科夫斯基才得以中午时分知道这场惨祸。傍晚，马尔格兰的步兵连到达安集延。

铁路车站全体职员都有戒备，但不同意进要塞。站长弗拉迪金向米哈伊洛夫要几名士兵保护电报设施，但米哈伊洛夫不同意，并拒绝发给枪枝，坚持要所有的人都进要塞。弗拉迪金回答说，保卫车站是他的光荣职责，因此即令没有武器，他仍然要留在原处，有什么就用什么自卫。他的全体同事也都赞同这种意见，尽管车站位于俄国人居住区和萨尔特人居住区之间。职员们的妻子说，她们将留在丈夫身边，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过他们安排得很巧妙，
457 登上了扬水塔的最高层，以木棒、菜刀、火钩为武器，把梯子拉了上去，就象在掩体里一样，精神抖擞地等待袭击。

第二天，即 19 日，埋葬了我们的受害者。20 日，波瓦洛-什

维科夫斯基到达。在他到达以前，就已采取了追捕伊尚及其主要同谋者的措施，只须等候结果。他只是指派了菲利皮申率领巡逻队去巡查亚洲人居住区四郊。

一面采取保卫城市的军事措施，一面追捕叛乱者。士兵、军官、警察、骑手，都参加了追捕。如果要求紧急出动的士兵事先准备纸笔以登记俘虏的名字，那是很奇怪的，而且谁也不会向只穿着内衣跑出来的军官这样要求。在首先要保住自己的脑袋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俘虏吧！然而，无论是军事检察员，或是军事检察官，都竭力想弄清是谁捕获的。那些躲进军营附近灌溉渠的人，早在天亮以前就被捉住了。其中很多人衣服上血迹斑斑，有的带着伤。捉住这些可疑的当地人后，就赶紧把他们交到要塞去，在那里也同样没有谁去登记他们的名字，谁都没有细看过他们的脸，而且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彼此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要塞里所有的牢房都塞满了。米哈伊洛夫下令烧掉血污的长袍和衬衣，以免因血液腐蚀引起传染病……，因此消灭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物证。穿上了干净衣服的暴动者，向检察员分辩说，他们没有去过军营附近，可是却被抓来了，有的说是在自己的地里被抓住的，有的说是在自己的住屋里被捉来的，有的说是在去兄弟家的途中被捕的……。连带伤的人也一口咬定，自己是爬到桑树上摘桑叶养蚕，压断了大枝摔下来时碰伤的。

有一次，哨兵从牢房的窗洞里看见，囚犯们在分谁的长袍或衬衣的血污的布片，他们把自己分到的一片藏于小圆帽或袖子里。此事报告了守卫军官（第一步兵营抽调来的），他就下令搜索并烧掉小布片！……但也没有登记身上被搜出小布片的囚犯的名字。这件重要的物证也被销毁了。只剩一种办法，即让捕捉者来当面辨认……。但在几百人的大量囚犯中，怎能在昏暗中辨认出自己捉到的人呢？检察员和检察官究竟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释放那些

矢口抵赖，而又没有罪证的人。

那些后来被各乡长抓送来的人（他们被送来时有名单，有邻居提供的证词），犯的罪要小些，因为他们在袭击以前就逃离了匪帮。那些在军营附近当场被捉的满身血污的人（但他们被送来时没有名单，也没有捕捉者的证词），无疑罪行更重，可是由于缺乏罪证和聪明人销毁了物证，很多人被释放了。

应当补充说几句，起先谁也没有搜查被捕的人，他们早就丢掉了棍棒、刀以及别的武器，他们钻进灌溉渠是想冲洗掉衣服上的血污，使自己成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和平公民。士兵们不大关心文字证据的事……，第一个作出榜样的又是菲利皮申，他从被捕者手里拿走了从他们身上搜出的文字证据。然而，队列军官们后来却表示不满，说他搜查了别人的俘虏……，他们自己为什么要错过机会呢？再说俘虏也不是属于任何个人，即使是少尉们所有的呀！俘虏是属于国家的。

一些参加过袭击的人，就没有打算脱逃，他们返回住地，甚至想方设法让长官们看见。例如，小铺老板鲁斯塔姆伯克就是这么干的，或者象乡长加伊勃·纳扎尔所做的那样，甚至帮助捕捉其他参加者……。不过，士兵们在指挥袭击者当中亲眼看见过鲁斯塔姆伯克，因此在袭击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就被捕了。

鲁斯塔姆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引起了一个女医生和一个女医士对他的特殊好感，她们为自己请得了在要塞里看护他的权利，给他送换洗衣服和日用品等等，但她们没有去探望过不幸的俄国伤员们……。穿了一身干净衣服的鲁斯塔姆伯克拒不招供，顽固到底。当把他列入同伊尚一起判罪的六名犯人、从要塞运往装了绞架的军营去时，他就把一件血迹斑斑的衬衣穿在身上，高傲地坐在大车上，从当局召来的民众身旁通过……。谁在处决之前给他送来这件衬衣的呢？

鲁斯塔姆伯克之所以激起公愤和对他的蔑视，就因为他十八年来在士兵们身旁转来转去，在俄国人身边攒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财产，博得了俄国人的普遍信任，可是突然又背叛了他们。

459

第十八章

当地骑手捕获伊尚马达利。苏丹敕令的两种译文。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意见。加扎瓦特盟约。袭击护林员。夺取哥萨克的粮秣。寻找预定拥立的汗王阿卜杜勒·阿齐斯。侦讯和审判。6月12日处决六名元凶。检察官的过分颂扬。有关伊尚马达利的资料。苏菲教派。麦加城显圣。法术。奇迹。苦修教徒的五个老婆。文盲的图书室。在暴动前三个月，马达利在马尔格兰市的得意和受辱。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关于补加惩罚的特别会议。暴动的原因。谋杀警察署长鲁金中尉。七河地区和外里海省并入土耳其斯坦边区。新任总督伊凡诺夫中将。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中亚铁路的库什卡支线。铁路物资仓库。用高加索步兵旅进行的试验。1902年12月3日安集延地震。印度作为市场的重要性。商业利益对英国人性格的影响。他们的情绪随着我们朝他们逼近的程度而变化。陆路更可靠些。奥伦堡铁路和巴格达铁路都通往印度，且均用法国资金修筑。奥莉加·诺维科娃在伦敦的政治沙龙的作用。

多年来，伊尚用伪装和玩弄半开化民众当作奇迹的法术，编造自己同真主交谈和礼物自天而降的神话，使自己添上了一圈圣洁的灵光。但在安集延附近的失败，就使人大失所望了：他的全部诺言原来是一派胡说，有神效的牙签也只不过是牙签而已。于是民众一提到伊尚的名字，就送给他骗子、诈骗犯的绰号。尤其是伊尚曾经依靠过的安集延人，特别热心于追缉和捕捉他。

5月18日晨，哈坎德乡的乡长向县长凯舍夫斯基报告说，伊尚进了当地人的城市去找当地的伊尚。我们当即派副警察署长勃热齐茨基上尉带着四名骑手去寻找伊尚。如果他已走远，那就追踪侦察他的去向。向居民详细打听后得知，伊尚沿着去纳曼干的路，朝奎昌亚尔附近的卡拉河渡口去了，随行人员约三十人。勃热齐茨基一直追到渡口附近，在此得知伊尚已经到了对岸。因此，他马上派了两名骑手，带着拘捕逃犯的命令，到阿尔蒂库里乡和麦特列克乡的乡长那里去，他自己则返回安集延向凯舍夫斯基报告自己侦察的结果。凯舍夫斯基当即派伊斯巴斯肯特的警察分署署长 460
阿加别科夫带着几名骑手和十名士兵前往追缉，从萨尔特人处给士兵们借来了马匹。有两个带着别旦式步枪的市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个骑兵侦察班。阿加别科夫派了一名骑手去渡口准备平底木船，并到对岸为整个小队准备换用马匹。

由于居民十分愿意帮助俄国人捉拿伊尚，上述工作迅速完成。阿加别科夫在渡口获悉，麦基尔乡和亚尔巴申乡的乡长已经疾驰而去追缉伊尚。换马后，骑兵侦察班急忙朝居民指点的方向驰去。阿加别科夫遇人打听，得知麦基尔乡长达尔曼库尔突然改变了方向。显然，这意味着伊尚改变了去纳曼干的主意。我们的骑兵侦察班也跟着达尔曼库尔转了弯。但不久后得知。伊尚又耍了滑头，已经朝北进山了，达尔曼库尔也拐弯进了山，我们的骑兵侦察班也跟在他后面。但坐骑都疲乏得只能勉强迈动步子，而且不惯于骑马的步兵也都精疲力尽了。好不容易于午夜走到了希利亚天然分界地区后，阿加别科夫为了让人马得到休息，就停下来宿营。村子离得远，没有地方能搞到换乘的马匹。

19日晨，两位乡长送来消息，说伊尚已潜往山中的卡赞迪玛扎①。那里有几条出路：一条往北，穿过目前积雪封闭的山口；另

① 玛扎为殉教者的墓地、圣地、圣徒的墓地。——译者

一条往南，通往人烟稠密的河谷平原；还有一条往东，顺着去七河省的路通往恰尔瓦克村。阿加别科夫猜测，伊尚既不会走北面的路，也不会走南面的路，北面的路还不通，走南面的路他将很快就撤，因为众目睽睽，难以掩盖自己的行踪。剩下的就是往东去恰尔瓦克的路了。

几名骑手奉派带着截断伊尚进山去路的命令，前往瑙肯特乡和巴扎尔库尔干乡的乡长处，并派人去浩罕基什拉克乡乡长处，命令他跟俄国骑兵侦察班会合。骑兵侦察班于晨六时从宿营地出发，前往马萨村，命令这里的阿明召集十五名可靠的当地人，立即同他们一同到卡赞迪玛扎去拦截伊尚。骑兵侦察班于午后一时左右在途中遇到浩罕基什拉克乡乡长的父亲、前任乡长卡迪尔库尔。他代替儿子领着十八名骑手前来。他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枝别旦式步枪、三枝左轮手枪和两把军刀。

二时，在巴扎尔库尔干停下来休息了一次，搞到了换乘的马匹，接着动身前往恰尔瓦克。途中遇见了应召从牧场往安集延去的一小队哥萨克和炮兵。阿加别科夫请哥萨克中尉克拉斯诺亚尔
461 采夫支援，但中尉拒绝了，推说他受命不能停留。他只同意在巴扎尔库尔干宿营，以便在特殊需要时充当后备队，他也同意接受骑兵侦察班里十名疲惫不堪的士兵和两名志愿人员。

阿加别科夫拿了士兵的两支连发枪和市民的两支别旦式步枪，领着卡迪尔库尔的骑手们驰往恰尔瓦克村，在该村前面石桥上，留下了四名骑手，其中一名有左轮手枪，命令他们挡住所有骑马和步行的人过桥（俄国人除外），并要如实地通知山中的村落。阿加别科夫于晚上九时半到达恰尔瓦克，没有听到伊尚的消息。

卡迪尔库尔在这里召集了一些可靠的人，把他们分为四组，每组加一名或两名自己的骑手，以便每组至少有一支枪。把四个组派往四条路，放所有骑马或步行的人进村，扣留所有骑马出村的

人，关于前一种人要通个消息。

晚上十一时，从桥上驰来了一个骑手，报告说挡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当地人。阿加别科夫立刻往那里派去五名骑手，携带两支别旦式步枪。不久，就把挡住的人捆绑着送来了。这是伊尚马达利和他的苏菲（即学生）和卓·马特。伊尚不愿回答盘问，两眼死盯着地上，一个劲儿沉默着。

就在此时，两名炮兵军官和四名哥萨克来这里购买饲料。他们应阿加别科夫的请求，同意和骑手们一起押送这两名重要俘虏。于是，大家一同出发。预先派了一名哥萨克去通知克拉斯诺亚尔采夫关于捕获了伊尚的事，并请求派兵援助，以防万一。

克拉斯诺亚尔采夫为满足请求，带着小队前往应接。5月20日，在巴扎尔库尔干休息，继续押送俘虏已是卡丘林哥萨克上尉的混成连的事了。21日，把伊尚押送到了安集延。连夜采取了些措施，防止伊尚被捕的消息很快在民众中扩散，以防备有人可能企图劫走他。

捕获伊尚一事经过如下：晚上十点半，留在桥上的卡迪尔库尔小队的骑手，即扎基尔巴伊、毛拉库尔班、巴尔塔和阿卜杜卡迪尔，发觉沿河向桥头骑马走来了三个人，这时向他们喊了一声："站住"，但行路人中有一个举起军刀，朝抓住他马笼头的哨兵砍了一刀，然后回马就跑，其余的人也跟着他跑了……。守桥人很快追上了后面的人，这时逃跑者急转弯向山上跑，但他们在黑暗中遇上 462
绝壁，只得迎着追捕者转了回来。扎基尔巴伊发觉一名逃亡者手里有左轮手枪，就问他："你是谁？"那人回答说："纳曼干伊尚。"

扎基尔巴伊竭力使伊尚相信，他和同伴们是敬重伊尚的，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他。

伊尚信以为真，请求尽快追回跑到前面去的伙伴，自己留在桥边等候。扎基尔真的派了一名骑手上山，但不是去追赶逃跑者，而

是去恰尔瓦克报告阿加别科夫，说挡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很快就从恰尔瓦克驰来了五名骑手。跑到伙伴们前头的两个人亚库布和马德穆萨，骑马走近伊尚，下马后，从两边走过去接受祝福……。伊尚看到他们深为敬重和恭顺的样子（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了），相信骑手们是真诚的，就把右手里的左轮手枪放到左腋下，向亚库布伸出手去祝福……。亚库布一把抓住这只手，拉伊尚离鞍，另一只手揪住他的胡须，就这样把他拉下了马，这时马德穆萨从他的腋下夺了左轮手枪，守桥人把伊尚的同伴也拉下了马。在动手捆绑他们时，他们手脚乱动地挣扎，大声喊叫呼救。

骑手们迫不得已用了妙法，掐住了他们的咽喉，为防万一，马德穆萨就用左轮手枪朝空中打了一枪，以恫吓可能存在的伊尚的同谋者，使他们不至于急着赶来救援……。这时候，一名犹太人炮手正运着饲料过桥，他惊惧地也用左轮枪打了一枪，这就使他在侦讯时有了借口，似乎就是他抓住了伊尚，因为是他吓坏了伊尚。

把捆起来的俘虏重新扶上马，拴在马身上，接着径直翻山押往恰尔瓦克。途中，伊尚对骑手们声称，他不是纳曼干的伊尚，而是明提尤别的伊尚穆罕默德·阿里·哈里发。不过，这番话并未对好样的骑手们产生影响。他们满有根据地揣度，捕获到的人越有名气，功劳就越大，因此没有放走圣人。搜查俘虏们的身上时发现一支左轮手枪、一把军刀、一把刀子、一根哈萨(从麦加运来的，用摩西树、即阿瑟穆萨做的安有矛头的伊尚杖)、一条拉伊斯的达拉(用宽厚的皮带制成的皮鞭)、一卢布七十戈比零钱、三俄磅馕、一俄磅炒黍子、几左洛特尼克茶叶、一盒火柴、一把小梳子、两件长袍、一件备用的衬衣、两条衬裤、四块手帕、一双带胶皮套鞋的伊奇格(软皮靴)、一本可兰经，当然还有两匹马，对两个人来说，这点行装是够俭朴的了！

463

三天以后，即5月23日，卡迪尔库尔派出去追捕伊尚的第三

个同伴的骑手们，捉住了他和两个同伙。这是伊尚的主要的穆里德派教徒苏班库尔。三个人身上的长袍全沾染了血迹。在苏班库尔身上找到了一本可兰经，可兰经里夹有一张给伊尚的委任状。委任状似以土耳其苏丹的名义，把他提升到哈里发（即副手、全权代理人）的名位。

这份文件如此重要，但已知的两种译文又如此不同，所以必须把两种译文都在这里引用一下。

总督办公厅的译员、八等文官季瓦耶夫是这样翻译的：

“为了宽厚而仁慈的真主！

抚育并供养一万八千生灵的全能的造物主啊！唯愿全体被造化者的祈祷，扶摇直上，传到我们的真主那里，感谢真主赐于我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圣使，愿真主赐福于他的亲属和全体继承者。

愿世人皆知，我们的先知阿兹列特·穆罕默德，愿他永获安宁，把自己的教理传给了阿布贝克尔·塞迪克，愿他受福于全能的真主，又由他传给了法尔西的阿兹列特·萨利曼，愿他获得真主的赐福，然后传给了阿布贝克尔·塞迪克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兹列特·卡赛姆，愿真主降福于他，随后传给阿兹列特·伊玛目·贾格法尔·萨迪克。后来传给阿兹列特·苏丹·巴亚泽特，愿真主使他的信念清新，然后传给法尔坎尼的舍黑哈桑；传给库里亚加尼的阿兹列特·卡塞姆；传给法尔马季的阿兹列特·和卓·阿里；传给哈姆达尼的阿兹列特·和卓·优素福；传给阿兹列特·和卓·贾赫桑；传给阿兹列特阿里夫·马赫·塔本；传给阿兹列特·和卓·马赫穆德；传给拉姆塔尼的阿兹列特·阿里；传给萨麦的阿兹列特·巴拜；传给阿兹列特·阿米尔·古利亚尔；传给布哈拉的阿兹列特·巴古特丁·纳基什宾迪埃；传给恰尔希的阿兹列特·穆利安·亚库布；传给阿兹列特·和卓·阿赫拉尔·瓦利；传给阿兹列

特·穆利亚·瓦希德;传给阿兹列特·和卓·德尔维奇;传给阿兹列特·和卓·阿斯法兰;传给阿兹列特·和卓·因格塞;传给阿兹列特·伊玛目·巴基;传给阿兹列特·伊玛目·里布尼·马吉德·达利弗塔尼;传给阿兹列特·和卓·穆罕默德·赛义德;传给阿兹列特·马格祖姆·伊尚·阿卜杜尔·阿哈德;传给达赫比季的阿兹列特·赛义德·穆萨汗;传给阿兹列特·哈里发·穆罕默德·萨迪克;传给阿兹列特·哈里发·侯赛因;传给阿兹列特·赛义德·阿卜杜拉;传给阿兹列特·舍黑·阿卜杜尔·加福尔·埃劳迪;传给叶尔羌的阿兹列特·哈里发·舍黑·穆罕默德·齐亚特丁。后来,为传播先知教理而传至奥斯曼苏丹的后裔、无敌的阿卜杜尔·
464 哈米德汗,愿真主保全他的领地、苏丹的统治和他的威严,如果他尚不配作真主的全权代理人,那末也应是先知的全权代理人,他是民众、不幸者和病弱者之友。由最后这一位传给明提尤别的阿兹列特·哈里发·穆罕默德·阿里,严格责成他竭诚履行万物之灵中的至圣、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获得眷佑,传授下来的圣行[1]的全部要求。如果他哈里发·穆罕默德·阿里不真诚地履行自己的天职,那就达不到宗旨。”

下边盖有两个印章:第一个是穆罕默德·齐亚特丁·卡什卡里,第二个不清楚,难以辨认。

第二个译文是东方学家、塔什干男子古典中学的校长、四等文官奥斯特罗乌莫夫翻译的。

“为了宽厚而仁慈的真主。

真主襄理 | 苏丹的金印, | 他即人们有所求的人

清哉,真主,天地万物之主! 愿真主的祝福和安宁赐于圣使穆

① 一日五礼之拜,拜前必先沐浴,割礼等(译者按:圣行源出阿拉伯语,音译为“松奈特”,即按照穆罕默德言行去实践之意)。

罕默德、他的家庭及其全体共立功业者！然后，圣教的传递是从哈兹列特、人类之至圣穆罕默德，愿他获得真主的祝福和安宁，传给了哈兹列特·阿布贝克尔·塞迪克，愿他博得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欢心；由他传给波斯人哈兹列特·萨尔曼，愿他博得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欢心；由他传给阿布贝克尔·塞迪克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哈兹列特·卡塞姆，愿他博得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欢心；由他传给哈兹列特·苏丹·巴亚齐特·贝斯塔米，愿他的陵墓永受尊崇；由他传给哈兹列特·舍黑·哈桑·赫尔卡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卡塞姆·古尔加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阿里·法尔马迪；由他传给哈兹列特·优素福·哈马达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吉汉；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阿卜杜尔·哈莱克·加杰·杜阿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阿里夫·马赫塔巴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马赫穆德·因吉尔·菲阿格纳维；由他传给哈兹列特·阿里·拉米塔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巴伊·西马西；由他传给哈兹列特·阿米尔·库利亚利；由他传给布哈拉的哈兹列特·巴加齐哈克·瓦德丁·纳基什宾迪；由他传给哈兹列特·穆利阿纳·亚库布·恰尔希；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阿赫拉尔·瓦利[1]；由他传给哈兹列特·穆利阿纳·扎希德；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德尔维什；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和卓·阿姆基安基因斯基；由他传给哈兹列特·伊玛目·巴凯·比阿拉；由他传给第二个一千年的哈兹列特·伊玛目·拉卜巴尼；由他传给哈兹列特·马赫祖姆·伊尚·阿卜杜尔·阿哈德；由他传给哈兹列特·马赫祖姆·穆萨汗·达格比迪；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哈里发·穆罕默德·萨迪克；由他传给哈兹列特·哈里发·侯赛因；由他传给哈兹列特·赛义德·阿卜杜尔；由他传给哈兹列特·舍黑·阿卜杜尔·加福鲁·埃芬迪；由他传给叶尔羌的哈兹列特·哈里发·舍黑·穆

465

① 撒马尔罕的。

罕默德·齐亚乌特丁；由他传给哈兹列特·穆赫布莱·福卡拉·瓦利马萨金①。”并非每人都是公认的仁慈真主的哈里发，而是公认的先知奥斯曼苏丹的王室后裔、苏丹之子、为信仰而战的苏丹统领之子苏丹·阿卜杜尔·加米德汗，愿真主保佑他的帝国、权力和威严永存的哈里发。由他传给明提尤别的哈兹列特·哈里发·穆罕默德·阿里。他应力求诚实地、忠贞不渝地实施圣使的圣传，愿真主赐福和眷佑他，勿使塔里卡特② 在实际上得不到实施。”

在侦讯和开庭时，伊尚马达利都坚持该敕令是苏丹给他送来的真本，苏丹立他为自己的哈里发，从而把他本人继承于穆斯林世界前辈师长的神赐先知的称号传给了他……但在文件下面，除了伊尚本人属下充当伊玛目的齐亚乌特丁的印章外，没有任何印章，所以文件引起了俄国当局的怀疑。

敕令送往喀什噶尔我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处，他是个行家。他在 1898 年 11 月 3 日致军区参谋长的 747 号函件中，发表了这样的意见：(1)这不是苏丹的敕令，而是一份“哈提伊尔沙德”，即一份根据苏菲派③ 教义指点得救捷径的训示传于谁的证明；(2) 文件无疑是伪造的，因为苏丹作为先知的全权代理人，不可能是苏菲派，人们只是容忍苏菲派，但不承认它；(3) 苏丹既不可能从谁那里获得哈提伊尔沙德，又不可能从任何一个伊尚(穆尔希德)那里获得它；他不可能是叶尔羌伊尚齐阿乌特丁的穆里德派教徒；(4) 叶尔羌过去和现在从未有过叫齐阿乌特丁的伊尚。

可以用敕令并非总要加盖苏丹印章来反驳这些论据。比如，在我们这里以国王名义颁发的驿马使用证上就只有省长的印鉴。

---

① 民众和穷苦人之友。土耳其苏丹的封号。

② 塔里卡特即补充可兰经的道德法规和法制的传说集，穆罕默德言行录。——译者

③ 伊斯兰教在波斯的一个神秘派，提倡禁欲。在我国新疆维吾尔族中叫做苏巴。——译者

其次，怎样使不承认苏菲派同加冕典礼上的那种习俗协调起来呢？466
在举行加冕礼时，被尊为谢加卜埃特丁的迈夫莱维教派的首脑，就把奥斯曼宝剑插在新登位的苏丹的腰带上。

当然，很可能是仿效我们斯拉夫人慈善团体建立的奥斯曼委员会干下的勾当，但伊尚马达利坚信敕令是真本。

在东方学家施密特中尉的译文里，加扎瓦特盟约的内容如下："清哉阿拉，您给真主的奴仆们（有正统信仰的人们）打开了正义之门，要他们竭尽全力献出全部财产，以便在特纳德①之日，能在来世满足一切要求和得到奖赏；并要他们在幸运和不幸之中，在耐寒熬暑之时，都能坚定不移。这是在最后审判之日奉行加扎瓦特所要求的。

"愿安宁降临于在加扎瓦特各次战役中功绩卓著的先知，降临于他的家庭和在真理之途中奉行真主嘱咐的共立功业者。其次，愿知识渊博的、伟大的和有学向的人们的心灵，都能参悟，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从虚无中造化了一万八千生灵，使人类凌驾于其他造化物之上，给人饰以受敬重的衣着；而为了维护其帝国的秩序，把特里阿特② 的桂冠加于先知们和主的使者的头上，以便他们能监视我们认真地奉行真主的旨意；为维持秩序，真主加强了顺从主、顺从先知和顺从我们之中的领导者的训诫：你们要听从高于全体民众的人们！再者，先知用如下的话来证实这一教言："如果没有苏丹，世人就会互相吞食；宝剑一定会架在穆斯林的头上！"还说："众人是躯干，伊玛目（教长）或帕季沙赫（国王）则是头，头是发布命令的。无头的身体怎能存在？"在先知的经典里还记载着："如果众人不及时承认自己的伊玛目，那末最好让他们不得好死。"现在，我们——真主的奴仆们，应该遵从真主的圣训和穆罕默德的特里阿特，

① 源出阿拉伯语，意即举行宗教丧礼。——译者

② 恐系塔里卡特之误。——译者

找出一个人当信仰的捍卫者，并推举他当领袖。

“遵奉真主旨意，去进行圣战吧，既不要顾惜自己的肉体，也不要吝惜财产。哪里找到敌人，就在哪里杀掉！在加扎瓦特中（即在真理正义之途中）我们准备牺牲生命！因此一致同意推选哈兹列特·伊尚马达利哈里发为自己的伊玛目和领袖，我们向他伸手承认盟约：若我们不能正确执行您的命令，因而造成不良后果，请以监禁和鞭苔惩处；如违此盟言，背信负义，或做出蠢事，您可处以死
467 刑，谁也不会因我们流的鲜血而在真主面前承担责任。为确证本盟约，我们人人都加盖印章。愿将此事公诸于一切虔诚教徒和善人之前！”

附在诉讼案案卷第307页上的是由季瓦耶夫证明无讹的阿加别科夫的译文，同施密特的译文毫无相同之处。这里摘引盟约的结束语，以作比较：“我们在此盖章者，凭置于中间的可兰经向真主和先知保证，同哈里发共誓盟言。此后，如我们因受恶魔挑唆，因私欲或因顾全生命而胆怯，拒不履行诺言，就应受地狱之苦，我们的脸孔将在现世和来世变黑，我们将在最后审判之日蒙羞受辱。特此盖章为凭。”

加盖了十三枚印鉴：伊奇基林乡长巴基尔、库林乡长加伊勃·纳扎尔、达特哈阿里伯克、达特哈乌马尔伯克、潘萨特阿尔兹库尔、潘萨特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托克萨巴，还有他的另一个印章托克萨巴·哈伊特·巴伊，伊奇基林乡的候选民众审判员毛拉·艾哈迈德、村长毛拉·卡塞姆、伊尚清真寺的伊玛目穆罕默德·齐亚乌特丁·马赫祖姆，还有加伊勃和卓和萨蒂巴伊·米尔扎。

看来，盟约是单方面订的，因为伊尚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没有自讨苦吃，也没有加盖私印。不如把该盟约称之为推选首领的一项决议。

伊尚在侦讯时供称，他没有宣布过加扎瓦特，有关盖印的盟

约，他一无所知，甚至从未见过此件。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安集延来的和如何袭击俄国人的，因此在此以前几天，他处在精神迷离或癫狂猝发状态，什么事也不知道。十年前他去麦加朝圣时，在那里开始得了癫痫病。自那以后，每年都要发作一次，持续五、六日。最近这次，到渡过喀拉河后他才神智清醒，意识到干了一件多么骇人的事情，所以决心走得远些。左轮手枪是怎样落到手里的，他也不记得了。也许在谵妄中说过有关加扎瓦特的什么话，当时在场的人就响应和支持了他的话，然而他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他承认苏丹的敕令是真的，是春天里、斋月前不久，一个从麦加经君士坦丁堡朝圣回来的人带给他的，赐给他的苏丹旧袍服，也是此人送来的，但不知道这位哈吉的名字。苏丹委任他为自己的哈里发，即副手。

这道敕令是他 1897 年写信给苏丹的结果。因为不识字，这封 468
信是他口述，由喀什噶尔人胡戴·别尔迪代写的。此人已在春天死了。信中说，俄国人占领浩罕汗国后，穆斯林中精神颓废现象更加严重，违背伊斯兰教教规之事增多，如淫乱、酗酒、赌博；还有俄国人取消了齐亚克特税和哈拉吉税①，有利于贫民，禁止去麦加朝圣②，夺走了旧有的寺院不动产，可是没有批拨新的……。

伊尚讲了上述内容后，请求苏丹为恢复伊斯兰教法典的事向俄国皇帝讲情。这封信也是一个去麦加的喀什噶尔人带走的，但伊尚未供出此人名字，矢口说他不知道。

他宣称，搜他家时查获的刻有他名字的印章是伪造的，而且说他的印章是十年前在麦加定购的，已在骑手们拘捕他、搜他衣袋时丢失……。他只用过这一颗印章，而且只在认证授于最虔诚的信徒以穆里德称号时才使用。他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这样

① 非伊斯兰教徒缴纳的贡赋，包括人头税、地亩捐等。——译者

② 显然是指近几年内采取的防止传染霍乱和鼠疫的措施。

恐怖的时刻，说出名字可能使无辜的人受害……。但如果找到了丢失的印章，他就答应一定说出这些穆里德教徒的名字。

不过，一个设法隐蔽和改名换姓的人，恐怕是不会把一颗宛若金属护照一样的印章带在身上的。因此，伊尚答应在找到并不存在的印章时供出最优秀的穆里德教徒，是不冒任何风险的。

除了少数几个人外，所有在加扎瓦特盟约上盖章的人，都否认这些印鉴，硬说他们的印鉴已被偷或已丢失，要不就说他们根本没有过印章。妙不可言的是，所有这些人的印章都是在五月初、在暴动前遗失的。例如，证人的供词证明，乡长巴基尔5月7日到伊尚那里去过，回家后就吩咐乡文牍员书面报告县长关于他丢失私章之事；其实，只有丢失公章才须报失。当盖有他印章的加扎瓦特盟约一旦查获，巴基尔就可直接推到县长身上，让县长说知道他的印章已丢失了！

伊尚未能占据安集延的消息尚未传到费尔干纳省北部各县时，暴动者还在那里继续执行为他们规定的计划。20日前夜，在
469 库加尔特乡，奇比利派了十个人潜往护林人拉夫连季耶夫的孤零零的农舍，其中一人在紧闭着的门上敲了几下。拉夫连季耶夫被破门声吵醒后问道：谁在敲门？干什么？回答说，警察署长派来给他送公文的。他轻信地开了门，当即被抓。他们把他拖到离房子稍远处砍杀了。蒙难者的妻子跳进院子，翻过粘土围墙，跑到草原上，藏进了浓密的草丛里。匪徒们找了她很久，但在失去残杀她的希望后，抢了全部家私，然后骑马疾驰而去。后来，这些人全被捕获判罪。

就在同时，六名吉尔吉斯人探悉驻在喀拉库里（村）的哥萨克“把军需食品寄存在村长那里后匆忙去安集延了”，他们就不慌不忙地拿走了全部军需食品，运往自己的阿乌尔。但前任乡长胡什瓦克派了一名骑手去阿乌尔劝告吉尔吉斯人运回军需物品，否则

哥萨克一回来，会把他们全都枪毙掉的。吉尔吉斯人听从了劝告，几乎退还了全部军需食品，只缺四袋。

应该指出这一事实，即被撤换的乡长们从一开始就起着最积极的作用。选举一开始，大多数顺从伊尚的人取代了所有对伊尚无用的人，即支持俄国人的人。

如果离选举的时间还远，他们就写诬告信，写控诉状，让伪证人作证，而且几乎都不经过县长们而进行控告。乡长斗不过，倒台了……。伊尚就是政权，虽然是自封的，但权力很大，村长候选人和民众审判员候选人，只要伊尚给恭顺的乡长写了介绍信，就能中选。伊尚指派某个穆里德教徒为拉伊斯的命令，由法官和乡长加盖印章认可！这实在是公然对抗政府的行动，政府已经废除对俄国人利益危害最大的拉伊斯的职务。拉伊斯是伊尚属下某种类似副官或参谋总部军官的一些人：他们分送命令，指定集合点，把来人编成部队，并且监督严格执行所有命令，毫不吝惜他们的皮鞭……。

伊尚分发荣誉长袍，分封官员，分赠未来穆斯林王国的县和省。他用这种办法引诱最有势力的人物在加扎瓦特宣言上加盖印章，并向没有权势的人们出示这些印章，以此表明事关重大，胜利有保证。

捕获伊尚以后，就开始寻找预定拥立的汗王阿卜杜尔·阿齐斯。找到了两个叫这个名字的伊尚：一个在纳曼干，一个在乌腊提 470
尤别附近。但他们不是伊尚马达利的侄儿。他的侄儿应十四岁左右。事后发现，他真的是以阿卜杜尔·阿齐斯的名字闻名的，他参加了袭击安集延的匪帮，同伊尚一起逃跑，藏匿在一个信徒的家里。当这个男孩的避难所最后被发现时，他正准备翻过围墙到邻家去，于是就在花园里被抓住了。问他名字时，他自称阿卜杜拉。所有被捕的头目也叫他阿卜杜拉，可是当把他提给伊尚本人验证

时，就出现了一幅动人的会面情景，这时伊尚宣称，这不是阿卜杜拉，而是穆苏利曼·库尔。男孩也开始咬定自己叫穆苏利曼·库尔，还说由于害怕才用别人的、伊尚养子的名字……于是，所有头目就开始叫他穆苏利曼·库尔了，还解释说，以前的供词是错的……。男孩交保释放了，没有再去惊动他。

那些在加扎瓦特盟约上盖章的人中，只有达特哈阿里伯克一人招认了此事。这是一个老头，在普拉特汗时期当过将军，在我们占领浩罕汗国后，当过两年乡长。早在4月19日，即在袭击安集延前一个月，他就盖了章。伊尚让他看了已经盖上的两个印章：当过陆军准将的达特哈奥马尔伯克的印章和在汗王时期当过骑兵团长的潘萨特加伊勃和卓的印章。伊尚又说，还有伊斯凡佳尔和胡多亚尔·米尔扎两位潘萨特也答应盖章。虽然阿里伯克提出了异议，说反对俄国人没有枪炮是不行的，还说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同俄国人打仗是怎么个情况，但当伊尚回答“这是苏丹和真主的旨意”时，老头儿就顺从了，并且盖了自己的印章。

捐助巨额款子协助暴动的两个财主——高利贷者阿塔伯克和出钱修建石造大清真寺的商人马哈茂德·阿里巴伊·巴恰，只承认隐瞒未报，未处死刑。

暴动十之八、九也延及纳曼干县，在奥利耶阿塔县和普舍瓦尔县，即在锡尔河省和七河省交界处的几个县里也有人响应。在奥利耶阿塔县领头的也是一个伊尚，叫沙迪伯克哈里发。他聚集了一百名杜凡派教徒，一俟山口积雪稍化，就动身前往安集延。6月6日，纳曼干的一个哥萨克排和安集延的一个哥萨克连出动，截断他的去路。五天以后，该伊尚及其二十三名同伙，在伊列苏村乖乖地投降。

471 6月11日以前，在纳曼干，由副县长陆军中校布申率领的半连哥萨克，隐蔽地沿山间小路追踪，搜索了几个阿乌尔，捕获了二

十九名暴动分子，其中有四名头目。查获了伊尚的一些信件和呼吁书，其中有他关于伊斯兰教王国即将建立、选定纳曼干为穆斯林王国首都的宣言书。

总共逮捕了约七百七十七名与案件有关的人。因罪证不足，8月31日又下达了圣旨，便释放了三百二十五人。三十二人经法院判定无罪。处决十九人；判处流放的有三百四十四人服苦役，十六人永久流放，八人判处监禁，一人送感化院。判定有罪的共计三百八十八人。受到法律制裁的有：两名达特哈(即将军)，七名潘萨特(即上校)，两名前伯克，四十名毛拉，两名穆达里斯①，六名杜凡派教徒，四名乡长，六名村长，以及两名法官。

按他们的年龄可以划分为：四十岁到五十岁九十九人，六十岁以下六十八人，七十岁以下四十三人，七十岁以上十四人。可见，判罪的人中有二百二十四人，即五分之三是中年以上的人，这就不能说他们的举动是由于年轻和没有经验而一时冲动了。这是蓄意的举动，而且有大量毛拉参加，这表明宗教界的人士占优势。

应该把8月31日的圣旨视为特赦。圣谕：(1)暗藏的头目除外，暴动参加者如尚未被控，一律停止司法追究；(2)对嫌疑犯不要起诉；(3)上述两类人应受行政上的感化。

战地军事法庭依据加强守备条例，对所有被告进行了审判。科罗利科夫将军的军事委员会多半是在絮絮不休地聊天，致使那个好交际的、健谈的检察官多林斯基撇开了工作。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到达边区以后，委员会被撤走了，对伊尚马达利本人及其五名主要帮凶苏班库尔、汉达姆、巴巴泰·加伊勃·纳扎尔和鲁斯塔姆伯克的第一份检察官起诉书，只是到了6月6日才赶写出来。直到信差把检察官的起诉书送往塔什干和收到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同意的回电时，由军法官捷连季耶夫少将担任主席的法庭，才有可能

① 经文学校的校长。——译者

在6月11日开始审理案件。

当时，杜霍夫斯科伊将军认为，有必要派土耳其斯坦军区法院主席柳巴夫斯基少将亲自去安集延，并提出两个战地法庭可以同
472 时在费尔干纳开庭，以便加速处理案件。在给柳巴夫斯基的书面命令中，建议不用军事审判条令的规定程式，判决时只须宣读被告招认了的罪状，不用宣读给他们何种处分。最后定稿的判决书在依法批准之前，也不要宣读。

因为柳巴夫斯基在12日，即在有关伊尚和他的五名帮凶的案件开庭后的第二天才到达安集延，当时处决已经执行，所以捷连季耶夫不知道已有命令对军事审判条令作了变动，因此他把裁决全盘宣布了，而且一小时后又宣读了最后定稿的判决书。此事也电告了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并把判决书交信差送去依法批准。

夜间收到批准判决书和命令立即执行的回电。这样一来，由法院判定抚恤二十二名阵亡士兵家属的十一万卢布的罚款，也批准了。

第二天，12日正午时分，六名犯人在第四连营棚附近的犯罪现场上被处以绞刑，并在这里烧毁了旗帜和两面小旗。晚上取下了处死者的尸体，就近掩埋，拆除了绞刑架。整片地方都铲平夯实，所以后来就无法辨认处决者埋于何处。没有采取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建议的办法：把尸体埋在要塞里，并在上面修一个厕所……。

遵照县长命令被带到法场去的安集延当地人，在行刑的整个时间里态度极其镇静。

在法庭上，被告中谁都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伊尚两眼朝下，只是在庭审末了，当译员奉法庭主席命令给他翻译检察官的起诉书时，伊尚才抬起双眼，对公诉人的意外赞扬表示惊异……。心地善良、虔诚、行善、对人仁爱、有节制的生活，这些全都是检察官着意

强调的东西。看来，检察官拿定主意要对每一个与他办的案子有关的人都奖赏一番，他没有放过有利于伊尚的任何一个特征。比如，他在起诉书里指出，当马达利还在当学生即苏菲的时候，就经住了考验。他当时住在沙雷汉赛河高岸上的窝棚里，紧靠阿萨卡去奥希的路旁；穆斯林们去那里谒拜先知阿尤布(即约夫)的陵墓，过往的朝圣者络绎不绝。马达利自己从小河里把水提到近一百俄丈的高地，他不能用别的东西为疲乏的行路人效劳。他做此事"不仅为了让人们有水喝和供给纳玛兹① 时净身用的水，而且还做出 473
了奇迹：在几百年来没有树木的地方，栽培出了树木。"

如果穆斯林们认为浇灌几棵树苗是奇迹的话，那检察官就没有理由不指出撒马尔罕省的山地造林，俄国人在那里培植了几百俄亩。他也没有理由不提及伊尚的其他一些更有趣的奇迹……。

检察官在简述伊尚的品貌时，把他描绘成这样一个人："禀性温和，外表给人好感，说话令人信服和动听，从不大声说话，当地人认为大人物提高嗓门说话是不体面的。"然后，检察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此人的情操达到了何等高尚的程度"，即马达利在拒不承认自己在加扎瓦特呼吁书上盖了印之后声称，在他写给熟人们无可置疑的信件里，有他的真正的印章，但他拒作进一步的说明，"理由是在现在这种时候，甚至就是同他相识也可能招致追究的危险"。

这样的颂辞，只差一步就把伊尚同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相提并论了，开始作这种比较的，也就是那位检察官……。

这个甚至使公诉人如此神往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个平常的不识字的萨尔特人。他父亲马·萨比尔是马尔格兰县的居民，以制作纺锤为生，不时喝一点罂粟籽的浸剂，因此绰号叫库克纳里。这种手艺是无利可图的，一家人过着穷苦的日

① 源出波斯语，意即"礼拜"。——译者

子。他有三个儿子，中间的那个是个杜瓦纳，即小傻瓜，他就是马戈麦特·阿里，或称马达利，生于1856年，身体虚弱，干不了重活，不过他学会了父亲的轻巧手艺，旋制纺锤。因此有了个绰号，叫杜克奇、伊克奇，即纺锤匠。

1868年，这家人迁到塔吉克村，造了一间粘土房，从事农业。1874年，杜瓦纳十八岁，父亲去世。全部遗产就那么三塔纳普土地(即半俄亩)以及一台旋床，没有吃的了。因此四年后，马戈麦特·萨基和马达利哥俩就到安集延县的派托克村，投靠供养许多穷苦人的伊尚苏丹汗。实际上，并不是白白供养的，因为挨饿乞食的穷哥儿们，为了吃碗饭，都得凭自己的体力和本领给伊尚干活。
474 残废者当看门人，气力单薄的用脚踩湿粘土，力气大些的用粘土做土坯和砖头，修围墙和民房，真正的劳力则耕田种地。马达利被指派去踩粘土。小伙子已经二十二岁了，可是生性懒惰，他自己也喜欢较为轻松的劳动。傻气早就消失了，他很快就明白，坐在伊尚跟前听他训诫，吃现成饭更轻松些。

苏丹汗属于纳克希本迪教派，该教派是帖木儿时穆罕默德·布加耶特丁·纳克希本迪创立的(死于1388年，埋葬在布哈拉附近)。

伊斯兰教的派系，从伊斯兰教纪元[1]第一世纪就已出现。它们在可兰经里寻找寓意、含意，神秘主义发展起来了。苏菲派里的神秘主义思潮表现得最为明显。

约翰·古里[2]说："苏菲的名字，最初指的是身着素服(用山羊皮做的粗糙的无袖外套)的隐士、苦修教徒……。

"严格的宗教仪式，频繁的斋戒和夜间礼拜，念诵可兰经和反

① 伊斯兰教纪元即穆罕默德由麦加迁到麦地那的那一年，相当于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译者

② 见《伊斯兰教对教徒生活的影响》。霍莫托夫译本，第162页。

复念诵祈祷文，使很多人产生了……某种宗教信仰狂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幻觉和心醉神迷的现象”。

波斯的苏菲派教徒，就下述几个方面拟定了详细的训规：怎样运用一套固定的体态动作运神敛气、反复背诵可兰经的经文、口念真主的名字九十九次或先知的名字二百零一次，最后还要一连几小时地重复“清真言”的句式“利亚·伊利亚加·伊利·阿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使神魂入迷，为计算重复的次数，采用了念珠。

公元 921 年，一个以弹毛（加尔拉杰）为生的贫苦波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人宣传严格的禁欲主义，断言禁绝肉欲者能成为真主的化身，就象耶稣身上体现上帝的圣灵一样。天堂里唯有真主，别无他人。我即真理。

由此产生了一条新的教义：苦修教徒今世可以成圣。出现了许多圣徒。很少有哪个乡村没有某个圣洁的乌利耶① 的坟墓，朝参圣徒墓的人络绎不绝。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成了一句空话。

禁欲主义和安贫固穷，是以可兰经的下述经文为依据的：“来世赐于弃绝现世福分的人”。苏菲派教徒由此引伸，说来世福分的品级，将与今世虔修的程度相符。起誓过赤贫生活的人，被称为达尔维斯。波斯语达尔维斯一词的意思是躺卧在门边的人，即乞丐。虽然可兰经里说过：“伊斯兰教无僧侣”，但达尔维斯们往往成群结 475
队过着真正出家人的生活。现在计有约七十个教团，只是穿着和拜仪不同。教团的团长，或称赛赫（即村长），或称皮尔（即长老）。达尔维斯们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在某些寺院里则搞些手工业。行踪无定的达尔维斯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自己的赛赫或皮尔化募施舍物，一种叫卡连杰尔的是为自己化募的。

著名的波斯诗人萨阿迪和加菲兹也是苏菲派教徒和达尔维斯。在尚未脱离有节制生活以前，苏菲派曾长期地广泛流行。

① 即殉教者。——译者

其实，苏菲派的哲理很象基督教：弃绝不道德的玩乐，胸怀坦白，饮食适度，对人仁爱，济贫，而且宽容异教。在他们看来，一切宗教都来源于同一个太阳的光芒。因此，这个教派是前进了一步的。开办朝圣香客养老院，免费供养云游派旧教徒，把募集来的施舍物散发给穷人，修建清真寺和医院，这使苏菲派受到舆论的高度重视。但时兴一阵以后，人们施舍钱物就不太慷慨了，于是达尔维斯们只好采用法术、释梦、占卜、预言未来、出售驱邪符和治百病的经文等办法了。

在君士坦丁堡，达尔维斯鲁法伊教徒，即好大声哭喊的人，为访客演剧、吞长剑、吞火、舔烧红的铁。几乎所有达尔维斯的狂热跳神，通常都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围坐在自己的赛赫周围，摇晃着脑袋，高声朗诵可兰经的某段经文，然后前后摇动躯干，随后左右摇动，再后就突然跳起来，疯狂地跳起轮舞，或就地旋转，直至进入昏迷发痴的状态为止。在埃及，此种狂热跳神结束时，全体达尔维斯并排躺到地上，赛赫则骑着马从他们的身上走过去。这是一种最高度的顺从，就象尸体在净尸人手中一样顺从。

古里根据莱恩的口述断言，“埃及的大部分圣徒都是骗子、狂人和疯子；尽管那样，他们在民众中仍很受尊敬……。在摩洛哥，许多圣徒住在山洞里的污泥浊水之中，他们挨村走访时，用指甲或刀子挖破自己的身体，用牙齿撕开活驴或活绵羊，吸吮它们的血。任何一个妇女都不敢在他们面前露面，因为谁都无法护住妇女不受这些人的侵犯”。

476 十八世纪中叶，穆罕默德·易卜恩·阿卜达尔·瓦哈布，奋起反对这种对伊斯兰教体系的歪曲，即主要是反对敬重活圣徒和死圣徒；他动用宝剑来净化伊斯兰教，清除偶像崇拜者；他把崇拜圣徒、甚至把崇拜先知的人，都称之为偶像崇拜者。

1801 年，瓦哈比特派信徒们攻陷了卡尔巴拉（离巴比伦遗址

不远），并拆毁了侯赛因墓上富丽堂皇的清真寺。1803 年，攻克了麦加，摧毁了所有的圣徒墓，剥去了清真寺墙上的金银，就连卡阿巴[①]的玄石（黑石）也砸成了碎块。1804 年，麦地那也被攻陷，先知的陵墓被毁得破烂不堪，全部装饰物化为乌有。

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于 1812 年和 1813 年从瓦哈比特派信徒手中夺回了麦加和麦地那；1818 年，攻克了他们的都城达里亚。不过，甚至 1850 年，在北部非洲还有毁灭圣徒墓的教派。

在土耳其斯坦边区，既有苏菲派信徒，又有纳克希本迪派信徒，还有卡连杰尔杜凡派信徒，以及达尔维斯哭喊派信徒（在塔什干）。

此地称苏菲派的传教士为伊尚。按波斯语，伊尚一词的意思是他们。但很可能这是由 “подобный”[②] 一词构成的复数形式[③]，这个词的读音跟我们的 преподобный[④] 的读音相似。

纳克希本迪派信徒的外部标志是：穿白色整幅不开襟的衬衣，从头上往下套穿（类似妇女的衬衣），戴白色礼拜帽，饭前饭后都服用食盐。

接纳穆里德教徒是用伸出手去握手表示的。最高的天惠是伊尚往穆里德教徒嘴里吐一口唾沫，这时该教徒必须象狗一样做出谄媚逢迎和驯顺的样子。伊尚的生活越纯洁，越有德行，他的崇拜者和信徒就越多。纳克希本迪本人就被当作圣徒尊崇到如此地步，以致凡是三次到布哈拉朝参过他的遗骸的教徒，就算是哈吉，就象去过麦加朝圣一样。

苏丹汗·丘里亚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伊尚。他不教自己

① 麦加的清真寺，伊斯兰教朝参的圣地。旧称“凯尔拜”或“天房”。——译者

② 意思是“类似的”。——译者

③ 见布达戈夫词典第 196 页。

④ 意思是“圣，法师”。——译者

的学生识字，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文盲。他只要求凡事要有节制，要求忌酒和行善。这个伊尚死于 1883 年。人们给他修造了两个玛扎：一个在派托克，一个在明提尤别。两个村子都为荣誉(收益)而争着把圣徒埋葬在本村。派托克村获胜了，但马达利偷偷地掘开坟墓，割下了自己师长的头，把它埋在自己的院子里。

477 可以说，马达利再度成为孤儿之后，就开始经受善行的考验。未经善行考验是不能成为纳克希本迪教团的成员的。他在阿萨卡和塔吉克之间的路上修了一间供过往行人休息的粗陋敞棚，在这里放上五个盛水大钵(大瓦罐)，四周抹上一层粘土，使水能凉一些；他还栽植了几棵小树，经过浇灌，小树就生了根。每当阿萨卡赶集的前一天，即每逢礼拜一，他就从塔吉克村骑着毛驴来到敞棚，从早晨起，就从沙雷汉赛小河里打水，并用毛驴驮着沿陡峭的小路运水。

每逢礼拜二，有许多人去阿萨卡赶集，他们自然要在敞棚这儿停下来休息和解渴。每个人都尽其所能酬报有进取精神、但不要求任何酬谢的马达利。他把施舍物都散给了穷人。他开始出名了。

1884 年，他骑着毛驴，带着狗，靠施舍前往麦加。旅行用了三年时间。归途中他在撒马尔罕附近的达阿比特村住了整整一年，住在那个靠近玛扎(即圣徒马赫图·马格拉姆的墓碑)安家的伊尚艾哈迈德汗·丘里亚处。

艾哈迈德汗于 1887 年死于马达利的面前。他的儿子们觉得自己不适合过禁欲主义的圣洁生活，就把父亲的权利转让给了客人，把伊尔阿德，即伊尚名位的证书交给了他。

马达利回到母亲身边后，宣称自己在 1878 年当了伊尚。他对所有愿听信他的人讲，他在麦加谒诚宵拜时，阿拉亲临他面前显圣，并命令他回家后宣布自己是当地的伊尚，命令他备几口大锅，

节日免费供给所有来清真寺礼拜的人吃饭，命他十年后宣布加扎瓦特，在整个土耳其斯坦恢复伊斯兰教的统治。

马达利曾大胆反问阿拉："我是个穷人，我怎能免费供应民众吃饭？"阿拉回答道："拿去，你带上这把金勺子，它将使你的财富取之不尽"。马达利从阿拉手中领了金勺子，并在收穆里德们为徒时，把它拿出来让香客们观看。搜查伊尚家时，没有找到勺子，因此不清楚是否用它作过试验……

起初，穆里德教徒捐钱赠物很吝啬，但就连这些微薄的捐赠，马达利也散给了乞丐，而且对每个穷人敞开自己的家门。这样的无私和善行、认真奉行伊斯兰教的各种礼仪、俭朴而有节制的生 478
活、对人态度亲切，渐渐地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赞许。捐赠的东西开始多起来了，声望增高了。特别敬重他的是吉尔吉斯人和突厥人。

马达利准备了一口大锅，开始办哈利姆(即免费招待吃饭)；锅逐年增加。每天有近百个香客来此，他只用茶和馕款待，供应马匹苜蓿。每逢星期五① 和节日，前来聚集的民众将近六百人，款待他们吃抓饭。

我们说过，他在选举官员时通过自己的穆里德派教徒施加影响，把他中意的人委派为乡长、村长和法官。他还委派拉伊斯(即宗教警察，早就为俄国政权取缔)，他的势力因此大增。他已开始通过自己的走卒，为慈善事业征收被俄国当局废除了的地亩税和哈拉吉。凑起来就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款子，这笔款子使他有可能在奥希和阿萨卡大办哈利姆，以他的名义在这些地方请民众吃饭。

1889 年他在家里办起了一所经文学校，并在自己的宽广庄园里修建了两所清真寺。捐助者赠给他许多地段和大量的手抄本书

① 公历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礼拜日。他们称自己的礼拜日为"主麻日"，即聚礼之日。是日中午后，集附近各寺教徒于一寺举行礼拜。——译者

籍，作为宗教公产。他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的地主。他的庄园扩大了：有宾馆，有供他徒弟(即苏菲)用的住宅，有专供香客用的马厩，有供存放捐助食品和饲料的粮仓和库房，出现了两层楼的厨房等等。紧靠他的房子，逐渐增加了六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包括大门和清真寺；由此往右是第二个院子，四面盖满了两层楼的山坡民房，供伊尚、侍从人员和客人用；第三个院子叫蔷薇院，供他的五个老婆住；第四个院子有供老人、徒弟和残废者用的收容所；第五个院子是马棚、存放食品的仓库和圈牲畜用的板棚；第六个院子围着一座坟墓，里面埋着伊尚苏丹丘里亚汗的头。在这个院子的后边，是崇拜者建立的叫伊尚切克的新村，有供各种各样手艺人用的二十间山坡民房。各个门上都有牌子："这里是图书室，书籍要归还"，或"捐赠品拜领，致谢"。所有建筑物都是无代价建造起来的。毛拉齐乌特丁执掌全部事务。从前他当过最后几个浩罕汗王的秘书官，常唆使汗王们打仗，他移居马达利处之后，大肆吹嘘他的名气，他伪造某个伊尚圣徒的印章，以该圣徒的名义写了伊尔沙德，即赐予马达利为他的后继者的证书(显然，这指的是达阿比特的伊尚艾哈迈德·丘里亚)，给他补增了哈里发的封号，并且想出了各种被
479 当作奇迹宣扬的法术。

末了，他打算建造一座滑稽泥的清真寺高塔，基底不用烧过的砖砌。他对那些担心的助手们回答说，清真寺高塔不是靠基底来支撑的，而是靠他的祈祷来支撑的。1897年，清真寺高塔轰隆一声倒塌，压死了五个人……。这种情况对信仰伊尚的圣洁并未产生多少坏影响，因为民众在他的院子里每天都看见无法解释的奇迹，但正如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它使暴动提前了。

出现过如下的奇迹：在楼下厨房里，用通常火煮的方法在几口锅里煮着抓饭，可是在楼上，在几口封闭的锅里煮饭不用火，象伊尚说的那样，是用祈祷的力量来煮饭。还有，院子里有几个馕炕，

烤馕的人当着大家的面揉面团，在馕炕的内壁贴了不过十五个馕，可是他竟可以无限地取出一千个馕。还有，在伊尚的房间里，在同最尊贵的客人们交谈时，他的某个仆人走了进来，报告某某吉尔吉斯人来了，伊尚就说："好啊，收下他送来的大米，放到仓库里去吧！"客人们急忙向窗口跑去，看见的确在往仓库搬运米袋。另一位仆人走了进来，报告某某突厥人来了，伊尚说："知道了，他赶来了羊，收下吧，把羊赶进敞棚里去。"第三个仆人进来了，报告某某萨尔特人来了，伊尚说："感谢真主！我的面粉快完了，他就送来了，收下吧，交到厨房去吧！"大家对圣徒的先见之明感到惊讶，他未离座就准确地猜到谁把什么东西送来了！原来，他家里每种东西都有专人负责验收，谁来报告，就意味着他验收的物品运到了。在拆毁伊尚的房子时，也识破了另外两种法术：楼上的锅，是用蒸汽加热的，蒸汽是从楼下的水锅通过安在墙里的铜管送上去的。

神奇的馕是造在地面下的地下室里烤的，地下室正好就在砌有一排馕炕的那块地方下面。烤好的馕，从地下室里用装在长竿子上的圆盘送到上面馕炕底上的洞口，再由上面的烤馕人取出来，这怎能不使在场的人感到惊讶呢？参加拆毁伊尚建筑物的也有当地人，他们就把狡诈的伊尚的假奇迹的败露传遍各地。萨尔特人在俄国士兵的行军厨房里看见过蒸汽煮饭，但在那里看到有管子，而这里没有。

在《新时代》杂志 1902 年第 9630 期上，某位署名 H. K. 的人，480
报导了三种法术：无火煮饭，不识字的伊尚引用可兰经的经文宣传教义，以及根据前来报告的验收人，猜测捐赠物品。没有提到馕。

他是这样解释煮饭的：做抓饭的厨房修在清真寺旁边，厨房是一个大房间，在它的两墙毗邻的墙里砌了五口大锅；在砌有三口锅的那个地方的锅上面的壁龛里，又砌了两口稍许小一些的锅，而且在这两口锅的上面，还有一口小锅。下层的锅离地板总共不到四

分之一俄尺，没有炉膛，有梯子通到锅跟前，客人们相信了伊尚的话，煮食用的是地下火。实际上，炉膛都在厨房的墙外，厨房与炉膛之间没有通道，因为炉膛都在隔壁的蔷薇院里。如果谁对地下火表示怀疑，就把他领到墙上开的一个小通风口前，叫他往里瞧，然后推开里面的活动栓，火焰马上就从那里冒上来，把不信神的人的唇髭和胡须都燎掉了。

造这样的东西，当然比造蒸汽煮饭的装置要简单些。也有可能，这种说法比较可靠，虽然前一种说法是以当地人说的话为依据的。

至于引用可兰经长段经文讲经传教的事，H. K. 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伊尚为了讲经，沿着梯子登上讲经台，高台离清真寺地面三俄尺，四周有雕花的栅栏隔开；伊尚坐在台上的地毯上，谛听着提词人的耳语，提词人从暗室里通过墙上的窟窿偷偷提示，窟窿正好就开在马达利的一只耳朵边……。

不管怎样，马达利却是经过时间不长的佯装、假仁假义和善行，由乞丐变为有钱有势的人物了。他分赠荣誉长袍，象省长一样分派职务，征收赋税，最后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仍然是个文盲，这对他妨碍甚大，因此他的清真寺的伊玛目（即礼拜主持人）齐亚乌特丁就成了密谋的主脑：一切往来书信都由他负责。在授予伊达亚特汗以哈里发（即代理人）称号的证书里，马达利口授了如下的话："把我和我的先驱们都称为纳克希本迪"，可见，他隶属于这一教派是无可置疑的了。

他的治病办法是：给病人拿一撮盐和一把土，事先往上面吹一
481 口气，然后吩咐说：吃掉盐，把土敷于患处。不然，就用手拍一下病人，然后捋着胡须念道："阿拉，阿克巴尔！"（即真主圣德无边）。给盲人吹三次眼睛；给打摆子的人挂上一个写有祈祷文的纸筒等等。不过，神经病有时竟减轻了，于是伊尚的名声、对他的圣洁和奇效

的信仰，就由被治愈的人传播到各处去了。在半野蛮的吉尔吉斯人和突厥人中，当然谁都未听说过自我感应的医疗方法。

当父亲的把自己的女儿领来，恳请伊尚纳她们为妻妾，以示恩宠。他的妻妾竟达五个之多：第一个四十岁；第二个叫塔吉皮萨，二十九岁；第三个叫伊斯帕拉，二十七岁；第四个叫鲁基娅，二十一岁；第五个叫阿伊姆恰，十九岁。

一个四十三岁的男人有这么一群妻妾，大概不能证明他的生活是有节制的，也未必能说明他弃绝了尘世的享受。总之，伊尚马达利远不是象检察官多林斯基不知为何竭力描绘成的那种人。

在搜查和没收伊尚的财产时，发现了一个藏书七百五十五部的图书室，其中有加菲兹的诗篇，有选自可兰经的宗教民谣，有先知的格言（哈迪斯），有伊斯兰教法典注释（希达亚伊·舍里弗）；有可兰经、埃弗蒂奥赫、沙拉亚图尔·伊曼（神学著作）。在捐赠作宗教公产的书上，有这样的题词：瓦库法·汉凯·哈利法伊·杜克·贝尔扎伊·赫瓦伍奈里·特巴雷克·乌·特阿利亚，即“为顺应至尊主宰之意旨，赠给杜克全权代理人的寺院”。虽然当地译员断言，杜克的意思是纺锤（不过布达戈夫的词典里没有这个字），但这里肯定不应加上纺锤一词，因为纺锤的全权代理人是明显无法理解的东西。此地最常用的外来词恰恰就是官衔和封号。因此可以设想，此处“杜克”一词的意思是公爵、邦主，大概就是苏丹。

除书籍外，还发现二十九张瓦西克，即伊尚买来的地房契；发现了一份赠与他的教产清册，以及阿明们（即村长们）以不同的萨尔特人的名义，认可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伊尚的二十张证书。7月9日，找到了六份伊尚委派拉伊斯的命令，恢复有利于伊尚的齐亚克特税的命令，里沃亚德（旧时供各种诉讼事件用的伊斯兰教法典摘抄本），麦加和麦地那风光民间木板画，治疗各种疾病用的祈祷文，此外还有一张向伊尚伸出手去握手的人（即列为穆里德教徒

的人）的名单。这张名单上只列了五百六十二人。有关取缔拉伊斯的事，无论是军事检察官，或是检察员，都不知道。当马尔格兰组开庭时，一位审判员向作证的乡长提出问题："他是否知道，早在
182 考夫曼时期已取缔了拉伊斯，如果知道，为何允许拉伊斯进行活动？"。检察员请求预先告知证人，他可以不回答这一问题……。真是一种审理案件的奇怪方法！

民众对伊尚马达利的圣洁极其笃信，以致在他被处死后，还流行着一种传说，似乎他还活着，是另一个人代替他受处决的……。

毛拉齐乌特也活着，并躲藏起来了，袭击军营时阵亡的不是他，而是在安集延讲经传教的毛拉基亚兹。

战地法庭离开安集延去奥希、马尔格兰和纳曼干就地审判。第一个案件，虽然宣读了判决书全文，但已顺利地对付了过去，所以没有采用杜霍夫斯科伊将军下令对军事审判条例所作的变动。而且十一万卢布罚款也扩大到后来所有被判有罪的人身上了。

进一步了解案情，就发现倒霉的马达利是不得已发起暴动的：关于在麦加同阿拉对话，关于受托当十年伊尚和随后完成大业的谎言，已向自己的穆里德教徒们说了整整十年，眼看第十一个年头即将来临，无法再推脱了，这就迫使他举起了暴动的旗帜……。即使这样，他也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但在 1898 年 2 月，当他因清真寺高塔压死了五个人的案件被传到马尔格兰去受调解法官审讯时，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经法官判定无罪的伊尚，得意洋洋地骑着毛驴往回走……，人群挤满街道，亲吻圣人的双手……。马尔格兰警察署长认为此事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而驱散了人群，命令伊尚下来，牵着毛驴走路……。

对于目中无人的萨尔特人说来，这可是奇耻大辱了。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们也觉得受辱，他们就急欲报复。

当时，塔什干承包人中的当地财主们，开始为安集延的伤员和

阵亡者的家庭捐助巨款。流言传开了，说他们以前为伊尚的善举捐助过，因此这次捐助似乎是赎罪性质的。

还给两个被杀死的文职人员德罗贝舍夫和拉夫连季耶夫的家庭判了一笔数额相当于各人工薪的抚恤金；贝奇科夫的妻子起诉晚了。

此外，以下的补充惩罚是杜霍夫斯科伊将军拟定的：(1)对所有与暴动有牵连的人课以罚款，用以抵补发给阵亡俄国士兵家庭 483
的抚恤金，发给伤员的退休金，发给捕捉暴动头目的当地人的奖金等款额，用以抵补流放暴动分子的开支，以及用于在明提尤别地区建立俄国人新村的开支；(2)在费尔干纳各城市的亚洲人居住区开阔大马路的费用，由各市居民负担。

7月8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中将电告公布的命令，将被处决者和被流放者的全部财产没收归公，铲平明提尤别村。

战地法庭的活动刚一结束，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就来到费尔干纳，并于8月20日、21日和22日在此地(马尔格兰)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任省长柴可夫斯基少将①，军区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少将，驻费尔干纳的部队司令官约诺夫少将，法庭主席柳巴夫斯基将军，军事检察官多林斯基将军，副省长瓦西利耶夫上校，军事检察员涅克拉索夫上校，省法院民政检察官巴齐列夫斯基和省税务厅厅长。

讨论了用于抵补上列各项开支的罚款数额：阵亡士兵的家属各五千卢布，护林员拉夫连季耶夫的家属八千卢布，掌柜德罗贝舍夫的家属一万卢布，尚未提出民事诉讼的贝奇科夫的家属约同等数目；伤员十万卢布(十八个人拿这笔钱是够多的了)；三十万卢布作军事费用；六十万卢布用于强制迁走当地人，把俄国人安置到这

① 彼得堡获悉发生暴动的消息后立即来电撤换了前省长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将军。

些地方去，以及在各城市里开阔街道。

会议认为，完全捣毁明提尤别村是没有好处的，俄国移民将不得不重建住宅，因此只要把伊尚马达利的房屋夷平就够了。但强制迁出的不仅是明提尤别一个村的居民，而要把明提尤别乡和库林乡两乡的居民都迁出去。暴动的主要策源地明提尤别村、塔吉克村和喀什噶尔村，只有九百七十七俄亩土地，如果迁进二百户人家，每户也只能摊到五俄亩左右，这个数字是公认不够的。

决定在几年以内追偿罚款，在各县的中心加强部队，而且要他们往后不要那么疏忽大意。如果电报设施中断，为避免两种权力
484 并存的有害局面，部队将拨归县长直接指挥。

这次暴动，除上述地方性原因外，还发现同外国有密谋联系。他们企图鼓动伊斯兰教暴动，为俄罗斯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所震惊的土耳其人，把塞尔维亚战争以及其后的最近一次俄土战争，都说成是这些委员会发起的，为了扶持摇摇欲坠的哈里发国，即土耳其，他们打算在自己那里也创立某种类似的机构。委员会的网布满了有穆斯林居民的各国。捐款从各处汇向君士坦丁堡，这种捐款也为往中亚派遣密使提供了可能。布哈拉埃米尔本来同意向委员会金库量力捐助八千特涅格，但我们的政府听说此事后，就对埃米尔作了适当的规劝。1897 年，阿富汗埃米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加扎瓦特的书，提醒民众注意存在着两个强大的邻国，应当时刻准备与之进行斗争。

希土战争对信仰基督教的国王说来，是那么悲惨地结束了，这场战争在奇特拉尔的英国新臣民当中引起了波动，但在我们的费尔干纳人中，却激起了强烈的希望。

就在暴动之前，某个持有土耳其和中国护照的、名叫阿卜杜·贾利尔的和卓，从麦加经印度和喀什噶尔到了费尔干纳，他带来了一根先知穆罕默德的胡子……。这根神圣的胡子（穆伊·穆巴列

克）是普遍崇拜的物品，给有进取心的和卓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他的中国护照有我们喀什噶尔领事的签证，所以贾利尔通行无阻地到各处去散布苏丹的意向和打算、他的兵力和胜利的最荒诞无稽的谣言。仿佛是他从苏丹那里给伊尚马达利带来了金指环和绿旗……。

但我国的行政当局丝毫未注意到"圣须"的旅游，因为不知道附带有其他情况。袭击安集延后，贾利尔到了奥希，验交了护照，就去喀什噶尔了，因此，他得以溜掉，他是不能得到大赦的。

跟他同时到达的，还有经铁路来的八个土耳其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换上了朴素的、甚至是寒伧的波斯小铺老板的服装。他们以假银作的小玩物作买卖，早在 1898 年 4 月，即暴动前一月，就潜入皮什彼克县来了。不过未能揭破他们干了些什么勾当。

苏丹的假敕令也是在此时出现的，但伊尚本人对敕令相信到了极点，甚至在遭到拘留时，他还请求追赶手持该敕令急驰逃跑的 485
苏班库尔。伊尚劝别人相信，而且自己也深信，他们的生路全凭该敕令："我们只不过是奉苏丹的旨意，你们高兴的话，就跟他去打交道吧。"

综上所述，关于暴动的原因可以总结如下：

（1）费尔干纳的居民习惯于搞趁火打劫的骚动和动乱。

（2）闹事不会有多大风险，因为可以溜进山里去，还有一套长期试用过的，提出几百个伪证人蒙哄俄国法院的办法。

（3）没有俄国人居住区，否则，当地人大规模活动就无法隐瞒了。

（4）对伊斯兰教宗教界和学校缺乏监督制度①。

① 有过一个例子，一个因诬告而被撤职的哈孜，从督学克连斯基那里获得了经文学校校长的职位，尽管县长是反对的。

(5) 伊斯兰的教士们有公开讲经传教的自由。

(6) 对在汗王统治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以及现在因无所作为和因名微位卑而苦恼不堪的人物，缺乏监督。

(7) 下级行政机关放任伊尚委派拉伊斯和为慈善事业分派天课(拉伊斯本来是早已被俄国人取缔了的)。

(8) 俄国行政官员们对伊尚特别敬重，这使他在群众的心目中显得身价百倍。

(9) 没有直接监督选举，因此伊尚马达利能撤换乡长，把职位分给自己的穆里德教徒。

(10) 省长什维科夫斯基令人莫解的政策，他千方百计地在民众面前贬低他手下的俄国当局的代表，并竭力抬高本地土豪或"荣誉居民"的身价。

(11) 什维科夫斯基对首批有关密谋和暴动者开始行动的情报，采取了一种令人莫解的冷淡和疏忽大意的态度。

(12) 地方行政当局高级代表令人奇怪地和没有根据地相信穆斯林居民对我们友好。

486 (13) 对密谋和自立为王的事件过去有过完全不受制裁的先例。

(14) 县长们逆来顺受，他们的权力有限，没有办法考察穆斯林居民的思想状况。

(15) 行政当局对当地人出身的警官们疑心很重，要求他们对报告的真实性提出证据。

(16) 卡劳尔上校对在暴动前三年之内向他报告过有关鼓吹加扎瓦特的、他所辖县的村长们，提出过令人愤恨的司法追究，因此未曾采取过任何预防暴动的措施。

(17) 土耳其臣民和此地土生的、从麦加回来而成了苏丹臣民的人，在边区有充分的居住自由。

(18) 当地行政机关选任的官员不可靠，因为对我们好处更大的是退职的乡长们。

(19) 县行政机关的人员不懂当地人的方言，因此是鞑靼人出身的译员在管理各县。

(20) 委派穆斯林军官管理民众，激起了建立穆斯林王国的幻想。

(21) 没有鼓励毕业于东方语言讲习所，但没有任职的军官，他们逐渐忘掉了东方语言。

(22) 没有鼓励当地学校里学习俄语的本地人，他们后来不得不去当听差和车夫。

(23) 行政机关的官员不了解占领边区的历史，不了解已经进行过的改革，甚至不知道现行的条例。

(24) 边区的军队数量不足，部队对军营驻地极端疏忽大意，住在完全不设防的营棚里。

(25) 士兵手里没有弹药，对他们丢失弹药和给萨尔特人出售火药的事惩办不力。

(26) 愚昧无知的民众轻信和迷信，把荒诞无稽的谣言当成不容置疑的真理，把变戏法当成奇迹。

(27) 在边区各俄国管理部门的代表之间，存在不和睦的现象。

本来以为费尔干纳暴动事件已全部结束，但就在这一年的11月，发生了两起事件，使这种信念动摇了。第一件事是暴动案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毛拉阿卜杜·加福尔被害，他曾告发过许多参加者。第二件事是警察署长鲁金中尉，险些死于乡长伊先巴伊之 487
手。

事情经过如下：有个移居农民信了伊斯兰教，不清楚是否是自愿的。他起了艾哈迈德·江的名字，在肯科尔-卡拉格尔乡、纳伦

河边的山里落了户。省长派了代理巴扎尔库尔干警察署长职务的鲁金中尉去进行调查。乡管理人伊先巴伊把这个改信教者严密地藏了起来，但看到是在认真寻查此人，就吩咐自己的三名骑手把这个农民溺死了。鲁金探悉此事后，撤换了伊先巴伊，逮捕了他和骑手们。接着，骑马前往犯罪现场。

峭壁重叠的高高河岸，几乎是高十俄丈的垂直陡崖，这个农民就是从这里被抛下去的。鲁金下了马，同自己辖区的乡长马克苏特、文书和几名骑手一起来到了悬崖边。

执行伊先巴伊交下的任务的罪犯尤尔达什，指点了农民死前站立的地方。

河面上有流冰。鲁金俯视着深渊，思量着用什么办法打捞溺死者的尸体，他没有发现，坐在一旁的伊先巴伊跑到他的跟前，双手抱住他一起从悬崖上往下跳。

鲁金抓住了悬崖的边缘，悬崖挂在深渊之上；伊先巴伊则抓住他的一条腿，也在悬崖挂着，不让他上去。鲁金用那条未被抓住的腿踢凶手的头，于是那人就飞落深渊。跑来救援的骑手们把军官拉上了岸。

就在此时，尤尔达什抱住站在离岸较远的乡长马克苏特，把他推向悬崖。骑手们及时赶来，夺回了乡长。这时尤尔达什就跳进水里淹死了。

暴动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警察署长，加强了县长们的权力，另行布置了部队的营舍，在各行政中心加强了驻防部队，并且修订了最新治理边区条例。

1899 年 7 月 1 日，关于把七河省和外里海省合并于土耳其斯坦军区的敕令终于颁布了。建立了两个军司令部，虽然军队的人数没有增加。

1900 年 6 月，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因病离开边区去休假，就再

没有返回来。接替他职位的是他的助手伊凡诺夫中将，此人过去曾当过阿姆河军分区的长官，后来任费尔干纳省省长。 438

十九世纪末的一件大事是解决奥伦堡—塔什干铁路问题。了解别兹诺西科夫将军设计方案每一细节的法国资本家们表示，要是往奥伦堡方向修路，愿意提供资金。铁路从塔什干起，经由奇姆肯特和土耳其斯坦左侧，沿锡尔河右岸到彼罗夫斯克和卡尔马克奇，从右侧绕过卡扎林斯克和咸海，往左偏离驿路，旁经卡拉库姆的流沙地带，在恩巴哨所不远处穿过穆戈贾尔山脉，把奥尔斯克远远地抛在右边，接着经阿克提尤别，沿伊列克河直伸奥伦堡。铁路将在1903年修成。各站都以俄国历史人物命名，如柳里克、奥列格、伊戈尔、拉扎列夫海军上将、谢尼亚文海军上将、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等等，如象舰只的名称一样，但这套办法没有完全贯彻。如果用学者的名字，那就一定是门德列耶沃、谢切诺沃、布特列罗沃、鲍特金诺、切贝舍沃；如果用作家或作曲家的名字，那一定是别林斯卡亚、格里鲍耶多夫斯卡亚、杜勃罗柳鲍夫斯卡亚、莱蒙托夫斯卡亚、柴科夫斯卡亚、达尔戈梅日斯卡亚等等。

如果称作莱蒙托夫、达尔戈梅日斯基等等，那就更通俗简便，也更悦耳。

很可能，随着这条路的竣工，中亚铁路(克拉斯诺伏斯克—安集延铁路)的商业价值将会降低，因为在这条中亚铁路上，由于渡海时货载得换装两次，很耽搁时间，但这条铁路仅就战略价值来说就够大的了。该路的库什卡支线，是在1900年全部竣工的，在该支线终点，即库什卡哨所，储备有供修筑几百俄里军用铁路使用的全部材料(枕木、钢轨、电讯器材等)，边境上如发生紧急情况，无论哪里需要，就可以往那里敷设军用铁路。采用的贮油罐，不是以前那种怪模样的锥形塔，而是一些易于从平车上取下来的不高的四角铁箱，贮油罐腾空后，把盖子拧紧密封，就是渡河用的牢固浮桥

船了。

作为一个大陆国家，鉴于发生战争时难于保卫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俄国避免自己的领地有地界交错的现象。所以，俄国极其便宜地把靠近加利福尼亚的自己的殖民地罗斯和阿拉斯加半岛让给了北美。无论在罗斯，还是在较近的阿拉斯加半岛，不久就发现了最丰富的金砂矿床。这当然是令人惋惜的，但首先，谁知道这种情况呢？其次，由于缺乏进取精神，就是一百年后我们也发现不了任何东西的；第三，这样更放心些。

489 现在，我们在黄海上占住了一个强有力的阵地，就赶紧用铁路把旅顺口跟俄国连接起来了。当然，如果要在德国和英国都急于染指的波斯湾岸边占据一个点，也同样要这么办的。这样一来，我们每一个殖民地，首先都用铁路同俄国连接起来，而这比任何一支舰队都更平安和更保险。

那时，就会赞扬库什卡仓库的建设者高瞻远瞩和有先见之明了……。

在土耳其斯坦军区扩大基干营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在有关章节已经详细阐明过。因为当地没有足够数量的预备役军官，而派遣整支部队去边区比从欧洲俄罗斯调干部补充要简单些。1900年就曾经让高加索步兵旅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该旅全部调往阿什哈巴德，出色地经住了试验，在郊区受了野营集训。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中央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我们对一切意外事件都作好了准备，不必为自己的仓库和俄罗斯内部取之不尽的储备物资担惊受怕。如果说，与整个世界割断了联系的和平的布尔族农夫①，在缺乏炮兵和弹药储备的条件下尚能同英国人抗争三年，而且有时获胜，那在我们的条件下，英国人在找我们的麻烦以前就势必要认真考虑一下了。无疑，他们已经衡量过自己

① 移居南非洲的荷兰人。——译者

成功的可能性，因此目前在英国国内就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要接近俄国的呼声了。甚至为此目的还成立了英俄协会。

谨祝成功！

1902年12月3日上午9时，费尔干纳省遭受了一次极其强烈的地震。地震面积约占一千二百平方俄里，震中在安集延市以南六俄里处，这里出现了一个喷出砂柱、热水柱和稀泥柱的巨大裂缝。静力波高一俄尺，方向往北。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是一个半径为二十五俄里的扇形区，底部在安集延以南。

安集延市和安集延县遭受的损失最大。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统计伤亡人数及估计损失情况。塔什干派了一连工兵去挖掘和修建供医院、军营和地方当局用的临时板棚。工兵于12月7日到达。挖掘工作碰到了严重困难，因为灌溉渠被倒塌的房屋所堵塞，渠水溢出两岸，沿街泛滥。

12月7日以前，官方报导的消息提供了下列数字。安集延死 490
亡一千六百人，亚尔巴申乡死亡六百人，阿尔登库里死亡六百五十人，哈肯七百人，曼基兹二十人，浩罕基什拉克八百人，阿萨卡二百十八人。总共死亡四千五百七十人①。倒塌房屋三万零一百十二栋，其中一百三十栋是俄国人的建筑物。马尔格兰县死亡二百二十九人，倒塌房屋三千栋。

但当地人自己认为，压死的和后来因伤致死的近一万二千人。损失如此巨大的原因是：(1) 当时正值穆斯林的斋月，因此他们彻夜不睡，通宵吃喝，清晨起就躺下睡觉，没有被第一次震动震醒；半小时后发生的第二次震动和继第二次震动一刻钟后发生的第三次震动，把城市整个毁了，这才把那些未在睡梦中被压死的人震醒了。(2) 狭窄而弯曲的街道和大量死胡同（偏僻的小巷），使人无法跑到宽阔的地方去逃生。(3) 老百姓的宗教狂热使他们不去找

① 原文如此。总数与分列的数字不符。——译者

俄国医生急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自己的巫医则用煮熟的洋葱敷贴伤口，用毡毛烧成灰或用厩肥灰制成外敷药粉……未及时得到合乎规定的包扎，受伤的人往往死于坏疽病①。

当地人认为伤员约有一万八千人。这也极有可能，如果拿含马哈城在遭受同样灾难时的人员伤亡情况来比较一下就清楚了。那里倒塌了四千五百栋房屋，死亡二千五百人，即平均两栋房屋死一人。那末这里倒塌了三万栋房屋，死伤的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人。不过，根据费尔干纳省医生波波夫博士的工作报告，到1903年1月1日为止，找俄国医生治疗的只有六百六十二名受伤者。其中安集延有八十九名俄国人和三百三十四名穆斯林，浩罕基什拉克有八十八名穆斯林，帕拉桑有五十四人，科帕六人，顿凯马六人，阿萨卡五十二人。俄国人中有二十三人被送往新马尔格兰医院。

从梯弗里斯请了一些女医士，从塔什干请了一些红十字会的女护士。前者应在12月10日以前到达，后者应在二十二小时后，即在12月5日以前到达。可是实际上，四名从塔什干来的护士是在12月21日，第十八天才到达的，四名梯弗里斯的女医士，则于1月10日，即第四十天才到。在她们到达以前，护理穆斯林妇女的是一些志愿的女士，娅辛斯卡娅母女、玛尔科娃女士和卡斯丘列娃女士，他们帮忙到12月20日为止。这天晚上，红十字会彼得堡支队，在特派员、宫中高级侍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率领下，带着医生和女医士来到了。

491 给俄国人发补助金的安集延慈善事业委员会，从12月6日起开始工作，大约有一万零一百六十九卢布，其中三千七百五十卢布是省长提供的。首先建立起来的是食品配给委员会，并委托医生除发药品外，还发给贫困者薄毡(毡子)、衣服、席子、器皿、锅、大

① 《新时代》，1903年1月21日，第9656期。

米、茶叶和饲。成立了六个医药粮食配给站，就设在前面统计伤员时列举过的那六处地方。调到这里的医生有十三位：波波夫、科利亚戈、巴兰金、诺尔维洛、萨加托夫斯基、马利、多勃罗斯梅斯洛夫、奥尔坚贝格、扎伊杰利、麦泽利斯、斯米尔诺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克雷洛夫①。

总之，负伤的俄国人共有八十九个平民和约三十名士兵；压死了三个平民、两名士兵和一位军官，总共六人。营财务主任格尔楚林中尉，把士兵们赶出了军需库，自己象遇难下沉的舰上的船长一样，准备最后一个离开岗位，但没来得及跑出来就牺牲了……。

另一个光辉榜样是第十一步兵营第三连的列兵萨休克。他在钱箱和军旗旁站岗，被建筑物的碎片埋住，手中的枪被压断了，旗杆也折为两截。哨兵仍然留在崩塌的东西下面，没有离开岗位。岗哨派班员把他挖了出来，从岗位上把他撤了下来。

第三个事例发生在被关押的囚犯身上：他们跑到了没有卫兵看守的街上，在那里站了将近十二小时，谁也没有逃跑。最后，派来了士兵，把他们带来了。

继安集延遭到破坏后约一小时，塔什干也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且二十分钟后，即上午十时二十分，又震了一次。建筑物未受损害，只不过在亚洲人居住区里，在集市上倒塌了一间敞棚，压死一名萨尔特人，砸伤两人。

土地几乎每天都摇晃和震动，持续达两个月之久。特别强烈的几次震动发生在12月10日前夜、12月14日晚上、1月7日和2月6日前夜，震了五次。

在俄国人居住区，毕竟保全了一些房屋，虽然也象大教堂一样出现了裂缝。在亚洲人居住区，房屋全都倒塌了，就连象清真寺那样很坚固的建筑物，圆屋顶也塌了下来。

① 《新时代》，1903年3月1日。

居民坐在自己的废墟上，头上大雪纷飞，身无御寒衣服，几乎一昼夜没有饭吃。首批救济物资是从奥希城送来的，该城是未遭受地震波损坏的最近的城市之一。运来了面包和衣服。在铁路车
492 站上，提供了五百个车辆，给失去了自己住房或者从不牢靠的住处逃出来的俄国人居住。给当地人搭了些木架子帐篷，建造了一些窝棚，而且动工修建了一些板棚。但在隆冬季节，没有一点劈柴可烧是够受的，板棚收容所于1月8日才开放。

木料不足严重妨碍了板棚的建造，不过供军队住的营棚，在12月27日以前就赶造出来了。

对公共需要极为关注的宫中高级侍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创办了木材场，公益性小铺。为了办公益性小铺，他以借贷方式付给当地慈善事业委员会一千卢布。公共食堂是当地委员会举办的。于1903年1月2日开张营业，但仅仅维持了四天，售出八戈比一客的廉价饭四百七十份，三十戈比一客的高价饭一百二十份。红十字会的大食堂于1月5日开张，公共食堂就转入大食堂。因此，就有了两个分食堂，但只办到1月16日，慈善家们在十天内提供了一千八百四十五份廉价饭，红十字会则提供了四百三十七份高价饭。从16日起，红十字会把这项事业全部移交给了慈善家们，他们到2月10日为止，售出廉价饭三千二百五十八份、高价饭九百八十二份。此外，免费供应了廉价饭一百二十九份、高价饭四十六份。大体上，1月份内每天来进餐的有一百九十人，2月份每天来进餐的有一百七十人。这就是说，食堂只供应俄国人。

几次察访安集延的伊凡诺夫总督，曾在现场亲自研究过需要状况，同意从马尔格兰的市政经费中拨款一万五千卢布，修建医院、警察署、部队和行政机关用的板棚。发给损失了全部财产的文武官员三千卢布，每人一百卢布。从安集延的市政经费中以借贷方式拨款两万卢布，发给居民作为补助金。

伊凡诺夫将军把皇上赏赐的五千卢布也交给了主管机关，并在向皇上禀报此事时，请求准许拨款五万卢布，以应急需。

在安集延有一个净棉厂的罗兹商人波兹南斯基，他的厂完好无损，为受灾者捐献了五千卢布。12月10日组织起来的塔什干委员会，不过是用签名捐助和捐献演出的办法，专门为阿萨卡城募集了总共三千九百九十五卢布。无论是在土耳其斯坦地区的居民中，还是在欧洲俄罗斯的居民中，在私人捐献上，态度都十分冷淡……。也许因为安集延不久以前即在1898年还是以对睡梦中的俄国士兵进行背信弃义的袭击而著称的缘故吧……。

第十一营，随着营房和军需库的倒塌，落得手无寸铁，倒塌的营房和军需库的废墟把武器和弹药埋住了。因此，就把这个营调 493
往其它城市。两个生力军连奉调从新马尔格兰开来，接替第十一营。

12月17日，安集延车站恢复货运业务，并从被毁城市免费运走逃生的人。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赶在1月初以前乘车到各自要去的地方，在职的男人留了下来。俄华银行迁往新马尔格兰。公证人走了。药铺关了门。

民众和外来企业家的损失，估计有几百万之多，根本难于统计，如能正确组织挖掘工作，许多认为已毁掉了的东西，是可以找到的。我们的地方金库就是个例子：最初缺少一个装有价值一千帝俄金币，即七千五百卢布的口袋，再又刨了一阵，就找到了。

穆斯林们对一切自然现象和伴之而来的灾难，象对待真主的安排一样，抱着恭顺的态度和表面淡漠的样子，因此自然会回到自己的废墟上去。

不过，在重建房屋时，俄国当局不让街道和胡同修成从前那样的螺旋形了，而要按照新计划修成街道笔直宽阔的新城市。

1903年以前我们在中亚俄罗斯的和平文明活动，就是这样结

束的。尚待说几句的是，英国方面对我们持比较公正态度的可能性，也就是对我们持比较和睦、甚至比较友好态度的可能性。

直到今天，英国的全部不安分活动，都在于经常担心能否拥有东印度。英国人当然清楚法国人关于经俄国领地深入印度的老计划，于是随着俄国往东推进，一个可怕的怪影，即要对英国商人们用以镇压和使印度臣服的一切强盗行径、暴力和掠夺、进行血腥报复的怪影，在他们的想象中逐渐增大起来。印度这个国家，是最贪婪的商人们弄到手的，只是在平息了著名的1857年暴动之后的1859年，也就是四十三年前，才由国家行政管辖。不过仍保留着商人的思想、宗旨和风味。

英国之所以感到印度可贵，因为印度是一个广大而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越到后来越显得可贵，因为欧洲的市场正在一个一个地从她手里滑走。英国的主要财富来源是冶金业，在这一部门以及在所有其余部门也在寻找市场的北美和德国都已经胜过了英国。因此无论在哪里，英国人都把商业利益摆在首位，他们在追逐
494 这种利益时，往往采用最不可容忍的、纯粹唯利是图的手段。不公正地寻衅，无耻地抢夺，使用暴力，收买、贿赂，这都是他们惯用的生财之道。金矿、钻石露天矿，已经吸引了商人们贪婪的目光。1895年，詹姆逊博士的匪帮，为了据金矿为己有，对德兰士瓦省的布尔人进行的强盗式袭击，大家记忆犹新。而干这种事则是得到英国当局的同意和鼓励的！英国人可能既诚实、又聪明、而且是温厚的，但是只要稍稍涉及商业利益、甚至并非是他的私人利益时，他就会使用最令人发指的、丧尽天良的狡诈手段了……

无可争辩，英国人是有头脑而又谨慎小心的民族，不过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谨慎小心。可是，在跟我们的关系上，他们失算了，他们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无端指摘，指望用粗鲁不逊的一纸公文，加上报上的詈骂，使我们停步于锡尔河上，或停步于阿姆河

口。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激起了我们对他们的憎恨。这或迟或早将使他们尝到苦头。

现在，当我们的部队已经同英国的部队在帕米尔相遇，而且象近邻一样互相握手时，小铺老板们在输了牌的情况下装出一副笑脸，开始说服别人，似乎俄国人绝不是很令人讨厌的，也不象他们从远处觉得的那样可怕了！现在，甚至在上、下两院的讲坛上，开始发出替俄国"奔向太阳和大海"、即往南方去和到公海上去的意向进行辩护的声音了，说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意向，因为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如果没有公海，自然应竭力设法占有一些走出内海的出口。因此，不应妨碍俄国实现其获得黑海门户、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正当而自然的意向……。这对英国人刚好在现在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在别的大门上，即在苏伊士运河上安了一个结实的门闩。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口呢？通往何处呢？从一个内海到另一个内海，从黑海到地中海，再往前，一边是英国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严守着，另一边则是英国的苏伊士和丕林岛在严守着！

公海的意思还应该理解为不冻海。我国目前只有两个遥远的不冻港：北冰洋上的亚历山大港和黄海上的旅顺口。从前，大家都可用的通往东印度的唯一道路是海路，英国用一切办法守卫着它，以防欧洲列强的进取心。现在，可能通过陆路从俄国经中亚和从德国经小亚细亚深入到那里去了。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由法国投资，正在修建巴格达铁路。奥伦堡铁路和巴格达铁路都是用法国 495
资金敷设的，这也具有特别意义……。当有了英国舰队可望而不可即的，因而也是保险的陆路时，值得为阻断海路而操心吗？

在英国人当中，有人是颇有勇气和相当正直的（只不过这样的人不多），他们对自己的代表们不客气地说出了非常令人伤心的话。例如，他们提醒说，如果为了解救几名被俘的英国人，就对阿

比西尼亚宣战，花费了两千万卢布，那末，希瓦远征和阿哈尔-帖克远征，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了。他们也提醒说，英国出面袒护土耳其，但在1878年又参与瓜分土耳其。

对所有这些激励我们的空谈，我们不能认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英国讲坛上的豪言壮语和报纸上言过其实的高谈阔论，取决于倾向某个善辩者和选举前为争取肥缺而进行的党派斗争……。而且，如果海路失去了原先的价值，那末向我们慷慨提出走这条路的办法，本身就包含着相当分量的伪善……。

然而，这类空话毕竟是时代的标志，在帕默斯顿或迪斯雷利时期，谁都不敢讲类似的话，可是现在人们不仅在讲和写，而且甚至在组织俄罗斯小组、学习俄语、了解俄罗斯作家、力图把英国的教会同东正教的教会联合起来……。

但是，舆论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所造成的，而是我们现在同英国在亚洲处于迎面对峙的状态所造成的。我们在战胜了希瓦远征和阿哈尔-帖克远征中不可胜数的困难以后，证明"无论是路途遥远，或是行军艰辛"，都既不可能吓唬住我们，也不可能阻挡住我们，因此，一旦同英国关系破裂，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进军印度，何况现在同印度已相距不远了。

不能否认，为使舆论变得有利于我们，特别在上层社会里，我们聪明的女同胞、斯拉夫派的基列耶夫家的奥莉加·阿列克谢耶芙娜·诺维科娃，有过不小的影响。

她的一个兄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列耶夫中将，是以关注英国圣公会教派和旧天主教派同东正教的合并而著名的。就这些问题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单独发行的《论罗马教皇的绝对无谬》一书，以及后来研究决斗问题的著述，使他颇为闻名。另一个兄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用加吉·基列伊的名字以志
496 愿兵身份于1876年参加了塞尔维亚军，指挥过一支小部队，1876

年9月12日，在拉科维奇近郊的战役中阵亡。他们的妹妹嫁给了诺维科夫中将，此人最初是基辅教育区的督学，后来则是彼得堡教育区的督学。孀居以后，她住在伦敦。她一次也没有放过英国报刊对俄国的诽谤和撒谎，都要予以尖刻的反击，她在英国社交界赢得了显著的地位。

在俄土战争期间，她在1878年出版了«Is Russia Wrong»①一书；1879年出了另一本书：«Friends or Foes»②；1880年出了«Russia and England; a Protest and an Appeal»③。已故的格拉德斯通对这部著作赞不绝口。最后，1884年她发表了«Skobeleff and the Slavonie Cause»④。许多英国杂志和报纸都开始乐意登载她的文章。英国刊物接受了一种比较正确对待俄国的态度，诽谤者再不敢象过去那样制造令人发指的谎言了。

奥莉加·阿列克谢耶芙娜在自己家里建立了一个性质相当多样化的中立沙龙，她有力地抨击英国人的政治偏见，干得比合到一起的所有俄国外交家都更有成效。

在十八世纪和上一世纪初，都有过这样的沙龙，沙龙在当时是有成就和影响的。然而……人是不能永存的……。沙龙消失了，产生了新的流派，出现了一些抱有新偏见的新政客……。诺维科娃女士的沙龙将来也会消失，可是她的书将留存下来……。而且俄国将依旧同英国迎面对峙，甚至会更近地朝印度挪动自己的边界。那时，将不是用报纸上的文章来遏止商贾民族的自矜和目空一切的妄谈了，而是要用某种更有分量的和更加威严的东西了。

那时，贪心的商人定将三思而行。现在，他还在不思而行。

到了那时，我们很可能看到全世界充满着和睦和友爱。

---

① 英文，意为«是俄国错了吗？»——译者

② 英文，意为«朋友或敌人»。——译者

③ 英文，意为«俄国和英国，抗议和呼吁»。——译者

④ 英文，意为«斯科别列夫和斯拉夫族的目标»。——译者

附　录

3

I

切尔尼亚耶夫和克雷扎诺夫斯基在 1865 年

1864 年，维廖夫金上校和切尔尼亚耶夫上校奉派执行沿锡尔河和楚河连接奥伦堡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的计划。前者应占领苏扎克和丘拉克-库尔干，后者则应带领西伯利亚部队占领奥利耶阿塔城。由于两人的勤奋努力，结果都超过了计划，前者还攻克了土耳其斯坦城，后者还占领了奇姆肯特。

新浩罕防线建立起来了，由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属下的切尔尼亚耶夫将军领导。

这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但是虚荣心相当重。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原来当时他统领的是这样的一小块美好的地方，在那里不用特别战斗就可以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在那里没有任何功勋就可以白得很多奖赏。那时候，不仅在奥伦堡，而且在彼得堡，人们都是这么想的，有一位当时在西西伯利亚供职的参谋总部的军官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杜尔宾在那时候曾写过一首滑稽可笑的歌词，开头的几句是：

我们在亚洲作战，
流的血多得很，
可并非自己的。
攻克皮什彼克时，
我们的损失是：
一个人，三匹马……

大家知道的敌人名曰“浩罕人”，而浩罕人就是穿长袍的人，他们应该遭到杀戮，就因为穿的是长袍。因此，1865 年初，切尔尼亚耶夫在奇姆肯特接到了克雷扎诺夫斯基下达的书面命令，说是克雷扎诺夫斯基本人将在秋天莅临，在此以前，绝对不要对塔什干采取任何行动。切尔尼亚耶夫把自己的同僚们召集起来，他们就作出了决定：马上开赴塔什干，否则奥伦堡人将夺走全部最好的奖赏。

他们率领一千九百五十一个人，带十二门大炮，来到塔什干附近，可是全城四周长二十俄里；俄军又不可能从任何地方得到援助。奇姆肯特远在一百四十俄里之外……。大家明白，除了攻克 4
要塞或者战死疆场以外，再无别的办法。切尔尼亚耶夫于是就“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问题，发表了一篇简短、然而有力的演说。

6 月 15 日，攻占了塔什干。秋天，克雷扎诺夫斯基来了……。他对一切都不满意：士兵们形同瘪三，穿着各异，看不出有什么军纪；切尔尼亚耶夫本人没有仪仗队伴随，而且在回拜时，未佩戴刚刚送来的一级安娜勋章的绶带，虽然也用苜蓿建造了一个凯旋门……。

克雷扎诺夫斯基带着随员等了几天，看是否会发生什么纠纷。但是，在浩罕摄政王阿利姆库尔死后，浩罕人非常安静；阿利姆库尔于 5 月 9 日在塔什干附近战死，当时他本是前来援救的，可是切尔尼亚耶夫却派人给带领哥萨克出现在奇尔奇克河彼岸的皮斯托利科尔斯送去了一个秘密“急件”：别寻衅。

克雷扎诺夫斯基就这样毫无所得地离开了。不过，大家意识到此事做得太过火了，不会白白了结。

为了搭救我们的代表团，切尔尼亚耶夫在 12 月里动身前往治扎克要塞去进行新的远征。该代表团是应埃米尔本人的请求被派到布哈拉去的，在撒马尔罕竟被作为人质扣留了。交换条件是：被

我们拘留在卡扎拉城的布哈拉大使将获准到彼得堡去，而且将平安地从那里返回。当我们的人到了治扎克，看见城周围有三道平行的城墙时，切尔尼亚耶夫就考虑起来了：如果攻得下来，那末，布哈拉人大概将会杀死我们的使者作为报复；可是如果攻不下来，也会杀死，因为布哈拉人认为我们解救不了他们而肆无忌惮。

如果这样的疑问出现在行军之前，就更好了；但是，切尔尼亚耶夫注定了要两次兵临每个城市……。1866 年 2 月 11 日，切尔尼亚耶夫离开了治扎克，他压根不知道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在前一天、即 2 月 10 日已从彼得堡启程到塔什干接替他来了……。

那时候尚无电报局，因此，治扎克附近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撤退一事，在彼得堡自然谁也不可能知道此事了……。

所以很明显，撤换切尔尼亚耶夫是原先决定的。克雷扎诺夫斯基给米柳京写了些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撤换切尔尼亚耶夫以后，他在回答陆军大臣 2 月 17 日提出的究竟为什么我们的钞票在土耳其斯坦边区贬值的函件时，连这件事也完全归罪于切尔尼亚耶夫！他在 1866 年 3 月 17 日呈交的 2620 号报告副本和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明，是逐条并列书写的。但是，我们是一条接一条依次地刊印它们的，保留了逐条分段的形式。

5　奥伦堡军区部队司令官禀呈陆军大臣的报告副本

1866 年 3 月 17 日（第 2620 号）

1）阁下于 2 月 17 日发出的 666 号命令，着我详细报告，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局部原因影响到我们的钞票在土耳其斯坦省贬值。

关于我们的钞票在土耳其斯坦贬值的原因，以及关于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迄今为止的开支经费的一般情况，我感到很难向阁下作出肯定的答复。

2）在我从塔什干返回以后，从他那里所收到的关于迫切需要经费的唯一报告，恰恰就是他未通过我而呈交给阁下的那份报告。无论是他的特别开支的预算报表，还是他在塔什干时根据指令所提出的意见，或是他的实际开支情况的报表，他都未向我呈报过。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将大宗款项用于各种开支，我是通过私人知道的。他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挪用某种专款一事，我也是从旁得知的。

3）从1864年开始，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攻克了奥利耶阿塔、奇姆肯特、尼亚兹别克，首次攻打了塔什干，后来在1865年攻占，经常调动军队，现在正在进行远离自己储备基地的冬季远征。此外，他在土耳其斯坦、奇姆肯特、塔什干、修建了一些相当大的工事，建造了军营和医院——这是我亲眼见到了的。但是关于这些东西，至今未作过任何正式报告，连关于它们的一张普通清单都没有。也许现在已经在省里造起了许多新建筑物了，有关这些建筑物的消息，只有将来通过私人途径才能了解到。

4）我还听说，在塔什干已经举行了俄国教堂的命名仪式。

5）我也听到私下传来的消息说，他从一号炮台到塔什干建立了驿站，干这件事当然需要一笔不小的款子。

6）我还得知，土耳其斯坦武官省长经常给所有公职人员拨付加倍的房费。按照规定是不应该发这笔钱的，而且从来也未根据6这种理由拨付过这样一笔钱。

7）送走斯特鲁维先生和同他一起走的其他人员，大概也需要某些费用。

切尔尼亚耶夫少将只在1864年收到过一次十五万卢布的远征款，后来又领到了在同一年拨付给锡尔河部队用的二十五万卢布中的某些余额，以开支上述各项费用，也许是他进行的各种工程所需和各种开支的一小半。

8）超预算开支，看来相当大；只好借用各种款项。就这样大概把喀山兵站转来的部队薪饷、部队口粮和其它钱款耗费掉了，以致部队至今一年多没有发饷。最近根据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的书面命令，凡是他所知道的、因各种偶然事故误送到省里的所有各种名目的款项，都已转交给他作经费。至于纯系寄给兵站部的，供购买军需食品和其它军需用品的钱，就更不必提了，他挪用了私人的汇款，甚至挪用了靠自愿捐助募集起来寄到彼罗夫斯克要塞去修建教堂的款项——的确是私人捐助来修建教堂用的款项。还有，据我所知，切尔尼亚耶夫少将几次向塔什干的商人借了几大笔钱，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偿还了借来的钱。

9）关于所有这些决定，无论是在实行以前还是以后，他都未向我报告过。阁下知道，关于他进行过的几次远征，他也只是在远征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才报告，因此，不管用什么办法帮助他，对他寄予多大的希望，他总是使政府完全不可能进行劝阻，爱莫能助。

10）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看到俄国士兵没有薪饷、没有肉吃、以及一部分人没有制服穿，而且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经常没有钱、并处于必需向被征服者借债的境地时，当地居民也就产生了想法，即俄国是一个贫穷的、不能支付自己军队薪饷的国家。此后，信用动摇，人们不接受我们的纸币，这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应该指出，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现在挪用的款项中，很多是我们寄出去的流通券，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把这些钱挪用为远征款，我推想，一旦省
7 内居民断然拒绝接受我们的纸币，纸币就会积存在军需官那里；然而，从军区军需官收到的土耳其斯坦军需官送呈的表报中看，这后一位军需官已经一文不名了：根据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的命令，全部转到远征款项中去了。

11）在钱款的事情上搞得这样错乱，就不可能指望切尔尼亚耶夫少将会提交任何财务决算了。阁下知道，我已命令特别委员

会，对呈送给我的那份关于1865年9月1日以前的开支报告进行审查。现在，委员会的工作已告结束，工作报告随后也将呈送阁下过目。从报告中我能清楚了解的只有一点，即不能要求切尔尼亚耶夫少将提交任何财务决算，而且不能有半点怀疑，所有的钱都是用到国家的需要上去的。

12）在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离开之后，现在将由罗曼诺夫斯基少将弄清楚国家尚欠部队、兵站部和私人以及资本家多少钱。阁下自然会赞同我的意见，必需尽可能快地偿清欠债。为此，需要拨付一笔特别的款项，或者从陆军部的款子里拨或者从国家金库里拨。其次，凡是根据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的命令花掉的钱，只好当作供军事需要用的、无须报销的开支处理了，不得不这样来了结旧账，并以完全合法的根据，重立新账。

按照我的深刻信念，力求使迄今为止的全部开支都具有合法的形式，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

可以认为，只要在财政部门建立起秩序，我们在中亚的信用就将恢复，和从前相比，人们将更乐于接受我们的纸币。

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的说明

1）由于边区是新近征服的，我们的流通券不可能马上就普遍通用；它们或者完全不通用，或者按照它们的票面价值通用。比如，在1864年攻克奇姆肯特后，我立即动手采办粮食，因为硬币不足①，我曾建议居民收下付给的纸币。但是他们拒绝纸币。同意凭我的收据继续供应，以便在硬币运来以后给他们偿付硬币。在攻克塔什干以后，在塔什干以及省内的其它一些城市里，同俄国做

8

① 曾经为占领奥利耶阿塔拨了十五万卢布的远征款，其中硬币只有二万七千卢布。我记得，曾给奥利耶阿塔仓库主任发了三万卢布纸币用于采购粮食给养，票面价值大部分是一百卢布的。

生意的当地商人，立即爽爽快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纸币，主要接受了票面价值小的纸币（包括25卢布以下的）。在塔什干，兑换一卢布要收三戈比贴水，后来则收二戈比。乡村居民同游牧居民和一般低层阶级的人一样，还完全不接受流通券，因此，我曾请求拨付一笔总额大致相当的硬币，以便满足军队迫不得已的需要，直接从居民手中获得必需品，如购买粮食，雇用骆驼，支付编制外的民工的工资，派遣探子等。

从以上所述的事实可以明白看出，在土耳其斯坦省完全不曾有过钞票跌价的事，但是它们尚未普遍通用。

2）关于寄钱不及时和由此而产生的经常缺钱的事，我差不多通过每次邮班禀报过。至于开支情况和开支账目，我应当从刚开始远征的时候谈起，也就是说，应从原先的外楚河部队从维尔纳出发的时候谈起，但是，由于身边没有资料，我只能阐述事情本身的实质。在由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亲自派到塔什干来就地审查账目的马特维耶夫中校送交的数字中，能找到事情的确证。

按照政府的预想，打算只接通奥伦堡同西伯利亚的界线。为此，曾预定调两支部队开赴苏扎克和奥利耶阿塔。

为了达到目的，根据参谋部编制的预算，西西伯利亚方面应拨出十九万七千卢布。但由于在西伯利亚军团里，剩余的款子只有十五万卢布，陆军大臣命令把预算送到我这里来，让我权衡一下是否有可能削减预算。预算削减到十四万九千八百卢布。

我奉命动用这笔款子，率领由八个步兵连和四百名哥萨克（配备四个炮兵连，四门骑炮和两门山炮）组成的一支部队。于4月1日从维尔纳出发，去攻占奥利耶阿塔，然后在该地留下由五个步兵
9 连和二百名哥萨克（配备两个炮兵连和两门山炮）组成的一支驻防军后，带领其余的人马于11月1日以前返回维尔纳。远征估计用七个月时间。部队加强营养的薪饷，也由拨给远征的款子承担，因

为西伯利亚军团是驻扎在草原上的部队，那时候尚未领过这样的薪饷。

我曾经获准使用一个项目里的余额，以抵补在另一个项目方面超用的开支。

5月1日，远征队按预定的编制从维尔纳出发了，不同的是只带了三百名哥萨克，而不是四百名。

我曾考虑派到四百七十五俄里以外的奥利耶阿塔去的驻防军没有任何联络，有可能陷入困境，尤其是在冬季，因此我决定，不等批准就随着部队的推进建立一些兵站。

为此，我曾修了一个托克马克简易的土工事。在向西伯利亚集团军总指挥官报告此事时，我请求久加麦利将军下令从维尔纳调一个步兵连和哥萨克连来修完这个工事，并驻守在那里。同时，请求把供修造建筑物用的全部所需材料，用西伯利亚管区的哨兵款子支付。至于工薪，则准许按高加索的例子，发给驻防军加强营养的食品以代替工薪，这项开支用远征款子支付。

关于麦尔克工事也是这么办的，所不同的只是：工事是由部队编制内抽出的一支驻防军驻守的。久加麦利将军对我的两份报告都来文表示同意。可见构筑两个公事都没有要求任何超预算开支。

占领奥利耶阿塔后，浩罕汗国的全面武装迫使我们两次出动：一次是越过天山到奇尔奇克上游地带去驱散集结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另一次是朝奇姆肯特进军。就我记忆所及，两次行动花费大约四千卢布。

对于这两次行动，我都未能及时地获得批准。此后，为了占领奇姆肯特，部队曾再次调出奥利耶阿塔和土耳其斯坦要塞。奥利耶阿塔方面的出兵未花任何开支，因为吉尔吉斯人的头领被杀，他们要报复浩罕人，自己武装起来协助我们，并愿意免费提供骆驼运载部队的重物。从土耳其斯坦出兵，花了将近五千卢布。

1864 年冬浩罕人从奇姆肯特旁边经过，朝土耳其斯坦运动。为了抵御他们，也迫使我们这方面采取了一次行动，而且嗣后又迫使我们派出部队去严密监视塔什干。这两次事件中，运送军需食品和载重都需要开支，但是究竟花了多少，我记不起来了。

1865 年春，布哈拉人出兵去占领塔什干。我遵照政府颁发给我的训令，对于这样的行动是不应当允许的，这使我不得不去占领这座城市；要及时请得对此事的批准和编造出这次行动将花费多少钱的初步预算，没有任何可能性。攻占尼亚兹别克、占据塔什干和占领外奇尔奇克河边区，加上因此事而进行的所有各次调动，花费了将近两万卢布。

因此，占领从奥利耶阿塔到包括奇纳兹在内的整个边区，国家花费了将近三万卢布。

其次，正像所有未列入西伯利亚参谋部编制预算中的其它开支一样，往超出原定计划而占领的各点运送全部重载①，需要五万多卢布。所以，根据马特维耶夫中校所作的计算，超过为占领奥利耶阿塔而拨出的十五万卢布，总共多用了八万五千卢布。也就是说，全部占领和确保从奥利耶阿塔到奇纳兹的边区，以及 1865 年 9 月 1 日前的临时工事，国家花费了超预算开支八万五千卢布，这些钱也应当送还土耳其斯坦省，以补充从特定用途款项中临时挪用的款子。

拨给奥伦堡辖区占领苏扎克用的款子是二十万卢布，后来由于占领土耳其斯坦，再补加了五万卢布，总共是二十五万卢布；其中的一万六千卢布转交给了我，可见，使用了二十三万四千卢布。

① 例如，从维尔纳给奥利耶阿塔运送火炮和炮弹的费用是一万零五百卢布。曾获准视需要而设置民警局，但是没有拨给这方面需用的经费。用于维护交通的经费就完全没有拨，而是打算把这笔开支列在临时用款的项目里去，按照预算，临时用款总共只有二千五百卢布。事实证明，这笔临时用款，在占领整个边区时，仅仅给奥利耶阿塔一处用来请客和送礼都远远不够。

如果从这里面除去从奥伦堡调动一个营的费用①（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超过十万卢布），那么，事实证明，占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点就花费了将近十五万卢布。

事实极为明显，没有个人动机，是不可能对这些事实提出异 11
议的。

为了审查所有上述开支的账目，派来了马特维耶夫中校，此人在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到塔什干去的时候，就已待在那里了。

马特维耶夫中校在10月份结束了自己的任务，马上就带着全部账目到奥伦堡去了，他是在11月份抵达奥伦堡的。可见，在写本报告的日子以前，即到达三个多月以后，不可能还未完全让部队司令官知道账目。因此，指责我未呈送开支决算，当然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说上述的支出决算未能及时呈送上去，以及开支没有遵守检查规章，那是由于缺少人员进行此项工作所造成的。

因为政府最初的设想仅仅是占领奥利耶阿塔，所以部队里的官员编制就是按照这一设想定出来的。在占领边区，包括塔什干在内的整个期间，我的直接帮办的人数仅限于：1）一名主管远征款的军粮筹办官，他既是财务主任，又是商务采购员，还兼任奇姆肯特仓库主任；2）两名工程军官，其中一位执行参谋总部的职务；3）三名从前线要来的军官，他们还要准备好处理司令部的来往公文；4）三名识字的土兵代替司书。靠这有限的编制，指挥部里就没有常规，而是照军官的备忘手册办事的。

随着新浩罕防线的建立，需要进行销账转账，奥伦堡辖区的部

① 从奥伦堡到土耳其斯坦的距离是一千七百俄里，从彼罗夫斯克要塞到土耳其斯坦是三百俄里（其中有二百六十俄里水路）。

从鄂木斯克到奥利耶阿塔的距离是二千一百七十五俄里，到塔什干是二千四百三十五俄里；从维尔纳到奥利耶阿塔是四百七十五俄里，到塔什干是七百三十五俄里。

队的账目转到奥伦堡，西伯利亚的账目则转到鄂木斯克。

同时不能不注意到，管理刚被征服的千百万土著居民（搞此项工作的只有两名帮办），以及指导军事行动，都要由我承担责任，那末，公正的法官未必能容许指控犯有不及时呈交报表的罪状吧，何况此事并未给国库造成任何损害，而且谁也举不出一桩比征服土耳其斯坦省更便宜的战事。此外，以我支出决算送出的日期和占领土耳其斯坦时呈交那一份材料的时间比较，未必在时间上有很
12 大的差别，虽然条件完全不一样。

3）关于我在整个时期里的开支，可以把它归成两类：用于军事费用的开支和用于工程的开支。

甲）关于第一类开支，当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在塔什干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您必需有一笔固定的专用于军事费用的款子。暂时性占领费用和因军事情况需要建立兵站的全部费用，比如，现在占领克列乌奇，应该用这笔款子来支付。回到奥伦堡以后，我将立即提出一份关于为此目的拨款十五万卢布的呈文"。

根据这番话，我一直等待着寄款，但并未收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通知，于是我编造了一份概算，并于 2 月份把它送上去了。

乙）在工程用款方面，不可能编制初步预算，因为边区是新近征服的，各兵站的相对意义尚未完全搞清楚，所以很难确定驻防军的人数；不同地区具有什么样的建筑材料，未经过充分调查，而且关于塔什干的问题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关于不可能编造初步预算的事，我在 1864 年曾经作过申述，而且我请求过大体上拨付十万卢布，供 1865 年在省里搞工程建筑用，以便提交一份工程建筑的预算报表。

拨付的不是十万卢布，而是五万卢布，就是这五万卢布也是在 1866 年才收到。如果不是在钱寄来之前就开始建筑的话，那么，部队就必定会在没有住房的情况下再熬一个冬天；因为担心士兵

们染上流行病，我决不能让他们那样过冬。因此，建筑用款挪用了别的款项。

当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在塔什干的时候，他本人称赞过我的部署，而且也和在奇姆肯特一样，亲自视察了修建起来的建筑物。

1865 年拨给建筑工程的款子，即五万卢布，足够用来抵补当年在工程方面的开支，而且，如果不是从该款中拿出二万七千卢布来偿付根据我的要求从西西伯利亚运来的材料费用的话，拨款甚至看来还有剩余。其实，运来的材料，除玻璃以外，都尚未使用，因为材料运到目的地时，已经是冬天，当时工程已经停止了。 13

至于工程建筑方面的报表，那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因为尽人皆知，这类报表要在工程结束以后方能编造出来，而工程在 12 月份尚在进行中。同时必须注意到，十分缺乏司书和优秀的低级技术人员。这一种情况迫使工程军官们自己绘制设计图纸，这就大大妨碍了工作。现在，报表大概已经呈送到奥伦堡去了。

同时我认为应该提一下，也许有些款项已列入土耳其斯坦省的开支项下了，其实它们还储存着。

甲）原打算在土耳其斯坦保持一个步兵营、两个哥萨克连和四门机动炮。曾经在奥伦堡为这支驻防军采办了包送到地方的粮食。然而，该驻防军中的三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带四门炮，为了占领奇姆肯特，于 1864 年 9 月 12 日带着一个月的粮食开走了，而且再也没有返回土耳其斯坦。供给这批部队的军需食品是在奇姆肯特采购的，因为国家在那里买一俄石粮食花七卢布左右，而在奥伦堡采购的粮食一俄石要花十三卢布左右①。只是酒精是从土其耳斯坦运到奇姆肯特去的。

乙）攻占塔什干后，即在七月份已被调到省里来的奥伦堡第

① 只有一次曾用回程的骆驼从土耳其斯坦往奇姆肯特运送过三百至四百俄石。

七营、四个哥萨克连和炮兵部队、未列在用当地军需食品供应的预算之内，可是当时却是用这种粮食供应给养的。也许供第七营用的储备粮还留在奥伦堡。

丙）在土耳其斯坦省境内的途中给养，也和第七营的给养一样。

丁）关于从维尔纳获得给养的省的左侧翼部队，不可能有大量剩余，因为虽有三个步兵连和八门炮从奥利耶阿塔调到奇姆肯特去了，但从维尔纳又调来了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顶替了他们。

戊）从 1865 年向在 1864 年加入俄国国籍的游牧居民征收来的约七万卢布的税收中，只提取了一部分用于筹建和养护从维尔纳到咸海去的驿路交通，其余的钱则被用于那些虽有自己的拨款，但省里尚未收到钱的开支上去了。

14 远征刚一开始，在邻近地区里就流传开了一些无稽之谈，既有议论军事行动本身的，也有关于边区一般情况的，有关我个人活动的闲话则尤为厉害。随着距离的增加，这些无稽之谈也就扩散得越来越远。关于在塔什干为俄国教堂修造楼房的传闻，就属于这类性质的无稽之谈。

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 10 月初离开塔什干，他在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着手建造教堂，怎么可以认为能在一个冬天造出一个教堂来呢？的确有个俄国教堂举行了命名仪式，但是，是个军用教堂，是在从维尔纳出发时，我用 1864 年的远征款办起来的。由于未领到圣餐布，不可能提出举行它的命名仪式。

5)① 从 1866 年 1 月 1 日起，决定开办驿路交通，此事我向部队司令官报告过，并且附带补充说，我将在收到各驿站长官送来的开支报表后，呈交此项事业的详细支出决算。

① 原文数字有误，缺 4。——译者

关于沿 1853 年建立的原锡尔河防线开办驿路交通的问题，第一次是丹扎斯少将在 1858 年我在那里供职时提出来的，并且委托我选择驿站地址和提出一个初步设想。

这个方案就是在那时候由丹扎斯将军呈报的，但是在七年内未付诸实行，因为没有这项开支(每年大约八千卢布左右)的财政来源。

随着一个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长达一千三百俄里的行省的建立，驿站交通就显得实在非有不可了；除了地方行政当局需要之外，这条驿路交通对于奥伦堡及归奥伦堡管辖的土耳其斯坦省的联系，也是迫切需要的。

就连在奥伦堡也有这种需要，因此邮政部门的官员茹拉科夫斯基就在 1865 年 6 月里被派到塔什干来。我问他是否持有在省里着手兴办驿路交通的命令，他回答说，仅仅是被派来给予道义上的襄助的。按我的指示，茹拉科夫斯基先生拟制了一份详细的设计，并在 7 月里带着它到奥伦堡去了。

在四个月的时期内，未收到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通知，我是已经有过教训的，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也会象在锡尔河那时候一样要拖延下去，于是我拿定主意，开始在 12 月份兴办邮路，并且从 1 月 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驿路交通。

因为我获准在我认定有可能的时候，按照可能的比例开始向 15
居民征收赋税，同时考虑到此项收入不可能纳入预算，我就利用了这项财政来源，把驿路交通支出归到它的项下了。从此项来源里拨出省里到 1867 年 1 月 1 日为止用于兴修和养护驿路交通的款项。根据我的想法，也许到那个时候，往来的公文会得到某种结果。

6) 有关促使我那么干的原因，我曾经在塔什干亲自向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报告过，后来在呈交支出决算时又写过书面报告。

根据 1861 年 12 月 3 日条例规定，给锡尔河线上的军官们供给住宅、蜡烛和劈柴，均为实物。劈柴是利用管理处的车辆由管理主任负责供应，但这种办法只能经常引起管理主任与军官们之间的争吵。而且，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官家花费的钱绝不比拨付劈柴费便宜。在维尔纳的西伯利亚军团的部队，就曾领取过住宅金。这笔经费，大概是用托博尔省的地方税来开支的。

在 9 月 22 日占领奇姆肯特之后，没有可能在冬季以前为军官们修造住房，因此我曾经宣布，让每个人自己想办法住宿。按照当时奇姆肯特的劈柴和蜡烛的时价，发现为军官住宅用于这一项目所需的款子超过房费的两倍。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我发布了一道关于加倍拨付房费的命令。有关此事曾及时地报告了久加麦利步兵上将，请求从一定的来源中拨付款项。

在新浩罕防线划归奥伦堡管辖时，上级向我提出了函询，质问我为什么发给加倍房费。对此，我也曾作过说明，并附上了计算结果，根据计算发现，不谈用于修造军官住房和每年用于修理住房所需要花费的资金，官家在不发给劈柴费和蜡烛费而只发给加倍房费的情况下，会得到一万二千卢布的好处。因此，如果我的此项决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那就只好补寄一万二千卢布，并且把房费的名称改为劈柴费和蜡烛费。同时，还须拨付一笔用于修造军官住房和修理住房的款子。

所有这些情况，当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在塔什干时，我亲自向将军阁下报告过。后来又写了书面报告。可见有关这一事项
16 的指责是不公正的。

7) 根据计算，三个月花了三千五百卢布，该款由塔什干集市税开支，因此不要求拨出任何款子。

8) 在征服边区方面的超预算开支，正如在上面说明的那样，到 1865 年 9 月 1 日为止，达到了八万五千卢布。如果鉴于边区距

离遥远，能象过去锡尔河防线那么办，把全年应供给部队的例行给养一下子全部寄来的话，在拨出这笔款子以前，从别的来源里挪用这笔款，是不会给规定的款子支出制度造成明显损害的。挪用钱款这件事，主要的不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是为了兵站部和工程上的需要，主要是由于这些方面需要的钱没有及时收到，而且寄来的钱多半是纸币，而非硬币。对于新近占领的、尚不熟悉我们的钞票的边区来说，按理是应该送硬币来的。上述的话有以下事实为证：军事费用需要的总共只有八万五千卢布，可是根据奥伦堡战地粮食委员会的计算，采购1865年用的军需食品要四十二万卢布，用于工程建筑的费用要五万卢布，共计需要四十七万卢布。军需食品的采购，在塔什干是在7月初开始的，采购的办法是现金购买，也就是说，把价格公布出去，按公布的价格每人都可以把粮食送到仓库去，领到仓库主任开的收据后，凭收据从会计主任手里领钱。

在奇姆肯特、科列乌奇、奇纳兹和尼亚兹别克，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我能忆及的，拨付的款子从8月起才开始分批送到；供这个项目用的最后一部分钱，是在1866年2月里才送来现款。

关于从1864年底起到1865年7月为止在奇姆肯特购买粮食的事，应该说也是同样一种状况。购买大部分已经吃光了的粮食的钱，是在四月份才从鄂木斯克送到奇姆肯特的。

因为粮款未及时送来，而兵站部的款子又是现成的，考虑到军队没有薪饷还可以对付过去，可是没有粮食就一定得饿死，我于是拿定主意动用薪饷的款子来购买军需食品，此事也曾经向士兵们宣布。因为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他们没有抱怨。为了这同样的目的，我曾经借用了别的款子，以及转寄来的，被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称为私人汇款的款子。也是为了买粮，我曾向塔什干的商人们借过一万四千卢布的浩罕银币，为了保持信用，这笔借款是用

收到的第一批钱偿清的，一部分则是用征收到的第一批钱偿清的，一部分则是用征收的捐税偿付的。关于此项借款，正如关于部队未领军饷，以及整个关于土耳其斯坦省的财政部门的困苦状况一样，我曾经亲自报告过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恳请将军阁下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尽早把预算上应给的钱寄来。土耳其斯坦省的财政是个什么情况，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是可以从下述事件中作出结论的：为了付清编制以外的民工的工资，我曾经向将军阁下借过四百卢布。由于长时间收不到现款到达的通知，我决定致电陆军大臣，同时也向部队司令官报告了此事。

拨付土耳其斯坦省用于1865年工程作业的五万卢布款子，是在1866年2月收到的，所以，也需要为此目的从别的来源里挪用款子。也借用了寄到塔什干去的，为在彼罗夫斯克要塞建造教堂用的，总共大约二千卢布的一笔款子，以供给在塔什干的一些特殊工程开支使用。这笔款拖欠了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后来也放着未用，因为设计图是在奥伦堡绘制的，熟悉土壤特性的本地工程师们，不愿按此设计图承担建设。

9）从上面说的就可以看出，所有的决定我都是报告过的。由于距离遥远和在一千俄里之内没有驿路交通，先获得批准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从来都未能及时收到过答复。至于远征，想在两千俄里以外指挥一位军事长官，也和想要及时帮助他一样，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

10）居民未必能够知道，士兵有多少时间未领过薪饷；至于肉食定量和制服，我感到完全困惑莫解，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从哪里寻到这些资料的呢？

西伯利亚辖区所属部队，由于牲畜价廉和其它有利于连队的给养的条件，每人有一俄磅肉食。在整个远征时期，我保持住了这个定量，而且在把奥伦堡辖区的军队拨归我指挥后，我也在他们中

间规定了同样的制度，但锡尔河防线的军队例外，我曾经就此事发布过命令。

根据我的指示，在从维尔纳出发时，曾经带有蔬菜种子，虽然奥利耶阿塔只是在6月4日才攻克的，部队在入冬以前仍有白菜 18
吃，这种白菜还曾往奇姆肯特调运过。

在奇姆肯特，每个部队里的菜园在早春的时候都种上了，而且在出发前往塔什干后，留有照料菜园的士兵。

在塔什干，所有在奇姆肯特过冬的部队都有蔬菜，而且我曾经通过奥伦堡粮食委员会，给那些应在秋天到达的部队，预先订购了干菜。

虽然如此，在1866年春天，为了预防坏血病，我为部队向居民买了甜菜。

可以肯定地说，部队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住的是很不好的房屋，对气候也还不适应，可是病员的数目却比法令容许的定额少得多；能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应归功于良好的食物。

比如，从1864年到1865年，在奇姆肯特，住在没有安装玻璃的山坡民房里，在两千人中，平均大约有一百人进了医院。其中有伤员四十名。在塔什干，从1865年到1866年，在四千人中，单是在发生回归热流行病期间，病号的数目就达到了四百。

关于制服，在所有部队里穿制服都有统一的规定。在夏季，部队穿的是衬衫，因为在1865年的暑热达到列氏53°的条件下，穿厚呢子衣服对士兵的健康不可能没有损害。在从奇姆肯特出发时，所有军需仓库都留在那里了，部队穿的是衬衫，随身带的军大衣都驮在骆驼上。

在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莅临以前，并非所有的部队都来得及把自己的军需仓库转移过来，因此我请示了将军阁下，准许已运来制服的部队穿上制服接受检阅；身边没有这种制服的，则穿着

衬衫接受检阅。

从奇纳兹返回奥利耶阿塔来的西伯利亚第一营的两个连，未带干净衬衫(库房在奥利耶阿塔)，为了不把他们阻留在塔什干，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那时准许他们穿着军大衣来接受检阅。

恰好也是那样，在侍从武官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来到奇纳兹附近的一支部队后，军队未随身带上制服，而是带的短皮大衣和军大衣，但是，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大概并未由此做出结论，说士兵们全然没有制服。至于说总指挥官没有钱，这不能算是我的
19 过错，我能做的只是写报告和提请求。

11) 如果将抵补 1865 年 9 月 1 日为止所用掉的超预算开支八万五千卢布寄来的话，整个这场虚构的混乱就会结束。早在去年 10 月里，我就向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提出过有关此事的报告。

没有任何必要指派一个委员会来清理已经清理过的账目，这只不过是想对本来就没有过错的事情，延期宣告无罪的打算。

如果把在当地清理过这些账目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召到彼得堡来的话，那么，我本人的说明和目前还在此地的阿勃拉莫夫中校的说明，就能在最短期间内把整个事情都解释明白。

12) 毫无必要由罗曼诺夫斯基少将来把那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清楚的事情再弄清楚。

如果以后能及时地把用于各种需要的钱寄给罗曼诺夫斯基将军，那么，依靠土耳其斯坦省司令部现有的全体人员，就将很容易按照检查机关的全部规章进行决算，就象我为军事胜利准备好赢得这种胜利的各种条件一样容易。

在彼得堡审查土耳其斯坦省帐目的委员会，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并未要求我作出说明，对此我不能不深表遗憾。我熟悉事情的全进程，是容易马上解决这些误会的。

最后，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我认为有必要请求阁下把我在两年内征服边区的开支，拿来同随后的开支，以及同总督带着随员两次到塔什干旅行所耗费的驿马费、旅差费和临时开支比较一下。

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签字）

1866年8月17日　于彼得堡

应该说，克雷扎诺夫斯基毕竟达到了目的：1866年秋天，他再次来到了塔什干，看见我们的人是怎样攻占治扎克的。他获得了乔治勋章挂在脖颈上，怀着对威武的军队满意的心情走了。显然，是罗曼诺夫斯基赶着把这些军队重新训练了一番，因而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切尔尼亚耶夫在其说明的末尾，也谈到了他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的两次旅行。有一种意见，说这两次旅行花费了官家 20
六万卢布，加上罗曼诺夫斯基的派遣和切尔尼亚耶夫的调离，——所有这些，不用说，总共就是这么一笔款子。用上这笔款子，切尔尼亚耶夫也许确能把布哈拉也征服了。

关于我们的纸币，应当说的是，土著最初还不能辨认的时候，士兵们曾揭下酒瓶上的商标，把它拿去冒充纸币。叶利谢耶夫斯克的赫雷斯酒的黄色商标纸，经常充作一卢布的纸币使用，在这种商标纸的中间印有：一卢布（这是赫雷斯酒的价格），而且上面有一个双头鹰。不言而喻，这就不能使人信任真正的纸币了，而且票面为绿色的真的一卢布纸币，也被当作三卢布纸币去使用。

1868年从奥伦堡来了一个有四百头骆驼的驮运队，捎来了二十万铜币。这是用一普特铜铸造五十卢布的硬币，因此运来了四千普特重的铜币。在地方金库里，文武官员发放的薪饷有三分之一是铜币。为了把装铜币的口袋运送到家，不得不寻找在当时来说是罕有的出租马车。自然所有"官家的债主们"都想方设法尽可能快地让这种铜币脱手，于是塔什干市场就充斥着美丽的五戈比一枚的新辅币。萨尔特人最初是满意的，但当商人们准备到马卡

里耶夫参加集市，并为购买物品储备钱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基亚加兹（即纸币）的优越性，便开始了为每一卢布的纸币付五戈比的贴水。自那时起，纸币就稳稳地站住脚了，而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只要在财政部门建立起秩序，我们在中亚的信用就将恢复”的高谈阔论，——不过是一种反对切尔尼亚耶夫的狡猾手段罢了。

如果谁有兴趣了解一下，实际上我们连接西伯利亚和奥伦堡防线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这笔开销，不能从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明来推论，因为他写说明时，手边没有查找的凭据，是靠记忆写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算出个总数来。拨给维廖夫金的款子是二十五万，他从中取出余款十六万交给了切尔尼亚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只领到十五万。随着新浩罕防线的建立，整个西伯利亚部队和奥伦堡部队的一部分，就编入了新浩罕防线的军队。这些部队的给养是由托木斯克和奥伦堡两个兵站部负责供应的。每个兵站部都寄希望于对方，既未寄出物品，也未汇寄钱款。

为了尽量设法供给军队的吃和穿，切尔尼亚耶夫被迫动用别的钱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最初动用了军队的薪饷，后来挪用了通过邮政寄给私人的钱，到最后就采用了向当地人借债的办法……

21

到土耳其斯坦，奥伦堡部队耗费了：234,000
到奇姆肯特，西伯利亚部队耗费了：150,000
到塔什干，西伯利亚部队耗费了：19,000
西伯利亚部队用于民团、邮政和
其它方面的耗费是：85,000
总共 488,000 卢布

可是只收到四十万。

在冯·考夫曼将军任职时，曾经成立了一个由冯·麦耶尔上

校担任主席的清算委员会。该委员会只不过偿付了三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二卢布挂零的欠债。

其中：付给军队　197,650 卢布挂零
凭收据付出　119,455 卢布
付汇款信件的费用　20,237 卢布
337,342 卢布

因为积压太久的八万八千卢布是借来的债，所以这个数字也列入清算委员会的账上了，因此用于征服辽阔边区的整个开支数字，计为四十万卢布加三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二卢布，总共是七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二卢布。

罗曼诺夫斯基的情况在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到霍占附近去时，他通过自己的参谋长向一个当地人借过三千卢布。嗣后，克雷扎诺夫斯基一来，就有可能从兵站部领到钱了。但是，究竟把多少钱花到 1866 年的征战（霍占、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上去了，我们不知道。在考夫曼时，远征撒马尔罕花了十五万。斯科别列夫进行的格奥克-捷佩远征和敷设铁路大概花费了二千八百万之多。可是谁也没有因为开支太大指责过他。

可怜的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后来也经受过不少痛心的事：十年以后，塔什干的先生们开始向他追偿一笔他没有提出过报告的四千卢布的钱款了，而当罗曼诺夫斯基前来接替时，他连离开边区用的钱都没有。途中是由副官替他支付了费用……

至于这笔应扣回的钱款，在切尔尼亚耶夫死后不久，著名的土耳其斯坦趣闻收集家恩·德米特罗夫斯基（费尔干纳省公署顾问），在《土耳其斯坦公报》上发表了如下的一段话："有某个机关，在此种场合不必要点出它的名字，在检查切尔尼亚耶夫的远征账目

时，发现账目中有一笔三千九百三十一卢布九又四分之一戈比的款子没有单据，该机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前锡尔河省的部队司令部索取这些小纸片。该州的部队司令官毫不犹豫，马上就去寻找不在职的切尔尼亚耶夫，并向他提出了该有关检查机关的要求。

“切尔尼亚耶夫于 1876 年 1 月把整个这批往来公文退回了州司令部，加了如下的说明：

“土耳其斯坦部队司令官提出函询：是否应由我偿还某一笔数额为三千九百三十一卢布九又四分之一戈比的债款。对此，我荣幸地答复如下：今年四月八日，自我离开土耳其斯坦之日算起，整整十年了，因此，无论是有关这笔债务的形成，抑或是关于该债款的偿还情况，我都记不起来了。我能清楚记得的只有一点，即我离开我征服的边区时，未带任何东西，而且，现在除了因服务三十五年的劳绩而得到的养老金外，我这里一无所有。就是这笔养老金，我也可以交出来抵偿令我偿还的债务，然后我就能为安慰自己而保留一种无可争辩的权利：即我认为我已把辽阔富饶的边区奉献于俄国皇帝御座之前不仅花费低廉，而且多少还用了我自己的一点钱。同时，我不能不指出，在边区尽人皆知——因而边区的长官们也知悉，我那时的薪俸是多少（五千卢布），我的生活方式怎样。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十年过去后，现在准备向我追偿的钱，并不是花到我私人的需要上去了。保存至今的、我住过的地窝子就在后来给总督建造的宫殿附近，是可以作为上述说法的直观物证。最后，我还不能不说的是，对于形式主义的处事态度来说也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就是不道德的。”

22

签署人：“退职少将切尔尼亚耶夫，1876 年 1 月 21 日，于彼得堡”。

应当指出，切尔尼亚耶夫被解除职务时，拿的是四百七十卢布挂零的一点养老金，他把当时的参谋总长戈登伯爵的信拿给我们

看时，伤心地抱怨说，给人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养老金，以嘉奖他征服了一个国家……。信里还说过，禁止他到塞尔维亚和隶属于土耳其的其它公国去……。可是，塞尔维亚邀请他到那里去当总司令官。

我们还记得，1876 年是塞尔维亚战争的一年，尽管有禁令，切尔尼亚耶夫仍然参加了塞尔维亚战争。因此，在阅读收到的那封他称之为“不道德的”函询时，他公开表露出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

他提到的地窝子实际上不是地窝子，而是在要塞附近的一所只有一间房的小屋子。考夫曼将军采取措施保留了这所屋子，以 23
纪念切尔尼亚耶夫，虽然他在附近给自己盖起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有冬季陈列花木的房间，室内喷水池，以及许多摆设着漂亮家具的房间。从外面看，是一处绿荫如盖的、有喷泉、瀑布、小桥和凉亭的优美花园。因此，十年以后，突然有人向切尔尼亚耶夫这样一位在土耳其斯坦远征时期在生活方面如此俭朴的人，向这样一位沦为穷汉、住在守卫室的人，追索在账目上漏掉了的某一笔三千九百三十一卢布挂零的钱，这就的确有点古怪了！

就弄清账目来说，有司令部和办公室，应该去找他们的麻烦，而不应去烦扰那个本身不管账目、致力于处理较为重大工作的人：他征服了边区并管理着在宗教信仰、语言、种族等方面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被征服的人民。而且还有检查期限和扣回钱款期限的问题。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再去纠缠切尔尼亚耶夫了。

如果所说的是十年以前的开支问题，那么应扣回的钱款显然是与 1866 年远征治扎克有关的；众所周知，切尔尼亚耶夫正是在这次远征的时候被撤职的。很清楚，他的部属们急于整理账目，以便将军在离任前得以签署他们的文据。因此，就有可能在报销单据和其它事情上出现差错、遗漏。

II

摘自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侍从将军 1857 年 8 月 29 日下达给奥伦堡独立军团军团长的第 83 号命令。

关于在喀什噶尔的武装起义。我们驻伊犁的领事七级文官扎哈罗夫，把有关在喀什噶尔发生的武装起义报告了外交部。

根据传来的有关此事的消息，这次武装起义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

中国政府的财政匮乏，早已迫使它削减公职人员的薪俸，并迫使它让地方长官用当地的经费维持管理费用。

因此，中国官吏开始以各种名目向土耳其斯坦人征收新的苛
24 捐杂税，从而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有时不满转为公开的抱怨。从伊犁和乌鲁木齐派到土耳其斯坦轮流去值勤的士兵，大部分是由地道的汉人军团派出的，领取的薪饷微薄，甚至比满人少得多，他们也不能不因为薪饷分配不均而抱怨政府，特别是他们远地当差，除担任卫戍勤务以外，还得为自己、并为只担任军事勤务但不耕种土地的满人部队屯垦生产粮食。

其实，就连最近由伊犁长官规定的那份菲薄的薪饷，也停止给士兵们发放了。

士兵们抱怨起来了，开始要求将军发放薪饷。但是，他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真的没有东西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一拒绝激起了公开的哗变。士兵们冲进了他的住所，并且杀死了他及其全家。

心怀不满的土耳其斯坦人，也跟随着士兵们暴动起来了。为使暴动成功，他们向自己的地方首领哈基姆伯克提出了要求，请他参加民众起义并领导他们把满人驱逐出喀什噶尔。哈基姆伯克表示拒绝，为此，他也付出了生命。

在土耳其斯坦的其它一些城市里，无论是汉族士兵，或是土耳其斯坦人也起来暴动了。其后流言纷起，说是张格尔的孩子们带着一群由浩罕人和布鲁特人组成的败类，从浩罕出动了，为的是要以和卓的资格亲临现场支持武装起义。

1857 年 6 月 15 日，伊犁长官从伊犁派出了一支部队到喀什噶尔去镇压叛乱。该部队中包括一千三百名满人、一百名汉人和一千五百名由流刑犯编成的民丁。

除伊犁派出的人外，在那以前，一支有三千人的部队已从乌鲁木齐开往土耳其斯坦。这就证明，在土耳其斯坦的武装暴动，势头是很猛的；也证明下述传闻大概是确实的，即武装暴动者占领了木扎特山口，即慕士塔格，以截断从伊犁派来的部队的通路。

III

25

陆军大臣 1857 年 8 月 28 日致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军团长的第 80 号公函摘录

“阁下知道，从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起，我国政府对于同喀什噶尔建立政治或商务联系一事是不断地给予注意的，而且从存放在阁下管理处的案卷里您会了解到，最近（在签订伊犁条约时）我们又力求在喀什噶尔建立商站；然而这一意图未能成功。

目前不能不利用喀什噶尔的现状，重新努力以求同该地区建立一定的关系。

为此，1）派一位有经验的，而且是可靠的人前往喀什噶尔以详细了解该地发生的起义的进展情况。只是必须遵守一条：被派去的人只能领受口头指示，在他身上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携带可能暴露他的地位和身份的任何文件。

2）由阁下酌定，加强我们在外伊犁边区的部队，无论是已派往离中国边界不远的艾达尔雷天然界线地区和察林河上的部队，

还是派往维尔纳要塞以南沿喀什噶尔边界一线的部队，都要加强。

3）如果在喀什噶尔恢复了不依赖于中国政府的旧王朝，该王朝的代表向您请求援助或协助的话，那就不要拒绝他们的请求，在殷勤地接待了喀什噶尔新政权的使者后，您就请政府准许对此事采取进一步行动。同时，鉴于当前的局势，应作好协助的准备。

IV

彼罗夫斯基 1852 年 1 月 20 日致加斯福尔德的
第 79 号函件摘录

连接防线。在奥伦堡草原上，完全适宜于部队（即使是人数不多的部队）长期驻扎的据点极少，因此我们在那里的一切安置工作
26 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要花很多费用。此外，对于吉尔吉斯人的游牧也极为不便。几年的经验证明，为了消除各部落间的内讧，在本地区固定地占领一些据点是不够的；而且为了保持各部落间的安定，流动部队带来的好处要比工事多，工事很少具备独立的首要条件，即供驻防军用的好水和足够的养马的饲料。总之，自从在锡尔河上建立边防哨所的时候起，似乎就不应把奥伦堡草原上的其它工事看作前哨线了。这些工事应当作为兵站，而且不应该跟奥伦堡防线平行地占领草原上的新据点，而是应当从那条防线起沿交通道路通向锡尔河去占领新据点。

V

切尔尼亚耶夫少将致希瓦汗王的信

希瓦汗王殿下：

由于浩罕汗国不稳定的局势而产生的长期混乱状态，使我神威皇帝对该国家甚为关切。

浩罕政府压迫它统治下的全体居民已达几个世纪，而且不断

地采取行动损害我们在中亚的商业利益，为此我皇帝陛下决意根除浩罕政府的这种恣肆行为。

为此目的，他于去年把由我指挥的他的军队派到浩罕境内来了，以期用武力在这个汗国里建立秩序，并给予汗国居民以和平和安宁，这是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了安居乐业所必需的。

殿下知道，我于去年征服了汗国的整个北部，并且使它的被压迫的居民幸福地获得了我伟大国君的庇护和他的英明法律的保护。

在这次征服半个汗国后，陛下决定在从咸海到伊塞克湖的整个地区建立一个名叫土耳其斯坦省的新省，并由我担任武官省长和驻该省军队的司令官。

殿下的领地，与地球上所有帝国中最强大的帝国的关系，从来 27
是友好的。我现在也不放过机会，通过您在浩罕的使者们，把以上所述的有关我们在中亚的成就，以及关于成立一个与中亚各汗国毗邻的新省的事情都通知您。同时，我不能完全相信，在殿下的贤明和公正的管理下，我们的贸易联系在新的情势下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在我们的贸易保护法的完全保证下，将会逐渐扩大，从而使过去一向友好、相互亲善的两国人民亲近起来。

为了表示我对殿下的深刻敬意和十分忠诚，我恳求您收下随函奉献的礼品。

土耳其斯坦省武官省长兼驻土耳其斯坦省全军司令官、俄罗斯皇帝的少将切尔尼亚耶夫(亲笔签名)。

VI

保罗一世皇帝同拿破仑关于进军印度的谈判

众所周知，在保罗一世内务府里拟定的计划的内容是，法国军队开到多瑙河后，乘船驶往黑海，然后开往阿斯特拉罕，在此地同

俄国的船只集结在一起，再驶向阿斯特拉巴德城，从那里出动，行经麦舍德、赫拉特和坎大哈，开赴印度。

计划在到达阿斯特拉巴德后，为了影响人心，要大张旗鼓地搞几次庆祝，举行一次演习，“以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温存殷勤态度”，给公侯和汗王们分赠凡尔赛工厂制造的武器、塞夫尔瓷器、钟表、镜子、呢绒、丝绒、金银锦缎、花边、丝织品、戈伯兰织花壁毯和其它东西。这样的赠品“将使这些民族对于法兰西人民的慷慨大方的本性、工艺水平和富强产生崇高的印象，并可为将来开扩重要的贸易途径”。

28 拟在远征时期，用威尼斯金币(采欣)、荷兰金币（切尔沃涅茨)、匈牙利金币(杜卡特)以及俄国的帝俄金币和卢布，偿付士著的工薪。

走在军队先头的应是带着文告的大员和带着地图的工程师。工程师们要把行军休息地、渡口、地方的障碍物和清除障碍物的方法，用符号标在地图上。

文告应安抚沿途的统治者，使他们相信，出兵的目的是要驱逐英国人，他们“奴役着这些美好的，从前非常驰名的、强大的、富饶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如今正痛苦地在一种受压迫、不幸和受奴役的可怕状况中呻吟。此种状况使法国和俄国对他们感到深切的同情。因此，两国政府决定联合自己的力量，以便把印度从英国人的暴虐和野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其次，应该许诺不白拿任何东西，尊重宗教、法律、风俗、财产和妇女……

拿破仑对要他拿出丰富的赠品一事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可是对其它的建议表示了某些怀疑。

拿破仑对于集结足够数量的船舰，供在多瑙河和黑海上航行之用的可能性，提出了异议。保罗一世反驳说，俄国拥有三百艘船舰，如果在多瑙河上发生困难时，就让法国人在布勒伊拉和加拉

茨登陆，俄国的船舰将停靠在这些地方为他们效劳。

另一种意见是，土耳其人将既不会让法国人，也不会让俄国人通过多瑙河。对这种意见答复如下："我将强迫奥斯曼帝国政府做我所需要的一切事情"。

拿破仑担心，凯特海军上将的英国地中海分舰队可能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袭击运送法国军队的小舰队。对此保罗反驳说："如果凯特先生意欲驶过达达尼尔海峡，而土耳其人又不加以反对，那么保罗一世将反对这种行为，他自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比别人想的更为有效。

最后，拿破仑还对从阿斯特拉巴德出发后，要通过"一些几乎是荒凉的不毛之地，完成三百里约[1]的行军"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此保罗回答说"这些地方既不荒凉，也不是不毛之地，道路早已是畅通的、宽敞的，驮运队一般走三十五至四十天"；没有流沙，到处有河流，放牧饲料充足，大米也丰富，牲畜和野禽多的是，果子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路途的确远些，那末对于象法国军队和俄国 29
军队这样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渴求荣誉，有大无畏精神，吃苦耐劳，英勇顽强，不知疲倦，再加上长官们的深谋远虑，"完全能克服任何障碍"。

为了证实远征的可能性，举出了 1739 年—1740 年纳迪尔沙赫远征的例子：从杰格利出发后，他行径坎大哈、赫拉特、麦舍德和阿斯特拉巴德，——走的正好就是这条路。"地道的亚洲军队（这就把一切都讲明白了）在 1739 年—1740 年办得到的事情，难道还能怀疑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不能在现在实现吗？"

拿破仑还是有疑虑，因此保罗就把印度赠送给了顿河的哥萨克（1801 年 1 月 12 日他给统领瓦西利·彼得罗维奇·奥尔洛夫的信）。哥萨克们的远征已经开始了，可是保罗一世在 3 月 11 日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1 里约等于 4.5 公里。——译者

夜里猝然崩殂……，于是就把哥萨克们召回来了。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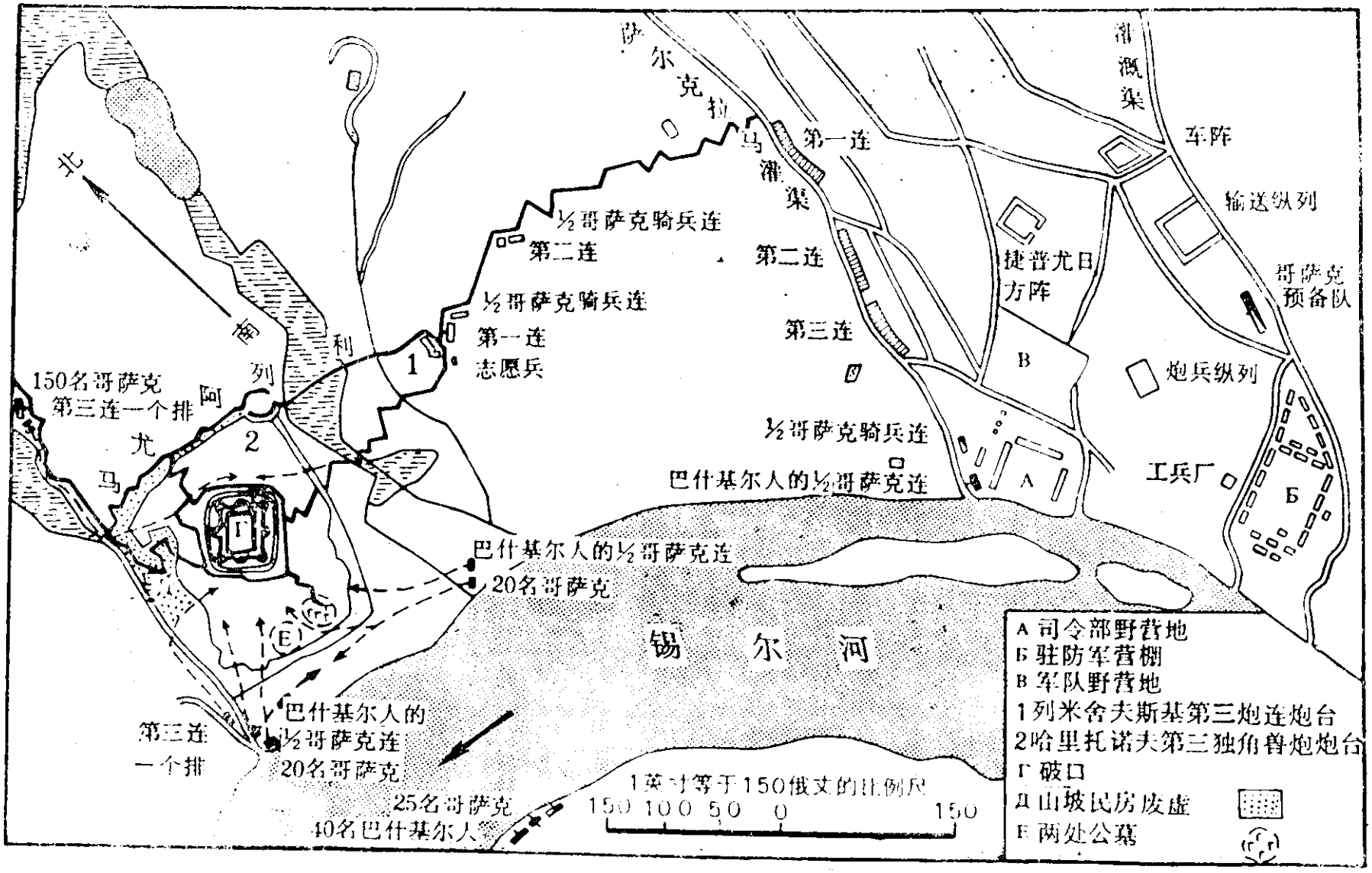
关于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皇后和照顾伤病员协会捐赠给远征希瓦部队的器材和储备物资的证明书

自 1873 年 1 月 9 日起到 16 日止，送到各部队的有：

1）由皇后库房捐赠的有：裹伤用的棉线团十五普特，普通压布三普特八俄磅，网状压布八俄磅，普通绷带三千三百六十五俄尺，法兰绒绷带四千四百俄尺，纱布一百俄尺，白细布五十俄尺，头网五十个，担架一副，棉线刷子一百三十把，共计二十四普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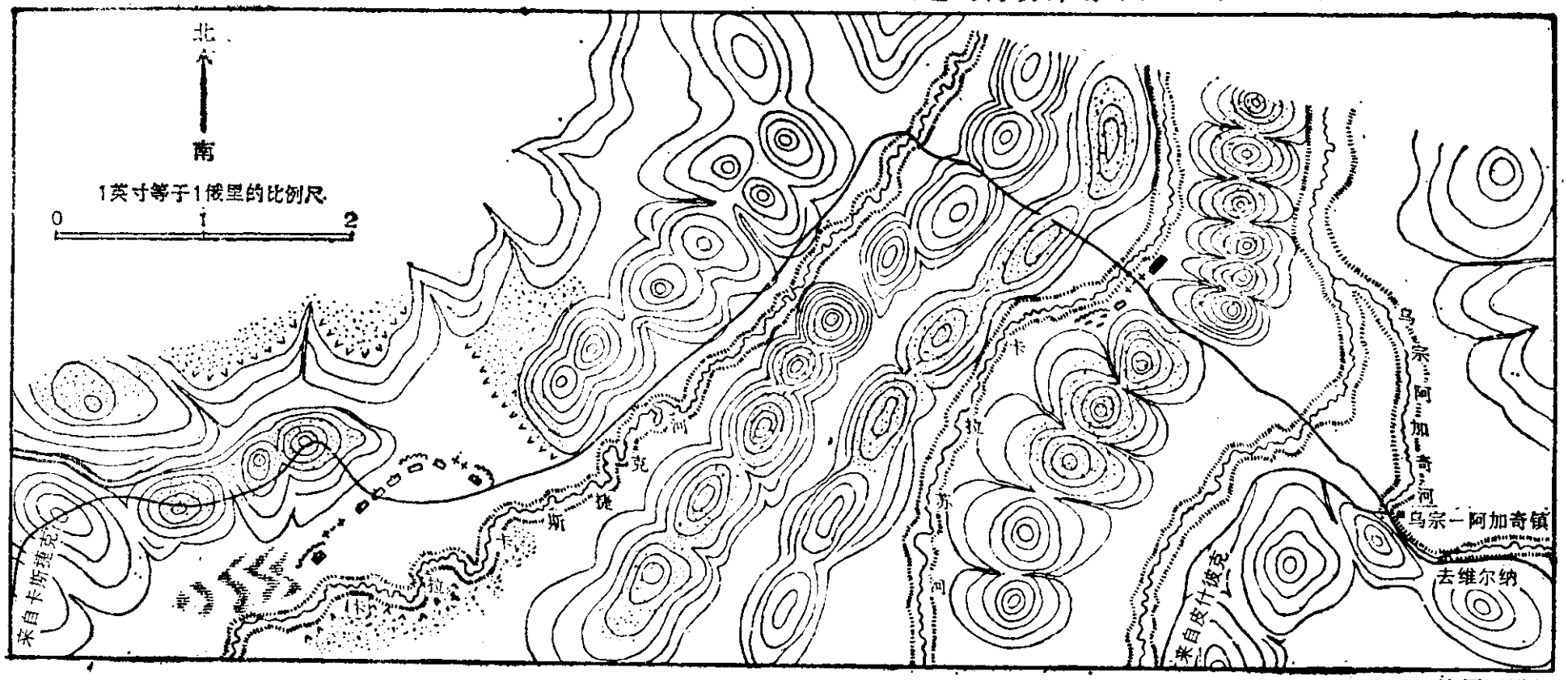
2）由协会捐赠的有：新约全书十二部，绷带五千俄尺，法兰绒被褥一百条，夏季用被褥一百条，橡皮枕头五十一个，医院用帐棚两顶，担架五十副，医疗袋四个，用纱布制作的石膏绷带二百四十三副，装石膏的洋铁匣两个，三角巾三百四十条，装三角巾的夹子二十个，短上衣五十件，白法兰绒五十俄尺，做衬衫用厚亚麻布二十三俄尺，薄松紧带十二俄尺，大碗五十个，玻璃杯五十只，汤匙六十把，茶匙十二把，刀子和叉子六十把，胶布三百七十五俄尺，冰袋十二个，橡皮瓶子三十六个，密封瓶塞三十六只，蜡布一百俄尺，盆子六个，带盖高水罐六个、提灯六盏，蜡烛十俄磅，酒石酸三普特，苏打半普特，柠檬酸三普特，醋酸二普特，柠檬油二俄磅，伊氏止腹痛药水（霍乱病用）二普特，涅柳宾纳水（止血药）十俄磅，氯仿（麻醉剂）十二俄磅，硫酸醚一普特，硫酸奎宁三俄磅，盐酸奎宁一俄磅，石碳酸二十俄磅，高锰酸钾一俄磅，日丹诺夫蔓越橘精一千瓶，脱水蔬菜二普特，脱水白菜五普特，咖啡三普特，炼乳七十罐，佐茶的美国面包干八十三箱，达尼列夫斯基罐头三千听，利比赫肉精五十小罐，咖啡精一百小瓶，赫雷斯白葡萄酒五百瓶，白兰地酒一百瓶，花露水十二瓶。

1853年7月28日包围和猛攻阿克－麦切季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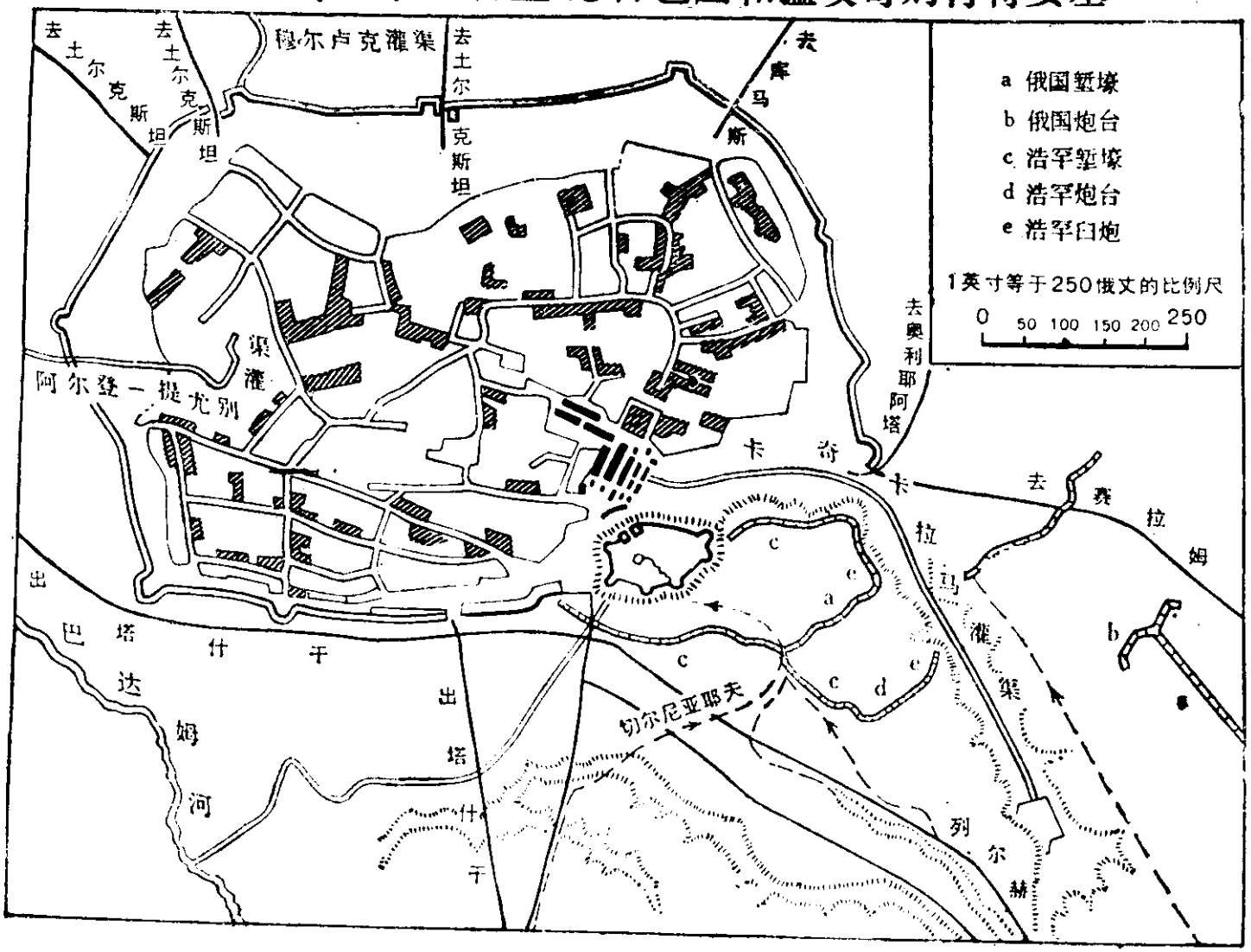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60年10月19日-21日在乌宗-阿加奇附近的行动计划（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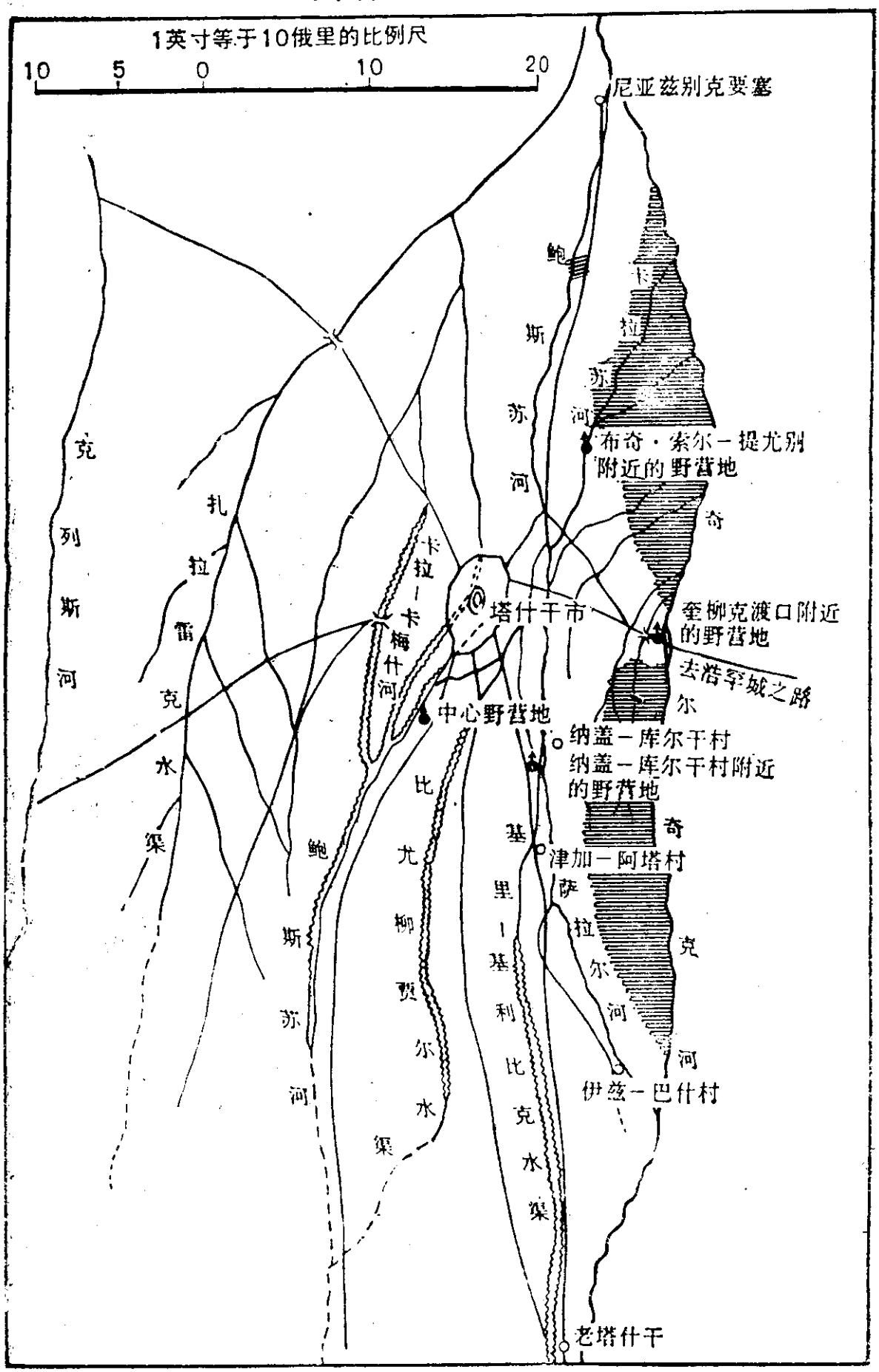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64年9月12日至25日包围和猛攻奇姆肯特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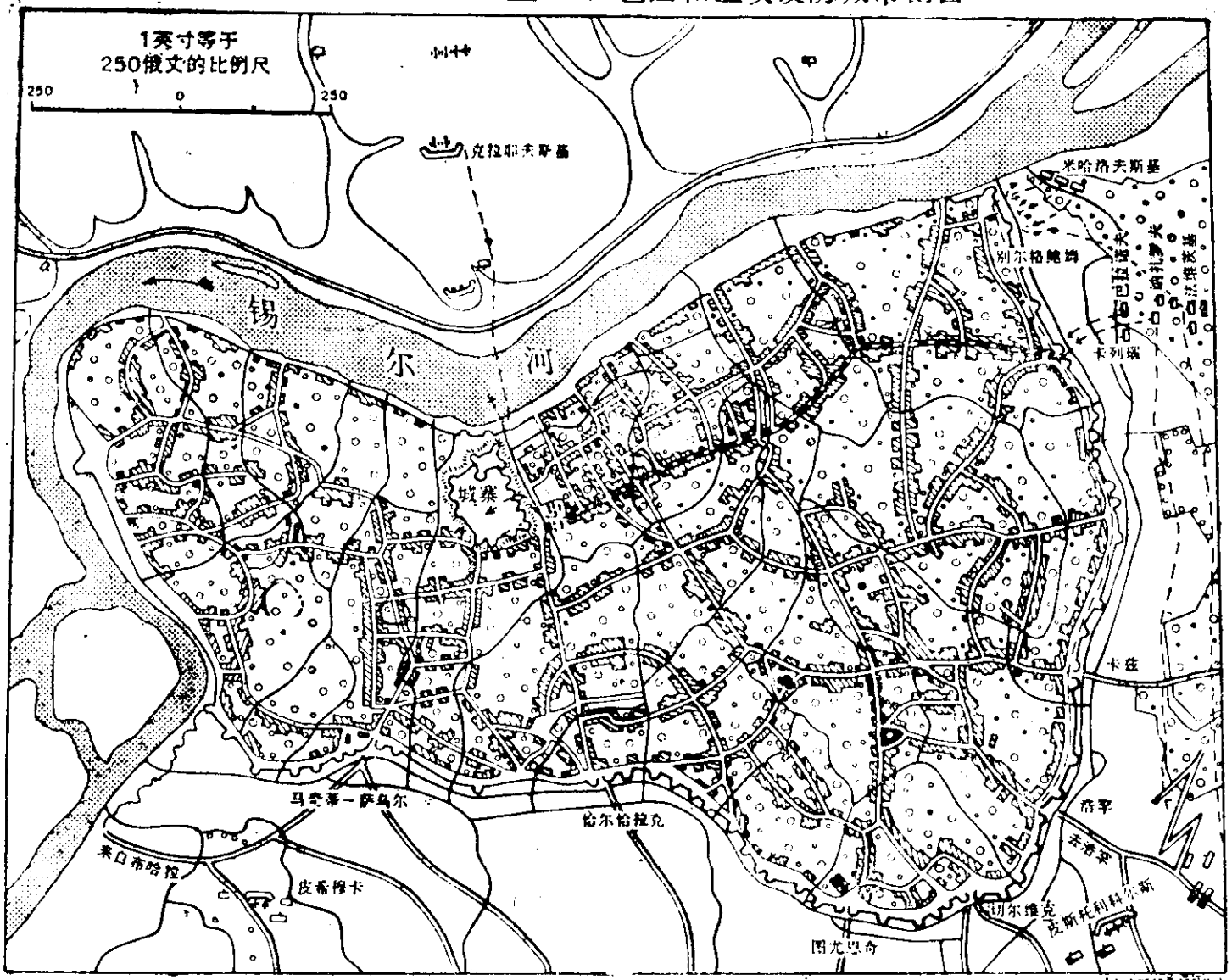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封锁塔什干市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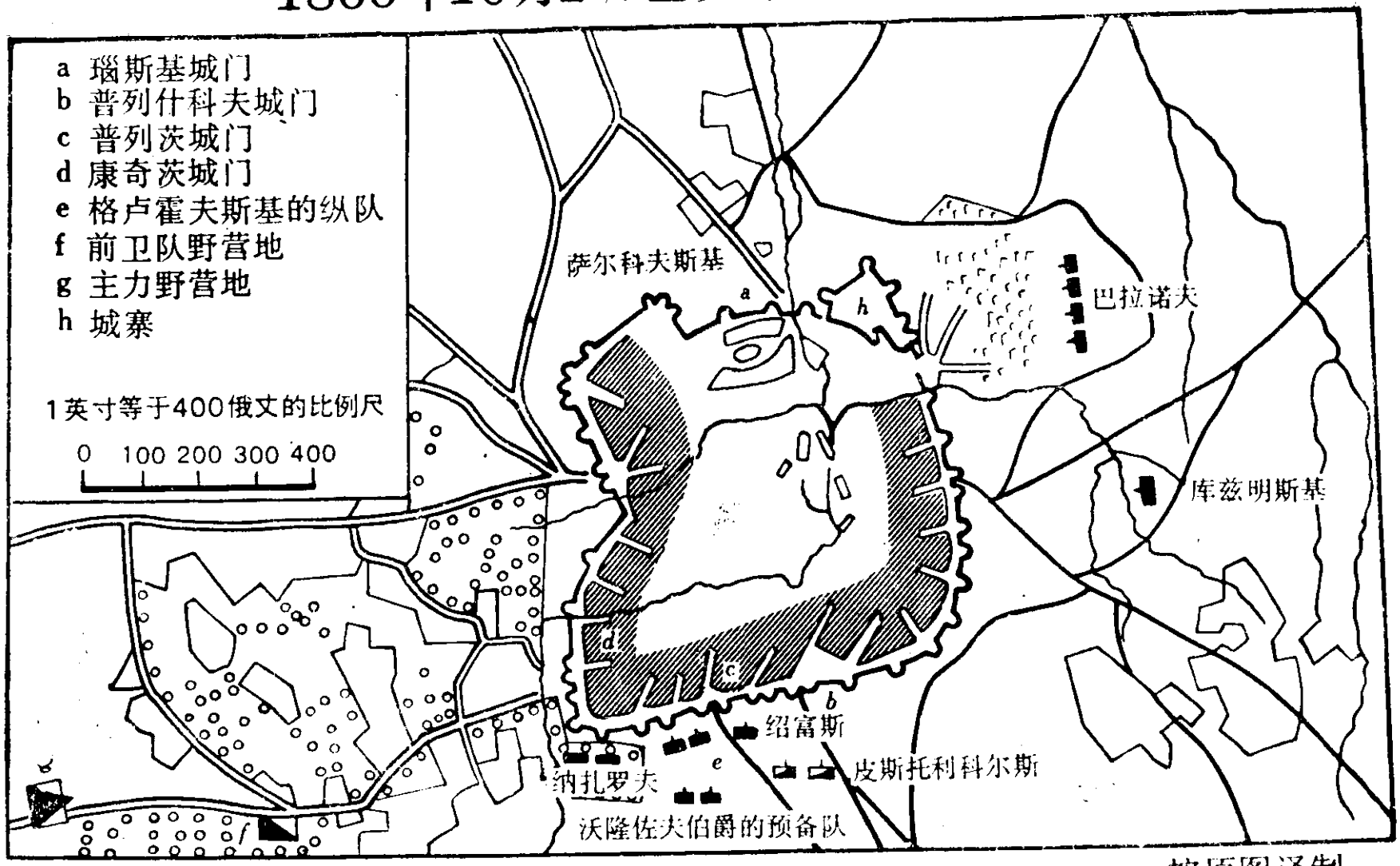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66年5月17日至24日包围和猛攻设防城市霍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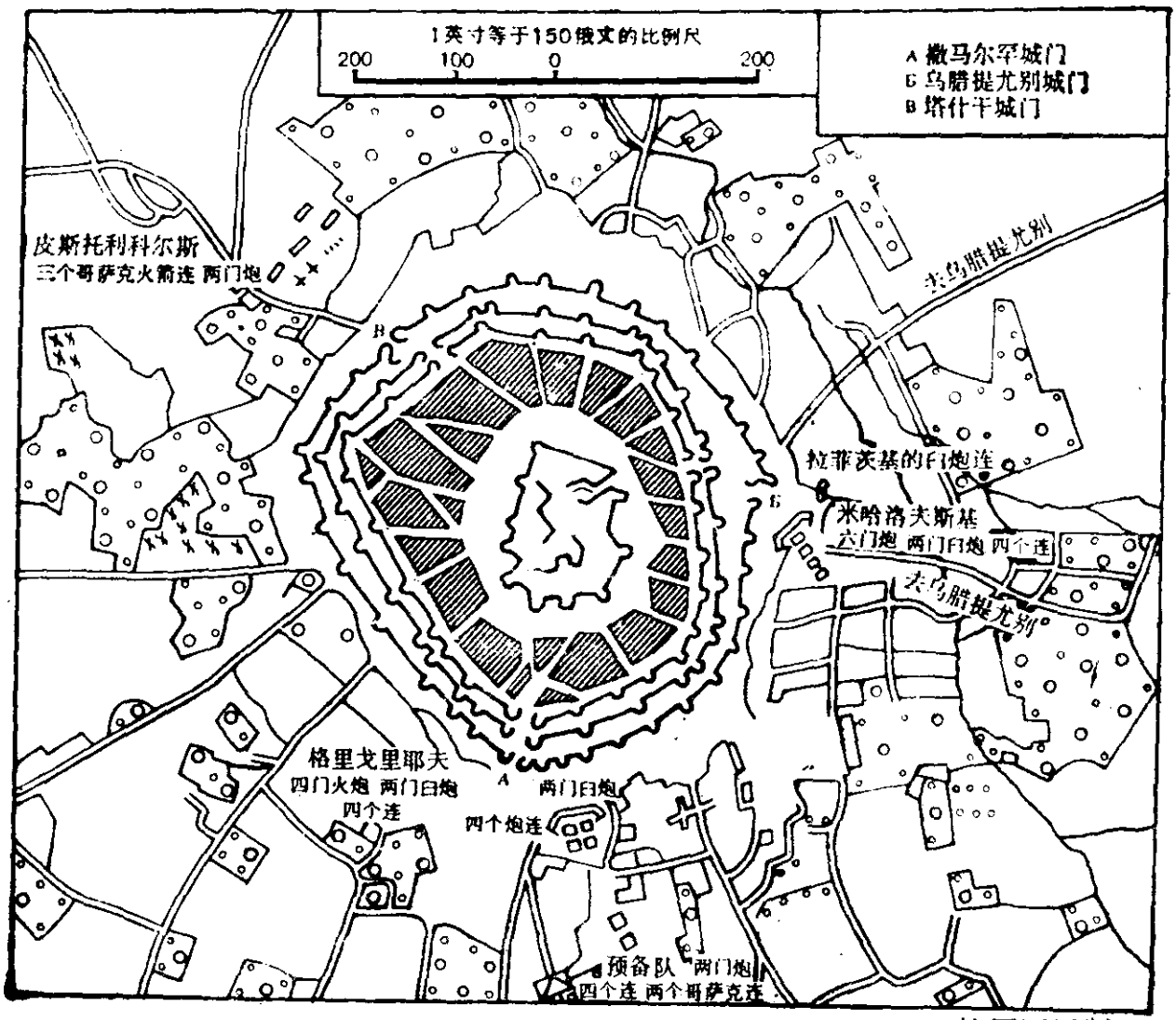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66年10月2日猛攻乌腊－提尤别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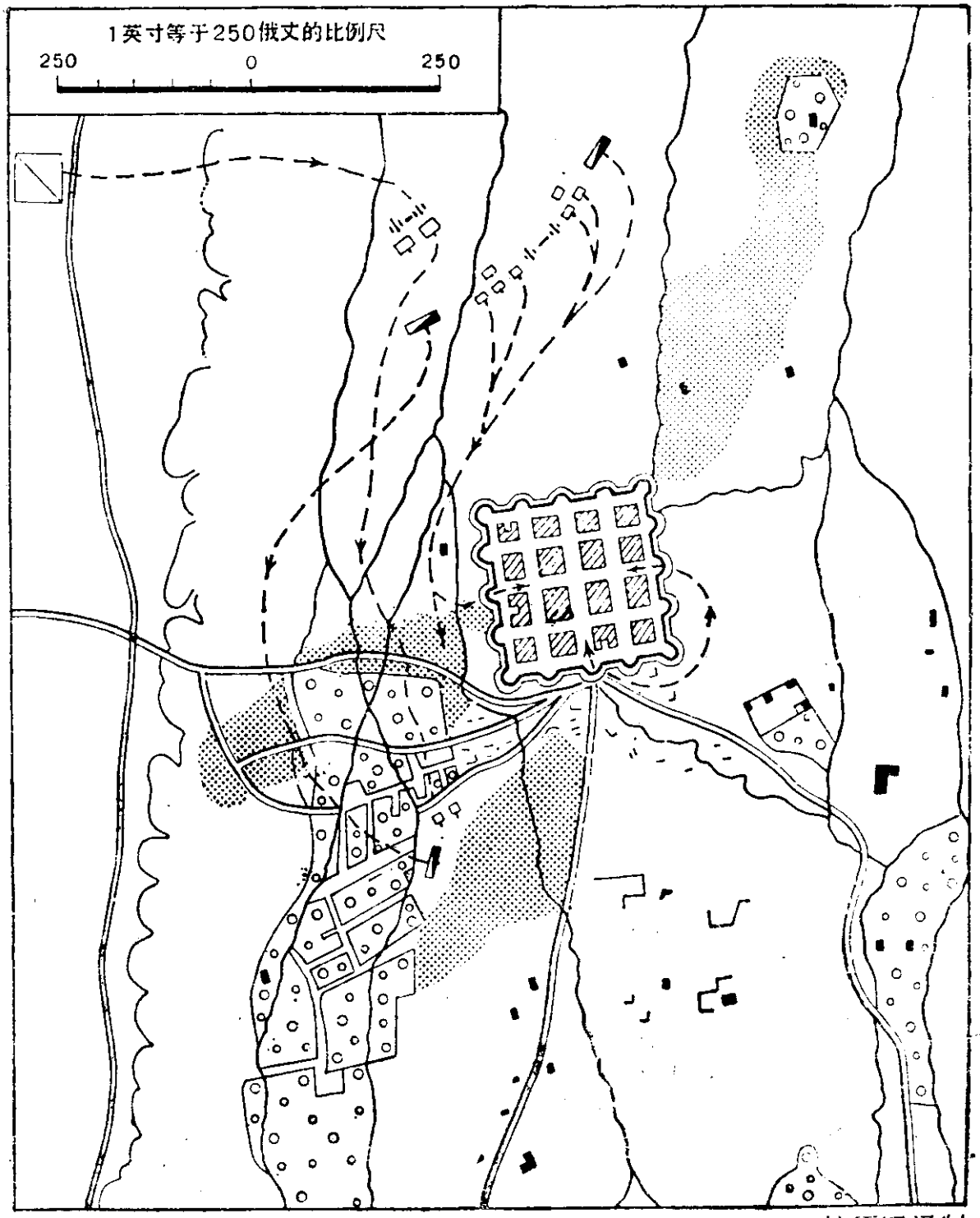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66年10月18日猛攻治扎克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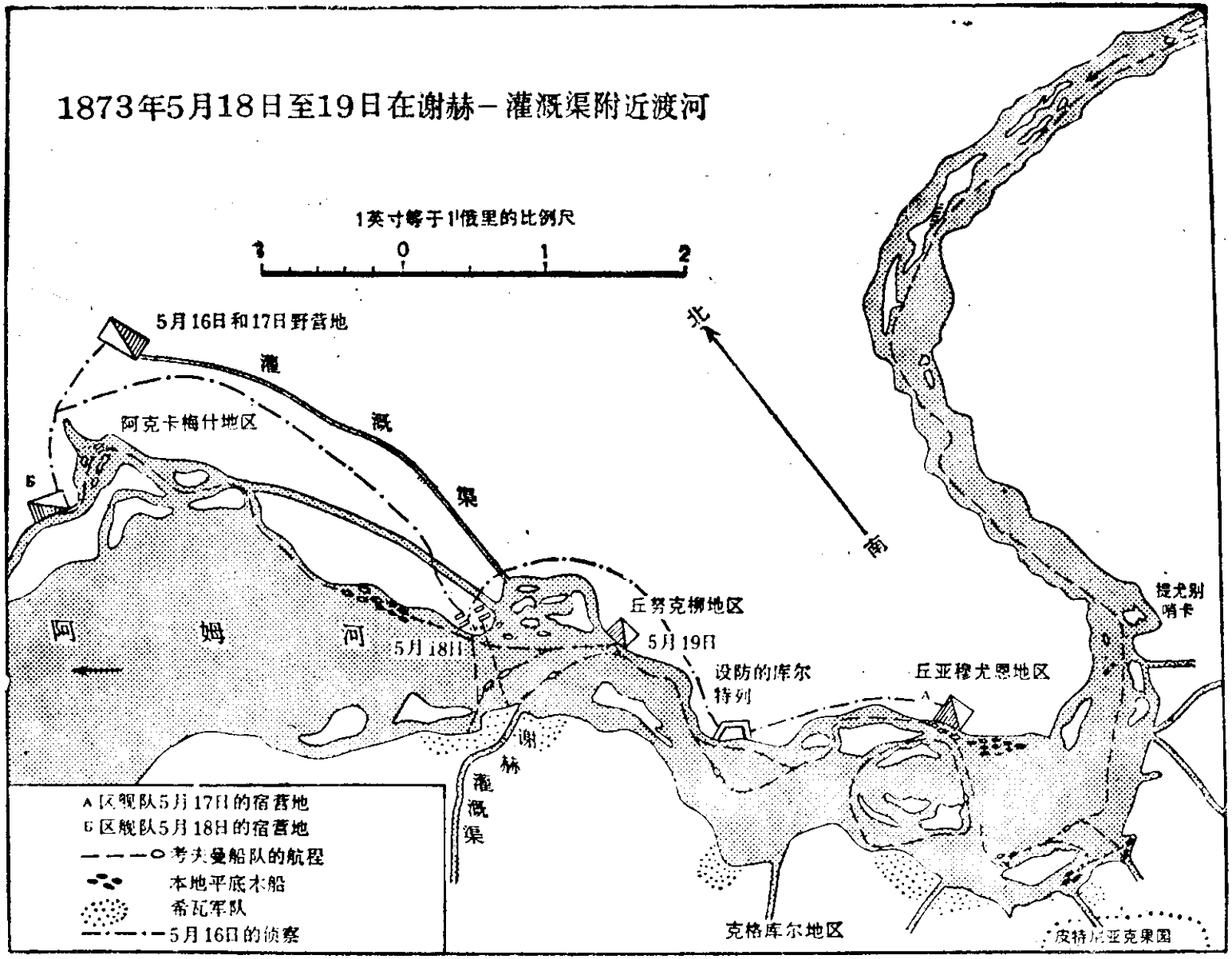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71年6月18日猛攻钦察果子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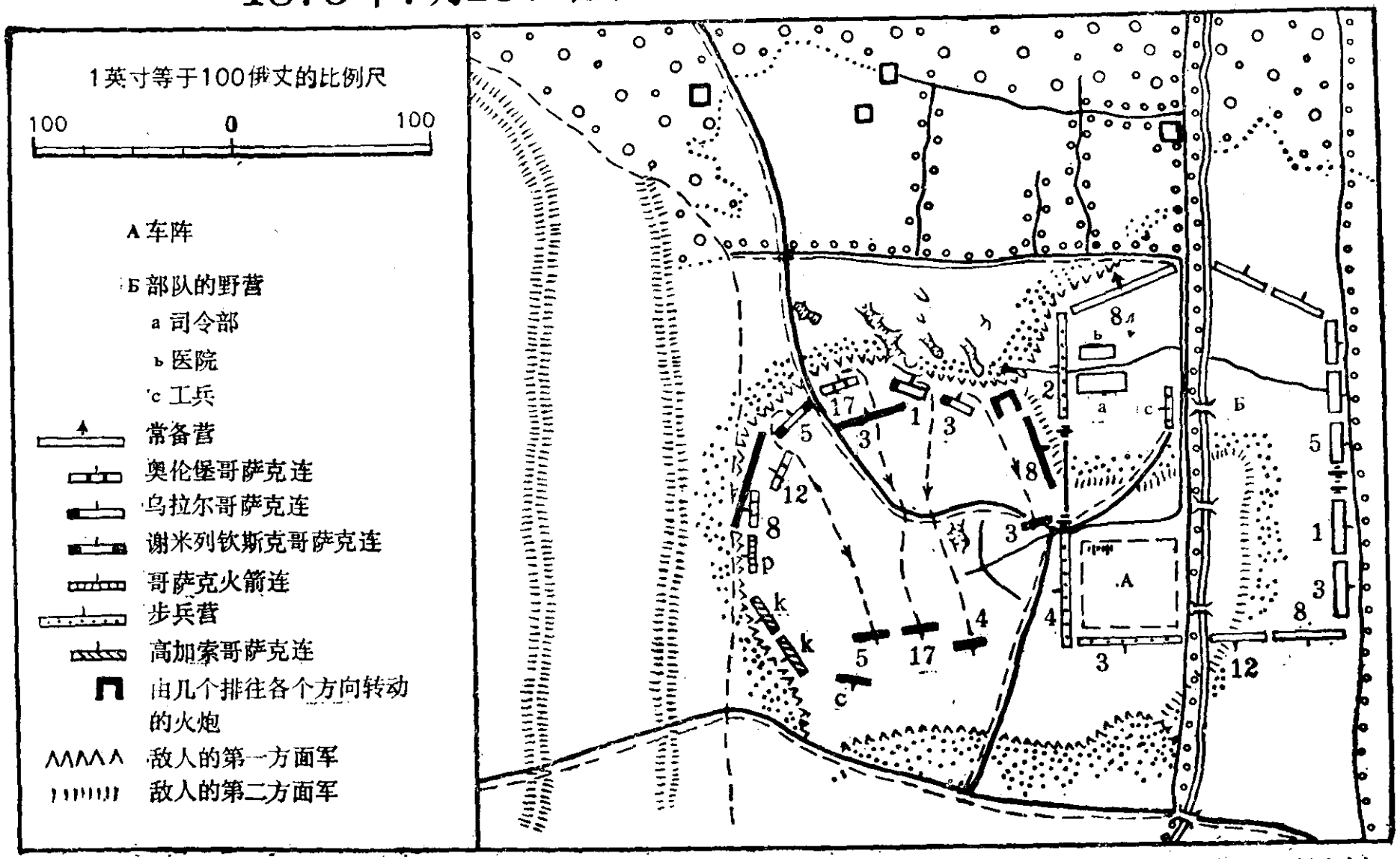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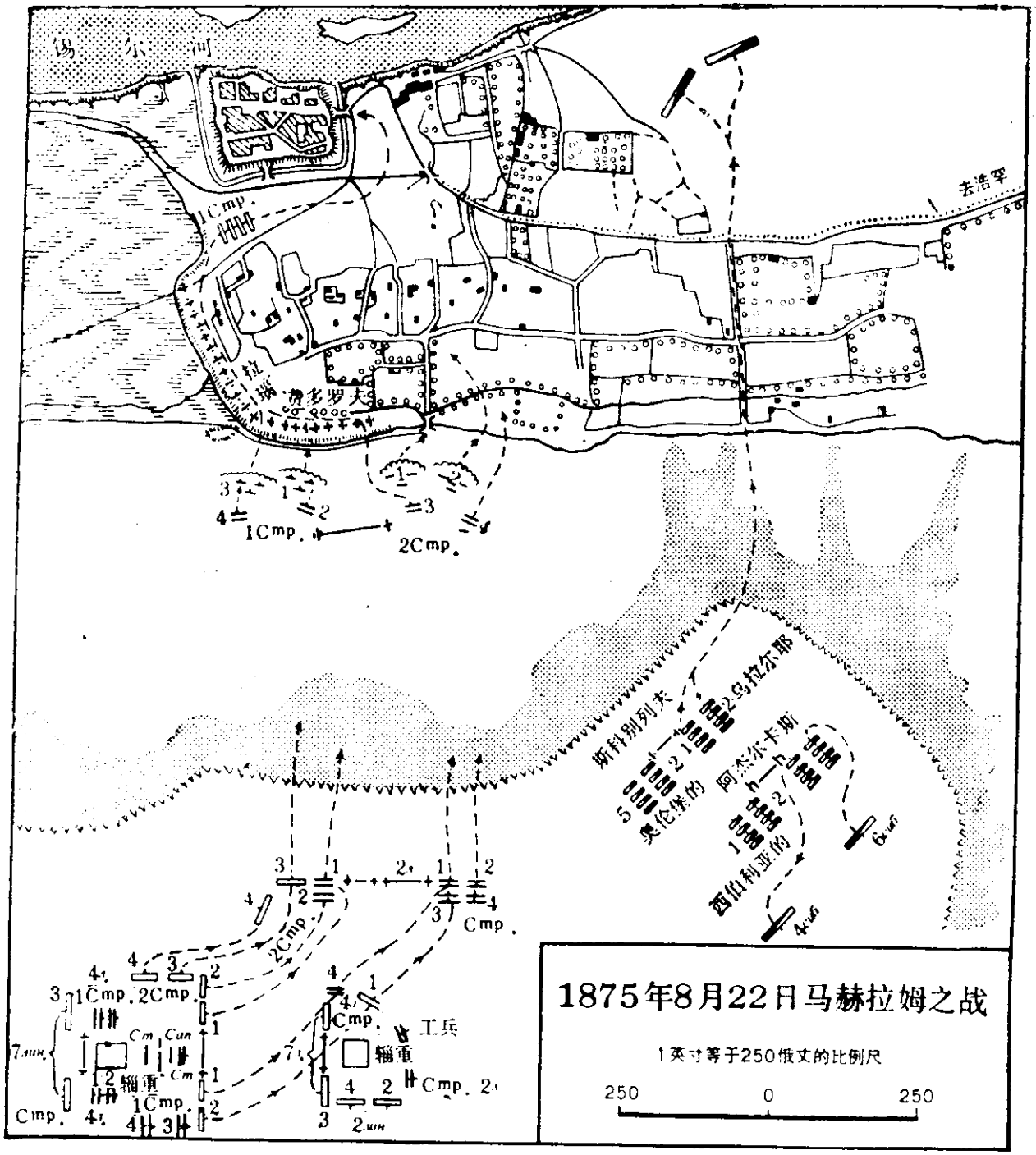

1873年5月18日至19日在谢赫－灌溉渠附近渡河
1英寸等于1俄里的比例尺
1 0 1 2
5月16日和17日野营地
灌
溉
渠
阿克卡梅什地区
北
南
阿
姆
河
5月18日
丘努克柳地区
5月19日
设防的库尔特列
丘亚穆尤恩地区
提尤别哨卡
谢赫灌溉渠
克格库尔地区
A区舰队5月17日的宿营地
B区舰队5月18日的宿营地
考夫曼船队的航程
本地平底木船
希瓦军队
5月16日的侦察

按原图译制

1873年7月15日在伊利亚雷附近的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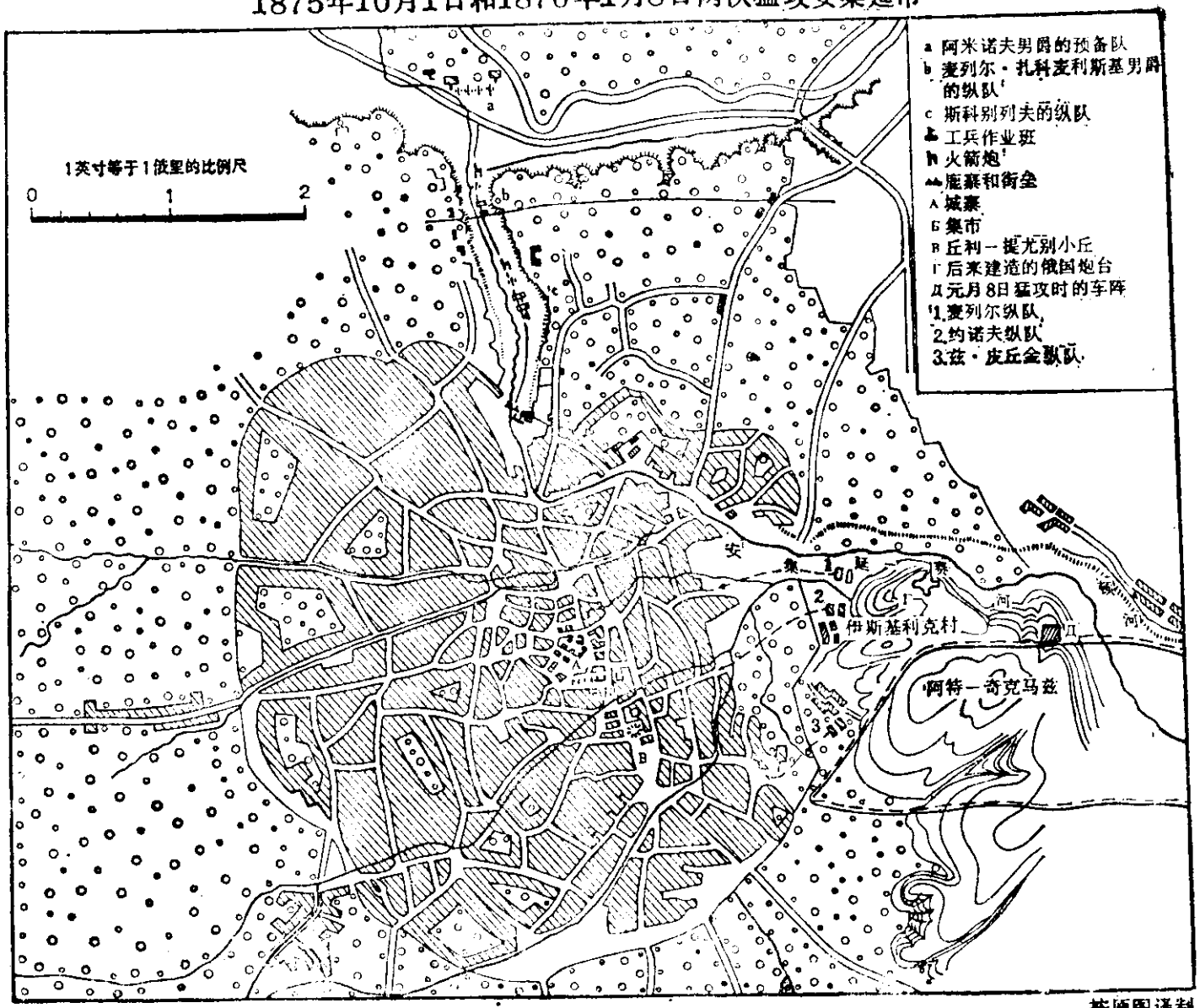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扬尔河
去洛罗
1Cmp.
2Cmp.
斯科别列夫
奥伦堡的
阿基尔卡斯
西伯利亚的
工兵
辎重
1875年8月22日马赫拉姆之战
1英寸等于250俄丈的比例尺
250
0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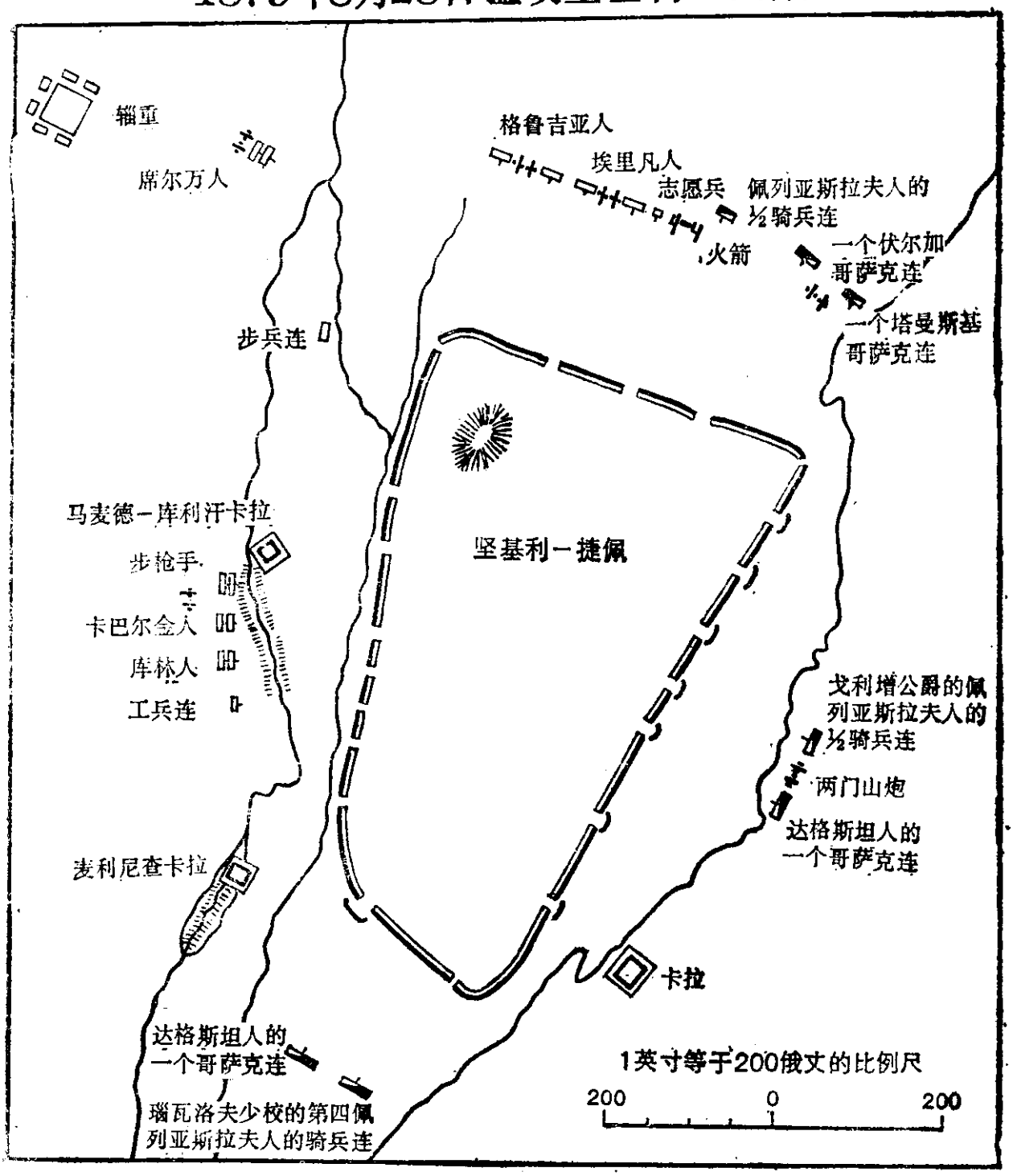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75年10月1日和1876年1月8日两次猛攻安集延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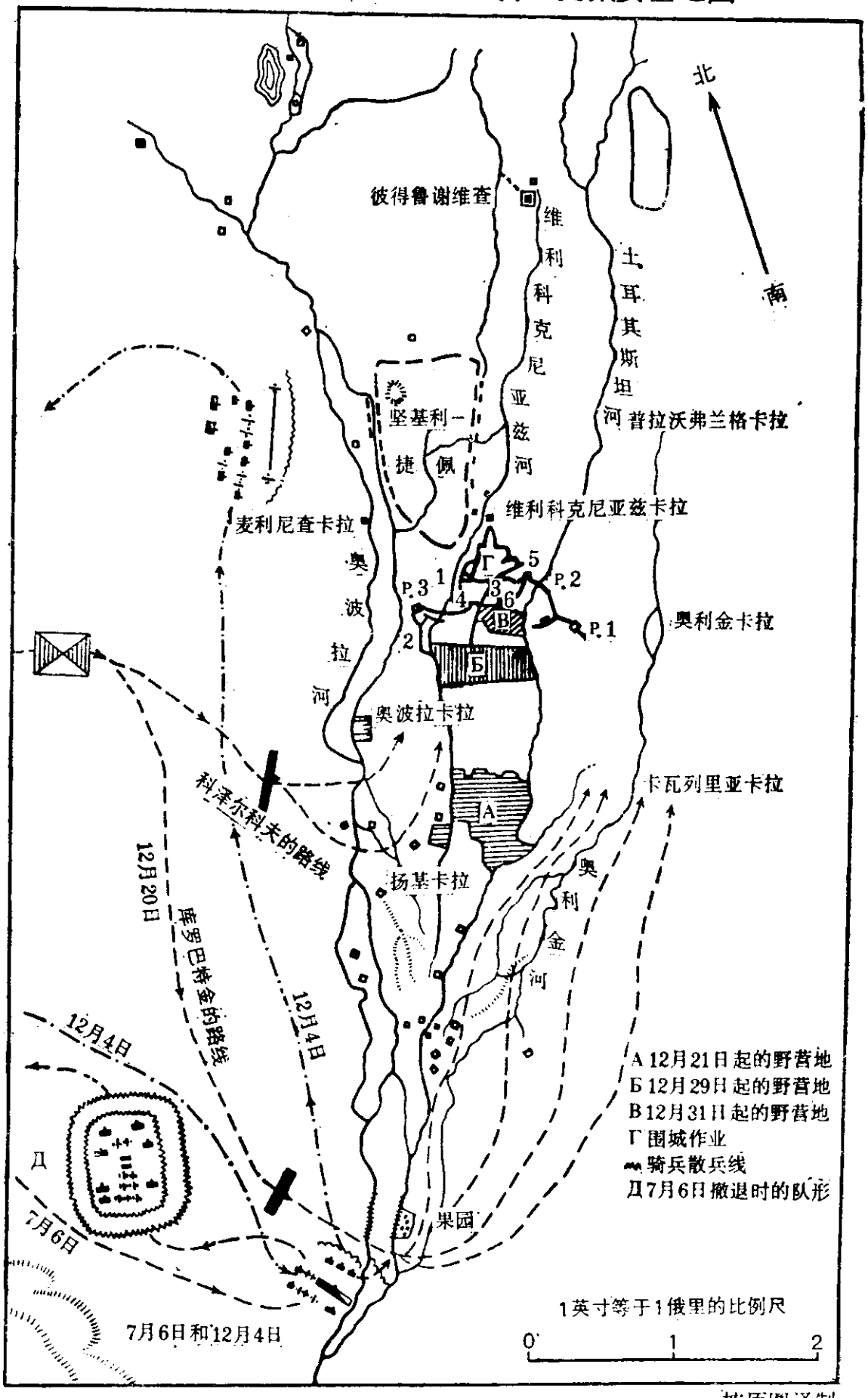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79年8月28日猛攻坚基利－捷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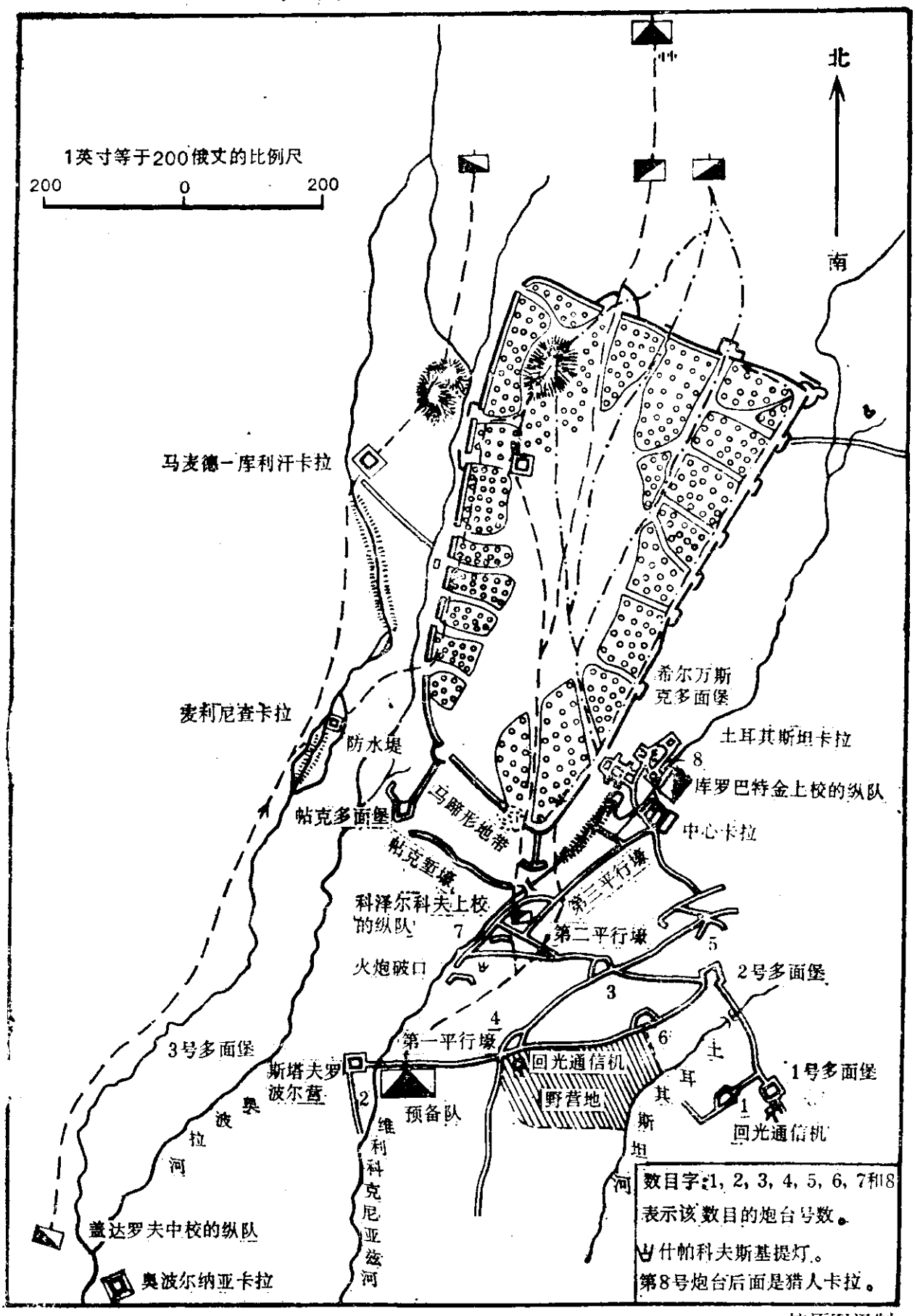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80年侦察和包围坚基利－捷佩要塞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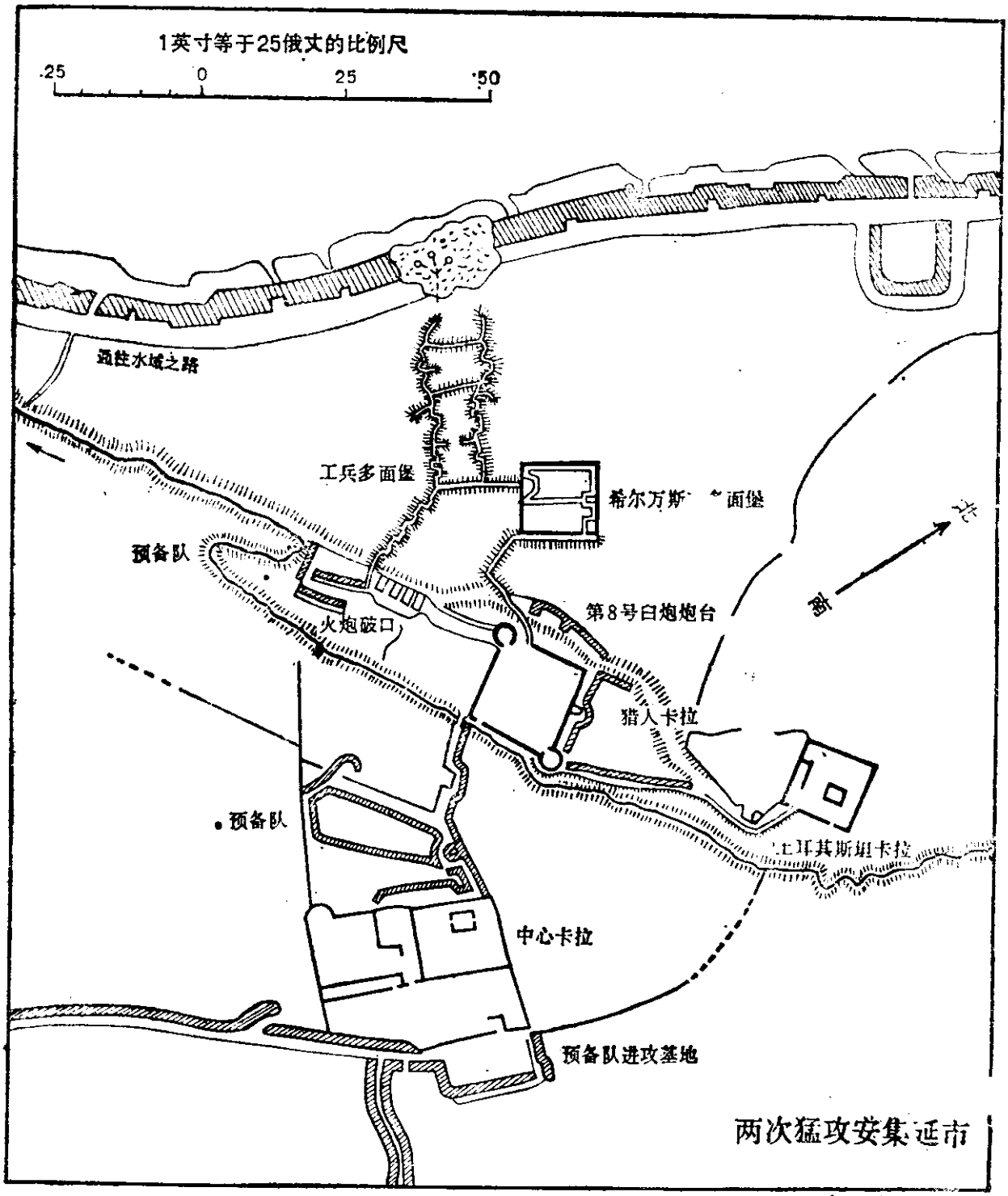


按原图译制

1881年1月12日 猛攻坚基利－捷佩要塞



按原图译制


1英寸等于25俄丈的比例尺
25
0
25
50
通往水域之路
工兵多面堡
希尔万斯 面堡
预备队
火炮破口
第8号臼炮炮台
北
猎人卡拉
预备队
土耳其斯坦卡拉
中心卡拉
预备队进攻基地
两次猛攻安集延市

按原图译制